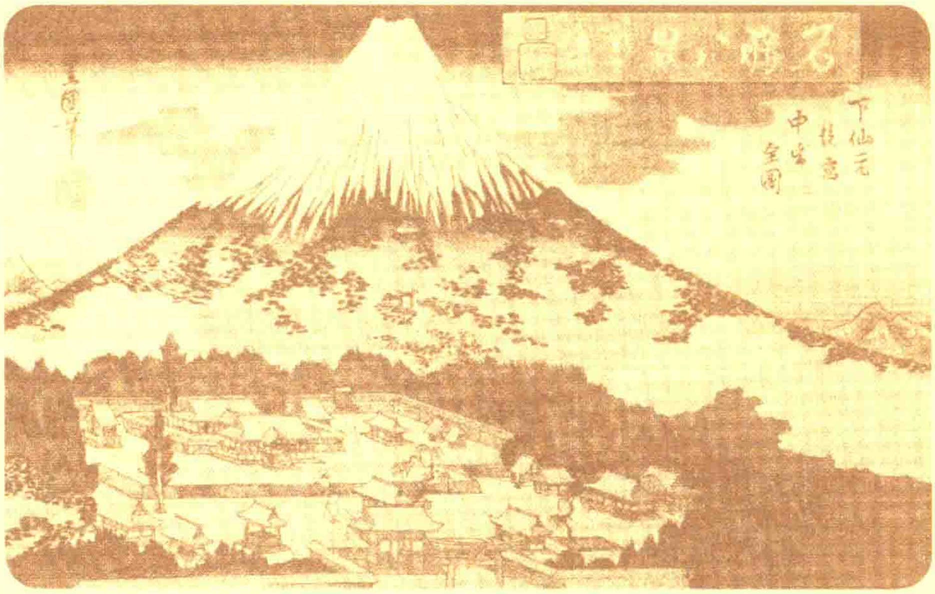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靜

第四輯目録

第一冊目録（總第90冊）

傳記

別傳

第二冊目録（總第91冊）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六―卷二十五）……一

第六册目録（總第95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二十六―卷四十六）……一

第七册目録（總第96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四十七―卷六十七）……一

第八册目録（總第97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六十八―卷八十七）……一

第九册目録（總第98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八十八―卷一百七）……一

第十册目録（總第99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一百八―卷一百一十二、後編卷一―卷十四）……一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100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十五―卷三十一）……一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101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三十二―卷四十四）……一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102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四十五―卷五十四）……一

義魁清河正明傳……三七九

叢傳

本朝言行録……四七一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103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七册目錄（總第96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四十七

弘化二年乙巳六月朔

松前侯使其臣熊坂適山來乞字賜金百疋且曰久欲相見以病未果也適山十八九年前因杜蓼洲訪余于日田　真嶋順道聞室氏訃送弔書及香資

諫山俊安四月念八東至　甥適山所屬書訪蔣塘枕烏　信友長安元正有過與信良齋松太郎謀規之

二日

使婢問恵學專學致龍潭四月二十三日東　岳翁五月二日東至告其兄淯藏歿(寺八十八)　晩與松園步至両國橋元敬宗養從帰路過横山街買臥席　康米來留宿

三日

久留米人过為次來致岳翁五月東不值　定五郎東曰有暇請臨乃往圍棋與齋至主人供食闘布一來返見之供饅頭入圍棋子牌去

四日

定五郎東圍棋　誠軒來乞析玄曰淨界欲之　龍信來　吉澤玄龍來

五日

細川林谷妻來見屬刪其夫遺稿　栽蓉岳翁東遣永覺枕諸过為次

六日

熊坂適山使以來乞字　康平送南陵兄五月十二日東秋雄兄五月二十四日東及恵聞谷口宗助東宗助東中有吉田喜三兵衛荒木吉次東　晩康平來甥之遊両國橋側休水上店初出家令虎吉懷當百錢二枚而從余取一枚附店婦為茶資屬虎吉藏一枚既出店東行觀夜市就一店欲買手巾問直曰百十二錢余曰吾有百錢而無十二錢康平曰彼豈肯減十二錢乎去就他店自取蒸鶏卵一枚食之顧余曰吾無錢請煩夫子余呼虎吉償之虎吉曰錢已棄諸之曰向既附店婦矣余曰吾既託百錢吾子何為然則我誤矣余謂康平曰如之何康平探其懷出錢曰幸哉吾猶有數十錢矣余笑曰公當如是故天

使虎吉遺錢以顯其本相不亦快乎康平絶倒乃別
帰路訪林洞澤主人方與一客飲引余同席少焉大
槻俊齋至與語戌下牌帰

七日

銅印師穂積尼橋以識軒客年八月東来見曰某嘗
風謁者有故莊寓至今日奚贈余銅印一顆方二寸
餘莫飛鴻座印請刻半堵碧雲花路湿一簾紅雨燕
泥香十四字招松圃昭爲　能登信恭心以龍信東
来見入門　暮與信良出將訪識軒謀曰傍水而行

必涼乃廻安藤卿經新大橋沿川至仙臺濠左折行
七八丁而渡正覚橋迂路十餘丁至識軒氏主人及
淨眼見世次西島盛之助来因相見盛之助去主人
飲余戌下牌出涼味可人帰家則康平在余室而卧
曰戊宗藩松平泉州老水野宗右衛門問先生於小
林子小林子不知所答欲與先生謀顧明日来見

八日

春來抱痾偷惰日甚屢欲克巳而不果於是移居倉
椿以著述爲任有一切冗務庶幾乎避喧養神　作

寄櫻井三郎東托諸叔藏　未下牌携孝藏長安出
過元嵩井坊買飯罷至泉橋使孝藏先之康平氏告
余將至訪羽倉公々語曰官奪水越州邸遷諸内藤
駿州故邸以七萬石居二萬石邸又奪堀和州邸遷諸酒井若
州地賜地三千坪方六尺四坪而不賜屋宅將經営爲余
夫昨年至江戸二侯方驕威権無比矣凉之渝亦何
逐也出訪康平食爲使長安先去夜與康平訪小林
子四𢎥平泉州老水野宗右衛門欲屬其所識於先
生使某入奈出容康平曰昨夜渇白宗右衛門之問

怨出於其君命先生頻與小林子謀爲今聞小林子
言欲使其所識學術而已凡江戸人欲使子弟學必
先問其師學風及家録是通習也而君使利柱見小
林子不亦甚哉康平曰吾訣矣康平送至本街別
頻藤洞然五月二十八日来至内封筑井覧陽尺牘
覧陽諸子批余稿逐之牘曰頃頻藤世德至自江都因蘐審先生與居多拙於号極世德齋草稿達使僕評騭之命僕執是乎琢然而懼赧然而慙僕童髫好作詩及鄉僻邑之長師友加之不才淺學毫無所得自稍長就仕逐王十年於比矣吏事鞅掌百務如蝟莫所日覩簿書而已職殺而已養性江山寄興風月者香如陽世偶有所賦詠亦無關々竜語所謂鳴無調者歟出不登則人皆倫

而笑嗚呼不肖如此安能抗然不自量而容喙於大家文章哉如有先生之命在僕固可宜銲也既而幡然改曰先生之命雖出于謙虛之甚而亦未嘗不由其愛我也人苟有愛我矣而不猥之以思哀祈志信也雖渇抗然不自覺之誚寡不失忠信於愛我之人乃厭事禍焚香敬誦篇々詞目字々吠心恨卷易竟耳僕嘗聞尊翁淡窓君以詩鳴于西州景仰千里無由陪從方世德之在浪華寄示遠思樓詩鈔即淡窓君所著僕受而閲之則品格高古老練渾雅直逼唐代諸賢其才之學之優果足以作人也專世德屢録示先生盛什僕每讀之未嘗不歎服其雄偉儀奕奇健深遠莫不爲備也竊謂淡君詩譬如盛德君子對服端笏立于朝廷威儀儼然自有溫雅之色先生詩辟如草昧英雄氣象豪宕規模闊大擁十萬衆以據天險至其長嘯大作則巨牙摩天之力莫物不推方今作家虎幟一方者皆可全手而降焉而先生自視歉然猶尚求益及不肖如僕輩何其謙虛之至于此也是僕之所以懼且愧也閑人之詩文亦獨觀棋歟

誠吾屬荀者逞傍觀喙矣雖然僕瞎眼豈旁觀之例也哉但遇會心之處輒獻贊批評以驗私見當否猶志之至無所逃罪唯高明諒察即辰漸暑伏惟爲道葆重不宜

九日

與松園與齋謀將加從前所著書表紙（表紙漢名未知）預令孝藏諸子理之凡六十餘本　康平為余訪識軒謀奈事歸路來宿

十日

昧爽將携左助之傳通院展墓與康平（出）至府內郎前別墓側夏草迷離與左助拔之良久彈想客年五月之尾上生自西州至六月則屢出遊也不堪悽愴訪勇誠要之赴石工喜八許詰其無狀（事詳五月八日録）謝曰你輩作叔委諸種樹家彼欺我使我無顏我將責彼傭甚過勇誠曰吾前月八日詰汝汝曰我將責彼矣既經三旬猶仍前言即汝欺我也曰我再訪彼不在也歸路過康平氏食焉午前歸街上見以竹籠摹巨人狀（俗謂細工）籠長可一丈一人以頸肩其腹而行側傍一人鼓鐃市人圍繞爭投錢初肥前生月出一巨鯨名鯨太漢七八尺重四寸以貫於本運江戶此叅

摹之矣余謂左助曰鯨太過衛人不必投錢也而悅其僞者汝知其故乎曰真者無求爲僞者有求爲故然乎余曰與其求者而不與其不求者甚哉人之忽真僞而重容悅也是也所以多僞者也所以多自昧者也所以多諂者也　永覺父來不遇　春山來不值　五弓豐太郎來飲之　上野佐野人某來見曰明日欲以坪井信道東來入貴門敢告　羽倉公來

夜與與齋元敬等步街上觀業研漆花市遂往兩國橋納涼歸孝藏告曰今夕有一士來曰願聞先生

家入門式式言卯何如問其姓名曰先聞而後言我姓名某曰先通姓名後問是礼也公不肯告姓名則吾亦不肯對也其人曰某姓松平名源八郎問何職曰表也某對曰敝師家入門式無定額公視他師家可也其人有酒氣且頗不遜其不憚其人亦吠〻去敢告余曰其人姓松平披雖無礼乎悪可輕過也

十一日

来頻来労之赴舎北有店供鰻鱺串出門外在助来報誠軒至返見之曰我黨觀先生鮭娶先生以無老

夫子命拒之皆許其故問昭藤田子始知老夫子促先生帰矣先生東曰日猶浅也然生徒帰慕之衆都下無比一朝棄之所謂功虧一簣者不亦惜乎恐輩將東老夫子争之不知高意何如余答曰然實慨也御衆

堀内忠能贈香魚　先是簡堂君從前皆称羽倉公以後做此謀納妾於余余與廉平議薦府内邸醫大竹某娶婦君爲余及廉平先視之有期亦日君来曰有別薦一人者乃東廉平肆又名介石語其故

十二日

水野宗右衛門所嘱秋山祐助者来見　誠軒沖齋爲余寄大人二兄東自誠軒氏至我寄真嶋順道敬證能澤東景東

十三日

秋山祐助来聴講以後不必記　我寄大人南陵兄吉田喜三兵衛諌山俊安恵聞東

十四日

先是長安學帰家大擾塾規東大槻俊齋告之俊齋来謝　我寄様園秋雄二兄孝也荒木吉次谷口宗

助来合諸大昨日昨日所我諸東封之東景入諸順道封中順道入諸宗助封中龍澤敬叔入諸恵聞封中大人様園兄孝也入諸南陵兄封中竹田昌我寄大趣寺東誠軒沖齋東入諸南陵兄封中恵園入諸宗助封中秋雄兄喜三兵衛吉次俊安亦入諸宗助封中又送全二朱於龍澤以薦士蔡哀童子冥福譯慾居

大風　酉上牌訪誠軒道經新大橋一天無雲月光清亮而驚風狂吹倒人跌波如屋光耀翻碎金潑銀漾搖船数隻過橋下款側甚橋上観者數百人而至誠軒氏乞水漱口中砂風打飯塵砂満口江戸地爲然　誠軒兄弟見供酒亥下牌帰

十五日

㞑諸子賀　辰牌訪冲齋元敬虎告孝藏從冲齋夫
妻研藏見大槻磐齋伊東玄晁在坐爲主人供酒飯
贈余絺衣一使寅吉講論語既而圍棋午後主人出
余入研藏室午睡使孝藏送昨日所封柬于康平枕
爲薦暮又食而歸　佐野客某以識軒柬來請入門
不値　五弓豊太郎來告別留宿
十六日
玄龍霍乱其姉壻某來診相見　餞飲豊太郎畢去
洪巽齋元敬信良太郎松次郎叔藏謀舟遊使人

要松園以疾辞午後出赴元柳橋伊勢店買舟而繫
諸両國橋柱今日暑候八十七度舟中涼風浩然互
懺衣單皆曰勝遊如是懺不得松園子也乃又遣人
持柬招之久不至乃移棹而溯夕陽透簾熱甚聞前
路官騎習水馬（俗稱水馬）乃禁舟來往停棹抒于廐渡西
畔樹陰然涼避于橋下中牌水馬罷將溯遊棹月楼
有檢舟處舟子呼曰元柳橋伊勢店舟檢吏曰伊勢
店主人名何如舟子曰我豈知其名乎吏嗔曰舟無
主名者安得過乎舟子懼繫舟就檢所叩首曰某近
自田舎出就伊勢店來如主人名請恕吏厲声曰汝
愬亦巷也汝主人名長松汝是後過此須喝伊勢店
長松舟勿畢呼伊勢店淌舟子曰諾乃許過至楼而
飲風止天陰暑鋏并在舟象群舞西下牌艘舟至兩
國橋側皆倦而睡乱釵針帆載止牌帰〻舶避庄一
兵衛來候暑　西川元成識軒伊東玄晁來候暑亦
値　巽齋等所裝書七十餘卷成
十七日
阿峰來八牌有通令左助台其姉不至

十八日
牧野阿州臣嶺田右五郎來訪曰公聞今春南北墨
利加人送我阿波南部漂民至浦賀于某與漂民善
公若欲聽其話某携至余日暑我所善塩田郁井
諸子必欲聽之我且與二子謀而請君右五郎去乃
告松園又遣信良報諸識軒識軒曰願以二十日若
二十二日携漂客臨敝廬
十九日
遣孝藏於嶺田右五郎許報識軒書爲答曰二十日

有事請期二十二日　巳牌出在助從訪蒋堤出訪朝川善庵主人失妻及埒某見供飯渡廐渡訪西川元岱亦將供飯辭訪龍信坐次其母見曰將聞恵學上入請乃出往訪恵學爲憙學歟余燒酒僅傾一杯醉甚主人出赴講席余臥其房使左助先行視来蘋在正念寺守否返曰既之細川林谷氏矣乃出過下谷三線濠將訪林谷氏先是林谷氏婺告其家在坐駒金毘羅祠右畔故先問金毘羅祠廻佐竹邸西折當南行而誤西折行遍問諸家却步二丁許始得爲林

谷婺及女見米蘋牧野只助先在坐今日當林谷四年忌辰丁酉從簡堂君訪林谷於練屏巻一見知其畸人不幾余歸不深交也婺欲刻遺稿謀諸余及茱蘋只助故有此會數日前婺因余請簡堂君君許使介石代來初過素齋後用肉婺曰七夫在日祭祖先常如是矣只助先去日没太田善藏者至余僅交杯而辞介石送至両國橋側遇定五郎同歸　識軒来不値　長安母送爪候暑　婢姉来不値

二十日

臼井玄仲送砂糖及芋候暑　作章魚飯招松園與齋太郎孝藏以謝作書表紙勞　中里一齋携加藤永助聖堂出役者来圍棋招松園晤爲夜話　仙谷一来

杉田成卿来不値

二十一日

戸塚靜海姪誠齋来見請屬其郷人某　靜海来飯之　春山来留宿　昨日来陰雨冷甚皆服綿衣

二十二日

長門寛司者来致櫻井正卿本月廿九日柬　違松

太郎於尾橋許屬銅印二顆　違孝藏問嶺田右五郎今夕果能至坪井氏手否返曰右五郎家人曰右五郎四五日前出未返也余恐其違期走人告諸誠軒識軒曰若嶺田子不在直就溧客氏謀何如乃違信良於右五郎氏問溧客所寓返曰彼家人皆不識溧客也余曰聞右五郎嘗携溧客訪箕作阮甫阮甫或知之吾子携左助赴箕作氏問之須自報家先生謂軒識而返左助報我也少爲左助返傳信良言曰箕作子曰嶺田生決非違期者乃約松園春山與齋而

候申牌右五郎果携南部客二名至曰阿波客在靈
巖洲將達南部客導之乃與右五郎等之識軒氏主
人不在良久歸見阿波客亦至坪井氏門生所親數
十人圍聚聽漂客語阿波客名德之丞年五十餘頗
有膽識南部客名松兵衛年三十餘偶家主人也其
一名榮二郎年三十左右也松兵衛顧榮二郎曰此
行伊人獨免危難故伴至矣與德之丞互讓曰兄先
語德之丞進曰弘化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吾與賄
舟中文藏水主名識宗八幸助由藏次太助長藏兼藏

大助炊名識立藏喜和藏粂阿波撫養浦天野屋兵吉
舟將赴江都兵吉舟主也在其家而居德之丞其舟名幸寶丸積千二
百石舟大小則以載米多寡言之謂載曰積二十六日昧爽發橘浦橘浦
吾鄉也欲到南紀田邊候風比近富浦南紀地東南風
起捷至日比岬則為西風又為北風加以急雨舟傷
潮自柁縫入皆裸以桶斛之不遑炊爨饑咳之時近新正故多事餘
搜索所載之物過半至二十七日未牌風雨徹
哀乃以巨縆束舟向東南走皆決死斷髮禱神吾則
逸料伊勢太廟下所向卜法盛米於外紙書東西南

北四字闔之瘞諸米中取神牌中之著攬之闔拈著
端如魚上鉤名曰神闔闔告向西吉乃向西走二十
八日子牌西風大起乃向南走復問神闔告向東吉
乃向東南至二十九日帆全裂唯檣立皆謂風打甚
恐損舟乃截檣檣僅大已牌下斧至未牌仆凡截檣
須先絕縆不然激而損舟今日急遽忘絕縆檣壓舟
背之舳半碎乃收柁凡舟破不則收而危眠柁而垂鐵貓短其
縆以代柁任舟所往除夜風波迅烈無年元日風正
止日不如在何地方紙書諸國地名而問神闔告白

紀州地方也乃禱順風少焉南風大起雨下設假檣
向西北走至三日巳牌西風起乃復旋舳四日視所
蓄水既寡皆謂不出五日渴死也悲泣禱神每日問
神闔五日曰伊勢地方是日南風北走六日曰遠江
是日風止向巽而流七日曰駿河八日曰伊豆連日
地理遂決而出皆驚喜曰有神助少得近陸是日西
風浩然乃東走九日見一島於巽位皆曰房總之銚
子則兇與之金華山十日昨夜微風阜假檣標島而
進緣舳修遂預設傳岸之備又問神闔異國乎我鄉

乎告曰我邦間有人住乎告曰無未牌距島十里許忽有猛颶自東南至潮自板縫侵湧皆裂手巾幘鼻輝塞之不能旋舟張假帆於舟尻望乾方而逆行兩大里頃更失島十二日昧爽又見一島於巽位問神閽告曰安房也皆喜標島而進未牌風歇波恬距島猶六七里日沒夜過午傳于島陰(有)始(有)艤心疲甚吾令首放飯比黙東方既白撿舟中所載悉拋棄矣七貓七其五十三日翔乘舸廻島視之周圍可五六里全身皆巖俊分三峯最高處可十五許所叢樹色如經燒者低窪處草木叢生叶絕無路于攀至迤南始見坦迤處吾欲登焉衆不可曰如是無人境早晚糧盡餓死而已不知待風於此復任舟所往覓有人境吾吃曰此島天所賜也卿等不見所蓄水乎僅一二升若漂洋中二日必渴死均死渴與餓孰勝與其辛苦於風濤際而死不如埋尸山上徐死矣皆曰善乃疊假返舟收衣服諸具屛高苦來苫之不便遷移解苫每人脫衣乞之往返數次未畢而日沒是日牢晴珠暖十四日水盡　倉皇覓之見嵓陰有微溜就視之

鳥乞卉葉狼籍淬沉腐臭衝鼻忽欲嘔吐默別無點滴不得已崇沙于葉上瀝之而炊飯色青黄殆不(不下)喉然糧食猶(且勝)餓衆壯者欲復收遺具乘舸至舟舟既不見昨夜風吹而逝也乃牢繫舸曰此性命之所係十五日昧爽會議欲窮絕巓奮斧而拂蒙茸披石而推攀确上二町許草多茅荻牽牛花迷離其間青黄紅白殆成五彩葉小于鄣座至牢服有白鳥張翼則徑七八尺不知其幾萬萬見人不怖蓋始見人者臭不可近始知水之所以臭矣折樹枝逐之不避乃排而進如行萬衆中德之巫詰旦曰此事不親睹者或疑虚誕也島盡有樹樹大者不過長一丈五六尺圍可六七寸似胡桃而非樹細覓空樓處至西南谷間見微坦處乃祈土神曰今日以往托跡此地或恐穢靈境之遭神譴也請眷佑祈畢排蓁茅而視有如石垣者爲長二間幅可三尺謂昔日有人住也心喜如空谷之跫音乃芟茅又見似竈者及鑿土如盤礪灰塗底蓄水處此島不知在我邦東南幾百里外奇熱如六七月候皆著單衣十六日植櫂橫竹架篷

其上以作假屋至南方平處又見石垣長一丈七八
尺幅八尺觸佚錮鋳蓋昔人横木馬以為牀處十七
日會議曰糧斷寡且減食待救者乃入一日食限米
一合下山採海菅乾之或撈貝蠡之為餌以釣魚魚
未識餌隨投隨獲如擲斬木為鞦烹貝乾之以補糧
始聞鷗聲又見鵠及鷗二十一日會議周覧全島然
以荊棘蕪塞不果至北隅見一石室延袤一丈二三
尺闢二窗室中有類戸棚物（戸棚用邦呼）板蓋其上啓之
有寛永銭一文烟管一本不覺懽呼曰前住此者亦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七　一七

我邦人雖不見其人見其遺物猶相見也乃浴海浄
體祈祚神佛連日牢晴無事可述至二月二日昨夕
西風大起柂舶繫磯險今朝往觀既撃砕零板漾海
皆慟哭曰初意若遭好風乗此而去今已矣哉我輩
皆餓死于此吾獨叱曰未死孰知無歸家之日乎奚
做兒女為今後且鑿草析薪毎夜設篝火庶幾過洋
之船見而來救皆攪淚従之又見谷間有小穴排艸
視之亦蓄水處其側有碣長一尺七八寸幅七八寸
刻数十百字略曰余漂著此島住久今遣舟歸郷若

微人欲知詳顚末須視此窩石室余作記文刻焉矣
原（邦文余譯其意）皆朽壊四此碣無年號月日及姓名然其
標我邦人遣舟歸家也明矣是吾創可慶議往探石
室遂以未幾遇亞墨利加舶不果矣七日夜吾夢傳
江都駅監及藍損磨羸聖朝會家話夢一人夢有船
來救矣一人夢弘法大師導帰阿波矣一人夢未曽
見異様大船來救我矣一皆曰四夢相同益神佛之所
為展拜沐浴除八斯斷祭存鐵遠望洋面風既經闢
纜點如鏡見一點黒如者呼西南遙遙曰疑船也吾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七　一八

乃立高處以望遠鏡視之相距可五六里一舶見為
至乗牌相距可十四五里皆喋喜曰我國船也吾獨
曰未聞邦船﨑如是遠洋其為外夷舶必矣也乃令
炊飯曰今日幸當棄被舶見飢則事不可為且破拾
能食又卓長等二本抄桂纈鼻褌以為望標（九船來救者必）
島立（中望亦標明今點在）舶既近視之三檣挂七八帆毎帆能風
疾如飛箭頗似往年長崎所見阿蘭陀船初曰我邦
船也者知其異國船（用呼）邦皆有怖色吾獨曰必頼此
舶而後得歸家也今下磯遶迎之遂見夷人手揺如

戰物皆股栗退返曰此必英吉利人（本邦人謂英吉利曰賊邦）將殺我悉遺亂夷人相與指望標而話至島側卸帆時飯既熟呼衆各自叢陰艸際應且出吾曰何怯也唯聽我所爲乃執箸同顧夷人既在我側其下舠上岸之狀我方飯不知而已一人服猩猩緋衣桂淺黑色根褐登船主也舍其所操之戟而入我舍從者六人衆見之怖極無人色吾黠伏地上令衆各穿頓首爲遭颶破舟之狀而哀訴曰我輩日本人也請救夷人蒲嘴薄時細（ジャガ）亞武理細亞武理吾未解漢斷言默以

爲細亞武理即錫我卸也亦答曰細亞武理武（細）理（亞）武渥（按夷人呼日本曰耶補渥之亞訛語爲細亞武渥也）聽夷人伸其指屈至第五指時食者五人餘猶竊知彼問我口數乃出十指又出一指且爲適狀草莽未出之狀夷人又首肯顧從者而語從者走返船久之至茎與船中人商議救我乎否也夷人剝舟板喚之又摘炊飯米嘆之既而刷吾袖爲赴船之狀又命從者戴我諸器具于舠而移諸船往來三次畢將赴船吾嫗哉衆獨不見一老者四尋之良久自遠谷茅葦之間匍匐出手足血流

斯人年尤老尤怯初見夷人竄于尤幽僻處故殆將遺之十一人既集乃入船時日正没船主命盛潔水置太白砂糖一盤于其前累語剌剌舉手指腹捧言久飯唯水疾飲此以和腹也又出餅（餅以麥粉製）其態側懇摯非邦人所及皆始安怡九日視船狀從十九間四尺横七間四尺深三丈檣尤長者十五丈桂帆大小十三設玻瓈牕方二尺許船内畫亦點燈船主二人其服下白綿而尚羅紗異嶺奴七人其二人純黑如漆唯眼中及足掌有一點白處五人則淺黑皆

髮赤而繃扶外十九人登船主同國人昨夜應降揚帆此天明殆過百里遠見小島正月九日所見登武也向北走船主常手望遠鏡四覽忽按吾袖呼細亞武理細亞武理而授鏡視之本邦船一隻半没水將覆吾一見以吾心忖度其患難不覺淚流合掌于船主前曰請救請救船主首肯時忽揚十三帆命卸二帆標船而進漸近夷人出爾烏武爾（器名以草製之呼人物）援我其狀似望遠鏡乃目窺之船主大笑拍吾肩稱爲呼人之狀吾乃大呼曰何國船乎應曰南部船也曰

人闇敝舩人聞之爭擧手巾爲乞救之狀吾祈船主
甚力船主與舩中之人商議不決屢屈指爲數日之
狀蓋慮人多糧寡也既而下舠夷人六名乘焉吾亦
使申藏往告我遭厄在船且叙曰諸具不必攜來唯
齎糧及衣可也舩入移米八苞于船舠往返三次全
收其器具時戌下牌也今朝見島後十五六里又見
一島形如篆書山字波高輒隱不見未牌又見一島
蓋青島也（在八丈東南）德之丞話至此顧松兵衛曰且讓
汎松兵衛遂曰吾儕陸奧國閉伊郡釜石浦佐野與

兵衛舟也名千年丸積六百石同乘廿一人吾郡舟
子有事于江戶買此乘矣本年正月十一日揚帆發
釜石浦十二日且傅金華山賽神而祈安穩山多馴
鹿遊人皆置米掌上食之水手勘藏將延掌鹿忽來
觸角傷其頰流血淋漓漿次即見之不欲乘舟獨辭
赴仙臺故免危難矣十八日發金華山十九日牢晴
風烈二十日平旦欲向盤城平（地名安藤對州城下）逡常陸洋
中醒風自巽方至距盤城平五六里許忽變西北風
甚雨和之軌旋坤轉不辨四方走數百里二十一日

朝見一山赤色堅立如卓竿爾後風更烈至二十四
日所載諸物強半投海舵樓亦漱水漸漸浸席不知
漏歸在何處問神鬮告曰罏位也乃視舟尾有罅處
塞之始得安二十五日以絙束舟二十九日始截檣
自二十日至今日動搖如簸不暇截檣吾自初伏舟
底絕食七日吳二月五日東風起卓櫂爲假檣而西
走六日風衰七日八日猶西走凡行八九十里八日
夜舟主夢有白衣人拉舟至載我而去富吉者夢亦
同皆喜曰吉夢必有應也九日平旦見山或曰海鹿

島也望西北走又見小山稍近亦山而夷船也皆曰
曾聞英吉利船帆色淺葱而卓三檣視檣似非一必
夷船也皆戰栗色如死灰益近視帆白質而有赤條
曰不必失色也心是降以望遠鏡視之一人披廣袖
縕袍而著縹色行縢皆大喜躍且呼曰我邦人也言
未畢船中以我邦言語問何國船乎者即德之丞兄
也十日阿波人與南部人互通姓名昵如兄弟矣德
之丞言語分明松兵衛舌吉軋利不便于聽故以下
獨記德之丞言曰船主常展地球全圖觀之又有各

國圖出我邦齒指鳳地方謂江戶曰細亞戶大坂曰
於坂仙臺南部能登佐渡皆如邦呼淡路呼路為清
聲我問船主國名答曰麻利厄利〔蓋未判辨轉音疑夷人言默彿之歪訛也〕聽問英吉利乎乃瞋目為搏擊之狀又示戰鬪篇
即其破英吉利之齒也是日見一島舉呼八八蓋謂
八丈島也十七日午時泊上總大湊地方十八日向
浮津港吾以為我邦人見夷船至必驚駭失措豈吾
儕細民之所能安寫乎思遂船來至浦賀先告沿海
出汲以戰鬪狀遞救來狀而使識邦人蹤也偶船中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七　二三

水將竭乃捧桶跪于船主前為出汲之狀船主首肯
且指香蕩問貴邦有此乎否吾為如國如山不可勝
食之狀答爲船主命乞水及薯乃告曰乞二物至於
浦賀浦賀稍近且遣我邦之人為先容也言語不通
然泊主解我意於是阿波南部人互議曰先蹤我邦
之出衆所同欲然告官靖民闕係甚重須選才辯適
捷者阿波人推由藏南部人推太郎兵衛乃命二人
往夷人捧舢送之濱舟見舶皆避僅追及一舟強而
入焉夷人去舟人恐累送二人于岸上迴櫂疾遁二

人初至森屋村里正家則曰主人不在須至浮津里
正氏也行一里至浮津則曰公帶初所著之地屬森
屋爪氏所敢與也二人識曰僻境愚民畏累甚不如
速告官府於是太郎兵衛赴忍庚陣屋〔用邦呼〕由藏夜
越六里山道赴田安公陣屋十九日船至洲埼〔地名〕二
十日風雨大興羅洲埼漂鹿島津洋二十一日至二十
六日風益烈出於大洋數百里外二十七日風止稍
得順風二十九日午前過銚子豬鋼瀆〔地名〕至九十九
里大渡〔地名〕忽東南風怒而北走至三浦相變而北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七　二四

乃南走四日遠西走復漂流於大洋數百里外至十
日平旦復見伊豆大島午時復返洲埼半月間往返
二千有餘[illegible]里非夷船堅牢殆復漂蕩外國矣然夷
船亦傷檣中腓至館山〔地名〕忍侯臣市川半大者出迎
指揮小舟四百餘隻以纜引船釜太郎兵衛先至故
忍侯以聞于官以官旨待焉十一日薄暮入浦賀港
官出舟數百千隻繞船三匝而禁私來往者設大篝
火於觀音崎及諸海岸十二日官檢漂民之籍十三
日官吏揭長崎舌人來見船主十四日浦賀尹土岐

丹州来以官命賜船主米番薯各二十苞蕨粉二斗菜菔胡蘿蔔午蒡皆百把杉材造檣者四本長者十一間短者七間茶五斤陶碗縣挑皆十比目魚五尾鱒魚二尾又多與水吾輩在船三十七日南部人則少一日今日傳養出出船夷人二十八名每人握手為別情厚者其握也牢薄者否彼此法諱不堪悲愴官既賜物于船主使吾曉船主曰邦人倫外國甚嚴公一日在此我戒嚴亦一日事既畢速去公之意也船主曰吾涉數萬里遠洋非無鄉思唯以送吾子輩之

故遷延月餘事畢即去亦我之願也明日揚帆而去我一行之人望至帆影滅皆泫然初不知何國船至浦賀聞古人言始知共和三十一州中滿八句逞烏豫稱古之船也德之巫邊述可聞見曰船厚可一尺七八寸以樸材疊起其底包以銅以防壯蠣及水蠹底之狀古所謂藥研形者船二隻赤底如藥研塗以黑白及青色漆船脇有鎖包處置砲其上砲中平日置杉柄鋼銘長二間或一丈以刺海獣屢見獣而不捕問其故則指我輩為既載衆人我任重於捕獣

寓寓之狀檣皆白堊以附檣器具塗以青白黑之漆短則十三條帆以木綿布製不累本邦製而差薄帆升降如意不似邦人費衆力船尾一室方二間積許多書籍饋以稻根製也初不識之問則為刈稻之狀以答繫貓之緪不用棕皮而用鐵索船出入用纏捍木綿包藁塗以青漆者船尾雕鷲一足攫五矢一足攫稻經暇大小三茶碗形如本邦産白銅所製見額致賂者問何器曰蓄獣膏也酒味如薩摩泡盛較不冽每月休三日是日皆正容儀謁船主讀兵書又展

攻戰之繪示之即破英國圖我徒有病足者夷人以藥水傅之立瘥船中諸職司或一人或數人有鍛工縫工木匠庖人其隸多黥指以其婦名又雕獣形比入浦賀船主令夷人悉改服船主一人着淺黑羅紗一人着緋羅紗其餘皆着或蔥色木綿縞皆衣背無縫圓袖而無袂東脛以行騰傅浦賀夜設自鳴琴而歌舞徹曉蓋賀我安穩歸邦也其舞狀如人立游水中頗類俗所謂振尻越不覺失笑夷人每南向幹日延寧為叩首狀船標二一者三間一尺一者二間一

天木綿造之赤白來盡桔梗花樣常食豚米比邦產
細而長豆則大而平呼船主曰葛拂兒忽把又曰甲
必丹語酬主人供酒五牌話終春山右五郎宿焉余
興松園寺歸　鈴木權左衛門清水八郎兵衛來候
暑不值

二十三日

戸塚景春〔先是稱誤齋〕介遠江掛川人福岡俊齋入門俊
齋入塾　富永駒藏來下值　興松園興齋等作源
霧顛(?)來紀事來成　嶺田右五郎來飲之　米蘋來

導余遊兩國橋茶店觀官徒習水馬左助從既而興
米蘋別訪洞海不在訪臼井玄仲主人曰家翁玄龍
昨日歸家有病請救日間養之歸路訪蔣潭塘(?)龍信
來候暑

二十四日

訪稻垣左一兵衛不在　薄暮訪廉平不在見壽平
遂訪小林瀧山橋本平井村上中島内山中里諸家
候暑唯見昇兵衛餘投刺焉已訪簡堂君以疾不見
訪蘆田子主人問牧民之要余曰在最胥吏請益曰

省事主人悦欲留余而終夜話余以明晨將周候諸家
辭歸　使人約轎夫榮藏明日昧爽來

二十五日

昧爽榮藏來乃出孝藏從渡甲渡訪嶺田右五郎於
牧野河州邸不在返南部源客日記其舍人而出訪
希一靜海〔戸塚靜海以後者也〕皆眠不值訪櫻井三郎氏其妻
見訪僧眞龍疾不值訪長門寬司〔在櫻井氏北巷〕謝致櫻井
三郎東主人見余曰恕謁主人曰非初見也往年曾
見於林式部君座矣余曰當時多生客故不記也訪

塩谷量平於旗下士人岩瀬君邸側〔在長門氏西北巷〕量平
見其門人某訪大槻平次出訪佐野博洋使幸藏先
入荻邸視坪井九右衛門在家否博洋出甲原玄
益東曰玄益歸鄉留北東謝先生矣訪忠龍幸藏候
焉曰九右衛門不在訪拡岡(?)古春語次其子道林見
至大村邸門閽問其故閽曰寡君爭贄於高木侯者
卒余曰吾欲訪本田氏閽曰自非有大故門不得開
余曰吾欲見本田子謀弔公家件何如閽遂開門訪
蘆村主人供食稻田卑人自窓外呼曰廣瀬公請歸

路過我乃訪之陳弔詞主人欲供酒肆乃命庖人製
菓子曰吳而出訪鈴木権左衛門曰聞君疾間述職
竊囚君賀主人曰寡君方出特帰而奏訪服部子主
人方接客乃入其室日田人丸屋宗助在焉曰其歎
日前来明日將去余曰請報平安二字於我家客去
主人見余贈沙糖團扇及掛衣器訪留求順兵衛岩
名昌山皆不在出市谷門訪村田順蔵不在其妻見
入牛籠門訪名助不在日没訪仙谷一主人方洪嶋
某欲留余乃使轎夫先帰某去主人供蕎麥飧滞侍

眼鏡至是視手七矣問孝蔵曰蓋在轎底也因下牌
備紙燈帰使人視轎不見眼鏡　廣田徳蔵青木研
蔵来候暑不値　康平来致大人五月二十三日及
晦東不値東曰麻生氏妹南陔妻與楳園夫妻遊森
邑温泉而皆病劇痢南陔妻最危

二十六日

遣左助於仙谷氏返紙燈遂之服部氏問眼鏡遺焉
手否返曰不遺　載寄吉澤雄之進東合諸仙谷一
東封之遣信良托諸吉澤玄龍欲之助送僧是境寄

勇誠東昨日平致之璽乃封之遣左助托諸康平　稲田阜
入送雲舟及鯨肉　晩與宗菴出欲買眼鏡廣肆方
領户不得買遂之羽倉氏竹田冨蔵曰主君在窪田
氏乃至窪田氏見蘭室君致大人東及詩即川路君所属

二十七日

松太郎出塾　遣宗菴名眼鏡師真龍玄民来候
暑　冲斎東曰明日舟遊請塙田君及豚児臨
招定五郎供午食　吉澤雄之進五月十七日東自
長崎屋源右衛門至　載軒使人来遺鰻鱺券　訪

松園帰將入門誤傷顙創甚　頼川藤三郎来見

二十八日

使左助問研蔵曰昨日先生謂冲斎之東有明日浮舟
于両國橋側請辰牌臨獻廬之詔両國距我家僅大
丁先生家則二十餘丁矣若直赴両國何如荅曰然
舟至両國使人奉迎　巳牌伊東氏僕来迎曰舟候
于元柳橋與松園虎吉往至元柳橋水涯飛一條巨
組不得進焉問其故曰徒士將習水馬乃却歩至小
倉即側冲斎既侯焉舟大倍于平生所乗之舟冲斎

妻子婢僕十餘人在島冲齋嶼松園圍棋溯至三彌
豫北見泗水者數十百人或浮舟從碇或降網問其
故曰七歳兒只今溺爲投川口店主人以有客餘舟
子曰武藏店可問安在曰在向之多泗人處乃出舟
步街南行一丁許左折過巷間入店店臨水上然以
溺人故不敢移我舟爲有粗酒漓衆不悦水邊息闌
倚檻覘之巨碇鉤兒屍出投諸舟中腹已膨脝以蒙
乞之益蒙善水氣也除余年十五溺於花月川吞水數升盎
死亡友中子玉救之免角投見小兒臨水凜然而悸

余視此不勝酸鼻木下牌田舟至兩國橋風力太猛
乃繫纜西涯今夕有煙火之觀遊舟數百大舶小舫
往來如織吹管鼓絃百伎交作皆曰兩三年來儉令
不下衰颯日甚本年又一變不圖得復觀太平景象也
初冲齋嶼旗下士人北住某有約偕出漁日夕攜竿
獲魚蝦有太鮮美煙火凡數十發亥牌遊舟稍散虎
吉與眠同松園辭歸　小石洞海來不值

二十九日

蔣塘來不值　勇誠來　岸圓藏來　善菴妻贈茶

子瀆茹　薄暮惠學來告別欲餞之不可要余出赴
柳橋梅川店買舟溯沿兩國橋下時雲色如墨電影
四閃雷吼於遠天涼風透至既而風止則雷在頭上
雨欲下不下蘸甚戌牌回棹至店前別左助來迎歸

七月朔

受諸子賀以暑甚寬其講讀課程　臼井玄仲來
松園來圍棋　叔母大人南陔兄東遣草菴托諸服
部子　康平來留宿　朝川晉四郎來　夜暴雨屋
漏

二日

康平去曰今日敵郎諸子將訪福弥先生無意于同
往乎余曰善午後康平東曰將衆舟至元柳橋請候
爲乃攜左助至伊勢店舟未至雨後冷甚假寐而臥
樓上中上牌舟橋不至余欲去左助曰某且登兩國
橋而望少焉走返曰至矣乃出俟於水滸康平及小
林橋本竹内渡邊容具諸子衆舟而至入舟水風颯
颯候如九十月過一目橋東南行二十餘丁入小奈
木川薄暮傳福彌氏主人父子見俟酒食亥牌回舟

至元柳橋出帰冲斎方在我家與松園囲棋子牌去

三日

載谷須藤洞然朝井崑陽来達孝蔵阿部卽払諸大
前是助　午前携宗菴赴眼鏡肆宗菴去左助従訪
廉平主人招中里一斎與囲棋既而訪古賀博士候
暑贈以茶其門生秋方順之助岡田馨蔵桓木久四
郎見曰教師使某等謝方有官命急作書不得見訪
三樹三郎高澤仙之助平田勇之助於諸生寮皆不
在加賀人菅野正太郎見引入其室訪頼川藤三郎

寓諸桑南生贈南洋録一部不在将出仰高門遇勇之助
自外帰導至其席神吉六次及一生見訪佐藤博士
贈以凍餅其門生三名見述博士辞如古賀氏訪簡
堂君曰我有病請與六二棋而観我乃囲一次松園
至戊牌同松園帰　塩谷量平来不値　故婢繁来
請事婢春将以本月中旬去乃留之

四日

巳牌携與斎訪玄氏主人供麪與斎去余帰路訪希
一主人供飯囲棋未牌蘆村至曰自訪先生至爲主
人曰我不見本田君十餘年矣留之供飲余復與爲
日没同蘆村辞至海賊橋別　平田勇之助中島清
記来不値　婢母来留宿

五日

渓琴東自河三氏至即発答東　研蔵来自買麪及
薯蕷食余誠軒至與爲既而招松園謀家事　廉平
来

六日

巳牌出信友左助従至倉前左折厩生路北行經堀

田原及森下皆名巷自本願寺東門入訪龍信主人近
畢男親托観之余将訪専学龍信請従余餞息学雲
丹及渓琴集一部遣左助於正念寺問来蘋在寺否
返曰在将往龍信曰且食于我乃往食而之来蘋氏
来蘋導観佛殿房室其宏麗遜于東西本願寺坊所
而非他寺之所得比也正念寺住持僧出見年六十
餘惺惺愛人来蘋曰僧一圭墓在焉乃使来蘋導自
来蘋室下庭過佛殿牀下西行衆墓挟立兆石相接
無容趾地閑脚跨碑肩而過一墓書法子一圭之墓

乃絆碑哀書法子名圭字一圭號椅塘又號鴨脚山
房天保二年辛卯七月朔病卒年三十三（以上三十一字）余
年甫十一二圭師來學大人從遊長崎習唐音龜昭
陽先生深器之文政甲申余年十八師再來我家告
別曰將遊江戸余作文及七古長篇送之想如昨日
而既（經）二十二年矣自其歿十有五年而爐有香焉瓶
有花焉足以觀遺愛在人矣松岡古春嘗謂余曰圭
師之東龜先生屬諸某（某）閣族善菴諸老之間爲之先
容聲名稍噪遂以華音羅於薩老侯藥翁公黄檗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七　三五

僧出入薩邸者嫉之見師面斥其破律之從師大懲
師又讀其先生所著某録曰此偷西人之言而易其
題目者某先生聞之怒將嗾權貴索其破戒之罪師
大憂遂欝而死嗚呼師才高跡近樂易優於李贄而
狷潔不及其取禍一矣申下牌歸　介石來　夜廉
平使人送大人南陔兄六月八日十三日東及各口
宗助東大人南陔兄二東皆述嫂氏危篤之狀宗助
東曰聞尊嫂沒敢弔廉平副東曰南陔公六月十三
日在別府作此東送諸府内從五月十七（日）日府内之伻

發某親故東某曰今日蓋十（七日）廣瀬氏室沒敢告云云
嫂氏姓相良父曰文之進母則伯考即淨公長女嫂
氏昌量絶人我一門男婦數十人悉倚頼爲余生大
年失恃爾後在宗家十餘年其恩義猶鄭氏之於韓
愈也壽四十八有二女皆納壻於家孫男女數人余
性狀豁善耐人事且年未强仕然自失室氏忽忽不
樂厭棄世故偃爲終日二百餘日於今況兄長我十
七年境在中年以後其慘哀如何哉唯余天涯孤客
哀鍾一身兄則在家有壻二女及他宗族分哀者數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七　三六

十人差勝焉而已　安藤右近衛清東至（宗助附送）

七日

以嫂氏喪廢賀儀　稲垣左一兵衛父子泰心文次
濵邊隆碩戸塚静甫來賀　松岡來圍棊

八日

廣平送秋雄兄平井十兵衛東　平田勇之助來
廉平來　介石來不値

九日

介石來　秋山祐助來　栽寄大人南陔秋雄二兄

鋏之助彦國谷口宗助東遣左助枕諸廉平　遣草庵左助於傅通院拔巷貞墓側草　先是東招蘆村期在今日朝来大雨蘆村使人来辞　六月二十九日至今日陰曀不晴冷如九十月世以丙午丁未為厄歳人心洶々謂必凶荒也至此驟雨傾盆而霽暑威褪舊萬衆欣悅　加藤榮助来圍棋

十日

丑下牌起使草庵理鬘遂携孝藏之傅通院展墓帰路訪廉平食爲辰下牌帰　坪井九右衛門東送蔽

粉　使信良孝藏等晒書　堀内忠龍来飯之　午後蘆村来携之遊本所灑側店供酒店有湯室三中央曰男陽右曰女陽（九浴女男湯）左曰瀑布皆用藥湯既浴入左室有筧架於天井店奴旋機湯自頭上瀉成瀑布狀俗謂瀑曰灑店又以麪（名麪）邦訓與側同故號灑側云晩帰蘆村去初余辞大村矦招而薦大人島本本大人至大村臨帰薦余而余不欲往故與蘆村謀也

十一日

東坪井九右衛門（枕諸定）　曝書如乍　午後松園来圍棋少爲須原通伯聞松園在余家跡至因相見亦圍棋將去不見其僕俟之日昃始来曰我遊多紀氏矣通伯不怒余感其量　夜廉平来初廉平有醜聲於婢春々將嫁謂塾生及婢鬟等曰吾欲嫁然畏藤田公之譴不敢也草庵等告諸余余諷規廉平廉平不察余衷之厚猶曰斷無斯事也而怒甚（余）曰婢將以十七日去彼在我家一日公宜莫至我家一日也彼在我家二日公宜莫至我家二日也廉平曰善即去

十二日

晒衣　陸奥伊達郡人柴田常五郎来見曰某郷有儒毓波常稱先生謂某曰至江戸之日宜首訪廣瀬子某大昨日至此地（江戸謂）故謁　祐助来　研藏来烹麪供塾生有勞於晒書衣者研藏與爲　博洋来　七五郎来

十三日

有疾服研藏藥（下劑）　設祖先神位薦新（江戸俗也）玉蘭盆薦新

誠軒供西瓜燈籠子慈貞神位　仲次來　使二婢之傳通院展墓　夜見樹院僧來咒經

十四日

渡邊隆碩來賀　遣婢春送木綿縞一反於誠軒室以謝縫衣労　未下牌携永寛左助赴伊勢店買舟梁爲（舟大于猪牙舟而小于屋舩）過浅草和泉諸橋下入茶溪緑陰蒙蘢猶聞残鶬　今日天曇而涼至是不勝衣單過水道橋下繫舟水戸邸前赴傳通院展墓過見樹院主僧供麪出永覺欲之梅檀谷別去使左助疾走之府内邸問公便之發（公使謂府内邸寄其郷里之信）吏在何日乎而俟我昇平橋余徐歩將近舟所左助迎呼曰舟避他舟西移矣言畢去初謂舟在數歩外而不見彷徨尋之在一丁外潮順舟速於人行左助倚橋立曰公便將以十八日發黄昏歸　筱小竹七月初五柬至叔藏致櫻井一太郎六月念八柬一太郎與小竹皆勸余西歸　夜介石來

十五日

受諸子賀　塾生過半歸家　俊齋婢繁左助等皆病暴冷故也　秋山祐助來賀　孝順荘五郎松園來賀　訪松園　遣孝藏草庵于傳通院祭墓

十六日

叔藏出塾寓尾藤氏　夜來大風終日不已　薄暮携幸順信友元正出將觀煙火於兩國橋聞松園在高間氏過其門入要之同往憩于伊勢店攜上煙火數發不見三生恐其爲萬衆所蹂作與松園尋之終不見乃歸發信良時視之少焉三生歸良久信良等歸

十七日

本日當先姉四十一年忌辰遣婢春於見樹院行大施餓鬼（今日院有施餓鬼會送金二朱以上者爲施主）余固不佞佛然先姉親爲尼則祭之不得不體其心也且見樹僧之來我家咒經也徃返殆三里而施錢僅三百文（土人例二百文余增百錢）余憐其勞而少獲欲贈十元儀謀諸廉平曰我藩士人無此例公若破例爲之銀一兩可也從之既而以爲人謂當今攫錢莫過僧者然僧亦多泚東叡三緣兩本願之徒最巧射利其他或不過也余自東移

輙軻於世道毎見不遇者心戚〻焉而不欲公然違衆故以蔫先姉冥福為名施焉爾　瑣事録初不加句讀至是用簡堂君言加之　大風迅雨從巳至寅未已　松國來飯之　俊齋病痢東戸塚静甫招之不至

十八日

又東戸塚静海招之　婢春昨日以風雨不能歸今日歸　廉平使人報公使將發　台駕遊大川邊閑門　婢春去　載寄大入南陵兄東又栽答藤小竹

櫟井一太郎谷口宗助東封之（一太郎入諸小竹封　小竹入諸宗助封）使左助抵諸廉平　佃渊有煙火（烘　大君覧世　叶日農呂志）余家第一室二室坐而見定五郎來觀之研藏偶至余將導之舟遊定五郎請從未下牌赴伊勢店買舟繫於両國橋柱圍棋既而溯至東橋之北出舟歩街中北行三四丁越三濔溝又行三四丁左折入裏巷投鰻鱺店店名宣䈕九年前同龍信遊焉今日先至之客百餘人厨人蒼黄肴久不至乃入浴室湯冷而臭悔甚日没肴未出屢詰主婦輙曰唯而猶不出輿索始出飯冷肴硬益失望將去一媼年七十餘出謝曰今日多客厨務旁午請恕諱氣頗誠余謂二子曰吾觀此店舎華而廣庭潤而潔留少不下萬金蓋此媼夫婦所蓄積而今主婦及婢僕怙富不禮賓客媼没此店其替矣自店後門出取裏巷西南行見堤上列燈如星二千楷曰吉原也上堤遊人男女數十萬推排而前入閭門左右娼家楼上楼下懸燈三行毎家百餘燈毎籠以竹籠彩紙摹山水堤橋舟車亭臺之狀列人𢹂子於其間行一丁閣道一條截街横跨聚

燈數百人𢹂子大似八九歳児肴騎立焉蓋摸本邦故事余不識也研藏厭衆半途止時研藏戴笠余及定五郎謂易辨認不顧而進一丁許閣道摹波濤狀一美女渡橋橋下設撒飄雲毎屑識〻成浪花逼真定五曰好甚余忽想去歳七月亡室携定五郎妹來此觀燈也不覺涕泗横流勸定五郎急歸尋研藏不見出閭踞店俟之良久不至乃去月色清涼袷衣猶單過伊勢店既寢亥牌歸

十九日

裁寄中尾半兵衛柬遣草庵於蘆村氏托焉　濵松
人文左衛門以大藏書内柬來乞序　先是孝藏致
為学僕而薦草庵草庵代孝藏數日以其主旨辞孝
藏復代之　數日來飄風破屋名七五郎等謀之
平田勇之助來服部子使人來

二十日

終日微雨而陰寒甚疝氣大發不堪鬱悶薄暮出始
欲訪康平至高沙涯北風吹面不異冬候乃卻歩入
難波街逆訪玄民玄民見其客某曰此人善和歌也

主人眎安藤太郎本月十三日柬柬曰間瀨信之助
妻本月九日卒大熊文叔哭子將失明此二件請報
之吉甫云云既而余携主人至隣坊酒店飲戍下牌
歸

二十一日

岳翁六月二十三日柬自久留米郵至雨益甚

二十二日

遣永覺發答岳翁柬于久留米郵过為次　秋山祐
助入塾水野宗右衛門柬余屬焉　訪松園

二十三日

水野宗右衛門送松魚與草菴食　未牌出左助從
至柳原侯左助招研藏而俟諸康平許良久研藏至
余欲饗諸深川店昨日預遣左助命饌饌矣今日往
則以炙既盡辞詰左助答曰某昨日命今日主公將
臨余曰何不曰明日乎左助曰奴誤矣乃赴大金店
康平請從坐楼上余恐左助飢命店婢召之曰不在
三命終不至日没出左助在焉店婢曰是貴僕乎我
誤矣余謂左助曰汝既誤我命而困客人亦誤我命

而困汝應報何遑皆笑二子送至余家研藏去康平
留宿

二十四日

研藏來　松太郎來　誠軒來　水戸人津川謙助
來請夜敎曰明日入黌門

二十五日

謙助來曰某初請一齋先生入諸生寮（在学問所）先生不
許故有昨夜之言而今朝忽許之勢難辞也故告
叔藏來　蘆村約來而不來遣草菴柬之薄暮携剛

藏永覺訪松太郎於安藤侯邸中松太郎引至其烟
稲垣某家供酒登樓南面巨川隅田川下泒四巨川諸濠滙聚
自戯港形西見永安永久諸橋南見永代橋東見仙
臺萬年諸橋萬屋環匝于外千舟去來于内樓前蘆
洲一帶相距數十歩風逓秋聲策々不已劇談至戌
牌歸　佐久間修理來不值

二十六日

陰寒如九十月余謂明年必凶荒也東廉平謀買米
晩訪定五郎圍棋松本鐵之助至亥牌歸

二十七日

永覺父西福寺大囧來話曰厥児欲請先生遊我郷
何如余曰諾大囧介越後僧某見　久保田文右衛
門來爲孝藏請曰願入學問所而學

二十八日

暴風大雨閉户終日不堪悶招松園圍棋　識軒送
酒又東廉平促買米

二十九日

研藏東四明日粟屋阜太坪井九右衛門將往趨

先是刪定詩抄九卷信良與有力焉薄暮飲之既而
携信良祐助歩兩國橋客年倫今未弛假店猶少本
年則毎店燈火如晝息得一絶卅霞一片映滄波載厭樓船向晩過恰是昇平好風景兩涯燈火似星多過横山街及高沙涯歸

晦

遣孝藏於塩谷量平氏取客年所借春田玄藏詩本
玄藏不在　辰牌研藏來巳牌粟屋阜太坪井九右
衛門來飲之九右衛門賦數律贈余又圍棋薄暮去
瀧右衛門來飯之　先是余爲定五郎謀娶橋本

昇兵衛女使廉平媒昇兵衛欲見定五郎余期廉
平曰八朔前可也余報其意於定五郎俟至今朝廉
平不遣一信中牌忽携昇兵衛至定五郎不在余大
懟於昇兵衛　遣佐助於羽倉氏因留藏呈鮎簡堂
君鮓阜太等所贈

八月朔

受塾生賀　辰牌携允敬亮吉佐助而出至羽倉氏
二生去介石見曰某昨夜自登嶽歸見簡堂君窪田
子在座曰歸路相過乃之窪田氏醫二階堂某在座

主人欲飯余辭出訪沖齋不在其妻供飯研藏及二生見既而與研藏元敬浴于湯肆返伊東氏來牌又與二子出遊湯嶌松琴店命酒使二子呼韻席上賦律絶四首 日沒雨下欲借傘主人曰無研藏使店僮買傘一柄主人亦出一破傘曰不必返研藏謂所買、傘小也僮曰傘店在廣街西側公盍親往買之乃使僮導嚮往傘店主人曰傘莫巨於此乃就其隣買紙燈出於廣街又投一店飲雨益甚出路傍轎夫呼曰何不乘問直曰四百錢余曰三百卅錢轎夫未答研

藏曰二百錢不復添一錢轎夫曰善余乃乘焉研藏別去轎所謂四手者狹而低頗窘轎夫馱甚戌下牌歸　今日窪田子亦長崎唐通辭頴川四郎八等上鎮臺牒曰今日入港白帆船一隻係英吉利國舶中載唐人唐人曰此船奉彼國王命將測量卅界海山高深既往琉球朝鮮矣今欲探貴國請許上陸云々

七月　日　閏七月四日八月去　左四五郎來賀不值

二日

夜來大雨七月以來陰冷甚識者恐明年凶荒而土人不顧與齋等贈大鰻鱺二皆重數斤曰墨沱水溢大鰻鱺數千上網乃爲炙招定五郎　遣佐助於廉平氏及研藏氏　始講詩經論語 七月以來休講故書

三日

孝藏將入學問所役蔫草庵爲學僕　川添甚之丞岡田馨藏來以古賀博士旨問尸水生爲人　中上牌洞海來勸出游乃與與齋從之出至其家始食荔枝爲既而赴元柳橋買漁艇及屋船乘焉寒甚借洞海外套聚後漲猶大湖望大倉側倉匝以池池口有

閘漁子曰魚乘潮入池又隨落潮下今也潮將落網截閘曰則可悉獲也竹竿二根成人字狀以張網四隅廣可二丈等根屬又中心串以一木成丨字狀沈網良久漁子足蹈所乘舟舟傾手操丨而挽下則網峰小魚刺潑其上如是數次天晚獲鱸或鰻鱺烹食之戌牌回棹後過洞海氏貽小鰻鱺數十放之庭池

永覺父來別曰請中秋前臨激寺

四日

方山元圃東至　廉平送秋雄兄七月十七日東鐵

之助六月十五日東兄東中有古谷秀平龍護幸松平右衛門荒木吉次東　蘆村来　叔藏来　廉平昇兵衛叛登右衛門携府内人吉田敬藏来見美叠右衛門去余携三子往見定五郎　松園来曰吾戚妹嫁某氏其夫不良吾純之然彼不肯與訣屢来吾家吾室狹妹無所匿身且託諸先生家余曰諾

五日

孝藏去入諸生寮　有病似痢

六日

服部子使人送大人六月念五東嫂氏訃始至　孝藏来

七日

信良等将遊玉川出遇雨帰　午後暴雨飄風申牌快霽夜月光殊美招信良等觀窓紙樹影　招定五郎謀明日視橋本氏女乃遣佐助東廉平告之佐助遣東帰余叱曰汝屢遣東盡見之見之終獲於其案上從之廉平氏　将遊相撲三浦岬預舟送衣物於永覚家

八日

信良元敬太郎忠廸之玉川　快晴暑候至八十二三度忠廸二十餘候温凉難測如是此江戸所以多病人也

午後携定五郎訪廉平左助從廉平導之橋本氏視女返廉平氏定五郎去瀧右衛門廉平吉田敬藏将要余赴深川店余謂左助曰汝留焉日晩来迎店多客酉牌始食左助不至乃與三子歩街中廉平曰吾遣錢棗于店矣返遂與二子至廉平氏叱左助同帰　夜研藏来

九日

研藏送藥　載寄大人東遣左助托諸服部子　使左助之傳通院掃墓　信良等帰　介石来飲之留宿　招定五郎議其婚事　簡堂君贈饌録其所著

十日

将之傳通院展墓雨止使婢代往　為定五郎東廉平問婚務廉平荅曰女家不欲夫家有前室之子也先是余旨告廉平以定五郎有女子子廉平昇兵衛曰無傷也故昇兵衛来視吉野氏定五郎往視橋本

氏矣大昨日廉平謂余曰吾觀吉野子似太魯愿若
樾先生主持此事必不成也余曰君能使橋本氏肯
乎答曰吾保之余再三言之廉平固執初言使余勸
定五郎至今日忽有此言而曰昇兵衛言如是使我
無顔於先生及吉野氏也甚哉其賣人也

旭荘日間瑣事備忘録巻四十八

弘化二年乙巳八月十一日

先是余屢病屢痊毎病小腹拘攣而便不利而腰疼甚酷似先室發病時之状心憂之三月遊繪峡養娯有効既而復如初於是與永覺謀遊玉川觀漁遂至相模三浦岬郷永覺與齋請從辰將悉名塾生告之又至松園定五郎二家告別使信良守家而上遍諸子別門忠廸將歸米澤邸獨送與齋過親■家曰追及於彦根邸側矣出櫻田門忠廸別永覺指彦根邸東

北回彼有還所其東瀕城濠有獨柳柳根有泉清洌冠江戸諸井夫子無意觀焉予乃自還所南畔東下五六十步至濠涯有井築以板甃象鼎鑿一孔而剗筧水自筧口噴側有二杓汲之賣可嚥而不可漱時天無雲秋炎勝夏柳陰峭凉使人怡悦與齋不至乃嚮還者回有客跡找請為找告溪至千馱谷順正寺逅故路數百步過與齋過丈村卿前土藁村窓外呼之不譍出赤坂門自此為生路地勢徹下路横截濠心水穿路底相通藕花亂開清香掩冉白鷺無數翻

翻水際濠西南一涯栽椒數百株下數十百步至平地回顧赤坂門内邸第隱見老木之杪如畫西行入街中地名榎下廻紀邸南畔有宮門世謂王曰宮是來獻西、所出入覺云永門南空地數十畝蓋絶火路焉也行數丁街心崇土成堤形立栅其上北折又西折過燒跡本年正月僉四火自此西北燬穴青山地名起而及高樋二里有半突人家稍稍見蜀葵紫菀在庭隅有野趣又北又西凡數次自出赤坂門二十餘丁至千馱谷入濠盡濠自衛迚洞見門户之際清潜瀰地盡濠皆然暗注

寺在路右永覺導入焉永覺姉嫁此住持與其夫出見引就座庭坐而瀾松古蘇廊秋蟬亂鳴本年始聞蟬久陰始霽始有新暑之想寺主將邀貴賓使永覺導往寺前店供飯今年始食粟既而辭店西小徑南行二丁許人家盡左右皆塢中間有水田秋禾露兩以為傷稼必矣而視稲甚茂心為是欣暢塢上長松亂秀皆賴身綠葉修幹虬枝行二丁過橋岡下郎前右折徑脉愈微豐章蔚然右有一人家門外地陥小流涂淙成瀑布聲入村閒地名恩田人家門前栗樹

戍行落穀戴路路右有神祠幽穆可愛側是一田夫沽茶問祠名曰熊野權現問前路曰須南行數丁而左折也行一二丁多蕎畝芋田氷覺田玉川在西南位若左折向東北也我不買茶唯問路故彼怒無乃頑王我乎又問一家果回須右折也自千駄谷南村十八九町始出於官道初若自東垣直赴此則纔路十七八町矣行二丁有村標書淡谷邑去垣人家三四十接路左一店食梨忽有一客來擇樂齋樂齋指余曰吾師齋藤子也簀以進謁回某雖大西與齋友

也此店地勢漸上左右狹逼頗似鎌倉截通見大昨年錄行四五丁有右古祠路忽岐取左者行祠前繫一猴木上見人跳躍路左有小渠行數丁地下數百步或陂則渠亦或瀑轆轤鳴至平地稻田夾路村名上目黑老木數十株西一祠濃蘚沒礎蓋古物也往往見華館穎諸侯別墅也村盡一水截道東注頗澎湃渡橋入村地名池尻至是不復見水田而火田亦種稻行七八丁地名三軒茶屋右店名信樂投焉先是聞此店人為信良等栗玉川人故多獲魚與齋言其情於主人亦為我輩乘漁子請叱出店列樹陰沈蟲聲四聞忽得一絕終朝聞鼓夜聞笛二歲街居耳不清偶出郭門三十里秋原到處總蟲聲有村名瀨田谷新田路右一家將出葬喧呼異常余曰怪哉是非喪禮也乎主視之村民三四十舁指出於官道被素衣者十餘人同聲而歌欣欣焉二子曰都人雖輕薄未至如是雖都三里即有此夷俗余曰是必蘊露曲蓋千年前古俗也雖然毫無戚容疑非葬矣問路人曰葬也隔三四丁歌聲猶聞村盡路傍多稚杉或斬而剝皮叢數百皁之之央或葡形有村

名養賀路右一店聚竹木模鬼蛇狐狸奇怪物狀村口有空店床皆用美材厚至二三尺藤架上蘇涼甚店前小溝涯瀉或池象材滿焉此店蓋富民施行旅也出店地稍闊谿左右又稍多水田地下數十步水田漢漠邊見飛鷺于柳杪余回覽邊必玉川也永覺有詩余和之松杉夾征路似入雄雲御笠上午陰合衣邑我著七村猶存古朴倉與備山荒知道前川近林平一鷺掃詞至第七句與齋忽讓曰吾得前途已無遠鷺外見川光十字余曰吾將回知道前途近鷺邊見水光然為吾子所先唱不得不改曰知道前川近

林平一鷺掃地勢又下出於水上所謂玉川也行沙上一町許至水際水廣可三十間清駛而深舟長可七間廣可一間操篙者二人蓋流急故甬焉夫二十餘人先在舟中余輩最沈不敢棄讓餘人先發初渡舟之來貫驚不逮岸者六七尺出入者兩濡足舟已去顧一老翁後至使與齋言曰舟至御肯負我入焉乎答曰諾既而舟復來直傳于岸余謝翁曰御雖亦我負我敢忽一言之惠乎渡川行一町村名兩子人家三四十間清助氏土人曰彼家於川此乃欲近一

婦人曰數日前清助萬數客寓我家余雖貫信良等也具問其狀果是乃投婦人氏問店名曰扇屋時中上牌也　久松滙至于駝谷二里半千駝谷至兩子三里皆向西南途中大抵黑壤多林塢而少人戶民以販蔬趁江戶皆寫不肯留轎馭馬余足疼欲雇轎夫以直貴止秋炎焦體汗湧如泉覺病疴頓減、夜與二子步門外南行至村端夜煙掩林月色在渠蟲聲如雨四不見行人甚似吾日田村落夜景不堪鄉思口占二絕　斷續蟬聲竹裡村滅明火影草間門三千里外歸思動風景依稀似敝園林指渺渺夜煙橫渠底潺潺秋水去依舊一燕燈恍然疑我讀書處三尺而返逆旅　今宵以來久不野遊今日始聞蟬吟蟲又見稻亂飾物推移無有間斷而去業無成鬱鬱不能眠至天明

十二日

昧爽開窓雲色朦朧恐有雨然凉氣斬然亦似晴兆乃起二子與至川上黍穗芋葉交錯水涯上流夷以阜塢開闊谿宛下流有一帶横岡水避岡縈迴滔東南走使永覺吟韻應聲賦二絶　一道村家背大川數行紅樹掛疎煙漁人視落如奇貨囊以魚為黃田一帆長孤去向東夷遷綫藩間掛楓映時行向瀧頸放多少布帆秋色中

涼剽冽膚不可禁乃返逆旅昨日使館人致信樂庵豪於清助曰今日既晴明日昧爽拜趨卯下牌俟館人促清助伻返曰彼昧爽已漁將挈所獲而謁乃復至川上棄舟北渡見漁舟一隻于下流試呼曰清助乎曰唯俟之不至與二子投石水中以較遠近少焉微雨下渡口有假店投而避雨清助亦來訪貝舟觀所獲有雜小魚五六頭不見一香魚余曰今日必無獲不如歸休與永覺去留與齋監漁者辰下牌與齋返曰漁入舟後僅獲雜魚三頭矣余鄉香魚冠海內

固知此川之不望其十一然以鱸膾之思切欲傚此遣悶而終不見一尾心倦興索雖吾川小魚寡實由漁人貪錢而盡力也所獲無長過四寸者漁者二名各乞錢五百文二子怏怏指魚曰此一尾直百錢天下貴魚也乃炙之午食上途過昨夜步處南行一町許有村揭書請（清）曰驛人家斷續小渠截道東流者三所第三渠水勢頗壯渡此行一丁左有庚申堂其側有徑通東南先是與館人謀赴金川之路曰金川距此四里在哭位路多岐不可預教南行見庚申堂須

東南折而先問影向藥師也至是問藥師土人曰在東南二十餘丁外乃取逕行三丁許南有平岡逕右岡而左田隴甚人家皆倚岡麓東西及北稻田萬頃際天黯似就後山麓道上所見徑曲折于芋園棉疇之間忽右忽左截徑如還過未永新作諸村至影向藥師北邊自兩子至此殆可五十丁休于路右一店謀前路偶有金川估客二名過曰藥師迂路也請從我乃從之左折路下田際徑小難並趾行七八丁村名叢川路廣如官道估客入一店余輩謂道已大改

徒不顧也行大七町路稍向西意疑之然不見他路又行數丁稍向南意怡安問地名土人曰清澤問路回須右折取小徑出于田間南行五六町日光射草木炎威爀爀餘盛夏莫以尚焉余肥多汗流漬入眥目不得視兩股相摩皮破疼甚路入林御不知所向就堇問一家問焉曰東有岡其麓多墳墓而頂有僧菴須至菴問前路也從之果得菴岡不太高老樹垂陰古墳駢立于菴北樹陰東方樹數望原田十餘里菴側有佛堂先謁佛而呼之一僧年八十許出現曰我有徒

弟且緩坐乃解幕拭汗僅開北窗涼風變肌皆呼快哉既而生栗僧奉茶意太慇懃今時都會恐無此人口占一絕贈之（人跡入林纔環巖滿佛扉世僧皆趁利高雅若公稀）僧悅問路曰須東南行問網洲橋也辭下岡南行取林際徑十丁許地勢稍上豐草迷離茅花如雪上數百步至岡頂頗廣平多舊田田盡入林有人家問地名曰高田林盡又多舊田田盡竹林一帶橫截前路林間有數徑不知所向唯擇其通東南者而進無見人家必入問路然岡阜低昂竹樹蔽阻僅進數步輒迷向背

屢往屢返微風不動炎益甚皆仰天長吁曰玉川之遊毫無興趣而羅如是辛苦是誰之爲也余及輿齋曰永道人欲過千駄谷故赴玉川則罪有歸焉永覺曰二公初欲遊玉川故便路千(過)駄谷而已互相讓良久而進又至路窮處復必重複前言交辭冀罪而遣問自出僧巷行二十四五丁路右有一店見向之佑客焉曰謂公等已前行何需滞也乃使之導地勢又上廣原漢漢直南行三四丁稍下出于田間東行二十四五丁路右有店店南有橋所謂細渊也自再遇

佑客處至此一里矣問金川曰一里有半視日各未上脾也渡橋南行五六丁田盡將入林佑客忽呼有蝮蛇飭擔手捧而披草余輩先行地勢稍上聞佑客聲近在我後有岐疑所向欲俟佑客偶見一人自前路來問之曰須取右者也行數丁更有岐右小左大謂取大者可也行五六丁不復聞佑客聲然以路廣不疑進數丁林益森密濕氣透鞋忽有深泥僅身攀樹根而進二百步許路乾乃下又有泥望之不如其終惘然失措仰視樹梢茅際似有微行攀枝陟上入

茅中其高沒人亂葉割股見血遂數百步豁然出于山家園中復下入林際濘如初又有岐永覺呼曰右方似有開朗處先去余不肯往與齋後至曰某過人家問路曰須取左者余曰迷誤已如是豈獨(可)遺永覺乎乃跡之而進數百步林間出于田間見向之佑客在前路十丁外皆切齒曰初有岐處宜取小者也二奴何忍不呼返我而獨取捷路乎右田左林而行間地名士人曰豆田忽得一絶（前村偶有豆田名爵客何無故國情難敵足疲途更永吾家安在着時行余御赤名豆田）石蒜淡路邊開又有村伺菊名

及佑客話之謝曰我大聲疾呼而公等不聞也前路僅多岐且奉導以償前過東行數丁忽上忽下穿林傍塢出沒田間數次過里許有岐佑客指右路曰公等須取此哉則自左路矣金川既里而近唯宜直東行切莫左右折也乃别上下塢間數丁岡脚有大池綠波滿瀉右之而行田埒沒炎更酷屡佇立拭汗行數町遇來人問前程曰六丁欣然勇往數町又遇一人曰十七八町又廢然除步行二十町許又問一人則指正南岡尾曰金川在彼處猶可十五六町於是

皆困不能言與齋前行稍稍不見有岐間來人曰金川自首至尾路一里客欲向上國須取右者右者向首欲向江戶須取左者左者向尾也乃欲取也右者而荒草埋徑狹小如帶恐與齋既取左路失永覺高議久之遂自右徑行二十丁許與齋俟矣相視驩然曰某偃前路無極乃以步瀨之自最後人曰橋十五六町處至是既二十町矣時已昏黃行五六町入村聞有渠金川西端地高名曰臺多好館間臺路土人曰頃渡渠西行稱可有十町也越橋取田間小徑左

右曲折終陟岡脊而下二三町始出于金川街中西行接石埼亭　初聞西子距金川四里然御辟無里程以官道量之不減七八里自出岡子岡阜連比皆東西一二里而南北一二町水田在其間亦東西二三里而南北一二町或七八町譬如人之張指岡阜所指而田指間空處也金川元在其位故南進必截岡脊陟降而東折東行必傍岡麓俟其尾而南折東西帶壁二三里平處而步處無十町平地一南一東易誤向背一上一下難辨遠近加以泥濘草蕪無有

常路是生童繭痕甚逆旅有樓臨海遠控房總諸山海形如盤三更後闔家皆睡余獨開窓四望澄月一痕金波高漾晴煙橫抹縹緲如綠泊舟亂點其間沙際蟹倉章閃候蟲希韻杳渺如近如遠使人恍然坐忘口占一絕咫尺映窓滄海流一天風月月已中秋終宵唯有沙禽語不見來客諷詠舟諷詠徹曉

十三日

平明上途冷甚至程谷驛一轎夫要余請乘至鎌倉辭衰精回顧敘截挈不許之既衆轎夫話曰兩三日

前戒程谷一豪富浴匪根溫泉夜有賊入室赤手捕之賊拔刀傷胸而追明旦獲之罪當梟首憫之編貼上下數十金救之人以為仁也余曰惜哉仁而不聞道其蘇也愚轎夫曰何乎余曰汝謂賊盛其善而終止賊乎將謂猶不悛乎曰賊也必不悛曰異日賊殺人誰之過乎知今日救賊之為仁而不知明日殺人之為不仁豈非愚乎曰然則官吏何許其救之乎曰彼見賄而不見道何足怪乎轎夫曰善哉吾聞道矣至戶塚與齋亦雇馬驛中開路左有祠取祠左小徑

東行乃為生路（大昨年録倉入此　路在此南十丁外）驛渡播永覺沿長
堤東南行堤禁轎馬故余擘截堤取田間小徑東行
左傍岡脚田多黄粱岡断又有一岡轎夫曰也岡皆
連接此稱無所屬呼曰離山土人稱者忌之迂迴而
避岡右小岡乱立頗似鎌倉七里濱北邊之岡行里
許南折出于大昨年過處永覺既在前途五町外至
圓覺寺側下轎與齋請曰寺中有高蘭亭墓其將展
之請先問其故曰家父搭菴本生祖父學於蘭亭蘭
亭没無後其遺物悉歸祖父故視之如親搭菴今後

於宇田川氏然懐舊誼此行命其展之余要永覺越
巨福坂出于鶴岡祠内入街休一店與齋及高永覺
曰距此十八町有光明寺其側飯島村實出至某鄉
之舟也時炎甚余不能急歩稱先出行街二町有華
表左有舊店自店前東折為往路本陰蔽路行三町
南折人家斷續左邊多岡阜竹木蓊然皆巨刹也二
子及焉行十四五町左折土樓書光明寺境内寺淨
土宗堂宇頗偉自寺前右折數十歩出于海濱西顧
三四丁外青松如帶沙歩彎々即由比濱也歩沙上

東行二町許鶴岡東南連岡起伏如波濤直至海上
絶絶處峭壁斷然其陽見一帯濱村即飯島也入村
訪永覺所識吉兵衛者買舟主人夫妻皆年七十餘
慇懃款客永覺鄉友與之相距七里時已未下牌恐
中途日晩飯不遑炊乃乞店炊麦飯食鮮臭殆下
者甚美吉兵衛門前有磯下磯數十歩入舟舟大如
江戸屋船而無屋舟子三名所雇錢一千四百文（例附
一千二百錢以日　將晩加二百錢）初推槳一町許揚帆東北風甚猛
掀舩難風以如東南欹側甚然駛如飛飯島東畔巖

叢戒河右五大皆吞海波西望繪嶼嶼西連山如屏
天晴日麗富山宛然呈全身時三邊無雲唯西方有
一片長雲横亘數十里他山之嶺皆不及雲雲山之
間見一條青空獨富山雲抹其腰腰以上抽于雲背
腰以下垂于雲底彩翠鮮明象氣湿藹起伏群山之
表余身中見富山是為始乃知東遊及二毛所見皆
非其真面目而其真面目在東海中也何則富山雖
孤高就所見不能傍無岡阜邑里獨海中四無障翳
近地之山林村落皆既乎伏消藏故其袖脚如自海

中瀰北僉迭僉高所以為矽也飯島東南連峰傍海
綿延皆戴青松村里悉倚山而瀕海大者千餘戶小
者四五百戶有子宮多子巳山等名頗似西州防長
風土海心多礁風勢方動其隨為礁所劃分成數道
而吹海面一縷一急衣舟與隣舟忽上忽下或見其
舟腳子栈檣梢或見其檣梢于栈舟腳礁高五六丈
濤打其頭悉沒往往見漁舟依礁間舟子曰松島方
上釣風常自左山之墺吹下山高而近者風勢必猛舟
浮輙並抱東帆檣而鼓其勢一山畢一山出凡數十

次東南隅山脉將絕處即三浦岬也迨日未沒傳馬舟
距涯猶七八丈腳膠沙不前思潮一退一進迨則從
人舟子候其退負余輩上岸岸上人家數戶散在
岡陰雜樹陰蔚南向上磴數十級曲折出于岡脊山
田數百頃徑小章深東折又南折行三丁許入永覺
氏　金川至鎌倉七里鎌倉至三浦岬亦七里皆向
東南　永覺父母及弟壽丸見　先是聞永覺言家
在岡上眺佳然四面皆樹林似無所見詰之永覺導
至舍南樹間前下瞰海西仰望富山（夜見富山是為始）實是
勝槩然夜色依稀且畏蝮蛇即返

十四日

午後永覺壽丸導自佛堂前下磴六七十級東入村
中人家數百皆蜑戶釣家矮屋壞墻路亦屈曲高低
純木成街狀腥氣衝鼻行一丁許又上磴途鑿岡際
而通右折上磴有佛祠倚岡頂海水一條橫劃南北
海南青林如帶曰城島海廣可三百間岬西南之嶠
盤石蜿蜒激于海中者數十丈驚濤激打撒雪翻雪
下磴東行至衛窮處東見一官廨永覺曰是浦賀奉

也至是海尾入岡際彎環如池有渡通前村馬前村
之南隔海即城島也初望前村亦似別嶼然其尾猶
屬陸地唯斗出海心而已西近路於海岸行三四丁
視地形岡及村落元在一片巨巖上海涯土盡而其
骨露焉凹凸齟齬余着木屐始不能步加以勁風手
不能持傘而日氣甚烈疲極汗湧壽丸年八歲蹻捷
如飛自幼慣故爾見漁舟往先傳岸迎問所獲曰今
日西北風大起不可以漁視舟底有青魚數頭而已
右折入村中街行數百步又右折而東向上磴數十

級磴側有墳標書鯨塚永覺曰往年土人獲死鯨卽於海轆而殺厚瘞深德之埋其首焉礎盡出於岡背直也臨海上瞰甚爲山之正面炯見餘雪昨日面夕照故不見雪也岡左有觀音閣一老僧出迎回顧休乃借枕而眠僧煎茶呼起極懇惓有一翁年八九十亦出聽余話既而辭去行上磴數級左有佛祠又上磴數級地益高望益闊遂出下昨日所過山田而過永覺氏永覺家在岡東南隅鯨塚在西南隅其間相距可五町昨日出舟初上磴處卽在此隅也亦距鯨塚可

一百町有半吾輩來於東北隅岡之全形可推而知矣余謂永覺曰此岡廣袤江戶二十萬石諸侯邸相若東西及南面滄溟東北一隅見他山而已若得占全岡除其荒穢植以嘉樹閣樓閣於其間則仙區也吾知自非諸侯之力不能爲聊作空觀想云爾　薄暮永覺父子導自後岡出過杉間徑東南行至岡脊眺望余問尊寺何不擇此爽塏而在竹木蒙密之間乎永覺父答曰畏風耳

十五日

大昨夜以來大風至今朝益勁將遊城島不果作題恭平山最福寺寺號永覺長句一首初入杉蹊度嶺行又登石磴越崎嶇高依島道開堂宇下瞰人家似畫圖海脉南彎呈島出地形重疊一峰孤久居都市氣塵相三日淹留忘故吾此地巨城二島在南島南山在東故及　主人供鮓或膾肉鮮味美初出家謂永覺氏據山控海中秋觀月之興必勝江戶必甚欣而連日大風除夕雨下馬雲糢糊不異晦朔悄然不懌旅愁攅胸二子就枕永覺父入試室而語至曉乃賦一律贈之三日勁風吹倒山海濤直終到林間唯觀殘燭夜深影不識素娥雲際顔子細妻七度久斷天長地潤夢空還拳酹佛觀吾心壞何術能臨臺樓閣

十六日

風聲如昨低雲距樹稍僅咫尺而不雨　聞有往江戶者裁一東寄信良元敬等　午後永覺父子將導遊城島余以大風難之永覺曰舟行僅四丁何畏之有乃出輿齋及壽允從自岡西隅下忽覺左手中指發奇疼益為壽盈所螫輿齋唾液解阿芙蓉而塗之疼不已行盤石上數十步舟已候焉舟側有新獲鰒二枚其一長八尺餘有子之名鼓棊南追輿齋助之風扶驚波亂濺人衣舟將覆余止輿齋烹助輿齋初

立不知舟之歡仄既堅乃有怖色傳城島西隅左右
有岡中間差平右岡迤南逆其前有二小嶼對峙皆
草木蔚然阪平處南行顧視嶼狀元一巨巖其根洞
連而體分者分處廣可大七尺長可四五十丈自試
川形海脈通焉潮方落巖根悉露風送餘潮時入川
中東西分下路多黃茅茅間見松薪數百束永覺又
曰島四面皆暗礁行舟往〻破碎近年官設箕大臺
於島西隅岡脊終夜明燃使舟人知向背此其薪也
行一丁許西折有磴數十百級刑斷作蓮指書此內

無官命者不許入焉入右有一舍即監火吏所居永
覺父子見吏請觀臺許之又上磴出於岡脊地坦如
砥繖草夾路右有一破舍行百餘步又上磴數級有
一舍所謂臺也上以瓦葺下以石甃廣可方三間柱楹
皆以堊塗柱脚斜出簷外者悉包以銅極其堅牢基
備風也舍中央安一石龕縱可五尺橫可二尺五寸高
寸舍之東西各鑿土以蓄水基消炭處舊臺之東南地
陷五六尺基蓄炭處東北有石垣如二扇屏風狀幅
七八尺時風勢殆吹倒人乃立其陰而望臺西地低

漸入海中則為亂礁此島亦猶三浦岬一大巖上載
土者其骨至海涯悉見斗揷海中如章魚張足凡數
十條長者七八十丈短者二三十丈其蟬隙廣者十
餘丈狹者一二丈高濤舂其間寒光瞠〻空雲彌天
海西諸山朦朧如乜唯富山露頂一綫於雲罅基十
三日雲所抹之處即今日雲所露之處亦以見其異
象也此地高敞勝三浦觀不得晴時一觀焉良久
東迫自數十百級磴之半腹南折取小徑黃茅簇立
百合花盛開行一町許下至盤石上石面無路高低

錯磈窪處蓄潮深二三尺廣七八丈者不知其數式
見游魚焉又有平處可坐數千人春時土人開筵觀
漁焉海濤方怒極目不見片帆仰視岡腹雜木中有
綠實離離者葉類冬青石上又有長五六尺圍六七
寸形類杖而黑色者熟視之荒芽是布根也東行四
五丁巖腹有洞入而視之其深不可得而知高可十
一竿廣可擬長槍又見百步外有一巖上葉于巨巖
而下歐自試洞形遙見前備永覺父曰往年高濤驚
巨艑於彼巖腹而碎舟人出舟不得下又不得上絕

食三日土人見之自巖上躍而攀之得免至是巖逼路隘海濤近躍脚下殆欲掠人而去乃攀巖北上草木枝無平伏地上平日多風可想今日北風岡南無風上至岡頂風勢如初山田數頃一種方州胡麻東行一町回顧簑犬臺近在三四町内然屈曲迂回已經十餘丁矣北折下磴數十級出于寺徑永覺父曰是名常光寺貧道屬隸也寺前銀杏二株不見片葉蓋海南地暖多風風先霜而殺也入寺梵礎蕪甘薯而伏島以薯名頗美然過村閭皆蘊腦輞永覺父曰

蘭島七十餘戸皆農而業漁東行一町右折上阪竹木成陰至岡頂東折路廣六七尺田皆新闢黄粱紫辛秋色妍然其未熟處南方平地可七八町東方赤然豊草茫茫其闢者百之一而已土赤壤不見石諸蔬皆美膏腴可知聞全島高（世呼出地所出穀全數日高大概官税其大分四公）而民取三十石蓋以人寡故未墾也若悉墾千石勿論而已然三十石地戸數七十不爲寡矣東行數百步岡勢北殺路在北端脚下峭壁斗落七八丈百松大過合抱者數百株自壁歸抽然以帯爲勁風所壓

其杪出路不能過二三尺而虬枝四張枝枝相接如横林者方數十百丈似可以坐然松歸下瞰絶壁之底驚濤如雪璇轂以身試于不測之地乎此處最高南北及東見海三浦人家呼欲應行大七町至岡東隅砲臺在焉川越侯置戍卒以備外夷列栅圍臺不許人入臺西北有硝倉倉臺中間有小徑取逕東下右有灌木今朝永覺父示余以古樸樕其裏悉焦曰昔右府敗於石橋山將航海赴安房途過鍬島土人獻食以白樸樕爲箸右府食訖剌箸於地祈曰吾若

得再舉兵此必成樹也已而至安房降者相接再舉職敵則箸生枝終成大木矣貞享中樹罹雷災唯餘根株人以其古物或折株之會津侯於此今史禁之然株者不已終亡是其遺也其方茂三百年前某十餘世祖折其枝而栽諸庭中亦輪囷成巨幹天保癸已八月朔大風庭樸仆檀越某請作杯猶存一杯顧作者贈夫子矣至是指灌木曰彼即右府剌箸處幹雖已亡蘖猶有圍數尺者下至壁石上其斷斗拼海中猶西隅然巉角高聳歸陰深處則倍莚焉時風益

迅怒濤直立數十丈西走賑於巖頭勢如山崩嶽推
巖全沒而露次濤來至巖角于瀉直下擊于鋒隨如
川處瀉盡川或源碧色川奇低後昂走入海中水減
川成清淺色終悉涸則次濤既立巖前交番相繼如
初蓄風之鼓海初成小波二數三數則立立則他波
悉歸焉積成一如山嶽物能與風鬪是以前濤次濤
不必疾達相繼其序多比溜盡或川川減而涸然後
至矣余覺曰風西來而濤必向西走而能跨巖頭何
也余曰礁之於巖猶巖之於島東邊之礁以西為本

西邊之礁以東為本南北亦然本高大而末卑小物
理爲然島卑而巖巖卑而礁礁之距島稍遠也風路
無所蔽礙壘嶽之感必強且礁善遏波逆二者相會
而濤起焉濤及與風鬪將仆不得不負綠高大之物
而自持故自礁赴巖其勢屬是以東邊之濤起走南
邊之濤北走末始順風唯趨本而已礁卑而伏濤據
以為御巖高而出濤乘勢跨之所即離海故濆焉溅
也全島南北廣處可十二三町狹處可三四十間東
西可十七八丁中間最高拔海面可百四五十尺往

往成峰巒狀蓋古有城故名城島也直北對三浦其
相距遠之五丁近之三丁西方見武相駿豆之諸山
環列如屏皆相距可十七八里西北見繪島鎌倉相
距七八里西南見一島即為朝所謂東方見安房上
総諸山相距八九里東南曠瀾接大洋東北為浦賀
鎮相距五里與齋等欲拾文貝風強不得立乃攀島
北畔巖腳西迤斗町許得路將南上西見小徑試取
此直下數十步徑盡微泉自衡根巖間噴出巖下自
然窪成泓形象淵焉頗有測其前兩巖對峙各高十

餘丈而其相距五六間泓前地寺陷數尺又有一泓
大于上泓其下亦陷數尺又有一泓其下有一泓又
凡四泓愈下愈大皆澄可鑑第四泓受潮自兩巖罅
激入使人想赤壁山高月小泉落石出之景也返南
上數百步出于磯倉西側取故路至常光寺北畔有
渡時風威少衰然舟小於來時所乘皆懲初相顧有
怯態已入舟歌側不如初傳北岸戲村北行上磴數
十級有寺名光念淨土宗入門中央有露佛左見群
墓及廢鐘樓頗似有古趣然已倦不屑觀之訖永覺

曰此奇有何好處而入乎永覺尊至東隅益無所觀
迨出門南望城島向之所遊歷歷可指然不若從此
望之好矣下磴自半腹北折行岡上半丁右有川越
宜署結構始畢未徹棚方有數蒿者自棚間過其菴
因倚視栽葉誤墜狼藉地上西折數十步又南折行
一町寔徑左右有佛祠地名鷲首向岡脊下磴即劃
巨巖而造者磴盡入村黃昏歸寺　夜風勢益烈
夜永覺父子皆病其嬰齋看之
十七日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八　二五

風威如昨午前稍暄與嬰齋壽元遊海口立磯上垂
綸雨下余獨先歸　未牌風止濕雲解駁晦甚嬰齋
請泛漁舟乃與永覺兄弟從岡西畔下入村嬰齋就
一翁語翁擧舟子一名應萊永覺以釣舟故不敢入
乃携壽元來焉舟子亦携一兒舟小于昨日渡舟然
微波不起容與隨意南行至中流（城島三礁激成峽形故曰中流）見
漁舟數隻余命舟子垂釣舟子先釣青魚數頭釣絲
長數丈其尾分爲岐枝二釣中間繫小囊二納餌于
囊別貯魚肉而貫釣投下以指捱絲且捱且擧蠶自
囊口稍漏隨舟子曰盍視海中乃俯凝睇見群魚無
數聚而啣餌舟子引絲獲魚二頭皆長七八寸已而
不復獲曰凡魚上潮就餌落潮則否乃就隣舟買魚
十餘頭鼓棹東行八九丁人家盡左邊一岡直聳其
觜南張斗走海中者數十丈厚不過二三丈如立曲
屛而中斷南北對峙皆高五六丈海水穿其間其東
北連岡如墻界海而立其根皆巨巖嵌空成洞數十
所不知其深或在高奧離海丈餘然怒濤一躍及焉
大聲窾坎鏜鞳如周景王之無射魏獻子之歌鍾者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八　二六

不知其數余謂嬰齋曰東坡石鐘山之遊恐無此奇
徒以文勝耳巖有紋如木之條理海至清見底巨石
團圓者平數皆青白色謂深不過三尺試把二丈篙
測之不及始憮然悸行二丁至島南山側山即峽也
全身一巖周圍可三十間而高七八丈北邊微有土
而陵遲亂松叢立南邊巉峭坼形勢可怖闌朝鮮
深人過此地曰是似我島南山故名峽前後左右礁
如列栅犬牙互錯驚濤穿其間逆折洴湃電馳雷轟
一望半町之間水面昇低至差四五丈余生山鄉慣

經急灘迅瀬然來見如是險惡也乃命舟子回棹東顧房総諸山新經暴雨濕雲蓬然自山背上夕陽映之成桃花色仰望中天彩虹彎彎西臕秋空澄清與海同色唯一條横雲壓諸山首日脚自雲罅直射山背氤氳糢糊又紫又翠又黄又黑而倒影下海面斜而眺之燦然似明正而睛之顯然如七千姿萬態黄昏帰永覚氏使與齋劇所買魚猶刺潑食永覚家人

聞永覚舍北杉間之径有毒草形似蕣荷以手牢握之無害微觸則發疼不可禁甚至瞎暈乃知昨日

疼此章之為也

十八日

平明使永覚氏僕導至待詔碑　昨日約舟子曰明日復遊辰岬舟子來促與與齋至舟所永覚父送酢饕酒飯使庵人一名從舟子復拏兒午晴無風波紋如縠矣猶如昼晚西行廻三浦岬西南嵴而北折岬與城島南北對峙成峡已出峡日西南一碧天水無際今日富山以下諸山皆收煙靄不見故馭右岡而行十五六丁至十三日上岸處以北為懸路漁舟數石乱點遠邇一舟方沈網停棹視之初漁者挽緪攣之数十丈舟子曰視海底海清見十餘丈之下如青龍蛇蜿蜒愕然視漁者手緪盡挽布囊色白細而長海水紺緑故肖龍而已囊盡魚在囊底漁者謂我舟子曰魚少不足以任子取之乃解囊底紐雜魚數頭出焉一魚長尺有咫許嘴長如身舟子曰此名矢柄行十七八町東山忽退則南北山對峙海入其間亦成峡形長可十丁廣可三丁舟至北山麓東折又北折則北山在西其脚擁海成膚壁高数丈壁中間有

洞舟子曰天女祠在焉将探之出舟上巖嵌咄不受趾而脚下海緑光石如矛戟與齋庵人直進余目眩足戰退移舟於洞根而出上磴数級臨洞口視之両壁之間不舍三尺許深不可測澱覺陰寒乃返舟洞之東北山嵴微退一町許而其右連山迤邐如屏者一角欲成峡形海水入焉洞正東隔海有山其嵴西張與洞對相距可一町其東南又連山如屏而亦一角欲成峡形二峡相距可三町東山擁其中央如嵝而根帯于陸矣北山頂有平處舟子指曰彼有網代

道寸城蹟余曰道寸何如曰道寸者三浦大助嫡裔世食此地以地名為族北條早雲連年攻之城陥道寸自殺其子荒次郎力負八十人潰圍出立海巖之頭望北條氏營自刎靈魄見者多死早雲請高僧祭之乃止此處名油壺二峡之外連山環匝雖外間有驍浪掀船驚風移山之勢此地微波不揺溶溶坦平如油在壺中故云傳北條氏居一城人血溢壺中紅波涌漫余曰且往觀移舟北山下使篙人導北上數十步有小徑短草離離右方巨叢陡立其頂戴松叢

根盤一户形方高可七尺幅可四尺藤蘿蔽之排而入視之深五間廣三間高一間有半篙人曰此名千駄倉網代氏蓄粟千駄處鑿痕猶新陰氣成露而滴出倉左有海乃知此山迤南至天女祠皆是山背一綫走挿海心者也右山而行數十步路右斜終背海而入山際東行數十步右亦見海即油壺之北涯也乃知倉以東所過之地亦是山背一綫走挿海心者也更北行數百步油壺之西涯與向之右見外海之東涯自左右逼地狭幅不過五尺者百四五十歩土人呼曰馬鬣路又右斜背外海而右油壺勢屈曲入西山之際不知其終毫不異陂池而色殊紺碧路稍北斜入松間行一町西折行今町南折地勢微上有平地焉方可四十間坦平如砥柔草蔥蒨秋花黄紫其四邊皆松北方老松長十餘丈者百餘株成列而立實三百年外物西方松疎地低見外海焉篙人曰此所謂城蹟也乃知此城東西及南皆面海而天女祠千駄倉及油壺在右之山背圍遶闉闍參差高低如鋸也其如鹿之角如蟹之螯入足蹀焉門焉

壘壁樓櫓焉實天造之險也嗚呼負險不服事大是其所以亡也歟自城蹟東南之隅行松間數十步出千歳路右顧叢間處處見窟穴蓋皆庫倉類也返舟所舟子設篷然短不遮日炎威難禁南近十餘町始觀漁人採鰒魚三人乘一艇皆裸以布囊包陰別不繫褌胸懸一囊交番没水將没預立舷端頻作吸氣之狀吭瀏瀏成聲良久而倒身投下蓋水中得蠶而不得吸故預吸屈伸之理乃爾初望海底如坦平而深可七八丈熟視暗礁成絶壁峨然立嶄然邃不知其

幾百個蚕壘所粘在壁間而不在平處没者體黧黑
勝甚奇然沈過三四丈則波色紛之成纈綠色漾漾
焉閃閃焉細而修如可一二丈不異枯骸稍稍不見
除行移三四步之頃又稍稍見手搖足掉殆有蹉翻
白出之状或至水面因拯不能自浮其侶自艇上降
竿握之即引擧之胞囊必有蚫一或二三無有空手
舟子曰海底夏寒冬暖與地上相反冬漁倍夏故蚫
價冬賤夏貴也凡漁人比獵夫多風濤之虞而漁中
艱苦莫過焉者往往至氣竭而死呼人之殉數一至

是乎危人焉日所烘眩暈乃將移舟于磯側怒濤激
磯不可向近潮洄得沙涯而出之南行過篝火臺西
畔即十大日所望近而視之犬礁鬱鬱惡浪激焉噴
而如嘯禽而加覩奇險使人眩聾廻島之西背東進
採鰒者陸續就而買鮑及新螺賤不論錢與齋來發
頭痛乃促舟子速走廻來之來背北轉礁多于西舟
穿其間不覺艱危然回顧濤抽于舟上數丈矣傍島
之北畔西行走松自峭壁間横出蔽海至十大日見
泓處將停舟濤翁張甚急恐觸巖石舟子俠兒御纜

沸泅水擘諸巖角而攀巖採泉今日煎茶無必用炊
釜色赤無味既而烹此泉色綠而香炊釜猶然若用
石嘗其味何如哉西行數丁島側一峡與島南山對
峙名近峡傳源右府遊處將關行廚擇有陰地遊峡
西三四丁有盤石而瀕海其南有岡陰落石上石上
平處東西十餘間南北二間許出舟設席石上移庖
與焉石本在潮中方會潮落淨潔無垢初永覺氏烹
至齎蓮根羅諸笥中而入舟余置笥石上而與與齋
遷舟中諸物與齋呼曰烏將啄笥鳥去視之豆腐卷

乞我二人及舟子父子來性如織舟距石上僅二十
餘步而烏自岡腹樹杪忽下忽擧偸至數十嚙而後
觸人目何偸之巧嗚呼偸之巧豈獨此烏乎石罅有
潮水忽來忽去處深不過一尺使與齋架俎罅上而
立罅中割蚫螺屬且割且洗甚清且便已而食之鮮
美異常不覺食量之過至石罅潮深三四尺則過未
栍矣乃追舟西行至昨日釣處命舟子垂綸不得一
頭又就他舟買生魚數十樊歸永覺氏食其家人
夜爲永覺父講大學首章　與永覺父議明日赴浦

賀而歸江戸終宵不寐

十九日

昨夜五牌永覺父記三浦岬至浦賀浦賀至金澤途中里程及宜休憩飲食處而贈余頗詳　寅牌起二子隶策天明永覺父導自来時所過岡頂右折取岡上之径晨露浸鞋田多黄粱東行四五丁出于官道此三崎至浦賀官道地名東岡永覺父別焉路左右多高原廣數分登路低於田如川忽上忽下宿霧茫昧岡隝樹叢沙蕪漸覺晴觀得富山高聳于霧背未

幾日漸離曉如淡墨畫烟亘二十餘里然似甚通行七八丁村名諸磯路蓋達繞出沒于林陰于隴上數次晴旭現巖松之項清爽澄徹見一店在田間間地名土人曰一軒店前繋馬一匹與齋曰此名一匹馬永覺曰何也曰地有一店即名一軒店例當然而已店有數女閑之絶倒行一里路属山脊巨松數十夾路路之左右地陷一綫深數丈如川而無水川尾一步下一步〔而一步〕廣一步左方則見昨日所遊油壺以西之海右方則見鳥啣山以東之海余視其地形久之疑往古海脉劃斷此處三浦岬不属大地別為一島也永覺曰聞此地元分而不合處十餘丈二百年来埋土石補縫其間而作官道矣松側有店入問地名曰引橋昨日探城蹟舟子語曰此東二里有引橋村道寸與北條氏戰家橋壓上待敵半過撤橋先進者殲焉誠名引橋矣邦人謂撤曰引舟子所謂即是也與齋休店余與永覺先行三四丁道右有径永覺曰走浦賀者舍取右径余以浦賀地理屬左難之偶遇来人問之曰右径可惡與齋不知何俟之見其笠影

乃大呼而入径行二丁四顧不見知其從官道却步望之果然撤傘招之至東行三四丁萬松夾徑徑脉稍微蓁草沒膝露透行縢屢咎永覺謝曰負道亦生路咎在向之来人也行十町許稍左下出于大路本陰生涼村家三五散據山脚水田數頃遶焉問地名曰菊名東行穿両山之際沙路無石村家斷續皆門外列竈烹海鰮採膏臭甚稍左折而下則出于海濵白沙没踵就瀬際濕處而步海面無波曖烟四合房總諸山靄霏不見右海左村落岡隝而北行十餘丁

大舟小艇陳列沙步不知其數愈行愈多或數舟銜
尾横東西避之而行乾沙入灘東行潮頭没股者九
數十所側見魚籃如卯山奥薰遠近沙涯彎曲趨北
行不知不識東移經下田宮津久井長澤諸村初不
入村而過嶋上宮道則在左方青松中相距可百步
松根白沙瑩然頗似舞子津景象松外諸山迢迤往
往出水東流入村落時見石梁板橋壁之橋下水廣
可五六間而視其入海處潺潺如幕深不及踵皆可
蹄越蓋水至沙上伏流也承覺父說曰長澤村口有

先屋宕是憩乃投馬問路程曰三浦至此三里此至
浦賀一里有半矣偶有馬夫過呼庭之後過諸濱七
八丁左折入山際樹陰蓊鬱不堪衣寒地名野比水
田冉冉趁山頂頗似防長藝備諸州四山遶基北行
上阪而下又上則下見平地東西可一里有半南北
六七丁稻田每每青黄如繪水光一脈自東隅入余
以爲川也馬夫曰瑜也海尾里餘皆新闢而已下阪
入村地名八幡人家數十間見巨廈馬夫曰是皆闢
田致富者北行至村尾二橋相接橋東海水圜圍如

池塘深不過三四尺橋下設閘二所橋左川廣七八
間海水通焉兩橋相距可二十步中間有一墓面書
南無阿彌陀佛文字馬夫曰百年前土人築堤遏海
此橋則堤也初堤屢壞不成巫之曰海神欲用人焉
於是以五十金募人安房有二嫗年過七十擬佇佛
曰吾餘命無幾且爲兒孫之羸矣出應募乃作櫃容
嫗及食物數種櫃蓋穿一孔卓長葦焉以通呼吸之
氣嫗曰吾當擊金咒經以候命終金聲絶即下土既
而金聲不絶七日夜至八日朝絶乃埋之而後不復

壞此墓即是也墓背細字數百甚記其顚末云余在
馬上以近視故不能讀額二子遠後不見無以質其
虛實矣橋北又有村名久比里人家盡入山際上一
阪而下則人家自坂麓起即浦賀也下馬休一店二
子及馬步過街上東行二丁左折有祠揭書叶大明
神自祠前東折數十步出于港上環港皆山唯東方
缺而海水入焉港東西廣可五六町遠北張可十二
三丁巨船數十方泊左邊海門一山峻而峭倚右邊
山腹有砲臺臺西北有奉行館皆綠樹蔚葱形勢雄

壯衛唯一條彎彎西港之兩戸可千二三百櫚蓋屬
衛中央將左去時向東左即北也主故不違觀右邊砲臺及諸
備衛之狀嘗聞官法西制之船受浦賀尹檢査〔察〕而後
得入江戸故浦賀繁華也今日北風無西來船頗寂
寞昨日永覺父語余曰江戸海形以安房上總為左
嘴以伊豆相模為右嘴兩嘴之間日狹隨廣至浦賀
復狹邑蓋浦賀東畔總是暗礁外突之船欲入江戸
者不得不入浦賀而過砲臺下故浦賀海門咽喉最
為重鎮亦天之所以設險護吾國家也今觀地理書

如其言迨自祠前北行七八町右見一橋即港尾也
來路為西浦賀橋外為東浦賀不渡橋而西北行人
家盡入山險炎甚行七八丁地微上兩崖忽逼僅通
一二人叢高樹茂奇香襲肌有賣茶〔茶〕程要余憩梨行
數十步微下崖開北見海炎加劇又行四五町村名
大津西折戸戸曬魚又鼓鰍紋鰹肉而抹膏惡臭使
人暈惱路右一店名銚子亦永覺父記所載投焉命
食聞大津至金澤陸行五里而遠海行三里乃買舟
隣室有估客五六名來謀同乘許之其上牌白店後

上舟舟子三名鼓櫓西行時風死海平如油秋陽赫
赫海光倒射舟騎〔篷〕障皆汗湧咽燥呼苦熱苦熱之外
無復他語大津之北相距七八丁有一峽名猿峽圍
可四百間老木刺天崖邊崎嶇行數丁左方連山環
匝皆卑而多緑樹時見奇巖右方望豁總武諸山晻
靄如乜唯見一帶蒼青横斷南北即金川前畔陸嘴
東走四五里者也行一里有半過來舟舟子請移焉
許之並平慣煥櫓焉舟則似是為怡蒞方一峽崎壁
臨海漢巖巉巉左如峴有徑扶欣望之如大深廣栖

行里許經夏峽傳野峽別春時舟中所見然未詣其
地上岸人家數十北行一町許怡其誤路西折步外
湖詳春時録堤上有寺庭中松枝橫出侵堤編身而過堤
右多鹽田處處截堤通潮上架獨木橋田外群松成
列即春時山上望而賞之者近觀平平而已堤下潮
落水深可三四尺雜魚亂躍行六七町堤盡入街渡
雙橋投東店時申下牌也　今日行程十里巨浦至
浦賀五里向東北浦賀至金澤五里向西北　輿興
齋謀將報田中武〔通〕玄忠恐其煩供給不決終乘之曰

集輩自王浦岬歸過貴境告恐公之枉佚給也不告
恐公異日憾我不情也兩結不決已而謂明陳我情
而無煩公最為上策故有此豪夫我意在告不告之
間則公義亦在來不來之間有事不來無事則來唯
公意切勿舍事而來故布腹心通言來將飫渥余愧
謝不可成下牌去　所寓之室在湖上月出湖面四
無纖翳月光滿座湖光上屋梁清凉之象淨目洗心
比諸畫間舟中逕照若燦之相去殆不可同年而語
亡予軒聲如雷余得變眠屢下步于湖上復堂又步

終至天明

二十日

余將幟燈館人已具食乃上途渡雙橋更北行即熱
路也宿露濛昧濕衣如雨過晨耘者曰客蓋廬馬而
至程谷予問直曰五百錢曰三百五十錢何如耘者
俛頭沈思良久曰可問其故曰秋田夫一朝廢耘不必
減粟一斗也且往既得三百五十錢返要客亦當得
二百五十錢自卯至未雖力耘豈能當六百錢乎是
我所以沈思擇利也余謂二子曰民知居本趨末人

皆尤民然是豈民之罪乎勢以馭之也庶物價貴而
數賤勢不得不然若我御里紙棉煙草之類其價數
諸二十年前加陪有半而都會則更復倍矣稍數價
我御賤而不下一升七八十錢都會貴而不上一升
百二三十錢蓋以人力勞逸平準應物定其價直數
價一升二百錢以上而得適當然數價一升二百錢
則天下驗然故官制數價不許暴騰理固宜爾然庶
物之價日騰無檢束奸利而來多利哉何如漭來誰
利之視而包桂識官怜儉身而實納價蓋有愧於此

也惜乎毒尚富估以術豐長官詐陳利害百方誤之
故物價之類屢立屢廢終不得行矣吾以耘者口擇
利二字概卜今世之民風嗚呼是誰之咎乎耘者曰
奴將牽馬至公佚我於能見堂乃至堂休外湖程湖
皆在脚下藩露搖曳湖面遠近明昧水見嶼隱如晃閃
如微花如笑眉如渺湯倏忽萬狀不得品定姿也昨
日舟中一估客大醉曰吾雖俗子知金澤八景之名
不雅矣首曰能見堂能見是何言蓋言宜觀也字義
且不識何怪其名之不雅乎余奇其言將與語客又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八　四一

曰次曰野峡夕照余聽之夕字以訓呼照字以音呼
乃知其音訓且不辯而唯人也止已而客亦寫東店
棲上夜深余與永覚作酒令永覚善睡余戯曰常眠
永覚師永覚廣曰或濁滄田川言未畢客自揮呼曰
在西東店子店在湖西余益奇之又謂畫閒音訓之訛使
自稱俗物則可悲也欲呼之然以更闌不果過雜式
前田諸村春日見櫻今則柿實般紅照映遠近入程
谷下馬歩行數町又雇馬逢金川將林石埼亭見舊
馬瘦門閥之主兵衛狀頗番豫波代者首請二十五
騎為一隊凡四隊每隊隔一日程而來也投玉川店
比出霧全收炎甚余先行傳川壽日初過午皆二
子歩行最暑醒驛四二店而俟良久至曰汗流如泉
不能復歩也蘭驛以番騎將宿拒客終投驛尾一店
室狭客滿婢僕甚不敬皆恚悔曰此家不堪久居命
明日昧爽具飯

二十一日

昧爽起館人不應辰牌始具飯永覚罷題狂詩壁上
詣主人而出天晴有微風暑退於昨日林藤田梅莊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八　四二

主翁年七十餘書和歌短冊丹箋猶贈客余亦題一詩
酬之至品川風止炎如昨日未至高輪二町路右一
店名駒谷投焉命酒肆能誦唐人絶句出扇乞字為
書一絶使永覚授讀一過上口將買舟使店人問舟
子曰若無陰則止舟子曰有午後自店後門出至海
口入舟無蔭罟曰何無蔭謝曰將揚帆帆當有陰比
風方勁而舟向北知其實言叱之然無及也傳永代
橋西畔以多泊舟不得近岸舟子上我輩空舟而去
將舉岸而上有短柵焉自柵津出二子鵝小不碍余
以筝故夾于柵緯不得進退所之而過申上牌帰家
信良口述十一日後事如左伊豫松山醫士毛利
良平來請受教十一日事春山來元正姑送蔘子堀内忠
謙川添箕之丞來十二日事孝臧來土佐人上岡方翊來
請使其孫受教十三日事菊池溪琴八月二日東至松園
松太郎嶺田右五郎來十四日事康平送米二十包十六日事
元八來十八日事津川謙助毛利良平來十九日事訪松園

二十二日

東永覚又　午後永覚父所送衣具及者至作東謝

之　腰痛復大發　川添甚之丞來告別

　二十三日

栽寄岳翁家遺永覺托諸比爲次　武田吉意古言改名

膂矢島良竹來請代草庵爲學僕許之　東廉平研

藏送乾魚又栗孝藏　廉平來致大人南陵兄六月

二十五日七月十三日東及藤田平次兵衛來大人

封中有範次孝之助東及大人答誠齋冲齋東

　二十四日

挹利喜昇來見　遣在助送乾魚於誠齋並鰹大炎

東　遣元敬於川添甚之丞詩贈送詩　夜外石來

留宿　研藏送藥　服松園藥

　二十五日

服部子使人來送大人八月五日東東曰姑氏妙喜

尼公以七月二十九日下世壽九十二我家王考年

七十時吾甫二歲矣爾後六十有三年年七十以上

者繼踵與絶客年叔父没今茲姑没我家中衰年七

十以上者始絶而吾爲最長年六十四矣亦怫然自

懼客冬以來祥遭大喪不堪悲哀唯祈天之早悔禍

而我輩力行之能致福耳余按姑氏王考第三女先

考妹也嫁同里石丸氏有男女子孫若干余猶追識

其良人石丸氏初家道頗豐後稍衰替子孫亦夭絶

姑氏煢煢無依白首歸于宗家宗家後園築環堵居

焉内外子姪婦女奉事如母姑氏夙罹艱厄每與人

語常有嗚咽悲歎之態余遠歸郷必覯然聞其注

聲僅一拜即出及出郷亦恐傷其心不敢面別矣姑

氏有孫四孫助一兒春太郎聡能無類覩風不羞十

七八每奇遊江圖而不歸我回在當歳倡象戚白丁

面年餓死浪華余急諸友物色不獲姑氏圍鍾愛之

且托於數珠於佛前祈其歸每諸兄及余自上國歸

姑氏欲得孫之音塵必聞之余輩無辭以答之輒詐

作好信曰彼今作事爲匠任劇務不能歸省候某善

謝太大孺人姑人大悦後戒告以婚倡家乃詈曰不

肖奴辱祖何不速死乎然私祈如初不敢復問余輩

其苦心可想先考臨没謂余曰吾没善事吾妹而姑

叔之没諸兄子弟皆左右執養余獨在遠不得遵遺

旨飴時勢所然不無憾也我家不知祖先所由出六

世祖曰淨西公其生年月未詳然以高祖曾祖王考
先考姑姊妹叔父皆年躋八十九十推之其壽必不
下八十其没在貞享四年丁卯逆推甲子躋八十一
年為慶長十二年丁未距今茲弘化二年二百四十
年矣而至姑叔僅五世大昨年余詣松埼慊堂曰某
家自六世祖至某殆二百四十年而累甫三十七姑
叔猶存慊堂大驚曰五世二百年振古未聞即親獲
筆記之嗚呼姑氏没先考同胞殫而我家五世斬矣
君子之澤猶能延于後世乎六十年來家絶七十者

始今日則其兆似已顯然已矣哉竊思我家淨西公
以來隠於農商無顯功名蓋有隠德故皆壽憺樂
福至先考益殷子女十一人現存者猶六人而大兄
首以儒起家仲兄亦有聞諸侯余最季最劣猶且偷
一時虛聲則祖先得於天之厚可知也天不可恃五
世之澤既斬則豈可不畏懼努力以圖所以似續先
福之道乎大兄叔兄無子仲兄季兄及余有子無子
者雙壽有子者皆衰老天道乗除固不可測也我家
世世不過中人之産先考以後雖不加産然家聲播

四方我同里數百千家不乏富豪然清福莫及我家
者則我既似太過除恐亦將在焉諸兄皆力行克自
樹立獨余無劣而竊幸得濯豈可无畏乎余於姑氏
之没仰念祖先俯懷子孫惶悚不能自已書以備異
日之警戒　宗菴出塾　以姑氏喪持齋令塾生退
密三日

二十六日

定五郎來予　宗菴來　為求覺文書屏風

二十七日

誠軒送酒　晩訪松周話次誠軒至乃追家誠軒來
為余議去留從舊變先是余為粟屋隼太作字來致
誠軒見之曰太好太好乃贈之　九山乃頃者來請
買余家不值

二十八日

毛利良平來請九月朔入塾　大風甚雨而雷鳴本
年多悪候然今日為最窓戸悉掩終日如晦使人不
堪悶

二十九日

辰下臈風止奇炎如夏　孝藏来　龍壽大人南陵兄孝也範次龍護惠聞大熊女叔東分為二封一書大人一書名龍護名　春山来飲之宿

九月朔

受諸子賀　午前與春山出廻獄舍東畔而西折將北行渠才修橋禁人来往乃西行北折又東折至阿玉池訪佐久間修理不在視其室塵埃不掃槍銃甲胄狼藉于圖書間想俗可知出至府内郎側春山別独吾儕訪刺客齋藤弥九郎也余初磨年飯焉既而

越件坂直西行四五丁彌九郎氏在焉聞春山春山引見主人主人大悦供酒九年前見主人於蕭堂君席上今也形容頗老擊劍名世然甚重儒生使貝門下士皆讀書其子某見春山既尊喜起之而出訪巖名昌山話次有一俗客至乃借紙燈出至麴街春山別去訪服部子不在見其妻托昨日所載二封東出至赤坂門側以闇黒不見四邊誤左折廻紀邸行一町悟乃迫過大村邸前入櫻田門歸　鎌田右五郎松太郎来藏来不値　毛利良平入塾　元叔日今日松太郎話曰我門生甲年十三昨日父母兄弟皆出觀劇留甲守家甲依獨居拓岡邸乙乙年二十七八夜半乙歸其家打戶甚急呼曰我斬怪矣我在甲家而眠覺一美人坐側求歡我知其怪殺之又用起察友數輩告之相牽至甲家見甲被剥卓刀其背而夫黄昧皆愕曰乙狂矣乙視之惘然自失拔刀甲未殊請杉田立卿治今朝猶活恐不及夕乙固非狂者蓋為狐狸所魅也

二日

東識新毛酒　松岡古春来　研藏来致蘭藥施錦志伊奈此藥善敵閘為永覚父贈之　大雨

三日

遣左助贈村田順藏線香大昨日聞其娘死服部子室所話故也遂送巖永氏紙燈　使永覺發余寄其父東及書六紙藥一包于日本橋佰船　嘗約永覺候舊變未下悍携之出訪蔣塘又要之至瀧側店入浴且飲食焉蔣塘先去黄昏出東行至松井橋南折渠水溢于街中路勢西高其未没者一尺許僅不脱屐而過

至正覺橋路無不沒處乃上永覺背永覺弱而余重
行十餘步氣擇籬根見石角處使余蹈之而休如是
七八次至鐵軒氏主人不在酉下婢歸見供酒話曰
本年七月神田某坊巨商某家人甲為主家赴深川
促債得金三兩晩過兩國酒店飲甲固愿不識煙次
之境衆醉調路傍總嫁（倡立路傍者曰總家）視一婦殊色容儀
嫺靜異之乃攙其袖問御何人曰賤陋之質何用見
問圖問則汝對曰我西剌裏士妻也拙夫客年坐事
失仕家貧加以沈痾連歳同窮囊無一錢計無所出

妾且忍死鬻身得數百錢之資朝進看夫病也
甲心憫之曰我有金三兩以賜卿卿雖不賣身可以
支三月矣疾歸視良人固辭曰妾斷無受未識人之
惠之理甲叱曰卿何知道理乎強擲金婦再拜稽首
問甲姓名而去居三月比尹（江戶有南北二尹）命召甲主人
及甲赴廳皆不知其故大懼至則吏問曰甲汝嘗救
人乎甲曰無曰有則當曰有何必曰無乎曰斷無曰
汝猶記三月前某日事乎甲面發赤曰某是夜送金
三兩於總嫁唯是三兩何足稱救人乎然此外斷無
則無乃是也吏曰是也甲曰是何如吏曰數日前赤
羽根一喪士病數月死已葬其妻自縊殉之隣里請
吏檢之室廬無甚什而有子母刀刀鐶掛一短劄婦
人書蹟也曰此刀吾夫祖先所傳夫在手甚珍之曰
此吾家舊物吾與此同存亡吾未瞑不可一日無此
也故卷賣餘物而獨留此今也夫歿妾無子息又無
親戚義不可一日在也妾死雖當附此刀者妾三月
前某日蒙某坊某甲之救矣意欲以此刀謝之撿吾
屍者請附諸渠甲也汝已記某日事所以以刀甲賜

曰吾初不識婦為何人固無望報心受之則違初心
且吾儕小人法不得帶刀況賣之似負婦人何如吏
曰然官收之賜汝以直矣今日且退居數日復召
甲賜金百五十兩曰使工相彼刀古時名工所作價
當百五十金官嘉汝善憫窮人悉以賜汝也此大昨
日事先生既聞之乎余曰未也談至夜牌余以路濘
請宿焉

四日

昧爽起永覺同歸將近我家而見雙虹少有高低而

長相若両虹之間雲縹白色而虹紫翠分明猶鑒看一條長橋中間生章左右両端設彩欄而虹之上濕雲合日光成淡黄色霏霏如颶虹之下日光未至雲成濃黒色湛湛如沈奇甚　蘆村来飯之　良平父毛利玄伯来　聞大昨日水野越州坐事削封二萬石而奪麻布上邸遷青山下邸使世子襲位堀和州削封一萬石而讓位世子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八　　五一

旭荘日間瑣事備忘録巻四十九

弘化二年乙巳九月五日

嶺田右五郎来飲之　夜蒋塘来

六日

午前平田勇之助来　與出過泉橋別訪簡堂君　午後偕訪窪田子不在　携介石観柳原及西国諸藩邸　未下牌帰途過山田安朴　飲介石　吉澤玄龍岡部玄民来不値　永覚父東至寄寓

七日

孝蔵来　永覚補嵬于厨唆指　間瀬信之助姻加藤平左衛門東告信之助妻没　即裁弔書　発答永覚父東

八日

研蔵来飲之

九日

受諸子賀　賀松園定五郎二家　研蔵高妻寛平恭心来賀不値　山田直右衛門使人来　午後定五郎招飲松本幾之助　齋藤元吉同席　婢報諸木兵三郎来返椅之様往暮帰　東康平謝病不能趨公館

十日

遣元慎（先是良竹改名元慎）於直右衛門　許返荻原某鹿鳴吟稿　辰牌與興齋左助出将赴傳通院　至本郷使佐助別行　余取生路北行　降一坂　人家断続　地形如盤　西北行十四五丁　自傳通院東門入　展先室墓　訪勇誠于大佛堂　自南門出　将訪根岸彦次　失路　至渠上彷徨遂得其家　彦次不在　帰路食于傳通院門外店　至水道橋使佐助訪孝蔵托寄叔蔵東　渡橋入府内　即與齋別去　與康平謀家事　申下牌帰　櫻井三郎来不値

十一日

坪井九右衛門使人来　贈煎海鼠　遣佐助東櫻井三郎　昨日沖齋東曰明日祭亡母七兄　請臨　未牌携元慎　元吉信友出至泉橋　使三子先行　余訪簡堂君不在　與介石語　既而至伊東氏　僧名阜及他僧数人来　兄経申下牌客集　主人供酒食有盛饌　去年是

月主人以妻疾愈招客余携先室至識軒洞海箕作阮甫竹内玄同戸塚静海大槻俊齋等十餘人皆會矣今日之客皆昨年人不减一人而獨不見先室追思惨悽食訖與静海圍棋虎吉信友先歸亥下牌餅静海別于泉橋元敬徒歸　夜夢會客先室猶病而視事余曰卿労矣且休曰既愈視之健如生平余喜即覺（先室卒哭之後不復入夢今宵始夢故記）　夜大地震

十二日

研藏來飲之　西川元岱來

十三日

田中通玄來　未牌與松園出遊淺草観音祠自東門出左折取祠後路九年前屢來往處依稀如夢至駐春亭飲黄昏入吉原過松園所善東屋氏観劇土人立柵二行竪劃街心成川字形中間通來往之人娼妓帮間毎數十人為一隊凡二十七八隊毎隊出一車架牀其上舞者三四人或八九人絃者鼓者唱歌者圍繞車而立車前後及簷角窓櫺懸燈數千萬加以月光如畫秋毫可見車或引以彩縧巡街之左右端毎店駐馬而観店數百戸毎戸數十客皆布氈毹而把杯街心則數萬人推排叫囂車過十四五忽有人呼曰火街心観者一時擾亂防火器與遊戯之具混錯紛軋糜沸湖溢走者仆者踏者泣者萬衆千惑良久寂然則観者既悉去劇亦止而不知火在何地或曰數町外隅田之村僅燒半屋亥上牌出郭人此夜賞月街上行人影簇不異白日

十四日

昨日與奥齋謀饗田中通玄通玄曰某今日之坪井氏明旦并趁乃走人告研藏今日午前研藏至通玄不至遣長安於坪井氏促之返曰昧爽去乃飯研藏向晩研藏去余謂之曰明日神田祠祭吾欲観之然不得休息之地請為我謀夜研藏東曰沖齋曰明日虎吉等將赴神田鍋坊観祭祭事自丑下牌始請今夕來宿我家戌牌至沖齋氏主人不在虎吉元敬皆歸在壻子牌冲齋歸見

十五日

寅上牌沖齋使其門人伊東玄同導余及虎吉等男

女七八人至内神田行人塞街萬燈如星入鍋坊毎家戸外設柵禁行人闌入然柵内觀音亦麻立入冲齋所善加賀屋多七者家（家在街西畔）主人曰戸外人滿恐不見且上樓上樓主人呼下供酒杯數巡忽聞車聲轆轆家人呼曰會猿至遂上樓車已在門前車上造雞集丁寧之象其下打鼓鳴金者數人次車則獼猴也毎年是日此二車必先啓行故名曰會猿而後十餘車相継而至或模人畜或模江山日月巖石草花百物無不具備焉毎車挽用二牛索皆彩縁推者

數人車間挫々雜以舞者男隊女隊皆着錦繍或扮身毒支那人之状舞者過半歩行時見衆車者又見車前列數十百萬者（萬者見巻年瑣事録）皆均服同聲而謳不辨何曲唖々衆々凄楚悲壮車數凡三十六七比半過神輿至乾搶劍戟凡百儀衛甚盛祠官最貴者乗輿其餘皆衣冠乗馬雖牧圉亦素衣着帽宮卒貫入前後扈從者數百人大抵前車後車相距可三百歩然有時咫尺相逼又或隔十四五丁矣街路極廣然人頭稠密不見寸地主人樓上窓脚太高不立則不能見同立者百餘人皆婦女余與玄同在前玄同體笨而長衆婦屢詈曰公何不低頭吾輩毫不見也爲不聞不奪屢恨甚挽衣殆欲破乃謝曰父母生我不能如諸姨妹小我未如之何諸姨皆笑而止樓下客則數倍樓上柵内客又數倍樓下柵外之人則無數人氣燈焔相蒸生暖加之風死雲合汗流衣上初三四車過則天明辰下牌觀三十三四車主人引余飲其妻見曰奉性息人勸讀書克己席欽名儒先生辱臨顧乞書一紙余白諾酒促數行視左右無一客乃

肆出則街上之柵悉徹行人如常玄同曰車悉過即徹柵謝客洒掃内外悉藏器具未至午前爲平日之状江戸人氣象如是若西州人必濡滞至明日矣歸路謁神田祠休于樹陰店巳牌歸冲齋乞字爲書數十紙亦爲多七氏既而圍棋夕食後左助來迎乃乞冲齋家雛猫同虎吉歸　櫻井三郎來不値

十六日

廣平送南陔兄八月十九日柬内有大人七月二十二日柬棣園兄七月九日柬及大超寺僧寄竹田冨

藏勇誠二東又送谷口宗助東内有荒木吉次翠江
母子東　遣佐助於冲齋氏遂致大超寺僧東于竹
田居藏
十七日
研藏来　坪井九右衛門使山本茂太郎者来　康
平来少焉吉田敬藏来携二客赴柳橋南畔梅川店
供酒日没雨下佐助来迎乃別帰
十八日
藏寄大夫南陵撰園主児吾擇雄之筵荒木吉次為

門住之助谷口宗助東封之（大人撰園児入諸南陵　児封中雄之進入諸住）
（之助封中住之助吉　次入諸宗助封中）又參弔間瀬信之助東于宗
助（内封　時儀）　永覚父送塩肴　長野常策来訪　館常
策於松園氏識軒至乃返供蕎麥　平山名助来
康平来留宿
十九日
康平去　宮川祐吉東自加賀至（信友　致之）
二十日
遣婢東吉澤玄龍　白川卿人巖内兵野右衛門来

致須藤洞然東（内乞山下宗藏　洞然寄康平東）及遣佐助致洞然
東于康平氏　良平来請出塾養疾其家　研藏来
南部深民松兵衛来
二十一日
蒋塘来　小舟坊醫曲澤貞齋者来曰本年八月吉
雄修理致某取金十両而出奔某怨次骨欲跡之然
不知其處聞先生嘗與彼交願聞彼所出余因述修
理履歴梗略且曰今年正月吾惜其人絶之矣貞齋
曰近日修理所到悪跡益濁我疑其故參謁請先生

若知其居願報我　佐藤博士東曰濱街留守居番
（官名　石高）十賑部一郎右衛門君之子欲讀書謀諸我我
薦老兄為君伏我為先容若君之伻至請晤之　夜
婢大吽衆遂至其室曰鬼現益驚也
二十二日
卯下牌閑台駕遊五百羅漢（地名）閑户　辰牌出佐助
從過南八重濠至築地訪櫻井三郎不在遂訪塩谷
量平宕焉（量平為其君水野　侯出仕門不出）又訪佐野博洋主人供酒
食未牌辞訪玄民不在申牌帰　松太郎来飲之

夜廉平来宿

二十三日

研藏来爲余謀家事同廉平去　山本茂太郎来
玄龍遇修理於途帰述其状即走佐助告之曲澤貞
齋

二十四日

曲澤貞齋来䝿是白井玄仲亡刀於我家人皆意修
理然不得在巻至是貞齋言修理窃販刀剣之状乃
嘗掏井氏刀装附之貞齋曰我済深悲許修理願尋
刀所在而甘心爲招松園而略貞齋　将会廉平研
藏謀家事午後携佐助出訪廉平使佐助促研藏来
至與廉平出至隣坊某店佐助来報研藏俟于筋違
門内乃并携之至信濃屋甚七家與飲且謀酉下牌
別帰

二十五日

戴寄頻藤澗然来遣與齋批諸巖内兵野右衛門
祐助父秋山南兵衛来送金百匹　寄瑣事録及詩
集

二十六日

浄界師来　春山来話次研藏至飲二子　東廉平
瀧右衛門来送米五十苞先是余恐明年饑與廉
平謀假府内邸米二十石　與松園元敬太郎訂詩
集　山本茂太郎来致坪井九右衛門言曰本月晦
欲奉拙以多呪辞廉平将以来月朔帰府内余将托
寄郷里諸物爲故耳

二十七日

跡相斷藏特解齋藏新齋兩朗朗精解泰田爭於犹
生許謀先生家事故午後訪信濃屋甚七遂至廉平
氏廉平曰某将赴東叡山夜深特趣　折川岡直三
郎来訪　酉上牌識軒来招松園略之少爲沖齋来
戍下牌俟飲松園沖齋圍棋亥下牌廉平来乃供酒
無子與廉平謀勸余納妾廉平曰此事委僕僕有母
晨置寅上牌三子去廉平宿

二十八日

遣佐助於識軒氏而返日本遣厄紙事北邊紀聞三
國通覧　遣佐助来廉平沖齋研藏　良平来　午

前堀内忠龍来曰近藤五郎左衛門欲導先生及野
田希一遊向島有菊使某告語次誠軒氏俾来招信
友信良余将出乃留信良而遣信友五郎左衛門希
一来乃出忠虵從至牛祠忠虵指祠南一店曰誠軒
先生在此中飲余與忠龍入見之誠軒及浄師信友
等十餘人在焉将出誠軒留余曰浄界不飲我子女
亦無飲者信良不至僕不堪獨酌時余飢乃謂忠龍
曰君先與近藤君往我将追君不知何処而可也忠
龍曰難預期姑尋有菊処而来與誠軒飲食移時出

誠軒使信友從自祠前東行過有店二所尋忠龍等
不見益東行有秋葉祠其側一莊叢菊模冨山狀白
菊作雪黄菊作雲而青葉作山甚巧祠前後地蘇草
蓁頓出静徃々見假山池庭又東北行過數莊看菊
終登隅田川堤堤及田間村際遊人如雲至木母寺
南畔不見忠龍等余謂諸子亦嘗飢恐不遠行而在
牛祠前後酒店乃南過周搜有店終不見休于牛祠
西畔假店移時自祠外望見人聚于祠内一隅喧噪
異常怪問之店女曰祠内有一大石其内嵌空俗傳

聞地獄鐘聲遊人皆附耳而聽數日前八歳児近石
石忽仆壓其頭而死妾在此處親見其狀矣亦彼觀
沿渚日數千人祠及為是繁喧出店排徊堤上遇冲
齋氏僕數人亦與主人相失而求之也時遊舟數十
倚岸與信友尋誠軒所乗舟未得忽見浄師少為誠
軒至時日將没乃棄其舟而至元柳橋出歸家　康
平使信儀屆巷七携信儀向閣婦人平野施氊者来
飲之贈良與為　研藏送豚肉
限[illegible]余千兆

研藏来　施氊改名敬外入稿曰令妾余遇以俾
晴
櫻井三郎来　截寄龍護恵聞石舟五岳有臺鞭次
東文庵寄大人南陵見諸物硯事編一巻詩集六巻源容託一巻三字經一
巻陶枕一右寄大人紙欧名言三事忠告梓荊要覧枝氏心鑑一各一巻錦繪三葉茶碗一右寄南陵見又
寄鉄之助試鑑一巻　簡壹君至松園氏使介石招余即徃話移
時而歸
十月朔己丑
更塾生賀　如應聖像率諸子謁焉　召介石識之

遂留之供飯而與之出訪廉平托昨日所乞諸物又訪簡堂君話次宦田子至引余至其家與諸戌牌歸家

二日

栽寄大人南陔椋園二兄平井十兵衛晰屋平右衛門藤田平次兵衛河野亀太郎古谷秀平東　諸木雄介送酒　夜吉田敬藏來

三日

栽寄南陔兄封寄　御留守居番服部一郎右衛門君使其臣高賀泰助來曰願使賤息受業　申牌替叙日來所栽諸東訪廉平不在托諸奇平而出歸路過詳慶橋鮓店　廉平來不值　蘆村來告別不値

四日

奇熱大風　東識軒曰明日當先翁忌辰請使眾公臨　栽寄朝長周平江頭官太夫東　午前携佐助元愼出至兩國橋買菜元愼去焉遂至甚七氏贈金百疋又訪廉平餞金二百疋廉平供飯出至聖堂側使佐助召孝藏至使之導訪佐藤博士不在遂至御

高門外旗下諸公趨學者騎馬旋搶塊塞路上風埃如雲貫鼻塞口一時人叫馬嘶囂騒之状耳目眩惑欲往到蘆村孝藏曰風勢如是必不能至也孝藏去乃返廉平氏頭痛甚令佐助雇轎夫過神田和田庫倉諸門至大村邸訪蘆村托寄朝江二子東蘯小菊紙一束訪稻田阜人阜人新娶見其妻出風始止江戸多風然猛威如今日亦所希申下牌歸　夜識軒來話曰官出鳥井甲州於京極長州邸褫其祿三千五百石其二子久五郎甫助黜為庶民出司天臺渋川六藏於臼杵侯邸褫其俸二百石斬金座後藤三右衛門譴柳原主計頭杜門放金田胡三郎於遠島本石河晴之丞滄中二右衛門為庶人甲州屬吏佐藤俵二郎原宦右衛門東野市平小倉潮五郎或放或幽

五日

淨喜公忌辰作齋十餘種招淨海師供之與齋與為山本茂太郎來曰九右衛門使某曰明日請早臨　栽寄南陔兄櫻井一太郎小竹翠江諫山俊安東

遣元噴枕諸廉平又令諸子作送廉平詩而贈之研藏將同余送廉平來宿

六日

子牌蓐食丑下牌同研藏佐助出過通衢至高縄天船湖海上無波紫霞氤氳少焉霞散旭上其脚未離海倒影在海灩々瀲々上下有二日迫離海則倒影數湧紅波滿海昨日與廉平約會品川驛前騎猶早謂來急至如投一舖買食留佐助俟廉平爲送海灣寺觀楓參寺未霜楓色斕斕（畔烟客来年状録）蓄淺絳靚（勝粧）客年不見當山參觀則新雪太鮮殺入神爽閒話良將來觀乃走出逢轎子問何從田內藤侯送以謎迓至右泉亭側逢廉平康平導入一店設餞筵數盞（吉田藏以下省姓）瀧右衛門其登右衛門信濃屋甚七生方源（藏）等同席余與研藏以將赴坪井九右衛門氏見餞廉平命二轎送余及研藏余轎夫疾走午前至荻部訪九右衛門九右衛門導至本原源右衛門故宅俟余有盛饌既而副田攜上主人仁保彌左衛門見（藏失）（人）飡頭然渾粟廉卑太赤川喜兵衛（伐）寺抗福原與左衛

門（御用所役）梅田九兵衛（筆與）祐等來見或圍棋九右衛門俟給竭心余過飽殆不能言請余席上賦詩余辭若請乃使主人吟韻與阜太圍棋此畢得一律（官居亦出純宏）（浮若煙靄延客論生盡分曹品妙香寨梨甘似參鮮膾白如霜厚誼真難畏深尚倩鶴）子牌辭九右衛門使轎夫送又同阜太贈菓子二筐研藏送至宿我家

七日

我太郎（山本我太以下省姓）郎來爲九右衛門謝（於）研藏去造佐助寺研藏氏及府內御退散詠來九月一過東南陂兄九月十三日東　淡谷淡龍來先是與誠軒謀見簡井紀州誠軒爲請淡龍淡龍元事紀州故也

八日

藏寄大人南陂兄廉平東封之表書谷口宗助名遠元噴發諸卿夫島佐氏　午後携佐助出訪高尾不在乃書二十字粲上而去（宮々都市間誰與話心曲屢至不相逢知君去看菊）出門數步遇爲從至其家訪忠龍謝前日看菊之樂伏忠龍導訪近藤五郎左衛門主人供酒米澤士人須田多仲者在座因相見皆分韻賦詩余得麻（市不入屢）

卯中家寿午相過至日斜一局戍棋一盃酒好於墨水看黄花日洪肆訪坪井九右衛門研藏在座主人供食賦一律贈余氏牌肆研藏別于江戸橋　岡直三郎来不值將葺屋召七五郎議之不决招松園謀之　良平来留宿

九日

浴謁辟遇蒋㨗携歸供茶　孝藏来　七五郎友吉来謀葺屋件　良平去　服部一郎右衛門君文子安三郎来入門曰請十一日臨　服部子来飲之就寄南陔兄東封之外書廉平名又封之外書谷口

宗助名發諸卿夫島佐氏為服部氏言也先是日田丸厓與一等犯法官將召之南陔兄憂之謀諸余使余告服部子矣

十日

巳牌携佐助出至卿高門前叶孝藏出欲要之觀菊肆曰諸生察出門者有定額今日額満既不許一人出也乃至傳通院展墓過見樹院召勇誠為自寺東門出取春時過處之路至白山祠前祠方有事衆人鬨喧乃徃而觀北行上磴數級入門祠前庭廣光木参天設劇場數所自西門出於街中北行二三丁西折行數丁街路稍隘人家稍少左右皆種樹家間街名曰小石川七軒坊遊人肩摩自東家出者入西家自西家出者入東家或自南隣出而入北隣自北隣出而入南隣九有菊家懸招牌或曰正月或曰上巳端午七夕皆以菊摸今節之嘉儀菊状詳客年日録故界不堪俗昨年始見為奇今則厭之蓋人工甚過則俗物皆然投一店食麦飯出北行十四五丁入巣鴨又入染井菊状不異昨年益覺可厭唯一幹高五六尺花大

如拳九七八百朶延袤可一丈色白如雪又有一幹黄色而花數廣長相若者是為奇觀歩街中十四五丁余謂將出於駒込也而街盡見野店大驚細視地理即客年屢過至板橋之路也蓋迷向背誤西為東故然休樹下茶店間日晷曰始過午矣乃取田間小径北行日暖如春遠落近村紅楓青松斯然如畫行十五丁出飛鳥山傍即九年前與龍信同遊處地形已忘西行三四丁入大井村地勢少上入岡際有一祠巷出藪以為稲荷祠偶見遊人問之曰權現祠也

稲荷祠則在此西數丁之外乃取故路西行上岡樹間見一徑左右有石燈佐助曰是必稲荷祠也余曰嘗聞此地繁華恐非是也西行數百歩地勢稍高不見祠乃返取小逕西行數百歩老木環匝蚴如黄昏出於稲荷祠側徑北別有官道直通祠前而道低於徑數百歩故初不見也歸過飛鳥山烟晴氣澄遠眺甚佳遊人過半仕女忽有一簇遊人怒鬪其為主者四人其餘盡散之其鬪者忽止鬪而脱帯裸體将進傍人比其脱帯自左右止之蓋無心於鬪故設容氣

以待人之救也喧呼良久然無傷者東下出於官道亦往年所過疑飛鳥山以東往年猶多樱林而今盡闢為田蓋三四年来新政所然也行二十餘丁至道灌山入谷中過天王寺中捷路右一店食飩過上野至冲齋氏不在見其妻及研藏食爲日設訪大槻俊齋同出余訪簡堂君出訪窪田子不在復至俊齋氏主人供酒見其妻及長州人宗菴（失其姓）亥牌辞帰今日歩程六里餘　岡部玄民岡真三郎来不値

十一日

昨夜服部安三郎来曰明日午前詣臨今朝遣元愼答之曰諾　勇誠来乃附定境東　至服部君宅（在[illegible]巻水卯後）時午後帰　夜研藏来

十二日

山本我太郎来　諸木雄介使人来　太郎祖母來見携太郎去　岡直三郎来飲之　窪田子来供蕎麥

十三日

信良告興齋屡出入令妾窒恐生姦慝乃責阿嫩使

使（姪）助送之（送）其家　熊坂適山来　服部安三郎携其甥姪三人来受業（以後不少記）　服部子来曰欲議丸屋興市件請来　柘松園議家事　識軒送鶏　元正有病遣養心告元節（岱）元岱来携之去　介石来

十四日

藤井品一郎来　召信濃屋甚七誅阿嫩件　永覚父来　瀧右衛門来　婢繁曰既息數日前出不返今日隣里周捜未獲　松園来啓謀家事曰某鞠婢及塾生皆曰令妾件雖未至乱然性行無頼可知枕

此件逐出為妙策但恐誠軒不可也

十五日

以將之麹街瘵諸子賀　昧爽將携佐助而出教曰汝常後我而出使我俟門外是何理今後莫後然曰諾余出以為既從矣西至芳街回顧不見俟之久不至乃返呼元愼元愼走追佐助而返曰北野在高沙街余曰汝慢甚速退謝不可遂携元愼過和田倉門至大下馬諸侯各備儀衛以朝轎馬搶攘數百千隊賀畢平嘉觀至服部氏主人供食議與市件既而出

至山王門外使元愼訪草菴于五島邮不在至霞関訪松岡古春午前歸　松園來謀家事　招誠軒告與齋無狀伊藤玄晁來賠誠軒因相睨為余意阿撤軽佻彼來必乱我家不如黜之誠軒以事屬曖昧且信良告愆也固請赦之曰與齋我師楳齋孫也先生若放令妾與齋不得獨無事矣彼落法嚴醜聲一播或將奪歸削籍是豚兒滅我師家也先生請察愚衷且豚兒亦曰實不至乱但恐其漸故告也冀為我枉赦之言畢泣余不得已曰諾

十六日

山本茂太郎來　裁寄大人南陔兄東　携祐助至叢坊服部氏余授安三郎句讀令祐助授三子（其姓名未）門既而一郎右衛門君出見為講論語　澁谷淡龍來不值　林洞海贈酒肴晡前研藏偶至約飲之草庵來令之執庖事未蕎簡齋君携介石至誠軒松園亦來為與齋謝乃共饗之皆歡戍下牌散　遣長安東淡龍約明日訪筒井紀州

十七日

寅牌先走左助告淡龍而使長安導出門月色太清美至浜華街謂長安曰子疾歸令婢収坐中諸物彼來良久喘至曰衆狗圍我幸而免至八重洲過荳街南折趣地藏橋淡龍家在路左主人已起而俟其母見淡龍導自鍛橋入出櫻田門入麴町枝葉店買沙糖漬一筐携之自第四街北折至善國寺谷筒井紀州邸在焉淡龍携菓子先入少為出引余見公公年六十餘容貌清癯辞氣温雅而精神駿發余一拜訖請曰某近視不用眼鏡毫不得見公神彩公大笑曰

何用請速掛之既掛乃使余前席丈餘曰見守曰見矣曰七旬皺顔何足觀守羞羞返席賜菓子一包又許借其藏書談話移晷而辭公曰卿以後不必用相着直入我次室見近習亦可既退入次室見其臣櫻井六郎借公藏書目録而出時已午未朝食訪岩名昌山告飢既飯而出至麹街與淡龍別訪服部子主入出大人九月廿七日東附余乃裁答東副之昨日所作東而托爲中下牌歸　乃阿敬姑告其無状姑叩頭拜謝曰公若不赦使彼縊死於牛田川氏門以

齋公恕余笑曰多事　夜阿敬姑壻携敬來而謝招松園立家規令壻生男子不得入歸入室　移信良祐助忠也玄龍信友長安於楸樓移與齋元敬太郎永覺俊齋虎告於甫舍

十八日

以塾生皆移席故休講　先是冲齋以將餞研藏於舟（研藏奉其君命歸卿）招余期以今日辰牌來而午前未至户塚静海來曰某亦赴冲齋招以爲既後矣而未至何盱良久研藏冲齋未將與松園圍棋余促之出冲齋

曰識軒將來午後識軒至乃出至元柳橋上舟溯而投川口店余與静海圍棋閑窓望水東牛祠前楸紅樹青林雅媚于夕晴飲食畢復上舟黄昏至駒形祠側識軒曰元正疾病其將診之乃與出至西山氏元岱見引至元正臥處元岱曰厥兒今日差平將供酒余曰厭倦久俟乃乞肴而返舟冲齋曰且赴靈岩橋大黒店食鰻鱺移舟至靈岩橋店橋店人以肴既盡辭又至岡本店亦辭静海曰食於我家何如乃移舟甲渡而出冲齋等曰顧食市店静海不可要至其家

供食識軒以將赴病家不欲圍棋曰圍棋少不得去而主人甚欲與余圍棋使衆去余與松園留圍棋夜半歸主人使人送　大槻俊齋來不値　阿波部人生駒章三郎者諫山復安岳父也使人來致復安東

午前春山來見余輩將出直去　林洞海松太郎來不値

十九日

昧爽本所火達佐助阿太郎家　山本茂太郎來

先是命七五郎葺屋及簷昨日及今日屋師數人來

永覺欠來贈余古白槙几一欽飲之辭去

二十日

前川文藏耶波辰之助、來訪曰近自阿波至飲之偶大槻俊齋來曰請屬一生於先生矣乃引俊齋見客良平來

二十一日

山本茂太郎來執贄請受業　研藏來　與祐助赴棄坊脈部氏講如例　永覺歸鄉

二十二日

丹波人元山漸之進將同研藏發東逐陶盃於戒俊齋所屬一生即漸之進門生也　遣元慎於筒井紀州邸因櫻井大郎高坂銀三郎借啓禎野乘及津逮秘書

二十三日

南部松兵衛來告別餞書數紙

二十四日

七五郎等葺屋畢附金六兩二步東都百工雇錢太貴而其作事（御言九葺屋塗壁之類皆曰作事）甚粗以使速壊而為他日再雇之地余所居地子錢一年金十兩而昨年雇匠之費二十餘金本年亦然此地居不易如是儒醫之徒貪婪不亦宜乎　書送研藏序畢心疲乃就松園謀出遊申牌與出信友従至識軒氏主人供飯畢主人出余與松園闔棋天微雨而霤左助來迎亥牌歸　瀧右衛門東曰寡君將自府内至

二十五日

山本茂太郎來曰將訪研藏乃同出元慎從至藤堂邸偶遇沖齋曰今夕將餞研藏請臨至伊東氏見研

藏而附贈序沖齋妻見供食聞諸客將以晡後至乃出至府内邸見壽平敬藏等謀迎公敬藏曰寡君未覲之前不敢見諸臣閒廷覲在十一月朔先生以朔後來可也訪小林子徳三郎昇兵衛皆不在出邸訪窪田子亦不在訪簡堂君、君將與介石出曰兄昔同往乎余曰諾出至御成街使元慎之伊東氏傍篠笥池右折至神祖廟東簡堂君曰圓珠院有佳菊使介石先往報寺僧僧曰敝寺無菊恐南隣圓珠院也始知其誤笑出至圓珠院主僧以有客辭東下過街中訪

余蘋于正念寺来蘋伏蓄麦暮出與簡堂君別伊東氏門前而入烏冲齋既俟大槻俊齋（以下俊齋不能姓者係指塾補）

（岡齋）俊洞海伊東南溟玄晁識軒等前後至余為主人烹豬衆賞其妙既而與主人及洞海約明日舟遊研藏冲齋曰請勸塩田公亥牌同洞海俊齋餞二子遊別　大槻俊齋送㴑肉　丑下牌餞炮洲火

二十六日

昧爽使人起松園告冲齋曰（言）明日某疾不可風也余意其嗜眠既理髮浴（湯）肆而復使人告曰冲齋切欲舟

中關一旬也則答曰諾寅牌冲齋來曰舟俟于豬崎矣洞海等未至乃招松園圍棋烏洞海伊東玄晁來乃與諸客携虎吉信友出入舟西行數丁南折過鉄炮洲觀燒跡黒煙猶欝勃至濱宮側寒風剌肌午前傍品川出步街中見一店掲書長州青木研藏在烏乃入研藏既與興齋元敬浅太郎及伊東氏門生數十人在烏識軒大槻俊齋至張祖宴伊東氏門生皆在別室酒酣狂譟（譁）課甚將撤（元心）山衝之進來始相見余贈別詩一首（霜晴前路好風色勝春温聯句依良友倦遊歸故園馬蹄紅葉徑笠影夕

陽村吾亦西州客送君方斷魂）衝之進見其弟子眞下玄吉請受教衝之進田邊八庚臣其同黨送者數十人亦在別室閑宴俊齋引余見烏其一曰崎山助右衛門餘忘其姓名余與識軒興齋等以研藏難面別執觀楓海晏寺而先出楓過半未紅而脫蓋本年雨少故然彷倚岡上久之冲齋洞海松園等亦至比研藏去而出寺時風力甚壯來時所乘之舟畏波濤激打退而俟于金杉（地名在芝）乃徐步街中至高繩休于一店余以弱行與松園先去趁金杉遊而乘及烏行十餘町里舟所

要識軒同入烏儓出渠口風勁舟傾以舟小而人多（洞東餘人）十皆恐覆沈揚帆行駛戌牌傍油漆識軒去余欲傍蹇涯松園與冲齋扶興未止乃至元柳橋與松園洞海偕友同出過藥研濠歸　七猫猫冲齋所贈猶繼也氏障傷壁盜喰有肉無所不至然人以其善馴然不畏者余昨日來不在家二婢不護視蓋為人所偷也

二十七日

東冲齋告七猫件又東敬藏（吉田敬藏以下省姓）謀謀謁府內

俟敬藏曰請以朔前至　坪井九右衛門甥茂太郎
來訪松岡古春偶來引相見九右衛門古春先去
肥前鹿島人青山長左衛門來見　七五郎來

二十八日

昧爽定五郎使人來曰台駕方遊龜在地名乃閉窓戶
已牌至府内邸見敬藏謀謁公作敬藏介晉御長
手島大記及田吹玄珠玄珠二十年前在筑國見余又導余至
用人太田相馬津久井嘉助家相見二子同居既而至公
公所大記導謁公公意氣甚懇退訪小林子不在午時
歸　識軒來　至賑部君家講貞觀政要君悅歸路
至山形邸側過台駕還巨細截路不得前止焉移時
歸　大概仮齋使其門人來牢眞下玄吉來見請十
一月朔入塾

二十九日

與齋訪元正病因托送菓子　遠元慎於簡井氏返
書且套借五套　忘龍來話次來頻來亦之相見
春山來供餽托寄濱谷淡良書三紙及東　阿敬病
服松岡藥

十一月朔

受諸子賀謁亞儀如例　介石來

二日

眞下玄吉入塾　茂太郎松本茂太郎以下省姓來飲之

三日

茂太郎來　村田順藏來飲之　永覺還錙致其父
及藥地善永寺者來　伊豫西条人伊東俊助以藤
岡雄截東來見　中山道岩鼻墾生根岸雄齋敦宗
像三策東請見時與順藏飲而辭乃辭曰期池旧
吉澤玄龍來
夜松太郎來飲之　作答狄山角兵衛東附祐助

四日

白川人來致須藤洞然東　藤田廉平十月二十二
日東自府内邸至　茂太郎來爲之製朱墨及白墨
夜小石川火　截寄岳翁東遣永覺於过爲次許
托焉

五日

截答須藤洞然東遣元慎托諸白川人　東敬藏招

之與小林子來議所以作學校飲之

六日

先是與茂太郎約訪坪井九右衛門期在今日茂太郎來曰九右衛門有官務乃止　洞海來曰午後將訪前川文藏願陪往答曰諾既而復來曰前川子來在我家請臨乃往文藏及淡州人大村恭在焉主人供酒伊東南洋來同席黄昏同文藏辭出別子合北　伊東俊助來入門請學於識軒乃爲東識軒且使信友導往　大槻俊齋來

七日

介石來　近江屋友七贈蜜　夜微雨時不雨三十餘日

八日

始晴　識軒東送牡蠣　有疾心下痞頭痛　先是敬藏約今日來議作贊件使人來曰疾不能枉趨

九日

敬藏來　茂太郎來飲之　疾如昨休講服松園藥　箸池呂七五郎謹之　將之服部氏請以疾故使祐助往　使佐助之傳通院掃墓

十日

孝藏介薩人田尻彥次郎相見　藤本仲次來　疾如昨

十一日

遣元頃於筒井紀州邸因櫻井樑郎上陂銀三郎返津逮秘書五套又借五套　介石來曰某將以十三日歸鄉余曰且來宿我家　未牌與信友出左助從訪松太郎不在渡新大橋右折渡萬年橋及上中下三橋東折一丁餘訪淨眾師寓居爲話次識軒室娚

兒女至而先去謂余曰歸路見臨中下牌辭東行一丁北折行二丁又東折行五六丁北折則出于正覺橋至識軒氏主人不在其室供酒使文卿赤澤寬助陪戌牌將去識軒歸復話移時借輿地誌七冊歸

十二日

平田勇之助來　長安與虎吉鬪傷之衆大槻俊齋告之俊齋名長安返家　介石來曰吾藩禁入他國太嚴某不告藩吏而出事泄家父憂之將召某返某實不欲返昨日告野田希一希一曰吾善責藩古

賀吉村諸子且為君謀也其未知先生意故不敢屬
希一何如余曰善貴藩事情冲齋所諳吾為吾子使
識軒謀于冲齋介石曰甚(幸)甚乃使信良屬識軒識軒
曰此件不如先生親屬冲齋　既携介石出歩両国
橋邊西行過横山街訪書林和泉屋金右衛門昨日
金右衛門送示明示稗史二套故也既而東行渡橋
買猪肉數斤歸將慮食之長道平来贈介石酒而去
將飲安國元八竹下都一郎及羽倉氏人江村丹平
来別介石乃弄飲之未徹俊齋来為長安謝余引俊
齋飲子到亥下牌客散　介石及其僕留宿　伊
東俊助来
十三日
山本茂太郎来贈鯨肉飲之　大人十月十九日東
南陔兄十月朔十月十九日二束及飲之助麻生豊
助(勇名)改荒木吉次谷口宗助藤田平次兵衛東自府
内師至　介石贈帛轉送諸識軒　文次来　阿波
人生駒章三郎諫山俊(安世父)携伊佐山俊安東来(將)謝見之
玄吉誤言章三郎去　夜半春山来曰明日寡君欲
相見留之宿
十四日
夜来藏寄大人南陔兄藤田廉平平次兵衛諫山俊
安荒木吉次谷口宗助(来)乞為二封一書宗助名一書
廉平名達左助托諸敬藏滝右衛門　朝来雨雪春
山為余雇轎夫三名午後出門春山及佐助從至彦
根邸側濠涯諸松戴雪如畫入三宅侯邸訪鈴木権
左衛門権左衛門告余至於侯少焉春山権左衛門
導至侯所侯坐燕寢引見女子三人侍坐侯曰吾欲
見卿諸臣阻之故弗覯也春山曰卿滿婦人在席禁
男子来寡君恐諸臣知之故使婦人在焉侯曰卿願
直言縱論莫避忌諱春山曰公病在優柔不断知善
不能舉知惡不能黜侯曰是我所短也然諸臣每事
執先例而鉗制我我患如之何自有君孤于上臣嚢
于下之勢若有听席之人吾亦將破格舉之然其才
徳比比相似故不得已而仍舊貫敝邑偏小賢之人
材良足浩歎余曰天之賦物一萬石地必有一萬石
人才二萬石地必有二萬石人才公能舉其所知則

其所不知入將舉之公未用心於求賢而已曾子曰士不可不以弘毅人君亦然因舉古今人君而別其賢否及得失數千言侯大悅曰汝賜酒酉下牌權左衛門春山導入別室飲復至權左衛門氏同春山出別千郎前亥下牌歸

廿五日

受塾生賀如例　諸木雄介來致五号畫太郎東徹之　孝藏來賀　生方鼎齋來送扇曰今日社諸賢寺村松衛衛居顧臨乃與元徹介石約詞壯于南御

松兵衛來告別　阿敬歸家使左助送之　申牌與元徹之鼎齋氏介石後至坐客數百人不堪雜擾一客在側屬杯于余問姓名驚曰吾田内主税也余與主税皆近視故甫衆席上作書畫介石把筆然無與紙者余目一客手紙者曰盍乞彼人字其人不得已授紙介石乃書曰滿堂如蟻數千客不識期許有一韓衆將不敢近余亦與索與二子入食房廚人不與飯良久而具膳羹冷飯未熟皆罵而出從倚両國橋邊而歸　瀧右衛門來　阿敬叔父送敬至　夜松國夫妻携其婢來獻紋縮淨瑠璃使塾生聽

十六日

大槻俊齋來為長安謝贈扇　伊東俊助介伊豫西条入菅城助四郎請受業入塾　俊齋門人携長安來　為找太郎製朱印肉　介石與元徹之沖齋氏返曰沖齋為某請長官而不允某將以明日去　夜春山來

十七日

相泗及洗屋文吉以洗屋與市東嘉作兵衛東來閱

與市送歸作兵衛送中　午前介石上途余送之玄吉從至增上寺南畔別乃入寺門自御成門出登愛宕祠日曉煙晴海望絶佳入虎門訪松岡古春出西行轉右折而誤左折遂窮處有門叩閤門入焉盈門將曰安適始知諸侯之邸也謝出此行出于山王祠前穿祠中過紀尾井訪服部子不在見其室出日既晡投麹街一店食過櫻田門酉牌歸　即波辰之助送篠崎小竹來　洞海來不值　夜文吉來

十八日

吉益主税東寄金貳朱　茂太郎來飲之為作書數
紙　瀧信來飲之　夜服部子使人來問丸屋文吉
所以來之狀　南部松兵衛來不值
十九日
遣左助於文吉逆旅返曰不在　沖齋門人河内人
某來謁曰某鳳岩鄉人也　丸屋文吉來
二十日
田内主税率來名人片山理助者來見主税贈余和
歌三章又贈黑豆曰此善消留飲　丸屋文吉來致

服部氏言曰欲語丸屋與市件請詰朝臨我家乃約
文吉同往　草庵雄雙來見留宿　夜文吉來宿
截答丸屋與市京屋作兵衛柬
二十一日
昧爽與草庵文吉元愼出左助從出櫻田門將向服
部氏自彥根邸前左折過大村邸前使左助右折直
赴麴町以問路遠近草庵途別余至清水谷服部氏在焉
門外則左助俟焉曰右路近蓋三丁矣使左助文吉
在服部氏門外携元愼入為主人供飯語與市件出

訪富永順兵衛不在訪岩名昌山亦不在至筒井紀
冽邸見櫻井森郎返津逑秘書五套借通鑑輯覽全
部雅兩堂十種二套出使左助去下件坂使元愼去
入府內邸敬藏瀧右衛門見供飯福彌父子將饗于
公所亦見申上牌歸文吉送至　沖齋來屬書其門
生墓誌　夜文吉來　永覺之帶陸酏子
二十二日
截寄南陵兄東附文吉文吉去　埴田氏婦煤其亞
携子女來休　誠軒來飯之

二十三日
前川文藏來不值　茂太郎來致坪井九右衛門所
贈雲丹一瓶峪瓶卄峪瓶大遂誘余及信友遊兩國橋側投肴
店午食出過太倉前就路上列肆買器具數種遂入
觀音祠歸路又投肴店夕食與茂太郎別訪元正雨
既瘞其母見申下牌歸　助四郎姉壻京橋近江屋
松五郎者來見屬助四郎
二十四日
南至　昨夜與信良長安虎吉玄吉助四郎逑婕梳

助約今晚賽深川應神祠觀雲物實上牌起諸子出
門月色太鮮沿竃涯當渡永久橋誤西行一丁有半
却行而渡永代橋至神祠前祠門未闢逐至洲崎就
海涯列棚而眺馬風死波恬月光閃爍水面禽聲吁
應煙除殘星與漁火相乱蘆葦之中希杳出寥使人
有遐俗之想寒氣軒然兩手如氷起店人呼酒店人
燒薪搆煎皆賠而圍馬良久東天明西天黑城鼓動
寺磬度月輝成素煙色變紫萬里無雲一天蔚藍渚
涯遠松歷然可數皆呼曰快既曙何不遠出酒于店

嫗烹茶一甌而獻余曰未聞茶能防寒也嫗曰官法
洞茶異店不許相混我茶店也乃歸至永代橋東畔
余與助四郎玄吉取來路餘皆從別路卯下牌歸
浴湯罷　良埜生贈使諸子拃聖像　辰牌携玄吉
佐助訪洞海贈雲丹訪敬藏氏藤田平次兵衛見馬
曰某昨夕至致諫山俊安荒木吉次來因敬藏獻公
雲丹一瓶又贈敬藏朧右衛門一瓶出使玄吉去至
羽倉氏無將命者移時使佐助就厨下見婢因婢呈
雲丹簡堂君先是介石曰弛邊肇將以冬至邀細川
某君羽倉窪田二子及先生使某先曰視簡堂君無
行色余述介石言君曰未聞也使人問窪田子亦曰
未聞也余曰蓉池邊氏有故止也乞斂出至窪田氏
話次對馬人樋口某至主人烹豬食余及某晚辭訪
沖齋不在見其妻黄昏歸　誠軒遺豬及酒松園元
正玄龍贈糕　茂太郎來不值　夜買鰹十二頭令
信友放之　深川火

二十五日

大槻俊齋洞海贈酒肴　誠軒遺牡蠣　雪　先是

與誠軒約二十六日訪九右衛門（坪井九右衛門以下省姓）而報
諸九右衛門今日茂太郎來致九右衛門言曰雪數
如是明日夫子恐不能至請期他日　數日前約沖
齋誠軒洞海俊齋松園供蠣飯日改客不至洞海先
至與松園圍棋餘子面上牌始至供酒及飯令佐助
炊飯違余旨不熟客恐余嗔皆強食之余恥甚亥牌
散

二十六日

午後天晴日暖與松園太郎信良出訪洞海遂立兩

國橋上眺雪長天蔚藍偪山晶白界破空色衛平數
白歸橋杉雪謖甚至太郎氏其父及祖母見供酒未
下牌返

二十七日

茂太郎来曰九右衛門曰請今夕同誠軒臨　午後
携元愼左助出訪玄民贈雲冊欲訪池邊肇不記其
家乃止訪脩洋不在訪志龍主人将出乃訪近齋五
郎左衛門話次使左助報茂太郎返曰既候兮元愼
去至九右衛門氏贈以唐華墨及日田紙主人引赤

川善兵衛橋原決右衛門仁保彌左衛門聴余話伏
酒飲誠軒亦至亥下牌同誠軒出主人送以轎至日
比谷門誠軒先去余為轎所搖歸家大嘔　藤堂凌
雲来不値

二十八日

塩谷量平来　竹田冨藏東取所借魯西亜志　洞
海来曰欲陪訪前川文藏以病辞　祐助有病使太
郎代之服部氏

二十九日

先是杉田立卿卒其家秘喪數日前松園告諸余今
日始弔見其子成卿賻以粟子（立卿㽵士也昨年屡往還欲宴本年以病故久不相見）遂將訪沖齋路泥波履过田而擇乾處過横
山街及新橋至沖齋氏不在其妻見余見几上筆墨
精佳乞紙作書未畢主人自外還供食茂太郎跡余
至相見焉午後同沖齋茂太郎出北行茂太郎欲要
余遊池端沖齋別余以北風方烈難北行觀茂太郎
南返至羽倉氏茂太郎曰吾未食乃別見簡堂君君
有不豫色曰疾起難出乃返訪崔田子不在出訪坪

次兵衛亦不在歸路迂廻數町申下牌歸　良平来
宿　孝藏来不値　仙谷一東送吉澤雄之進東

晦

遣元愼送雄之進寄誠軒来於誠軒　遣左助贈平
次兵衛業子逮招崔田子平次兵衛送谷口宗助東
杖之有大人南陔兄本月五日六日東及藉次東崔
田子辞不至　平次兵衛敬藏携手島大記及隅牧
右衛門者来見飲之夜去　誠軒来謀我家事　初
元愼之坪井氏余出二百錢囑之曰今夕有客吾子

帰路過蛤街買蠣蠣鮮新爲美須命漁人故折之曰
諾曉帰曰蠣大重其殆不能任唯買半而返余曰吾
子必并売買之不亦迂乎元愼曰某唯買売而已余
笑曰然則更迂矣何以供客乎元愼惘然自失先是
佐助聞塾生言火時無提燈者多被打傷會午時大
乃點蠟燭而往玄吉従余至府内即余脱衣玄吉既
服敝蔵衣而帰敝蔵意其僕將還之玄吉是往而謝
於是塾生作負蠣點燈収衣図名三痴人

十二月朔

令塾生修聖像　西川元泰送赤豆飯告元正痊

二日

数日前服部安三郎来曰家翁遷御先手（千五百石）敢告
今日往賀主人供酒　田尻彦五郎来不値　夜戸
塚静海来囲棋松岡来観

三日

岡部玄民洛小原千座来見　浅太郎来與之出遊
西國橋側買猪肉帰食之　僧眞龍来不値　赤川
喜兵衛使人来贈蠟燭一筐

四日

携左助出過阿玉池過綿工家屬造綿相及綿縢
訪窪田子曰公有暇見過主人曰諾以申牌爲期出
訪簡堂君疾聞濱松侯（水野越州子）移于出羽山形山形
侯（秋元但州）移于館林館林侯（井上河州）移于濱松爲詰次二
階堂道生來診主人疾余辞入府内即訪平次兵衛
偶有送鵝及曲鼈魚於主人者主人留余欲恐違窪
田子期使左助請延期爲黄昏中上牌帰　夜窪田
子携剣爲人揕口右内（留守居）山形又莊司次郎子（直紀）
来見飲之供蠣飯亥牌去　同海来不値　村田順
蔵東送有　持田隆齋来請爲其所識上野養齋者

五日

求覚自姚子帰入塾　元正入塾　夜誠軒来話次
人叫浅草門外火誠軒去余與諸子出于小倉邸側
川岸而観火在浅草東北問路人曰吾原也

六日

田尻彦次郎来　大坂吉田屋喜太郎来訪　夜訪
松岡聴其弾鼓絃

七日

掃煤　冲齋東曰元敞有過告将遂之敢告　我太

郎來飯之　将以先室小祥忌齋招客属大槻俊齋

命庵人又東冲齋誠軒洞海俊齋松園定五郎曰本

月九日丁七妻小祥忌齋請見臨

八日

誠寄告益主税荒木吉次東二紙各封書又作告田屋喜

太郎所寄書四紙傳之訪喜太郎於小網街茅場坊

萬屋藤兵衛者家不在遂過冲齋氏不在元敞見候

飯冲齋自外帰余爲元敞謝冲齋意擇今日元慎撰

比出不見冲齋使元敞送訪窪田子出元慎政為問

簡堂君病于竹下都一郎而帰　達左助于見樹院

展墓且招其僧遂之村田順蔵氏附其所囑書数紙

定五郎來借金　厨人某來見議明日膳事

九日

卯牌大君遊大川邊杜門　東吉田屋喜太郎　來

下牌見樹院僧來呪經定五郎來見客来集辨去招

松園吳僧飯日設洞海冲齋誠軒俊齋前後至伏齋

華園棋亥牌客散　客皆贈香資甚謝　送勝吳道

郎氏

十日

招塾生十六人伏齋笑齋元敞信良信友玄龍虎吉助四郎俊卿元丞㯝助太郎元

慎元吉忠史永覚長安元敞元龍不在　福島遅廣吉來辞東　吉田

屋喜太郎來告別　午前率塾生十三人除元龍元慎元撰三

人吹傳通院展墓盗然白右一絶一自靈車向九原一時蟋蟀𫝑嘶魂

猶餘當日斗永在吐覺雨來洛淚痕中上牌帰社還皆與諸子別行散

路遂逝　元敞複謝謁于冲齋達之帰　写永駒太

郎吉澤元龍來不植

十一日

辰牌賛左助赴府内卯訪平次兵衛撥藏屠而遂

因寺島大記謁公候寒公曰為我善謝侯留先生退

候閣卯諸家出訪簡堂君君贈通鑑補評々本曰一

本數於渓翁食焉訪窪田子不在訪冲齋亦不在見

芙蓉蓄為玄圭謝冲齋帰至泉橋遇岡直三郎話行

至新橋別申下牌帰　获侍講小倉尚蔵來在我家

船相見飲之方酣我呼曰小舟街吹少焉日薩楊街

也乃癸元吉等板野田希一戸塚靜海濟谷渓龍諸
子返曰德兆塞路不得姓也尚藏欲去余留之亥牌
去　洞海東　春山來不值　平次兵衛去主來候
火去主宿平次兵衛去

十二日

展牌携信友長安永覺庬吉傚齋元吉渡甲渡以視
昨日大師火自牧野庚郎南畔商家起而東南延一
町許藥師祠内人家皆焚至野田希一西隣止唁希
一氏家人方輯器具謀甚至戸塚靜海氏亦然至澁

谷渓龍氏主人方操竹等掃屋回夜來悉移器具因
掃煤而已先是篠壁凌雲移居薑街欲訪之問路人
皆曰不識屢往還尋之終得之家人雜遝遷室内諸
物而主人方與前田晴齋飲余贈金百匹賀之出至
日本橋與諸子別獨携左助赴府内郎見平次兵衛
而謝平次兵衛曰寡君欲聽先生講方將使守島大
記於先生許余曰請招大記君大記至曰寡君欲先
生每月三次來講經也余曰是出公意守將賢輩要
公守平次兵衛曰是大記及某輩所欲也余曰暫御

諸臣能信某守曰不必信也余曰公猶幼不好學某
一月辞趨不過三次其餘二十七日公同暫御居而
暫御不信我將曰彼所講古道而已無益今世也公
以不好學之心聽不信我者之言我道安得行焉守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及一薛居州之說二君所知何
不察守曰然則何如余曰親為之則厭傍觀之則義
幼稚之心即覇試先使暫御聽某講數十日公無與
焉則必生我亦一聽之之意而後就講席則不必厭
之餓公厭之暫御既聽我講而稍信我將繼我而觀

之二君旦與小林子謀曰諾諾次茂太郎來曰九右
衛門有囈言余曰子先歸俟于吾家茂太郎去平次
兵衛供飯方飲忽聞鼓聲郎吏呼曰番街火時風勢
迅烈皆曰下風恐無子達乃辭出于街中西望烟塵
漸漸人馬喧亂申上牌歸茂太郎在余家或曰火及
鍋街乃使元慎佐助候簡井紀州服部權六冨永順
兵衛巖谷昌山諸家夜歸曰火及番街第二坊止諸
家皆免

十三日

洞海来　吉澤玄龍来　叶梧松園供午食　先是坪
井九右衛門屬余緝張泰岳始末至是成屬松園寫
之　戴寄大人南陔兄東　玄龍姉壻某来不值

十四日

戴寄操園兄鐵之助東合諸昨日所作東封之上書
南陔兄名達佐助托諸平次兵衛　玄圭来訣冲齋
東回睽姪本年歸家明春入塾　午後與松園訪吉
澤元龍謝家事元吉佐助從使元吉從松園歸余遂
訪楊彌至門平次兵衛敬藏瀧右衛門昇兵衛亦方

出舟楊彌門眺水相視讓入爲余回四君奉命矣我則私
覲也請復此四子就坐余入門主人引同四子坐供
酒面牌肆四子要余入舟下釜屋濠得一絕麵瀟蕉茨宿馬
警寒雲破最月華明依稀雞總玄舟影但有金波入槽聲至元祈橋出　遣元吉
贈雞卵於簡堂君候寒　滕堂凌雲清水八郎兵衛
孝藏来皆不值

十五日

良塾生賀申規約　宗菴来　贈洞海息及松魚腸
清水八郎兵衛贈肴　東溟谷淡良淡良戊作滿鼇約十七日訪

約十七日訪簡井氏　發寄大人南陔兄東于平次
兵衛東中封張居正始末及文章稿

十六日

茂太郎来話次春山来將飯二客萁作阮甫来乃并
供焉茂太郎先去二客獨在余赴服部氏後安三郎
等四人讀黃昏歸　町田宗太東自京師至　潮川
晉四郎来　東平次兵衛獻府内產松魚腸醢　夜
春山復来宿　東溟谷淡良辭明日約茂太郎告獲印人將来

十七日

服部子東送大人東披之即欽之助十一月廿九日
東也内封千原壽作東　訪蒋墉及稲垣左一兵衛
候寒　春山去　小倉尚藏携荻府醫官木恭伯右
筆援齋藤太来訪欽之恭伯請見坪井氏之子乃令
信良信友侍戌上牌去客曰請二十二日臨敝邸
洞海来加藤善菴来皆不值

十八日

松太郎来　毛利元伯来　文次来　木原源右衛
門子携其父東来見源右衛贈欽烟管　未牌携太郎佐助

出訪臼井玄仲洞海皆不在遂至太郎家其父將出
乃哭其母語既而訪朝川善菴善菴語山田直右衛
門無狀剌剌不已乃使太郎佐助去比就𥨊日已沒
主人供飯佐助來迎酉下牌歸

十九日

伐太郎來　春山來　東洪谷淡良約二十二日訪
簡紀州　夜識軒來　早數十日初雨
遣佐助於叔藏許取寫本且來平次兵衛平次兵衛

二十日

送長先寺龍護本月初五東　忠龍送米澤兔肉臘
美異常

二十一日

松太郎來與之出佐助從訪古賀博士氏贈肴候寒
博士疾病不見訪佐藤博士贈茶一筐博士見訪頗
川藤三郎不在留蛋丹一挑而出松太郎饗余於筋
違門外酒店既而至府內御廟畔別特入御監門曰
今日不得入焉須向裏門乃自北門入訪平次兵衛
閤公門不得入爲之故曰大君賜親藩膺於寡君使

將至矣余欲要平次兵衛等三人歸忽有疾欲嘔乃
辭歸　文次來贈兔肉不值　洞海贈牡蠣及海參
賜　春山來不值　簡堂君贈味噌　遣元愼招平
次兵衛救藏瀧右衛門至供牡蠣飯且飲之亥牌去
夜戒元愼佐助明日昧爽起

二十二日

寅牌起元愼佐助奪食遣元吉報淡良返曰既候將
出阿較有過余叱之婢驚固與較不知聞之書數其
罪余曰非汝所聞係休鏡舌出及芳衛恐驚益逼較

或激生變返元愼視之左助先行余獨渡中渡　淡
良氏少焉元愼至淡良導過數寄屋櫻田二門至簡
紀州御獻鞾帥一筐候寒公引見賜黃檗乾豆腐一
筐話移晷因櫻井祿郎返往日所借通鑑輯覽及雅
雨堂十種而借大業廣記五十本使元愼負之先返
出與淡良別訪岩名昌山返瑣國論主人欲飲余辭
訪留水順兵衛不在至服部氏贈海參及蛋丹主人
供飯出至大村邸訪稲田阜人以有客辭訪松岡古
春使左助之林式部君家視嶺田右五郎在焉乎否

返曰在即往右五郎引余見林氏郎君話而出入上
杉邮過忠龍于返引入其家飲余乃使佐助視小倉
尚蔵氏返曰既候久矣即辭入荻邮至尚蔵氏主人
喫椋梨蕃太出接供酒少焉宮木恭伯横見新八粟
屋草人之子木原源右衛門之子見皆善飲余獨不
能飲且腹痛恐違其意強辭飽亥下牌辭歸　九屋
喫市本月十三日東自尾張至　西川元岱野田布
一善永寺某来皆不値　清水八郎兵衛贈乾魚及
糕　淡良来不値

二十三日
栽寄大人南陵兄東　相良文卿来
二十四日
封昨日所作之東遣佐助托諸服部子　坪井九右
衛門使茂太郎来贈金及紙茂太郎亦自贈金乃携
之赴親父橋鰻鱺店供食既而茂太郎欲為余買扇
訪晴雨街及本街扇店三四家皆不適意巨商白木
屋者茂太郎所識也過焉客在座者数百人呼聲警
警其家人亦数百各有分司就座問扇價良久主人

来出扇茂太郎曰此家常使客久俟不如他肆也乃辭
又過一店終無佳扇茂太郎贈以金百疋而別訪岡
部玄民候寒有忙色問其故曰長女今夕嫁于福岡
邮士人申上牌歸　先是靏平次兵衛買蘭席今日
致四束每束十席　浄海師松太郎来不値　堀田隆齋
所贅石井養齋者来見曰請本月二十七日入貴門
養以下或作譯
二十五日
張牌携永覚佐助出昨日松太郎曰明日梓趣故違

永覚辭爲訪誠軒候寒永覚及鳥乃出将訪浄界師
失路遅疑往還良久得之師曰明日看梅荘何如余
曰善曰話朝寧賊姪及喫齋等来曰諾出過永代橋
及南八重洲里築地自本願寺南門入訪永覚叔父
善永寺其主人供酒訪真龍不在一僧見曰貧道名
法龍玖珠産也貧道初因島崎研之助入先生門送
先生於石坂既十年矣近客此地話次真龍歸見訪
櫻井三郎不在其妻見訪塩谷量平亦不在摘名刺
窓隙而去入荻邮訪茂太郎於坪井氏不在少焉歸

見曰九右衛門有疾不可以見乃使茂太郎導訪仁保爾右衛門赤川喜兵衛福原與左衛門梅田九兵衛候寒每人贈扇一筐獨九右衛門添田甕詩欽一部皆不遇遂訪宮木恭伯小倉尚藏椋梨藤太栗屋阜太皆不在既而貺茂太郎氏脱肩衣爲茂太郎送至門外黄昏歸　毛利良平來不値　孝藏來不値

丑下牌地大震

二十六日

訪松園勸同界師看梅　祐助文献山角兵衛東送海鼠腸乃作四束附祐助　卯下牌使信良信友與齋先至界師許　午後坪井氏之人來告界師毋候千秋大橋側乃與松園往誠軒在爲沂釜屋條左折行數十町兩涯人家稍疎頗饒幽趣至梅名其出舟步街中初出家憶客年龜井地澤與松園具木屐至是果澤誠軒寺皆就對識商家借屐既而謁菅祠遂至梅莊衆樹未蕾北隅一樹將開而未開徙倚而視詩碣一梅名臥龍其前刻七絶絶句曰春風祈出孔明才蓋以演義三國志七星壇祈風爲典也衆絶倒

曰是等詩亦建碣江戸人膽可畏歸路衆過于備展之家余獨先返舟比衆至得一律　一衲穿過水縱横又上長堤東北行肥家探梅元逸趣吟遲步酒亦出情林記暮露歸鴉速池畔殘陽五鷺明不厭前途多淫淖遅回却得小詩成黄昏至元柳橋與松園信良等出歸　府内疾被人來賜銀二枚　前川文藏箕作省吾來不値　韓介石東自京師神宮氏至

二廿七日

雲生來携流梧去　使元瑛命縣店製糕送之浴儀屋甚六氏贈以金二朱　長喉息翹歸家　設遣隆頃來贈歲暮儀　小倉尚藏椋梨藤太來聽余講詩欣之成牌將徹佐野博洋來引見二客二客先去博洋貢牌去　遣佐助於誠軒許送昨日所賦詩

二十八日

信良歸家　宗菴來　誠軒贈肴　岸田勇之助來岸次兵衛等使人來贈藍鮭　元龍來　野村養齋入塾　杉田成卿告父喪送膳

二廿九日

携元吉佐助赴府内即見岸次兵衛敬藏贈敬藏以深琴集一

部贈平次兵衛以木原源右衛門所贈飲烟管敬蔵導因中島清記謝公賜
銀帰路過本街買新年諸具　有疾服松園藥暴瀉
定五郎来贈紙　寺田川榕菴来送雉且曰豚児
明年将学醫請今日去貴塾　晩供塾生食　興齋
大帰　夜深春山来飲之　今夜守歳於余家者十
人秋山祐助吉川太郎僧永覚葛城助四郎坪井信友栢岡俊齋野村養齋西川元正真下吉元吉矢島元慎

日閲瑣事備忘録巻五十

弘化三年丙午元日 丁巳

余年四十與門人秋山祐助僧永覺野村養齋古川太郎坪井信友西川元正葛城助四郎楯岡俊齋真下元吉學僕矢島元愼婢阿徽阿繁僕左助迎歳於江戸濱街久松坊肅舎兒孝之助侍大人於日田昧爽浴湯肆　卯上牌着禮服拜諸神聖像祖先故國而受塾生賀薦屠蘇食糕　塩田孝順來賀　客歳早寒臘杪郁寒以針測之進於大昨年千餘度纔

尾微暖今日平明微雲横抹辰牌全晴微風不起好晴可賞皆曰近年元旦無如是佳日　巳上牌出元吉養齋左助從賀吉野定五郎塩田淳菴遂渡甲渡賀野田希一戸塚靜海不值賀藤堂凌雲其妻見賀澁谷淡良岸淵藏皆不值入來名卿賀田内主税不值自銀治橋門入賀穿田川榕菴箕作阮甫坂谷五郎於津山邸皆不值賀川田八之助相見至林祭酒氏附剌將者而出過日比屋門賀堀内忠亮（舊作龍）於米澤邸不在忠廸見賀近藤五郎右衛門不值將入荻邸遣元吉告山本茂太郎茂太郎曰今日坪井九右衛門以下在公所請莫臨賀松岡古春於福岡邸前不值將入螺尻巻忽過渡邊園十郎立語而別欲見嶺田右五郎不在乃賀林式部君附剌將者而出東北行取生路二丁許出于熱路入大村邸見莊七郎大夫標札（門揭主人姓名曰標札）訪之相見賀稲田阜人不值過赤坂門北畔忽聞鐘聲蓋火也然不報其處賀根部澗六不值其妻見賀竹尾明府氏牧剌於玄關出于鞠街投一店買食賀富永順兵衛不值賀岩堀

昌山昌山將出同行至简井紀州邸前別入邸先投剌櫻井祿郎上坂銀三郎二家而至紀州館銀三郎見曰主公不在出游甚賀永井庠助於高井石別邸相見賀平山名助於服部九十郎君家其子見出行數百步其子走來曰家父將見乃使元吉辭曰日暮請期他日下件坂申下牌自府内邸北門入見藤田平次兵衛吉田數藏數藏將導余至公所手島大記走來曰公將食速來乃從之謁公公有疾僅交言而退賀小林孫太郎平井友三郎容貝健三郎橋本昇

兵衛瀧山源右衛門村上六郎手島大記岡本孫次
郎中島清記山内元民中島唯右衛門中里増蔵諸
家皆不値昇兵衛猶見酉上牌帰　根岸彦司宇田
川興齋伊東寅吉伊東玄圭近江屋輿右衛門稲垣
三四五郎村松玄龍川本文治忠也大竹蒋塘来賀
不値　元正信友太郎帰家
二日戊午
寅下牌起諸子講詩天保篇聴者八人（米順祐助養齋元慎元吉助四郎齋永覽）侵卯牌持語来理髪　辰牌携元吉左助出

賀大竹蒋塘多紀榮眞院法印加藤善菴皆不値
至同明街遇玄龍導至其家供酒其二姉見賀林洞
海不値賀簡堂羽倉君君曰吾著饌録而資未親烹
煎須學之兄且食我羹乃食將辭竹田富蔵（倉君人）報
河路左衛門尉君至簡堂君曰河路我父為日田縣
令時生子縣署今超遷為從五位下朝散太夫二百
年来生子兄卿者恐無任官者（俗謂朝散太夫以上曰任官）彼亦
一偉人且留見之余乃退入次室君出引阿路君就
坐河路君禮數太恭益摘執故吏禮也既而簡堂君
曰廣瀬某季弟謙吉在焉為我見之河路君曰吾聞
其人久矣余乃出謁河路君曰吾聞先生久矣天假
良緣幸相見請臨敝廬又曰客年枉老先生賦贈我
棹二公詩啟謝語謙遜而恭一見知其青雲器河路
君去簡堂君將送之辭曰公於某莫須如是俗態余
乃與富蔵出伏于玄関前砌上君警謝曰先生在焉
守賀窪田治部右衛門不値賀伊東玄朴不在虎吉
玄圭見供酒及糕餅甚入家本願寺門遇龍信海可
箕門外外卻步引余入曰児及媳婚坏在謝磨蘇賀西

川元策不在元正見出不見左助使元吉尋之良久
俱来曰買書故後矣酉上牌帰　吉澤元龍服部守
平井常三郎桑屋全右衛門清水八郎兵衛塩谷量
平杉田杏齋坪井信良伊東俊助穎川泰三郎来賀
不値
三日己未
山本茂太郎来賀飲之既而與出賀高間傳兵衛生
方鼎哉不値賀朝川善庵夫妻皆見賀清水八郎兵
衛主人供酒其祖母及太郎見午時辭過新大橋茶

店民太郎別去賀吉澤雄之進母不在賀吉澤元龍不在其妻見遇持田隆齋爲出東行淳甚擧虞即擺脾而進一丁許始得乾路賀福島屋彌兵衛不値渡扁橋至冬木街滓吏甚遣左助于坪井信道氏借木屐而行信道父子皆不在其妻見供酒使相良文敬伊東俊助梅中下脾辭使俊助導賀西島蘭溪不値俊助別賀淨界師黄昏歸　白井玄仲高間傳兵衛稿猶櫻井三郎望田隆齋富永順兵衛駒太郎森本叔藏津田元改郎林洞海來賀不値　信良信夜來

達元慎於簡堂君許贈松魚腸及海鼠腸　永覺父最福寺大同東日有法務請許賦兒歸省

四日

永覺歸郷　西川元岱來賀　午後携養齋左助出賀稲垣左一兵衛河内屋孫左衛門民太郎近江屋與右衛門皆不値賀川本幸民不在其妻及文次見供酒此出雨下乃歸過小國孝藏曰將之先生家也過小倉尚藏曰方自先生家返也皆挽至飲之日没去　聚坊服部氏舍人高澤守兵衛來投金三百匹曰主命去臘致之某華誤遺之請先生見主之日善爲我地奈曰諾　朝川晉四郎吉野定五郎戶塚静海岡部玄民毛利良伯良平昆泰仲來賀不値　渡邊隆碩來賀　信友還塾

五日

賀聚坊服部氏　簡堂君及僕從數輩携行廚來食阿敬有疾拓松園診之　林梨藤太來飲之　養齋病小瘡出塾　罪齋來　仙谷一來　川本幸民渡邊春汀和泉屋喜兵衛堇松淡卿柳泉玄晁來賀

不値　書詩二首使助四郎送諸坪井九右衛門召轎夫永藏誡明日出賀地理

六日

昨夜眠覺以爲既寅牌也起令左助炊飲畢遣之招轎夫返曰轎家方欲寢某怪問時刻則曰亥牌也乃複寢然不眠寅下牌轎夫三名至將出民太郎走來示九右衛門酬余詩卯下牌始出門左助從民太郎送至阿玉池別賀佐久間修理相見賀信濃屋甚七不在賀古賀博士氏附剌于閽而出賀賴川藤三郎

相見賀平田雄之助田尻彥四郎于諸生寮雄之助見彥次郎在喪不見至佐藤博士氏授判于閣而出至水道橋側見富山晴雪甚美下轎觀之入傳通院先是紙包判數百通令左助持之見其入諸懐袖曰汝遺物數十度吾怪之今知其常最寒而求諸懐故然也以後莫復然曰諾將贈見樹僧川碧顧左助出判倜然曰既遺矣余責曰汝昨日違我戒因人謝過今日亦如是吾知汝吝子〔于〕汝改過今赦汝汝去頓首謝余不親入見樹院弔僧不在謁先塋神位燒香乃歸

墓而出左助因轎夫謝赦之將賀根岸彥次左助誤轎夫西行數丁余曰誤矣却行入竹島坊彥司不在過神樂坂賀村田順藏于塩谷君家不在過肴店食入午龍門賀仙谷一于渡邊能州邸不在賀添川完平于東條氏相見完平大昨年來絶不相見互謝契濶其婦見〔新娶者〕伏撫入雉橋門過大下馬賀津田元二郎于姫路侯邸中不在途見加藤善庵子出吳服門賀岡部玄氏不在其妻見側有一醫通名遣〔之〕曰某土浦臣也常耳先生盛名矣賀春山于南傳馬街〔新居〕

相見及其母妻子將賀笠田隆齋于大鋸坊無識其家者往返數町始得之隆齋不在其妻見初出家命元吉曰向使元慎就誠軒氏借柳文稿一卷誠軒〔竹嶋〕被返吾子携稿待我堇田氏曰諾至是不見元吉左助曰此家難認恐既歸也賀塩谷量平不在自西本願寺南門入賀真龍寺善永寺自西門出賀櫻井三郎不在至采女原賀大槻平次不在西行賀佐野博詳不在使左助先之荻部敬山本茂太郎稲垣茂太郎既待於拆梨藤太氏藤太將飲余乃牿其人過賀粟

谷阜太能賀洞巷坪井九右衛門仁保彌右衛門福原與左衛門梅田九兵衛赤川喜兵衛横見新八宮本恭伯諸家皆不值返藤太氏主人供酒及飯元吉來曰隆齋家不可知故來待于小倉氏矣小倉尚藏使人來迎乃往主人供酒主人供酒新八藤太恭伯等亦至新八贈有遂為盛會荻侯麻布邸園吏中島六郎兵衛者見約觀梅于其家亥牌辭歸　大槻俊齋堀内忠龍生方鼎齋長戸寬司三河屋甚兵衛岸淵藏稲垣左一兵衛前田晴齋前川文藏來賀堵不

值　渡邊圖十郎來贈鳥一隻　今日快晴暖如三月
七日
菊池孫助來曰去臘念五至此地　遣左助於圖十
郎氏贈菓子　長野江齋來田立齋西島盛之助見
樹院僧崎山助右衛門來賀皆不值　遣元吉東茂
太郎及孫梨藤太小倉尚藏　玄圭玄良内野草庵
溪長安來　信濃屋甚七松岡古春來賀　與松園
圍棋　夜訪松園主人使其女謳誠軒至爲余歸誠
軒從至診阿敬附槃玄辟去

日閒瑣事備忘　巻五十　九

八日
昧爽茂太郎來話至午後飯之　東招松太郎辭不
至　疊工來理席　元正信良還塾　夜訪松園
九日
五春　午後將訪埼山助右衛門使元吉導渡舍西
橋南折行一町有半而西折行數十步旗下牧野君
邸在焉助右衛門寓在邸内相見供酒使其妻子及
牧野氏傳姆棒辭出遂賀須原屋茂兵衛不值過池
邊峯門前訪之不在自數寄屋門入就阿波侯門監

問那波辰之助前川文藏居曰在邸内北隅入邸士
人之家皆廣而華二子不在附刺其門生而出至本
街欲訪春山不記其家往返數四遂得之春山方與
潮來客語曰從供飯又一客至余乃辭歸　伊東玄
朴淨界師文次孝藏長安太郎來不值　忠䢖玄龍
還塾
十日
雨使元吉助四郎之傳通院展墓　玄圭來　相良
文敬東田大昨日時服部子屬曰于十一日將發公役

日閒瑣事備忘　巻五十　一〇

放日回請告諸廣瀬子其忘之啟告乃載寄大人南
陔況國二兄欲之助來　有疾　買鰹二十五頭放
諸隅田川
十一日
遣佐助抵昨日所載東于服部氏服部子送奥屋要
右衛門客臘初三東東曰請令文敬速歸有乃遣信
文招文敬告之　招松園服其藥　將以十七日會
客作折東數十遣元正庵人武藏莊　稲垣左一兵
衛東田明日欲獻鄉産鷸麥先生在家乎答曰在

澤三郎來曰十四日請臨敝廬
十二日
阿敬以疾歸家令左助送之　茂太郎來　忠廸於
助助四郎之川埼大師堂　平田勇之助藤堂凌雲
來賀　與信友信良步西國橋銅信良逐之淺草余
歸路訪前田晴𩦎不在　與齊蒼齋來　稲垣左一
兵衛贈蕎麥拓松園食之畢誠軒至又供之信良信
發元吉與爲　分遣元吉元愼左助送十七日招東
於諸家　客見健三郎橋本昇兵衛來賀　岡部玄

民來曰某有疾生死未可知請見臨　武藏莊來識
十七日庵事
十三日
文敬來　遣元愼于阿敬許（時失金若干意緊河爲故問之）　午前
訪岡部玄氏不在其妻見話次淺雲偶來一揖而別
玄氏久不歸乃去　永覺還塾　菩永寺某來　貽
助等還塾　中島清記來賀不値　手島大記敬藏
平次兵衛瀧右衛門來賀　椋梨藤太來飲之夜深
去　岡部玄氏來話

十四日
茂太郎來飯之　將赴澤三郎招有疾走佐助辭
平次兵衛送南陔兄十二月十四日東内有大入執
次孝之助十二月二日東　武藏莊送十七日賜餘
蒔塘東曰十六日請臨
十五日
受塾生賀　朱下牌裁寄大入南陔兄執次平井千
兵衛東忽聞鐘聲使門生視火曰本郷丸山也丸山
距我家可四十丁時北風甚迅（丸山在北）然烈其迹不以

爲意唯厪府内邸在下風（在丸山二十四五丁外）　使元愼往久
之不返又遣助四郎元吉佐助亦不返余將率祐助
元龍永覺親往着裝佐助返曰止火勢似衰皆曰已
裝矣且往乃出至辨慶橋（在我家西北十三四町外府内邸東南八九町外）
火光稍微謂不久必滅也及筋違門風威忽猛火片
如雹雷掠空撩亂入府内即元愼諸子皆在平次兵
衛敬藏等察不見主人問之元愼曰祭中諸器具某
華努力既收于倉矣主人方在外指麾徒屬矣余乃
就見手島大記平次兵衛敬藏昇兵衛瀧右衛門于

庭上候公安否見清記義登右衛門于倉公以下皆急裝短後張燭巡邸邸中毎屋脊立數十人皆手長箒或挾随火所墮撃之一火随衆喊起愈喊愈喊聲震天地玄龍永覺怖曰不速出將焚死余曰公未避吾輩豈可先遁守玄龍曰吾輩固使何怖之有唯恐傷先生耳而視其色怖甚余不得已于衆告義登右衛門而出至筋違門内火已及昌平黌後樹林紫烟從風飛揚塵砂吹圍磅砰飈飈余腰疾不能疾行一歩一顧而歸家則唯永覺從不見餘人余謂信良回

玄龍寺既曰恐傷先生而不從我物如其詐矣信良曰以飢寒故就橋畔矣請恕余曰吾子代吾卒佐助向府内邸視公駕既出乎否信良去返曰邸方燒不可近也乃赴松園謀避火松園使其妻子遁而收其器具於我倉余使信友走歸其家告急誡新時丑上牌也識新使伊東俊助及門生二名来曰不圖火至貴居既奔發門生於火處矣門生在外者唯養齋来余家昨年大昨年之火皆在畫閒且風微而来者以十數故收器具速而靜也今夕火勢之熾百倍前度

而在塾者過半幼弱且室闇而無救人生平約七五郎兄弟火時来救亦不至皆遽愕不知所為余謂倉之焼否未可測也輯自著書數種及他人所借書及衣服為數包分附諸子曰事急携此走坪井氏也既而出門視火數莖以南及鎌倉河岸須田坊以南及本街石街傳馬街數道並馳其東南之端距我家可五六丁而門外来避火為者器什成山来往混合皆曰先生不早圖恐無路於走乃令信良太郎元吉祐助元龍寺留守余則率永覺信友（信安西来救家）元亜悳地

助四郎養齋俊助擁紫而出毎人皆背一包至新大橋風力殆欲倒人忽見一團火大如金飛而往佃洲人家屋角（洲在隅川入海處西北築地可二丁）風焔之欲随不遑随搖隨大比移數十歩既炎炎焦雲回顧則火路踰日本橋江戸橋而及八重橋靈巖洲築地諸地方紅焔所起東西可三十町南北可八九十町列棟數十萬雉眞箇火城也信友望之曰夫子家蓋方燒今夜無町雲月光如畫至是月没于烟成紫黑色中天不見寸暉而火光所及大地明亮纖沙悉見怪變之狀使人

魂奪心悸余腰益疼蹣跚入坪井氏時寅下牌也川
本幸民夫妻戸塚静海田上耕雲等前後皆来避火
焉加之婢僕及無名男女数十百人相集室中糜沸
浄界師亦来余與師擁炕而語坪井氏門人皆曰風
漸挾火趨隔川我家恐難保也輯書籍聚器具専為
出走之備余從者曰何如余曰吾避火至此而焚于
此命耳所携諸物不復煩動移矣屢上屋脊高棚而
望火路直南馳而不東延皆曰免矣余屢問後至者
我家焼不或曰既焚或曰未天明避火者皆報其家

既焚而余及田上氏未聞確信誠軒曰昧爽来者曰
火及芳街（距余家一丁有半）之半風脚忽轉而向箱埼先生
田上二家必免也余始有喜心使永覚等帰視卯下
牌信良来曰尊居安穏敢告余乃携信友帰留信良
監我所携来諸包　余之坪井氏使堀内忠亮使人
来救龍信西川元岱来

十六日

余既帰家視室中百物狼藉器具無有完形心甚懊
憹且以終宵衝風奔走忽發頭痛腰疼諸症而臥

午後風勢未已或報火止于京橋矣　使佐助視府
内邸返曰小林君家獨全公以下居焉　毛利良平
来　留永駒太郎鈴木權左衛門松太郎来候近火
孝蔵玄圭来　未牌疾歩間携元慎出視火跡芳
街以西及南北皆燬極目不知際涯至親仁橋（在我家西三丁目）
橋脚既燼行人数百倚岸而立見小舸横焉一
人曰吾今蹈舸而渡廣僅十四五歩而舟子貪取三
十二銭矣於是相視無渡者南行過小舟小網二街
至甲渡亦無渡舟渡左右前後皆焼渡南数野侯邸

水匝三面余嘗謂必無災也視之既亡東行過永久
橋北畔橋南箱埼地方全燬盖火自本郷東南馳而
至茶渓隔渓即駿臺也有防火使居焉其観火臺最
高學問所諸生寮既燬火首及臺臺下即府内邸也
邸以南火益延東張而比至芳街之半風勢燬變而
直南馳故余家幸得免也黄昏帰　岡部玄民以其
家燬来宿　識軒来　遣元正干武藏莊許告止明
日會莊来曰有既具如之何乃欲獨招荻邸諸子

十七日

遣元吉於茂太郎許謀之元吉以日本江戸諸橋燬

燬不能往半途歸　坪井九右衛門使茂太郎來候

火贈乾松魚乃謀招諸子茂太郎曰某歸謀諸藤太

而復命　泰心八木八三郎諸木雄介生方鼎齋松

太郎等來（昨日狼狽不能乞得會之故於諸家故多來會者）　叔藏草庵來

候火　村田順藏使杉田市助來候火　安國元八

來　真龍使人來　棕梨藤太來曰小倉尚藏丁父

憂先生招諸子伴請期他日　隆碩來　添川寬平

來　遣佐助見敬藏謝病不能嗜今未訣　杏民來

將贈武藏莊所具有于府内郵遣左助于莊許謀

之　春山來曰我家燬矣余曰寓於我

十八日

封數日來所作寄大人南陔兄乾次壽也平井十兵

衛來發諸腳夫京屋　病甚然以公家之災不可不

吊雇轎夫二名初使左助促武藏莊具肴不至余以

元吉先往至舍西橋上左助呼曰肴至返視之筐中

有六各鹽煮有數種令左助荷之至柳原官倉方燒

黑烟捲空衆臭衝鼻過小柳坊使左助視信濃屋甚

七家既亡不知其所筋違門東南街皆五六家及須

田坊東畔數家不燬蓋風勢向背爾府内郵北降久

世雲別氏其東松平賀州氏皆燬郵東門燬而北門

不燬自北門入門側數屋猶存見平次兵衛敬藏瀧

右衛門　昇兵衛美登右衛門而贈肴各一筐平次兵

衛引見小林氏贈肴一筐小林子使平次兵衛導余

至公許（公在小林氏）　因侍臣見獻肴二筐退入小林氏室

主人供飯屬平次兵衛送肴於中島清記手島大記

平井亀三郎村上六郎諸家而出昇平橋燬自筋違

門出嗜古賀博士氏（諸生桒及佐藤博士氏燒而古賀氏獨免）　觀須田坊

以南火跡至今川橋側行人蹊五使元吉視之曰八

九人騈獎未痊也黃昏歸病益甚眠拉圖藥　文次

來　茂太郎來不值　阿敬來歸

十九日

遣元慎於見樹院候近火　佐久間修理來飲之

瀧右衛門來　遣佐助托寄南陔兄東于瀧右衛門

疾如昨

二十日

大雪　疾甚　始講詩經論語
二十一日
夜来無風雪壓庭樹之枝春旭映馬晶體未流余强
疾開窓坐觀渓琴来話次松園來曰快晴美雪比年
所無命舟出遊何如渓琴以多故辭去而送比目魚
大蔵盤盞欲助我遊也然余長疾不敢出與松園鉄
至晚　長安遷塾、平山名助東候火、岡直三郎
來不値　塩谷量平来　贈佐久間修理墨丹　等
蔵来　春山来宿　須藤洞然東至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　一九

二十二日
岡部玄民来　春山去　復雪　酉下牌大地震
疾如昨
二十三日
洞然屬余送紙于蘭堂君乞其著書余為東於田富
蔵告之　撰書通鑑辭至　茂太郎来要余遊両國橋
側觀鳩懸人魚圖入觀之一魚長五尺許其頭如老
媼因係屢作而魚身已腐臭甚掩鼻而出　投有店食
既而訪書肆泉金　茂太郎訪生方　愚齋余先歸　勇
識来不値　夜窪田子與長道平来　問日向推葉山
状　余曰不如也
二十四日
癸答須藤洞然　東於白川郷　與松園赴識軒氏之
招　松園述話曰今日簡堂来為先生謀曰上策速西
帰也中策業詩而該不及世事也下策賣宅而居陋
巷也不然謗焔不已恐速禍秩矣吾祭簡堂語意似
信人之離間何如余曰是夫已氏之為也公善為我
謝至坪井氏主人病齒依信良梅客抱客亦至與松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　二〇

園圍棋日夕杯行余與箕作省吾西島盛之助渡邉
春汀等語餘人不遑交言余病不欲飲食就主人卧
處語良久而出則松園等已去與太郎與齋帰時戌
上牌也與齋留宿　春山来不値
二十五日
昧爽遣元愼謁服部氏曰將来見諸莫出卯下牌與
與齋佐助出與齋送別北行二丁左折過鎌倉河岸
犬跡當入分橋門左助誤余入清水門関不見人疑
非往来之地就閽問向麴街路曰須前行乃行三四

丁列樹益出深編層満路路右見平館轎馬填門巷
清水公卿也右折又折左折几八九丁出熟路過平藏
門至服部氏致南陜見東且問椎茉山狀使元愼佐
助因櫻井禄卿髙坡銀三郎送筒井氏大業廣記借
柳營秘鑑外戚傳藝海珠塵且贈二子紙既而辭令
元愼先歸訪廣田右五郎不在訪松岡古春主人供
食入荻卿訪坪井九右衛門不在茂太郎見導至棕
梨藤太許主人供酒食余以疾辭不可先是十七日
招客件以元夕變止藤太約刊卿中諸子來會故謀

其期曰廿七日可乃走佐助東忠龍佐助來返出吊
小倉尚藏贈綠香藤太亦至佐助返乃辭過一石橋
黄昏歸　夜召武藏莊謀二十七日招客件　茂太
郎栗屋阜太浄界師叔藏來皆不值　佐久間修理
贈蕎麥

二十六日

遣諸子分送招柬于諸家柬曰初請十七日臨然以
有大災止矣改卜二十七日請臨　養齋遷墅　隆
田子柬余述服部子所語椎茉山狀且規曰以算筆

事上者世不乏其人公豈以武備也窪田子悦　春
山來飲之　服部安三郎來

二十七日

过爲次來致岳翁客廳二十一日東不值　辰牌遣
佐助促武藏莊莊來修庵事、　龍信洞海先至期再
來而去不來　午後棕梨藤太率馬屋原幾三郎安
富久平（皆長州人）至次諸木雄介八木八三郎至是爲勸
客設席于書齋先是松太郎與齋文次良平仲次虎
吉玄圭三四五郎泰心隆碩寺至以覩散被之而設

席于第二室次松園定五郎孝順澤三郎松岡古春
齋藤彌九郎竹内玄同平山名助生方鼎哉堀内忠
龍西島盈之助春山臼井玄仲那波辰之助山本德
助前川文藏至皆引入書齋次渡邊春汀赤澤寛助
伊東俊助昆太中門人（太中不至其門人來）使英菴（沖齋不至使夫菴來）
等至設席于第三室使祐助信良永覺元正長安信
友太郎玄龍忠吔助四郎養齋元吉元愼接之黄昏
客散寛助俊助文敬辭屢發大聲逆宿識軒夜至戌
牌去　福島廣吉大槻俊齋鈴木權左衛門清水八

郎兵衛以疾不至使人来贈金或紙加藤善庵父子稲垣左一兵衛晴齋蒋塘仙谷一永井才助岩名昌山山本茂太郎小倉尚蔵宮木恭伯大槻平次佐野博洋塩谷量平櫻井三郎善永真龍吉澤玄龍玄民牧田源之允堂田陰齋淡良近江屋與右衛門友七平田雄之助高瀬百吾之助崎山助右衛門父子渓琴伊東玄飛招而不至本年罹災者自府内卿諸子以下不敢招也

二十八日

叔蔵松太郎来與飲残酒　村田順蔵来　池邉肇之子和門来不値　余在松園氏因部玄民来謀責其盗衣　孝蔵来

二十九日

茂太郎来　先是或怨余於簡堂君君惑之諾松園以余無状松園告諸余余謀諸窪田子窪田子怒曰是某生之為也吾必為先生諍簡堂而解其惑余曰止公過直恐使我失歡於簡堂君矣屬松園往説返曰彼人元發先生唯軽信人言而已非有他心惑將解也

晦

渓琴来　安國元八来詰簡堂君不懌余之状且曰某生之構讒也飲之　加藤貞伯来飲之松園至與焉　洞海来　近江屋友七贈金二朱　韓介石本月十三日東至

二月朔

受塾生賀謁聖像如例　茂太郎来飲之同出至羽倉氏門別訪簡堂君松園先在座君聲色頗厲逡巡

辞且謝且辨君意少釋午食焉同晩松園去余留曰公忘告我我默不唯命是聽乎竊恐讒人間我曰彼反覆小人不可近也而公信之也君曰吾為兄深慮耳豈有他乎出訪野田希一寓（希一但笑寓羽倉氏）加藤市助在座同出至藤堂邸北隅別訪沖齋不在玄圭席吉見供飲夜帰　服部安二郎東日本月三日請臨春山来不値一平次兵衛撒蔵東送南陔兄正月三日東及藤田廉平平井十兵衛去冬東　栽寄岳翁東遣永覺枕諸辻為次

二日

高澤仙之助来飲之赤澤寛助林洞海偶至同席藤堂凌雲来曰某燒後寓于本所竹倉前畔藤堂彌十郎氏　叔藏携擇井三郎東来請入塾　夜清水八郎兵衛東曰豚兒方飲於妓樓敢告今朝信良告曰太郎助四郎疾竣聽講至是語信良謝曰太郎助四郎實昨夕竊出未歸某恐先生聞之詐言矣死罪余尤之然無如之何與松園謀遣信良叔藏迹之返曰既狂不省人事踉蹌而出妓屋則竄不知所往

藏寄南陔兄廉平東遣左助托諸平次兵衛故藏又東簡堂君謝昨日件君送答柬獨有憤言　與齋来

三日

與松園赴清水八郎兵衛之招主人供薯蕷汁且語昨日件午前歸　遣信良告昨日件于誠軒且召伊東後助告助四郎無状　赴服部一郎右衛門君邸換其四人讀君見　與齋来告曰明日以後寓于坪井氏　以妓樓滋起諸子遊蕩夜檢人而下門鑰

四日

伊藤後助来謀助四郎件　佐野博洋来　玄圭来

春山来飲之　先是忠龍請臨期在今日春山請伴乃携忠虵元吉出天微雨著木屐而行至親仁橋燒後橋未成横舟而架小板焉將赴舟所降岸路陟急將蹶屢為春山所扶至荒芽橋亦然至江戸橋假橋既成芳街以西瓦石推街或高一二丈進歩甚難春山着草履請換我屐至熊本邸雨勢稍猛假還舍而着雨具至瀧口橋春山將別余曰吾及從者有三傘請分一傘於兄春山回止獨着草履冒雨而徐行

如不識雨者余謂從者曰天下奇人也乃走忠虵伴之余亦從之既出櫻田門別終不肯執傘入志龍氏大槻平次先在座少焉近藤五郎左衛門至主人供酒薦熊肉其姪有壁元韓見令元吉召我太郎至將題坪井九右衛門詩卷詩五百四十言此暮雪降酉下牌同平次出風雪甚急出日比谷門別出呉服門過一石橋歸　洞海来不値　誠軒使赤澤寛助来謀太郎件不値　清水八郎兵衛東曰請服厥兒衣及書悉典之也已

五日
雪色太好　助四郎姉夫某来見携助四郎去　茂
太郎来　松太郎来　栽寄筱崎小竹龍護詠山後
安九屋與市来
六日
茂太郎使人来塩谷（遜）甲藏来訪甲藏量平兄也以文
名一見知其雅量飲之辞曰某近禁酒乃供飲渓琴
偶至與焉日没甲藏先去松園至語至戌牌渓琴去
與松園圍棋至子牌　先是冲齋生児余名曰犀

吉今日玄圭虎吉来為犀吉致金百疋　叔藏来使
忠始祐助之服部氏援讀
七日
茂太郎来　拆梨藤太横見新八来飲之　為玄龍
東归井玄仲　鈴木松嵐来乞字
八日
辰下牌出左助従過和泉橋過玄圭曰将赴先生許
余問何故曰家叔明日招界師請先生臨乃之冲齋
氏主人供食既而訪簡堂君退訪窪田子主人曰欲
従君訪井上總州（舊稱備前守）何如余曰善其将訪大槻
俊齋請俟于彼焉至俊齋氏問其病話次窪田子至
介見主人出過府内卿西行一丁至駿臺總州家在
焉窪田子先入相者出引余坐于奥（余）譲不敢進于次
室總州出曰先生辱臨請進余曰不敢主人曰呼起
引余手導入其室窪田子在焉主人年七十容貌清
傾音吐亮徹而遜恭甚一見知其國器召其郎君（名三
郎右衛門年五十餘）二孫及夫人孫女見郎君著裃服余驚謝
主人曰吾欲乞先生教敢以初見故隱秘守語其林

官状及國家政令甚詳郎君善畫贈其畫扇而乞余
字日没主人供食戌牌辞窪田子留焉主人父子送
至玄關余辞不可入府内卿訪平次兵衛敬藏枕寄
大人谷口宗助東（宗助封中包寄小竹俊安龍護東）及寄尾張本衛
第六坊東名屋半右衛門東（内包寄九屋與市東）敬藏曰今日
寡君使其賜先生金三百疋以謝救火之勞先生不
在附金于元慎矣亥上牌帰
九日
伊東俊助来因信良為助四郎謝救之還塾　巳牌

赴冲齋氏界師未至與主人圍棋過午界師誠軒始至將食茂太郎來曰九右衛門在先生家請歸余以未展雞之誠軒為余言情于主人主人使余先飯乃使茂太郎先歸然恐九右衛門去又使佐助走歸報余將至烏至久松町民太郎復來迎九右衛門欲見溪琴松園東二子招之至話詩供鰻鱺日没九右衛門先去二子戊下牌去　服部子来不值　杉田成卿以父忌故贈饅頭　平次兵衛東曰南陵君送于服部氏蘭席至某欲携此訪服部氏敢告

十日

昧爽食携佐助赴府内部起平次兵衛主人曰何早也曰將之傳通院展墓曰某亦有事于院請從乃雇車夫先送蘭席于服部子且東曰將與龕田平次兵衛訪公請勿出已上牌與平次兵衛出過職臺見路人蒼黄問何故曰本郷大比至水道橋人皆縱横殆不得過然無知火處者蓋既滅也入見樹院主僧不在俾先生墓視基稍傾乃與平次兵衛謀數石為遅院買蕎麥食之主僧歸供飯府內公將有事于先公平次兵衛與主僧謀之將出勇識來見西南行過牛籠門途過永井屋助至服部氏介平次兵衛見主人供車夫為不至主人引余入别堂謀光屋與一部帥辭出門平次兵衛曰今日高松邸金毘羅祠有祭請往過紀尾井坂遂當東折誤南行至赤坂紀邸側既生路數丁左折至溜池路左多桐樹隔濠見人家甚幽邃蓋山王祠麓也東行披濠涯一店食鮓出路上有相人者引余手曰吾且相公余曰何如曰本年四五月公將變從前業而西行以定其終身吉行一丁有

觀場一賽與十七八女各裸程角抵良久賽勝壓女身為交接態觀者每人投八錢吁人之無羞至此乎永趣州當國時此等奇戲一切禁之今則復舊至高松邸祠在邸内賽祠者萬數邸前賣水每杯四錢既拜自邸後門出邸太廣士人家此列如衛者二丁餘矣過新橋及山下門至一石橋與平次兵衛別黄昏歸　田井玄仲來　信良有病譫語萬端走元吉助四郎招誠軒至丑下牌去家人皆不寐

十一日

前川文藏來曰將以十五日去　信良病走玄龍拓識軒來至又走洋齋促之至沖齋洞海拡圃至剌絡又以蛭蚘頻病勢少退飲四子中上牌識軒買舟迎信良于家使信友玄龍忠炮元吉從焉　清水八郎兵衛來　吉益主税來至　有疾服識軒藥

十二日

今上皇帝崩遏密令下唯五日　平次兵衛送大人正月八日東南陔兄正月十六日東内包廉平孝之助範次佐野東庵東殿吾口宗助東内包惠闇龍護東二子闇江戶大丈各送金二朱以候安否　綦

風大雨

十三日

諸木雄助來飯之　興齋來　玄圭來飯之　田中通玄來請屬其芽　馬屋原識三郎來

十四日

哉吾大人南陔兄孝兄範次藤田廉平龍護惠闇谷口宗助東分谷為二封一書南陔兄名一書宗助名遣佐助托諸平次兵衛　山本茂太郎來　簡堂君來曰吾攜四百錢矣兄為我買鰻鱺乃買供之實價二朱招松園棲之小倉尚藏來介之見簡堂君薄暮皆去　平田勇之助來　遣元愼餞前川文藏以紙

十五日

受諸子賀申塾則　昨日與簡堂君約看梅飛牌赴焉時飄風劈面君曰請卜他日君新納姬出相見君笑曰往日吾規兄兄不憚吾知兄必以我納妾訂諍而相報也兄能述蘇張辯吾將掉頭拒之余絶倒曰不敢午後辭訪窪田子不在過府内部欲晤平次兵衛次在吏局辭乃訪井上總州主人次子為御小納

戶小坂氏義子名力五郎來省父因相見問學之要余為語司馬溫公誠自不妄語始之意反覆數十言父子皆悦曰先生講學不似俗儒迂路盤廻永良教日沒供飯忽腹疼辭出復過平次兵衛寮未歸乃去

峰田右五郎來不值　須藤洞然東至内封筑井崑陽東及詩災餘何處問韶華街上萬家無一家君與梅花俱健在今宵淡月舊横斜題曰丙午正月望江都火聞旭莊先生家無恙賦此以奉寄賀　毛利良平來不值

十六日

大村郎人上野森助東送朝長周平東及大人十二

月二十五日東（周平送唐紙十五葉）　溪琴來　栽菴大人來
達佐助托諸平次兵衛　橫見新八來　先是識軒
謂余曰文敬將歸吾恐其途中無狀也先生願爲求
佐伴閒瀧右衛門等歸鄉東識軒謀使文敬從焉
在松園氏識軒來見　簡堂君使人來曰明日看梅
請臨　見樹院僧使石工來議先生墓前敷石

十七日

茂太郎來余將赴簡堂君招携之而往簡堂君方接
客乃訪窪田子茂太郎去既而返簡堂氏食焉君導

日闇瑣事備忘　卷五十　二三

至佐久間街明石屋買舟走拜迎佐久間修理野田
希一至同上舟冊年佐助從天陰無風和暖可人溯
墨田川至牛女祠前出遊梅莊花開者十之三遊客
既盛往往見妓約儉令之行禁偶妓外遊甚嚴今也
復如昔甚哉舊習難變而肉食者之不能持久也慧
桐良久而出賽祠取田間逕南行一丁許右折出於
三匝祠內返舟黃昏至佐久間街出與簡堂君修理
別同希一東行食于飩店希一送至新橋　嶺田右
五郎馬谷原戩三郎來不值　良平入塾　平次兵

衛送南陵兄藤田廣平本月一日東（兄聞元夕火而發此東大夜健）
（二十二日東往返道路六百里矣）

十八日

栽菴南陵兄廣平東托諸平次兵衛餞瀧右衛門以
書八紙　馬谷原戩三郎來　岡部宏氏來　文徽
來曰某未能歸也乃使往辭瀧右衛門　八木八三
郎小倉尚藏孝藏來　夜龍信來　春山來宿　石
工來

十九日

日闇瑣事備忘　卷五十　二四

與春山出元吉從訪佐久間修理修理亦近所醫古
鐵二枚余以爲未古也出至隣坊春山指北畔一家
曰此家主人曰磯野梯堂天下奇人某與之善乃要
余訪之使元吉去之大槻氏主人紫醫年七十餘信
呂洞賓而學仙術爲余說攝生理剌不（剌）已陳嗇近豁
使人絶倒春山曰某以此翁爲本邦未曾有之奇人
而近又有一呂眞人家自尾州至與翁相見如舊識
亦足以觀江戶之大矣辭出與春山別于府内邸前
元吉及馬入邸訪瀧右衛門及平次兵衛撽藏主人

供飲申上牌歸　片山元圓正月二十五日東至
掠梨藤太來飲之　岡部玄民來不值　仲次來
夜春山使人來

二十日

栽寄大人南陔兄棣園兄東賜大人草履二遣佐助托諸瀧
右衛門　茂太郎來將訪誠軒至莪衛過文敬曰敵
師呈東乃五披之東曰淨界歸期已過明日將餞之
請臨乃要文敬將訪界師過萬年橋覺倦即歸　今
朝與茂太郎約明日野遊次誠軒招激使佐助辭

栽答方山玄圃東遣元慎托諸瀧右衛門　夜淡琴
來話

二十一日

午前携助四郎赴誠軒氏主人不在客亦未集乃訪
信良病良久界師冲齋韋民村田某及未識客五六
人至主人亦歸供飯有盥饌食訖與冲齋圍棋既而
與村田某送界師至其寓語至薄暮同某歸　井上
三郎右衛門君來不值　近藤五郎左衛門來曰二
十四日請臨不值　山田直右衛門來不值　服部

子使人來送大人正月十四日餞之助正月八日東
且曰欲有所議請見過

二十二日

先慈忌辰設齋飯塾生　遣佐助于羽倉氏其歸竹
田富藏東曰明日我主將訪河路君請來　文敬來
栽寄大人南陔兄餞之助朝長周平須藤愚右衛
門津久井彥次郎東　使佐助之井上君許送書數
紙　井上三郎右衛門君來請受業飯之　野田希
一來　夜本郷火時寒風壁面皆曰大勢不減迄夕

乃走佐助問府內邸安否　阿峯來留宿　予下牌
赴佐助炊飯

二十三日

丑牌携元慎佐助出月光太亮朔風栗烈行旅皆喋
寒勝嚴冬至吳服門問閽曰比谷門已開乎否曰未
將明比公至彼少開矣出日比谷門月光未滅而東
方稍白急鴨亂于城壕至荻郎門未開留佐助爲謂
茂太郎曰若欲見追我于山王祠過安藝黑田二郎
間回顧海面始曙紅霞橫抹爽快甚元慎上厠余先

行至祠前西狗迎吠余知其所眼鏡（余常掛眼鏡）御之乃止佐助及茂太郎以東謝不來至服部氏使元愼先歸路過大村郎托寄朝長周平東于稲田隼人過白川卿托寄須藤龜右衛門東于大前是助服部子見供飯謀與一件乃借紙筆裁東寄南陔兄且托昨日所裁諸東焉出至半藏門前一人熟視余呼曰得無鼎廣先生乎余曰君何人識我曰某古和敬一也敬一十七八年前學於堂國其容貌聲音余已全忘矣話行數十步到過竹橋門至府内卿邸藏見出披勤

達門側待話畢理裝至簡堂君許君曰訪河路氏遂觀梅何如余曰善君曰先請誘治部右衛門乃之筵田氏既而與二君出風威益猛飛塵如霧至元飯田街河路君邸在件坂北地勢頗高入邸二君自廚皇入以余生客故待于中之口（玄關側有小玄關俗呼曰中之口）川路君爲奈良奉行將挈家赴任屬吏蒼黄輟狼藉座中良久一士見引余至一室余以雁皮紙三帖爲贄隔闕坐主人出曰先生何不入也乃入余爲話月瀬梅花君亦語玉川桃花話訖復退于中之口主人賜

菓子一函二君未出乃坐讀佐助所携明人詩寒氣徹骨春分寒勝殘臘亦奇未牌與二君出窪田子聞河路君着布衣接余不悦曰彼見天下士宜倒屣走出執手而猶修邊幅益拔朝散大夫也簡堂君曰何必然窪田子河路君姻也北折地勢忽下數百步而西折數丁又北折則出于鵝路過牛籠門西行數丁北折地勢忽上又西折余問向何地乎簡堂君曰將訪窪田君姻家也行數丁地稍靜閒往往見梅花出墻外窪田子後比過尾卿北畔與一士人及焉簡堂君

回此人即窪田君姻坂本源藏君也乃相揖至卿西畔南折人家益疎一松撑枝蔽路源藏曰此侏翁故居也行一丁許路右有閣門入焉門内蓋薄倖吏人所居源藏氏在路右主人頗讀書菜園竹林圍繞舍側蕭散有野趣供酒食簡堂君使其僕先至牛門外買舟中牌辭南行數丁東折過尾卿南畔窪田子後至少焉及曰今有大雄狗走至愿前愚無意殺之而脚觸之狗即死不亦奇乎簡堂君曰恐病狗也至舟所主人曰舟小不堪多載乃使佐助從羽倉氏僕陸行

上舟岸柳毿毿衆鳬浮沈過茶渓則既昏黒至泉
橋二君出余獨乗舟佐助未至橋下有一舟掲燈燈
紙書曰停舟問其故舟子曰明日台駕遊上野故今
日黄昏以後不許舟来往為某送公至両国則不得
復過焉将宿舟中矣至新橋佐助自橋上呼将停舟
佐助請俟于元柳橋舟子甚愿余将賞之㨾慄唯有
八銭舟子大喜曰吾感公懇篤千銭之賜不若也酉
上牌帰　渓琴嶺田右五郎松太郎岡部玄民来不
値

二十四日
茂太郎来余将携忠吏佐助赴近藤五郎左衛門招
乃與茂太郎出過芳街観仁荒芽諸橋假橋始成至
数寄屋涯茂太郎将食余令二子去而投着店飽甚
店有温泉湯浴焉湯熱且臭出南行登愛宕祠今日
土人有事于祠遊人喧闐余飽後欲眠休于茶店不
堪騒擾茂太郎曰某有所善寺下南行一丁路古有
寺茂太郎謂僧曰某伴有病請借一室僧曰諾坐于
南軒頗暖請枕而臥未牌辞出過新橋入上杉邸訪

忠亮不在忠吏見導至近藤氏野田希一忠亮亦至
主人供酒飯希一話曰津軽人甚忌我丹後人毎有
大風雨曰丹後人必在焉而殴之名曰丹後殴問何
故曰稗史載丹後三荘太夫虐使津軽公子事益實
事也津軽人世世怨之毎丹後人至必有風雨亦奇
我初聞之以為妄矣然我藩嶺田右五郎遊津軽現
所殴而帰矣亥牌同希一出途別

二十五日
渓琴来同出至芳街別訪井上総州君君為余謀甚

忠為講孟子其夫人郎君二孫窪田千太郎聴講申
上牌辞過府内邸遇福羽于平次兵衛桑同出至富
澤坊別　大槻平次来不値　小倉尚蔵東至　長
安有罪遣帰

二十六日
玄圭帰吉来曰二十八日請臨飯之　渓琴来飯之
昇兵衛来謀嫁其女介見松園　望田隆齋来
大槻平次東寄詩稿

二十七日

誠軒東曰夜來有惡夢心竊恚之敢問厭兒無恙乎
作荅東曰春夢𢔶𢔶如是父母之情誰獨無惑登時
召賢郎視之無有異也安慰　午後與松園赴溪琴
招佐久間修理亦至主人供酒食戌牌歸　玄民来
不値

二十八日

午後與松園訪簡堂君君示蘭制測氣器磅子璽也
大如鷄卵口尖如針而有小孔焉置諸水中水自孔
入既而取盛沸湯取擱卓于湯中水自針口噴飛數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　一一

尺君說氣之所以消息頗詳而余不能解故不記出
至沖齋式主人以生兒故開宴諸客未集松園與主
人圖拱余作書數紙比暮誠軒彼齋玄沖洞海野田
希一生方鼎哉伊東元昆荻原某長埼和蘭通辭二
人至有盛饌酉下牌與希一鳥齋出希一別于新橋
送鳥齋至其門歸家婢曰春山君來俟久而去未遠
也乃使佐助走追之不及　平次兵衛敬藏来不値
留　平井十兵衛新年東而去　永井元厚客年八月
東至曰某今寓于京室街綾小路下處前田龍輔氏
在鄉時或傳先生卒故服心喪數十日近至大阪聞
先生康福又聞師母溘然喜悲交至偶遇江戶人于
待詔肆而托此東云云　溪琴来不値

二十九日

雨下溪琴來謁詩頌茂有事于溪琴来見飲二子未
牌去

三月朔

良塾生賀謁聖像如例　大村卯支拾田阜人莊七
郎太夫井村源兵衛来曰朔日鎮撫總督　玄圭来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　一二

敬藏来傳齋内公旨曰請剋日來謁者

二日

茂太郎来　卯下牌應橋而與茂太郎出佐助元吉
從至上杉卿茂太郎別去訪忠龍余問曰昨日令郎
與林助良平出未歸昨夕宿君膝下乎曰未曾來也
然則宿妓院矣曰請先生善處置出至大村卯訪稲
田阜人不在其縣導至公館井村源兵衛出接導入
一室公館太廣廈上下堦甚地勢有窪也源兵衛以
公命賜余俸七口授券一紙書卿四人名及花押焉

粧年大村侯欲賜俸于余余辭曰願賜家翁故賜大人本年大人辭曰願賜謙也侯許之故有此命且使余出入其邸莊七郎太夫見曰寡君爭修理欲見乃出源兵衛曰公命供酒復來修理君居在邸南隅稲田阜人一瀬平兵衛在焉平兵衛換本田蘆村二東阜人引余見修理君君年可十五六清羸寡言居止太簡一辭而退復至公館源兵衛七郎太夫接供酒食訖辭出就門外邏舍更衣闕四郎兵衛將乘轎于邸門外見余走來相揖而別先是春山移居竹街第

立坊磨摩門外欲訪之使佐助先行返曰在紀邸之前乃往不在其妻見少焉春山自外歸見供飯出欲觀内藤驛梅莊過四谷門轎夫曰前路猶一里恐日沒矣乃傍濠東行入咬違門過西城下申下牌歸祐助忠建歸責之怠過

三日

受塾生賀　茂太郎來同出到千泉橋訪冲齋不在玄圭侃吉見訪簡堂君不在訪窪田子贈硝子盃過脩内邸今朝待詔不來故來理髮告平次兵衛以其故不敢見公而見小林子平次兵衛曰先生請于公所不知何日始也余曰某將訪井上總州歸路請君歸於我家而議也至總州氏窪田子在焉主人供赤小豆飯窪田子去聞報白川侯臣國孫右衛門來主人欲介余見之余曰大昨年頻辭惠右衛門者納摯伊人來見而來累也主人曰然則好緣也既見乞字為書數紙中上牌出將過平次兵衛秦誤入中島清訖我狀就坐怡走而出平次兵衛不在疑在我家歸訊燠泗藤田君次相待而夫子不返既去　信良與

齋玄圭秦心來賀不值

四日

先是約茂太郎出遊平且來乃出阿撒從過伊勢店買舟溯至牛祠前出風威稜稜堤步遊人忽遇關四郎兵衛立談而別將訪梅莊失路東行左右多種樹家極幽閑行數丁左有大伽藍門外聚梅數十株屈撓作橋不堪俗也入門地濶而荒村兒歸爭徒步祈神形容慘悽問何故曰家父疾病令茂太郎賜錢五十文而獎其孝至梅莊花既闌殘踏攜為茂太郎書

前歙栖遅舟抜尾花店午食未牌田神至東橋北畔觀濤人絅膾殘魚晡前歸　誠軒以信良痊贈松魚赤小豆飯　忠亮使其門人來爲忠吏謝

五日

漢琴來　吉澤雄之進新年來里　平次兵衛來謀議于府内御飯之　田中通玄母携通玄芽水留昇仙來居焉留宿　忠亮來爲忠吏祐助良平謝救之且使忠亮諭之　小倉尚藏來田朋日請臨飲之介忠亮相見　與齋集　使佐助北亂樹既妮石工春山來曰寡君欲觀先生所譯張居正始末請借之

六日

遣佐助于井上總別君許取張居正始末　玄圭席吉來致青木研藏容膝東　午後携洋齋佐助出斜雨渓泥因甚訪堅田隆齋于京橋右畔洋齋留焉入荻御訪椋梨藤太及小倉尚藏尚藏供酒宮木恭伯來見王子導訪中大夫高須平七主入供酒爲講聯珠詩格且論學術戌下牌歸主人以轎相送至西涯坊轎夫蹶余殆傷　遣佐助送張居正始末于春山

七日

通玄母去　大坂舟子以荒木吉次囑來見欲借金辭　平次兵衛來致南陵先二月十五日東　淺太郎來曰九右衛門將送詩稿于淡窗先生願得先生屬東余爲九右衛門書贈詩五古三百餘言　午餉訖淺太郎導至西圖有店供饌餞歸路過長門實司送余至門

井上三郎右衛門君來曰家翁欲將六十壽薦叔藏　信良來　叔藏來請井上式部白諾留宿

八日

爲誠軒東春山　午後携佐助赴府内御見平次兵衛問講期曰未下牌也話次叔藏至乃携之至總別君許屬爲總別君見其次子某春兩御既而返平次兵衛寮平次兵衛敬藏導至公所公丈救居新築便殿手島大記出迎就吏小林子以下諸吏出見少焉公至辭氣甚恭懇余與公同室諸臣坐于左右別室講論語二章名臣言行錄數則訖賜酒食焉大記中島請言記森田尚賢侍側約今後以二七日來講返平次兵衛寮又訪小林子而歸　文次來　草鹿春山信濃

屋甚七　鈴木松嵐来不值　豊後人葛城孝菴来不
值　載寄本田鉄八郎朝長周平東
九日
服部安三郎来飯　欲訪溪琴使元愼先往返曰主
人將之麹街又使元愼往曰其有事于麹街請從溪
琴鍬同出至大村卿前約會于春山氏而別入卿訪
稲田阜人不值訪一瀬平兵衛靴寄朝長本田二子
東平兵衛曰請以三八日講于修理許余曰諾期十
八日聞講而出訪服部子傳南陔兄言二十年前兄

廷一會于其所闢新田豊前浮殿往者久絶本年府内卿
燒兄欲獻之於諸江戸日田縣吏不許故使余謀諸
服部子出至春山氏主人不在其妻供飯良久溪琴
至阪生路東行出千三宅卿北聞春山在其作阮甫
氏使佐助先往至津山卿前春山僕馬来下牌同歸
溪琴還至余將出訪大久保氏使春山從溪琴去
先是誠軒薦余于大久保豊州豊後守来地五千石中奥御小性將
往見誠軒使與齋来導申牌同出過西國一目二橋
倡館新築蔦肩相摩東行三四丁南折渡彌勒橋豊
州卿在橋東水上第宅頗華與齋因其臣檜山均助
者通余名主人引見于奥甚倨然言吐和雅毫不露
圭角其郎君見約以二七日講論語日沒賜酒飯與
齋留余獨歸　小林子来不值　日田人橋本平吉
来不值　玄圭来不值　聞春山猶在溪琴氏往訪
之松園亦在焉戌下牌歸　玄龍以戸田東三郎君
命贈余金百疋及紙余嘗為君製名徽也　馬屋原
鐵三郎来
十日

雨使婢代之見樹院展墓　玄民来將同訪溪琴使
人先往溪琴以有故辭而送金二百疋曰為我飲客
乃與玄民訪松園聞誠軒来歸見話次探梨藤太携
荻人阿部某来見誠軒去溪琴来乃議近玄民松園
同荻二客飲日沒散松園獨留至戌下牌
十一日
終日陰晴百變而雷鳴殷如四五月　博洋来話次
簡堂君来曰向吾信人言而規兄今也兄令聲日隆
吾甚喜先是溪琴欲見君東招之辭不至乃見博洋

焉松園亦至鋏鮓晚散　林彥太郎者來見　夜與
永覺元吉昇仙步藥研濠街中

十二日

携永覺佐助出訪簡堂君余曰數日暴暖上野櫻既
開矣主人曰兄何以知其既開乎曰満山蜜與齊蔚
堂非花譜曰然則同往余退俟于蘆田氏佐助呼曰
羽倉公出乃走從之過御成街茂太郎走及曰自先
生家至此請從至上野早櫻悉開而遊人猶少牢晴
無風暖甚空中時聞如桔槔聲仰見黃鵠二隻盤旋

自清水閣東北行至王門前與簡堂君別過谷中投
魤店魤未熟食蕎出又投一店食麥飯至天王寺早
櫻數株餘皆晚櫻而已取客年所過路至傳通院辰
七室墓基前碑初試猶存土泥汲水洗之良久入見
樹院與僧略出過水道橋至駿臺與永覺茂太郎別
訪井上總州君使佐助視府內御聽講人集乎否走
返曰已集乃往見平吹兵衛敬藏講于公假宮如例
訖復入平次兵衛氏借筆紙作寄南陵兄東札焉復
至總州氏日沒講名臣言行錄其父子孫及數臣聽

焉訖復至平次兵衛寮更衣戍牌歸　毛利玄伯西
川元岱來不值

十三日

一瀨平兵衛來曰敬卿櫻閣公子修理居欲邀君致告
乃赴焉公廳南有一室公子在焉平兵衛稲田卑人
莊七郎大夫井石甚五兵衛以下數十人侍坐卑人
引余而謁公子室前有圃三面以樹作墻幽而潤北
隔有垂絲櫻一樹方開設席其下設菜獻豆腐矣暖
甚日光射入而發頭痛食訖返室公子請余話姪自

導余登座背高棚遠眺絕佳下又導至射場場在公
宮西地勢甚低御望宮址疊石如城場縱可五十間
橫可五間匝以樹墻四邊幽閒時聞鶯聲公子與諸
臣競射未終余先辭卑人平兵衛從起入平兵衛寮
為作書數紙而歸至櫻田門日沒　信良還塾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五十一

弘化三年丙午三月十四日

將携諸子省上野花溪琴東曰將介書林須原屋伊八者見先生議尊集闕雕仲乃使玄龍忠廸良平元亚長安助四郎先往溪琴不至余往訪之溪琴曰伊八約來而未來故俟言未畢祐助昇仙永覺信友洋齋佐助跡余來曰上野之遊何如余曰且俟焉比出昇仙獨在不見諸子過筋違門至上野玄龍元敬虎吉在焉良久祐助諸子至花下設筵而闕行廚遊入人

爲數諸侯夫人宮女青蓋華轎陸續如雲此地遊人昨年比大昨年頗覺繁華今年比昨年則更倍蓰風俗之變移倹之易可觀也步繞僧房每房櫻闌至神祖廟前忽見衆卒捕一士人將戌主士人欲逃屢仆而起遂脫問何故卒曰入廟者例當附刀屢于我輩謝以四錢彼畜之竊懷縢上殿故爾未牌余携洋齋助四郎自篠笑池側赴日暮里玄圭等自別路去龍等又自別路屢別屢遇會于道灌山谷挨瓦而較遠近又使佐助助四郎等角抵歸至日暮里觀妓雛子假店至谷中街余供諸子飽既而取僧房間路出于清水閣送玄圭弟吉至其家黃昏歸　和泉屋金右衛門來見　茂太郎鈴木松嵐來不値

十五日

受塾生賀中塾規　茂太郎來　溪琴携須原屋伊八來　宮木恭伯携高須平七舍人吉田助六來見少焉小倉尚藏至飲之晚去　濤菴赴大久保豊州許議論諧興齋亦至戌牌　玄圭來

十六日

先是小倉尚藏椋梨藤太約導遊萩原麻布別邸辰下牌携佐助至尚藏氏訪高須平七不在巳牌與尚藏藤太出過麻門傍溜池西南行十四五丁至麻布龍土床別邸在焉四邊環以高墻尤檜森主世號曰檜邸入門士家比列不異上邸然多空屋藤太曰國初先君居此邸百年來移於櫻田矣入中島一郎兵衛氏主人掌園務故以爲東道主人庭雜花正開自庭後出卽公園也東北行數十步有小門入焉地勢少下嫩草平數其下有池南北五六十間東西十四五

閒池西南隅多櫻樹皆大數圍高七八丈殘花如亂
雪傍池有徽徑初右回而下到東北隅多楓及孟宗
竹池心有二嶼南嶼架橋橋柱扁烏鵲二字嶼周回
二百步許上有天女祠木石交時北嶼大相若而無
橋南隅有藏舟處舟小僅容身東之水淺泥深篙為
泥所阻殆不得枝纜得進沿北嶼而至西岸池西有
象石欄匝之主人曰是池源也此池下流成渠注麻
布街中以浴水故下流不濁取地西之徑北行有一
亭扁仙遊二字有屋而無牀只安一木莛以代胡床

其傍死木為陰到池之北隅有一邱下瞰街中行人
丘下多椿落英狼藉下邱至東北隅池口設閘即注
街處其前岸皆南張而掉池心有大石燈呉櫻樹數
本蔽之度略偏取池東之逕南行左方以樹為墻墻
外有調馬場池東多晚櫻蕾未破忽有一士人出謁
通名曰湯淺直記尚藏曰此君任本邸監察好文愛
客乃話行至得一亭雉鳴鶯歌若在深山中生日長
似少年之想迺主人氏主人與直記供酒酒後攜出
取池西死木間之蹊北行杉檜參天幽深晝暝落紅

派霞忽聞雨聲視之非雨乃鳥啄杉子落也始悟唐人
高杉殘子落句妙有稻荷觀音五鬼權現諸祠叢薜
沒碑予曰此地消夏必好主人曰憾多巨蚊耳地勢
高低所謂一丘藏曲折者徑漸折而西出小門有寺
曰緣通院即奔祈禱處欲入為門未開則西行有營
祠叢木雜叢時見殘櫻主人曰是菅公像大內持世
所藏也院門開乃上堂清而廣其庭亦有花竹之觀
余曰邸有園焉園有寺尊寺又有園焉愈幽愈深又
足以觀此邸之廣有摩尼殿設高卑二佛具百品斛

陳其上金色眩目殿東隅有一室置大浴油處殿西
隅有一室繡幃四垂而盛供香花尚藏曰大府翁主
為先公夫人而艷神位在焉出寺西行百餘步亦有
調馬場通南北死檜列立皆高十餘丈西北隅盡焉
矣乃取故路歸主人氏賦詩分四首白雪多為韻予
得首字地僻覺春遅無花不延壽遊魚各伴妃鳴雉搗求駐鉄品曹名櫻一株人字斯圍皆好意
多賓飲恙滿首又得一絕東去千人又萬人近邦無處不飛塵偶隨詩伴遊來墅歸烏鬧花一
社春日將從藤太先去曰為先生具轎且安而語園上
牌同尚藏出至新橋別戍上牌歸家　荒木古次東

至

十七日

上総人繁蔵来為僕（佐助将罷僕為書也） 石干来 大風従
南雨忽降忽歇哥暖発頭痛 遣佐助於大久保氏
許今日講 午後府内郎以轎来迎乃往講公所加
例畢至井上氏以疲辞講則其二孫詩稿返府内郎
象轎帰 誠軒来不値

十八日

戕太郎来 阿兄帰家 辰下牌携佐助繁蔵至春

山氏令佐助返簡井氏将軍外戚傳称宮秘監藝海
珠塵而借雑書八種出訪服部子有客未見坐別坐
地大衆既見為佐野博洋先容博洋欲有嘱服部氏
故也主人曰淡窗先生東来向令豚児送之先生矣
雨降豚児恐半途返請明日使人来取出欲復訪春
山氏途而逢焉至其家供飯将去岩名昌山至令佐
助先帰出訪一瀬平兵衛平兵衛導到公子處講論
語二章畢為公子刪詩中降出過山下門過博洋氏
傳服部子旨主人供酒雨降辭夜黒泥濘誤来行至

鐵砲洲傍過行人問道戌上牌帰家疲甚

十九日

昨日佐助以雨故不能齎簡井氏所借書令諸春山
氏今朝往取之遂過服部氏取大人東 井石兵衛
来飲之 大人二月四日東及棣園兄岳翁鉄之助
青木益太郎藤田章次乾蔵艮蔵東至 大槻平次
来飲之招渓琴不至日没至又招松園約二十一日
遊墨水而散

二十日

敬蔵来聴講（以後不必記） 上野佐野人関根彦太郎来
見請受教 載苍大人岳翁棣園兄鉄之助青木益
太郎等東 渓琴来 高須平八来訪小倉尚蔵棣
黎藤太従至供酒飲焉及其僕従二十餘人晩去
佐助去 以下六行事缺

二十一日

朝来微雨渓琴送金三両曰請以此為今日遊資午
前雨不已松園欽出乃東渓琴曰盤渓未至松園詣
微雨不妨遊也行止唯命渓琴携垣内霞峰来盤渓

亦至乃走元愼令伊勢店艤舟而赴高湖至斗祠前出步堤上雨綠霏微如霧遠岸近渚綠樹空濛松園指蓑笠在舟者曰彼皆畫中人也沿堤櫻盛開每花含露紅臙勝常若晴日轎鞍絡繹不堪喧擾而不見一人皆曰近年遊此未有此興若今日者也余曰江戶人不看花而看看花者當此無人之時而來實是看花者至木母寺余屢爲深泥奪屐蹄而立溪琴常在右之得不沈職初使舟湖俟于渡口歸至舟所顧高澤仙之助在後呼之至移棹遊棹月樓飲宴還花

隅烟紅霞紫迷勝、航近觀日沒歸至元柳橋添篙工一名棄至舍西出令舟子送磐溪　文敬來不值

寅牌下谷火使元愼元吉候沖齋後齋等

二十二日

栽寄藤岡雄哉古今（谷）秀平東令信友托諸伊東俊助

午前携信友至大窪豐州許繁藏從講說又使信友講論語主人供飯信友留爲余渡兩國橋過淺草門側至府內邸訪平次兵衞不在訪井上總州君講如例說府內邸人來曰諸吏既俟于講席乃往講如例說公就余席語賜菓子及年魚日沒退於平次兵衞察而歸　稲田隼人來不值　阿敬歸　石工來乞金二步

二十三日

元正還韃　聞坪井九右衞門增祿作賀詩鷄者嗚狀守故林唯鴬哭鶴果凡爲一朝幽谷遷喬木戴歲九皐懷好音家國多處添白髮避親無眼見丹心偏朝惫似散茅茹學後唯賀祐自今　辰上牌携永覺磐藏出過櫻田門使永覺往萩邸國茂太郎送詩及菓子於九右衞門告以將過入大村邸訪稲田隼人不見訪一瀨平兵衞

會其理髮訪井石兵衞不在至公子許兵衞在焉平兵衞亦至乃講如例公子約明日同遊墨水曰若雨則止退入平兵衞察永覺傳茂太郎言曰今日九右衞門不在請莫臨永覺去平兵衞供雞肉臙殊常出訪松岡古春不在未下牌歸　欲訪溪琴使人先往以有客辭既而使人來迎與松園往主人供酒飯戌牌歸　左助入塾　剛藏文敬來不值

二十四日

兩大村公子不至庭花盛開招松園及塾生賞之招

溪琴不至

二十五日

與杠園溪琴謀野遊以雨邑止　訪杠園圍棋溪琴
至話次元懷報誠軒在我家乃帰供酒杠園至

二十六日

陰雨連日不已使人為花憹悩　岡部元民來送
梅墩詩鈔於溪琴　関根彦太郎來別　簡堂君使
冑平來曰請二十八日與溪琴臨

二十七日

先是余欲遊小金井預告其期于府内大久保井上
諸公請緩議期然以雨故止使信友先之大久保氏
告余將至而往議畢主人供食林彦太郎至同席畢
信友留焉余赴府内部入平次兵衛繁玄民在焉昨
日與玄民約會焉為玄民說平次兵衛請八月隨公
駕之大阪講于公所畢携玄民赴總州氏井上君以下省總州
州分之相見總州君導入其後園海棠桃櫻及百草
盛開有茶室坐焉數間有曠世之想日沒主人供食
玄民先去戊牌後過府内邸而帰　治鏡工理眼鏡

二十八日

辰牌一瀨平兵衛來曰公子將過君家敢告乃洒埽
以俟　溪琴來謀赴羽倉氏余曰大村公子將至見
先約　午後公子携平兵衛莊七郎太夫及賛御十
餘人見過供茶畢隨公子至新大橋側上舟繫藏徒
溯至橋場北名森雨偶晴遊人如雲將投棹月亭主人
以客滿辞乃下投大七亭既坐間有不出屡促之既
出每撰一肴必移晷厨人以多客故不能辨也中將
始飯樂味索莫逆舟將着東岸岡平兵衛告公子以

有羽倉氏之約平兵衛勸公子出步岸上獨留余在
舟曰君不能疾步須來此至東橋而去余辭不可比
至東橋公子既在焉乃副疾步至羽倉氏方合黒也
主人方與角田才次郎野田希一大槻平次佐久間
修理溪琴飲才次郎中川脩儒臣所謂田九華也年
六十諱々有古人風九華去論蜂起西鳴蘭溪在
座此余至既去衆讀蘭溪所書七律詩曰陽和煦煦喉古躬初兒病
林臥似弓張雅囲老屡欲詠惣北念紙蝶將通經理初散池塘綠宿雨未晴陽蝴紅村學究娛人未識生
閑葉子踊非無曰此詩無一句妥帖且多歇語之辞緣字言

華紅字言花非無字言蒙求極似謎識之不已主人不憚平次詒白問旭莊溪琴遊墨田堤上讀鵬齋所刻詩碑写於此詩主人曰何如平次曰長堤十里白無痕疑是澄江與月渾蝴蝶飛迷三月雪香風十里水晶村是鵬翁詩也其後某跋之曰先生是詩妙絶一時云云不亦甚乎旭莊贊詩朝之主人曰何如平次顧余余曰十里長堤一片碑春風吹老落花枝落花繽是深五尺不為鵬齋埋惡詩衆大咲戚碑同寺中飛瀑溪琴與醫達劉平次請自略樂溪琴隱棲家

小倉南藏椋梨藤太來不值　平下牌小傳馬街大距皷家僮二丁然以無風臥不起去家東候

二十九日

先是春山謀数子余薦澤齋原隣芳洋齋元慎繁藏至望四隆齋氏告春山旨隆齋曰善遂訪佐野博洋不在入荻邸訪小倉南藏話次椋梨藤太來導至其寧戚太郎東見蕭太諸子欲留余辭出訪高須平七不在至大村邸欲見公子不在訪一瀬平兵衛莊七郎太夫禍田年人亦皆不在初使繁藏視春山在家手否返曰其舍方改構不見人遍三宅邸側使元慎就鈴木権左衛門氏問春山居返曰方在従家乃往見焉春山曰將携妻兒看殿山花公無意乎余曰善留洋齋使元慎繁藏去權左衛門見午後與春山及其妻子四人出三宅邸天晴而風黄埃如雲經螺尾坊出虎門過芝高縄登殿山忽見忠龍引至其設席處來澤士人數輩自称姓名相見山上櫻花過半零戚然遊人數倍大昨年使洋齋擇花下設席而往忠龍贈酒權左衛門携其子來余買鮓及豆腐炙食飲

酒酣春山慨慨淚下曰世人不虞莫虞而宴安之酖猶坐薪上以火未及燃焉也余私忠龍曰古人曰當樂而嘆其有憂乎春山兄恐有憂患龍曰吾亦畏之也既而遊山南別國神祠（亦大昨年所遊）既櫻方盛歸至高縄買舟時風勢已衰餘濤猶怒余欲使春山妻子陸行春山不可與權左衛門父子皆乘一舟行數町舟傾春山妻啞而兒啼余四不聽我言今何如春山儼然而叱其妻不已至築地權左衛門春山妻子出舟余及春山至永代橋西畔出両下畔帰春山出訪溪

琴迫曰彼在松園氏乃往見之亥牌帰春山留宿

晦

春山去　辰牌訪簡堂君君贈余袁氏才詩三套且曰来月初五請與菊池渓琴来竹田冨徴致韓好石三月十五日東訪窪田子不在訪冲齋主人供食余曰賢郎索居無友半日在我家半日在膝下何如冲齋曰善哉帰路訪渓琴其舎人曰既之大槻平次氏未牌携竪蔵至平次氏渓琴及詩人横山湖山僧南園在坐西島盛之助亦至主人導入西本願寺中真光氏余偶出訪僧真龍善永皆不在過真光氏平次出詩題曰三月盡真光精舎集乃分花落家僮来婦鶯啼山窓猶眠為韻余得花時（詩長不録）會者十六七人主人供酒闌研次出（研次十年前識於梁川翁席上）今日大風中牌風止雨下向晩雨止與渓琴出至門外雨復下渓琴使其僮先行買舟於鉄炮洲而往不見僮雨益急投一店候僮不至乃別買舟比発僮至昏黒無燈故相失也棄舟雨聲浪浪酉下牌傳舎西岸使竪蔵先返取木屐而出雨透裳衣　士民来不値

四月朔

昨夜甚雨徹暁平旦雨止而雲南風大起熱如季夏受藝生賀謁聖像如例　小倉尚蔵来　丸敬来丸氏来余買其絺衣二

二日

風益猛奇勢不可耐　午前至大久保氏講信友従講畢而食過本所訪清水八郎兵衛至府内邸平次兵衛等皆不在至井上氏話次大雨震電風聲如炮良久風止天晴紅曦赫赫凄凄意似初秋主人曰奇候如是近年希覯申上牌復至平次兵衛緊促講朝曰何晩謝曰寡君畏雷故也既而講于公所如例黄昏帰梅田九兵衛来送松魚及墨乞字　櫻井一太郎来不値　長道平来不値　舟師伊勢贈鱠残魚虎古来聴講（江下不記）

三日

辰牌出竪蔵従出櫻田虎二門取生路而行曲折数回出于甕路入出石部訪櫻井一太郎不在留柬及雲丹而出取生路西行地勢上復下出于溜池側自

赤坂門入至九村邨迂路十餘丁矣訪平兵衛一瀨平兵衛以下省姓講于公子所如例講畢平兵衛供飲訪春山於三宅邨不在良久歸見來下牌入萩邨訪藤太椋梨藤太以下省姓藤太導至尚藏許小倉尚藏以下省姓尚藏導至九右衛門許先是主人增祿余以詩賀之故招余而飲赤川喜兵衛至日沒茂太郎見茂太郎進班而隸太夫以剃爪故久不來云茂上牌辭歸 長門寬司山井璞助投藏未審不值

四日

遣鱗藏于萩邨及春山氏 溪琴來 永寬父永照來 訪溪琴席上一詩人見自稱曰村上彌六主人供雞余有病先歸令玄意調葛根湯 夜玄民來宿

五日

以疾休塾講 尚藏携萩人柏村茂一郎來見請受業 溪琴使人來言某將有事于下谷邃之羽倉氏請午後會焉 高澤仙之助來 元敬來 野田希一來飯之既而洪仙之助送希一至安中侯中邨希一居焉邨地闊人稀青草滿庭至羽倉氏門仙之助別去

溪琴既與簡堂君出窪田子亦並來下牌溪琴先去話至黃昏歸窪田子曰請八日臨我家 大坂人近江屋幸三郎携筱小竹東來不值小竹逗墨 相良文敬東告別 叔臧來 春山來有疾留宿

六日

藏寄大人東遣信友托諸文敬 近江屋幸三郎來茂太郎携九右衛門舍人中村清兵衛來見 午訪紅園溪琴[illegible]溪大槻次號平來會我家乃出至伊勢店買浙溪琴舍人八兵衛及一僮從余携問溪琴携者

樵日舟中買酒者久不至故携之 溯過東橋滿目綠樹不復見片紅堤上遊人邑少壺都人無緣會夏茂勝春之意者投川口店坐樓園林待希一焉希一亦有約店人以有客請移席樓下希一至藩署溪曰某將赴正福寺詩會請讀同諸君往乃自店西門出南行六七丁至寺寺主大昨年見于寅龍寺席上矣其園邑闊墻外有水田主人曰四五日來田中蛙數十萬分隊而鬭觀者如堵今日午時鬭止蛙散園中雜樹蕭疏新綠間時見殘紅西南隅有龜田鵬齋墓謁焉話又及鵬齋墨水

碑詩各賦詩嘲之又戯用前韻作一絶落花深處一若譯道是當
年好竹枝今日人於芦律細櫻堤無復水晶詩又踞石上喫茶分石上題詩
拂緑苔七字爲韻然皆不成主人供酒見桃媛及一
僧僧善綦與余一對余一棋品初級之人少能抗者
僧勇戍上牌辭返舟于三彌濠初令舟子俟焉至元柳橋衆
送至我門　望田陸齋来不値

七日

大久保氏臣古賀尚蔵檜山均助以君旨辭今日講
將赴府内卽使繁蔵先往来平次兵衛白今日欲

導見及小林君訪井上總州何如先是總州欲見二子午後訪
渓琴遂至平次兵衛家講于公所如例畢與小林子
平次兵衛至總州氏主人礼敬甚渥二子愕然不安
主人導観園中華花既而主人將供食皆以紙食辭
主人曰二公近而先生遠請食先生使余陪飯園下
牌辭送二子入郎而歸今日中牌南風大起歸路沙
塵吹面蹈不得步比暁風衰而下

八日

以大風故走繁蔵于大村郎因一瀬平兵衛辭今日
講又東春山　違元慎于窪田氏問雨聲如是猶當
拝違于返曰主人不在　午後天晴赴羽倉氏主人
曰相見于窪田氏窪田氏有客乃與冨識語至中上
牌聞客未去往問其故窪田氏曰客肥後士人也以
將饗君輩故留之而已蕳堂君父子至主人供蕎飯
皆過飽旗下人一角矢止夭者至談論鋒起薄暮歸
八木八三郎細川林齋母去氏来皆不値

九日

明日丁兆堂月忌然以有與尚蔵遊荻袁砂村下郵

之約故今日之傍遍院展墓洋齋繁蔵從見樹院僧
見歸路自院南門路于本郷過加賀邸側到處皆上
元大跡街勢大變不復知向背出於妻越阪下經下
谷而歸　細川林齋毋来見　春山弟子謙齋攜春
山女二人来曰春山將来余將趨大村邸東春山而
辭　一瀬平兵衛東田公子遊郭西十二社請東余
朝来步三四里疲甚然以難違公子意雇轎夫而往
元吉從使元慎先行報平兵衛至大村邸公子既出
乃出四谷門過内藤新驛驛以西多土路行五六丁

左折取小徑綠樹蒙密式見孟宗林新筍簇簇樹間
太家有深山煞家之趣行六七町見一帶松林轎夫
曰是即十二社也渡略彴滿塗而暗唯聞水聲淙然
部俗謂祠曰社祠境太廣有池長可二町廣可三十
丈池東多好松除水處則雜楓柳嫩綠如滴地迺坐
背池北有一道杉林枝密晝晦杉林東南有祠祠西
有僧家池西地勢冉冉高上數百步劃以樹林池涯
嫩萍如氈往往見白躑躅焉躑躅也南見黃菜花池
畔亦有樹林林根多菜蔬蘆葦池水家西側店八九
遊人皆坐草上開筵公子與僧家樓上設見焉平兵
衛稻田年人莊七郎太夫以下數十人侍坐余贈點
及酒於平兵衛既食從公子步于池東過池北而至
池西池北地陷如壑橫木筧二焉水無筧口噴成瀑
布狀遶杉西而北流池西有倡家女優數十人喧笑
相謔公子與侍臣觀之余獨返於樓中俟公子歸步
從之輿人曰歸路取徑避內藤街妓館前何如皆曰
善取故路五六町右折入林間人家斷續猶見殘櫻
每家種竹樹鶯歌四聞皆官徒卒所居老樹間時見

碓舍水鏘鏘鳴使人忘城市繁喧路屈曲左繞右繞
往而如還行二十七八町漸入街中亦屈曲數回出
于鮫橋紀邸側自喰違門入黄昏返大村邸上轎疾
走雨下隊歸是日許後往返八里而遠　橫山湖山
鈴木松嵐來不值　耶波辰之助來

十日

柏村茂一郎來　與尚藏藤太遊荻廣砂村下邸信
良信來從（以下事缺後記類落如左）追初自北門入南行棕櫚夾
路旁折寶蓋令僕夜探之園東叢薮公宮東廊就見
馬導入公宮登樓海嶽山迴爽快無比下步徑有大
池焉池心多洲略彴通焉池東多勝窮窪幽明廣狹
平險各成景趣過橋取徼徑東行有渠數十條每渠
繞以竹林尚藏曰是寡君放鷹打兔處兔起必下隣
渠終日迴渠以序畢後始則無兔不在時焉此地比
麻布下邸廣十倍矣返日晝過半於雲州侯然猶延
袤十七八丁數帶池北而飲閒間鳶綿時獲小魚國
吏夙蓄鯉鮮數十巨鯉數頭於盤示之曰吾以諸君
性急不能姑遲故預命漁人獲此以俟余意公池不

得下網故貰也乃炙鰻鱺而送〔贈〕鯉於余晩辭逢過雨
抵誠軒氏脂雨果誠軒欲留尚藏齋太二子固辭乃
同出别歸時戌下晡也　先是九右衛門等獻謂余
曰公漁於砂村必多獲明旦且拜趨陪食族終夕不
寐作鯉羹比曉風雨益甚　今日誠軒出古谷秀平
東陪余　溪琴來不値　平次兵衛送南陔兄三月
十一日東來曰吾將從岡本大夫趨都下當以閏五
月上旬見郷

十一日

爲林齋毋來神原蘭濤欲去屬林齋焉　晩來大風
疑九右衛門等不能來使元懐問諸誠軒誠軒曰約
既先必來乃買羹肴以俟未晡中村清兵衛來曰九
右衛門既乘舟至誠軒氏矣然畏風不得拜趨誠軒
亦使人來曰客至請速臨乃走往九右衛門粟屋阜
人赤川喜兵衛在座主人供酒有盛饌余亦齎菓肴
贈客酒間圍棋申晡客去於携信友信良歸　窪田
子來不値　聞溪琴歸郷欲往别使元懐先行返曰
彼將來待至亥下晡不來乃往主人方與家人飲丑

晡歸溪琴曰明日拜趨　溪琴贈闔社諸子嬌石
工及眼鏡師來皆乞金若干

十二日

溪琴氏俘來曰我主眛爽上程不得拜別使某謝
僕繁藏病蔫清兵衛看而去　午前携信友請兵衛
赴大窪氏講午後至府内郎平次兵衛致大人三月
念七東來外封梅墩詩草六本及範次東議于公所
如例議訖公執余席話晩退至總州氏夜歸

十三日

辰晡携元懐清兵衛館章三郎（近江屋章三郎以下省姓）於西河
岸章三郎將送鮮及簡堂君囑余作東訪春山於三
宅郎午前至大村郎公子平兵衛皆不在侍醫曰公
子將加冠方與平兵衛等習儀公宮矣良久公子歸
平兵衛曰公子病耳請短講既講枉年余爲大村侯
作禮和説今日呈諸公子（先是平兵衛囑余也）還入平兵衛寮
主人供雞清兵衛病使元懐送返其家借大村郎一
騎而出漫訪章三郎中上晡歸　良平歸家　長門
寬司來　茂太郎來

十四日

茂太郎喝褻朱閃（朱八拾弐）　信友病遣信良告諸誠軒

誠軒来　尚蔵来　馬屋原銭三郎来　十餘日来

常雲而寒風卯火行塾生婢僕病者相継　大坂人

喜助来為僕　幸三郎使人来約明日訪簡堂君

十五日

受塾生賀如例　誠軒来視信友病　須藤洞然筑

井甓陽東至　茂太郎来　午後至羽倉氏幸三郎

未至乃訪窪田子論話久之後至羽倉氏幸三郎在

寫中上牌幸三郎先去余為簡堂君說出處晩帰

總洲君聞余病使人来候不値　瞑齋来　元慎曰

清兵衛現在舍西湯肆蓋詐病遁也乃使元慎詰之

清兵衛及湯肆主人来謝

十六日

以塾生皆病休講　遣元慎於大久保氏辞明日講

春山来　大槻平次使人来　遣長安東一瀬平

兵衛

十七日

為萩邸諸子作書數十百紙　塩谷良平来　簡堂

君来　山井璞助来不値　忠亮携高橋玄益者来

見

十八日

卯牌携喜助出訪春山於三宅邸飲畢至大村邸人

平兵衛寮公子方調馬午前始講退與平兵衛話未

牌辞訪忠亮不在入萩邸訪尚蔵話次安積艮齋及

其門人莊原某至主人供酒恭伯藤太横見新八中

島市郎兵衛阿部善七出侑酒茂太郎来見而去酒

將徹使藤太僕導至九右衛門赤川喜兵衛梅田九

兵衛福原與右衛門高須平七會見洞養諸家（諸子辭逸）

（萩定西帰）置刺而去迺尚蔵氏西下牌同艮齋出別于邸

門外莊原某別于龍口戌牌帰　叔蔵携岡田周平

（姓年十浪華）見来不値

十九日

望田陸齋来　昨日快晴始覺夏意人心欣怡今朝

復陰至晩大風　茂太郎来告別餞之　九右衛門

贈紅鬣魚　尚蔵藤太来告別且介萩邸人井上峡

四郊相見尚藏贍余金及聡文祥所著國史贊論中
下牌藤太與四郎先去戌牌尚藏先去　高須平七使
有田助六来贈菓子及雲丹　良平歸家

二十日

櫻井一太郎寄示神宮凉庭詩軸請跋為賦七絶四
章　玄圭来

二十一日

忠迪介吉田杏陵者請受業入塾　午前茂太郎来
携之赴伊勢庄買舟溯至三弥濠出觀吉原燒跡按

駐春亭飲申上牌取田間路過堀田原歸　玄民雪
之助来不値　小紫百枝携古川太郎来謝見之

二十二日

大風暴雨屡霽如三伏午前衛風而至大久保氏
講過両國橋至府内卿見平次兵衛至井上氏話間
風止申上牌平次兵衛使人来言聴講人集将出總
州君獻曰聞先生講于府内矣許日没不得食某竟
不平余曰矣家方儉故爾主人曰非儉也吝也凡招
人者過申則供食禮也矣家二萬五千石某則其百
分一也（總州削禄為二百五十石）然不敢餘先生今日無食請後
過我余笑曰諾乃至府内卿講如例講後公就余席
話小林子侍坐日没辭退于平次兵衛索聞藤田康
平將至欲待之乃復至總州氏主人供飯亥上牌至
平次兵衛索康平在焉方與衆飲余一交杯而出中
村政右衛門者見　小仙家人来宿　長安出奔
寅下牌地大震架上諸物悉墜生来所無

二十三日

遣信良告長安件於大槻俊齋　卯上牌携喜助出

過山下門新橋至西窪訪櫻井一太郎於仙石郎先
是一太郎與神宮凉庭謀欲招余於京師余亦厭江
戸故議去留焉午前過虎門至大村邸講于公子所
午後訪安積艮齋於丹羽邸話次諸木兵三郎孝来
將聴艮齋講乃去未下牌歸　荒木吉次来至　送
雲丹蕃薯于總州君君酬以會津蠟燭　康平送諫
山後安山田武助東　先是陰霾數十日至是地震
而晴　夜龍信来曰大舎將来請本月之尾臨敝廬
話聞忽有物咬左手巨擘視之鼠也捕之不獲既寢

終夜繞數蝴外蓋狂亂也

二十四日

松園示沖齋柬柬曰豚兒病將招誠軒診之先生請同廣先生臨余曰公先往吾午後往　九右衛門來告別欲飲之辭且曰某本意欲請先生臨敝邑事不成邑慚邑慚又曰唯祈先生冀返浪華爲適留于此地數年余曰欲贈一言何如曰願拜聽余曰古人云見譽而喜爲佞之媒見毀而怒爲讒之媒君願節喜怒請益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九右衛門沈思良久

曰善哉善哉乃去　午後在橋大之款郎使元懷先往見茂太郎茂太郎出候于門外余曰欲見穎山九右衛門御茂太郎曰穎山方在公所且候于藤太氏乃訪藤太主人有病乃訪尚藏贈送別詩橫見新入來將飲余試來郭九右衛門俟于藤太氏乃往見屏左右爲說家國機務久之出過神田橋阿玉池至和泉橋下鶴至沖齋氏松園方與主人圍棋日沒忽聞警鐘聲急出于屋脊望之七軒坊大（距沖齋七八丁）家勢甚熾良久穀既滅少焉又聞鐘聲出望則火在七軒坊西三町外蓋遠火也亦食晌而滅戌下牌同松園歸　忠龍來爲長安謝不值

二十五日

佐藤壽八郎來留宿　買小鏝鑱數千枚諸庭池　茂太郎來

二十六日

先是茂太郎囑食塾生使信友等買雞供之　壽八郎介米澤街人荻田園書相見園書能一日步七十里人稱曰天狗介松園邸話次秦雲齋後藤梅園（沐坂）

人（嘗相識今名松所）來訪蒔菴皆去飲松園　發奇漢琴索及詩三卷於河三氏　平田勇之助來告別　夜沖齋來爲長安謝

二十七日

夜來大雨辰牌晴與信友之大久保氏而講書助從　午後渡三目橋訪藤堂凌雲（淺）於竹倉前藤堂彌次右衛門氏出訪荻田園書於米澤街話次醫人佐藤氏之助至相見曾出過廣平於筋違門內入平次兵衛齋玄氏至要之至總州氏申牌府內邸人來促講期

乃之公所講畢食於平次兵衛第黄昏帰　茂太郎
来不値
二十八日
先是與平兵衛約今日遊本所故昧爽携喜助趨大
村邸途過大達（地名）諸侯朝者如織余取中路進階徒
執棒呼曰左左蓋諸侯従者数萬恐其相混故使行
人避也平兵衛以有事辞講于公子所出訪春山於
三宅邸主人病乃出博洋至話過午同博洋出別于
杵築邸前亦上牌帰　久留米大夫有馬右近舎人

津山伊平太携岳翁三月二十一日東来見傳右近
旨請受業　林濟門人鈴木德之助来訪　誠軒
来　伴東俊助来
二十九日
茂太郎来告別且致赤川喜兵衛所贈金二歩茂太
郎贈闔塾諸生饅頭余欲送之然以雨邑至芳街止
投佃店飲而別　栽寄水原源右衛門東而托茂太
郎
五月朔
遣元吉別於赤川喜兵衛及茂太郎尚蔵贈喜兵衛
書三紙　受塾生賀詞聖像如例　巳牌携喜助元
正出過両国橋西畔劇場假店一掃無跡蓋明日台
駕過焉也至元正家其父病不見訪龍信午後與龍
信館大含（居若年寄掌所謂館）不在其子太陽及法雨見僧某
見余贈大含以菓子申上牌帰　馬屋原鐵三郎来
告別不値　遣元吉唁俊齋先是俊齋丧高野長英
筆杜門
二日

栽答須藤洞然津久井彦次郎東遣元慎托諸白川
郎　先是大久保氏請改二七日講期未決故不往
台駕過大川邊昧爽開門　巳牌携喜助出訪簡
堂君君曰筱崎長平前日至都下已去守余曰不知
君日為戒問諸近江屋幸三郎出訪窪田子不在訪
冲齋謀長安件而欲唁俊齋恐門鎖而不得入冲齋
使其門人某導自俊齋南隣圃間入庭而就座江戸
畫人菊池容齋者見焉至府内衛郎訪磨平午食焉出
訪總州君以疾不見三郎君見未下牌歸復至府内

邸講于公所畢公就余席語寺島大記等侍坐賜食
南下晡歸　松太郎來留一束奪庭中香椿一株而
去　戌下晡地震
三日
夜來腹痛暴瀉遣喜助求一瀨平兵衛藥今日講
遣元慎東近江屋幸三郎問長平去否又致詩卷于
大槻平次遂訪廣田文哲者于中津邸先是諫山侯安此寄文哲
東迺回長平已去　遣喜助於羽倉氏又之府內邸
問大記獻雲丹于公　地震二次　四五十日來天

常陰霾一日晴三日雨冷暖屢換人皆病風邪詩話
肆湯肆治至醫業今日申上牌始晴人皆祈無復雨
大昨日買筆於倉前假肆價邑康今日遣元正買
百餘枝　總洲君東謝昨日不值之故
四日
病如昨　信友疾東誠軒告之誠軒來診因視余病
乞藥　松太郎柏村茂一郎來不值　日田有田人
某來見乃託寄方山去國東　後藤梅園來　夜信
友病令信良携歸洋齋送之　誠軒復來不值

五日
以疾不出賀　受塾生賀　去圭三四五郎來賀
廉平平次兵衛大記澂藏携中村銕右衛門來見
備七來識理竈
六日
已牌携忠迪訪服部安三郎遂訪信友病誠軒夫妻
信良見識斷診余曰先生元無病唯不步行故鬱而
邑飲就家從容散步而歸路郎慮言畢出家人供酒飲
午後與信良出過卅三間堂前入而觀之堂後有空

地數十弓試圍以列柏蒸葦滿焉士人數輩習謝遊洲
崎天放祠沙步潮落撈蛤者林立於茶店而憩久之
去過木場逢拾當百錢一枚矣路于冬樹坊北涯而
出于正覺橋信良別去未下牌歸　諫山養春日四上于
人不見十七八年來訪曰某客年徙森侯來近日將去　春
山東曰某禱于築地杜川氏而疾痛散告乃使洋齋
往視　元吉出遊不歸遣元慎告諸傍齋
七日
午前出訪玄龍病遂訪洞海主人供飲至府內邸講

如例將訪絶洲君君使人來辞乃歸　塾生曰元吉
在深川妓館遣元愼執之送于俊齋氏　阿部善七
東曰聞明日將枉駕蓋先是茂太郎所告撒郎有事請期他日
東誠軒曰春山病請為我診之

八日

井上三郎君與其子來　辰下辭到大村郎講如例
與平兵衛謀改講日為二七歸路訪古春取出路出
山下門訪侍洋主人病出訪大槻平次過米女原至
本願寺前桂川氏訪春山春山曰某不死余曰吾望

子而未有死食且喫矣過處春山所臥室狹日輝薫射
余忽頭痛發熱乃去中晡歸　服部子東曰日田縣
庫有賦金五百兩欲借諸府内郎何如乃東康平謀
之眷田撤郎羅失然以南陔君拮据故纔不借他家
之財而給也　大人南陔兄範次長久寺恵聞東至
玄龍良平還塾　剛藏叔藏來　初助四郎誘元
吉遊妓館先生歸至是事覺偷詳齋子毋刀出奔　疾
甚

九日

達元愼于簡紀洲氏返書而又借書東服部子告康
平言又東穎川藤二郎　告助四郎仲于伴東俊助
俊助來同祐助至助四郎親姻家　松園招供午食
稱念寺贊了四月東至　疾如昨

十日

昨日令塾中諸子曰某今後將以二七日昧爽赴大
村郎進至府内郎則二七日不得不休講然一月六
次休講不亦多乎如以朔望則為八次講二七日某
雖臥在家諸子作勤會可也今朝始習勤會儀一話

大坂舊記　辰時將之大窪氏語永覺曰吾欲棄舟
之傳通院師先赴伊勢店命舟而俟我至大窪氏講
畢與主人謀改講日為三八至兩國橋永覺既出俟
焉上舟過茶溪杜鵑亂鳴又見白蟲無數飛于樹間
或墜水上初以為蝶而視之翼似蛾而大至水戸邸
前出辰基見見樹院沙彌為之曰某命石工數基前
石而以墨墨塗色石譯今日見墨剥草自石譯出請為我
詰之技鏞右午食至昇平橋橋羅上元災方修之忽
禁舟來往俟之久而得過災後遷土木之舟充滿渠

申候此柏軌路不得過舟行太遲未下牌至元柳橋
出歸　凌雲來訪飲之及杠園　後齋使人送元吉
至爲之謝
十一日
信友遜塾　仟東後助來謝助四郎件留宿　東涧
海謀出遊餘
十二日
卯下牌聞後晌出別于大村邸詐入邸講如例巳牌
話服部子將竹尾卿邸門閉問其故驗門曰主公叢

謹杜門卽出刺請通諸服部氏曰不得通也先是日
田人與森人關訟于官官以竹尾氏處措失當譴之
云去下件隊至土屋邸東畔取生路二町許至總州
民剛其父子詩午食事出講于府內邸如例申下牌
歸　柏村茂一郎玄民剛藏來不值　橋本謙藏來
不值　橫山湖山來　今日偶晴然寒猶冬
十三日
數日來裁寄大人南陔兄岳翁範次小竹後安愚聞
古谷秀平河野龜太郎來今日合封之副以寄谷口

榮助東　服部子使人來白竹尾府君坐日田森件
杜門　渡邊圖十郎來飲之　關誠軒左塩田氏往
見之曰欲拜趨然聞有客圖十郎止
十四日
近江屋章三郎來　午後與永覺良平出良平途別
訪春山病問何症其妻曰疫也余恐傳染辭出訪長
門寬次談話久之出訪櫻井三郎不在訪善永寺永
識主香傑潤自本願寺南門出取生路東行二丁許
抵新過南公寨隊判處皆羅上元炎熱路如生路至

永安橋過安藤邸側使永覺向芳衛以測路遠近歸
永覺盍曰芳衛近四五町矣、達喜助托昨日所封
東於廉平　聞大村公子將來達元愼辭於平兵衛
府內邑人阿部泰晏三河屋由己來見謀見廉平
余曰十七日午後須過府內邸矣
十五日
受塾生賀如例　井上三郎君來　柏村茂一郎來
先是與平兵衛約今日舟遊午前不至使元愼促
之半途歸曰方至平兵衛携稻田集人土肥才右衛

門来従者数人皆供飯使壽助光之伊勢店買舟而赴馬汎隅田川至廟橋西畔出至藪側店食蕎麦既而観鳥肆買母雞三初将買一雞主人曰此直金二歩詰之曰此雞所生雄雞尾長一丈七尺販諸貴人得金十五両哂其誕主人乃出雞尾果信近舟煮雞食之杙舟永代橋北畔至黄昏舟子曰潮落不得入竈河乃廻槳至門外出飯客及従者而下牌去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五十二

弘化三年丙午五月十六日

将訪阿部善七雨下使喜助辞善七亦使人来曰請

十八日臨　東松岡古春　載寄吉澤雄之進東

十七日

廉平使人送大人鉄之助四月十六日東南陵兄四月二十四日東且以君命辞今日講　大久保氏使人来辞明日講　大昨日平兵衛以公子音辞今日講　余以大村府納既徐講泳欲出門乃衆耕上世

郎君辞今日講　使元慎婢僕等掃倉　安積艮齋来欽之　載卷大人南陵兄鉄之助東合寄雄之進東封之外書南陵兄名

十八日

遣元慎托諸廉平　卯下牌将出遇大君遊羅漢邊開門巳牌始出洋齋喜助従訪松岡古春先是古春謂余曰高崎侯方求義子大村公子為人何如余言其德量無雙而竊告古春言於平兵衛平兵衛曰高崎故所欲也君請成之余乃謀諸古春古春昨日謀諸高崎大夫大夫曰數日前既定他諸侯子為義子矣乃之平兵衛氏而告歸路入荻邸訪阿部善七倉莫在官署乃訪柏村茂一郎為書数扇至善七氏主人供酒升上與四郎栗屋卑太来申下牌帰卑太贈茶　龍信携稱念寺賢了来不値　廉平来不値

十九日

遣洋齋謝阿部善七且訪春山病　遣喜助東賢了同雲華寓　午前賢了来乃導至伊勢店買舟恭心同乗至東橋出湖至牛女祠前出歩堤上就堤側店買飲

皆辞曰非櫻花時節無敘飢甚見一幄囊櫻餅請之笑曰客千金子猶飢乎毒午餉晝間居假店者有数外粗糲公肯下箸乎余曰善乃薦飲硬甚始不下咽然以飢故喫数梳既而至木母寺廻店側西行越一橋地名閑屋里村落三五隠於修竹蘆蒲界水而立数松秀茂象草芳嫩見一幄設假店于松陰就問是何地曰官放鷹場其言語甚快利說放鷹状詳悉如睹踞店久之北行數百歩西折歷水上堤而南折堤上載松蘆葉没逕行二百餘歩許東折出于橋逅故路至牛

女桐北畔乗渡舟西渡入宗全寺門内直西行出于
八重堤十年所過 前投駐春亭見轎鞍填門問何客主人
曰藤堂侯後宮也其従者士女殆百人毎室満店婢
導登楼暑甚命酒酔甚與賢了眠覚浴湯室飯畢他
客既去乃歴観園中而出過金龍山後至東橋買舟
下至元柳橋出黄昏帰賢了欲至本街使元慎導之
玄民来不値

二十日

将與塾生分炊数日前命坊者造竈二今夕遣塾生

數人取之

二十一日

諸木雄介来　西島盛之助来　見樹院使僧来致
慈真墓地券且謀墓前植樹　古川太郎来不値
太郎祖母来　東拓廉平携至親仁橋鰻鱺店供夕
食送至長川坊

二十二日

大雨　東平兵衛辞今日講又東廉平請使轎夫来
迎廉平答曰雨甚轎夫不能歩請明日臨　誠軒東

曰春山文衡先生不早往恐彼不省人事故告乃使
元吉往候亦以雨故止

二十三日

辰牌携信友赴大久保氏途至裏街縄欄衢上問其
故路人曰台駕遊濱殿故過行客乃訪服部安三郎
良久聞街路開出至大久保氏講豊別君導自園中
歩至後園演武場観郎君及信友等習撃剣余請習
射君教控弦而射家蔵石盆発辞退食于舎人室午
後帰　遣元慎東廉平送之傳通院　荻郎人奉良

島彌次安衛蔵山本茂太郎伏見所発東及茶　毛
利玄伯来　未下牌欲訪春山與永覚元吉元意出
渡甲渡至南八重濠元意曰且東折取中橋而南行
従之迂路三四丁矣既渡橋永覚曰宜西折従之又
迂路五六丁矣余謂二子曰卿等勿復言地理至春
山門前永覚元意去使元吉之荻郎托寄乾太郎東
于許次兵衛春山既彌留竹内玄同在座曰主人聾
甚先生宜筆語余乃書曰兄稍平復至慶至慶春山
曰吾亦知不必死話間佐久間修理至春山曰数日

前松園君見訪有難色責帰見先生有何語予余書
曰松園同重症然不至不諱也春山言語頻繁余又
書曰多言損氣兄須省言又書曰吾能荐至無益于
兄故以貴恙屬誠軒翁而不親至兄莫尤我慢然有
緩急見告玄同先去余待元吉久不至乃跡永覚至
善永寺主人供飯神牌路於霊岩洲而帰　丹羽侯
儒臣堀江周輔者携安積艮齋東至不値　剛蔵来
不遇　信濃屋甚七来議阿妣件
二十四日

先是佐藤博士罹災移于山伏井距余家三丁而近
辰牌始訪之贈某不在見郎君見遂訪佐久間修理
修理将帰郷行且満望訪簡堂君食焉訪蓮田子申
上牌帰　洋齋以疾出塾　过為次送岳翁四月二
十一日東
二十五日
俊齋遣教来見且為長安謝余以長安與塾生不和
辭之俊齋乃往謝塾生（蓋生）不可　使永覚托寄岳翁東
予过為次

二十六日
卯上牌地大震　巽齋宗菴来　誠軒門人赤澤寛
輔大野尚齋東許文啟無状乃封其東寄魚屋要右
衛門
二十七日
昧爽将赴大村邸至吳服橋遇平安衛之伜曰公子
今日有故辭講乃渡一石橋北行至府内邸入平次
兵衛等寮起之主人供飯辰下牌至總州君許午後
通衛御講如例公謂余曰今後改講日為四九而

卯下牌来
二十八日
辰下牌携信友赴大久保氏講　關四郎兵衛来
八木八三郎来　方山玄圃本月二十日東至　晩
携元吉喜助觀兩國烟火觀象倍蓰昨年僅三發乃
帰
二十九日
柏原茂一郎来　晩携信友等歩于兩國橋上帰
晦

由澤貞齋来　與塾生約明日以後分炊故作飯供
之　諸木雄助横見新八宮木恭伯西川元泰来
佐野傳津来告別贐之　新定家規預量糺一月費
而授諸阿嫩又使嫩及婢僕限費而預給金　元愼
為塾炊夫　丑牌令眠覺庭上似有跫音起元愼及
婢繁曰恐有盗疾視之二人黙燭照庭曰無異也

閏五月朔

受塾生賀拜聖像如例　簡堂君来訪[illegible]已牌信良
告曰杏陵先子母刀患迪良平失子刀棄元吉曰今

朝門扉帯鑰而仆矣乃知賊之為也走告助諸廉
平平次兵衛平次兵衛来曰預募君也遣良平元吉
間助四郎所嘗游倡家返回彼奔後絶蹤跡矣使信
良従忠廸良平杏陵各帰其家謀于父返曰所失之
刀願獻諸先生先生以為己物而處置也　夜元吉
出奔先是余赦元吉罪而帰塾與俊齋謀禁出門百
日元吉不堪竊携其衣物書籍而遁乃走元愼告諸
俊齋

二日

卯下牌趨大村邸而議畢入半藏門将出竹橋門門
監叱曰退乃伏乎邏舎側徒卒大唱曰退不解何故
見傍人亦皆退乃走西退二丁許此析出一門人馬
擁塞焉問何故曰加賀侯所尚翁主将入觀也過護
持院原訪鮮至府内邸見廉平等議昨日件回先生
豆見小林子及神島清記也今朝鈎良平忠廸具所
失刀状而来會焉午前二子至乃齎刀状廉平而訪
清説不在見其妻至小林氏主人不在其母妻及其
嶽父衝野勤静觀往迎帰楼徽趁蘇郊澤齋郊離来

下牌帰　忠亮来不値　書林須原屋伊八来謀刻
余詩

三日

卯下牌之大久保氏信友從家人猶眠起之曰今朝
主君早出故使人止君矣蓋途中不相遇也然主人
将歸請遅之乃與信友重射垜數射郎君来教辰下
牌休良久豊前君帰講和例君話曰今朝見西城門
監長鈴木善左衛門者年九十五猶能騎趨進曰某
自結髪就官八十餘年未嘗一日以疾休矣山澤之

矍壽亞期頤者不尠然江都士人過九十者甚少况
班進見以上者乎近時壽至九十六者唯一人善左
衛門則矍鑠猶壯者其壽未有艾誠昭代人瑞也午
前歸　余怯暑廿將以脉爽出講乃改我家卯牌講
期為申中止牌以今日始　賢了來尋至西國橋西饅
鰻店夕食送至余家留宿　定五郎曰明日台駕入
一橋邸終日禁網又不許開門乃遣喜助東康平請
延明日講又東井上君告之

四日

時衷贊了去　終日閉戸　大坂人吉田無二齋者
來見請受業　誠軒贈舍　晚携信良等步元柳橋
邊　康平東回用人中島唯右衛門死赦告

五日

井上三郎君來　賢了東曰向約拜趨而有疾臥予
深川文家赦告

六日

近江屋章三郎來供鮓　云吉來　大村人村上圖
助與其妻來乞字不值　晚携喜助至府内邸訪康
平等察康平出南陵兄五月廿六日東附余東曰吾
將以閏五月十三日着江戶尹中島精記贈蠟燭及
線香日没歸康平送至半途　使永覺訪春山病退
日大漸

七日

卯上牌赴大村邸講如例將歸平兵衛曰今日請饅
壁乃借稲田阜人樓閣栈覽助者姓忘其來平兵衛侠
雜華火戲平話黃昏歸　山田直右衛門柏村戰一
郎來不值

八日

卯下牌携信友至太久保氏講出訪山田直右衛門
曰誠島君欲見公数昨拜趨矣護兩國橋歸　朝川
善庵來不值　安藤謙次來曰其為岡心川口氏義
子改名宗三郎飯之　伊東俊助來曰忌母病使其
歸鄉請先生告諸誠軒乃作東附之　賢了來　昨
日炎勝三伏今日凉如初冬以寒暖測之差三十度
矣　康平東曰紀公甍遇蜜令下寡君使某辭明日
講

九日
寒益甚　伊東俊助來告別　柏原茂一郎來　辰下牌携信良訪清水八郎兵衛囑擒盜件而附刀狀記文昨日小仙亦失子母刀蓋盜在邇而塾生忽之也已余有所意然不欲公言之囑八郎兵衛圖之歸路訪朝川善庵善庵將謁大君儒林所榮故往賀也
邕喜助於總州弑肆今日讞
十日
數日前信良病歸家誠軒來請令信良歸　杉田仁一

郎導筑前人藤田玄民來訪玄民曰京嘗學淡窓先生願因先生得所居問其志曰欲學醫出長谷允東所（余長谷允澤數爲改名）一郎者留玄民宿聞羽村玄仲卒（玄民所語）玄仲周防岩國人二十年前同余學龜井氏後往華娶余居近往來甚親予贈七律有自始交時甚廿歲再相逢後亦三年一聯爲人愷悌樂易而有俠氣善撫人雖予交友中未見其比快豁不事生產業醫技頗售然食客十餘人終以窮乏不能長居都會矣十年前余大村歸路過其鄉訪之玄仲大喜餞以傳多識連送而副年甫過五十沒惜哉
十一日
余謂玄民曰吾子志不在文學而居我家無益也且之福岡郭乃去　誠軒來曰春山老大昨夜溘然歿告刀走良平視其家返曰昨日已葬寡孤移於三宅郎唯留一門生受予春山姓鈴木初稱春次郎號臺浦三河田原人世仕三宅侯二十年前西遊而學大人留亙周二三年最與余及有田大助青木寬次道文啟戊子間二子後去絶音塵廿餘年余在浪華

論池久市遊江戸歸殿春山東初知其在江戸天保壬寅余至江戸春山爲我周旋盡力余東大人獻稱爲我家佐命元勳春山容貌魁梧志氣豁蕩業醫然不好治療善飲及辭尤精其學其行事磊落人或目爲狂然内實慎密不減生平勇於爲義嘗過日本橋一妓館一女而進女屢顧而啼問何故曰將鬻爲娼春山曰鬻女不亦酷乎媼曰女幼而孤丈鞠於我家今窮甚女冝自鬻而報我恩也春山曰汝要幾金乎曰十餘金乃倚橋欄探懷出十金附媼而訪女親戚

逐之親戚欲令女事之春山曰我恤其窮而已不愛
既而聞予無碑賛之即阿峯也其輕財恤窮大率此
類也有田大助以命落魄無所容身來投其家而死
焉春山將為是立碑予首施金春山喜請予作大助
行狀予多冗未成七八十日前猶親來促予已其篤
故友大率此類也其學豆圃時寓于北隣一日霖雨
夜半打余戶曰旭莊君來來導至北隣庭中柿樹一
株斷在地上問何事曰今夏多雨歲凶必矣諸侯將
窮矣輩將候吾臥起禄〔封〕時至書不自禁故為斷此妖

甚然無足與晤言者竊告公也其跡跪不羈好大言
大率此類也長崎距予鄉五十里春山能朝發夕至
又善殺日不食人冒雨必覺眉走春山踏章履徐步
不異晴行行數百步〔里〕路脚踏木屐未嘗着行縢而一
日課二十四五里其奇異難測大率此類也客臘夜
半有叩予門者門生報曰客至予臥不起大言曰如
是寒夜深更至者非我春山兄而誰春山曰然予曰
吾新納姬同夢不能起也我家蒲團皆在倉中僕已
睡不欲起之但有一蒲團令婢炕上熾炭而加蒲團

何如春山曰幸甚乃設炕則室既臥忽聞燒觸之臭
予呼曰兄不引出奇事乎答曰既引出矣予曰滅乎
曰滅矣天未曉不辭去阿敬曰主公狎侮春山君甚
矣故怒去予曰出不辭彼人之常何足慮翌朝視其
臥處黑點斕斑如潑墨汁滿室皆然而我蒲團不見
燒跡予打掌大笑數曰何故今日昨夜春山大醉而
臥蓋火燒其衣不覺至燒體初驚就斕斑磨燒所而
滅之而已若早悟何有如此滿室之黑乎數日後相
遇問之果然又問何故來瞞而告曰某大醉畏寒

曲身如弓而臥比醒燒及臍下燒既滅著衣裡不純
陰先生綫縫借其衣恐不及我驚然則明日服何衣
而過街上乎故夜遁也聞者絕倒其在三宅所隣有
一娼請之鍼其腹既卑鍼春山出旋不復還娼欲起
然未習拔鍼恐其或折待其還日夕不至娼呻吟聲
聞戶外阿峯偶至救之居三日春山喘自外入呼曰
娼無恙乎問何故曰我旋時忽想昨日與齋藤弥九
郎約會于某街焉不復記鍼娼事今朝在齋藤氏而
旋忽思三日前未拔鍼而來慚悔內切故狂走歸矣

其土木形骸飄忽不拘大率此類也嘗薦余於其君三宅侯同余在侯前曰寡君優柔不斷漢元試之流侯謂予曰春山視我如友不復執君臣之禮我愛其戇也嘗為水野越前州所聘譯泰西書時侯威震天下人莫敢仰視侯入春山室春山方箕踞作字見公至編脚而已不復低顧侯稱其直其不屈貴人大率此類也三數年來英夷侵清或曰逆將闚我春山每見知己嘆我邦無武備聲援與下乃遍讀西洋書宜研其兵法著海上攻守畧說兵學小識十餘卷論侯身

購之一卷之價至一金矣真田侯以下諸侯多召見聲價赫然余竊規之曰往年兄師友渡邊華山高野長英皆以談洋事罹因兄何不鑑焉子春山曰噫先生而猶有此言乎英夷之闚我非一朝一夕而邦人絕不知彼兵為何狀若一旦卒然相合取敗必矣某常思以一死報神武天皇然死于單陣非我所長均之死也願死於著書我書一出邦人或能知西洋之狀而將備之則某身截死何憾之有某自始著此書一本已獻神武天皇矣然官君訴我衷尤此書上梓

使天下人徧知彼隱慝莫無望之幸也余謝曰非我所及其慷慨憂世大率此類也本年春晩與余遊駁山觀花見堀內忠亮忠亮曰逆人如雲繫華信去年昇平佳觀春山泣曰邦人不憂英夷泄泄沓沓日又一日猶坐積薪以火未及嘗笑也余掩其口曰公當紫而悲恐有疾也其夜歸發疾遂至不起病中桶弃轎而來我家余曰請養病於我家然以意不安辭去性緩無決屢請若子余為是舉數人終不決而止又屢請移居余為是相居數所終不決而止病中自三

宅邸移于築地桂川氏室僅容膝妻子六人同居余每入發頭痛乃辭不復往而屢誠斬代我視之然不謂其俄死聞訃悲慟二十年前親友自大助官次以下凋謝殆盡矣然數子皆名不出一鄉春山獨以著書名聞天下天假之數年其不朽可期也余嘗粟大人曰我黨之士中子玉以下不乏聞人然今世無勝春山者而奄忽即世惜哉余將為是作傳且記其概略

菊池溪琴東至

十二日

堀內忠亮將歸鄉來別曰春時殿山之會猶昨日而春山老逝矣先生之語不幸而有徵也　春山門生藤井泰助者來見泣曰某歲十三始事春山十餘年于玆一旦見背如亡父春山嘗曰知我者旭莊也今見先生猶見春山余為泫然勸纂其遺書而繼其志

長野常彝來　南陵兄將以明日至約良平洋齋出迎

十二日

淀藩大河與良平洋齋議止今日行辰下牌雨少衰

乃與二子及喜助之府內卯康平等方移居于卯西原上就見焉曰令兄之來未識今日耶明日耶也諸未畢雨止余曰愚兄等性急今日必至康平曰不必至余曰我且往乃出過筋違門內有二徒卒戲相逐一卒誤觸余胸殆倒良平洋齋怒執之卒伏謝二子不可將毆之余顧曰恕乃釋之過本鄉至巣鴨過一行旅人揖余曰公非廣瀨君乎曰是曰某善與令兄來問賤兄在何處曰將繼至行十餘丁逢一轎問之即岡本子主米也行數丁過兄兄下轎話行至筋違門外康平諸子出迎於一店岡本子曰先生遠迎而康平等不來是慢也命酒飲余既而余先出訪總別君先是君屢問兄來期故告兄至焉至府內卯入兄居康平兩傳話日沒歸　松太郎來不值

十四日

辰牌赴府內卯見兄及康平等講朝在辰下牌待至巳下牌余欲歸康平等驚謝既而講公所畢公賜茶就余席而話午前退到總別氏監其二孫讀書又正其詩總別君識余曰聞先生與荻卯村田坪井諸子

厚恩竊懼先生為彼輩所欺也愚初柄用荻人將贈俸數百日屢辭不可愚乃揖使者前曰某方當返官祿及諸侯贈遺不募何須賜俸乎某為貴藩坐事周旋竭力實非為侯家謀而為官謀不失諸侯之心而已若受俸侯家勢不得不避嫌而停周旋也侯若監其忠誠後來休官貧困之時有所賜焉不敢辭也荻人悅約異日有緩急相恤後某貶黜諸侯或竊乎之而荻人知不聞肅輕薄可知今荻人欲賣令聞以得官寵故網羅天下俊傑遊於其卯以先生一時聞人屈

意相接而已其實豈能用賢焉乎此後莫必相親余再拜曰公忠誠銘肝不敢諠也午後至廉平寮晩覺至兄居話黄昏帰　栢村找一郎来不值　小山霞涯来不值　村上魚冲宜周舟子来曰某四月至此地寓肥後郎深水氏不值　洋齋将帰郷来告別

十五日

受塾生賀如例　買肴贈岡本子　曲澤貞齋来吝年知井玄仲失刀皆意吉雄修理之為余向屬貞齋密修理所常来往之家於是貞齋見二家藏似余仲

氏刀鍔来告　兄使其僕来曰井上公賜物御願為我仕謝余案于總別君而不仕　良平帰家

十六日

廉平東以岡本子旨送紅鬣魚二頭　蘭室君来贈余襪　永覺父永照来　栗屋隼太阿部善七来飲之　暮至待詔舞　信友還塾

十七日

卯上牌至大村邸講畢與平兵衛圍棋午前至三宅邸弔春山妻子遂見權左衛門屬春山家事将出風雨甚脱屐着鞋過半獄門至府内邸見兄及廉平謀尋玄仲刀鍔件暮帰　窪田子岡部玄民曲澤貞齋来皆不值　豐州君使人来辞明日講　毛利金伯来告良平病　使玄龍借向井玄仲短刀

十八日

使信良齋玄仲短刀示諸清水八郎兵衛曰客年所失之刀與此刀大小相對請以此為證使同心輩問富澤坊富田屋傳吉此藏鍔者也八郎兵衛曰諾　東窪田子　玄慎介佐渡人西川儀太郎相見　誠軒

来　窪田子来介之見誠軒藤井泰助来介之見窪田子及誠軒二子去留泰助侍飯　賢乃説信来

十九日

卯下牌趨府内邸見兄及廉平等辰牌講于公所畢賜食返於兄寮兄使余之總別氏贈菓子及烟草返兄寮平次兵衛曰今日雨下當以轎奉送然轎既發晝今兄與岡本氏将集毋赴福彌氏請同集余昨日與賢乃約訪米巷曰明日會于玄朴氏於是走喜助於冲齋氏曰賢乃若至請告我不能至之狀又東窪

田子喜助返稱疾先歸康平出爲兄買舟於筋違門外尾張店余從之同上舟少焉兄及岡本子至過柳橋元愼自岸上呼曰某在斯喜助使元愼代迎也至元柳橋出同元愼歸　服部安三郎東送日光土物先是安三郎從其父遊日光　栗屋阜太送鮮肉阿部善七送藏粉　初武田元意出余家爲松園氏學僕數日前浴于湯肆湯熱衆環立無敢先入者江戸人以能耐熱湯爲勇故亦無呼水者玄意後至曰如是溫微何不能入乎獨入呼快不已既出總身如朱移時而歐小水不利頓發脚疾居二月大漸松園返諸其親玄職者玄職以罹災無家復返諸松園氏松園室狹無所置之欲借余家婢室余以其死期在旦夕未應松園有愠色余曰君之災卽我災也敢不分之唯慮彼死比出棺地主定五郎必難之故欲詢定五郎而後奉答而已松園悅乃使信良告定五郎不在松園曰我善謝地主君莫憂焉申下牌移玄意于我婢室玄意見余號曰夫子救我世世生生不敢忘恩余惻然走玄龍迎誠軒至不肯下匕曰不可救也殘

乞藥數劑使元愼婢鱉待看病

二十日

辰牌玄意卒使信友告諸誠軒　贈金百匹於松園斂玄意　松園告玄意先於會津所玄意會津人卽寅不肯受松園與余謀送書其國老乃使人來取裹而去

令塾生過密　隆碩來　夜訪松園遂步人形街祐助喜助從

二十一日

屬玄職寫詩　佐野傳洋來與之出訪服部安三郎

遂至府內卿介傳洋見兄余見康平謀阿歎件時阿歎身震歸路訪信濃屋甚七於三河坊西下牌歸　剛藏來

二十二日

卯下牌取路於山下門至大村卿講畢傳洋來見焉同出別于郎外已下牌歸　田中通玄東至　田澤勇齋來不値　西島藏之助來

二十三日

卯下牌之大久保氏講歸路訪清水八郎兵衛屬索

刀件而取玄仲短刀返諸玄記

二十四日

卯下牌至府内謁見兄及廉平等已上牌講于公所畢公就余席話將賜飯余辞退食于兄寮有疾左足東總別君辞講申牌出訪蘭堂君君書遊墨田川記贈諸大人黄昏訪緑田子帰　夜大槻俊齋來爲元告謝俠之診脉

二十五日

茂木御兼抱村扶一郎以俊齋者也　先備清顕藤渫洲濟壽

月來日某數日前自大坂至問質了所寓或曰龍信氏或曰先生家余曰賢師十八日後不復來弄月曰杲訪賢了於龍信氏曰四五日前之品川來返訪諸品川別日數日前去不識何地留也顯赫笑曰浪華人偶至江戸即爲迷兒皆絶倒　鈴木春山内子丹羽長平來謀春山家事　洞達來診曰明日復來爲先生劑絡　佐野傳澤來告劑乃贈書二誠托寄方山玄岡東　櫻井三郎來　服俊齋丸藥

二十六日

洞達來針足澤出血殆百鍼　玄民來伏飯　以體羸臥

二十七日

卯上牌之大村邸而講畢訪稲田隼人井村淳兵衛莊七郎太夫候暑皆不値平兵衛欲服麻僂涅失亞蘭華謀諸余已下牌帰遣信友乞麻僂涅失亞於誠名斎　大倉喜内來不値　誠斎東曰聞英吉利船一隻構郎西船二隻傳琉求英人留醫一名及其妻子五六人而去大昨日官命薩大夫島津君見帰國薩

侯將繼發　東兄曰明日請同廉平子臨兄辭復東曰欲有所竊告請強來兄曰諾　大久保氏人來辭明日講

二十八日

平兵衛使人來送雛二隻余使書助往送麻僂涅失亞二件途過五渝所送而帰　辰牌兄來伏午食未牌兄使從者茂吉帰迎廉平至飲之戌牌兄及廉平去送至元柳橋時川上放烟火觀者萬數疾復發即帰　平次兵衛東曰先生家亡刀件既告官赦告

臼井玄仲送省候暑　徒士衛人師岡理仙来見曰
元悌某咽也若有疾病事故某任之敢告　肩背及
胸腰皆疼

二十九日

福島廣吉来候暑　茂一郎来　疾益甚　招松園眼
其禁　冨永駒太郎来候暑不値　夷舶二隻見於
浦賀海上　官發諸侯備不虞　誠軒使信良往視　東
兄報夷舶件　懊齋来以誠軒旨問疾　廣田右五
郎来　飯之　招松園

六月朔

受諸子賀謁聖像如例　大倉喜内来　中島清記
来　東兄曰欲有所告請借廣平君　兄使廣平至余
曰官命我公于役大坂　我觀諸君之意欲因官之賜
傳而写圖某以為方今夷警方亟本年之役實係府
内盛衰　請絶圖刊之念而縱甲兵　廣平曰善哉　冲
齋使玄圭来候暑　贈余菓子　贈兄鮓　乃托廣平送鮓

二日

遣書助於兄及冲齋　許又之大槻氏取尤案　稲垣

左一兵衛来　招松園　供午食　誠軒至　與焉　左一
兵衛贈雞卵乾鮑候暑　日田人羽鳥盛藏来致大
人四月九日稟　疾如昨　夜巽信友元正訪兄　二
子先返　岡李子小林子因平次兵衛請相見　乃至岡
李子　成牌帰

三日

澗邊来診　井村源兵衛来　供飯　冲齋来　瀧山
正来贈酒　西川儀太郎来　廣平使人来問夷舶
件　暴雨震雷

四日

卯牌府内部以轎来迎　乃往見兄及廣平而訪總判
君　辰牌出講于府内　印如例　畢入兄褰臥　申牌帰
西島誠之助来不値　俊齋来不値　誠軒送肴
松太郎来　顯赫来不値　佐藤壽八郎来留宿
賢了来留宿

五日

遣書助於大久保氏以疾辭明日講　遂之清水氏　朝
川氏贈菓子候暑　壽八郎賀了去　服部子東至

良平還甚元伯送至見　崎山助右衛門来不値
前田晴齋来　大久保豊洲送菓子問疾　岡本
予曽欽藏段右衛門来訪　西川元岱来候暑　橘
本昇兵衛来　松岡氏學僕岡祐健来見請聴講
溪琴東至

六日

窪田子来　茂一郎来　侠喜助送菓子於誠軒
來下畔記信賢乃題赫来勧舟遊乃導松岡預使喜
助命伊勢店舟比至小倉邸側伊勢店舟出迎曰官

徒士方習水馬舟不得溯且自此棄焉既而待至日
暮猶不得動舟余慍屡欲出舟舟子苦謝日没雨下
始溯至三彌壕投玉莊店飲餞賢乃及諸子酒畔田棹
至東橋三僧出舟至兄柳橋喜助来迎與松園帰
誠軒来不値　兄使人来送蒿及余所買日田半紙
一筵　遣信友東西島盛之助

七日

遣元慎喜助返簡井氏書且過平兵衛氏辞今日講
近江屋幸三郎来　疾少愈昨日酒食過度自謂

病勢必進然而頓減人身活物不可常格推如是醫
之勧攻苦食淡者未知此理也　善庵衆来日廷謁畢
報告　遣信友東南陵兄　白井玄仲来　橋本謙
藏羽島盛藏来　吉澤元龍来　永識贈西瓜　古
川太郎贈沙糖　兄使人来送紙　信良自浦賀帰
回夷船係艘字奘呂宦（北阿墨利加國名）嗎咱嚹人

八日

先是兄欲訪諸家使余導余疾不果今朝卯下牌至
兄許辰牌導兄訪冲齋冲齋初見兄供飯主人曰冀

作某東報夷船昨日去國初以来夷船多傳長崎客
年北阿墨利加船始至浦賀江都騒然彼迷灤民
而已別無所請即去本年則請互市而官拒之彼意
不可測故河（忍）越二侯率士卒（忍五千人　越六十人）河陣于海岸
其餘諸侯采地在海側者皆發士民出戍供費不訾
若彼不肯去國用殆窮幸矣哉先是琉球報喋喇二
夷将来候官侯薩世子帰國巷議洶洶至是初惶午
後訪簡堂君野田希一昌谷五郎在座主人設飯余
在冲齋氏飽甚辞食主人不可強下著益飽未牌訪

窪田子主人亦初見兄暴雨至使兄僕走歸取雨具比至既晴乃返兄賽而休黄昏專兄訪總州君主人恭甚兄病之即辭去戍牌歸家　賢了來别不值

宮川祐吉來曰數日前至此地不值　先是諒索刀件於清水八郎兵衛八郎兵衛屬諸八重濱同心大里忠左衛門今日忠左衛門使衛卒忠助者來問並入室時之狀不值

九日

忠助來見　遣喜助東賢了又遣元正致送别詩

竹田冨藏以簡堂君旨托寄大趣寺稟　遣信友於西島盛之助許辭今日藥地之會　晚與信良訪誠軒主人將出使見堂供酒戍上牌辭過主人于門過新大橋月色水光宛然似秋忽得水鶴相呼不知處歸烟淡月夜三更句

十日

以脚疾故使喜助之傳通院展墓　薄暮牧藏元正至伊勢店使元正之大久保氏訂明日講期　先是大久保氏請改三八日爲一六日乃買小舟溯泗中流凉風獵獵肌始生粟遊舟數十烟火之觀鼓笛之音聲華倍昨年少焉元正返迎之入舟圍下牌棄上溯而至倉西岸

十一日

至大久保氏講和例信友從　穎川藤三郎來不值栽寄大人稟　莊七郎大夫來　竹田冨藏稟曰今日簡堂招菊池五山請見臨　朝來屢雨屢晴蒸甚

申上牌至羽倉氏比入門見一老人既就座通姓名即五山也五山年七十八猶如五六十之人余操鬢耳其詩名不謂實健如是也主人挾彌次喜節一

至欵話蜂起初使喜助之兄許托寄大人稟兄曰歸路相過再下牌同五山布一出别于羽倉氏門外至店内即見廉平曰今兄方賽神田祠少焉兄歸附荒本吉次渡邊彌右衛門二稟戍下牌歸

十二日

遣喜助東兄　兄使茂吉來曰明日欲邀服部子於御家請爲栽報服部子乃遣喜助東服部子返日不在　牧藏寫字畢去　壽八郎來留宿　豐列君使人來贈雞卵

十三日
大槻平次来　善庵使人来贈肴　使喜助往問兄
日服子今日来否返曰今兄使茂吉之服氏返曰将
至已牌服部子来少焉兄至余供酒食服部子贈余
小高檀紙一束甲州硯薄暮客去送兄至両国橋西
平次安備来以公命贈明日饌　門下諸子懶惰
占之警戒
十四日
卯牌至井上氏候喜助報況兄国余贈甲州君儁及

晡辰下牌至兄許廉平曰欲陪先生訪窪田子乃使
喜助之窪田氏視在不返曰在廉平有故不能出乃
使喜助謝窪田氏余畏午炎留余兄棄載壽大人蓖吉
東托焉兄示卯報中載本郷人辰之助妻名阿初年
十八来嫁本年二十二為女待詔来往富貴家官以
其犯禁数年前令禁女待詔下　因之則男子也毫不異謝氏五
雑組所載案謝等但彼作寡婦粧而此儼然為人妻
矣官逐夫而配妻於遠島云申牌玄民来訪兄欲尊
遊彼苦泄兄辭乃與之出至筋違門内高人載路間

何故曰天王神輿将自本街至南行八九町遇神輿
帰輿者左人右推右人左推前後亦然乍進乍退観
者屡被蹂躙接一店買食既而使玄民診脉毛髪而
到黄昏帰　大竹蒋塘八木八三郎伊藤玄晁来皆
不値　茂一郎莠坪卅九右衛門栗至不値
十五日
受諸子賀如例　故藏所寫梅墩詩鈔装成　永覺
父送秦粉　誠軒来乃屬荅坪卅九右衛門栗　信
友殿山本茂本郎伊東俊助藤岡雄藏来　余自宴

室氏忽忽不楽西帰念切夜招廉平謀之　終風冷
如八九月
十六日
卯下牌至大久保氏信友従豐州君不在公子及諸
臣聴講帰路訪清水八郎安衛屬索刀件又訪蒋塘
謀賣宅　西島盛之助来不値　遣信友東誠軒曰
欲奉訪荅曰明夕臨　玄民来飲之　粟須原屋何
八日欲議扯集上梓件請臨　廉平来曰今兄欲先
生七月十八日陪公駕發故吉

十七日

遣喜助東平安衞辭今日講又東阿部善七托吞莨

太郎來　下谷人平也者請見辭　阿敬歸家　遣

喜助東廉平謀阿敬去留　晚齊信友出過余東巷

過朝川晋七副訪藩塩舊賣宅件訪西島盛之助不

在其父蘭溪見黄昏至識新氏主人供烟為余話去

留亥牌辭出門雨大至識新呼曰返復就坐其室曰

夜已深且宿乃與信友宿

十八日

寅下牌與信友歸過新大橋藩烟微茫殘月在波幽

靜之狀大異于晝間睡鞋喜助來迎不值　落塘僕

教客來觀宅　夜招須原屋伊八謀榜檄詩鈔上梓

件　數日來一日晴雨百變實未曾有奇候　玄圭

來　栽寄贊了吾聞讀蘇秀平雄識等東合刻之書

谷口宗助名發諸卿夫妃

十九日

卯牌使喜助先之斎内卿請轄夾至即往見廉平等

善五郎曰令兄之塩谷氏矣已上牌議于公所畢公

曰先生且坐又呼岡本小林二子曰且聽先生説二

子坐于閣外余退同坐公不可乃進同公坐公勸西

歸甚切岡本子亦曰請從寡君言余頓首曰公若屈

已聽臣言陪行不然扈從亦無益也公悦曰我將無

事問先生而行乎自今以往願聞我過切金玉貴音

余曰幸甚鶏午食以御疾辭退于次室食出至兄寮

兄既在焉出訪瀧山正及總州氏

二十日

中島靖記以黄七忘經贈饅頭和俗也　須原屋伊八

來　訪定五郎致兄所贈烟草川苔　玄民來

二十一日

兄使戊吉來議大人五月七日東中包吉田喜三兵衞議梅墩集文一篇及大人寄呼又致宋藏柬米藏寄手島内記來

廿九右衞門東唐墨

訪供叙　宇田川榕庵疾病信良信友往訪之因送

稟子于興齋問之

二十二日

遣喜助於淳兵衞氏辭今日講　陰晴不定者二句

宿痾大發他人亦多病　横山湖山來　善菴室送

者問疾　吉澤玄龍來致雄之進六月朔來　試寄
九右衛門更副以大人東遣喜助托諸阿部善七
與齋告榕庵卒　西川儀太郎來　須原屋伊八來
請上梓件請分全集六巻為九巻以三巻為一編先
刻初編許之　定五郎姪齋藤虎五郎來相吉宅

二十三日

使良平弔宇田川氏　巳上牌訪冲齋告將西歸主
人供食信濃屋甚七來見焉先是阿敬震分娩之期
在七月而余將以七月十八日發謀處置之術於廉

平廉平謀於甚七甚七見阿敬之姑謀之姑欲寄其
秋議久不決也冲齋問甚七何人而先生見之乎余
述其故冲齋曰我子不可以煩他人先生若去使姪
就明友家而產而後還姪販子姑雖甚何有余曰善
歸路訪簡堂君亦供食辭不聽君方裝名家東乃乞
數葉而出訪篷田子不在過府内卯見廉平議阿敬
件又見兄申下牌歸　稲田隼人來不値　識斬來
不値　夜招松園議阿敬件松園曰吾請任之君莫
憂　試寄稲田又右衛門江頭官太夫朝長周平本

田鉄八郎來

二十四日

昨日余謂敬藏曰明日之讌吾病不能步昧爽以轎
迎我曰諾俟至辰牌迎者不至乃使喜助往促至往
見敬藏等責其慢遲謝而已讌于公所畢公留余及
岡本子而諾公復勸西上午前退至兄察兄曰御至
井上民視主人有職乎否而報我我將往余通兄旨
於總州君君曰速迎之兄至與觀貞秘書申牌余欲歸
主人留供食歸路訪廉平廉平曰吾明日往見松園

宅申下牌歸　今朝使永覺齋昨日所作東托誦一
瀨平兵衛　玄民來不値　森本宗甫者子來見吾
宅　神崎東作二十年前識於菅茶山家携其姪來訪不値　呂
叔藏謀西上叔藏請為從者

二十五日

訪松園謀家事　栢村茂一郎來　定五郎携官坊
主森本宗甫來相宅宗甫去定五郎留園基　豊前
犿田人十藏來失姓其請受業　神崎東作携其姪某
來見請受業余以將西上辭　夜廉平來招松園議

家事廉平去以轎送之

二十六日

陰雨　益甚病勢日增　遣喜助於大久保氏　餅饋　西川儀太郎來以疾不值　十藏來　春山妻以斷七忌送飯　夜須原屋伊八使其家人來謀摧壞集上梓件乃約先刻三卷每卷三十葉而值金貳朱

二十七日

夜招廉平謀家事　伊八使家人來上梓件議決　兄來曰本月八日夷船三隻入長崎港每船載千人云　遣喜助於大村邸餅今日議又與嶺田右五郎

元民來　招松岡永覺供午食

二十八日

商霖數句聞曇陀大瀧與泰心往一橋下邸側觀之增于常水可四五尺　岳翁五月二十一日來至栗屋草太阿部善七來約以七月三日遊葛飾別墅　杉田杏齋來　拜田十藏來　夜廉平來謀家務

二十九日

卯牌府內邸使轎來迎乃之沖齋氏不在昨日總州君使人屬兄曰我季兒小坂力五郎病乞伊東玄朴治聞先生與玄朴善請君爲我使先生厚謝玄朴昨晚兄來余曰速之玄朴氏通井上公旨余謂醫人過午必出往而不昭不如不往矣故今朝訪之然沖齋昨夜出未歸也西玄圭諾其故而之兄許議于公所如例畢公留岡本小林二子及瞽御數人聽余談午前退于兄寮而食與平次兵衛訪總州君贈日田半紙二千葉送府內邸々以轎送申下牌歸　叔藏來　黃齋與信良等往一橋邸側觀水水增於昨日五

六尺深澤官道六十一年前天明丙午關東八州大水本莊深川皆沈本年春來人曰亦必有大水也至是信　阿敬分娩之期本在七月今夕戌牌忽覺腹疼乃令玄龍報其兄玄仲又走喜助招產婆々不在其女至少焉玄仲之子玄順至產婆亦至玄龍奔走竭力余及婢僕皆竟夕不寢

晦

比明男子生乃使小仙報廉平　卯下牌玄順產婆母子皆去　臼井玄仲來診阿敬　話曰某同寮今朝

過鎌倉人曰英船三隻見于三崎海上故報官去
民來　永覺以余西上期近辭出甦寓其姉家　兄
復使人來促為總州君之沖齋氏余告今朝男生兒
使平次兵衛來　松園夫妻來視兒
七月朔
以昨日故不受諸子賀　卯牌彝元正語沖齋告總
州吉田人伏食地大震訪兄遂之總州氏總州君聞
兒生以余西上甚切復送兒許午食與平次安衛蘇
出買轎大坂諸子署帖平次安衛朝于公所候之不

返乃入其蓐臥使元正按摩手島大訥來見余因使
一士來按摩申上牌歸途過兩避（于）邀舍菴下齊乃出
行數十步又大降乃投鰻店使元正先歸令喜助携
雨具來迎　茂一郎來不値　誠軒使人來曰墨陀
上流權現堤崩天明丙午堤崩之五日水浸本所深
川夫子居在水涯請備不虞　昨日（來）深川地方近水
人家皆收家具預為逃走之策官艤舟數百備焉
大倉喜内來不値
二日

遣喜助於平兵衛許辭今日講　粟石阜太東曰洪
水未退明日葛餅之遊且止　產婆來浴兒　招浪
華衛斎君妻始乳兒　篠田仙太郎來　茂一郎來
遣喜助來見　服部安三郎來曰先生若去試輩
當誰學請為試擇之人余曰塩田子可曰顧為紹介
余曰諾　聞宿以南洪水漂民舍官發人救之移數
千人于馬喰街代官耶實生來未見之奇變　連見
翠江來至
三日

篠田子來示書一卷曰昨於營中見此書此記亞墨
利加船至浦賀狀頗詳題曰此廣瀨諸吉門人二名
細浦賀而觀船者所記云吁人之多言可畏先生何
作如是觸禁忌之事余回某未嘗遣門生於浦賀門
生皆有父兄在家每月數日歸家（歸省）之後奉父兄旨外
遊是非某所知也此書勿論不出某手但恐大癡人
佐藤壽八郎者所為也篠田子借喜助之日本橋問
鶯津屋某（某居總漁人）家常舘曰胡船件何如曰聞數日前去
誠軒來賀　神崎東作來　嶺田右五郎來　拜

田十藏來曰吾先西上俟夫子于浪華乃我寄才山玄圃細木甚五兵衛東托焉　松圃室來視兒　康平東曰先生有處藏宜辭謝邸講從之

四日

塾生贈賀儀　村上魚冲來　横山湖山來　晚過兩國橋兩涯官舟數百皆立旗織蓋救溺民焉也訪善庵主人曰溺民富傳旁街逆拔者萬餘人矣歸路訪八郎兵衛不在其妻見曰東北平井龜戶諸村皆没水中數日來官發舟六百隻而移溺民每舟八九十人今朝則多載棺而往以斂溺死揖夫方任其事故妻得聞其詳云　夜俊齋來為長安謝　善永寺贈蟲二枚　元愼來

五日

知井玄仲來診兒　俊齋門人某携長安來謝見之

玄圭來　夜地震

六日

兒生甫七日和俗有命名剃髮之儀午時炊赤小豆飯贈諸塾生又招松圃飯之産婆來剃髮行浴名兒曰忠三郎（母平野氏名敬年二十二）　介服部安三郎見松圃松圃話曰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卯下牌兩日並出都人往往見之　先是屬索刀件於清水八郎兵衛昨日松圃傳八郎兵衛意曰同心輩皆好貨不先賂之則事不成乃與良平忠迪杏陵小仙謀送金一兩二步

康平東贩金二兩曰將謝甚七之勞也先是康平屬甚七謀阿數去留件於其姑甚七欺詐百端余察其長使康平詰之甚七窮許免於平次安衛平次安衛勤余贈金二兩

七日

受塾生賀　以陰雨且有疾不出賀　長安三四五郎來賀　玄圭鳳吉來贈兒新衣及松魚　神崎東作通將之大坂來别托寄大熊文粃粟　大槻平次東也詩叙　元愼還塾　松圃携手島宇三郎者來相宅

八日

卯牌晴陰雨五旬洪水浮溢民戶流亡天明丙午以來災殃莫甚焉至是人始有蘇意然晴雨未可期猶

有懼也　茂一郎泰心来　的井玄順来訪　沖齋来訪兒及阿敬沖齋曰小坂君欲見先生使某請也　永覺来　晩過待訪肆　廉平奨兒来曰西上宜携姪人余依違不答兒出小坂力五郎君東所余東曰聞先生西上在近某欲厠貴門弟子之班然有疾不得就見請暇日見過廉平曰寡君行期已迫明日以後休講

九日

卯下牌訪沖齋田井五君会小坂君痛不已君丑為

余一見井上君釋之沖齋曰諸供食使其門人岡聘

（失姓）見圖樸午後訪兒及廉平將訪總洲君以暑甚止

載東曰玄朴將見公云云封之使喜助齎此而徂良久見枕頭有東来封余疑圖不釋見曰御基譯封否東遣之否所記多機密事愛色見面余即走至總洲氏主人方奨窪田氏坐余謝過皆笑曰芳原遊君花扇呈廣先生書在封中咄咄怪事余曰果然我心爽矣君以封書授余披之空紙也相為大笑余初載東紙長可四尺書半而截之誤封其半也同窪田子出

至府内郎前窪田子欲訪兒善五郎出迎曰令兒既同廉平出矣乃別至筋違門側見兒廉平自後至共至両国橋觀漲投一店買食群客雜遝不堪閙熱日没過小笠原邸側水戸侯官道見及二子至我門不入而去　玄民来不値　神崎東作来告明日西上不値　田中通玄来留宿　宗壽来不値　玄仲来訪阿敬

十日

使喜助之傳通院展墓　申牌携昇仙訪兒及廉平

帰路投辨慶橋此店買食

十一日

卯下牌賀信友之大久保氏講午前帰信友留焉釣魚獲数頭返贈余　製朱肉　高澤仙之助来曰藤川藤三郎將帰長崎方在石街逆旅即使昇仙齎菓子從仙之助餽之　善永寺永識贈菓子乞字　信濃屋喜七来贈兒衣不値

十二日

昧爽携叔蔵喜助出過櫻田門使叔蔵別赴阿部署

七氏告午後將過余入大村卯見平兵衛告將西上
謹公子所如例食於平兵衛橐畢訪稲田隼人隼人
出朝長周平閏五月東府余出訪春山氏娶婦於三
宅卯欲見丹羽長平不在出阪生路數丁出於紀尾
井訪服部子贈葉子午食焉出過山王祠内訪嶺田
右五郎於林式部君家右五郎引見林氏彦君余出
梅墩許鈔勅編三卷屬郎君乞式部君題辭出訪松
岡古春告西上出至菅七氏贈素麵主[illegible]饗留余辭
訪栗屋隼太不在出日比谷門以炎暑無陰避路之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二　四五

丁許北折傍邸陰過道三橋神田門經三河街至府
内邸入見豪以衝暑故眩暈不能言語黄昏與見至
蘭堂君許先是約君今日相過區藏曰主君已避就
坐君贈見稀贈余金三兩而供來飯話至戌上牌出
訪窪田氏主人方與客飲即辭出與見別於泉橋北
歸　玄仲來診阿敎　以西上期通休識
十三日
贈金謝諸醫松園一步二朱識齋三步二朱玄仲一步二朱洞海一步俊齋一步石
轎工榎轎　與忠迪等檢藏書卷押捺珍藏印西鳥

識之助所刻　府内侯賜金二步銀二枚　俠良平忠迪
之見樹院參墓　暑候至九十三四度
十四日
卯下牌訪兄及康平聞公以十八日發程因手島氏
記語公先是公命作玉簪今日獻之温温内含明明外融奐以能然
瑚磨之切退入見豪轎御園本勇藏來見為公謀買法帖
見曰聞伊東玄朴來見升上君御為我促之乃更云
主問其故答曰家叔不在屬菅五郎買贈浪華豬子
嘗物兄出大人六月十四日東府余御上牌訪總洲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二　四六

君遂至見樹院展墓見主僧贈金二朱日甚將西歸
請屬墓焉曰諾見勇識致兄所托川晉日從返見所
兄不在良久歸見與康平議西上件戌牌歸　定五
郎東曰明日世子遊兩國賛烟
十五日
卯下牌世子遊兩國閑户　兄來遂之深川　方山
玄圃東至　違忠迪餞春山妻金百疋　令良平叔
藏等理行李　玄圭來賀　定五郎來賀　藩喜見
復來致平井十安衛東導兄訪松園不在遂訪定五

郎出松園氏人來曰主人歸乃復往見之送兒至柳原晝間暑至九十二度夜月明風清始覺秋意

十六日

廉平來告別　拜田十藏來曰某將後先生西上

松園來飯之　送昨日所撰行李於府內邸　藤井恭助來飲之　夜携信友訪兒兒自総州氏歸日總州君曰聞先生將携姬人及稚兒而去竊以爲児生未踰月途中若有疾如之何請止御意何如余曰吾意亦然故昨夕要阿敬謀留兒托敬明年秋冬之交送兒於浪華妾兒曰善政下牌歸

十七日

手島大記來告別　遣良平送梅墩詩鈔初編三卷於嶺田右五郎乞林式部君覧（以十二日所示之本多訛誤換之）又使良平發書岳翁東予過爲次氏　遣喜助于兒許助修行李　晩携小仙至兒寮見岡本子大記龍山正（三子將從公去）夜宿兒許公將以丑牌上途邸人皆不寝子牌擊柝報曰丑牌也兒遂起與廉平善五郎茂吉儀平上途余送至神田橋別時月明如晝大城鼓始報子牌與喜助歸而臥

十八日

玄民來　昨日托兒所附金子於中村殷右衛門今日遣元愼取之殷右衛門不肯曰始見人也　遣喜助于府内邸取新所買鎗敬藏東曰小林子欲見請臨　午前大風至晩烈（甚）門外渠漲侵道（始所見）屋瓦飛落而砲巻掩窓戸亥牌始止明月如昨夕　夜夢讀一書中載前漢時有李方者始知陰陽有日本國云云乃賦一絶句支那雖大邦迂豁不見外如何因夢

方於如有日本云諸儒人笑曰外本恐非同類也余曰本前漢時讀如癸米外通韻也乃視所讀書之注果載本音米穫人曰服乃覺

十九日

辰牌將出謂信良曰今日嶺田右五郎至吾子携之赴伊勢店遣小仙迎我於府内邸曰諾　訪敬藏遂至小林氏主人以公命賜上下一具（用俗習字）敬藏曰須見用人太田澤正龍山源右衛門而謝二子皆不在出邸小仙來迎乃至伊勢店右五郎信良在焉買小

船溯入三彌濠出飲于駐春亭薄暮過芳原燒蹟買
舟至元柳橋西下牌歸　玄民来同右五郎留宿
一瀨平兵衛來不値　誠軒使赤澤寛助来示拂郎
西船至長崎始末紀事不値夜遣書助還始末紀事

二十日

玄民右五郎去　發書吉澤雄之進寄于吉澤玄龍
寛助来告相良文啟無恙　遣信友於大久保氏
肄講　西川儀太郎来　聞京師三越佐渡諸州山
崩水溢　松園曰皇太后崩還密令將下

二十一日

松園来講我家事　清水八郎安衛来曰某屬同心
尋幻井氏刀鍔於富傳氏同心曰視鍔非幻井氏物
也然某借而来乃視之酷相肖然劉玄德躍馬跨檀
溪之像而非佐佐木高綱宇治川先登也　吉澤玄
龍来　西川儀太郎来聽詩講　誠軒来　真下元
吉姻今井孝一者来為元吉謝款之

二十二日

時發之大村卿講于公子所如例因平兵衛告歸朝
巳逼而歸講平兵衛供雜初出我家雨故不齎晴笠
辰牌天晴日赫平兵衛曰且避暑公宮導至焉端宮
方西晷抑入一室圍棋返平兵衛寮或曰大君遊濱
殿有烟火之觀乃與平兵衛登公宮屋脊高欄時陰
雲四合烟火糢糊不明少焉雨至下欄圍棋日沒辭
入櫻田門台望將還列燈如畫警衛甚嚴酉下牌歸

松太郎来不値

二十三日

定五郎来　玄民来　酉牌齊元正信太小仙至安

藤卿前小橋觀濱宮烟火

二十四日

松園来講我家事　櫻井三郎来　善永寺永識来
西川義太郎贈黄金水一盾回佐渡鑛所製善治
百病　夜玄圭来致青木研藏柬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五十三

弘化三年丙午七月二十五日

遣喜助於冲齋氏贈硝子酒器（稲田又左衛門所贈）及日田半紙六千葉虎吉甲刿硝一枚玄圭大紙羊毫二枝及印材又贈大槻俊齋唐津製皿二枚長安硝子水滴皆留别也　遣信友喜助於誠軒氏贈博多織帯一府内藺席一束其妻烟草巾信良信友日田半紙六千葉

二十六日

忠廸姻高橋玄益來謀忠廸所當師事　茂一郎來　冲齋玄圭來謝　松太郎西川義太郎來　須伊始示梅墩集刻一紙　遣喜助於洞海氏贈明礬塊（甲府元寺所贈）贈龍信以古水指（漢名未知備高所贈）

二十七日

村上魚冲來　臼井元仲來　服部子使人來　遣喜助於筒井氏返書贈上阪銀三郎櫻井祿郎以紙仙谷一來　大人孝之助六月七日八日東至　牧野唯助子來請作林谷山人石譜序辭　長安致俊齋東來曰二十九日與同社舟遊請臨於洞海氏

二十八日

茂一郎來　祐助將歸鄉出塾　誠軒來　龍信來别　改右衛門敬藏來飯之

二十九日

辰下牌將出戒阿敬及繁曰吾既具行裝收金于筐而羈衣於行李則宜備不虞汝二人莫如常日閑我亡而出戸皆曰諾乃與松園出喜助從訪蔣塘屬賣宅件遂至林洞海家俊齋和田著櫟竹内玄同在焉曰舟既艤于元柳橋矣乃與至舟所俊齋昔以舟狹返其僕余亦令喜助去冲齋及其門人永庵周聘在舟少焉誠軒至皆闘棋待戸塚静海午前始至潮至棹月樓下出飲于樓上余與静海周聘對棋冲齋謂余曰今日之會社中為先生設也請罄歡日沒紅霞四鋪水東青松一帶往往見白鷺於其杪烟然如殘雪黄昏返舟沿至柳橋將出食于鰻鱺店忠廸元正自岸上呼曰先生先生問何事曰變事變事何變曰喜助自送先生歸謂令姬及婢曰主公有命曰今日

吉田敬藏爲阿敬西上故見其姑敬及繁須之姑氏而俟令姬與婢赴下谷姑氏日昃吉田君不至使婢問其故吉田君曰豈有此事二女聞之知爲喜助被賣走歸則喜助已悉破篋鎔盗金銀衣服而去余告其故於衆與松園歸家敬繁皆稱死罪不已誠軒沖齋靜海相繼來唁使人召捕手大黑屋忠助不在又使人之淸水八郎兵衛氏屬召捕手而檢所盗物綿衣袷衣羽織帶毛氈凡五十余種不遺片絲及金二十九兩二朱銀四枚碎銀三拾錢餘也忠助至書所

失物數附之去使人報敬藏携容貝健三郎至八郎兵衛舍人某携捕手正吉者至問曰此事他捕手聞之否余曰獨既余忠助兵正吉有怒色曰然則與他人爭功也請辭余私八郎兵衛舍人曰吾不慣此等事務唯任他人指揮故致邪忤請吾子爲我謀淸水氏人携正吉之忠助氏諸客辭後去（今日事須記者甚多此以忽忙故不能也）

晦

遣信友於敬藏請借其人往大膳亮正菴（官醫）者家召曰田人利作至先是利作來見自稱其識吉外姻也請從公西上故約携去問以何人爲證人利作曰明日與證人來（喜助無證人故不能跡之）　蔣塘携二客來相宅爲是見定五郎既而又以蔣塘見焉　沖齋誠軒俊齋來唁　玄氏來　永覺祐助來　聞洞海舍人有與喜助善者東洞海問之　遣元愼報喜助生平之狀於忠助數度　諸木雄助來不値

八月朔

八郎兵衛來曰捕手有南北兩甚相惡忠助屬南正

吉屬北君家汁寺屬南司恐北司爲仇某請見忠助謀之乃遣元愼召忠助至二子談話久之去　朝川新四郎來唁　稻垣左一兵衛定五郎太郎松太郎剛藏村上魚沖橋本謙藏洞海來　利作携證人來

祐助來告別

二日

近江屋幸三郎來約與西上　窪田子來唁　橫山湖山來　阿敬姑來　遣叔藏於芝問燈籠佛（俗傳此佛善知賊所在）　阿敬與婢之本所　利作來爲僕

三日

遣叔藏於敬藏許取金五兩遂携利作見其證人越中屋又四郎　大槻平次來　服部安三郎來別餞紙　吉澤玄龍來至　渡邊圉十郎來至因告喜助件　玄圭來

四日

圉十郎使人來問盜狀　簡堂君使竹下都一來唁　橋本謙藏來約同西工　塩谷量平來　大黑屋忠助來曰盜跡未得也　圉十郎來唁　敬藏使人來問阿敬西工件　使塾生理書籍及器具　遣叔藏於服部氏及嶺田櫻升二家

五日

命塾生收家具如昨松太郎來佐　巽齋以其父斷七忌祭送饅頭　遣忠廸於兩國橋西廣街筮者平澤左内氏占書助件過乾之大有曰是盜終始在主家瞰其亡而偸衣服及金銀又有外盜助之如其衣服遠携而往西南復還住都下者雖索之恐不獲也

六日

昧爽携利作訪圉十郎於湯島神祠下手代坊組屋敷贈半截五百紙主人供食欲借余西洋秘奩乃東窪田氏取之窪田子不在至府内邸訪敬藏敬藏新移寮于邸側木不在其僕曰主公與橋本中村二子之君家矣乃歸途過昇兵衛於筋違門内曰某與敬藏段右衛門欲觀君家器具欲賣者故奉訪也二子將返乃至昇兵衛家而俟不返至敬藏寮卧久之返屬敬藏以上途後機宜數件又請爲我見阿敬姑夫敬藏曰諾午下歸　歸丸倉喜内袖樽饋卅郎來不値　半後將之福搖氏刹作從過新大橋雨下乃歷太久保氏主人引見供酒食又召信友至將辭主人曰願贈一言余曰得善言不如得善人曰方今無其人余曰豈無其人公未求之而已曰誰乃薦窪田子主人悅成將歸雨下主人具轎

七日

敬藏使人來理我行李　諸木雄介與岡田周助及福山文學石川淵藏來訪　服部子來贐八丈縞飯之　永覺來　携叔藏信良訪吉澤玄龍七五郎留

不在逐訪福猶　櫻井三郎來不值　窪田仙太郎來曰十日設餞筵請臨　初盗殺劍客井上傳兵衛者不知何人之爲也（八年亦事）長埼人本莊茂平次者事江戸街尹某君讒高秋帆焉長埼之獄由是起及某君得罪茂平次亡命秋帆等寃稍白官捕茂平次考之乃知殺傳兵衛亦其爲也然恐其援告蔓延而成大獄丕窮治之本年七月二十七日秋帆等獄決某黨十餘人皆出于諸侯國而逐茂平次昨日傳兵衛牟蝶及門人要殺茂平次於護持院原　夜長野常

平來圍棋

八日

厥牌出利作從訪稻垣左一兵衛告別又訪窪田子告大久保豊列意主人悦訪簡堂君君以余過欲償金余固辭訪敬藏約携容貝健三郎飲於酒店而出訪總州君君曰向遣人於先生許問安否而先生已出矣盗件何如余曰未得蹤跡君曰勿遂盗恐速小量之識余曰鄙意亦然又至府内邸欲見小林子而屬告盗於官及爲阿敬請出關券二事不在至敬

藏氏使利作迎阿敬及其姑丈大田喜平太（今朝遣阿敬於夫氏）四　敬藏曰健三郎未退署請先出導至須田坊酒店阿新氏良久阿敬姑丈妻子健三郎至余供酒食先是余欲携忠三郎子母而去阿敬姑丈曰願得證人余請敬藏健三郎爲證人故會以成約於是阿敬西行議決申牌歸敬藏健三郎送至余家路爲余議買兩掛遍視肆此不得　山本儀太郎東至　阿部善七東田十日設離宴於葛飾公墅　八木八三郎來不值　以剛藏左一兵衛來皆不值　西川九德來

夜青山火

九日

敬藏偕使人來助收器具　庄七五郎檢吉澤雄之進所債器物返諸吉澤玄龍　玄龍來謀買余宅與元愼叔藏出之衆物坊買兩掛　福島廣吉來贈金五百疋　大久保君使人來贈玻璃製無畫燈元愼元正獎火誤破之　召大黑屋忠助屬索盗件贈金三百疋　松園使人來曰大阪御弓奉行石川良左衛門子某來欲相見乃就松園氏見焉　玄民來

井上三郎右衛門君來　遣小仙於窪田氏及織
藏氏數數日來所蒙包容具凡十四種屬福彌報諸
日本橋廻船商利倉屋金三郎　金三郎使人來取不
値
十日
家具既收余將携忠三郎阿敬移于誠軒氏令信良
等守家　辰正牌義一郎來曰阿部善七等既之涉
村候先生矣乃偕義一郎導而出信友叔藏從焉新
大橋東畔買舟溯沿畫濠赴本覺橋傍萬樓僕信敏出

買菜子忽見善七乘屋舟太井上與四郎等乘舟至
乃入其舟至誠軒門前出要之同遊曰方巡視病家
諸後往東行十余町至蘇侯墅前出三戶佐左衛門
出見是日時雨忽歇天陰無風烟霧淡合近處如遠
園中物象大勝夏時忽得夕陽照野雨秋樹帶春容
十字步于園中釣於假山側信友叔藏等屢獲鯔魚
既而返館飲有盛饌余為善七等作書數十紙午後
移席池側微雨復起乃入公館主人導登樓下長廊
曲折樓上廣而淨南望池塘縱横青松如薺松外海
色決漭北職田畝秋菜黃紫余謂佐左衛門曰諸侯
吏住邸中者不堪湫隘君獨占斯幽境實吏隱也下
樓復飲申上牌將歸誠軒至乃留既而回舟令信友
叔藏陸行晡前至誠軒氏宿焉阿敬見田中牌來
信良東曰利倉屋金三郎來取所包諸物而乞運
債金百二十五錢五分又東曰嶺田右五郎携松國
七助肴（土佐人寓林式部氏）來因伴人欲從先生西上故為又
曰櫻井三郎來　今日婢繁辭去夜余問阿敬曰汝
出屬藏蘇物於信良身曰否汝嘗疑繁也盜物而忽

之忘喜助乎乃令利作（時寓坪井氏）歸北諸信良
十一日（以下至九月六日失原稿故多闕）
平明携阿敬自坪井氏歸撿家具既而使小仙送阿
敬於坪井氏　携信友至清水八郎兵衛氏告別去
牌歸　松園松園七助曰野貞菴定五郎長安來皆
不值　定五郎贈殺　先是長安與塾生惡故作之
至是俊齋以余將去為長安來謝數矣乃赦之　使
元並利作之利倉屋氏謀舟送器具件（昨日既遣滿根數包至是）
（根發墳細物）　長野常兼來

十二日

㔟利作平萩邸諸家（阿部善七粟屋卓太宮木村伯以下七八家）及松岡古春氏告別遂訪松岡七助嶺田右五郎于螺尻林氏皆不在見林郎君焉出梅墩詩鈔三編付余曰宜既見此書印行矣視初卷表紙押学問所改四字印又有片紙掲書曰此書上木不苦也（不苦邦言無所礙也）余初意初編則乞内覧二三編則呈林公而乞其序文而已至是三編皆得官允事出意外郎君曰聞君之浪華今日不乞余編之覧面他日復乞之不亦煩乎故

告為君謀矣余謝其厚誼至平兵衛氏告別主人招年人以下數人飲余遂宿焉

十三日

謁公子公子手賜絺衣退返平兵衛氏食畢出至服部權六氏富永順兵衛氏启右昌山氏筒井紀列氏告別返大村邸午餐出至安積良齋氏太郎見焉使利作歸寓涯話次平兵衛使其僕來迎乃返年人招飲復返平兵衛氏宿　利作復來侍

十四日

睞爽至誠軒氏㔟阿敬忠平郎歸寓涯　信良述十二日後事如左松岡七助嶺田右五郎來半井某𩜙田坊廣瀬某來皆相我宅使良平之府内邸（余將自府内邸）（散故謀借所中一金）長野常秉來橋本誠藏來泰心來盧金井石兵衛來村上魚冲來（以上十二日事）清水八郎兵衛東至誅捕盗件使小仙信友之府内邸村田順藏東至玄龍來小國剛藏來使元慎至須原屋伊八氏謀梅墩詩鈔並梅件輌川善菴使人來贐菓子一筐及小蜀紙六束神田吉右衛門來贐菓子八郎兵衛來藤堂

凌雲㔟大坂人苫屋某舍人來相我宅叔藏人塾（以上）（十三日事）凌雲㔟苫屋某來謀買我宅余癸卯臘月買此宅直八十金爾後修繕費四十七八金至是欲以百金賣之苫屋某欲仍原價買之凌雲彌縫之而遂許以九十金賣　大倉喜内來　平兵衛來別先是大村侯賜俸七口而俸金未至余竊告平兵衛平兵衛曰是有司慢也某歸促之　橋本誠藏來　使叔藏之越中屋又四郎氏取利作證券　召轎夫榮藏謀明日遍巡諸家　使小仙召須原屋伊八伊八使其

舍人某來誅梅墩詩鈔上梓件某頗不遜而有違言乃返之名伊八責之伊八謝過曰上梓件一仍責旨　松太郎來贐金　玄龍來　近江屋幸三郎來別　使叔藏忠廸良平杏陵元愼利作等送行裝于府内邸

十五日

昧爽榮藏來乃乘輿至碓井玄仲加藤善菴林洞海朝川善菴伊東玄晁證願寺龍信泰心沖齋府内邸諸子添川寛平仲谷千豐谷檜舟師君桃田順藏小

扱力五郎君簡井公平山名助諸家告別　定五郎招供別酒　使阿敬母子利作先移府内邸　松園七助來　松園來　誠軒使人來　服部權六使余來　茗屋久兵衛來　太郎玄圭泰心西川儀太郎岡部玄民來別皆不値　津久井又左衛門來訪不値初又左衛門因須藤洞然寄東訂交神交數年今日始來不見以我憾知其憾也　妾牌名在塾諸子告別携元愼移府内邸信良以下皆灑掃室内鎖門戸下扁鐍畢以子牌各散歸其家余癸卯五月至游戸秋晩罹危疾至臘蒼痊始住此宅明年五月先室來七月發疾至臘月歿明年正月盗偸碓井玄仲刀爾後諸子亡刀及衣兩次最後喜助悉棄我金銀衣服而奔事皆關于官辛苦萬端東遊後無一吉事可記顧我德之不足以致禍也明矣然或疑天時未至且東留之違祖先神意浩然有歸思也然諸子同居相睨松園定五郎隣居甚歡且庭中花木皆我所親栽追日繁茂加以舍浴室皆我所新修營者且妾去不勝感愴　府内邸災後房舍猶寄佗敬藏隣舍而

居今日稲田阜人井村源兵衛并七郎太夫東以大村侯命賜袴及練兵實記一本仍置諸府内邸而去余至邸邸吏授之

十六日

簡井公使人來賜烟囊三十　太郎來館　小林孫太郎中島清記敬藏健三郎等來館　元正元愼小仙信良長安來（元愼昨夜送余而去）　叔藏來同居　識藏（本橋）（燃藏以下省姓）使人來托其裝　沖齋使人來招乃携叔藏往主人設離筵大槪平次野田希一俊齋洞海等來

會戍驛歸府内邸　諸木雄介來別
十七日
卯上驛携小仙至渡邉園十郎窪田子簡堂君冲齋
諸家告別　長安謙藏信良忠廸良平杏陵來　松
岡七助来　柏村茂一郎来贐紙一束　平山名助
來別　仙谷一來贐葛布一段及詩　稲田阜人來
贐蠟燭數斤　近江屋友吉使人来贐金米糖一筐
中島清記贐鮮魚三頭及江戸麻一包　阿部善
七来贐紙六束　加藤善菴来別　藤堂凌雲携茗

屋久兵衛舍人某來見乃使叔藏導之至吉野定五
郎氏告賣宅件　洞海使人来贐金二百疋而謝病
不能送　訪總判君君年高不堪悵惜余紿曰某去
之詐夕必來拜別某若不來猶在此地也今夕之別
暫時耳君欣然曰先生必莫食言余曰豈敢
十八日
大風暴雨　總判君使人来視余猶在乎否余謝曰
某不拜趨一日公謂猶在江戸一日也而勿念　松
太郎來　服部權六来　初喜助之逃也府内候使

中島清記聞町奉行局（時奉不在邸執政所為）告賊者賊獲官
必召告者與賊而對公法為然至是余將西上府内
人恐余去後賊獲官或召余東下也乃假使敬藏為
余義弟而告官曰左衛門尉（府内俗稱）候既奉大坂加番
旨陪臣廣瀨謙吉者職居爪牙當隨西上而謙吉近
遇僕喜助之變賊若獲謙吉當面對故未得相隨左
衛門尉處爪牙之士乏而官事或闕也伏請使謙吉
弟吉田敬藏者長留此地待賊獲焉允謙吉西上章
甚官判曰可今日清記携敬藏至局歸話其狀　誠

軒來導至脊木店供饅饌叔藏從西僻歸
十九日
小仙辭歸金澤曰先生當以二十一二日過藤澤驛
某與田中通玄出迎　謙藏來同居　松岡七助来
曰某有故後先生數日而途中追及　元正長安元
愼松太郎來　小林孫太郎來贐縞綿一段　太
田彈正來館　井上三郎右衛門君來別余私曰吾
恐尊公不堪而別也昨日約復拜趨而實以是時為
而別矣公能為吾謝　余將携阿敬去官法檢婦人

出関極厳故府内侯使清記至留守居局乞官之允券今日券下小林子使敬蔵授諸余券曰婦人乗轎者一人係松平左衛門尉臣廣瀬讃吉妻須許過関也署留守居三人名皆押印敬蔵使余上書小林氏曰官所下婦人允券一紙謹拜受押印敬蔵曰此券既下先生不得遷延須以明日上途　携敬蔵中村彈右衛門至深川店供饅饘　玄龍為送余来宿　宮本恭伯携酒肴来別　横見新八来別　橋本昇兵衛来贈䭾　夜暴風迅雨

二十日

昧爽元敬松太郎元慎来　平明雨勢益烈然轎夫既悉集乃上途余乗一轎阿敬忠三郎同乗一轎外具一馬叔蔵識蔵文乗焉利作則歩而祖行李松太郎送至神田橋別過府門使従者告松園七助曰吾既発公須星馳追我也初府内大夫以下皆別邸門外独敬蔵段右衛門健三郎送至赤羽技路右一店而飲飲畢別余於府内人与廉平平次兵衛尤厚二子既去敬蔵健三郎為我竭力不異二子臨別悽愴

雨自轎窓入淋浪浸衣午時至品川駅口誠軒良平忠廸元正信友定五郎既在路左釜店（酒店併）而俟元慎玄龍元敬則従余至余買酒肴而関別筵（江戸土風行人買酒肴餞送者謂之）今日松園冲斎洞海俊斎信良皆病不至余在江戸四年誠軒冲斎諸氏誼倖兄弟至是不勝離思賦一絶書扇（橋揺泳雨満衆声満地横雲拒我行離恨不堪秋色惨且和大酔出江城）諸子争欲得扇乃鬮之良平得之誠軒亦書一絶于扇贈余（四年游跡春宵夢三浮九霞一孤身何日詩来錦衣美饑指元下石麒麟）酒酣余抛杯上轎誠軒独尾来自轎窓入頭嗚咽曰先生

別矣吾贈一言先生體羸恐発中風切勿飲酒又曰吾視令妾心不利先生速放之余曰諾既別風雨不止轎動揺異常余千愁萬慮又念先室而不措口占一絶（皆遊此地不備帰上馬回首涙霑衣莫問無量山近遠郊城樹色已依微無量山即傳通院也）至六郷馬吏未至留叔蔵俟焉申下牌傳川埼駅宿路左逆旅叔蔵夜及

二十一日

卯牌大雨未巳載寄七助（松園七助以下省姓）東屬逆旅主人待其来授之辰上牌衝雨上途駅南川漲然有渡舟

今日陰晴百變風勢如昨過永覺父大岡于程谷之南傍轎而語晚傍藤澤驛宿　初約通玄小仙會此地二子未至乃留東驛長氏待其至授之　初使利作擔行李叔藏憫其勞昨日關余先行駄諸馬背馬瀨今夕閲裝總別君贈大人茶器及大久保豊判君所賜玻瓈燈之屬盡壊大駭詰二子始吐實余曰吾非不知利作勞唯以馬夫粗暴不宜駄易壊之物故命擔之而叔藏竊休之而販私恩今何如皆頓首謝死罪乃命利作復擔行李曰汝疲須別庭一力

二十二日

快晴步上途炎如盛夏見富山新雪于道松之梢朝陽閃爍如流渡酒匂川天陰風冷忽覺秋意旅況悽慘追思江戶往事預想浪華來務東西地理人物一時歷歷應接於胸中矣傍小田原宿逆旅鍵屋夜深闌詩聲屢吟謝皐羽夜風吹空巢波濤在老樹句不能眠

二十三日

丑下牌上途殘月清亮峭寒徹骨漸入山際路暗起路傍家買炬令叔藏謙藏豪吟以破岑寂行二黑天始明先是過箱根而度未觀瀑布今日迂路觀之（其形狀可笑）下轎步近絶巔王人栖屋佐五右衛門者府內外臣也聞余將至出迎關前請視婦人出關允券而教曰關吏必手券熟視良久曰某君（謂留守居）印形須渺何如則須答曰某君親押所賜何容疑乎也余曰過關件一依賴卿佐五右衛門曰官將出姆檢令閨髮（並意髻中有刀傷痕或包紮秘物也）須預解髻梳之導入一店使店主婦梳阿敬髮不括而卷之加簪焉既而令轎夫舁阿

敬轎至關前余弃轎步從佐五右衛門先行告關吏關吏皆改儀危坐余使謙藏奉證券焉一吏起受之問卿為誰謙藏答曰廣瀬謙吉舍人橋本謙藏也吏膝行授券關吏坐上頭者以下數人傳視之詰問如佐五右衛門言問答畢一媼出立地上吏呼曰使轎進乃進轎至媼所開轎窓熟視阿敬阿敬捧忠三郎亦之媼啓其裳視股間忠三郎驚啼媼大聲呼曰男子也媼去跪吏前曰婦人一人無異也吏返券於謙藏謙藏退比至余側吏呼曰過阿敬轎先進余以下皆

從出關見媼笠驛口之家蓋關胥徒妻也至佐五右衛門氏贈金百疋而謝其勞又賂媼以金二銖佐五右衛門供酒飯四年許過此寒甚此行欲測此地氣候轎中特携寒暑鍼然偶晴暖無異平地聞南窓富山映湖漈甚阿敬先發余步故後晩至三島驛宿逆旅竹屋四年前新政方嚴轎夫無敢私乞錢者今日轎夫以踰坂乞錢不已（凡旅人渉大川踰坂皆有賜轎夫）始憾新政不永行也　逆旅主人頗懇曰明日宿蒲原請投龍下屋是我姻家也

二十四日

寅下牌上途曉風殘月不堪羇思行一里天明陰雲四合觀富山似極卑蓋雨氣所壓始悟清人夜氣壓山低一尺句妙過沼津至原驛過大御番來多肥列喝道甚嚴下轎而竄東吉原一雲助（詳見斫）要利作曰吾不食數日兄相救利作援其擔而賜數百錢至蓁川濁流澎湃渡舟僅通過長野越（北右）雲散富山見勝絶雜狀路傍見一卉形類躑躅葉似芘蒻者轎夫曰是名三叉以製紙不減楮皮也至蒲原問龍下屋而宿焉逆旅主人有老母抱恙三郎曰好慶光憾數日不浴垢汚滿身親設浴洗之又為阿敬理髮供飲飲太豐宅係新築障壁窗席皆極潔華從者稱為五十三程中第一好館問宿貴曰每人銀二錢乃別賜金二銖

二十五日

寅上牌上途雨下聞波濤于咫尺而無所見至由井驛天始明至望嶽亭雨止雲氣蓬勃嶽影不見日出紅霧滿海島嶼出沒其間奇甚余先行至薩陀嶺轎夫息肩既而去良久叔藏及焉亭轎夫移時至謝曰遺物於亭返取之矣過興津驛謙藏叔藏後驛所出之馬倨蹇不前余問此非狂馬乎馬夫曰否至前村馬忽發狂人立悉墜所駄余出轎助馬夫而收諸具破損過半馬瞋目露齒不肯復駄物馬夫無如之何余屢責之馬夫稱此罪不已將別雇馬一村無馬叔藏謙藏及焉亭怒甚將鞭馬夫余止之馬夫欲返興津換馬然恐移晷不許終雇村人數名舁所駄而至江尻驛投小吉田絲店食此出天陰將雨俄頃復晴又

陰又晴過府中越阿部川至鞠子驛宿逆旅升屋夜七助及焉同宿

二十六日

寅下辭衛雨止途至鬱谷天明峯青雲白心目一新今日屢雨屢止至藤枝全晴聞大猪川漲渡將絶命轎夫疾走午時至島田問渡錢曰九十六文也（凡川以深淺究泗夫雇錢以九十六文為極過此則禁渡）阿敬抱忠三郎坐轎渡吏不增泗夫而別收錢二百文水幾及轎底搖甚余出江戶置麻鞋直貴而頗適足至是轎破鞋落水中傘亦流泗夫僕傘失鞋至金谷下轎步陟阪天陰不見富山至日坂驛宿逆旅若木屋余語今日大猪川澎湃狀主人曰客年西上番士渡九十六錢之川而溺死

夜召工修轎

二十七日

寅下辭街甚雨止途至懸川雨聲微衰過袋井晴利作苦長途擔童乃取其所擔置余轎中而步過見附驛經間道深泥沒脚復上轎比渡天龍川雨復大下避於路左店有一病者卧焉衾蒙其面阿敬曰狀肖賊喜助叔藏昔熟視曰信乃議處置半其人起別人也皆笑雨不止勉強至濱松宿逆旅丸屋四年前過此地時水野侯當國土人以閣老封邑意氣揚揚無幾侯移山形而井上侯復故封（井上侯先封濱松）今過焉土人爭語水野氏不法曰侯任梏克多借富商金而不返移封之日民聚作亂僅得平矣嗚呼侯一新弊習然功過不相掩毀者既過實譽者亦然至其封邑民庶皆不服則極負國治而天下平之理吾以此為鐵案

夜有鼠自行李間屢出屢竄不得眠余手捕之然以近禁殺命剎作放諸門外既眠忽夢淡海春常者送其稿余置諸案頭未披小竹偶至曰此人稿中有奇話記某翁事曰某翁者少年時一日早行逢一異人問翁名翁曰某名忠七異人曰人壽必因其名字畫之多少如翁名唯十七歲耳翁曰然則何名而可乎夫名以多畫之字恐不過三四十矣異人不答將去翁遽呼回然則改名森藏其人笑曰善森字益為五十四畫翁時年若干後五十四年壽六十七而卒是春常所記也乃披稿果載之余呼奇哉阿敬起余

曰公何故吁奇哉余具話夢就燈下記（翁年若干夢中小竹詩如是）

二十八日

寅牌雨勢傾盆然轎夫既集乃上途轎夫盤旋不能前平明雨止須臾海晴山陰如畫使叔藏謙藏先赴舞坂具舟午後傳焉七助別買一舟既入舟西風浩然天青海白淡虹一片自西山麓起而横南位此出於灣風死波平群魚跳空皆曰此境絶佳若使湖備不決其勝何如哉至荒井關前使舟子告飯田武

兵衛（府内外臣）武兵衛至使阿敬使梳髮關吏取證券檢之其儀皆如箱根唯留券不返曰此券既無所用須自我関返江都也至武兵衛氏主人供酒及緩饊謝以金百疋及錢五百文又賂媪如例使七助先行求逆旅至白須賀下轎使謙藏策而余騎馬馬行甚駛衆皆後過松間積陰始散秋空寥濶久屈於轎中至是四顧秋色怡悦甚出二川左見巨巖其前松林一帶有佳致關巖頭觀音祠海望奇絶然以迂路不果往右顧富山見麓不見頂東謡道見富山至此渠猶與

故人別而望烏帽之出没于攻隴閒憾甚過吉田城下一家（戸）外見揭書廣瀨謙吉旅宿六字即入上助在焉良久阿敬等至

二十九日

寅下牌上途轎夫詈枝短不已初吾轎副以兩杖既而為雲助（詳見請）見換不覺也天明陰雲漠漠不雨至御油驛下轎步過小濆牧助子太郎于藤川驛東畔立談別江都松蕈極稀至是沿路見之買數斤至驛烹之過岡崎將出市口遇秋月俵東下停轎路傍觀

之轎夫軟弱緩如跛鼈諸子先行余獨後夜至池鯉鮒驛皆既在逆旅大藤屋俟焉主人甚口話今川織田時事頗詳又曰此地不生桃以為澂尊惕目故也又曰神祠所出辟蝗符有奇驗阿敬乃乞符數枚

九月朔

初發江戸也東九屋與市於尾張曰九月朔前後吾過宮驛君須就逆旅大森仙左衛門氏見吾也故寅上牌使叔藏先赴宮驛問與市消息寅下牌上途至桶挾間一童子迎曰我家鳴海絞纈（呼用邦）太賊請買

之聒不已遂導入鳴海余謂童子家價必貴故要税
也過別店買黄氈裘貼狐皮者及木綿織數段七助
不得已於童子至其家余既買畢徒七助於童子家
則價賤比前店減十之二分始知過慮矣辰牌至大
森氏叔職迎曰與市未至藍江戸所發之東中途浮
沈也乃別裁一東囑主人送諸與市未牌買船一隻
既発官吏来入舟點檢旅客人口示一木牌書曰舟
子乞銭勿與吏去余絶倒衆問其故余曰吏所示之
牌勿字當作宜字何則實欲勿與不如嚴絣舟子今

反使旅客勿與豈非謎語使人解也耶公等不聞乎
過関者無券不許過而吏恣之輒大呼曰関側有徑
路汝過之必誅是教有徑也此牌毋乃相類乎言未
畢舟子乞銭甚急戲以牌旨餘不可余曰謎既解何
可不與乎乃與之西風迅烈掛帆北行稍稍出川入
海假寐比覺在木曽川下流兩崖濶可二町逆波衝
折風蔽浪花濺于篷背不得出頭而觀地形黄昏傳
稟名城下余先上岸一市人忽呼曰君非廣瀬先生
乎余曰何以被識乎其人曰稟府内外臣逆旅鶴屋

者也數日来青木市郎太夫片山玄圃二君屢來問
廣瀬先生来至乎故奉迎焉乃赴其家宅廣而織奥
氣衛鼻衆尤余曰公為豎子所賣既飲市郎大夫携
稟名文學片山理助来訪買酒飲余責牌去曰明日
送先生至富田

二日

昧爽有敲戸者引入則丸屋兵太郎也出與市東曰
昨日衆雲至知高駕過宮驛即與家叔(與市也)疾走至
驛公既航海日没無渡舟取山路強歩至矣乃謀其

家事平明上途兵太郎送至城外別近富田片山玄
圃出迎導投茶店稟屋青木市郎大夫及尾張森津
人樋口三折土人伊藤孫十郎在焉相見飲余此地
以蛤炙名供數盆酬使阿敬利作先赴四日市求逆
旅焉将徽稟名人杉山左膳(名憲雁字徳基號松海)渡邊金平
(名観字國光號古處)来見僅交杯而辭諸子送至村南橋別獨
玄圃三折送人四日市阿敬在逆旅江口屋就焉玄
圃介土人吉田仙九郎久志木又助相見乞字供酒
山埼宗吉(尾張人嘗於春山氏)識携土人角倉元石来訪劇飲

至予髀散獨玄圃同宿

三日

寅髀上途與玄圃話行里許天始明片雲抹東天日輝不外泄而鋪海面紫色溶溶奇甚至追分村玄圃別去使叔藏等先至亀山就大和屋平七氏問細木甚五兵衛等近狀過石藥師始賽藥師堂聞藥師像偉大然在帳中不見午後入亀山叔藏出迎曰甚五兵衛等數十日前既命平七曰廣瀨先生至留而報我莫至平七氏召待詔理髮此畢甚五兵衛携亀山

人紫田義平皆川湊來館曰今日佐治甚左衛門名鐫清大石川甚之助皆有故不得拜趨近藤百助則在東都命酒飯饗余及從者有盛饌戌牌客未去余以疲辭就寢義平朝川善菴門人也秉醉與叔藏論難不已將起鬪乃使謙藏要叔藏就寢不知客何時去

四日

夜來微雨寒意凜然寅上牌上途聞轎夫話曰昨日雞與凰戰鶏敗矣問何謂曰凰無禮故也一轎夫曰雞貪故也異之又問何謂曰雞汝盡言其故始培雞凰皆是其綽號也爲絶倒日出風聲在樹陰雲四適寒如嚴冬過坂下至鈴鹿嶺拔一店烹松蕈午後風死暖甚步下嶺申下牌至水口城下以明日將儔浪華令轎夫力步酉下牌至石部宿逆旅某屋

五日

寅牌將上途轎夫未至叱館人屢促之天明始至乃發驛口右有捷路屬田間坦而廣取此十五六町出於官道轎夫話往歲女賊棲百足山事頗詳至草津買松蕈四貫目一貫直銀二匁八分初秉名舟中錄

藏曰飪食三百文餅若不能出錢五百文以饗衆既而不能出錢如約因要余曰公至姥店須食三百錢糕若不能亦如此余曰諾今日過姥店食糕至百五十錢糕盡余同食有腹候半飲移時難復食謙藏趣製糕主人蒼黃供之糖與赤小豆不和且混砂余僅食一枚閣著衆嘗其餘曰味劣如此則夫子不食宜矣乃出五百錢饗衆曰約不可違也使叔藏問亭長曰矢走衆舟與陸行轎馬其直同乎曰同曰然則須命轎夫送我于矢走且給證券也出驛口見衆人就

涸沼捕魚呼曰今度魚寡不過一籃傍有一老夫余問沼大魚寡何也老夫曰噫吾年已八旬少年時此沼不許妄放閘四五年一放獲魚數十籃鬻之過百金以當邑用近來一年放閘三四度故魚寡後生年少不復知此沼嘗為邑用而公私徭役咒費日益月加邑多逃戶人口消耗可歎哉余聞之謂從者曰余嘗疑孟子說王道稱數罟不入污池無乃過瑣屑乎而今而後知其至言也既至矣走渡吏不肯出舟詰其故不能答唯曰舟大願待他客集同乘乃出草津

亭長券責之吏不得已命舟舟不至七助慍曰奴故以遲緩困我乎親買一隻舟乘焉屢余及從者入舟天陰風死湖上諸山隱見出沒如淡墨畫往往見人乘船以巨鎌鉤湖心草問其用曰以糞田也傳大津投茶店而食上轎步至（郎眠北）狼覺在村間問地名曰勸修寺也下轎步至狼谷路右碣書桓武天皇陵距此半町也乃與叔藏尋之有小流南注右此而過田間渡畧約東行數十步一邱突然當前樹木蓊茂有徑繞邱腳取此陟數十步徑絕不得進即陵也廻以注連（俗謂神前廻繩者曰注連）陵前平地五六畝栽雜樹焉秋紅蕭疎側有守陵民戶陵形狀不似千年外物蓋後人附會也而守陵者建石燈設香案為佛祠之狀以射利可憎哉至藤森上轎初使七助諭藏象馬先往伏見定逆旅脯時余入伏見遇二子于京橋問何故遲曰馬夫途偷暮我覺詰之故後矣乃投池六氏使利作報吉田有秋有秋來迎余及叔藏供酒亥牌利作來告舟將發乃辭有秋父子送至舟別昧爽傳浪華肥後橋北岸府內倉邸爺余去浪華四年猶歸故鄉也

六日

使諭藏叩邸門報南陵兄兄及藤田平次兵衛塩屋善五郎茂吉出迎入于兄寮岡本子谷口宗助松尾元兵衛（邸主胥）菁來館岡本氏（子）命定余居於邸北隅公館館已頹敗壁傾障破勢忠三郎阿敬諭藏叔藏住焉

兄出大人七月念三念四二柬及麻生彥國山本茂太郎柬附余、兄曰藤田君將歸城中（平次兵衛隨公居城）卿宜從之見龍護師而謀新居閑數日爺師為卿定居於上街矣乃與平次兵衛出訪諫山俊安於高

麗橋四軒坊不在其妻見遂訪龍護於思案橋東畔南折處（龍護讓寺其子而居商家）龍護大喜導赴内淡路街桐一宅室暗頗不慊余意返龍護氏大熊文叔至主人供酒平次兵衛別去黄昏歸至大川街過村瀨恭菴送余至郎曰某在緒方洪菴家乃屬誠軒寄洪菴東

今朝七助不出舟直就其逆旅（呈在長堀）既而使人來送酒五升　伊丹屋孫助來不值　夜岡本子柘兄及余飲　俊安來

七日

昧爽携謙藏出訪俊安與訪龍護龍護導相舟越郎者卽今屬商家廣而明借債一年金二十四兩余謂龍護曰若減為十八兩我借之答曰諾渡平野橋西行半丁又相一宅俊安先生（去余送）途龍護至其家贈衆杯巾筆研各一歸路訪俊安不在　午後兄使松尾元兵衛導余謁公途訪龍護既入城至第三門邏所吏呼曰退元兵衛聾不聞直進吏怒曰汝聾者乎以手麾去余短視不見吏益怒曰瞽者乎余聞之挽元兵衛袖退出門外吏又呼曰行乃進至府内侯營所（往年内藤丹州別居）入平次兵衛察詰過吏怒之状笑曰城中貴人過必遏行人今寡君謁城代而歸然則先生之叱寡君之為也導至公所諸臣出見上原庄右衛門以余謁公公問余病賜藥退見太田相馬水戸孫九郎以下諸吏又通刺於諸士家及東原助右衛門氏至營之東隅觀廠及堞而返平次兵衛氏申下牌出城訪長久寺惠聞不在訪俊安亦不在　夜杏菴來以緒方洪菴旨致伊東沖齋坪井誠軒八月念四東沖齋東曰使九敬學於洪菴一依賴先生

八日

昧爽使謙藏訪俊安數日來余與俊安為謙藏謀將為豎人橋本氏義子　俊安來　伊丹屋孫助來　兄告將發脚夫于江戸乃託寄坪伊二子及丹上總介君吉田敬藏東屬焉　平次兵衛來

九日

賀岡本子　吉田屋喜太郎來　余以未解裝（齋内卽挨）故不敢至舊識之家手塚春波家在肥後橋傍余屢過橋恐其見我私訪之春波書供酒欽屋兵助至視

之雞髮為僧謝曰某員先生金未返之無顏相見然頭已禿請恕春波將與鈇矢出迓余察其色辭訪俊安不在余醉甚借枕眠焉使利作視龍護在家乎否返曰在乃往訪之歸路龍護送至其娌僧月性所寓浪華橋南畔東折處龍護去余與月性話一生來見（失其姓名）欲訪荒木吉次不在其西隣有一空屋使其隣人導相之又至過書街桐一家初出俊安氏遇兄及岡本子伴至舟越坊別歸路又過肥後橋北同歸河谷來館不值　杏菴來　兄命明日講於公所

十日

昧爽携謙藏叔藏利作往起俊安與訪龍護龍護導至內淡路街松屋坊西折處相炭善氏之宅返龍護氏謙藏利作去余送俊安至其家與叔藏浴淡路街湯肆返俊安氏叔藏去主人供飯午後府內邸人高橋北右衛門與利作來導入城時大風猛雨傘破裂濕徹襯衣入葛城羽右衛門察（平次兵衛同察）改服主人導至於公所講論語名臣言行錄畢公曰天將暮速出賜麪及菓子黃昏歸府內邸　謙藏將歸日田辭赴湊橋逆旅　夜館岡本子　借炭善氏宅之議決

十一日

謙藏復來告別屬寄大人東焉又托寄河野亀太郎東中包寄古谷秀平東　杏菴來乃命包贈諸友土物　夜與杏菴叔藏出至俊安氏使杏菴謂緒方洪菴曰將相訪既而來迎乃要俊安至洪菴氏（在過書街銅句來陳）主人供酒其妻見余以冲齋旨屬玄敬焉（洪菴曰玄敬今朝至）子脚歸　龍護使河嘉者來謝慨居件不見

十二日

午後訪備前屋馬兵衛不在訪井上司馬助方運家具曰將移居大川街訪間瀨信之助主人招中西亀年春波供酒春波曰今朝主人閨謚器物而奔乃辭亀年要余訪俊安不在遂就斜橋南畔舟店饗余又招叔藏至面下脚乗舫而歸亀年送至引見兄　龍護復使河嘉來曰慨居件主人不許請屬令兄謀諸炭安氏（炭善者炭安之宗也）余不在兄見之　玄敬杏菴來不值　與兄從岡本子遊常安橋藥師祠途相失余與叔藏先歸　彥根黃蘗僧泰山來曰將學淡窓先生

乃栽一束杙焉
十三日
俊安来招兄及余供河豚既而與訪荒木吉次使吉
次導相過書街一家（余数日前所見）兄去俊安導訪村田嘉
右衛門者（其居在過書街北隣之家所相）乃問所相之宅利害黄昏
帰　利作出奔利作好博奕自事余不得與無頼子
交曰為此嬖嬖使人發疾終逋負余金二歩矣　細
木甚五右衛（兵）石川甚之助東至
十四日

以無僕故告緒方洪庵借杏庵杏庵来宿　栽寄江
戸諸家東（井從判服部子簡堂君暹日子誠好松園　定五郎小林子中島清記一類平兵衛）
封之外書吉田敬蔵名於諸谷口宗助　夜訪俊安
主人方與客圍棋客高麗街人曰嘗識先生矣聞信
寺義順来見焉　長與誠一郎来不値（誠一郎道全改名）
村上昇吾来留宿（昇吾旧名代三郎）　吉田屋喜太郎使其
僕遍相余宅
十五日
杏庵去　與昇吾叔蔵出訪俊安要之至大豆葉坊

及伏見街平野街相宅皆不稱意訪平井東一東原
壽庵皆不在返俊安氏叔蔵去俊安薦一僕為我従
者與昇吾出過尾街遇平野屋甚右衛門澤屋春耕
一揖而別訪大和屋新兵衛主人供酒食使昇吾贈
恵聞番物昇吾去是日當請于公所余恐後期疾走
至追手街札所（城門禁管不許出入故疾敬設一人会接於入城者曰札所）則高橋
北右衛門既俟焉導入城訪葛城羽右衛門寮既而
請（公）所如例晡前出城至追手街相一宅帰路訪龍護
俊安在焉曰上人使人来召兄及僕故走至龍護回

岸善氏宅彼不肯借貸道甚愧於先生今朝別相谷
街一宅矣明且試往観余回諾主人供酒日没與俊
安帰　備為贈有　吉喜贈煮菜　平次兵衛来宿
兄許
十六日
昧爽與平次兵衛叔蔵訪俊安遂至龍護氏龍護使
其弟子及高其導至谷街相宅（宅）廣而荒平次兵衛副
去至松屋街投飯店而食返龍護氏主人曰貪道所
識油屋和助者曰高麗街有一宅先生帰路因和助

相之何如余曰善主人曰和助與粟原壽菴善請以壽菴爲介乃使叔藏先往見壽菴余訪惠閑而至壽菴氏則和助在焉曰彼家主人不欲居士人也壽菴導至伏見街相敷宅遂至築地訪佐佐木青渊青渊導相泆川上亭數所午後與壽菴別歸　戶川一八來　昇音以洪菴音來屬備前人金森恭平爲學僕洪菴東曰此兒年甫十歲甚唯戲嬉之習請先生爲我嚴督之乃留恭平宿　夜僧東景來館曰聞先生至於中富庄次矣

十七日

呂香菴至使之與叔藏出贈諸家土物賢了九山安藤太郎奈田東鄉今北孫助伊丹屋孫助花岡準人大熊文叔藤岡姓戒誓德寺敬證問剛之助佐藤吉次郎橫山利工郎日野萬氏達江芊江中富庄次吉雄良塚我假河戶新宮生清兵衛兄將隨岡本子歸鄉我寄大人棣園兄藤田康平東托焉寄大人裘及御主李印號也　岡本子來告別　春波東曰請暮請臨中下脾岡本子上船於邸門外送至水上遂赴春波氏主人供酒有壓饌備焉及生客二人主人弟同席午後忠三郎有旋令杏菴看之招俊安不至酒酣杏菴來余悍見之曰豚兒何如曰下利一行病勢微退其請返緒方氏既而叔藏來余又大愕曰令兒將上舟乃逐歸則船既在中流呼不磨返春波氏主人飲叔藏酉下脾歸　安藤太郎來不值

十八日

移居於兄故寮　俊安來話次龍護使其兒來曰二公請來乃送俊安至其家俊安曰某有事後往余先至龍護氏少焉俊安至主人曰往日所觀舟越坊宅我既得借之敢告問直曰一年金二十兩二步矣余

曰且歸謀諸平次兵衛歸路訪壽菴壽菴曰舟越坊僻地也我爲公別索好宅午前歸　與宗助后口宗助以後若姐叔藏出至南安治川第二坊兄與岡本子泊船處粂船入船晤言久之歸　夜訪俊安

十九日

訪俊安俊安導至壽菴氏壽菴與和助導至過書街緒方洪菴隣家相一宅皆曰此宅可也出俊安去余遂與二子至今橋西畔相二宅之南北比屋者將出北宅牀壞余陷傷腳壽菴扶而出歸路訪俊安約同

舟訪兄　午後買舟與俊安壽菴叔藏象圍棋且飲不覺至兄泊處平次兵衛宗助在焉兄供新岡本子見俊安爲余問兄及平次兵衛曰過書街舟越坊卜居孰好皆曰非我所敢決且與龍師謀俊安謂余曰過書街好請一決宗助請寄來我舟兩乍下乍止黃昏入江戶濠俊安導至斜橋看店飲戌上牌歸　春波来不値　是日過文叔俘於高麗街梭東曰請臨余辭曰今日有故明日入城歸路相過

二十日

俊安来余曰若卜居與緒方洪菴隣宜與洪菴謀俊安曰然余訪洪菴告卜居狀洪菴喜曰我幸也乃使洪菴導復觀之且識所當修繕費略三十金矣洪菴曰宅小費大再思乃至俊安氏告洪菴言坐次叔藏携府胥徒一名来乃至追手街札所令一吏導將入城過迎者吏去至平次兵衛寮不在講於公所如例申牌歸過龍護氏壽菴在焉惠聞亦至文叔使人来曰請蹈昨日約龍護導余及二客復觀舟越坊宅出惠聞去余與龍護壽菴至文叔氏曰沒主人供酒食招谷街縣令之手代飯本尚太郎島林梶三郎相見龍護先出去叔藏来迎余與壽菴出訪俊安俊安今朝以余宅故見平次兵衛於難波倉（官賜府内秀俸米一爲八千苞平次兵衛春命就倉取米）余曰過書街不可則舟越坊何如壽菴曰舟越坊則太不可我明日晨出爲先生相宅戌下牌歸

二十一日

晨與叔藏出渡渡邊橋至大村郎訪郎監山口善藏衛門敎一瀨平兵衛東贈烟奩及盃主人以疾辭不

見訪竹德元恭父子　巳牌携叔藏訪筱埼小竹父子主人供酒飯原左一郎俊安偶至而先去未牌訪俊安曰聞諸壽菴曰瓦街有好宅且與先生往觀乃至瓦街主人不許觀宅俊安曰吾見龍師辭舟越之宅去過藤澤東畡於途引至其家歸路過壽菴氏和助在焉導至北濱相一宅壽菴曰此可也歸路過俊安氏告壽菴言俊安曰某見龍師師說舟越坊之利勢不可辭故以某意許之請君決焉余曰善　九山来曰明日請臨不値　吉成春波来皆不植（値）

二十二日
卯下牌使叔藏謀洒掃舟越坊宅於龍護始去俊安来而有遽色曰今朝龍師来曰舟越坊主人不肯借宅使人来辭貧道實無顔見旭荘君請兄爲我謝其察龍師意似有所慍蓋我輩依違久不决故也先生速往余曰龍師忠厚斷無此理然不可不一問其故乃携叔藏而往龍護謝曰貧道豈有他意平次兵衛至俊安亦至主人曰且別擇好宅余與俊安平次兵衛出觀昨日所相今橋西畔之宅又觀十五日所相

伏見街之宅平次兵衛曰此可某歸路與龍師謀俊安去訪稱念寺賢了不在平次兵衛欲買書訪書林河新時過午未食飢甚投看店出平次兵衛去至九山氏門津田異一郎自後走来曰聞先生西上方自訪貴寓至焉某亦赴九山招也九山迎曰棕軒翁數日来在我家乃相見譯春耕至酒酣賢了来即去使叔藏歸招俊安黄昏叔藏来曰俊安有故不得至酉下牌同異一郎出歸路訪俊安　今北晋三郎父孫助僧泰良花園直藏德太郎等来皆不値　囑俊安

雇一婢名常

二十三日
梅本謙明来（舊名山埼德藏十四五年前學於宜園）春波来曰午後陪步南郊　津田監物（即異一郎上醫爲多武峰郡吏）来　花園直藏德太郎来　午後俊安来乃招春波與至四橋肴店食雞遂步難波新地春波曰公等步去我有所訪少焉携笠者梅日至遂大津湯店（湯肆兼酒飲肴）浴藥湯而飲梅日彈一絃琴頗有古趣酉下牌歸路過俊安氏誠軒信良冲齋本月八日東至

二十四日
坪井九郎（右）右（衛）門山本茂太郎九月十三日東至茂太郎寄海参　遠見氏使溝部玄民者来見　岡直三郎来　龍護使子最勝来曰伏見坊宅主人不肯借大雨　俊安招與叔藏衛雨赴焉壽菴在坐與飲遂宿　是日書龍護詩集序

二十五日
昧爽（歸）　葛岡仲英使人来　白井亀次郎来曰將之江戸乃屬寄松岡古春東焉　將趣公所頭囑宗吻

借從者期日午而不至謀諸宗助母母命炊夫炊夫怏怏余曰吾先之諫山氏而俟曰諾至俊安氏久之而不來使俊安婢迎之叔藏來曰蓋炊夫雇替人而出替人不知先生在焉直赴札所也乃携叔藏至札所果如其言使札所吏導至城外遇迎者入平次兵衛察諸于公所如例畢賜菓子中下牌退歸路訪文叔留而供飯出訪壽菴又訪俊安戌下牌歸　九敬來不値　裁答坪井九右衛門山本茂太郎柬

二十六日

使叔藏之丸山氏問丸街宅肯借舟否　訪俊安遂至壽菴氏壽菴導至伏見街浪華橋西折處相一宅返壽菴欲飲余余曰吾且飲兄叔藏亦至乃與出要俊安飲于島内肴店食雞不美俊安曰不如移席至道頓濠飲水上亭日沒歸路過順慶街二子醉步蹣跚余不堪遲與叔藏先歸　龍護移居内淡路街相招余以既飽辭使叔藏往贈以金二百疋　平次兵衛柬送南陵兄八月柬曰此柬先生發江戶後至我邸邸吏遲返矣

二十七日

元敬來　丸屋文吉來　龍護招將赴焉小林安石來乃送至俊安家遂往主人供酒俗客數人同席文叔河嘉亦至日沒叔藏來迎歸路訪壽菴〔醉〕臥搖之不答訪俊安曰明日借叔藏予為君相宅　宗助送餅　裁答坪井父子冲齋柬外添寄吉田敬藏柬托諸宗助　誠軒本月十八日柬至　使叔藏發答坪井九右衛門柬於萩倉邸

二十八日

婢昨日去不返使叔藏恭平詰之　俊安使叔藏相數宅　雄哉來與出訪春波雄哉入長府倉邸俟之不出春波曰劍工莊司直胤新移居我弟家今夕歸客請臨　葛岡仲英使門人元甫〔姓吳〕來曰瓦街有好宅　午前訪俊安不在俟焉雄哉踵至即去壽菴叔藏至與之出謂俊安婢曰主公返告我在葛岡氏至仲英家不在其妻見元甫導觀宅荒廢不可居也東行相一宅亦陰暗甚送壽菴至其家未牌始午食後安至壽菴曰先生所曾相荒木吉次南隣宅可請決

乃與俊安訪吉次屬晋俊安去携叔藏浴築地湯肆
返吉次氏主人供飯酉牌歸　阿撥曰向春波君使
人來招乃往叩其門一童出導東行數百步入北畔
陋巷中行一町聞喧呼聲即莊司氏也春波兄弟信
之助安藤太郎日野葛民鈇兵夫妻及生面客四五
人在座方飲余以既飽（吉次饒饌供）不甚飲戌下牌辭春
波送至　間剛之助來不値　春日寬平贈肴

二十九日

東平次兵衛謀僦居件　俊安來飲之日沒俊安醉

卧不起余出訪壽菴及吉次皆不在比歸俊安既去

晦

栽寄村田順藏誠軒東托諸洪菴　限牌携叔藏出
訪俊安又訪壽菴壽菴使叔藏之松屋街某氏問過
書坊宅器具直訪龍護白島街有好宅請歸路観之
至札所葛城羽右衛門見曰今日迎者未至請遲偶
府内臣須藤八郎右衛門過門訴羽右衛門爲馬徒
入城公引見問樂翁公花月雜紙及從政名言疑義
賜食講如例申下牌退於平次兵衛寮而出城訪龍

護主人供飯曰今日晩請期他日觀宅文叔至送至
其家歸路訪俊安壽菴皆不在　中島雁三郎使人
來曰明日奉訪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五十四

弘化三年丙午十月朔

宗助曰鐘街有好宅請往相辰牌余携叔藏先行訪俊安俊安曰昨日大新導某觀本街橋東一宅似可請遣叔藏於大新氏報君將至而君歸路過何如余曰善宗助至乃要俊安同往遂訪文叔文叔請從宗助別而携其妹夫某至乃相宅頗荒蕪觀畢皆別去與宗助至大新氏主人導渡本街橋南折又東折又南折入衆巷相數宅皆枕川舉而臨歸路過兵叔武使之導至島街相一宅頗可文叔別過北濱相一宅午下牌歸飢甚　遣一伻於平次兵衛氏告今日相宅之狀　俊安携僧龍潭來圍棊　夜中島雁三郎携日野六郎者及一生來訪六郎曰某備後產昨年學淡窓夫子矣話次雨下乃留三子宿

二日

三子去　藤田廉平柬至寄枯魚　裁寄大人南陵兄廉平柬送坪井九右衛門柬於大人　山本茂太郎柬至　龍護使其兒來　午後携叔藏渡渡邊橋出于北郭探權現松熊店諸勝按路右一店食柹主婦曰夜來盜襲我而去天明觀墻外有二籠其蓋不閉不識内有何物拙夫方訴諸官盜賊公行莫甚於本年也過大融寺遇宗助於大江橋上訪安藤太郎又訪信之助户内屢滿乃投刺而去　日野葛民贈肴　今北孫助來不值　桒原鳳齋來

三日

使叔藏導壽菴而俟于過書街余導宗助及一匠往焉使匠測儲方氏東隣宅及浪華橋東折處宅葺繕之費午前歸　小竹柬曰櫻井一太郎來欲飲兒輿我請明日午後見過　專祥寺指月來贈鮓　吉喜來謀僦居件　買酒一斗送諸南陵兄以贈藤田廉平是永平内　伊丹屋孫助來與之出叔藏恭平從至過書街相鴻池角兵衛者宅又至備後街相一宅孫助家即其西隣也引入供茶及蕎麥日沒借燈而出訪壽菴不在訪俊安夫妻皆不在而壽菴在焉命俊安婢買酒肴醉甚俊安歸面下牌辭　是夜天滿火　荒吉來不值　叔藏告歸鄉贐金三步

四日

雄哉來　孫助來謀僦居件　午後將出遇河茂於
門要之訪俊安及壽菴皆不在遂至孫助氏復觀其
隣宅河茂去歸路訪俊安雨下借屐至小竹氏亀年
在焉後藤春藏至主人曰今日一太郎邀觴於尼彌
店（右江戸濠）也與主人父子二客出至店一太郎未至先
飲少焉一太郎及二客至最後出石上卿仙石右馬
助至亀年作四君子圖乃分賦之小竹得梅（其詩曰十月江南地君來梅叢啓歡然供一醉責此小陽春）余得蘭（我叙群芳位蘭宜置扇壁衆人所媚服誰如比國香）春藏得竹長平得菊二子詩不成戌牌叔藏來
迎同諸人出大風暴寒送亀年至其門

五日

昧爽宗助來曰今且平次兵衛將出城為先生定宅
不識會於何地方而可乎余曰備後街可宗助走人
告諸平次兵衛辰上牌努宗助叔藏恭平及一僕至
俊安氏要之至壽菴氏要壽菴而出宗助等皆赴孫
助氏余別行訪指月於淡路街指月使其弟子導觀
一宅司鑰人不至余恐宗助等遲辭去至孫助氏平
次兵衛等既候焉乃觀隣宅皆曰可孫助曰此家諸
器具價三十五金也平次兵衛曰願賴吾子得減五
金孫助曰主人不肯減一錢余曰吾子且為我謀平
次兵衛録室中當修補處及器械當新購物授諸孫
助時既午也余獨別赴大手街札所使一吏導入城
至平次兵衛察使人招岡本雄藏至曰今日當某父
年卅年忌祭歸路欲參佛寺願講畢即退雄藏曰諸
講於公所如例未下牌出城訪龍護告備後街宅狀
至太網舟越街南江氏移居其故居太桂貪道請瑞

先生謀余曰平次兵衛等既決居備後街矣主人曰
吾將與藤田君謀先生奠與閑余未午食飢甚乞飯
且告以先君忌辰欲參佛主人使其兒導渡天神橋
至天滿寺街入淨土宗寺拜佛而出黃昏歸　吉雄
雄吉來告其父良琢沒不值良琢豐前小倉人自壯
客於衆以醫鳴晩移大坂為人倜儻而多奇策恒恥
為醫屢以富國術說小倉人不用與余一見如舊余
之東行也送詩有前程縱有英髦在莫忘浪華一老
生之句年長余二十餘歲而同其子執弟子禮甚恭

每佳辰贈二人贄駢書父子名九月十七日余贈土
物俾歸曰不在今日聞雄吉言曰是日没矣惜哉
轎夫某来贈酒　今日大風飛雪寒如嚴冬
六日
松田元甫来爲岡仲英門人　春日寛平来　俊安約叔藏
贈小竹書又約供餞酒而皆違之叔藏戲東詰之俊
安以爲余之所嗾答東有憾余之語乃往諭之且招
叔藏飲遂與俊安訪原左一郎主人供酒鬻書醫業
棋客中川純節五級中山某五級中山欽吉五級及

初級數人至主人以余爲上客不敢出棋局話而話性
戌牌杏平来迎乃歸　叔藏歸鄉
七日
中川玄佳来　元敬来飲之　夜宗助来話　松田
元甫来余苦無徒者東葛岡仲英請借元甫
八日
孫助来曰備後街宅有先欲借之者故主人未決請俟
明日　午前訪俊安要之至壽菴氏主人新納姬余
曰何得無一杯乎主人曰諾余與俊安出訪龍護龍
護曰指月所謂淡路街宅結構始畢而厨房未成若
備此以三十五金作一切窓戸障壁華潔必勝備後
街宅矣請歸路與指月謀乃至指月氏使之導觀宅
指月曰某擅越有餞平者業沽器具某且與之謀乃
別迈壽菴氏主人煮豬以俟大飽和助至晩歸　春
汲杉田平三郎幸島文菴即中島而三郎来皆不値
九日
誠軒父子冲齋松園堀内忠龍父子九月念五東至
皆告須原屋伊八違約辭梅墩詩鈔閲雕件曰先生

去江戸之後妬者悪先生於伊八氏故爾伊八東亦
至適辭隙不得已之故　俊安来　元敬杏菴来使
杏菴召河茨至告伊八無狀曰某請任開雕事余曰
然則此件委吾子矣又告將卜居淡路街曰某請明
日陪觀　近江屋幸三郎来曰某九月中旬歸明日
將之豐後　夜偕阿敬杏平齋高松郎金毘羅祠遊
人萬數然不覺其繁喧新自江戸至故也歸路訪今
北氏守拙父孫助兄某見某既醉曰廣先生我家禁
物也家弟晋三郎信先生如聖人先生去此地即出

家為僧今唯一弟復恐先生教以聖賢道終為方外無用之人而已其父叱曰守拙為僧我所許何與先生汝莫狂乃改容笑曰戲耳言未畢窓外呼天満火乃出歸至肥後橋觀火勢已熸然禹燈来往於天神浪華橋檀諸橋上加以月光實壯觀也　宗助曰備後街宅主人不肯借

十日

昧爽遣杏平於龍護指月河茂諸家告將觀淡路街宅平明與宗助出要俊安壽菴訪指月火焉龍護河

茂至指月使銕平見遂至大昨日所觀之宅會議厨房窓戶位置近午始出衆逡散去余未朝飡飢甚分部九觀来不值　松田元甫来為僕　午後訪龍護遂入城講于公所公曰十五日孤有事請十四日来晩歸　方山玄圃東至

十一日

使俊安河茂會於指月氏㠯匠謀新居結構余有故不往　昨日飢而吹冷飯痃氣大發乞俊安藥　吉田屋喜太郎使其僕来為余索宅曰道修街魚店坊東折處有好宅二乃使元甫往觀不適余亦往皆不稱意歸路訪俊安不在　俊安龍潭來潭因明日請同謀兄臨敝廬　夜與俊安訪河茂不在俊安送至梶木坊　新宮屋清兵衛来

十二日

平次兵衛將為余来觀宅遣杏平於札所止之（余將赴南德寺故）　辛島丈菴来別　午前俊安来導余渡玉江橋過福島野田取生路十餘町野趣甚佳至南德寺龍潭供酒畢飯未熟出展醇懋居士恭衷童子墓宿

草満逕余不敢哭而神泣嗚呼童子之斧焉也居士屢里居士之葬焉也先室屢臨今則先室亦亡矣唯余存遣三表愁苦連年僅存命也夫墓北即中津川見風帆續續自紅樹間出俊安曰公何得無一句余應聲曰一聲寒磬翠微裏數片風帆紅樹間皆曰實境也返寺而飯午下牌辭又取生路渡舟津橋過阿波邸中至常安橋俊安別去　平次兵衛来不值　丸屋文吉吉次春波来皆不值　春波亀年東桐栢時在南德寺歸後遣人視二子不在　訪俊安不在

壽菴在焉話移晷歸　夜亀年春波訥堂（平即長）俊安
来要余至俊安氏所下晡歸　吉田敬藏來至中包
總州君父子小林子東

十三日

俊安来曰兄僦居件以不成蓋因諸子高逸不慣人
事也某既屬諸春波矣　春波来乃招宗助與議
裁寄南陵兄東北宗助　訪俊安主人将招縣吏西
田氏子德太郎請余接之客来至龍潭至乃與步街
中至淡路街御堂桐西析處南鄰崗空宅欲觀也請

守宅者不肯曰或既約僦此矣其隣坊乃葛岡仲英
氏也訪之不在見其妻告空宅狀曰拙夫返心有奇
策龍潭別余返俊安氏客及壽菴至主人供酒費昏
歸　東春波告空宅狀春波遣人視之　夜春波来
曰彼宅極佳公帶刀故守宅者不欲借之且俟數日
某別遣人借之送春波至其家主人供餻

十四日

至侍詔肆理髪見龍潭過門外呼之曰我尋公也乃
與歸潭曰昨日貧道謀宅件於平佐平佐素識公且
善守宅者既為我保借彼宅矣公宜見平佐謝乃與
至平佐氏歸路訪俊安不在至大川街遇内山琳平
曰某今住京師聞先生西上故拜趨也既歸飯龍潭
琳平　午後與琳平出訪俊安不在訪壽菴遂入城
琳平別去講於公所畢公問治心之要余陳持敬之
說辭繁不記既而入平治兵衛察告平佐氏狀謝所
以謝龍護指月焉（二子之評見許說）日将没遂歸　琳平來
宿　丸屋文吉來

十五日

平治兵衛來至　俊安来約同之龍護氏謝　龍潭
采與出訪平佐平佐曰吾既為公借宅矣余将訪龍
護潭曰吾俟焉出過道修街遇最勝寺龍護東來迎
乃訪俊安謂之曰君請為我之龍護氏告既借淡路
街御堂西析處之宅主人曰諾供酒一老人同席午
前辭至指月氏欲告既僦居不在至平佐氏携潭歸
招宗助春波供酒及鶏飯招俊安不至　夜俊安
来送至其家

十六日

俊安大斛来飲之　義順携瑞蓮寺正純来訪
秋山祐助来至　琳平歸京師托答正純東　我寄
大人南陵兄東托宗助　夜龜年来曰請供一杯將
出俊安壽菴大醉而至乃同出送別龜年供鰻鱺於
舟伊店

十七日

元甫昨日歸葛岡氏不来東仲英問其故　元甫来
以遣人於平次兵衛許期午前會於新居（以下謂業路衛徴業）
（祠畔西新濠陶　畔宅押鄰居）與宗助元甫赴焉果次兵衛来菊橋

平佐與撿室内舊有之諸具録當葺繕處及當買物
俊安亦至平次兵衛謂宗助曰先生僦居件一依賴
夫兄午後出平次兵衛宗助送別訪俊安（時俊安先歸）至
人供粥　小竹東送紬一端及葦魚比目魚賀新居
平盗災

十八日

與宗助携匠人巧者至新居河俵平佐伊丹孫来會
初借二舍於是徹壁而為一舍然猶名東西舍三子
去余飲宗助所雨下遣元甫杏平取兩具晩歸　文吉
来不値　杏菴来告大村侯將以二十四日至伏見
亦不値

十九日

名杏菴托寄本田蘆村東　元敬来與出訪小竹遂
至新居宗助率衆工而至平佐雄式伊丹孫来午後
元敬来結方洪菴使其門人安元某（當學者國）至来助事
元甫曰向者措月使人来告明日與龍護来訪余恐
其複別勤儀歟乃携元甫之俊安氏謀焉遂訪壽菴
来又訪與和鄰歟元甫来俊安至曰元甫曰向者余

妻使我報婢歸省於夫子而我忘之矣時日暮余恐
阿敬怯獨居辭出叩俊安門元甫在焉余曰亟返新
居乎宗助必待吾歸元甫曰俊安屬某守此家余曰
豈有不耕已田而芸人田之理乎疾告其故于俊安
而去余歸訪宗助氏果未返其妻有愠色曰拙夫使
人来報先生未返新居無主故吾不能歸也余愧甚
復赴新居途至梶木坊遇宗助曰元甫返故某得去
乃與歸　是日翠江母及濃部玄民来訪新居　夜
使元甫杏平守新居

二十日

與宗助赴新居　東山口善左衛門曰敢聞君公果
二十四日傅伏見子答曰然　午後訪指月龍護在
座曰將與春訪余曰何故曰先生卜居君依我二人
之説我二人請竊助其資余喚謝而告新居將落成
之狀二子曰然則善筑前豢僊仙見吾余邀人城
請于公所公親書壽山福海四字於扇賜余退于平
次兵衛寮主人供飯日將沒遽出返新居酉上牌歸
府内倉鄉　吉田有秋東至　是日文吉元敬來助

新居事務

二十一日

樋口二新山埼宗吉以方山玄圃東來見宗吉請及
業余曰願得紹介人曰村井俊藏我故人也必為我
謀　召元敬與元甫杉尾元兵衛點檢科奮屋金三
郎所遷徙之家具破損過半乃錄其數授宗助謀召
匠繕之　與宗助宗吉赴新居夜歸　文吉來訪新
居　大火八月二十五日至月廿十五日東南陵兄
本月八日東至兄東曰九月二十九日歸府内

二十二日

藤田章次來訪曰將之備前　與宗助赴新居　村
井俊藏為宗吉來見　文吉來　村上昇吾來　荒
吉來　聞大村侯將過伏見欲往候之借府内邸役
夫德兵衛為從者　晚買上屋船乘焉寒風栗烈終
夜不得少眠丑牌傳伏見投逆旅池六氏

二十三日

昧爽德兵衛報曹田有秋有秋使其門人某來迎
為駐有秋寓及予胖之助見余閑於村備前日至舟

曰朝自乃謀舟迷　午後與胖之助乘舟溯淀川
風威劈面初出余將飲有秋曰將送行廚乃止日昃
行廚不至凍飢並至乃就一漁家乞飯辭曰寡人無
稻梁唯有數日前所炊麥飯耳胖之助請俟傳廚余
笑曰光武猶不辭麥飯況寒儒乎使漁嫗薦之木椀
髹剝而臭乃返椀手撮食之無湯乃飲水腹稍膨脝
而凍益甚良久有秋携醫人北村理作至乃溯至中
書洲拔有店而飲酣時出浴湯肆適監主人邀掩隈
曰府尹内藤豐列過既而曰府尹為水野越列介弟

然當新政行獨不逢合意治于民後越列販親姍多羅府尹獨不坐将遷官民強借寇君數年矣黄昏要店坪上舟返有秋氏　夜有秋理作導至街中劇場劇東都新様浄琉璃而帯歌謡者観者満棚後夫無所坐夜深返有秋氏宿

二十四日

理作来主人供酒村瀬杏菴亦来候大村虎在逆旅備秋招共侍余飲午時大村虎至僑見行舘晩舘来田蘆村稲田又左衛門朝長周平皆不値

二十五日

與杏菴訪周平周平導至行舘因留御献笄嬰一筐候有疾不見蘆村退　理作来有秋供酒招周平蘆村周平至余囑曰吾未識大阪郎監山口善左衛門請為我先容曰諾蘆村不来使板坂章菴者来贈海参　夜深朝長肇来以候命賜金五百疋

二十六日

理作来有秋供酒謀使胖之助従余學　午後與杏菴買舟衆焉有秋父子理作送至舟同乗有阿波人

小出長十郎者説天學極詳戌牌歸府内郎　訪宗助　今日翠江了板来訪皆不値

二十七日

訪宗助　仲英俊安山埼宗吉来　坪井九右衛門山本茂太郎東至　太田喜平太東至

二十八日

宗助来　元敬来　文吉来　栽衛大人南陵兄範淵平井赤兵衛来

二十九日

往視新居　山埼宗吉来　巳牌入城休于平次兵衛寮午前公引見講従政名言午後講論語及名臣言行録中下牌退歸路訪壽菴俊安

十一月朔

至新居　龍護使龍浄来贈短燈檠二　樋口三折元敬仲英来　歸府内郎

二日

至新居使文吉元甫買新居諸具　宗助来致大人南陵棣園二兄孝也東　平次兵衛吉田屋喜太郎

来訪喜太郎等余及宗助至隣坊紀市亭供蕎麥
津田監物東至送肴　仲英送肴蕃藷帰府内邸
雇僕循助　今日驚風撼屋寒威徹骨夜半忽聞鐘
聲四起使婢阿常出視曰蜆橋火余畏寒不起謂新
居隔二川無虞也俊安来曰近年希覯大火何不出
觀要至渡邊橋南畔西風吹雨殆欲顛仆群動聲震
天地而烟伏不颺不知火在何處余謂俊安曰江戸
風烈火勢每如此浪華則未曾有也初令循助齎巾
及襪從不及乃走帰而臥俊安去

三日

今日将移寓新居以昨夜火故匠坊皆不至故止
三折来（樋口三折以下省姓）　巳牌俊安来與出渡大江橋至
蜆橋残火猶烈轉至浪華橋北畔火勢方熾不得進
渡橋訪吉次不在遂至新居俊安去　登屋背望火
處黒烟蔽天相距十餘町然如咫尺或言若風勢北
旋南岸亦非無虞也　安本繁仲英来　俊安携三
好龍齋者来見　晩宗助来與帰府内邸　天満火
燹威解熄燬萬餘戸余謂江都如此風而如此火則
所燬不下數十萬戸此地多居而無板屋且墻壁堅
固故然　使三折元角文吉恭平始宿新居

四日

至新居　宗助来　元敬繁来助諸務　文吉介備
後里正某相見某請使其侄九四郎受業　京師人
岡田忠次携真島順道東来見請受業曰今夕歸家
他日復来乃托寄内山謙吾家焉　新居隔壁有石
工源七者鰥居無妻子余竊居塾生其家源七許之
叔與聽護等識由塾生動挪塗家厨政而阿撒喜與

年少居余後不居書生於我家悉為土著外来生様
而奇也故有此嘱　匠人坊者来如例　阿敬懇婢
阿常逐之乃拓雄哉謀奮婢　晩歸府内邸

五日

匠人坊者来如例　始定三郎折為學僕（俗謂書生服師家役而不饋餼賚者曰學僕）　至新居　恩塚敬甫来見　龍護来不
値　俊安来　午後從府内邸役夫入城講於公所
如例遇宗助乃同帰　阿敬来視新居與帰府内邸
遣番平于洪菴氏告以明日将移新居請使元敬

等来助　夜半内淡路街火

六日

在府内郎六十日今日始勢阿敬忠二郎三折恭平元甫僕彌助移于淡路街津村北坊新居　元敬杏蓄敬甫宗吉繁来助百務遣遣元甫于龍護氏唁近火　宗助来　近與兵衛坊者辰五郎贈肴　夜具酒肴及粥供宗助以下諸人　今朝始浴水（以後不必記）

七日

俊安遺五重陶皿壽蕃送小冊二書洪蕃送手爐敬

甫贈茶薹六枚河義贈金二朱皆賀新居也（凡書贈新来也）（送使人来也以下倣此）　大新来　元甫去將寓仲英氏故也村井俊藏来謀宗吉去留　近村圃人從爺乞我居之小水者来見曰請仍舊例以萊菔換之許之夜阿敬勢恭平彌助出買菜

八日

遣三折于宗助氏（小）敬甫来　家具不知所在者多召敬甫至照檢之以授阿敬　河儔（河内屋傳兵衛俗曰河傳）使人来致溪琴東　文吉勢日田人某来見　平次兵衛以公命送統乞字　栽寄城軒父子沖齋敬藏東而授三折囑諸河茂三折誤為河傳往託于河傳氏而返余怪其遲曰往返路一里遲不亦宜乎余曰河茂距我不能十町言未畢三折愕曰吾過矣走赴河傳氏取東而囑河茂　敬甫贈鉄炙子（俗呼鉄網炙内者曰炙子）方可三尺余戯曰吾家貪窶火炕及風爐徑無過一尺二三寸者如此巨大物何所用之聞兄與梅田三昧善畫贈此猶彼彼用茶昆必有所用敬甫絶倒置之走出

九日

勢三折至御靈祠側倚詔肆理髪　春波来不値敬甫来　文吉来介備後人佐佐木九四郎相見請受業入塾其叔父常右衛門来見　俊安来　俊安門生文徹来致古谷秀平東　伊勢僧賢励自宜園来傳大人言而去　晩暉石来導赴西國橋壯蝸船春波訥堂在焉暉石曰春波君將之因幡故餞也飯畢送訥堂至其家訥堂亦使人送余　山崎宗吉勢尾本九淵者来見且告從俊藏辭帰尾張

十日

月性来　仲英来　以将入城遣恭平于宗助氏借役夫至往詣公所晩帰　仲英招飲　雄哉来賀新居贈銀一両不値　西島盛之助来不値　舊僕彌平来

十一日

余癸卯五月赴江戸爾後與此地諸友契闊本年再往焉乃謀招舊交於賢了春波諸子期明日及明明日春春波使庖人雜喉佐来　賢了周友来　小川

英菴来不値　杏菴来　遣杏平于龍潭氏告明日讌　元甫来　夜敬甫来浄歩街中

十二日

春草送小四十森下茂助佐藤喜三兵衛葛城羽右衛門蜂須賀倉右衛門送火鉢二龍護送酒肴及社祁文叔送紙及葛　文吉来助庖務　庭種樹者二人洗庭上松枝　敬甫使其女来　雜喉佐来治庖事　數日前送招柬於諸家今日先招宗助雄哉伊丹孫敬澄周友賢了恵眼恵聞了敬大淵及文吉敬甫　午後供酒由下牌将徹明石携伊豫小松郎監竹鼻小左衛門（名則字士徹號纜山）道空坊人倉田夫平（名晋字民華號柳村）至飲之既徹義純来　夜杏菴来

十三日

岡田稼一郎（舊名定次）携内山謙吾東来入塾　遣恭平於大新氏招之不至　真島讓平自播磨来賀新居留宿　雜喉佐携庖人二名来具膳如昨　午後小竹父子偕之助春波春草備焉龍護文叔仲英洪菴徹安高氏壽菴亀敬店藤昇吾繁斎日寛平衎儀允

慎耕石等来集觴之如昨讓平與焉晩散乃賦二絶（此地重来似返鄕同人各各故情長有情一事不如舊見在西别妻北邨稚子承觀綺長子小妻治内遜先妻新人舉免不如故備膳蕭然分備閒）

十四日

宗助来謝　耕石贈肴券　俊安来謝　敬甫来贈枕十　午後入城謁如例呈平次兵衛所囑書一幅于公晩帰　春波来不値　鐵軒敬藏東至

十五日

與讓平浴湯肆　津田堅吻来　敬甫来　壽菴来

河茂来　九山来　文吉来　龍潭来　遣三折
于府内廣札場（見面）嘗平次兵衛以寄江戸諸家（敬鐵　誠軒）
等東　文吉来　讓平導余及阿敬忠五郎至京街
濠牡蠣船供飯　子牌四橋火

十六日

昧爽遣三折于仲英氏唁近火　讓平去　遣稼一
郎猶助于河茂氏借唐本十餘帙　平野屋七五郎
来　先是或告俊安每賭奕奕人之戝悪聲四播故
業本畄其妻亦告良人耽奕嚴事余面責俊安取其

碁局帰留余家殆二月俊安屢告祈曰此後永禁賭
公勿以為念唯碁局不可無也問其故曰吾近住蚨
地知音猶寡故技未旨客至開局待之亦弘文之一
衛矣今日往訪之返局使自矢而帰

十七日

遣三折于耕石氏贈書　僕猶助請暇許之　遣三
折于人屋擇僕（人屋見示）契一僕至　誠軒父子来至
将以明日開講席遣恭平等告元愼（行德元慎以下着姓）元南
諸子　宗助致吉野定五郎来余去江戸時賣宅於

苫久氏定五郎告官曰廣瀬謙吉所借之地謙吉既
返之今後願借於苫久者至是官判曰可定五郎以
宅既屬苫久返余客年預納地子錢五分之一　元
愼来　僕去

十八日

始講十八史略聽者六人（敬甫元愼九四郎稼一郎三折恭平）遣三
折于河儁氏囑寄溪琴東馬　大淵携弟宗順来請
受教（四）細木甚五兵衛佐治甚左衛門来至　繁来
桒溪兵衛来（以）嘗石来　訪豪助　三折除頭鬢

發寄石舟内山謙吾東　敬甫送炭一苞　雇僕
文吉（越人）去

十九日

龍護敬甫来　仲英使人来謝前日候近火　長島
柳齋者来訪　發寄大人南陔兄東于宗助氏　遣
三折于丈吉保人江子島越前屋吉兵衛氏取證券
悲開来　文吉携萬屋宗助丸屋十兵衛来見
敬甫女来

二十日

僧龍淨(龍護義子)宗順右門(龍潭弟子)來聽講　龍潭右門贈
蘭四斗　洪菴來　午後入城講於公所如例黄昏
歸　恭平校縣欺詐不可救論與洪菴謀囑諸敬甫

二十一日

遣三折於河茂氏借書數種、龍潭來導至新街肴
店供鮓夜歸　敬甫來　贈猪肉于三折等、與隣
家議修井綆

二十二日

遣三折于厘正氏請繕屋　文吉來、敬甫來、遣

三折于洪菴氏、遣稼一郎于小竹氏送候寒儀運
火鉢(先是以新居故借其火鉢)

二十三日

發答坪井九右衛門山本茂太郎束于荻倉邸　宗
助送銅鍋　元敬俊安九山宗助來

二十四日

平旦入城講公所如例晚歸文叔與京師人森田謙
藏者在吾家話至酉牌去　文吉溝部玄珉敬證來
皆不值　敬甫來宿(將祭醇慤居士墓故)

二十五日

明日丁醇慤居士忌辰將集于南徳寺營祭祝焉龍
潭曰明日有法務願今日也乃東居士生時所厚花
岡直藏徳太郎村瀨杏庵村上代三郎安本繁及敬
甫告之皆來會使杏菴大三郎繁先往埽墓余與花
岡兄弟敬甫後往既祭墓過南徳寺而供齋奠客皆
贈采資既而作書數紙贈客又賦長句一篇(憶起十三年來事蕭蕭朔風吹寒涙長女早死埋南豐室人後亡葬閑來中間次兒與内弟一時斃瘴浪華中南豐來梅多親戚春秋有人弔寃穷昨祭姉墳祝弟魂今祝姉魂祭弟墳半生蹤跡東西徒兩鬢雪痛日夜繁魂牙

亦愁迷去住東叢西樓吾心苦于棒㻝香五碑陰哀鴻啼斷蒼雲深姉弟母子相聚否一行涙滿三遺心)(客年江戶祭先生而祈内弟焉故詩中及)府歸　府内侯賜書架而賀新
居昨日謁公侍臣私亦架曰是寡君欲贈先生也近
誤聞命過蠢今朝吾輩見之愕然欲改作然寡君性
急嚴促不已故將乞覽寡君必怒願善為我地余曰
諾余在公前侍臣置架余前却坐曰何如余曰美哉
不知是何架侍臣曰將贈君余驚謝不已公初默不
言既而起周覽架面色頓變厲聲曰如此蠢物何足
贈先生壹擊碎改造乎余曰侍臣退而私語公曰臣

與公親而與諸臣跦公若以我故怒諸臣諸臣將仇
視臣臣豈得安焉乎且臣苟完之居在側諸物皆麤
而書架獨盡美以艷詫公賜亦非儒家所宜顧熟思
公悅召侍臣曰此架吾以為至麤而先生以為至善
畢竟贈先生之物先生以為善即善也侍臣謝過曰
今後加慎奉旨今日侍臣使人來致架〻　番川一郎
柳田東作（舊名藤田平太郎）　小左衛門左一郎來皆不値
雄哉送肴及柑〻　夜仲英招供饌

二十六日

華江母來　土佐人上岡宗吉來乞字乃屬寄松岡
七助三宅大識來〻　敬甫來　坪井九右衛門東至

二十七日

遣三折于大新氏送兎及柑候寒歸路過九山氏
小竹送兎及蜜橘　吉喜柳田東作來候寒　森本
叔藏東至

二十八日

雄哉敬甫元敬杏菴來候寒　八谷源藏來　文叔
送饅頭〻　雄哉招供酒夜歸　嚴窟於書篋使三折

九四郎捕之放諸大川坊

二十九日

始講論語及名臣言行錄　使三折之俊安氏約來
月二日與赴龍護氏招　宗助來聽講飯之　使宗
助三折點檢室中諸具屬屋主氏物　敬甫女阿善（喜）
代來訴其父發狂不可事乃留之

晦

賢了送兎　敬甫來携阿喜代命救之曉敬甫而返
阿喜代　大新送肴一籃　入城講公所如例勇藏
致平井十兵衛容貝使三郎來晚歸　伊丹屋孫助
送兎及溫飩蕎麥　東原寶齋（寶舊作鳳）來不値　溪琴
使人來送肴告至此地　文吉來　林大隅來

十二月朔

俊安來　吉喜送烟盆二　送兎及蕎麥于信之助
備后　雄哉來　吉次來　因宗助獻鮓于府內侯
太郎來飲之　溪琴來導遊松尾亭亥牌歸　明
石人梁田絅介（蛻巖後人）來訪不値　文吉來　敬甫來
夜阿喜代復來訴其父狂狀

二日

元敬来　恭平来　昨日来留阿喜代宿使人責敬甫

三日

俊安来　竹泉小左衛門倉田武平来　奥野猶太郎来　九山公圭来　午後至龍護新居主人供酒小竹春華以下七八人同席夜歸　送内山議吾金吉忠屬買猪肉　東石舟　三折父翁田宗吉来至送煮蛤七筐

四日

發寄細木甚五兵衛東于脚夫氏　俊安来　春日寛平来飲之　梅木謙朔来　屬寄秋山祐助東素宗助　耕石招飲　携三折赴焉賦一律贈之四年室見落胡盟使舵江亭一盞傾酒暁梅香猶衰動燭移人影水中明酔看長虹猶娘志醒聴残鐘已老情世上悠悠多白眼微君生誰與話平生戊牌歸　數日来屢規敬甫至是遣阿喜代歸

五日

為府内候製朱墨成午後携之入後講如例晩歸

杏蓭導山口善左衛門来訪不値　溝部玄珉来贈免不値　龍護来贈其所着臥松觀月樓詩鈔不値東九山

六日

信之助送肴　雄哉来　謙明介出羽庄内人近藤良儀相見請受業寓西隣石工氏庄内倉郎吏長野登猶太送東曰良儀係我藩臣今後有事故某任之不使君勞也　雄哉送示養生屏風者其製紙皮木骨摺疊不異屏風四傍及上下悉掩有扉開而入焉

風路全絶老人避寒之要具云　使三折等安排定中石　夜玄珉師阿勢来贈肴阿厳携之観夜市　左一郎来　伊丹孫来致平次兵衛東曰請八日来講先是以十日下先室忌辰私請平次来新促講期故也　初四隣竿頭繫桶以汲井水今日與講用轆轤余更獨買木罌曰今後罌破四家分賣

七日

訪宗助歸路訪小竹左一郎　洪菴来致守田川與齋所送東及菓子　玄佳来候寒　忠三郎始喫飯

訪九山歸路有疾過敬甫氏乞藥敬甫送至　發寄細木甚五兵衛柬

八日

兵庫藤田得三郎來訪　源藏（八谷源藏以使者姓）送雞卵宗助使人來致藤田廉平所送蜜橘　午後入城講如例公賜匙一雙晚歸　宗助來致大人南陵兄廉平柬　元敬來致冲齋柬　始令三折以三八日爲詩會元慎宗順龍淨來

九日

遣九四郎于九山氏借人鏡錄將供府内侯之覽

十三日

眞島順道來訪留之宿　河内屋庄助者來乞正越前大野人渡邊某詩卷余曰未識其人敢正其詩乎其人來見行束修則可　敬證柬曰請同澤師臨龍澤來與王敬證氏主人供酒茶有盛饌黄昏歸敬證使其僕送翠（江翠）江母來　日田人平次郎來致鋏之助柬（東）乃囑答大人南陵秋雄二兄岡本子平井十兵衛廉平柬

買菜菔子（冬晚多買暴菔鹽漬之以充明年春夏用）曰來日我有數百本直廉乃使三折往視之返曰品麤直貴蓋有姦計也乃辭　宗助致大人南陵兄橋本識藏柬

十一日

遣文吉于敬證氏送府内侯所賜匙　俊安來飲之雇春戸　使三折等鹽漬菜菔　伊丹孫來　先是杜神牌於府内倉邸而移新居今日元兵衛使人來致之　使龍淨送猪肉于文叔　吉次來

十二日

十六日

河茂來致誠軒父子松園柬　遣三折于元兵衛氏囑名匠　山口善左衛門送松魚一箱　元甫來匠與兵衛來贈箸

十七日

始講楠墩詩鈔敬證賢了惠聞龍澤周友等來聽屬寄鋏之助柬于文吉寄南陵兄柬于元兵衛　河内屋庄助携越前大野人渡邊順八郎高井元春來見行束脩　壽菴仲英來　春波使人來送白珊瑚

十四日

僧龍雲來訪　昨日過食朝來腹痛甚使順道診脈

平胃散　午時飲順道　俊安來　畊石來　清部

玄珉來　先是阿喜代復失歡敬甫而來寓我家數

日今日使俊安責敬甫而返之

十五日

順道去　龍雲來　午後入城講如例歸路〔過〕龍護氏

酌辭歸　宗助使人來穀兩陵兄來　吉川松谷來

元敬仲美來皆不値

諒明來聴講　將營明日齋事携三折文吉訪中富

莊次遂赴天滿菜市買蔬途告直藏兄弟元敬以明

日祭事三子皆識先生　藤田得三郎來　遣九四郎于嶽

甫氏借杏平遣諸龍潭氏招之　俊安來致石舟來

十日

以先室忌祭放學招龍潭翠江元敬敬甫伏齋午後

散龍潭獨留至黄昏　遣丈吉于宗助氏取米一苞

初余去江戸有米十七八石與廉平謀納諸府内侯

而至浪華取替米於其倉邸　俊安使婢來問曰既

箸曰此因幡海中所産　坊者來贈昆布　發答溪

琴東于阿傳氏

十八日

明日立春使三折撒炒豆呼福内鬼外聲秉而不揚

四隣皆失笑　携埜生觀五靈夜市

十九日

壽菴來　使三折命雕工鐫書束袋之圖板　命三

折等嘗味噌　近與兵衛來修繕　梁田絅父來贈

羊羹　仲英俊安元敬來

二十日

講析書　府内侯使藤藏平次兵衛來賜鶴肉飲之

晩去　獻維府内侯　伏見人小林新助與其徒杉

本馬太來訪　將刊遠思樓詩鈔二編招仲英壽菴

會讀之

二十一日

入城公以竟講故賜宴晩辭雪下公命豫具轎夫於

城外待余出轂歸　梁田絅父雄哉來皆不値

二十二日

俊安来　雇良儀写字　東作使人来送雞蛋及屠
蘇　遣三折于府内札所取人鏡錄焉（先是府内信平送人鏡錄）
（次兵衛錯札所）置而返之於九山氏　命餅師製糕二斗
先是雄哉仲英相惡余和之久而不成今日又召雄
哉曉之雄哉曰唯命去召仲英告之仲英悦乃約會
飲解怨

二十三日

午前赴賢了氏招意闌散潘龍潭周友来會約明春
開聆社主人供茶及酒皆有詩余賦五古一首（詩長不錄）

成鮮鯑　備前送雞蛋及菓子　竹鼻小左衛門来
不値　真島順道来至　杏菴来

二十四日

杏菴来　周友来與赴龍潭氏招三折従龍潭留余
宿乃使三折歸嘱敬甫携其女来寄我家　源藏送
坪井九右衛門山本茂太郎来　耕石来不値　細
木甚五兵衛来至送金

二十五日

昧爽歸龍潭送至我家　伊丹孫来　仲英来曰請
今夕餽先生及雄哉壽菴　元敬来飯之　遣三折
于源藏氏屬答九右衛門茂太郎来　春日寛平来
曰明日茶會請見臨　元愼送肴及金　東作来
九四郎叔父来見曰今年且遣賤侄歸郷明春復拜
趨携九四郎去　溪琴来至東中有送乾蝦之語而
不至遣三折于河傳氏告焉　日暮仲英使人来招
携雄哉壽菴赴焉仲英導至肴店森新氏酒瀉而肴
腐仲英怒責店人屢換肴而腐如舊曰歳晩鮮魚拂
地矣不得已飲至三更而散　敬甫来

二十六日

春波来　左一郎来　壽菴来先是俊安欺棣園兄
兄屢来告其詐黠難信之狀於南陵兄及余皆未信
之俊安為余周旋求居又謂余曰先生新居之費南
陵君欲使府内人給然難口言之私屬某告諸平次
兵衛平次兵衛曰此事何用見問寡君既招先生固
將給費也此件南陵君不欲使先生知也某敢私洩
之余信之屢述其誠厚於南陵兄兄以余言故亦信
之兄歸俊安謂余曰平次兵衛言未可信某將私與

令兄謀顧為我具舟而訪令兄于安治川舟中乃買
舟與俊安壽菴臬至兄許将别俊安獨留與兄私語
良久而出有德色於余曰令兄曰平次兵衛既諾然
未知諾也新居之費幾許也今聞殆三十金矣顧君
為諾也晤平次兵衛告之故某将以明日見平次兵
衛願先生為我柬平次兵衛告之唯宜曰俊安有事
于君不宜一言及事之情也余從之平次兵衛答曰
俊安禿首也官法禁禿首者入城甚嚴若欲必相見須
自諸寮君寮渇又自諸城代其關係不小異日吾出

城見之俊安曰此事須急急余又柬平次兵衛告之
平次兵衛答曰明日吾奉君命赴難波大倉俊安來
見我焉翌日風威太烈俊安謂余曰為我具轎余曰
兄且徒行我異日厚報之俊安往返曰平次兵衛哂
曰旭荘君所費僅三十金南陵君何故疑我屢使公
勞也至歳晩吾必使宗助致三十金於旭荘君余拜
謝俊安曰某久不見妓舞壽菴亦有勞于先生願惠
一杯于我二人乃導二人至大豊店供雞肉又至道
頓濠酒樓召妓數名侑酒罄歡既而益靚俊安使其

妻為余縫衣數四阿敬曰若忠廸所贈縞緬緬并工
公所賜八丈帛妾曽與谷口氏室量之其幅甚長谷
口氏室曰未見如是精好幅長者也諫山君嘗言有
餘幅還之而不見還曰既無餘也後見其伻所携襆
以帛及縮緬作之彼君不必知之或其室之貪也居
數十日俊安以余居久不定欲以其所居相讓曰我
所居附物（俗謂窓櫺墻壁所屋者曰附物非屋主之有而新僦者買之舊僦者）直銀二
貫奐然以公故以一貫奐相讓若即日見付銀幸甚
余始疑其奸謀好辭謝之曰貴居隘不足置賤眷未

棣園兄柬曰俊安以其所居之附物為典借我銀一
貫奐矣吾視其附物不過金五兩然以卿故借之而
不返負恩實深卿為我取其附物賣之得四五金以
為卿新居之費也初癸卯歳余東下聞俊安将來大
坂屬今北晋三郎曰俊安者我故人也我不在焉将
失所依願吾子代我盡力又柬俊安曰晋三郎者我
心腹弟子也事無大小須與之謀俊安遇災晋三郎
以余言故貸銀一貫奐矣未返之晋三郎為傳其妻
以齎促債輙答曰債係出家以前事何必返其妻屢

泣恨余曰微廣夫子之故不及此也棣園兄西歸時
聞之責俊安曰晋三郎以家弟故貸兄金而兄不返
之是使家弟失信于人也吾今為君辨之君須以其
所居附物為典書券而償我也俊安喜謝居三年俊
安僅返金二兩而不復償故兄有爲鄉之語也余既
見兄東始知其讓居之說將以我為名謝兄曰附物
之直錢二貫資我以一貫資附令弟則我所借一貫
資君且以令弟之故綏之也始憎其為人至嵐晩呆
助禱錄新居之貴示之曰顧見償余以俊安言故荅

曰公且示諸藤田君平治兵衛東聞余曰先生新居
之賣若干金先生若無餘金吾且代償之明秋寡君
將有謝先生而後見返亦可余怯其違約本月二十
一日入城晤平次兵衛問曰俊安往日見君于大倉
言何事乎曰吾欲無滅于先生而俊安欺南陵公甚
故不得不滅爾時俊安齋南陵公手柬援我東曰俊
安窮甚欲借我金五兩然我既在舟顧君為我借之
俊安當以十一月朔返也返易啓俊安甚懼誅也聞之
益大阪人聞窮則厭之必矣使讒也知至嚮至嚮故

其不敢告先生而私借金至期促之彼不應始疑其
賣令兄故今日滅之也余問俊安未始言及我新居
件乎曰屢與俊安晤言未嘗及先生唯欲為己借金
耳余始曉其大賣我告其顛末平次兵衛切齒曰果
如此彼必不返令兄金惜哉令兄信彼言不誠于先
生也至是以壽苍與俊安至厚微飄之曰俊安後來
必賣公也　龍潭來飯之　文吉來　薄暮赴寛平
氏招主人供茶及酒飯東岐北渚吳及兵衛舜北渚扉屋伊
織同席談話烽起亥牌歸

二十七日
雄哉來贈松魚　府内侯使松尾元兵衛賜金五百
疋餞二枚　宗助送金及薯蕷　平次兵衛使人来
致吉田敬藏客貝健三郎堀内忠迪坪井信良兄弟
来信良東回本月十日其與忠迪元正等謀展尊夫
人墓行大祥忌祭故告　使三折製番魚鮓而贈賢
了龍潭来飯之媾丈吉去丈吉返致其所送味噌
及諸蔬　留文吉宿行歳末會計　源藏送金　竹
鼻小左衛門来

二十八日

雄哉来　元敬来　使三折贈歳暮儀於信之助備禹宗助諸家　使文吉三折買新年諸具　使三折贈歳暮儀於敬甫大新　恵聞来　先是庭溝部玄珉姉阿亂数日今日送金謝之

二十九日

昧爽使三折民儀椽一郎灑掃室内外又修庖事　使文吉往宗助氏謀明日入城件ノ使三折懸聖像及祖先神位于奥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五十五

弘化四年丁未元日　辛巳

余年四十一與次子忠三郎側室平野氏門人近藤良儀樋口三折岡田禄一郎僕文吉迎歳於大坂淡路街津邑北之坊僑居長子孝之助侍大人於日田

睇爽着新衣拜諸神聖像拙先妣國而薦屠蘇食糕　客臘殊暖無雪曉來微雨平明快晴春意靄然

卯下牌携三折出投刺於左右隣家對門二家専稱常西寺府内札所（札所寓年始）札術東田白平右衛門使胥徒傳右衛門導入城至府内廣營廣方出賀城代乃入藤田平次兵衛葛城羽右衛門蜂須賀倉右衛門森下茂助寮（四子同條）羽右衛門獨在曰寡君必晏延請先賀諸吏使寛藏者導投刺于樋口正作木戸孫九郎上原莊右衛門粟原助右衛門岡本勇藏佐藤清庵及暫御尚砲尚繕諸家而返羽右衛門洪食良久平次兵衛等歸寮曰寡君方返未上牌公引見莊右衛門勇藏嵩相公曰先生除元作何如余曰未成侍臣捧辛盤出余拜而退勇藏送至玄關（玄關拜往年錄）

復入平次兵衛等寮主人供酒余以杜祁（札名服）糊強備脛借羽右衛門行縢中上牌平次兵衛使胥徒導出城過奥野彌太郎焉遊人簇於大遂（遂以睦故）以千數復入札所出賀憶樹院龍護主人贈其詩鈔二卷（余嘗作序近刺成）投刺於奥野氏賀大熊文叔不在其妻見投刺于香川一郎氏賀粟原壽菴方眠不起其妾見賀謙山俊安主人供酒使三折先歸大吉來迎黄昏歸

濟部玄民河内屋茂兵衛子來賀　使三折投刺子春日寛平中富莊次日野葛民三家使良儀稼[illegible]郎投刺于光仙寺周友原田真卿塚口屋孫助日田屋九十郎阿部良平濟部玄民河茂藤屋爲三郎伊丹屋孫助恩塚敬甫平野屋甚右衛門中川玄佳淨源寺某佛願寺某齋藤五郎村井俊藏署行寺敲月吉益婦部錢屋宗兵衛西光寺等顯系屋太兵衛綿屋卯右衛門平井門東一尼崎屋勘兵衛薮屋清藏田中屋新右衛門吉川松谷諸家　花岡準平伊丹屋兵藏安藤太郎手傳福藏桐井元敬河内屋喜助篠崎長左衛門恩塚敬甫阿部良平河内屋傳兵衛荒木

吉次河内屋吉兵衛阿波屋莊兵衛安元繁村上昇
吾伊東元敬村瀬杏菴来賀不値　作元旦詩（徙菌荷天）
休菲才内自羞大默懐雄子優遊頼賢處當避
梅花解風傘抑負柔宿痾今已治此外復何求

二日　壬午

丑牌起三折等與浴湯肆　拜諸神如例　客年侄
偬廢日録今年誓復舊　為三折等作書數紙　卯
上牌勢稼一郎出賀葛岡仲美藤澤東畡主人供屠
蘇使其子恒太郎見年甫六歳善書賀大和屋新兵
衛主人供酒飯賀長久寺悉聞過西尹門前渡平野

橋投刺于川嘉氏篠埼小竹氏遇中西耕石於尼埼
橋客臘約今日與遊雑魚塲某氏耕石曰方將迎公
也乃至耕石氏使稼一郎迎手塚春波返曰醉不省
人事耕石曰公宜脱襪服乞稼一郎取袴羽織於我
家至乃出至後藤春草氏主人方與筱埼訥堂飲要
訥堂至某氏佑人七八輩出接皆耕石門人也供酒
酣使人迎春草不至耕石等健飲余不耐坐促訥堂
將去春草至復留諸人發醉態與趣索然日暮訥堂
先遁余將要耕石出絮語刺刺欲出不出乃獨歸

今日丈吉從余徧出訪其故人醉先余歸戒之　丸
屋文吉與僧圓暉来不値　十河襲平森原實齋埼
者清右衛門吉田屋喜太郎伊丹屋孫助八谷源藏
葛岡仲美梅亦謨明粟原壽菴手塚春波橋本夫五
郎葭屋清藏渡邊太郎駕章助節屋勘七山本屋小
兵衛来賀皆不値／今日訥堂曰原左一郎曰江戸
箕作阮甫偽作西洋兵書數種事覺下獄余曰必訛
言也何故曰吾在江戸屢遇訛言皆妬者之為也

三日　癸未

丑牌起與三折約本年常丑牌起　浴湯肆　俊安
来賀飲之敬甫来與焉既而與敬甫出丈吉從賀藤
岡雄哉不在渡京町濠賀德祥寺焚園其父弄月請
供茶延登樓其櫓越藤田休菴者在焉茶畢供酒余
使丈吉歸取香魚鮮（鮓）贈之焚園妻見（客臘新娶）酒畢供飯
弄月休菴聽余講學而悦未下牌與休菴出渡江戸
濠入荻倉邸而賀八谷源藏不在渡常安玉江二橋
投刺于行德元慎氏入大村邸賀山口善左衛門曰
寡君疾病將讓位公子修理官既允之矣出邸敬甫

別渡渡邉橋賀備前屋爲兵衛供酒曰昨且拳女矣入府内卽賀谷口宗助不在其母見欲賀松尾元兵衛高橋北右衛門宗助母曰皆不在投刺于春波氏黄昏歸　香川一郞町田元仙就清宗助緒方洪菴元兵衛北右衛門柳田東作春草雄哉善左衛門中川修亭玄佳吉益堀部元愼來賀皆不値（洪菴獨見）夜既寢文吉携圓暉來訪圓暉別十四五年容貌如舊曰客冬北上明日將歸飲之話舊至寅牌乃留之宿

四日　甲申

栽寄大人南陵兄棣園兄岳翁缺之助孝之助東畢蔭請送大人缺之助孝也客臘二十四日東卽栽答東合封之　圓暉去　敬甫來　文吉爲余作封束紙筒　使文吉從文吉訪圓暉送旅托今朝所栽東及煙草囊（贈北堂）醬一樽（贈菊池溪琴大人）紙包一（贈河野大人）山水茂太郞東至以坪井九右衛門旨送三島小鯛一樽　申上牌携三折出賀平野屋佐兵衛原左一郞遇安藤太郞於途伴賀間瀨信之助主人方與柴田述作莊司直胤耕石春波如秋軒（飲屋兵助薩髮師如秋軒）春

波會飲使三折去文吉代至酉下牌客散今朝文叔東曰諸今夕臨將赴文叔氏途賀太郞及荒木吉次要吉次而往文叔供酒火焉龍護至文叔將刻浪華聞人詩集謀諸龍護及余戌下牌歸吉次途別　是日肥後人玉山大鬼者來請受業曰昨年學淡窓夫子矣不見

五日　乙酉

丑牌起浴湯肆如例　元敬來飲之　昨日與耕石約今日赴過書坊某氏宴今日達三折肆以爲日俊安敬甫來　龍潭速見翠江諸部阿勢來賀飲之　玉潭曰先生家本年所用醬油請某與右門給之　玉山大鬼來不見　稼一郞來寓（初稼一郞寓西牌源七氏）　文叔來飲之　荒吉使人來　宗頭佐藤孝運來賀皆不見

六日　丙戌

丑牌起浴湯肆如例（以後不必記）　最勝來　藤澤東畡稱念寺賢了來賀飲之　南陵兄客臘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三東至　庵人雜恢佐來謀本月十

四日宴客件　夜俊安妻來飲之　發寄劉石舟内
山讓吾東於御丈京清氏
七日
食七草粥　遣三折于宗助周友諸家送十四日招
東　俊安來飲之　風邪服三折藥　薩清致服部
權六客臘二十七日東　敬甫女來　平次兵衛東
曰十一日請來閑請
八日
以痰故晏起　古谷秀平媽西島敬藏孫沽兄來訪致

秀平東二道通飲之　龍護來　遣稼一郎于春日寛
平諸家送招案　申上牌九山來要余出至難波新
地將觀上竿戲不果自松尾亭後門入緋桐園中登
西隅一樓飲酣下浴藥湯復座則妓三名在焉侑酒
日沒出至福亭飲酒教巡余辭歸九山命轎相送
文吉來作書東封紙留宿
九日
昨日龍護送其集及羊羹曰請正諸淡窓先生今日
屬文吉托諸圖暉圖暉時在安治川舟中副以一東　我答古

谷周平東遣文吉托諸西島敬藏　使三折送招東
於諸家返曰中西耕石方與雜魚場客飲欲招先生
余以風邪故不往日沒耕石來飲之比徹俊安壽菴
來俊菴作劄子入余袖視之曰欲與公密話請謝客
耕石見其狀辭去先是俊安欺余余告諸壽菴壽菴
告諸俊安然不悉通我意但曰兄無憾於旭莊乎故
俊安欲聞我意來逼我余曰兄欲強聞之諸退桑原
子俊安不可余知俊安讓前不肯在人前而服也曰
兄必欲留桑原子請絕交壽安聞之去余曰兄昨年

告僕曰吾為公欲見藤田平次兵衛於難波倉時平次兵
衛以公令在倉中余問何故兄曰公新居之費府内人果給
之乎否未可知也南陵公將使我問兄返有德色於
我曰彼將給之勿以為慮余喜至臘尾谷口宗助送
匠人圬者雇錢目錄曰請償之余信兄言故不預備
償債之資蒼黄東平次兵衛借二十餘金而心憾平
次兵衛之慢一日問之曰俊安為我見君於太倉何
故平次兵衛曰難言吾怪之乃逼平次兵衛不得已
曰俊安持南陵君東來欲借金五兩曰此事勿使旭

莊知言未嘗及先生也吾問俊安果言不及某乎曰前日安治川舟中獨語旭莊卜居之費彼謂余將何如乎而已吾聞此言矣兄欺妄悉露何如俊安赧然曰吾知罪矣余曰兄既知其罪吾復何言俊安曰公別無所憾乎余曰無俊安曰前夜拙荊自公所返曰廣瀬子曰寧夫君宜戒薄情妾察其意然公不淺某意不安故與壽安來矣余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吾告令閨為兄謀而已非出於怨也俊安謀其家事至亥牌去五弓主計來不値

十日

敬甫來　先是與龍潭約今日賽今宮蛭祠途訪敬證既而龍潭以事故辭敬證使人來迎携敬甫三折出訪賢了敬甫別至敬證氏飯於茶室為作書數紙使三折迎柳田東作至敬證導渡多左衛門橋將西行遊人萬數不能穿過乃南行過法善寺門内至難波新地訪尾木九淵僑居借鈴木春山著書二種意龍潭在其妻家難波新地正頭寺使三折問之返曰既去薄暮歸至松尾亭側東作別以路多行人屢迂曰避之

敬證引入酒坊麥飯店供酒四座絃歌嗷嘈倹令接娼伎不後出酒店前年來茶稍他云出至大寶寺街敬證別面下牌歸

劉石舟東至寄猪肉　豊前佐田人賀來壽平者來乞字曰某今住近江日野先父俳號雀跡秋風菴先生門人也　僧淨生使人來送金百疋請使子受業

平次兵衛東曰十一日寡君有故請十二日來　原田眞卿東曰請十二日臨

十一日

味爽浴湯肆　東敬證招之　遣三折辭原田眞卿

招贈以三島鯛二尾　花岡直臓德太郎來賀敬證亦至弁鶴之比徹河内僧鳳巖携醫生克己者失其姓來見請受業鳳巖十年前學余於叉午後散　明石人須藤文吉來見請受業　了恬來駕賀村上昇吾來乞字堂島人有竹屋儀平來乞字不値　吉川松谷來賀

敬甫來約觀鶴野橋梅花留之宿

十二日

平明携三折敬甫出至札所見平次兵衛焉遂過鶴野橋十年前嘗所過至硝倉側荒草夾徑徑左見一園梅數

十株成行其間者僅四樹嘗聞此地以梅名意別有佳境問諸路人曰此外不聞有梅也乃悵然去至犬遶使三折僧導者于札所至敬甫去入城平次兵衛既帰在寮曰今日開講宜着禮服余曰君不預報我故不齎禮服也乃借森下茂助服（茂助供余同章）午前至公所講孝経首章畢賜食既而為公作書数十紙未下牌賜酒樋口子同席木戸孫九郎佐藤清菴岡本勇蔵等行酒中下牌辞退入平次兵衛寮初更抃送余入城即去故僧鄧昼徒帰　敬證来不値　原左一

郎来不値　真島猿平来送小髭二　宗順来贈銀辞十四日招　夜譲平来留宿　聞東本願寺夫人卒故東派諸僧辞十四日宴遣三折問諸賢了敬證皆不在

十三日

賢了来乃問昨夜件曰表猶秘明日之會與坊也將赴小竹氏會龍潭来携之而往衆客既集飲畢即帰　敬證来導余及龍潭訪葵園葵園送至我家遂與遊街東高沙亭阿敬従亭以藥湯名庭植雜樹以

擬野趣湯室敷石塗壁以石決明殻浄而閑既浴而飲使亭婢鼓絃葵園先生酉牌帰二納送至　伊丹屋孫助来贈酒辞明日招　雜賀佐来議明日庖務俊安敬甫来不値　雁敬甫女書代　柳田東作贈銀辞明日招　三枝五郎兵衛徳十郎来不値

十四日

巳上牌府内侯使上原荘右衛門岡本勇藏木戸敬助竹内良平藤田平次兵衛谷口宗助佐藤喜三兵衛等来會我宴賢了龍潭敬證葵園元敬謙明等同

時至余着禮服講大學首章畢觴府内客於西家觴賢了以下於東家敬甫昇吾龍護吉次僧了壽恵聞明圓寺某偏増寺某中川玄佳長平僧又玄雄武仲英春日寛平滿部玄民俊安壽菴元愼右門文叔鈴木尚太郎竹集小左衛門九山上田公圭十河恭平阿部良平等爵後至中上牌客稍稍散公圭恭平席上作畫留至黄昏良平獨至戌牌去　是日龍潭从藤井三十郎者良儀从風聞周達者相見浄生房携其子式部妙圓寺某携其子宗淵悳聞携僧了春皆

請受業亦與宴原田真卿使其子某来後藤春藏使其子某来八谷源藏春波河茂送金子原左一郎送酒而辞佁平明枕忠也於文叔氏夜文叔使人送来

須藤文吉入塾　戌下辟讓平去

十五日

昧爽俊安来與浴湯肆　長平来謝　仲英贈金日野葛氏贈銀謝昨日不来　了救来　三枝德十郎来為良儀等作書謝昨日勞了救德十郎與焉最勝来　夜携三折文吉訪俊安話次僧義純至余先歸　識明从島内人上野榮次相見請受教

十六日

遣文吉于原左一郎氏返酒器贈紅鱟三尾左一郎報以金百疋　大新来將飲之以疾辞乃書扇贈之客年余之卜居使平佐為居停主人平佐欲得證人余屬大新今日大新為余見平佐謀之　恵閑来先是與府内候約今日往講東宗助借從者午前宗助北右衛門来曰請陪行乃出入城至平次兵衛寮裁寄南陵兄東北焉請公所如例黄昏與宗助歸

敬證来不值　夜仲英来要余之壽菴氏主人方與井上司馬助夫妻與村五岳（畫家）夫妻来公純（畫家）直江郁藏（森士人）三橋理平（大阪人）等飲皆既醉喧譟甚司馬助率爾曰吾新卜居此来隣廣先生元日過此家而不過我何如余曰亦猶兄過淡路街而不過我也司馬助曰吾過矣乃起引余至其家復座理平曰移席我家而飲何如皆曰善既出余欲隨司馬助等不可理平家在北江戸濠比至不見理平其子供酒酣理平歸使其女舞年甫九周歲如成人舞二闋時已夜半余獨先歸　丑牌大風迅雷雨雹　稼一郎出塾

十七日

使文吉贈三島鯛於大新酒一瓢於壽菴　遣三折於龍潭許謝觀伏見梅辞　岡村五岳来　敬證来乞字　賢了来　夜敬甫来飲之　大風如昨

十八日

風勢益勁寒勝嚴冬　上街蓮臺寺某来見請使其子受業　俊安来　遣三折於竹鼻小左衛門許返其草稿　桑原實齋来

十九日

風寒如昨午後雪客冬無雪始得快觀　吉次來飲之
葛氏來曰其所善越中冨山人欲使其子学先生使
其父亦飲之　細木甚五兵衛東至　裁寄稲田又
左衛門朝長周平本田鍊八郎東遣三折于山口善
左衛門氏屬焉　封数日東所裁寄坪井誠軒父子
伊東冲齋塩田松園櫻井祿郎古賀直藏冲齋以下皆入誠軒
書中井上總州君父子羽倉簡堂君窪田子二子皆入總州書中
吉田敬藏容貝使三郎服部權六太田喜平太三人皆入
敬藏書中室松太郎一人別時小林孫太郎宇田川興齋興齋入敬
藏書中東外書小林子名使三折托諸宗助南陔兄送總州君山
齋紬一段裁寄吉澤雄之進來使三折托諸銅司吏森
長之丞　最勝來請明日入塾　龍護來　奥村五
岳使其子來　上田公主來飲之敬甫至日沒與敬
甫送公主至其家在本街心齋橋路東折處南側主人供飯亥牌歸
先是宜園弟子河野讓四郎等四人來欲學余余關
其囊無一錢不許使館於敬甫長今日始見讓四郎
平次兵衛來曰寡君明日有事請休講

二十日

發答細木甚五兵衛東於京清　有竹屋儀兵衛來
見請結交儀兵衛年六十左右態甚　指月來　十河恭平來爲
余鼓琴　八谷源藏來　鍊兵使人來曰請今夕臨
申下牌訪葛氏遂訪小竹鷺梅墩集序贈金一兩
疾不見其妻見至隨宜菴欽兵居即昨年春波弟招飲處信之助葛
民春波莊司直胤等在焉耕石及數客至酒酣主人
使妓四人歌舞亥牌歸　是日聞吉雄雄吉卒雄吉
良琢長子有奇才父沒未半年沒惜哉　最勝改名
龍淨

二十一日

葛氏携冨山人高桑平兵衛及其子瑋太來見瑋太
入門　龍淨入塾　蓮臺寺其携其子惠海來見惠
海入門　始講中庸及詩聽者二十七人指月淨照式部龍潭
敬鑑岡支敬甫葵園元慎惠聞宋淵龍淨徒明右門徧造三折宗順宗彤了春贊了文吉良儀惠海蓮臺
寺稼一郎讓四郎周吉　十河恭平使人來乞琴詩且致林大
隅東　講後飲龍潭周友徧造　九屋文吉塾有須藤文吉
故書九屋來致村田頎藏東　日高誠藏來曰其客冬來

往江戸濠　春波備禹来導至八千代店飲又迎河敬生少焉敬證跡余至酉下牌歸

二十二日

春波来　午前携春波龍潭至御靈祠内蔬店供飲（以齋日故）　平次兵衛来飲之　勢州僧賢勵来至（内有大人）（青木豐太郎来）　真島順道来至寄草稿及金二朱（内有松尾乾減）　岡本子紀來丹送鹽漬雀　烏將巣于庭松陸枝狼籍使三折攀松壞巣（烏哭烏也漢人誤加慈烏孝烏之名余惜其貪汚唐蝙故函）

二十三日

高桑瑋太入塾　蜀民使其弟子来屬瑋太　濟部玄民来　河新人来　高桑平兵衛来告别　柳田求作来　夜訪俊安主人供酒　元敬来致宇田川興齋柬

二十四日

慧學来訪（慧學讓寺務於慈自號鳳仙房）　大曰請來月朔同龍潭等臨我新居（左新衛西）　壽莪耕石来將飲之肆使丈吉視俊安在家乎否返曰俊安公答曰諾余笑曰我不使汝與俊安言而曰諾不知諾何事乎汝必誤事也丈吉曰吾到諫山氏亦言彼公忽答曰諾矣言未畢俊安至曰命見名故拜趨詰丈吉謝曰吾固曰公速来也不敢言他事而已衆絶倒余曰僕頭痛請步野外與三子出丈吉從途中耕石顧丈吉曰吾子衣様可怪視之反衣愕然立改之其痴迂率此類也俊安曰且過我家從之耕石去俊安將剃鬚乃與壽莪出曰追我於光壽寺途中屢顧遅俊安不見至光事寺則先在焉過客冬火跡至雪園側見肆上畫八卦標蘭亭（字）二先是林大隅柬曰某今寓於蘭亭隱士家乃敲戸主人出見年可六十四五白鬚鬖々容止甚樸問大隅在焉乎曰偶出敢問公姓名余出刺視之驚喜曰旭莊先生乎引就座大隅亦歸俊安壽莪去赴湯肆余跡之途遇俊安曰湯臭甚壽莪欲浴者則去余至湯肆果如俊安言乃返蘭亭氏壽莪至大隅曰主人翁高松産也食禄七百石讓於其弟而隱卜肆亦一畸人也歸路俊安別於新地壽安別於大江橋橋上有賣生魚者余使丈吉買之曰放訪信之助主

人方與莊司直胤春波宗飲余催傾數杯醉甚出見
丈吉手持一桃問何故曰公所賣（買）魚也余曰吁何不
放曰某以為公將歸煮之故爾余曰放生而已丈吉
愕然曰放生者何謂也余指川曰放諸此中也良久
答曰異哉畚曾不知也有放生也過隨宜菴而謝二
十日宴貴督歸　夜招壽菴俊安俊安不至壽菴至
飲之　萬屋宗助丸屋十兵衛來不値

二十五日

河野速太郎父子東至　午後入城講于公所如例

黄昏歸　平井十兵衛東至　夜俊安來　是日約
龍潭賢了將觀伏見梅花雨不果　葵園父弄月來
街卒傳令曰官祭文恭大君故今日至晦遏竊且
晦日禁殺

二十六日

但馬天民來　將之伏見招敬甫女守家　惠學來
從其義子僧見龍入門　丸屋文吉來約遊伏見
使文吉買舟於土屋　酉下牌與文吉三折出敬甫
須藤文吉龍淨璋太送至肥後橋土屋舟既發主

人借他舟而載我輩狹甚終夕不得臥至山崎天明

二十七日

辰上牌傳伏見京橋大黑店使三折報告田有秋有
秋使其門人河野元碩來迎官方修橋取左畔假橋
至有秋氏有秋氏曰公且觀梅吾携行厨後往使其子
伴之助導東行至御香祠畔之助指門柱曰此豐臣
氏桃山城門材也自祠後出過梅間梅閒者僅百之
一且雲遏日輝風鼓雪意興味索然至善光寺継年息慶
一僧方汲井就焉而假寺堂僧施茶及炭少間風止

雲坼嫩陽烘窓余假被睡過午有秋不至飢甚走胖
之助促之移尊與其徒二人至乃飲余指梅問有秋
曰本月中旬吾屬龍淨問花信於兄兄答曰既開者
八分未開者二分故吾不待龍潭等先來矣今所見
如是何相欺之甚有秋笑曰向者龍淨問貴家庭前
梅何如某答曰既開者八分未開者二分彼若問梅
林何如某將答曰既開者二分未開者八分也其徒
亦曰龍師之問庭上梅花也某輩深疑之今知其誤
余曰彼年少方學詩喜為漢語益誤山上為庭上而

已然兄等所答亦朦朧不切事情其違相距幾寸乎
有秋曰某欲早奉謦欬故有此誤請花時再來話間
雲合風生雪璀璀下小倉迎以西山沈林隱水光黯
澹如淡墨畫余下堂曰今日梅觀不愜雪觀太奇盍
移席野外乎將上山門三折棱秋諍曰止危哉乃上
寺東之邱背（俗曰宇治觀壹址）市人數輩先據焉避之設席
於數百步外時風息雲去西南諸山悉現皚然戴雪
乾容坤姿一变倍勝申牌東行四五町梅盡稍入松
際地勢微上揭榜書此古城山不許妄入有秋曰是

豐臣武城蹟也北行二三町地勢坦平如砥有秋曰
所謂千疊敷也（俗稱席曰疊）老松上矯稚松下伏巨石帶
苔者散布其際知是正殿跡也登北大石磊磊呈羅
棊置知是庭也益北地勢忽陷而無水知是城池也
凸然者兩處灌木盡梅知是假山也樵子數人束薪
枝閒有深山之趣凡北行十町許東折地勢稍下二
町許北麓見池水色蔚藍萬樹翳焉有秋曰所謂香
雪濠也三折等来野草數種有秋曰此地魚不得釣
草木不得折違匿之罪為人所見取來路南返數町

西折三四町出於梅田日没寒氣徹骨有秋導自梅
根小徑至人家後門叩之一婢引入余輩在外有秋
獨入出曰主人不在然無妨也言未畢婢持席至布
諸梅下然昏黑無所見主人偶自外歸見自稱姓大
橋名道塢少焉其子元亨見引至其室供酒余乞梅
主人截巨枝三贈之酉下牌自前門出即街中也西
南行十町許至有秋家復飲作書數紙與元亨戌下
牌辭赴京橋買舟有秋父子送至舟舟頗廣至源八
渡天明

二十八日

見人家屋脊積素皓然蓋昨日雪也至八間屋（地名）使
三折陸行先歸卯下牌待西國橋西岸命文吉守舟
余先返至七郎右衛門坊敬甫来迎　東宗助借伻
獻梅枝（伏見所得）於府内侯　有竹屋儀兵衛来　河野
讓四郎所伴廣田周吉者来見　文吉去　南陵兄
正月二日東至　送梅枝於賢了　小林孫太郎東
至内包井上總州君新年柬　方山玄圃柬至寄海
苔

二十九日
午後與龍潭赴賢了氏詩會敬證周友恵閑至同賦
天保山春望余詩先成（詩集載）　主人供酒食戌上牌同
龍潭帰　平井東一中冨莊次來不値　鳳巖所介
田宮勝見（旂作克巳）及其父賢龍來勝見入塾
晦
午後入城講於公所如例講後公質所疑余答數千
言事渉禁忌故不録退入平次兵衛寮同吉喜出途
別　但馬天民來不値　河野讓四郎廣田周吉來

告將之伊勢　令良儀勝見居西廂（以室狭）
二月朔
敬甫雄哉了春稼一郎來賀　九山來　橋本矢五
郎來　大吉以父病辭去　雇僕彌平（能登人）　三折
父宗吉來至　龍蔵來　彌平亡　夜携三折訪敬
甫
二日
晴雨百變　元敬來致誠軒東閑封有信良信友忠
廸小國剛藏竹田冨藏東冨藏東中包簡瑩君東
名河茂子藤兵衛促梅墩集上梓　東小竹贈鶴肉
小竹答東有浮世巻方有蛙戰之語即走龍淨等視
之返曰群蟾戦渠中死者數十　請龍潭爲諸子講
蒙求　始設塾約　發容誠軒東於河茂中包寄信
良兄弟志廸宇田川興齋嶺田右五郎東　坪井九
右衛門東至　僧蘭溪來（義煩姉子客年時來聽講）
三日
雇赤穂人儀一爲僕　講後與龍潭敬證出璋太從
渡大渡過吉喜氏門入訪之出新濠街口路左有渠

渠外有小祠梅花盛開余與敬證證欲觀之龍潭先
歸祠側有田家其〔西〕側中津川支流也左流而北行右
有空屋蓄衆材爲入觀之其大者長七八丈幅丈餘
小者亦過合抱凡數百千其直蓋數萬金矣初見一
人過材間而東徙之屋後有渠不得踰乃返北行二
三町有閒其右有小橋渡橋東行數十歩出於南徳
寺門前龍潭迎入供酒比暮雨下余與璋太宿爲敬
證去　夜三折來曰藤田子東及僧東景東至某意
其有急事故携至平次兵衛東曰五日寡君有事務

請四日来講東景東曰岡本梅關請臨　是日借敬
甫女守家
四日
雨勢益猛使璋太婦恭哀童子悼愍居士墓卯牌使
三折先歸遣買新濠之舟辰牌舟未至使右門促之
至昨日聞處余焉潭右門從過蘆分橋巳上牌傳京
町橋東南岸使璋太先歸文吉來迎　講後敬證導
余及龍潭至甘池街有店供午食　以雨不已囑宗
助雇轎丈二名來轎至大達下使轎丈俟焉入城講

於公所如例畢為公書數扇退入葛城羽右衛門祭
羽右衛門傳大夫旨曰公命以輪送先生而先生既
來轎至請代償其費黄昏歸　龍潭留宿
五日
柳田東作来　河内屋紀一兵衛来　阿敬募忠也
璋太儀一遊天王寺　午後晴暖始覺春意募三折
出訪俊安不在渡淀屋大江二橋至蜆橋市人倚橋
欄立者數十百人問何故曰橋下有運土舟沈矣出
於北野籬柵間往々見梅花過三番村農家一童子

桃菜三折與之語余問何以相識曰今且此童来賣
菜矣余欲買菜呼其母出議直母曰唯公命童不可
母曰公欲多買菜故児當負荷之勞而不可也已乃
一笑去至村北渠上西折而行見漁者余以齋日故
欲買魚放之漁者笑曰吾將烹之公意雖善不得販
也一魚在沙際命三折投諸水中行數百步農夫以
舟運泥移諸田中汚如狼籍不得過南折取小徑屢
遇池塘迂回避之至曽根崎橋披陋巷一店買食中
下牌歸真島讓平東至

六日
光明寺良秀来聽講　丸屋文吉與日田人来飲之
河野讓四郎来　有竹屋儀平贈味噌報以寉肉
山本茂太郎東至　夜召敬甫與步街中買肴遂
訪雄哉不在歸而飲
七日
俊安来不值　講後與敬證龍潭出飯於坐摩祠側
鰻鱺店遂至敬證家出登高津坂上紅梅二株方開
遊人肩摩過寺街至梅莊無一樹不開清香掩冉慧

假店久之去過桃林間至響亭飲焉遊客如雲桃花未拆萬杪浅紫如煙時見梅花如雪忽有一僧揖余曰公猶記十二年前同飲圓山通仙亭乎余曰不記龍潭曰是吾法友本信寺住持覺海也乃與飲申上牌出北行二町許覺海別出於大逵設席草上飲食者千數　閑悳閑妻疾病訪之悳閑兄弟及周友見周友悳閑内兄敬橙留焉余同龍潭歸　森下茂助葛城羽右衛門来不値　筑前人津田誠齋来諸受業不値　薑野禎助筑前人十四五年前學余来不値　發答東景東於京

清氏　是日茂助等謂三折曰十日寡君有故先生須九日来

八日

津田誠齋因良儀見　東茂助羽右衛門　講後留敬證飯之　發答坪井九右衛門山本茂太郎東於八谷源藏　小林安石来訪飲之招俊安焉竹皐小左衛門偶至與飲黄昏散　敬甫女来訴父無狀名敬甫藏之留女　敬甫今備後人佐藤誠益相見　裁答總州簡堂二君小林孫太郎吉田敬藏来

九日

發昨日諸東於宗助氏　巳牌衛兩入城衣裳皆濕午前公引見賜食且問防虜策余曰該豈容易其將熟思奉答請俟他日左右多人故　既而講如例又賜飩公謂侍臣曰兩勢太徒須以轎送先生申下牌退入平次兵衛寮出至大逵轎夫俟焉黄昏歸　小林孫太郎客臘[illegible]東至内有總州君東　聞薩侯以拼夷警不時歸藩今日宿大坂　遣三折於谷口氏取南陵兄正月念七東兄送總州君蠟燭至内有大人棣園兄龍次東

及孝也詩兄送全及龍　悳閑使人来告妻訃　中富庄次来

十日

東景東至中有簡堂君正月五日東埜安國元八所致　宗助曰吉喜將之江戸乃裁答總州簡堂二君東又封南陵兄寄總州君蠟燭一筐余寄簡堂君半紙一筐千八百紙而托諸吉喜外加寄小林孫太郎東　名河茂謙遠思樓詩鈔續編上梓件　使三折弔悳閑送香資　日下禄之助来乞字

十一日

雄誠仲美東作來　先是余使三折借宗助外套比出衆稱故不着居數日宗助使人來取余問諸三折曰當日某不齋歸蓋郎奴甲齋至也余使宗助問甲不在今日甲至曰某附外套於公侍者矣問侍者誰乎甲曰忘矣余曰汝既忘其人則汝亦不為無過然吾初未聞汝齋至故未檢我家吾將檢我家汝去余偏問諸子皆曰甲來嘗相附也乃使良儀索獲諸諸子藏被處蓋甲默而置諸玄關諸子不知枫諸被中

也乃使三折返諸宗助且往甲氏謝昨日余失眼鏡遍索室中不獲既而阿敬得諸藏燈處（自先室沒余家器物之火過半余短視而室喪內主門無好年子故）是朝或論眼鏡直余曰此真水精直金三兩故有欲偷之者　阿敬遊難波新地

十二日

午後携龍潭文吉良儀之河茂氏撿倉中書借數種遂與龍潭赴敬證詩會良秀先在焉贇了亦至余詩先成（尊師餘力好詞章淺許詩人到後塵細雨於花非有悲微風與柳欲相忘石樓苔滿懸鐘坐銅鴨煙殘寶幔香唯書春雲輕易散林頭雪語又斜陽）酉牌同龍潭歸留之宿

元敬携戶堀隆伯子來不值　哉答大人南陵兄棣園兄東托諸宗助

十三日

喜太郎（郎吉喜）使人來曰走卑身東行見托諸物請發於海舶　方山玄圃東至

十四日

午後携璋太出訪葵園不在其妻見遂訪八谷源藏源藏導渡常安玉江二橋出於北野徑々見紅梅於人家垣上黃花來圻杪帶淡黃色至太戴村源藏曰

此有王仁墓公知之乎余曰不知導至村北田間一小祠即七八年前同先室今北晉三郎送處余曰大和山中亦有王仁墓（詳戊戌日錄）則此蓋係後人附會也祠祠前獻燈皆書王仁天皇四字（往年未見之）源藏曰俗傳王仁暗夜為人所賊故禱者必舉火於祠前也余忽思先室謝也晉三郎適也懷昔感今悽愴不樂恐源藏怪之曰某出鄉既久不復思鄉然見曠野無際春色蒼茫不能不動鄉心源藏曰某郎（昨）年喪子每野遂不無慘然歸路過玉藤店店婢二人余嘗識之謂

源藏曰二婢皆有綽號公知之乎曰不知何如曰長者號盤古姐少者號葛天姉某以其至迂賜此號矣嘗命門生書之貼壁明日田阪宗兵衛謂某曰公昨送玉藤店乎某曰何以見知曰店婢之號非公不為也凡肆店置婢不過一昔輙去此店置二婢十余年主人愿朴可知也設席庭中華工而飲使雛妓鼓絃日没月出清光如水諷詠而歸遂過北里河佐亭名二妓侑酒源藏既酔余竊携瑋太先去　是日源藏見其同僚佐々木八郎兵衛　恚海屢為倫使良儀告其状於其父　分部九環来不値　返河茂氏書(數種)

十五日

恚海父來謝　了春來賀　與了春三折文吉出觀西本願寺早櫻欲閲未閲訪大新遂東南行截安堂寺街出于札辻(地名)觀桃林閲者僅十之一東行至小橋(地名)休一店店臨池池南萬桃簇立雜以残梅出店北折行五六町街盡入桃間路向艮方左見平岡残梅蔽其頂即往年所探清水谷也取小徑穿園際出于街上北行數町復入桃間而出于街投新肆午食皆不慊又投飩店使三折先往報札所吏余至大達俟焉吏至導入城文吉從三折了春別講于公所申牌退平次兵衛見曰明日與勇藏奉訪　元愼来賀　信之助柬曰今日晴暖無比請午後陪遊在滿寺　余自城歸見其柬乃之信之助氏謝主人未歸其妻見訪備寓不値訪宗助戍牌歸立肥後橋看月

十六日

昨日公問製朱墨白墨米肉方余曰請使勇藏來今

日勇藏平次兵衛來飲之名宗助春波與焉先是三折曰某能食飩一搥(客飩粉一升余)余曰不能了春文吉曰能余語勇藏等皆曰不能議論不決三折請曰某能食先生賜書三紙不能食獻饅頭如飩多坐客皆左袒於余塾生除良儀外皆左袒於三折酒酣命食之食未及五之一投箸曰輸矣乃買饅頭百以謝余亦出書曰賭我所禁今日唯為客饗歡而已敢不自罰阿敢亦左袒於能食乃出二百錢助三折氏貰申牌客散　大雨淋浪終夜不已

十六日

雨勢益甚　真島頫道東至　憲海父来謝不値
夜敬甫大酔而来乞食半食投箸起捽余胸呼曰止
孔明止孔明先是敬甫以余寡食多事屡諍曰武侯
以過慮損壽先生仰想俯思終夜不眠吾恐其欠攝
生願逍遙行歩以養精神余曰諾後見余為東不已
切畫曰是為名誅也已余曰吾輩皆承天命為人故
勤人事即所以事天也兄追妻鞭子棄絶於親戚而
輕淺於朋友所謂老而不死是為賊者莫以匹夫小

諒極指天下英雄敬甫不懌至是衆酔以泄不平氣
余扼其手逐出之少焉其女使人来曰家父酔狂甚
恐打破器皿請借三折君戒之三折請行余曰止矣
遇亂門

十七日

東平次兵衛勇蔵送詩　丸屋文吉来　雨晴與之文
吉出過九山於門外話行入西本願寺櫻花如雲無
一齒之不開又無一瓣之飛長條垂地短枝映空九
山曰此樹甲大坂矣自東門出遇敬甫温詞謝過余

不顧尾来不已乃遂入東本願寺出九山別西行渡
助右衛門橋入新街至街尾就酒肆有明升店店名三字
問憲學居曰在我舍後遣文吉視之不在渡大渡濁
流洶湧舟子曰昨日大漲高平水一丈四五尺又渡
無瓜川過竹林寺前至於住吉祠黄花微開白水四
匝野色太妍北行入九条村取田間生路東北行數
町入街北折渡小橋穿陋巷則出於安治川渡橋訪
龍潭飢甚乞飯炊未熟出展醇恪恭哀二墓沿道採
土筆返龍潭氏食畢下牌出取路於野田福島渡玉

江常安二橋黄昏歸　小竹送鯉羨　是日召匠誅
彩諸子於樓余方居樓　僧光明来告北上　元敬来
留文吉宿　夜東源蔵入谷源蔵以下皆省姓謀明日野遊

十九日

健明介攝北部人清水頫治入門居森川氏　近江僧顕
赫以僧包倉東来見請受業　午前源蔵来乃出丸
屋文吉及源蔵僕從者西本願寺櫻花東南行過上
大和橋右有一店頗清潔就焉午食登高津坂前日
所見紅梅既落盡矣祠南門有養猴者買菓投之猴

自架上下蟹殻葉而食遊生玉祠櫻花未折至西照
菸亦然此日天無片雲海氣和煙麥葉菜花田紋如
繪東行入尼寺旱櫻如雪往往見遊人余数日前有
芳魂自返倡墳草春色誰看尼寺花一聯源藏笑曰
此寺看花者不絶則先生詩猶有未實處乎出於下
寺街至上之宮桃花始開嫩紅如濕欲投轡學夫路
至生湯祠遊人喧噪無休足之地北行数百歩龍上
設假店数所就東隅一店買肴以飲過真田山出於
玉造過稲生祠後出於楢間渠上渡橋沿渠北行堤

上春水大漲菜花悉没時露寸黄於波際偶見如糊
物数塊於堤草上意俗所謂芝者精魂顧文吉拾之
曰夜必成燐源藏諍曰不詳物恐招癘瘧乃止至城
東北隅平田如湖漁人繫舸柳根而沈箕樣器者数
十所宛然畫趣往歳過此地買舟而至鵲橋今日不
見舟偶有一童撐舸泝流呼之辞曰有公事問别有
路乎曰東經数村而北折則達前堤然迂路七八十
町矣乃呼漁舟遠而不聞日将没蒼黄欲取故路返
忽見蓑叟在数町外走文吉就焉問途文吉半返舉

手相招曰蓑叟許借舟矣蓑叟年可七十頗慇布囊
舟中防濕而載初深没篙稍入黄花間北行上堤堤
北亦如湖西行就柳陰漁處買魚数頭至鵲橋見遊
人自邸門簇出問何故曰謁巳位祠也問何神曰蛇
也過橋入城郭黄昏歸寓所買肴飲源藏文吉氏牌
皆去　僧了壽携恵開東來訪不值　分部九環来
不值　九山東贈梳一筐

二十日

高桑平兵衛携雷山人織田壽山來訪　客冬以来

龍潭日來作詩且爲余謀錫力近不相見問諸右門
曰嗜眠而已乃書一絶于扇寄之（何事近來停學文　上人苦學嘗開
請看平地爲山者　易是九分虧一分）　大雨　昨日公命止今日講曰
廿一日來

二十一日

又名匠謀繕葺　東石舟安石　雨不已　屬宗助
雇轎夫（二名）巳下牌至札所遂入城平次兵衛曰向既
遣轎迎先生余曰蓋途中不相遇也午前謁公製朱
白墨及印肉木戸孫九郎以下近臣十餘人皆助余

畢講後賜蕎麥申下牌退雨既止至大達乗轎歸
津田監物来不値

二十二日

以先妣忌辰講後留賢了弄月謙明元慎宗頤右衛門
而供午食及塾生又招源藏有竹屋儀平偶至與焉
食後余腰大疼乃臥客去　佐藤謙叅来入門　雄
齋来不値　葭清送大人正月二十八日東曰日田
縣令昨日至東中有孝也東及詩高木豐水所寄之
書　俊安来曰欲訪縣令余以齋日辭

二十三日

俊安来約訪縣令余曰講後即往俊安曰吾先行俟
於葭清氏　栽寄服部權六東　已下牌携三折儀
一至葭清氏屬丸屋文吉買扇一筐因縣令舎人橋
本多仲獻之縣令以病不見俊安方診縣令俟之久
不出栽寄村田頤藏渡邊園十郎服部權六東托諸
縣令從者藤吉宗七（藤吉姓也）文吉供飯歸路弔惠開
是日使三折過九山氏曰歸路欲奉訪辭　分部九
環来不値

二十四日

先是真島頤道東曰先生若送嵐山請陪小林安石
東至亦去今日答二子曰期在三月朔請今月晝來
江戸人松永源一郎来請受業以無紹介不許
申牌訪小竹談及性命余曰知仁勇與生生故謂之
性也信與禮義因教生也主人曰不然信與禮義亦
非性外設教即因性而已余曰孟子説四端以此五
教而已人之始生有何禮義乎主人曰然則知仁勇
與生生亦何理乎余曰人之始生目無見耳無聞而

授乳則吮不教吮而知吮即天授之知也不乳則死
已死則不能生人故已之生即為生人之本生生不
已即天授之仁也又不乳則怒而啼怒即天授之勇
也主人曰怒者怒也即以為勇非君私言乎余曰一
怒而安天下武王之勇也然則孟子非矣乎主人曰
君辯足以折人口而恐不足以服人心也主人問朱
子西園植葵織五旗沈忠良二句典故余曰不知也
嘗見古人注釋當抄而呈主人供酒飯酉下牌歸抄
元劉履風雅翼注走三折送之（注曰西園漢靈帝所造以納賣官錢五旗）

頃早起等五疾

二十五日

以將軍入城休講　辰牌鵞三折入城公方出巡城中候于平次兵衛寮巳牌公引見又製印肉賜紅鬣魚飯水戸工原二子同食公命雄藏等強侑食飯盡而止勇藏曰炊米一升六合而不遺一粧（粒）也既而公尋自庭後出至砲所砲大者重百餘貫余及侍臣試搖之不動公授望遠鏡於余自堞譯眺郊外黃花砲丘西南有稲生祠謁焉公及孫九郎調馬令余觀畢返席賜鮓二子既餐僅食二臠申下牌退歸　夜敬證来　文吉来

二十六日

百騎隊江原桂助君使其臣橋爪運平来曰願受教俊安来　講後賢了曰午後請杜駕將奉導探花

午後鵞三折至賢了氏賢了曰請招俊安乃遣三折招之至出誘敬證南行探諸寺櫻花至西照菴櫻方盛闌入豪商近休氏別業往年所遊就庭中小亭啓行厨群櫻悉發加以杜鵑菖香草色清幽悦人亭下有池拔飯衆魚爭出大者尺有半登西隅假山隣花悉見西眺海北望山而南瞻平田村落黃布緑平春光靄然黃昏去至敬證氏賢了途別敬證供飯酉下牌同俊安歸　源藏使人来

二十七日

敬甫使稼一郎来紹介松永源一郎入門　了春請午後鵞諸子臨敝寺　午後與敬證三折出過京橋右折地名片街（行）二町北畔有德（龍）寺即了春家也其父見引入茶室庭有櫻一樹太素如雪香川一郎父子賢了良儀健明前後至主人供茶及酒飯薄暮同衆辭東行一町北折渡野田橋至櫻祠群櫻悉開遊人雜還上堤黃花白水野色嫣然遇信之助一揖而別乗渡舟上西岸亦無不發之櫻回看東岸花色靄氣沈紫浮白氤氳依微近而如遠取花下路沿川而西南行到處有花入天滿街中渡天滿橋橋下新築堤鑿渠往年所見堤上桃樹既悉拔去矣了春送至橋別送一郎至其洞借紙燈歸　原田節齋来不值平次兵衛來送羊羹曰上原莊右衛門所呈也裁寄

大人鈇之助東（九屋文吉將歸鄉故）

二十八日

請後與賢了約遊小橋伊氏別業　午後將鶵良儀三折了春龍淨稼一郎宗順璋太文吉儀一出招阿清安家忠也病余先至敬甫氏請診忠也諸子及馬渡晨人橋至城南使了春良儀璋太先赴小橋氏余路於眞田山西畔經生湯祠南行桃花悉殘櫻花梨花方盛與十九日相距僅十日而所觀皆改風死煙暖比前遊勝甚至工之宮萬花如雲不見遊人蓋近

工巳人務旁午故爾良儀等望見余出迎入別業（性年）（所迷）庭中皆滿花點其上作跡雪狀先是賢了遣人報園丁故設氈樓上以俟諸子遊天王寺余獨假寐比覺賢了至為詩不成申下牌出西行至寺街南折遇柳田東作要之行西折地勢微上人家盡闢田種桃中間有藤原家隆塚高數丈青松冠焉其南有愛染明王祠門既閉墻形敧斜絕不見人跡其南有毘沙門堂枕于岡端西望太佳其側地勢忽下南行登安井菅祠時際黃昏而群櫻猶明祠東地陷一家枕池

池南有亭亭前白沙一帶熒然成川狀隔川有岡青草冉冉其頂見數亭櫻花亂開于亭及岡間降祠西北行入黃花間時既夜矣行五六丁右折取生路北行穿一寺中入寺街賢了別左渡下大和橋送東作至其家其妻見借東作僕買舟一隻乘於大和橋下戌牌歸　安石來曰明日奉訪

二十七日

昨日遺氊於小橋氏今朝遣龍淨三折取之　福山人濱野章吉以小竹東來見　南陵兄東至寄雞卵

（昨日事）南陵兄東至（亦昨日事）　午後鶵三折至札所遂入城橋凡運平來見於平次兵衞察曰請歸路過講于公所如例見上原莊右衞門而謝未下牌退平次兵衞使人導至東番士邸江原氏先因監門報運平運平出迎江原子年甫弱冠意氣頗恭申下牌出歸

安石暮至約明日北上探嵐山花　龍潭久病今日始來　日田城內里正源助以方山去國東來見

三月朔

失眼鏡遍尋不獲　辰牌將買舟遊京師聞朝舟既

發盡乃議買夜舟　名敬甫屬守家　已牌與安石
出訪三航信菴（吉家吉年相識）於呉服街勸出遊辭訪俊安
不在渡大江橋訪周友亦勸出遊請從過焼跡人家
墻七見顯赫與其妻對坐假屋中呼之應曰臨室僅
容膝前種黄花安石忽吟曰春色入焼痕黄花笑荒
圃余賡曰間窓人不來石鼎聲如雨（時鬻茶沸）鼎　顯赫亦
請從北行自大融寺東門入投豆腐店午食既而遊
顯赫別業其母見十年前嘗一遊焉今比當時花木
暢滋頗増古趣南窓見櫻北窓見黄花巡覧久之而

出顯赫欲從遊嵐山告別曰歸具行裝渡源八渡賽
櫻祠時見新櫻過備前洲周友別曰顯赫必違約未
下牌歸家有顯赫柬曰老母不許出遊敢辭皆哂曰
是周友所謂也　小竹徒山内東作者來請受業辞
宗助送金且致南陵兄柬　有儀明圓恵海議登
宗順等皆送上巳儀　黄昏買土屋舟與安石棄馬
三折須藤文吉從天明傳伏見

二日（以下三折失原稿故不得詳）

訪吉田有秋主人供酒既而出取生路傍桂川而泝
到處花柳悦目今日奇炎如盛夏皆袒裼而行川左
有一祠（忘其名）萬木環遭闊偉而淨凡行三里許出於
渡月橋側渡橋投雪店浪華人小山忠兵衛在隣室
相見

三日

導安石出觀櫻花花無不開者又無飛者平時京師
人來觀者以萬數不堪喧雜今日以佳節故無來觀
者唯聞鶯声意甚適傍川上下數次遂遊虚空藏祠
及大悲閣返雪店午食而出觀仁和寺以東諸刹花

過北野訪劉石舟於五達街大宮西折處石舟大喜
留宿焉其門人及所學京師人數名相見皆忘其名

四日

石舟導至堀川訪瑞蓮寺正純主人供酒飯出行七
八丁三折曰遺懐中錢矣既而謂文吉曰向投錢嚢
于兄矣文吉曰不授也余曰恐遺于瑞蓮寺也使二
人返求之不獲二人交相責余曰三折我僕也而授
我錢于他人而亡之曲在三折矣文吉曰三折兄存
遺錢自初出家至是既三貫七八百文也余與安石

相顧呼癡絶三折大愧曰歸後償之余曰吾不知卿如此迂而委金錢罪在我不必償也然遺金三両五両未足怪遺錢數貫文不亦怪乎文吉曰三折獻金之不使用故每宿換金為錢囊恒齎一二貫文每過茶店出錢數十文而或遺一緡二緡焉（以百錢爲一緡）然祕不敢言今所遺之囊今朝所換當有一貫文餘也余曰卿之與撿一至此乎後來必獲家須深誡也石舟遂別過東山麓取稲荷街道至有秋氏鴨主人買筍數十斤過池六氏買舟买牌果焉

五日

昧爽傳肥後橋下歸家　安石去　良儀述溯後事如左九山使人來問我宿京師何處（溯事）指月周友顯景源藏送上巳儀土佐人林榮右衛門來致松園七助東肥前人吉村元英者來自稱係宜園舊門生其進止倨傲人皆憎之敬而偶來見之喜命令妾供飯盤歎不解其何故也（以上日事二二）使稼一郎賀四隣原田真鄉東原寶齋指月三好良齋壽菴濱野章吉（謙明）榮次上野淳藏謙齋玄珉雄哉元敬安本繁杏菴主殿香川一郎伊丹孫玄佳葵園阿清匠與兵衛來賀（以上日事三）宗助送信良東岡村高四郎來請復受業源藏送坪井九右衛門東行徳元恭奥村五岳來（村）山東一郎來（以上日事四）　高四郎來見　遣三折召匠與兵衛　原田真鄉開七衮賀筵相招午後赴焉小竹東畡以下十餘人同席有盛饌戌牌與衆同辭東畡送至我家而去　始遷塾生于西家　真島頖道來留之宿

六日

匠與兵衛來修西家　勝間尚輔來爲上野淳藏請受業　入城講公所如例畢訪江原子黄昏歸　元敬携二宮顥藏者來不值　朝川善菴徒和田祐齋來不值　淨界師來不值　畫師金城者來不值　頖道去　夜館淨界師于北濱逆旅　使三折赴對馬倉卸問村上東一郎在否返曰不在

日間瑣事備忘錄卷五十六
弘化四年丁未三月七日
上野厚藏来請受業　村山東一郎緒方一郎来訪
吉村元英来見曰某唐津産十四五年前事先生
于日田　鵬雲来飲之　九山東曰某今晨自京師
帰在嵐山遇包含師亦俟先生焉矣師有詩托其寄
先生詩曰欲托歸人問我師如何嵐峡誤遊期溪山
花落半新緑徒使佳時三日遲蓋不知余先至也
高四郎入塾　十月来寒晴暖甚視寒暑鍼當五月

六月之交今旦遽熱亥牌大風雨
八日
周友介仁託寺順隆者入門　講後與龍潭飲　東
石舟包含譲吾正純　托寄坪井九右衛門山本茂
太郎東于源藏　夜龍潭来飲之杏庵偶至與焉曰
寡君大村侯老傳位俾修理矣今君将以本月之尾就
封
九日
鵬雲来　天晴而寒始為三月候　午後訪仲英不在

其妻見過今津屋平七門前訪之訪中富荘次不在
訪壽菴亦不在訪司馬助及奥村五兵返壽菴氏則
俊安及飲肥人謙助姓失其在馬闘棋壽菴自外帰余
屬書恒子達集序主人曰今日迎二子将謀我家事
也余乃帰　九山携道県屋仙八者来　緒方洪菴
来不値　夜鵬雲敬甫来先是敬甫狂甚余使鵬雲
責之至是来謝曰已愈
十日
雇姉津留大和市木人　小竹東曰園田鳳助自江戸帰

将觴之請来以将入城辭　午後携三折入城過緒
方洪菴於勢三門東畔立而語為藍門所叱不畢語
而副訪江原子使僕先報府内吏少馬来曰公既俟乃
往講于公所如例講時眩暈甚余生来不餘暈蓋上逆故中上牌
帰　杏菴来曰寡君本月七日發江戸将以二十一
日至　敬甫来侍坐龍潭至呰之難語聲色俱屬先
是敬甫訪龍潭哀祈曰我女不食数日潭惻然出三
百錢曰速買米敬甫出走投諸水中或告諸潭潭語
余余昨夜接青砥左衛門故事責之敬甫頓首謝罪

今日潭之言之敬甫怒抗言不已余使敬甫謝潭不
顧去鵬雲来携敬甫去　塩田松園来至

十一日

小竹贈獅子魚講後留宗助飯之　川本文次携木
村宗雲者来曰某数日前自江戸帰郷（三田捐津）受業
緒方洪庵杏庵至（来）　敬甫鵬雲携箇井與市者来観
其所製望遠鏡　僕儀一去　大昨日九山曰請十
一日臨詐之今日頭痛眩暈異常使三折往辭

十二日

吉田敬蔵容貝健三郎太田喜平太来至　終日陰
晴不麦眩暈益甚講後與敬鐙謀屬弄月置酒而過
焉有盛饌鯛珠美慶恩（弄月次子）及其母見主人曰鯛春
晩産子於少（金）山金山阿波地方島也其海底皆鉄沙
雄魚先遺精液沙上雌魚随播卵焉不然則不能産
胥丸鯛寒時繋于窟東曖向金山俗之謂冲直冲洋
也直移居也漁人俟於島間候其先至網之一尾之
直金一両浪華人貴之猶江戸人於初松魚此即冲
直也申上牌帰敬鐙慶恩送至　稼一郎来告敬甫

出奔之状源一郎来謀寓身處（敬甫之故）　使三折取壽
菴所書恒子達集叙送諸書林河吉氏　雇藝州人
駒吉　發寄森下叔識東於玄佳　夜大熱頭痛微
暁不眠

十三日

病勢如昨　雄哉来　講後龍潭敬鐙導余到祠後
棗巷一店（罪秋田祠御靈祠也）飲酣潭去引阿敬至少馬三折
負忠也　至午後帰　聞平次兵衛将帰郷出城寓府
内卿遣三折館之　棗原鳳齋来　先是府内貴請
余書法帖余曰顧書公（詩）昨日勇藏録公詩而送之
多悪作今日東勇藏曰客年所見公詩猶多合作何
不相示也雄藏又録数首送之　阿喜代来　夜半
三折狂呼隣家火乃起諸子首使阿敬負忠也余跣
出視火所西隣第三家焼綿之臭徹于戸外千人塡
衢不得観其状皆曰已滅乃帰使家人臥　借本眞
来聽講

十四日

平吹兵衛来謀我家事　龍蘋鵬雲林大隅玄佳来

夜館平次兵衛於府内郵不在見宗助妻托餞儀
金百匹櫻盆　裁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光藤田廉平山田
武助東托廉平　神吉新右衛門来見　病如昨

十五日

病如昨　平次兵衛返金不受　了春上野順藏本
真徧造来賀　辰下牌将趨城中順藏請從観城中
徧造将帰同行至札所徧藏去余偶脱眼鏡誤入隣
舍小笠原侯札所吏訝我而不敢言余徐着眼鏡視
之一舍之人皆非舊識驚謝而出入城訪江原子不
在招勇藏於羽右衛門寮而見焉告病状而至公所
講後為公製珊瑚末賜食来牌退入雄藏寮語久之
出順藏先去郵奴某從帰　復遣三折餞平次兵衛
固辭不受乃封送諸南陵兄請贈之　雇僕典兵衛平義
濃人

十六日

林大隅携中水喜一者来見飲之　未徹玄佳携坪井
信良至信良曰某昨夜傳此地矣致誠軒松園忠她
古川太郎毛利良平吉田杏陵大槻平次水留昇仙

巓田右五郎東松園東中包簡堂君梅墩集跋誠軒
東中包筒井紀州梅墩集叙序　病益甚招雄哉服其
藥少愈　夜大風雨　周友携其子大振来見請受
業　元慎将之日田来別

十七日

寒甚以寒暑針測之當清明前候　東小竹送大槻
平次詩　裁寄吉澤雄之進東遣三折托銅局吏森
某　發寄山本茂太郎東于源藏氏　遣弘藏于元
慎氏托寄大人東焉　中水喜一来謝不値　鵬雲
来取筒井與市望遠鏡　公主来

十八日

大新来　午前招信良玄佳圭同出渡常安橋技剌覓
田氏而謝渡玉江橋遊五百羅漢寺欲展園田仲基
尋之不得将観野田藤花出寺問路土人曰北北則
出于田間近見聖天祠而遠見野田乃遊祠亦有藤
花花下假店繞繞就北隅席令命酒食焉酒酣地震寒
風辟面皆晒背日下曰今日快晴不見片雲寒如嚴
冬豈非異乎候取祠西生路北行村盡右見古祠就焉

廟曰牛頭天王祠灌木合陰蓋銷夏樂境人跡不見春草沒階入大貳村採王仁墓北行十餘丁入村欲至十三（地名）渡口問路土人曰東東二町左見叢祠側有磴登磴即堤也脚下見川春漲淼淼兩崖列樹新緑如滴下堤即村也投一店喫茶南行至村端有岐取右者則入村問地名曰高龍寺新家村盡有渠渠南有茶店踞馬回視村端沿渠有園矮樹四匝外觀太佳店人曰彼名天眞菴問往觀可乎曰可乃復越渠入菴園不太廣而中央閑地種燕子花南造假

山山上有亭臨渠南望曠野状甚下山而東北步嫩草下布緑樹上掩野人往往設席地工而飲出取店後路南行過梅田寺中至玉藤店藤花方開寒甚皆借衾而臥室廣生風乃移於庭南小室命飯黄昏出過渡邊橋帰　有竹屋儀平来贈味噌不値

十九日

信良將返其僕於江戸裁寄誠軒松園散藏中島清託容貝健三郎東托馬　属梅墩集校訂於玄圭信良　龍浄出塾　惠聞来謀其家事　玄圭携冲齋

門人野中玄英来見致冲齋柬　源藏送坪井九右衞門伏見所發柬（柬包柏餅）　永覺柬至寄川苔（内包永識柬）

二十日

大村邸監山口善左衞門柬曰寡君丹後守久羅沈病客臘念二請官定身修理爲嗣本年二月朔請老

二十一日官命秋月佐列率修理趨庭而允所請且仍依命長崎防禦使二十八日毛利房列率修理趨庭謁大君於白書院大君備君賜物如例且允乾封本月初七上途二十二日當傳浪華是今日即報也

敢告　三折改名弘藏　已牌將趨城邸奴未至携弘藏出至札所奴及馬弘藏去入城訪江原子不在入茂助等察招勇藏告大村侯將至（講）講後早退既而講于公所未牌退訪江原子出城西風大迅黒雲蔽天至札所雨下與羽右衞門（今日在馬）語移時晴乃帰於西本願寺門主自界至阿敬携忠也及塾生出觀於河茂氏　遣良儀於杏菴許謀見大村侯　晚携弘藏與平至大村侯（邸）見善左衞門（賀）今侯即位歸路訪有竹屋儀兵衞戌牌帰　東安石送金百匹

二十一日

與平自稱吾旗下士人食邑千石有故爲喪士乃遂之　宗助致南陜兄東中有大人二月九日二十四日兩東大人東中有岳翁範次東及考也寄龍潭詩大人範次寄劉石舟河茂敬甫十河龔平諸東　源藏來時與龍潭謀將遊野田源藏聞之請從去午後與龍潭訪源藏導自薮邸北門出邸頗廣北隅庭上有一樹其下列石數十皆徑可三尺源藏曰此豐公時激藩所献庭石之遺也至野田入春日祠傚池上店

賞藤花焉余眠比覺了春高四郎至少馬敬證慶恩至龍潭爲會主供酒食又就野田村里正藤井宗十郎家徴茶果分韻賦詩余得西字短檣長松綠色齊每楢藤繫紫高低玉泉水汎餘清骨村店酒濃難到膝數片歸帆落霞際一行過雨夕陽西遊人去盡祠庭寂附與林鶯隨意啼來下牌店婦出見曰吾家以此席爲好處衆客所欲公等从占此請去衆相見大笑出訪宗一郎作書一紙附之而出敬證曰貧道乘舟而來繫在舟津橋北岸乃至舟所了春高四郎陸行入舟復飲淵京街濠黄昏傳淡路街西口出源藏別去龍潭等送至我家

皆有醉意又要余及阿敬上舟曰請觀妓舞婢抱忠也而從下西濠出於道頓濠遊霍亭又飲醉飽已極加以過密今下不能聽妓歌興趣索然戍上牌又買舟歸敬證獨留焉至舍西出舟慶恩別龍潭宿我家　春波贈鮓　是日街卒傳令曰翁主甍遏密七日

二十二日

龍護來謝昨日送大人文故　源藏使人來送雷丹及茶碗　行德元恭來　國島俊藏來曰將之江戶乃招雄哉相見俊藏曰往年同先生自江戶歸見君已經十

一年矣與雄哉謀携俊藏赴京街濠酒店飲肴粗酒濁不愜於意雄哉曰且臨我家從之酒未酣俊藏辭曰同行客相待已久留之不可去雄哉鄉人松田元龍者來見與余圍棋日没玄龍亦去余乃歸主人使僕送

二十三日

遣郎奴於勇藏許返通鑑且送香川一郎和牘法帖東勇藏曰聞君公書習俗牘而不習楷行某以爲不可也今之所謂俗牘者其字皆譌誤唯似字而已矣

學道者宜先體認仁義為何物而後為臨機應變之言
學字亦然古人曰字畫必端正今為人之君而先學
僞字吾不知其可也君盍諍之　召河茂謙梅墩集
上梓件　弘藏又宗吉及其鄉人二名來見飯之
屋主使人來葺屋　招信良謙致筒井君序文于誠
軒　杏菴來曰寡君未至　夜大隅來
二十四日
土佐人林英右衛門携松岡七郎東來見　源藏來
飲之源藏導余及阿敬遊玉藤店婢員忠也而從飲

於北樓西牖帰送源藏至江戸濠別　栽寄松園沖
齋櫻井祿郎上坂銀三郎東送諸信良　安石東送
香魚鵬　茂助東送平井十兵衛東　細木甚五兵
衛東至　亥上牌地震　南陵兄十二日十九日三
月二十三日東至
二十五日
味爽上厠暗中有釘傷頭創甚　使三折往見勇藏
辭今日講　呂杏菴示創乞藥且謙辭見大村侯卯俗
有創不得見貴人　遣高四郎於河茂氏屬昨日諸東上書信良

召　府内公使侍醫大城道哲來問創狀　樋口宗
吉來別托寄細木甚五兵衛東　法景父偕某來見
居西隣源七妹津根炊飯　石舟東至　吉村玄
英來不值　高妻寛平來曰數日前自江戸至余曰
日高謙藏四五十日前一來爾後不相見何故寛平
曰彼十日前病疫而沒矣余愕然欲使人之高鍋邸
問其葬地寛平曰止彼邸病疫者多謙藏獨沒其木
沒者數人某昨日訪之悔甚使者若傳深如之何
溪琴東送乾香魚　栽寄大人南陵兄岳翁範次平

平十兵衛東遣弘藏于宗助氏托焉
二十六日
遣弘藏於杏菴許問大村侯既至乎否答曰阻川未
至　講後留宗助飯之　勝間幾太郎來　平澤白
翁來　東石舟安石　忠也有疾名雄哉診之與飲
云佳來
二十七日
信良去佳來　府内酢屋平右衛門第庄五郎携大
人南陵兄酢平東來見　宗助致大人本月二十一

日東南陝兄十七日東（兄東中有寄服部氏東）　雄哉来診忠
也　雇僕吉太郎備中人
二十八日
哉寄服部権六東副諸南陝兄東加以寄吉田敬蔵
東（遺吉）吉太郎子宗助氏托焉　遣弘蔵于河傳氏發
寄漢琴東　橋本謙蔵自日田至致大人東留宿
杏菴来飲之　島内火
二十九日
謙蔵入塾　九屋十兵衛来致石舟東飲之　吉太

郎去雇僕邦太郎（廣島人）　上街大塾生不告赴馬帰
罰直日二日　舊僕彌平来
晦
将邀公所東勇蔵告之　勇蔵使人来曰寡君病齒
今日莫臨　森本叔蔵東至寄乾魚　河茂使人来
取銀百四十八銭（大人所買書直）乃東宗助借之　将訪小
竹走島四郎報之返曰主人方腹疾乃止将歩北鄙
小竹来曰我有微肴請臨乃齎乾魚就焉有盛饌詢
堂見其論學術酉下牌帰　藤屋禹三郎使人来曰

明日請同筱先生臨　恵聞来不値　夜杏菴来曰
寡君今夕至此地矣
四月朔
俊安来　忠也病名雄哉乞藥　弘蔵入塾　龍淨
還郷　林火隅来賀　龍蔵指月来欲導余觀西本
願寺堂室余将邀大村邸辭　河蔵送大人所買書
發答叔蔵東於丹波屋武平氏（出石脚夫）　午時携弘
蔵邦太郎出訪小竹約同赴藤島指訪宗助欲館郵
屋庄五郎宗助由不在乃至大村邸因杏庵訪世獻

平兵衛波多一馬（所吉郎）　二子同寮皆為今廣藝御贈
平兵衛羊羹獻廣扇子平兵衛曰寡君将見然方有
容杏菴曰且館稲田子導自邸北隅隘巷東出於街
中行半町至稲田又左衛門逆旅相見亦贈羊羹晧
言良久而出返半兵衛寮主人在公所使人来曰来
従其人入公宮公引見半兵衛一馬為相公手賜上
下（禮服）曰容年屡勞教導感荷何鏖今住何處乎余答（曰）
御靈祠南側公曰相距若何曰八町許平兵衛曰寡
君欲久話然請謁者絡繹相待矣余乃退入平兵衛

寮與杏菴到過宗助氏時中上牌也使弘藏謂小竹
曰請來路過　訥堂來導出門小竹與茶師湛水者
自西街來同至藤尚氏主人及兄善藏見供酒肴盛
饌戌牌归小竹等送至門　夜半兵衛東曰寮老君
明日傳伏見老君將養病於藩不復過伏見先生豈
無往訣之情乎然期甚遍先生猶能往乎

二日

使瑋太見杏菴於緒方氏返曰不在　府内人安東
春臺携藤田廣平東來見　午前訪一瀨平兵衛不

在見杏菴遂館稲田又右衛門談話移晷归路訪備
而不在其妻見　雄識來診忠也　敬甫來以其狂
甚拒不見　豐前儒桂浦來致恒遠頼母柬　鉄之
助柬至送示山崎屋又助柬（又助全從母子）柬曰我筑後福
島矢原邑五雲見于田又晴天俄雨田間有大石焉
所謂蓋其為也請官將掘之　信（良）來　遣弘藏送遠
生談二卷於又左衛門　將之伏見高四郎弘藏請
從余以日長欲陸行看淀水左右新綠午下牌既來
帳弘藏之稲田氏未還俟至中上牌令瑋太迎之曰
弘藏在塾余訴之召至詰之曰未往也余惜其慢欲
逐之然以其嘗勞於我家責而許（赦）之高四郎曰日稍
向晚陸行恐不能二里乃買土産（屋）舟黄昏與二子乘
焉信良及塾生送至舟別

三日

卯上牌傳伏見掇池六氏使弘藏報有秋余携高四
郎至湯肆待詔肆歸有秋使其子胖之助來迎至有
秋氏主人曰大树废將以今日牌至乃將遊宇治
胖之助導至豐後橋去君用衙客晴無豐熱甚衎

殊如兩屢休水上茶店謀買舟直貴不果野外徑徑
見如夏屋葺以藁席疑劇場也問之（封）路人絶倒曰公
等未識茶坪乎本月摘茶先設蔭也午時至宇治抜
萬碧樓命酒閒行厨夏流盈盈兩岸新綠如潑忽想
往年（與）夬狀兩遊焉風色毫不異今日快雨已為異物
悽悽不已又想狀兩曾導訪茶師唯記其姓長井而
忘名問諸樓主曰必長井貞甫也問其人健乎否曰
健乃使弘藏齎金百匹就貞甫買茶且謝契闊弘藏
未返曲肱假寐嗒然忘身返曰貞甫亦思先生某歸

先生咫尺不訪則失人情也故匿先生在馬余曰善遊平等院院東有寺入觀之堂宇頗壞渡宇治橋遊離宮祠及興聖寺踞枕流亭觀水返於橋南畔買舟舟頗大中央積薪同乘客居薪側余輩最後無容身處篙師數席薪脊而載我三人薪高丈餘初虛其危既上平安遠望甚豁不覺呼快水如綫而舟行駛速岸樹送迎使人不勝應接皆曰如是快境憾僅五十町也若半日程其勝何如哉未下牌傍豐後橋北畔歸有秋氏余問大村侯既至乎曰未至侯至必過我

門前余曰今途中過儀仗絡繹疑侯也有秋曰否余曰聞筑前侯亦宿此地君家東畔相距一町設筑前宿標矣大村侯必相避不過此也乃遣人問之果既至遣弘藏館朝長周平贈紙黃氏訪周平歸宿有秋氏

四日

遣弘藏東本田蘆村贈紙蘆村在公行館謀問老候安否答曰旅務方劇暇使人奉迎　館周平周平曰此行寡老君就逆旅上厠徃徃見貼寸紙厠隅而題詩蓋鳥井甲州也乃觀其詩原驛望嶽曰故鄉望半頂此地見全山一歲逢晴少四時宿雪斑雲霞逹下界日月繞中間獨奈南遷客悵然難得攀未書完士二字又曰客中何得共延緣聊以交情付短篇莫怪秉田變滄海須看螻蟻制鯨鱣孤忠憐我空南謫同契知君定左遷惟待漢庭多雨露不知早晚有歸年末書東歸鎮臺宜注日垂憐衡寃逐臣十二字蓋寄長崎鎮臺井澤作列也又曰徽雨前村暝侵晨出古關老狐啼訴鬼古樹讋疑山深霧籠堠落殘燈閃水灣白頸

身萬里何日有生還天晚投村戍臥聞寒雨聲射根當路出山驛絕人行頻結思鄉夢難忘憂國情壯心已零落白首可憐生末書南遷寃客周平曰夫甲州之寃與不寃世自有公論而其自述如是此所以揚嗣昌後人有孤臣纇寃録也某獨感其詩有風人之致異俗吏之撰故録矣周平又曰先生既至寡君館乎余曰蘆村約使人來迎而未未周平東蘆村曰旭莊欲以中牌去請兄速奏公蘆村答曰遲速唯旭莊意乃至侯館因蘆村獻菓子一筐蘆村傳侯旨曰病

甚不能相見憾恨何罄吾將怡情山林寄興風月以養餘生請他日為吾作田園四時詞七古四首余曰諾矦賜絺衣乃歸有秋氏　周平今里小四郎来訪

蘆村来訪有秋飲之松周平不至蘆村贈海參周平贈西筆申牌蘆村去　有秋請使牌之助為學僕許之酉下牌至池六氏秉舟牌之助從　舟蓬甚短微而濡頭至八間港天明使高四郎弘藏出舟走報我家

五日

卯上牌傳肥後槁諸子来迎　良儀告二日後事如左淡路林一藏来但馬天民来源藏贈紅鬣魚阿波忠也皆病松雄哉診之以上三日事　龍蘐来雄哉来視阿波病細木甚五兵衛東至以上四日事　午後携弘藏入城訪江原子使弘藏先往報勇藏返回勇藏自公所退俟于其寮乃往相見曰見吾欲有竊告公請議後屏左右既而講于公所畢公引入書室先是公問防海策及為政寬猛執急余未知府内事情恐空言不切竊東南陜見謀之數日前答東至余因其旨答公語長且摘其

畧曰防海之術小國異於大國大國皆能以其力禦敵且多先封若失尺地則失已地也故自衆機宜不必聽官命若唯官命之聽而誤事失地官未必代償地故勢不得不自為圖小國不然國不得以其力禦敵必將聽官命而從大國之後且其為國或為官移封雖名曰諸矦實伴守令假令失地無拂官旨則官將改賜地故攻守之説不必急講究吏官之賦役諸矦有差如我府内既受二萬二千石之地必有二萬二千石之賦須迨事之未興預省冗費實府庫繕甲

兵養枕勇以待官不時之役是為臣子之職也往歲某某二矦奉官命備於浦賀一行財竭不能再應命是不預故爾公宗室異日與庭議亦未可測也儒生動曰夷狄可伐不可和也又曰可和不可伐也其以為是國家大事豈儒生所能知也夫戰必有不得不戰之勢和必有不得不和之勢若不考其時與勢而預懐我成見以臨事者必僨某以為備者須預也和與戰不須預也公曰善余曰為國之於寬猛亦不須預有成見今老公聽政諸臣竭力公恭而已國治此

等之問恐非急務且左傳所載子産告子太叔之言及仲尼之論悉矣其復何言公宜廣講經史知古来所以廢興存亡之理夫人君之務在知臣下忠邪才愚知人一事聖人猶所病切不可恃察察之明古有公生明之語又有為仁自公始之說克己復禮為仁即公其心也公宜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生明明則知人知人則賢者進賢者進則國治某唯慮公未能克己溺于嗜欲為人所誑誤不能分忠邪而已公曰善中上牌退于勇藏寮語父之帰　奥村五岳贈蓮根

河茂来　江戸人大槻恒助来乞字　聞三月二十四日亥上牌信濃善光寺地方地大震山崩水溢屋什火起死者数萬人

六日

弘藏入塾胖之助代為学僕　新衛倡家人来問公家之僕紀人乎曰否藝人也曰在乎曰在曰昨昨夜一客買娼不能償債自称紀人隸於廣瀬氏故来問真偽而已　雄哉来診阿敬　大昨夜舟中感外邪昨日強趨城今日頗劇乃臥　真島順道来至　信良来　古谷周平来至　中川玄佐携信濃飯田人山田文郁来見文郁曰某鄉係奥州白川封邑封人筑井又左衛門屢稱先生故請謁也　河茂送大人所買書六包托諸宗助外加寄秋雄兄束

七日

浴湯肆　雄哉来診阿敬及余　五弓豊太郎来　俊安来　松園東至　龍護東曰某将西遊今日聞留別延且欲有私告先生請臨乃強疾赴焉途遇文叔同往主人供酒河嘉及一佑人同席主人妻見曰

賤息龍浄帰言貴塾多費而無法度不識其實否然不敢不告中牌辞主人送至思業橋既帰疾益劇服雄哉薬

八日

雄哉来診　豊太郎来　栽寄梳井又左衛門東送諸玄佳氏以托文郁

九日

疾如昨　雄哉来診　東園本勇藏以疾辞明日講　勇藏送薬　前川文藏来訪曰数日前扈老公至

卯太郎更名曰嚴祐　杏菴来　夜大風

十日

疾如昨　風雨壞廁使弘藏報諸屋主荅曰公宜自修　日田塩屋甚助来訪　雄猷来診

十一日

疾少間謁五靈祠沿湯肆　壽菴来　供宗助午飯　丸山来　晩携文吉璋太訪俊安疾復劇

十二日

宗助贈紅鬣魚　林大隅来診余曰微疲也　耕石龍潭来飲之　塩屋甚助携魚屋要右衛門父（金姑子）　井上善八来見　備壽仙来以疾不見

十三日

有竹屋儀兵衛来　但馬天民来　大隅来

十四日

俊安来　儀兵衛贈肴　招宗助飲之　仲英来　石舟東至寄鯨肉　長井貞甫送所買茶二壺

十五日

大隅来診　了春了故来賀

十六日

疾如昨　小竹批苓也草稿返之且送稾吾花圖乞贊余不識稾吾為何物柬小竹問之小竹引急就篇顏師古注曰稾吾似疑冬而腹中有糸生陸地華黄一名歎纍又曰卯名津和冨畫乃賦一絶（蘭枯菊亦衰寒伽方聾叟比日若徹君向誰謀一酌）　府内侯使岡本安宅来問疾　信艮来

十七日

疾如昨　呂執生戒之且立墊則　宗淵又送紅鬣

俊俊安来　阿敬携忠也弘藏嚴祐賽天滿神祖廟途還曰遺金百匹矣問何故曰使忠也持之余曰吾未聞使生未一朞之児持金者汝有幾千金而為如是事乎　丸屋文吉自日田至致大人三月晦柬（中包）（夜雨案筆記三冊）　及丸屋與次兵衛柬

十八日

疾如昨　勇藏柬以公命送温飩　俊安来　大熊文叔来留之供飩　使諸子就丸屋文吉逆旅取所買茶紙書篋　大隅来　大隅薦大阪女名理久者

来見　龍淨出塾　始行早起會及洒掃　夜服有
秋所製下劑暴瀉七八行終宵不眠

十九日

疾微退　柳田東作来餒之　淳藏将之京師来告
别　午後将入城謙藏請従東作亦従至大達别入
勇藏寮余逢中咽喉大疼殆不能息勇藏呂佐藤清
菴診之曰疾未痊余嘗與公約一宿焉今日欲如約
勇藏曰寡君明日謁天王寺祖廟請卜異日余獻公
紅鬚鮓未下牌講于公所畢公曰二十五日某有事

請二十三日来宿退於勇藏寮主人供酒且服清菴
藥使謙藏報江原子以病不能相見之狀申下牌帰勇
藏以公旨命轎送余辭不可出於大達轎夫来至四
顧尋之少焉自達南走至黄昏歸　老婢理久来事
吉川松谷丸屋文吉来皆不値　成就房秀諦来
不値

二十日

昨日以将宿城中令諸子曰明日休講故今日無来
人　午後携高四郎出訪春波欲訪備前使高四郎
視之不在訪宗助雨下俄而昊出訪酢屋庄五郎寓所
内倉町未下牌帰　贈小竹以糟漬鰻鱺小竹作遠思
楼集跋送之　勝見帰省久不通信遣三折尋之携
而来

二十一日

大隅贈紅鬚魚　内山謙吾携其友土屋養安来訪
飲之丸屋文吉偶来與焉　呂坊者修厠　夜與瑋
太勝見等観舎北夜市徘徊街上東行四町西行三
町逢遇信良玄佳圭　謙吾留宿　文吉以丸屋與次

兵衛旨贈金五両謝余勞于與市等件也　先是與
勇藏宗助約舟遊天保山至是期二十三日會于宗
助氏

二十三(二)日

有秋門人林勇助以有秋東来見　午前大隅門人
某来曰拙師請携橋本生枉駕視之夫有酒氣疑其
詐使謙藏先往返曰信乃往主人供飯請余改名曰
玄起先是吉川松谷東曰江戸人松居南岱将東帰
我輩設餞宴綱州舟焉亭期在二十二日請與筱翁

乗舟陰馬故帰路至小竹氏遇耕石尼﨑橋同往小
竹曰舟既艤於橋下請先往與耕石赴舟少間小竹
父子至溯至網州松谷南岱迎而就席供酒會者数
十百人余輩別成一席備前國學者某（忘其姓名）因小竹
相見中下牌上舟備後街醫人石村某亦乗一舟而
具酒肴引余輩及松谷移於其舟小竹独乗先去余
欲訪宗助石村松谷訥堂送至淀屋橋南畔別去與
耕石、助訪宗助議明日舟遊而帰耕石送至　丸屋文
吉與其母来不値

二十三日

宗助送大人三月二十三日柬（内包府内藩所属書）南陝兄平
次兵衛四月五日柬　卯上牌至宗助氏文吉従勇
藏等不至遣伴從之又召良儀至訪酢屋庄五郎安
柬春臺（二子同寓）卯中辰下牌勇藏與澂山正竹内量平乗
舟而至余齋薪米醤味噌宗助齋器具而乗焉外雇
漁舟一隻泝至湊橋西畔使文吉良儀赴雜魚場買
肴漁舟先發肴至乃飲余飢獨飯勇藏嗝之已下牌
傳天保山出舟從倚山中今日微陰無風海恬如鏡小

舟徐徐大舟緩緩遠山外潛濤霧内颱然蒸熱甚喉
渇汗湧就店乞茶鹹柒舌山頂設臺簀而作陰一店
張紫色幕欄懸氈毹座鋪罽茵問何故土人曰東本
願寺翁主嫁姫路某寺者将遊焉勇藏曰僭哉驕矣
土人曰翁主一臨則我徒家於此者数十戸皆蒙恩
澤實活佛也曰何故曰遠近来観者数千人皆沽酒
茶肴飯於我故其利汎也勇藏不懌趣而返舟避舟
蔽川而下或載倡妓絲竹齊起所謂来観者也良久
一巨舟至金碧壯嚴幔幕圍繞不問知翁主舟也千

衆悉出舟越堤而蹲沙上余輩亦皆出立于堤之南
側翁主出觀者莫敢仰觀士人数十前驅侍女皆傾
蓋蔽翁主而過猶西人設障扇不得見其面綾羅錦
繡光艶動四傍其後寫高数十皆着禮服翁嫗数百
嗚咽賛歎而從之前驅呼曰拜立堤側者皆拜勇藏
怒曰豈有士人拜倡女者乎余曰人之多辟莫自立
辟令諸子微屈腰實欲為低頭自蓋鑣見翁主面而
已勇藏獨邪然山立曰我将俟前驅呵而責之前驅
亦不敢呵之既而見其面醜甚皆曰数十萬石諸侯

夫人猶不爲如是驕倨也識之不已余曰婦人一美
百悪悉消彼不美故遺諸君之詈而已衆始笑返舟
過午渙舟不至将帰雲散風生快涼可膚掛帆而溯
舟行頗疾渙舟及問所獲曰無衆意無監者故漁者
午睡不下網也余與良儀移于漁舟溯褰川下網数
而次僅得小魚数十繋舟浪華橋西畔烹所獲魚来
下牌下東濠至思案橋東畔余與勇藏等出宗助與
表儀又吉帰至札場羽右衛門當直而病余視之疲
憊恐其傳染不敢近與正量并浴湯肆出浴二子面

無人色問其故曰飢也已即過蕎店余将帰札場勇
藏乗醉狂羽右衛門弄之羽右衛門大恨曰吾頭疼
異常卿欲我死乎何相苦之甚既余曰先生救我余
引勇藏出勇藏曰吾欲邀彼而起然實病矣余欲踐
十九日約鼓送勇藏等入城公引見黄昏退于勇藏
寮公使木戸孫九郎問欲宿于我側乎勇藏氏乎余
曰願宿園本兄許孫九郎導訪樋口氏子主人方病目
乃至孫九郎氏食焉郎吏数輩来見余與一人圍碁
畢返勇藏氏宿蚊蚤極多殆不得眠起開窓而坐城
中夆寂唯聞風松颼颼使人遺世之念

二十四日

卯下牌公賜食于勇藏氏勇藏早起趣其僕炊曰吾
昨日不食殆欲飢死既食忽呻吟曰疾起昨日謂快
遊延十年壽今則損十年壽矣余曰昨日何不食也
曰先生食時吾亦欲食然以初哂先生之饕義不可
咎而傚之故強不食至今朝矣余笑曰有是哉子之
剛愎也辰牌謁公公召勇藏不至余言昨日之状公
大笑講畢賜食畢退于勇藏寮而睡移時至公所貳

獻公漆塗机及紅鬣魚公使余書机函命孫九郎宰
紅鬣薦酒孫九郎清菴道哲交行酒余以午食飽不
能復食比撤勇藏強疾而至是日巳上牌地震未牌
復震咎曰信州必復有変且俟他日之報申上牌退
公曰二十九日吾有事請二十八日臨見宗助於廳
前約同帰至勇藏氏脱禮服與宗助出過百騎舎門
呼江原氏僕謝契闊黄昏帰宗助別于門前　播州
人依佐川傾助来訪不値車昨日　俊俊安大隅来不値
容貝健二郎東至　清水八郎兵衛東至寄剣鋤東

海道綰圖

二十五日

河新氏人携越前大野人渡邊順八郎高居玄春来見請受業二子従其君寓城中先是因河新乞詩文正

已上牌地大震　夜大風雨雨止風益烈寅牌南堀江火焼数十家今朝島内火隣人数輩来上我屋使良儀責之本月中旬後毎日火蓋奸人所為官吏怪故也

二十六日

俊安来曰天満人某欲受業于君使某先容　見屋文吉来　信州人木内清兵衛来乞字説地震状頗詳　玄超来忠也病服玄超薬　娵里久去　遣人於小竹氏借信州人上安中庚地震状略曰善光寺地方亥上牌地震屋壊而火起死者五六萬矢代戸倉板木地方往往地裂稲荷山地方亦大死者千餘丹波渕地方犀水上流大巌崩落塞於峡口高四十餘丈下流涸乎日来舟處濕不徹鞋而上流八十餘村悉陥于水方三里成一大湖深日増五六〔六七〕寸死者

無数云云　酢屋庄五郎来別

二十七日

裁寄大人南陵兄鉄之助青木益太郎東合封之内包孝也草稿小竹遠思楼集跋石舟東三通龍蔓東一通遠思楼續藁二巻外書南陵兄名

又裁寄藤田兵次兵衛酢乎東遣牌之助托諸宗助

龍潭来飲之既而赴平野街肴店夕食　信良来致室桜太郎古川太郎東信良曰家父東中裁犀川地方人皆登山而住圃飯如拳者直百銭

二十八日

宗助致大人本月七日東先是余與河茂謀送筆工数輩書於大人請自擇寫遠思楼集續藁者於是大村宗人品其甲乙返之乃使高四郎往河茂氏　雲来寓塾　溝部玄民来告翠江母卒母名沙餘年六十餘女丈夫也先室之西帰東行皆主其家共為我謀忠惜夫　已牌入城訪江原子至勇藏氏午前見公講畢勇藏竊告公有病余為有事請畢退清巷致吉田敬藏東返勇藏氏食焉主人致容貝健三郎東邦俗新生男端午陳甲冑旌旗刀鎗〔槍〕於室以祝也

児忠容年六月晦生本年端午當行此儀爲蔵新購甲一領乃借此歸　大新送塩漬馬鮫一尾爲忠也端午賀儀　安藤春堂来別不値　文叔来相招辞

河茂送松園稟二通　披健三郎稟中有太田喜平太寄阿敬稟昨年余之西也令健三郎敬蔵與喜平太夫妻（其妻阿敬姑）約曰借阿敬一年返之二子代余書巻至是阿敬欲歸信濃余恐阿敬去後喜平太夫妻執券要我告諸二子二子就喜平太謀之喜平太回雌賤姪之意是聴返券於我　披敬蔵稟中有井

上應齋（總判子通稱三郎右衛門）四月九日稟曰家翁老健先生所知本年身自培園栽花不異平日三月十五日濂庭畢曰有微恙臥明日大漸十七日長逝私謚忠清居士取義於文（子）文文子也敢訃又曰家翁未没前得先生書聞令（子）忠三郎君健而長甚喜余讀之不勝悦惜按總州君諱秀榮初釋褐爲徒士既而入勘定局徧歴諸職前後殆五十年天保中累遷爲勘定奉行任備前守東天下大計食三千石實封五百石晩年坐事罷而削禄自是杜門不接外人獨與窪田子善

窪田子薦余目擊如舊曰吾廢棄不復齒於俗子然識窪田君於武識廣君於文二君天下之士皆少於吾三十五六年然迨我未死天假良縁得受文武之道焉是棄於人而未絶於天（也）敢不自慶客年或惣余於簡堂君君有感志總州君使窪田氏言曰聖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英傑爲幸吾年過七旬閲人（不）之寡當今之世如旭莊者海内幾人吾初見心醉而兄以敬十年之舊交猶欲按劍如不明之識何簡堂君釋然明日親来余家曰徃日吾咎兄以不慊於人意吾之

過也總州吾所畏服而欲北面事兄總州猶然安得曰不慊於人意乎吾過矣窪田子意不可一世然謂余曰總州方今偉人吾所父事簡堂君亦不妄許人余見其輯古人手跡而潢裝之總州君手東與馬指示余曰伊人一代人傑故珍其書不敢厠雜紙其爲名流所服如是初濱松侯欲移諸侯封邑君諍之甚力侯不聽而敗君亦坐罷所謂棟折而壓者實冤余嘗見侯與簡堂君東有削地件備前持不可彼不學無術故爾之語又見河石某刻島井甲州書述甲州

謟君之狀頗詳而世人惜濱松侯甚見其所用之人一網打去故與知君究者君之柄用聲威煊赫朝士輻湊然清白自持恭謹下士余每至其家自送迎於戶際地上設席慶余屢辭之不可乃語窪田子曰總州君過恭吾病之如何窪田氏笑曰人各有癖僕則有偃蹇之癖總州有過恭之癖先生有病人之過恭之癖朋友之交非真率則不耐久而欲使敵者改其癖勢不相安不若相忘於癖也余薦南陵兄君亦過以國識其所手錄秘籍不敢示子孫者唯余兄弟得覽之嘗

謂余曰某既得罪敵自曰無罪手然吾小人之愚或不自知其罪也今而知之矣余問何故曰餘事不必論唯就眼前事言之先生兄弟人中之龍吾向為勤定奉行則天下守令悉管屬於我先生等籍係日田則吾管下也吾管下有如是人而吾不知以薦諸官是不物色賢者故也余曰以遠故也不然以公之下士豈有不相知之理乎曰先生之鄉產紙蠟蔦粉吾雖在三千里外知其有紙蠟蔦粉矣而不知其有賢者是急於為官求利而不急於為官求賢也然則安

得不敗也客年余之西歸往別知君之衰老不堪離別訴曰明日將復來君喜既至浪華之後以書謝曰吾知公之至情故不忍面別也君答東曰當時吾亦知先生之處我心矣近年國是定之後役屢興安得才幹如君者任度支事乎故君之逝雖年過古稀吾不得不為世惜之其著書數百卷皆理財之說不滅劉晏而明國家之典故練綄吏務過之南陵兄感君之知遇歸家後屬余送山蘭縞又送蠟燭應齋東曰縞家翁在日至蠟既設至以其生平喜善蠟供諸柩前矣

龍淨歸塾　招信良謀梅墩集上梓件

二十九日

高松人三木謙助三峯五郎七來見乞字　有竹屋儀兵衛來　周友來　溪琴東曰某昨日至此地明日將舟遊請枉駕　先是龍潭謂余曰土俗生兒初遇端午送粽親故以為吉例蓋為忠君行之乃買粽數十束送於諸家小竹源藏大新葵園周友了敬賢了顯量順陰宗淵右門龍潭淑禮健明永次順次兌明謙齋梢月了春儀兵衛文叔龍淨宗助備為春收信之助玄超雄哉蔦民及塾中諸子　將雇乳母招玄超視乳善否玄超乳母皆宿

五月朔

源藏送肴及鼓祝忠也又送坪井九右衛門山本茂太郎來　遣弘藏因勇藏獻府内庚粽及勇藏　玄超乳母去　小竹送肴宗助送縞指月送松魚龍潭送酒皆祝忠也　將館溪琴宮周防河安氏朝來大風雨不能出門溪琴來轎來訪供飯去既而使轎丈來迎比出雨晴至溪琴氏秋田屋太右衛門藪宦堂先在座主人導遊孔翠樓樓昔時屋遊處今移於道頓濠水上使妓侑酒宦堂年七十五起舞姿態不異少年日沒赴酒街緩纏店一妓見年可三十筭勝角抵姿態陳模音吐如男子身重三十七八貫錢而客爭觀之名冠衆妓食畢溪琴命轎送余回明日舟遊太右衛門伴至其門前別　河茂送江戸筆工所騰梅墩詩鈔二卷及原本

二日

徒明謙齋等送銀春波玄超送金信之助送酒以祝

午前出嚴祐從訪河茂議筆工件訪太右衛門不在過中橋過溪琴僕來迎至溪琴館嚴祐去林千藪舊稱淵藏先在坐主人導至多左衛門橋下入舟　其女及婢僮七八人從別具漁舟一隻時霖後濁流平岸漁舟先發初沿至金屋橋下西濠出于大渡下無疋川至海口其左右新築長堤數千丈以劃海關田右曰某，新田左曰本願寺新田出舟上陸遠眺之勝不避天保山堤内未成經界役夫方執鍤荷畚以鑿渠行水東南既自地中行乾處咸生草西北猶瀰漫見漁人手短網立水中就買所獲又使之叉鰻鱺獲數頭携漁人返舟復命撈蛤漁人以組縛桶大容七八斗繋諸腰問有獲輒投焉水深擁之而浮撈蛤不用鵜背正立卻行水沒肩背步遲屈一足而探其鞋底出四五顆須臾獲二三升潮落海口水淺舟膠舟子皆入水推之良久而移溪琴曰先生經濟之說世之所稱吾未一叩之願聞新田利害余曰嗚呼新田者一世之利而百世之害也夫大阪所以萬貨輻湊著舟路利便故也然淀川滯砂月課數十百人浚之而不克一年淺一年十年來天保山畔舟膠而破者年數十亦一年多一年矣夫淀川之流自洪荒然以今之勢測之神世以降數千萬年則海口之高當與生駒

山巔抗而國初以前未聞有濬川之課而今如此是何哉蓋新田之為也吾嘗測兵庫以東貝塚以北海底淺深東屬陸地處極淺而一二里之外忽深不知其底四視淺處別成堤形於水中矣是何哉蓋開闢以来積沙之為也凡海屬陸地處淺乃其勢爾然其所以然者必有其理非偶然也就吾西州論之長崎赤間諸港萬石巨艦猶至人家之戶外而筑後川之尾土砂日積海化為田無有止期均海口而其狀不同是何哉蓋造物之為也夫山高地廣必有大川據

焉大川之尾必有積沙塞焉此自然之數沙之隨水猶影之於形唯其疾徐之由而已沙源本在山然溪谿之間地峭水駛沙奔而不停比就平地汗漫之境或徐而行或停而不行一過暴漲渾渾大下以達海口筑後川上流我日田以東寡滯砂淀川下流牧方以西多滯沙多是其徵也何謂沙源曰吾嘗探城和諸山全身悉沙每暴雨必崩而流唯其樹根牢固未及崩者高數十丈周圍一二丈亭亭針立森森指騈者不知其幾百所又嘗観筑後川上流豐筑諸山亦

往往如此是所謂沙源也上流既如此則下流之日淺亦宜矣然天之生物位置安排各有所宜而無有閼礙東有如此沙山西必有能堪受之海口故雖經數千萬年未嘗埋塞也如長崎赤間之海門山岡環列狹隘如喉若上流有如城和豐筑諸山沙来不已者將何所受焉而淀川筑後川入海處則四無山岡平衍數十百里此造物不可思議之良能固非偶然也大地之理譬諸人身川猶筋絡也水猶尿也沙猶濁血也沙之塞川猶汚血滯筋絡也而天以暴漲送

滯沙於海口亦猶尿血之巡行有所壅遏必發熱以消散其毒也然則欲治水者宜先知造物之理而補其所不足不宜違其理而害其良能也夫平衍海口能受来沙然數千萬年之久不能不漸積而淺則防砂濬沙之功亦不可缺也曰防沙濬沙不同乎曰不同初之謂防終之謂濬濬於水中是救禍於既發也不如防諸山中而救於未發也防沙之術亦多端矣吾觀沙源其有樹者未崩若種以棄也竹也柳也其根蔓延糾轕能堅地皮者則沙之崩者可減十之二

三矣又設柵於地勢陡下處遏之則沙之崩而流者亦可減十之二三矣又鑿陂池數十於山根受焉沙之流而走者亦可減十之二三矣上之防沙既如是而後浚餘沙於下流則其庶幾乎浚沙之術亦有順逆矣嘗觀物理理髮者宜自上不自上則紊理水者宜自下不自下則濫故浚沙以自下流為順若安治川以東浚沙之役淺天保山以西海中如堤處而移諸深不知底處則上流滯沙春夏閒天必以暴漲送下不復勞人力盡觀移桶中淅米者手以指塞桶口

而手持之米流不逝必至以手拔手若低其口而不塞米隨水逝何勞手乎此雖小可以觀太國初以前人未必能行我策唯當時新田之說未與人任造物良能而不自知故沙亦流乎海口而不自己海口平衍側無所礙秉潮汐去來自墜乎深不知底處故雖無浚川之課不為害也今不唯不防沙於山中而置其所浚之沙於海以造新田或閼邱而礙下流故一新田成則其側又不久成一新田勢不得已也是以神崎以南大和川以北諸水入海處必有新田新田

日新海門日隘則不能受暴漲漲勢為新田閼卽所扼外怒內荏濘淤不進自成淵潭下不能送滯砂而上能侵平地是所以上流汎濫傷田而下流土沙滯積也今謂川廣則淺淺則沙滯也埋其涯而狹之欲以救之終無其効蓋不知水雖深不激之則無送沙之力而其狹祇為滯沙之媒也是猶欲去污血而縛筋絡欲救熱而冷其體不如迂曲川路而多牵柵水中也川路直捷則水寡所激試觀橋下水必急深人立水爭衝根所屬沙必走而穿皆有所激焉故爾是以精

理者西川而不狹川也激水而不深水也吾聞大和川成而界之西灣稍淺舟不得輙入而界衰焉雖大坂舟路失便則其衰可期而待矣故曰新田者一世之利而百世之害也方今天下諸侯皆仰貨大阪譬諸人身江戶其頭大坂其腹心而諸州其四支也腹心病則頭與四支不得獨使也以大阪譬一身則新田毛髮而舟路精髓也今有人知有頭與四支而不知有腹心愛毛髮而不顧其精髓然為醫者傍觀不敢言公以為仁乎為不仁乎是我之所以嘵嘵不忍默

也溪琴曰善哉言未畢漁舟自海上至呼曰獲奇物就視之烏賊長一尺七八寸盛吹墨瀋舟板蓬幞皆汚如染余上漁舟背堤海（行）面七八丁不獲一鱗中上胖溯川舟子登北堤而牽百丈余輩亦皆步堤上烏桕千樹新綠如滴天晴風死涼味可體十年前與日高凉臺等遊此地桕外新田未懇今則畝畝溝澮縱横如畫西北更增數百頃人戶繁盛非復舊觀也余指示溪琴曰是所謂一世之利也行十七八町入舟溯堀江復下網每下輙獲小魚數頭黃昏至金屋楯

下杙舟而止多食焉至初更舟處出至溪琴館則嚴祐來俟焉千齡家於唐物街送至其門溪琴贈所獲之魚歸後擇活者放之　宗雲歸家　宗助送秋雄兄東兄寄推蕈一囊　丸屋文吉來不値

三日

府內廣祝忠也賜金三百匹森下岡本葛城佐藤蜂須賀諸子贈酒五升　文叔贈佩囊備爲贈鯛　謙益玄趙石井三郎兵衛即塩屋甚助來　東溪琴贈鯛

昨夜河茂所送詩鈔二卷既經松園校訂然譌誤猶多余欲使浪華巧書者補書誤字招賢了謀之供酒且約訪溪琴　龍淨出塾

四日

櫻井一太郎來　渡邉順八郎高居元春來　先是屬丸屋文吉作書篋二十於日田文吉來告昨夜舟載而至邊塾生數人就其逆旅取之　溪琴東告曰（介）夕北上　午後携伴之助訪賢了導至溪琴許介而相見出賢了飮余於肴店氷室氏招敬證至日沒步街中過法善寺門內至宦亭使妓侑酒酣下牌歸六

子送至夷橋　柳田東作來祝忠也玄圭來稼一郎來告歸省皆不値

五日

晨携忠也賽祠　受塾生賀　葛民贈酒周友贈肴賀忠也者前後數十人總計金四兩餘酒二斗餘肴菓子器物數十種皆有別錄故不悉記　日田人丸屋梅七携棣園兄東來見　府內角抵鳴神常藏携秋雄兄東來見　龍潭俊安宗助了春大黑屋利兵衛來賀飮之　信良玄圭杏菴春波苑圃直藏德太郎大新河茂宗順石井三郎兵衛阿波庄壽

菴奥村五岳讃部玄氏了悟謙益龍浄謙齋大順健
明栄次順次伊丹孫葵園香川一郎子指月等来賀
宇田川健蔵者来見請受業　申上牌賢了敬證
来賀飲之宗助龍潭復与焉夜散　江原子贈金
分遣弘蔵謙蔵等賀大新一郎壽菴俊安仲英春波
宗助阿波庄諸家　耕石来相招以有客辭　聞信
州復地震攀川瀦決飯山城没死者數萬十（蓋四月二十四五日）
事

六日

浴湯歸　玄趣文叔来飲之　了救来　午後趨城
途為玄趣相宅於衛東将講公所有疾（昨日過酒故）　公聞
之曰唯講論語講畢退而下勇蔵既具轎於大達来
歸　弘蔵謙蔵以負故出寓玄趣氏　夜丸屋文吉
来留宿

七日

梅七来　三好隆齋来不値　栽寄松園来送諸文
叔氏托石川良左衛君（御弓奉行）君将来歸　日野秀太
郎遊豐後歸来見　先是蜀渓琴買若山鮓渓琴既
命島屋権四郎者（若山鮓店）而謂余曰鮓若不至促之今
日栽寄権四郎東托諸河傳氏　宮木恭伯自江戸
歸途来訪敍坪井九右衛門誠軒東飲之招信良

八日

謙齋介江戸堀人池田謙作入門　先是余欲買近
郭田園告諸龍潭昨日潭使右門来曰吾南隣有好
宅請来見今日講後留敬證買舟乗焉下京街堀（濄）灝
雲如炭逆風撇蓬舟殆不進寒如正二月近新家村
右門在堤上望舟出迎潭供酒既而觀宅地狭不愜

吾意要潭上舟南行而左折瀰堀江出舟潭別曰吾
将過権越家請俟我京亭亭在新街余与敬證赴焉
日没酒酣潭至雇妓侑酒二子酔而睡鼾聲如雷余
獨乗轎歸時子上牌也　石井三郎兵衛来不値
野村八郎送古澤雄之進四月念五東（内有西華）

九日

文叔来　光圓寺曙眼携其子恵生来請受業　送
菓子（石井三郎兵衛所贈）於一太郎　玄趣来　勇蔵来曰明
日寡君有公務請十一日臨余曰明日拜趨而俟公

務畢何如先是典公約五月十日以後昧爽入城故
豫告諸子曰每月五十之日休業不欲失信故有此
柬

十日

夏至　昨夕令弘藏来宿辰牌携弘藏嚴祐入城訪
江原子不在入勇藏寮亦不在良久見曰今日寡君
將從城代松平伊州㮛青屋門（時門新成）故辭先生矣然
迨日未沒事畢猶可講也且休乃使弘藏招渡邉頥
八郎於其居鄰判御（在青澄門側）至諾移晷公使迨臣名
余見午鼓鳴公出余留公宮而食畢迨于勇藏寮未
牌公召往講畢公將復出乃退訪樋口子主人供酒
孫九郎勇藏道哲来侑酒申下牌辭弘藏從歸（嚴祐先去）
（谷口氏僕来爲從者）、溝部玄民柬曰翠江母明日葬于高津
散告　東皎来不値　安藤古迨自豐後歸来訪不
値　丸屋文吉致大人四月十七日柬外有荒木吉
次柬

十一日

使弘藏胖之助往會翠江氏葬　恵性入門　玄起

携兼山正策来聽講　僧月性自周防来致其叔周
邦（妙圓寺主）柬（内包海參）及長尾良哉柬　右近来　梅七来
柬勇藏贈酒　夜戌街火燒三十餘家

十二日

浴湯歸　午前訪小竹氏胖之助從主人供酒飯出
訪耕石欲訪櫻井一太郎及石井三郎兵衛使胖之
助先往返曰一太郎既之京師三郎兵衛不在乃訪
源藏先是玄起欲見源藏屬余紹介走胖之助名之
至源藏將飲余然室有棋聲乃辭送玄起至其家欲
訪中水喜一郎遣胖之助問其在否不在玄起正策等
供飯申牌辭弘藏送至　始以黄昏講名臣言行錄
論語　東皎儀兵衛吉嘉来皆不値　雄哉来視忠
也亦不値　宗助柬曰荊婦産女敢告又曰聞諸德
山邸監曰近薩侯擊夷船三隻於琉球殲之德山人
新自江戸歸者逢遇薩人獻所獲器械於大府矣
月性来曰將遊那智請命貴門生膽先生那智遊記
章太歸家・謙藏主計携岡田屋源七者来見源
七曰七八年前典公同舟西下公猶記乎余曰不記

源七話當時事二三件余始悟是辛丑六月事也源七曰某姻岡田良助者欲養橋本子為義子故就先生謀余曰彼有父兄在非吾所能决吾且柬問之源七曰然則暫借橋本氏寓良助氏何如余曰善

十三日

賢了来謀屬訂梅墩集誤字於呉北渚（通称肥前屋又兵衛）月性来別　敬甫来自稱禁酒而狂痊　屬渓琴之紿白島權氏至乃發佯獻諸府内侯又贈小竹　津田監物来飲之　晩携高四郎出訪菖氏中富庄次

遂渡耕檀橋月白風清水色空明官方修淀屋橋以渡舟代焉訪宗助歸

十四日

龍澤姻猪飼野村安全寺某携其子惠（見）来見請受業公圭来　西埼順藏者来見（隋衛人）　佐藤孝運来指月来

十五日

受塾生賀　昨夜約謙藏弘藏為従者邀城今且失期不至遣高四郎召之責其慢二子謝過乃邀城至勇藏氏勇藏曰一橋公堯寡君将與同察諸侯并御城代館述吊祠（綱）先生且休出田内主税柬附余披柬略曰府内侯學業日躋皆謂先生啓沃之力也聞侯讀通鑑侯無文才某所熟知恐不能讀無点本且授易讀之本勇藏曰寡君在棄必主税傅之故視寡君如子事無大小諍之寡君既不堪矣余乃作荅柬略曰書来具知君之忠誠君公聰明日躋非復昔日君他日宜刮目相見某恐公柬歸後幫御之人衆楚咻之君拜謁之日須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莫憂

其無文才將封之勇藏曰主税不封其柬入諸寄灑山正柬中正呈諸寡君寡君以為主税好我短而沽其直不懌欲視先生荅柬請点句封余曰公疑我乎勇藏取余柬赴公所江原子使僕来迎徃途投刺樋口子門江原子居隘而熱不能久坐辭退午前講于公所如例公盛氣相見曰主税如謂我側無正人左右皆怒吾甚羞於左右昨年来左右竭力先生所知而主税一不稱之稱獨多所憾是衒其直也非忠也吾以為先生將責彼饒舌而反奬之以為忠誠是使

彼益多言也余頷首曰公恐　神祖之言直諫難於先登乎本多作州怒　神祖之讓城於豊公而署諸稠人中　神祖謂諸侯曰彼在諸君前猶相責如此況於無人時乎諸侯賀　神祖有良臣某謂公將揚主稅之直而詑諸左右使左右傚之直諫而自稱義於左右此使左右之人不得敢言也公何不則　神祖而左右亦何不則當時諸侯乎公曰善今日燕甚余不堪眩暈退於勇藏寮未下牌歸　澤藏丸屋文吉河筏仲英了被来賀皆不值　街卒来告一橋公

薨遏密七日　夜洪菴来飲之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五十七

弘化四年丁未五月十六日

有秋自伏見至先是余約携遊櫻祠有秋曰某且訪諸知己午後陪遊去　耕石来曰今日某誕辰請来飲　河茂来謀梅壕集上梓件余曰京刻甚粗請刻於江戸曰諾　午前赴耕石氏訥堂魚住荊石（舊名鷗波）在焉少間春波至午食畢歸荊石送至　岡田屋源七来不値　謙藏来告今日以往寓于岡田氏　弘藏正策主計来訴玄趣無状　有秋暮逕来謝違約且告北上送之至平野街　敬甫来炙余背及脚

十七日

指月携淡路街人中川立齋来見請受業　訪洪庵主人供酒日出人坂本從亭見　賢了来返北渚所校梅墩詩鈔一本　截寄溪琴松園清水八郎兵衛古川文行（太郎改名）東遣高四郎於河茂氏托焉　以誕辰故供麪整生又招指月立齋觴之　儀兵衛来飲之

十八日

濱部玄氏来　梅本健明将之京師来別因東有秋告胖之助無状　夜九屋文吉来

十九日

九屋文吉来告有歸日田人乃封数日来所截寄大人南陵隷園秋雄三兄鉄之助藤田庸平平次兵衛東托焉（内封方山玄圃河茂梅本謙藏諸東）　横見新八江戸歸路来訪致小倉尚藏東　宗助来　吉喜来　方山玄圃東至　賢了来致北渚所考梅墩集一巻　留謙藏宿

二十日

卯上牌携謙藏嚴祐趨城入勇藏寮辰下牌講于公所畢公出仙臺誌怪状数通相示曰皆本年事中載二女哭山中捜之不見去復聞其聲余曰公盍觀通鑑齊湣王為淖齒所弒處乎公出通鑑余講曰嬴博間地坼及泉豈非信讓事乎有哭城門者視之不見去復聞其聲豈非仙臺事乎所謂地告人告者今其時也人君宜警戒焉公莫以此等事為一場説話公悦賜午食暑甚退休于勇藏氏申上牌歸途訪江原

子不在　角觝三保關贈赤小豆飯

二十一日

封數日前所裁寄井上小坂二君吉田敬藏容貝健三郎太田喜平太東托諸宗助　裁寄坪井九右衛門小倉尚藏山本茂太郎東遣肆之助托諸凜藏

梅七來飯之　信良玄圭來　夜與梅七等賽御靈祠祠往年罹災至是經營畢闔市作祭毎戶縣紙燈長三尺餘以猩紅塗之明亮如晝四五年前儉令甚嚴一切祭祀務隨簡省昨年來稍復舊觀云　數

日暑蒸皆發頭風夜半暴雨傾盆雷並至快甚

二十二日

晴　封前日所裁寄誠軒室松太郎小國剛藏東托諸信良　有秋使其門人河野元碩來謀肆之助件

凡屋文吉來　夜與宗助文吉步街中　翠江來

見注述家艱欲借金二十兩余亦以家艱辭　文吉留宿

二十三日

溝部玄民來　敬甫來灸余背七日至是畢謝以書

中富莊次來飯之耕石至同席　信良來　尾本九淵來　元碩來別　夜步街中

二十四日

裁寄吉澤雄之進東托諸野村八郎　凡屋文吉來

留宿　夜與文吉步街中

二十五日

昧爽携弘藏入城訪江原子不在入勇藏寮起之弘藏去已牌講入子公所畢退雪藏氏午食而睡比覺渡邊順八郎高井元春來訪閑塞助在綱右衛門寨約

同歸中上牌出宗助嗣子松屋衛　溝部玄民來不值　令日官令曰聞近日女侍詔復行而湯肆男女同盪又聞婦人往來街上者或着前垂（漢名未聞織以下所繫如釋狀物）又聞逆旅蓄倡以引遨客凡此數件往年所禁事關風俗坊正輩莫忽之

二十六日

指月送菓子　文吉（以後單稱者係凡屋文吉）携雞肉來食　河新來　為文吉相宅於隣坊　文吉留宿

二十七日

為文吉相宅於隣坊文吉謀買室内諸具余曰吾未
知佑人之情薦伊丹孫文吉去携孫及薮清而来
晚講論語名臣言行錄

二十八日

玄超送扇乞字余以忙辭玄超疑我知其無頼絶之
来講　為文吉相宅遂訪仲英不在　夜安石携肴
来訪與飲留之宿

二十九日

昧爽携弘藏主計趣城途有疾入勇藏寮（以昨夜深更飲食）

使弘藏訪江原氏子辰牌講于公所公出邸報相示中
載信州地震時百姓某家有如龍物出於中庭爪痕
在泥而遺鱗一枚廣三寸餘云云賜午食退於勇藏
氏而假寐比覺渡邉順八郎高井元春来話未下牌
勇藏曰向既命輿夫乃出至大逵輿夫未至遣弘藏
等促之至申上牌歸　安石去　東作来不値　川
本文次東吉木村宗雲侍父病之状取其諸具（宗雲蒲團履屐襪在塾）　與文吉衛雨訪伊丹孫不在

六月朔

受塾生賀　文吉教日留宿今日去　書源藏所屬
屏風遣胖之助贈之　了春来賀　文叔東相招未
下牌赴焉方飲鈴木尚太郎至薦著既徹嚴祐来迎
尚太郎導余及文叔至石街酒店又飲往年與九山、
屢過此店主婦猶記我戊牌欲歸尚太郎命輿相送
文叔別于其門外　謙益主斎儀兵衛雄哉来賀不
値

二日

十日来陰潦至是始晴暑威赫然　源藏贈素絹及

海参　敬甫来灸背　主計介佐渡人菊池元昌来
見　作贈鈴木尚太郎詩遣了春托諸文叔　始中
席序了敍（居五級上）高四郎（三級上）良儀（二級上）了春（二級下）宗
順（一級上）弘藏椽一郎龍淨文吉順隆榮次（六人一級下）璋
太順次右門勝見謙藏顕量宗淵胖之助宗雲惠生
惠見立斎（十二人無級上）湾藏惠海淥一（三人級下）無龍潭賢了
敬證周友惠眼良秀惠闇癸圜了悟慶恩大淵周賓
指月宗昉賢斎謙明謙益大嵋謙作（十九人岩序）凡四十
五人而聽講者三十人許

三日

薄暮源藏來飲之既而與步街中至祠前萬人充塞不得進乃却步自淀屋街進至肥後橋休於榻上買茶良久歸源藏送別　托寄藤田平次兵衛東於宗助

四日

渡邉順八郎來飯之　石井三郎兵衛來　源藏贈海參　文吉來謁僦居　惠閣來　敬甫來約明日趨城歸途過其所寓恩塚氏

五日

昧爽携弘藏悅藏趨城訪江原子至勇藏寮公方在城代許二子去辰下牌講于公所如例賜食觀薩人破英夷舶狀一通余曰是僞狀也其體冗長不似諸侯之啓午後退於勇藏寮暴雨假寐移時而覺勇藏命具轎夫逵未牌下出至大逵轎夫來至步訪敬甫寓其主人恩塚某見少間轎夫至中上牌歸　梅本健明東至溪琴東至　夜東作來　寅牌盜襲西隣

六日

東作來　葉山元愼來　屬東作托寄溪琴東於河傳　宗助送餅　敬甫來發背　弘藏設榻西壕而賣按摩夜往視之文吉來報鄉信至乃歸　大人五月二十日東至（内包考也草稿及細川某東）

七日

逵胖之助託細川壯次郎東於仲英　葭浦文吉來　惠閣了敎賢了敬證來約明日同訪偏造寺周實為文吉出桐宅于隣坊（御靈街南入處）　河内屋藤兵衛來授余以江戶筆工所書梅墩集卷之一而託寄大

人東　晚訪小竹附大人所送金百匹主人方與原左一郎圍棋觀之黃昏胖之助來迎乃出訪源藏使胖之助先往視其在否誤路不遇遂至源藏氏主人佐飯嚴祐來曰潭公見過曰明日陪遊之約（即訪周實也）以女病不得踐也敢告源藏曰請招潭師使嚴祐歸良久不至余將歸不見胖之助（蓋竊出納涼）　主人使僕二人送　夜文吉來曰某定居隣坊　周友來不值

八日

昧爽起高四郎胖之助東裝使高四郎先往起了敎

余至了㪅氏胖之助去過城南右折過賢了焉同行過二軒店店以東往年與賢了遊南都時過之路久絶野遊至是青秋白鷺一洗心目風露冷爽如新秋投路右店食糕偏增寺在片江寺村在官道南距二軒店十八町矣右折取生路夾路皆管田也入片江人家数十入寺恵聞昨夜先来俟焉周實書室在佛堂後北望平野庭僅数畝而鑿池種蓮数十種亦多盆栽紫者紅者白者纏者大葩径七八寸小葩如錢池外崇土成岡郎状上種雜卉而不設籬柵池東楊

柳簇𡸁主其下蓋有溝也溝外水田萬頃秧鷄亂鳴蓮下蓄赤鯉数十時見巨鰻往来叢間高四郎曰蓋欲食鯉也周實曰否捕蛙也敬證周友至主人置酒書室堂室皆新營華而潔分韻賦詩余得支幽迥炎蒸何處宜賞公房迴世紛遠隔陽不透蕉陰廣疏雨忽過荷蓋知半日浮生間有限十年故國逈無期歡喤幽境難長駐夕磬聲中蒼影移　申上畔辭周友恵閒兄弟留焉出寺使賢了等呼韻衝口而詠行七八丁得七絶四十首僅録二首西山薄靄泄斜暉樹影参差落葛衣十里逕中詩百首低吟数歩醉中歸陂塘相接送荷香射象不加歸路長近日在家無此快一身消受滿郊涼　入玉造訪蓮久寺主人設

浴供飯日没賢了先去酉牌辭敬證別于北久寶寺衖　伊勢人伊藤恭藏學於宜園歸路以大人東来訪不値　夜洪庵来告吉田三畝有秋父子不和之状請召有秋

九日

東有秋　訪文吉新居　申上牌與須藤文吉出訪耕庵不在逐過綱彦店食先是文吉乞字故謝以飲食也渡浪華橋休于北岸假店涼風慰膚買小舟下冷甚初使文吉約舟子以百二十錢送我于京街橋

而至西國橋停篙曰出文吉曰何也曰是約也文吉蓋誤京街曰西國也乃曰旦至京街橋曰不更賜七十錢不待應命互相諭難余曰曲在我歩歸　命弘藏入塾

十日

昧爽携悦藏胖之助趨城至追手門前使悦藏示還所吏以府内庚符吏呵曰府内庚人未有出城者何得有入城者乎凡出焉而後入焉城法為然悦藏曰吾輩皆住倉邸故不出而入不亦可乎吏曰凡番邸

之設不為守城（辰為加番故曰守城）故郎吏不得公然入焉也
余曰吾徒前昧爽至此得入獨今朝不得入何也曰
從前偶有出者故爾乃不得已返起敬甫居俾主人
恩塚某休焉屬主人借市人入城者之符符有久貝
因州堀雲州二卯使悦藏去刀及羽織為市人入城
告勇藏勇藏使人出城迎余比入日既二竿矣勇藏
出迎謝過訪羽右衛門病又刺（殺）樋口氏上原氏木戸
氏候暑已上牌請于公所賜食返勇藏寮假寐使悦
藏訪江原子中上牌歸　主齋父贈菓子及藥候暑

宗助贈沙糖小竹贈肴及羊羹　送小竹所贈于大
新候暑　淳藏送鱸魚東曰同寮某欲謁先生故奉
贈　行德元恭來不値　文吉携其母來見

十一日

暴瀉致行命弘藏製藥　杏庵玄圭野中玄敬來
梅七來曰某今事安治川人某某欲識先生請暇日
臨　蜀池元昌來　謙藏所寓主人尾形良助來見
文吉來欲觴余及惠閒伊丹孫等期申牌日沒若
不至而石井三郎右衛丸屋十兵衛至余曰新居臨

而熱不如我家涼棚也文吉携二子及酒肴就余家
飲酉下牌惠閒至食畢皆出步街中買草花

十二日

俊安來　淳藏同僚佐佐木八郎兵衛來見　壽庵
東作花岡準平來候暑　指月吉田屋喜太郎春波
惠海等送菓物候暑　贈奥村五岳小竹宗助備禹
儀兵衛信之助諸家菓物　文吉來（文吉以居通日來故今後不記）
夜卧涼棚將雎文叔門人來起曰拙師方與鈴木
尚太郎繫舟於斜橋以俟乃携嚴祐赴焉二子既醉

過耕石氏窓下呼之一媼答曰主公不在言未畢又
曰今歸耕石携肴入舟溯至浪華橋側時既亥牌唯
有數舟打數鳴絃風涼月明使人忘晝間之苦分月
白風清四字為韻賦詩皆不成丑上牌泝至京街橋
出耕石尚太郎半途出舟

十三日

卯牌出訪葵園淳藏八郎兵衛塚口屋孫助原田節
齋行德元恭山口善左衛門候暑也　有秋自伏見
至使往見耕庵　梅七來曰某主人扇屋莊助欲招

先生請未牌同俊安臨　澤隆菴來曰某今改姓名
曰長谷南梁某住彥山十年境僻而無生徒欲移居
上國一依賴先生余曰且寓吾家南梁曰某今日奉
山主命赴京師歸路寓焉去　塚口屋孫助奥村五
岳子朔之助雄哉來不値　洪菴以欲謀有秋件相
招辭　申上牌俊安來曰梅七曰先生隶舟赴扇庄
氏請同業而來某畏陸行不識先生舟行乎余曰某
初欲買舟然以夕涼故止俊安曰彼宜以舟迎我豈
有買舟而往之理乎某不能步請辭余曰兄且步言

未畢土屋之人來曰舟已具余及俊安笑曰梅七才
子也既命舟乎出悅藏從至西壕不見舟始悟有秋
今夕北上舟蓋其所買也余謂俊安曰兄將何如曰
督〔風〕已不可已乃過雜魚場渡大渡訪吉喜渡蘆分橋
過検舟所北側是爲安治川第一街西行亍〔二〕丁許入
扇庄氏主人見年五十餘蓋佑客有才幹者令其妻
兄醫人形岡養安及湯淺元愼〔阿波人〕商某梅育盛饌
諸人皆豪飲余不堪醉竊出于門外使梅七設榻月
明風涼亥牌主人命舟同養安泉水氣清冷使人意

蘇徹寐至西横壕覺出舟養安俊安別　有秋去
満部玄民來　信良携竹内小岱〔者〕來致堀内忠廸水
留小仙東不値

十四日

屬宗助製衣及袴　河淺之人來乃託送詩鈔數卷
于江戶　春波來　玄超來　儀兵衛贈素麪中川
玄佳贈肴　東畡來　井上司馬助來不値　疢故
快雨門人信之助來曰某今爲傘工住壹島　敬甫
携族兄作兵衛來見

十五日

卯上牌携悅藏胖之助趨城入勇藏寮聞公將訪城
代出訪江原子已牌歸講于公所畢公曰孤將封寄
江戶書東乃返勇藏氏截寄敬藏健三郎東托焉暑
甚勇藏設浴午後假寐公使人招余余知公畏暑然
恐吾疑其簡我故强相招也使勇藏往辭迺曰寡君
喜申牌歸　菊池元昌山口善左衛門文吉雄哉宗
順了春立齋來賀　伊藤恭藏來請受業

十六日

雄武贈肴　岡友贈銀　闔市有事于五靈祠者　文吉
招供飯石井三郎兵衛扇屋和助（日田人舊稱昨屋治兵衛）丸屋
十兵衛同席既而三子送至我家棚上納涼　梅七
来

十七日

以神祭故放學　訪後安壽菴井上司馬助與村五
岳花岡準平諸家候暑　翠江來　招文吉子毋佚
飯翠江與焉　花岡直藏德太郎来　宗淵父其中
富庄次来候暑　中將携阿敬忠也及諸子至文吉

氏觀神輿過焉儀衛頗盛、儀兵衛信良来不値
先是與勇藏宗助約十八日遊櫻祠今日勇藏東曰
明日寡君訪城代群臣多冗請卜他日余柬謀諸宗
助宗助曰詰朝相見

十八日

昧爽携胖之助至宗助氏議曰今日之遊勇藏等不
来亦可然彼公事必不過午時而畢畢而来亦未晩
也乃走胖之助東勇藏曰公事畢追我于櫻祠使宗
助命舟舟未至余口占數絶句拙故不録已上牌與

宗助入舟溯至栴檀橋暴雨繫舟橋脚来畢晴至櫻
祠胖之助既後岸上曰勇藏諸君將至枚巖岡亭設
榻樹陰而飯比畢勇藏與岡本安宅竹内量平至移
席鱗亭是日炎甚然亭敞多風殆不知暑屢移席于
樹陰于假店于高齋于舟中飲食寄傲或浴或睡勇
藏等城居倦屋至是意暢歡甚申上牌余促上舟曰
城門須畢入至高（京）橋北畔勇藏等出焉至浪華橋下
栻舟而止令隸去騎遊氷傳有數舟鼓笛喧嘩薄暮
興辨盡府内解舟而歸　月將携齋藤德藏也哥德

次郎濱野章吉来訪不値　林富雄蕙月来不値
細木甚五兵衛東至（上）伊藤恭藏入塾　河茂（伴）泰敦
梅墩詩鈔二卷

十九日

藥山元博来　石井三郎兵衛丸屋十兵衛文吉来
謀甚涎者去留　勇藏東曰寡君有病明日休講

二十日

使弘藏因勇藏問府内候病　藥山元博来　蔵屋
清藏来告西遊　先是文吉十兵衛有違言三郎兵

衛後安和之不可曰頼就廣瀬公決曲直余召二子
喩之遂和交来謝　阿敬鄉人来　文吉母来告隨
葭清歸　勇藏東以公旨贈鮓召塾生共食信良偶
至與焉　良秀来　使胖之助迎河新書籍　河茂
僕清助来携梅墩詩鈔二冊去　忠也病阿敬携之
赴高麗衛醫氏　梅谷来（失其姓名）　龍潭送醤油　裁
寄大人鈇之助東托文吉母

二十一日

使弘藏携忠也至醫家　遣嚴祐於勇藏氏送昨日

吾　仲英淳藏恩塚作兵衛来　使胖之助送梅墩
詩鈔三冊于河茂　大冢雪渦之子六郎来見　岡
田屋淳七来　日田人鈴木集等来問謙藏寓　天
満人薫月来乞字　糟谷元仲（舊稱玉川戯童　十年前相識）携其
門人林元讓来見　暮赴銅橋舟店食焉阿敬至使
従者召高四郎至阿敬去余與高四郎徘徊街中而
歸　托寄謙明東于良儀

二十二日

昨夜一雨朝来殊涼　忠也下利不已召雄哉服其

藥　洪庵来告有秋無状　儀兵衛来　夜使胖之
助等取西壕沙漬茄子焉也　托寄寥然東于文吉

二十三日

裁寄大人東托諸文吉　雄哉来診忠也　先是西
埼梅隱者優来曰創書畫會于五靈祠中寶淨寺請
臨今朝復来告期在今晚　菊池玄昌来　中上牌
携玄昌弘藏高四郎了春龍淨恭藏敬甫惠生了赦
赴寶淨寺梅隱迎接會者可三十人女史名瑩者年十
七八善畫其父某呈所畫扇相見梅隱設齋面牌余

及玄昌先歸　夜河茂伴携須茂東来告須茂辭梅
墩集雕刻件

二十四日

高四郎歸鄉　遣弘藏於兒醫島好節氏謝藥　雄
哉来診忠也　矢田連携其子淳孝来訪曰自東
游歸　謙吾携石谷書子（子名耳松）来曰欲觀天滿祭謙
吾去劉母子留宿　勇藏東曰寥君未愈明日莫臨

二十五日

以天滿祭故放學　仲英来　龍護来　先是宗助

儀兵衛等曰二十五日請來我家觀祭未下牌携弘藏耳松至宗助氏主人曰寡君所秉之舟艤在裏川某欲迎客焉乃往觀之舟朱塗四懸紫幔頗美賽大三倍所謂茶船者鄉卒數人假寐舟中起之側有舠令弘藏棹亂裏川傳北岸儀兵衛出迎入其家供飲食雜客十餘人同席登屋脊高棚以望滿川之舟滿舟之火歌呼齊起金鼓和之比年儉令行繁華大減至是復舊云今日屋兩霽霓掛東山涼風射肌脫綈衣而著單縞婢僕携忠也而至曰令妻與劉夫人

在谷口氏酉下牌神舟過乃辭過渡邊橋至府内郎阿敬等猶在舟中雨下阿敬等皆去余留嚴祐以雨具來迎　東作室田真卿來不值　西埼梅隱携江戶人武井節菴者來訪不值

二十六日

真嶋順通來坐　文叔送鰹鯥　謙吾來　載寄稻田江頭朝長本田一瀨五子東將託大郎郎監杏菴偶至附之　使弘藏之宗助氏儀兵衛氏謝　勝見公送乾鮑　發苍順道東千脚夫氏　將携阿敬及

劉母子弘藏等遊浪華橋弘藏請借府内郎舠余曰我輩從舟婦人宜陸行薄暮將出武井節菴來曰吾謁公於梁星巖家公記爭曰不記曰吾將遊高野公頷東萬我於河泉間人以將出遊辭不可乃載寄津田監物東附之節庵將出信良携川本文次來見阿敬忠也劉氏婢先往余蒼黃携弘藏耳松嚴祐赴宗助氏主人使僕導至舠所時天黑風急雨將下余謂嚴助曰婦人性急恐不能遲汝疾走從阿敬等於浪華橋弘藏棹舠行太遲至鍋島雨下留耳松守舠上

岸過嚴祐曰不見令閭三人交呼奇之終不見雨勢頗急使弘藏返舟余與嚴祐走至壽菴氏使嚴佑歸以雨具來迎曰須令胖之助迎弘藏於裏川嚴祐至曰婢鬻歸取雨具曰令閭等在劇場也余歸良久弘藏等歸使胖之助迎阿敬等戍牌阿敬等歸曰不見胖之助互論違約之過余曰約於橋上而待于劇場汝之過也約於申下牌而延於酉上牌余之過而節安之為也請莫復言　河茂伴送松園東

二十七日

公主来　月性携齋藤徳太郎濱野章吉来訪曰武
井節安者無頼生也乃東監物告其状
二十八日
河茂孫死達胖之助予之　託寄吉澤雄之進東于
野村八郎寄岡本平井二子東于宗助　宗助送井
上應齋小林孫太郎東　岡田屋源七来謀謙藏件
宗助東曰勇藏曰寡君疾痊晦日来講是顲　閭
城門從鑰不出許人之出入焉而玉造門許人之出入
焉故諸侯皆改符也達胖之助千札所取新符二

阿敬怙其有子驕悍不遜日甚一日余不堪欲逐之
石舟妻及文吉来和之　申牌買茶舟一隻艤俟于
衙西携阿敬忠也石舟妻文吉俾僕隶焉溯至浪華
橋就舟店買肴以飲栈舟橋西而止数日来小雨無
風欝蒸甚至是冷風透肌雨屢下屢歇遊舫頗少酉
下牌歸　元昌来不値
二十九日
源七謙藏来　渡邉順八郎高井元春来　雄哉来
曰濠西有住吉祭請臨　申席序　儀兵衛贈西瓜

申上牌将赴雄哉氏東作来要之同往嚴助従主
人供酒既而導至永代濱謁住吉祠過敬甫要之延
東作去雄哉供飯黄昏歸　阿敬携忠也與石舟妻
謙吾俾賽住吉神祠遂之界不歸不　文次東来
晦
昧爽携弘藏伴之財至大達廻城右畔府内士人出
迎導自玉造門入城邏所按符三度儀不異追手門
唯門及堞新經修繕鐵黒垔白自增嚴肅初自南入
函術出於雁木坂南畔入勇藏寮勇藏致田内主税

荅東於余而問公東下後何事宜先行乎余曰請暇
日見過辰下牌謁于公所退飯於勇藏氏江原子使
人来弘藏胖之助先去郎卒来迎午前歸　安石来
曰昨夜令妻以下宿我家故送之途而相失少焉阿
敬等歸　宗助致大人南陵兄秋雄兄孝之助範次
東大人封中有村田順藏渡邉圍十郎東及大人寄
石舟河茂東南陵兄封中有送於井上氏購物　先
是文吉謀借一書生守丸屋十兵衛十兵衛被幽待讞官法置守者
余薦弘藏今日使弘藏出寓十兵衛逆旅薩清氏

謙吾將遊赤馬關托寄河野龜太郎父子東東中包
其所囑書十二紙　以忠也誕辰炊赤小豆飯觴安
石謙吾等　河茂來不值　信良來　安石宿

七月朔

河茂來曰須茂以煩冗故辭梅墩集彫刻件請俟豚
兒東下余問令郎何日發乎曰八月中旬　石舟妻
耳松安石皆去　杏菴來以洪菴妻旨借上下　謙
吾來曰舟未發　洞傳送溪琴東

二日

數日陰蒸不雨至是雨殊涼　作讃岐人所屬林谷
山人石譜詩托諸東峽（東峽將歸讃岐）　長谷南渓六月二
十二日東至曰某急歸鄉不得拜別余憎其售我絶
之　小倉尚藏坪井九右衛門山本茂太郎東至（茂太郎寄金二朱金百疋請受業）
三宅大藏東至寄松魚及小野某草稿（集送）

三日

裁寄識軒松園茂太郎敬藏應齋孫太郎諸子東托
諸宗謝　先是春波欲得府内侯書囑余就勇藏謀
之書成今日春波使人來乞　河茂伴來　法華僧
龍山寓文吉氏來見餽之　岡田屋源七來　石井
三郎兵衛來別　數日微雨不已今日申牌天黑如
夜黃昏大雨至夜止　夜與文吉恭藏訪敬甫敬甫
移家于南本街御堂西折處要之歸　忠也疾

四日

天晴涼氣新然頓覺秋意　謙吾來　忠也疾劇召
敬甫又召雄哉而服雄哉藥　勇藏來謀府内侯東
下後何事宜舉行何事宜停止令余條奏欽之　有

鴿集庭逐之不去往年孝也病時亦有鴿徵而愈以
爲吉例遣胖之助於島内八幡祠迎鴿且屬祠官禱
備尚送有　仙臺人某以嶺田右五郎東來請見
以有客辭　申牌送勇藏進西本願寺坊所遂過本
街橋訪惠闇不在其父見自玉造門入休于勇藏寮
夜公引見賜酒面下牌退與勇藏等移櫓調馬場納
涼既而寢勇藏寮　東作儀兵衛來不值

五日

卯上牌公引見先是余抄候方城豫省試文一篇呈

公曰此文甚切當今事情今朝公令余講樋口子岡
本安宅勇藏侍坐講畢賜飯起旋過一老人廳前通
名曰某户田三之(三之丞周人也)講論語畢告忠也病請早退以從者來至借邸
辛一名訪江原子不在午前歸　元昌來　石峯者
携小竹東來乞字不値　仙臺人將西遊請曰為我
東淡圃先生乃作一東附之　忠也益劇雄哉再來
診　夜文吉來視忠也病宿我家余往宿其宿

六日

須藤文吉以疾出塾寓逆旅　中西籟助者來見曰
小倉邸監西田莊三郎者將來謁使某先容　石舟
東至　雄哉來診忠也曰疾少退

七日

卯下牌携嚴祐訪大新遂訪九山歸路訪賢了會其
咒經不値　忠也復劇雄哉來診二次　石峯來
順道東至　信良玄圭宗順了春顕量謙益謙藏來
賀　先是小竹東曰七夕欲邀齋藤德太郎等泛舟
請來今日申牌德太郎來迎乃往小竹將出門從入
舟于尼埼橋下訥堂濱野章吉小竹門生某先在舟
舟順僖大過浪華橋移棹至月性寓居之下月性携
一客而入至櫻祠日没無風星河皎潔而餘炎猶熾
既醉主人命買蓮飯供客又親吹篳篥舟近岸亂蚊
來逼止于中流移時涼終不至泝至浪華橋下而止
逆舟擲比兩涯列燈如畫繁喧十倍六月泛舟之時
戌上牌回棹出於尼埼橋小竹使其門人送

八日

忠也甚咳雄哉兩次來診　鹹軒信友東至中邑古

賀直藏揄山均助東(大久保豐州菁葉子一筐)　河新伴來取書
籍　大新贈中元儀(乾烏賊紙翫弄物)　遣嚴助於九山氏
借群書類從　昨夕月性謂余曰明日請同訥堂來
中上牌携胖之助訪小竹父子示昨夜舟遊詩遂與
訥堂至月性氏齋藤濱野二子見而出去(二子同月性居)　日
没月性供酒坂坊鰻鱺店婦人先在座少焉俗客數
輩從周友醫高瀨大助者至窓外即浪華橋也水中
之舟岸上之人燈氣上烝星影下涵喧熱之狀溢目(而)
我座臨水涼風浩至披襟呼快亥牌辭訥堂買舟而

送婦人余請寄貳綱堂別於尾埼橋余至京街橋西
畔出　儀兵衛来不値

九日

中西複助来問曰邨人獻器物於祖先者書曰靈前
靈前二字見漢籍乎余曰不識也然必漢語（出）温公書
儀據之果有靈前字　九屋米藏東至　儀兵衛来
曰某来尚也謂本年大豐而糶糴後米貴所失殆千
金矣　壽菴来　濱野章吉来欲從余觀城留宿

十日

昧爽携章吉胖之助至玉造門前迎者未出余恐遅
吏尤我試使胖之助先行遅吏不訶余始覩執符示
吏而過（余迎視恐失儀故未嘗覩執符）入勇藏寮章吉胖之助去已
牌請于公所畢公曰孤將以八月五日上達諸務欸
掌請以今日為竟講賜飯畢公曰我失何如勇藏率
爾曰公病在性急公曰然顧余曰孤亦自知我失於
急不知何術救之余術未答勇藏曰莫如緩急（寛）遅重
居上而不寛孔子所不觀公即是也公曰然吾亦知
急之不如緩然不知所以緩之之術何如勇藏曰莫
如克己公曰克己自何始而可乎勇藏曰欲克己則
克己而已何有自何始之理乎公復顧余曰何如余
曰對急下藥莫如緩也然唯曰緩緩而不言所以緩
之之術所謂完胡椒而呑不知辣者也某觀當今少年
多皐緩失機公蓋有意矯之者故急也已然則急為
美德豈為失乎公喜勇藏恠然余顧勇藏曰兄莫疑
我言吾恐公之不能急也公若常急吾將賀公與勇
藏皆驚曰何故余曰曾聞諸勇藏曰公將赴諸侯始
而不欲往期在日中必延至日昃又每見不欲見老

人必被促而出信乎公曰信余曰然則公亦有緩時
不能常急也某嘗侍坐公欲買自鳴鐘又欲買諸珍
玩不能少遅令一人求之未至又遣數人夫玩物失
志有而不為益無而不為損然公急於求之過乎周
公之吐握求賢何乎公能移急於玩物之心而急於
求賢吾唯恐公之不能急也已夫公之所視聽言動
出於慾者必欲急之出於禮者必欲不急之是所謂
慾也公欲治心宜不與耳目鼻口之慾謀而與本性
之良知良能謀是所謂克己復禮也某意克己宜自省

慫始公與勇藏皆愧曰先生之読断確無復餘蘊余又曰某於公外疎内親疎故某擇言而後言親故言而公不猜諸臣則與公相狎故不擇言而發公亦不肯顧也公躰莫咎言者之敏於言而訥於行與其厭中屛我則忠規日至明徳日躋公曰善午後退于勇藏寮而浴且假寐未牌公召賜酒木戸孫九郎岡本安宅棄原助右衛門及諸贄御交出勸杯申牌辭出訪江原子主人将以本月既望歸江戸故往別時日将没閽玉造門援人嚴於追手門不許日暮出者蒼

黄辭出　信良河新来不値　岡田屋源七来不値
　謙藏来
　十一日
松園東至内有渡邉源藏書簡并紀州梅墩詩鈔序
　栽寄石舟東托諸脚夫氏内封銀一両屬送於稱名寺鶯光師冥福
源七来曰尾形良助初欲養謙藏而爲義子故借謙藏數十日視其威儀察其心志輕佻踈懶不可以屬家政故停初議請煩先生告謙藏　清部玄民送中元儀　名謙藏告源七旨謙藏出尾形氏寫文吉家

　敬澄来屬之謀於九山以明日野遊
　十二日
雄哉来訪忠也忠也痊　儀兵衛源藏仲英送中元儀　道胖之助送信之助宗助備尚諸家中元儀
真島順道来至　贈大新金百疋及素麪　九山敬澄来導過江[堀]南至幸街盡處比地舊廢圃荒叢四五年来以移堀江島内烟花焉娼館妓院駢屋並簷繁喧無比有肴店名蒼戎者店牌識九山出留之乃入南軒桃藥眺野敞甚多蕎風雨大至連日極炎至是

暑兎涼蘇人比飲食畢齋出過高升亭召一妓侑酒晩歸過夷橋雨将復至敬澄曰避雨且夕食導至坂坊紀亭又出於福亭小酌假寐余獨起雇轎夫而歸時子上牌也
　十三日
昨朝頭痛異常强疾從二子遊今日上逆發熱尻背强疼召敬甫服其藥　謙作来曰将歸兵庫乃托寄真島順道東　諸家中元儀往来如織故不記
　十四日

疾益劇使胖之助名敬甫　大雨　遣胖之助龍淨於南德寺展醇懸居士恭哀童子墓　立齋了敬來賀　龍淨出塾

十五日

疾如昨　信良杏庵謙藏順次文吉玄圭文次十河恭平村上昇吾弘藏須藤文吉伊丹孫洞茂原七達見元七了春了敬宗助等來賀　遣弘藏於城中告病狀於曽藏先是江原子借書未返聞其將以明日發令弘藏取之謙藏來曰弘藏謂某曰吾至江原氏

主人曰既托河陂伴造書矣吾有病不能反命吾子爲吾謾夫子乃遣謙藏於河新氏取之

十六日

吉善平佐納堂奥村朔之助阿波庄梅隱備尚悳見香川一郎之子東作大宗等來賀分遣謙藏恭藏等賀諸家多故不記　疾如昨

十七日

疾如昨　敬甫來診　昨年賊喜助之偷吾家物而逃也嚴索之不知蹤跡余至大阪聞其實大寶寺街

播磨屋喜藏之兄而舊名喜兵衛也使伊丹孫瞰喜藏氏而不得確證於是使文吉爲與善助善者問其所居喜藏曰本年二月愚兄信至曰寓江戸難波坊問寓何人許乎曰所寓未識然大阪洋琉璃師穀大夫者方在難波街若遇此人必知所寓矣乃裁寄渡邊團十郎清水八郎兵衛吉田敬藏東今日使宗助携東入城見樋口氏子告其由焉樋口子東小林子蕃之　又遣謙藏恭藏賀諸家　川本文次來服其藥　播磨人大西靜右衛門來請神吉新右衛門所囑

書而去　謙益了敬了春魚住荊石來

十八日

疾劇以敬甫藥無効石雄哉服其藥　翠江指月耕石文次來　數日前大風雨涼棚壞雇工修之　文次使杏平來送藥　須藤文吉將遊京師來別　龍淨歸

十九日

疾如昨劇走胖之助名雄哉　平次兵衛東至内有大人六月二十四日及晦二東南陵楳園杖雄三兄東

大人東中有氷箛小相東小相菖名大哥今事佐伯侯　先是余欲放阿敬而患忠也無乳母阿敬欲携忠也歸其家乃因平次兵衛謀諸父兄於是答至所見各異大人曰宜忍意以阿敬為正室為忠也地也而陵兄祖同此意棣園兄曰吾養忠也請令阿敬携之西下余就文吉謀之文吉招阿敬告之阿敬請送忠也至西州　阿部徹藏自府内至將從公駕東下來謀所以事上致手島大記慕大甑送鶴鶴浅名未識

月性濱野章吉來

二十日

遣胖之助名雄哉　東順道送其稿　河新之人來

東源藏送鯣

二十一日

阿敬不覲疕事委諸嚴祐嚴祐愚惷無比塾生訕譏不已乃令龍浄良儀恭藏出食於文吉氏　雄哉來診

月性携備中人山鳴剛藏阪谷希八郎來見

村上周𥶡宇津宮人良儀友人介渡邊彦秀者入門彦秀寓宗太一郎家

二十二日

以先妣月忌招龍山伏齋及文吉　雄哉來　宗助來

二十三日

惠見父來　日田鈴木中務來　溝部玄氏來　送平次兵衛所借名臣言行録於宗助氏　藤田鼎藏自兵庫至入塾致大人東鼎藏在日田數年迫日歸家　濱野章吉來告別　元昌來　晩携文吉飲佐野屋橋肴店大雨傾盆使人迎阿敬至此夜西壕有事于地藏萬衆闐喧過雨忽寂雨屢下屢止而下脚初晴乃歸

二十四日

疾少愈東雄哉辭藥　先是文吉為我謀屬泉屋者求乳母既而阿敬西下之議決當告泉屋而忘之今日乳母至留至日晡觀其進止迂甚乃謝之　福光春齋來　涼藏東作原田眞卿之子來　九山使人來送自鳴鐘余借之

二十五日

龍讃來　自鳴鐘毀不鳴屬敬證令工治之　九屋

十兵衛来　頃背强甚醫曰宜刺絡遣弘藏於信良
許謀之信良使玄圭及野中元英来刺絡出血殆百
錢　將獻府内庫水晶印蜀宗助作函　晚携立齋
出觀西壕地藏祭歸小酌涼棚拓文吉　松永涼一
郎来

二十六日

遣胖之助於城中因勇藏獻水晶印三顆於公胖之
助不見勇藏而歸余叱之復往　月性来　府内庫
使岡本安宅来謝昨年来教導之勞賜金百兩乃醵

安宅使良儀恭藏立齋遠之九山偶至與焉申上牌
安宅去　小竹送鰻鱺炙　夜與恭藏步街中訪中
性不在余乃入其室點燈讀書而待之移時不歸乃
題一詩几上而出　殘書不掩任風披借問道人何所之橋上遊人已歸盡一窓燈影待多時
過淑華小橋大江橋而歸

二十七日

將入城以疾未瘥雇轎夫月性来飯之午後同月性
出胖之助嚴祐從月性別于第三街乃上轎至玉造
門前出轎遇清菴曰某今日以往賜暇養痾於倉邸

入勇藏寮勇藏召阿部轍藏導余至公所公召竹田
真平者見賜西瓜申上牌退至樋口氏木户氏岡本
氏而謝申下牌歸　吉澤雄之進東至　吉田人武
藤某托寄其族杏仙来蓋杏仙在日田　夜文吉弘
藏来話九屋十兵衛下獄状

二十八日

小竹東送梅墩集序且曰聞君將見臨患病請辭
宗助使人来致小林孫太郎東内有簡堂君本月初
六東君送金百匹　信良来致忠廸東　晚訪中嶌庄次

庄次見其客佐佐木桂窓雲州人於壽菴司馬助在
座請圍棋面牌歸　儀兵衛来不値

二十九日

渡邊順八郎来告別　勇藏来告別送之至倉邸見
其兄光藏岡本郡衛伊右衛門等又訪佐藤清菴病
竹田真平在焉余欲錢勇藏勇藏請以宗助真平從
乃共至淀屋橋東畔有店供酒及具從者未下牌歸
阿部轍藏来告別不値　周友来不値　夜携謙
藏訪敬甫敬甫送至我家　婢稱疾去

晦
石舟東至　高四郎来
八月朔
受塾生賀　謁御霊祠将訪小竹逢遇宗助曰将拜
趨乃歸宗助出客冬以来余所借金米會計相示曰
寡君所贈先生金百兩而先生所借四十五金也其
餘五十五金今日奉致余曰吾将告愚兄南陵而後
受之君且藏之　訪小竹逢遇後安司往月性在座
余曰将訪公月性先去梅隠来曰今自先生家至焉

訪月性月性買鰻鱺供之話至日暮高瀬大助等三
人来余意其與月性有出遊之約辭歸　了悟大淵
藤角梅陰寶齋九山顕量立齋雄武河侍安藤太郎
井上司馬助来賀
二日
卯下牌携胖之助嚴菇至大逵府内胥徒出迎導入
城至勇藏寮勇藏作紅鬣魚飯供余及從者午後公
引見屏左右乞言余曰國不憂無財憂無賢才公宜
養士氣又曰人好器玩必不好賢豐公問神祖公有

何寶神祖荅以有五百死士矣又曰公令聞早著宜
念所以克後也又曰令祖樂翁公著書公宜悉熟讀
細玩樂翁公著國本論年方十八九公年亦相若自
視何如又曰公當聞人之有善喜之是所以作人也
公再拜曰謹受教乃賜別酒召安宅轍藏良平侍坐
良平曰昨夜丑牌我邏吏聞土井能州邸前有人呼
曰救我具聲酸楚群犬應聲競吠良久數人出邸携
燈往復似有探索之狀天明過能州臣問其故曰昨
夜一士人上厠良久不返遍索邸内外不見疑為鬼

怪所攝令方發衆視城池也公曰世豈有鬼怪吾以
為此人上厠後益納涼池邊誤顛入池衣絓岸根未
没故呼救而無救者終没也犬吠附會而已未下牌
退賜菓子公送過教室余辭返勇藏寮出邸沿池西
北行經一門渡極樂橋入一門即土井能州邸也訪
渡邊順八郎焉順八郎将以明日去見其歡掌之狀
遠辭至邏所前良平出迎曰勇藏曰日将没先生請速
出城勇藏出後邸前而別公将以本月五日上途余
欲送至伏見勇藏曰旅務倥傯恐缺禮長者請止故

今日往拜別也申下牌歸　勝見來曰有疾且養於家收其器具而去不值　夜與文吉高四郎飲於大川街肴店二子為余議家事遂訪宗助

三日

裁寄孫太郎清紀敬藏健三郎太田喜平太東托諸宗助

四日

月性來　文叔門人其（府内人）來告別　吉喜將之西州來告別　裁寄大人南陔棣園二兄丸屋與次兵衛東托諸文吉　宗財來　晚敬澄來導余至九軒某亭供酒醉而假寐酉下牌彙輪歸　儀兵衛來不值

五日

携阿敬至祠內店食（店作素飯）　府內庚東下高四郎昺藏等之玉造門觀其儀衛　裁寄秋雄兄岡本子手島大記平次兵衛東托諸吉喜　夜與高四郎訪敬甫要之出步街中

六日

二嵐入樓上器械之間命塾生捕之　遣胖之助於

宗助氏因宗助贐樋口子日田半紙五百葉木戶上原二子各三百葉葛城森下蜂須賀三子金二朱酒三升　午後携弘藏訪月性不在乃題旭莊與其徒樋口弘藏來十字橥上而去遂訪周友其妻曰拙夫病痢在蓐乃北行出於北野步田間過北里訪儀兵衛問糶糴之理主人供飯登危棚而望雲物歸路訪備為不在　九山中島屋直吉來不值　夜携阿敬文吉飲信濃橋肴店肴不適意去復飲京街橋三星店酒食並薦食激酒氣而吐歸家委頓

七日

春來以門生未集且我煩冗不主塾則故內外諸子志氣頗荒於是分職掌以糾懶惰塾生六人昺藏恭藏良儀弘藏高四郎龍淨外來生十一人丁春了救宗順順隆宗淵右門顥量主齋英次惠見惠生是皆聽講作詩文者另有客席十餘人　竹內良平來告別　木戶孫九郎上原莊右衛門來告別　携嚴祐至府內倉邸見宗助遂館茂助等及樋口子樋口子供酒須藤八郎兵衛茂助侍八郎兵衛出釣鉤有三

齋曰北越前人釣香魚者余乞之歸路訪月性山鳴
剛藏在焉主人供飯酉下牌歸二子送至玤池街
中島屋直吉来不値　龍山贈蕎麥　葭清自日田
歸来贈紙及川苔

八日

遣弘藏於直吉氏贈杯及烟嚢　大風　春波来
直吉来　招文吉飲文吉曰堂島界佐者云所善欲識
先生請明日見過

九日

風勢加昨　栽寄大人南陝兄東托文吉　至府内
倉郎樋口子以下將上舟別焉遂從文吉於界佐氏
文吉先在焉主人供酒與文吉出訪尾張屋信之助不在文
吉別去余訪備焉備焉導訪其西隣村田仙七郎者
主人欲飲余辭延備焉氏午食先是屬文吉召嚴祐
至備焉導北行過北里裏巷至天眞菴觀胡枝花主
僧曰喫茶乃就東軒加賀虎者在座主僧年可六十
極慇懃供酒出傍渠東行出於官道憩竹式亭出投
路右店燒嚴祐所負瓢酒而飲大酔而歸備焉別于

大江橋　月性信良葭清来皆不値　夜杏菴来先
是有秋得罪於其父洪菴和之有秋得洪菴東不答
洪菴怒將絶之余聞止之而東有秋告之亦不答余
告洪菴曰彼慢甚吾將絶也洪菴使杏菴来曰吾爲
先生枉容之而已先生絶吾亦絶

十日

胖之助歸家命高四郎爲直日　河茂以其子忌祭
送饅頭券　雇辰五郎以夫名補状　久留米人廣瀬
時次郎来見　樋口子来別不値遣恭藏於倉郎謝

月性来飲之末下牌與之出過西壕大豐店食雞
遂遊難波新地岡島亭今日密雲不雨蒸甚坐屋脊
高棚納涼月性忼慨論海防策且歎世人沈溺宴安
時四隣絃歌齊起余把筆題一絶　棚板雲壓大洋迷際涯紀島棚
上敖吾思滿街絃竹聲加濤無復杞人憂外患　既而召善舞者阿拖伊舞而
牌歸月性買福本氏鮓贈阿敬　吉川松谷来不値

十一日

弘藏以疾出寓立齋氏恭藏欲看弘藏病亦出塾
栽寄朝長周平東副諸大人東而遣高四郎於大村

郎託杏菴焉　庄次來　夜訪庄次不在遂訪俊安
圍棋歸路過日野秀太郎於通修町（衛）曰前行者伯父
昌哉也呼迎相見
十二日
月性來余曰午後小酌　午後招備禹飲之月性儀
兵衛文吉至興焉儀兵衛先去備禹晚去余送月性
至其居戌牌歸
十三日
樋口宗吉東至曰弘也母病請急迎弘也乃召弘藏

告之弘藏歸鄉　使高四郎告敬甫曰項背强請來
灸　儀兵衛來　使高四郎館日野昌哉於葛民氏
十四日
藏寄三宅大藏東運高四郎於仲英氏托焉　藏寄
簡堂君松園九右衛門戍太郎忠建信友誠軒東合
封之外書誠軒名而記諸信良　松太郎元瑋（舊作正）
昇仙東至　伊丹孫來　杏菴來為有秋請教過
敬甫來灸余背　春日寬平來話次文叔使其門人
來曰與鈴木尚太郎繫舟斜橋而俟先生焉寬平去

乃赴舟嚴祐從時已黃昏下江戶壕至西北橋二子
曰橋北有橋本藤左衛門欲識先生傳篇遺文叔門
人告焉藤左衛門年垂八十病扶節出迎供酒頗有
盛饌出所藏貝林朝鮮人名曰虹文勺者乞余詩其
妻見年七十、視之可四十左右二子私語曰人妖也
余醉甚戌上牌上舟至斜橋文叔已眠余先唱曰柔
櫓聲中幾溯洄瀲灧金波望裡開尚太郎賡曰舟遊
不恨無紅袖自有姮娥一笑來尚太郎援筆書諸燈
紙記余辭別

十五日
受塾生賀　雄哉立齋宗順來賀　巳牌出嚴祐從
訪日野昌哉於葛民氏遂訪小竹小竹曰與月性約
野遊觀月公無意焉乎余曰善哉小竹曰未牌來訪
春波至信之助氏耕石在焉主人供酒食飫矣至主
人曰四人野遊何如余曰巳與筱翁約矣主人使余柬
於小竹請携訥堂月性來小竹曰諾余醉欲眠飫矣
導至其家而臥嚴祐曰筱先生等來出遇信之助小
竹父子月性於途渡渡邊橋北行出於上三番村投路

西有店（名紙屋）庭有胡枝數叢而設假屋就焉而飲比酒止日脚隔雲射西山頂皆曰雨兆也出店東行彩虹兩道見於艮方諸山霏微強風北来月性曰虹短而廣風兆也余曰古風故師云爾月性執其說甚堅風止虹盃明月性曰此非風兆也余曰真個廣長舌衆為一笑入遠邇寺觀胡枝花南行校綿平店食鰻鱺焉食未畢月華已明歸至浪華小橋月性別至澱屋橋信之助鉄兵別至尼埼坊小竹父子別耕石送至余家　遣巖祐於橋本藤左衛門氏送其所囑書

及詩　十河恭平来曰向約今夕之宴矣然有事故請明夕臨不値　夜名文吉良儀高四郎邑穀坐于露棚看月一天無雲皆曰近年未見之良宵也亥下牌月蝕半輪而浮雲起乃寢

十六日

孟子卒業始講左傳　忠也病名雄哉訪之　溪琴東至　河茂之子正兵衛来告十八日上途赴江戸乃附筒紙州序文　東畡来出金百疋謝往日所作林谷山人石譜詩　敬甫来灸背　徵甫介隣坊人

池田庄三郎相見　直吉来請其父畫像記而去昨夕與耕石約赴恭平氏未牌耕石来告有故先往申牌與敬甫至恭平氏敬甫云橋本彌五郎真島蘭亭及一婦人在焉方飲東畡後至主人新移居於信濃街阿部絹洲故居故有是會主客皆彈五絃琴余獨聽之酉下牌巖祐来迎歸路月色甚妍

十七日

橋本藤左衛門使人来曰明日請枉駕　裁寄溪琴松園誠軒東使惠生於河茂氏托焉　午前携巖祐

訪耕石主人供飯既而假寐未下牌訪備禹備禹欲野遊乃使巖祐招耕石至巖祐去備禹導至玉藤店供酒忽聞田間有聲類吹螺備禹曰以竹摩桶也問何故曰驅土龍也黄昏出東行經田間過雷根墻而返備禹氏巖祐候焉過肥後橋忽有觸履者視之竹皮之包也開之有肴數種極潔命巖祐携歸　今日欲訪源藏使巖助先往源藏曰有事故乃止　玄圭来不値

十八日

堀内忠亮東至寄詩及絲詩曰（今我重來若武城聞君已去入皇京一篇花月餘春恨半捐琴書奈旅情論道是師何得友算年雖弟却如兄崢嶸歲序愁中過空見鬢絲添幾茎）雄哉來訪忠也　月性來　午前赴橋本藤左衛門氏始坐小竹至主人供酒飯有盛饌未上牌歸送小竹至其門　伊勢津人三宅源藏高橋省五郎來見曰將西遊觀聞西州名士及勝地　夜訪敬甫及公圭皆不在　今日巳牌地震而余不知（蓋在途中也）鈴木尚太郎來不值　栽菴吉澤雄之進東托諸野村八郎

十九日

惠閑勢藤岡市右衛門者來請受業　玄圭來　招耕石備為飲之　近藤右近來　棠山元愼來　與宗助良儀高四郎恭藏立齋約明日舟遊廬澳舟茶舟各一隻

二十日

放學　昧爽棄舟于衛西使高四郎預報宗助而移篙迎之下安治川至天保山側留茶舟焉余與立齋良儀棄漁舟出於海門天陰無風小雨忽降忽止每下網有獲午前返山側牽所獲魚作羹及膾味甚美午後余與高四郎守茶舟餘子皆棄漁舟而去未牌移茶舟至尻無川口出舟上北堤（兩涯皆堤故曰北堤）堤北田洫通潮群魚飛躍往往見釣夫漁舟返乃入茶舟相追溯川至大渡杙舟而止復飲食漁舟所獲僅七八頭先是良儀等欲賞漁人金二朱余曰過當酒一升可也皆曰重賞之彼將益勉余雖違衆從之既而余謂高四郎曰懸賞而募功待小人之法先賞而責報待君子之法今以待君子之法而待小人吾知彼見利而不見義也果日未昃以有風為辭收網高四郎曰夫子何以知彼之欺余曰始至此地為人所勸先賞而漁人不力是我所以知之也申下牌溯百間濠右折溯京街濠水淺舟膠至羽子橋衆出舟余與宗助棄至舍西時酉上牌也　僧壽仙來不值　稲田又左衛門返蓮生談　諸藏來不值　文叔送鈴木尚太郎柬

二十一日

三宅源藏請東大人薦已許之　橋本藤左衛門妻

及吉田熊次来以藤左衛門旨贈金三百匹　恩塚作兵衛来

二十二日

吉田有秋使胖之助河野元碩来謝洪菴及余洪菴不可余曰緒方君既絶余不得獨交也二子去　晁哉秀太郎来訥堂跡晁哉至　佐賀人相良新吾来訪自稱松永玲藏徒嘗學老先生　江戸書家嚴明若来請見辭」午前出嚴祐従館晁哉於葛民氏遂渡大江橋走嚴祐迎文吉於界佐氏與遊大融寺過

至膺店買食出過遠邇寺文吉去余遂過權現松側至兔子母祠及祠東小徑穿村間而西北行出於三番官道歸路復晤文吉既而訪信之助其妻曰在葛民氏乃至葛民氏少焉耕石至黄昏晁哉歸京與信之助葛民耕石送至肥後橋　九山来不值　河茂送江戸筆工所書梅墩集二篇卷之一　主齋送菓子

二十三日

僧壽仙来曰會通嘗因高妻謙之進行束修於先生然今日始得拜晤矣　月性来　松尾艮藏来曰本月自西州歸　午後携嚴祐訪宗助召文吉焉遂渡筑前橋訪橋本藤左衛門敎客在坐一人通姓名曰丹波葉助主人曰是先生父而不臨故先飯諸客矣供飯使村上秀太郎者見請受業文叔及天王寺樂人二名至主人飲之余不欲飲與主人登樓而坐其女見申下牌辭與文叔期會於耕石氏渡常安橋欲見文吉遣嚴助招之不至至耕石氏主人不在文叔亦不来黄昏歸　九山来不值　山口善左衛門田

川與七郎来曰善左衛門歸鄉與七郎代為邸監敢告不值　嚴明来不值　江戸人藤井貢来不值　山本茂太郎東至

二十四日

村上秀太郎来　池田屋庄三郎来　艮藏東告別　午前訪春波取金三十両春附文吉遂訪山口善左衛門及田川與七郎　夜與文吉訪敬甫敬甫送至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五十八

弘化四年丁未八月二十五日

村上秀太郎来請受業（以後不必記）　村井俊藏東曰昨日蔦岡仲英妻生女而死敢訃乃往弔贈金二朱使高四郎送葬　九山来曰備前人文政中漂流至清者某近識之將招聞其談請臨　西隣兒死遣良儀弔之贈蠟燭一介使嚴祐送葬　夜敬甫来與訪文吉飲焉酒器用石灰者傾一二杯即頭痛眩暈因臥亥解歸　數日来飄風今日尤甚日沒雨丑解晴月

光清美余起看之不能眠遣嚴祐起文吉来對話至天明

二十六日

巳牌攜嚴祐而出過渡邉橋召文吉於界佐氏與至有店飲又召備禺移席北里福田亭文吉去黄昏復来迎乃歸數日来文吉謀其家事於余故屢相晤云

平井東一来不値

二十七日

與文吉期過於備禺氏主人供飯其兄見　忘也有病名雄哉診之　儀兵衛敬甫来

二十八日

中島屋直吉東曰今日當亡父月忌請臨　壽仙来（以後不必記）　津田謙齋入塾　午後携嚴祐出訪宗助與文吉過渡邉橋而至直吉氏文吉去諸客未集乃出訪但馬天民而返則客既至延岡邸人二名柳河邸人一名大坂人一名皆通姓名而余忘之主人供齋有盛饌黄昏同衆辭出歸路訪文吉於儀兵衛氏同歸　先是屬東作命工修自鳴鐘今日送至　夜

與文吉良儀飲　大人七月三日八月七日二東南陵兄鉄之助岳翁東至

二十九日

自鳴鐘未理復送諸東作氏　筑後人菅原勇藏攜岳翁東来見（岳翁送金一步二朱）且見其友二宮岳藏筱原伊織中村太郎　衛卒来令曰某公薨遏密五日　南陵棣園二兄本月十五日東至　吉田敬藏客貝健三郎本月二十一日東至内有應齋君東〻　東作来借轎　高四郎父送葬

九月朔
受塾生賀　巳牌出過文吉於渡邉橋遂之直吉氏
謝歸路與文吉飲於肴店而別　大人八月十九日
東至　了敘元昌謙藏來賀　夜與諸子歩街中觀
肆
二日
出會文吉于肴店歸路訪月性不在歸則在我家
大坂屋貞次郎者來不值　但馬天民來　夜庄三
郎來

三日
文吉介天草人津田清之助請受業入塾　出至堂
島肴店過於文吉歸路賀後藤春藏新居贈陶自春
藏近移於梶木坊　俊安來不值　載寄大人南陵
棣園二兄東托諸文吉
四日
載寄岡本勇藏吉田敬藏容貝健三郎東托諸宗助
　月性來以小竹旨示其梅墩集叙齋藤德藏批曰
吾嘗識吉甫於江門不知其所造詣如此今讀此序
自恥不知人汗出浹背　又載寄大人南陵兄東携
至宗助氏托焉遂訪月性齋藤德太郎見少焉坂谷
希八郎山鳴剛藏高瀨大助萩人久坂元機及緒方
氏門人數輩來聽余話一生謂余曰吾嘗見公公猶
記乎余熟視之曰實非生面而忘矣生曰吾福島修
齋也余始悟嘗交於長崎矣月性佚飯黃昏歸　儀
兵衛來不值　買圓機活法于河新氏
五日
洒掃樓上而置書筐焉

六日
與文吉至新地肴店飲嚴祐從文吉先去　俊安來
酢屋治兵衛來　河茂送水滸傳　觀夜市
七日
大昨年以來全偷惰日甚至是慨然欲一洗從前事
債今日先擬乙巳後瑣事錄　秋山勇助東至寄詩
稿及樸乃載答東托於龍淨　源藏儀兵衛送重陽
儀　先是囑文吉買日田年魚今日至
八日

贈年魚於小竹信之昉　橋本藤左衛門來曰明日
請臨又曰欲招藤澤君請爲我東之　贈年魚於賢
了敬證　東東晩告藤左衛門意辭曰明日當亡父
忌　宗昉贈肴及金　立齋贈粟及金

九日

受藝生賀　出賀葛氏俊安小竹宗昉山口善左衛
門田川與七郎備前信之昉諸家　信良順次謙作
雄哉俊安襲年立齋來賀　遣高四郎贄大新氏贈
年魚　遣謙齋賀花岡春甫葉泉奥村香川市岡平

井井上諸家　文叔玄佳中川立德奥村五岳使人
來賀　午後出賀深藏遂至藤左衛門氏村上秀太
郎及其姻加島屋新助米屋嘉兵衛兵庫人某在焉
與飲良久小竹父子俊藏至酣嘉兵衛鼻忽大衄初
衆訝之嘉兵衛曰酒醒必復常既經諸醫莫能治之
小竹曰蓋鼻痔也文叔後至薄昏小竹等皆去余欲
去文叔曰且徐徐秀太郎與嘉兵衛先出余從之立
于西北橋上（西北橋名）俟文叔不至乃至（主）嘉兵衛導入路
左肴店復飲余使嚴祐竊迎文叔新助戍下胛同文

叔同出嘉兵衛命轎送余文叔送至　逸屋休右衛
門玄圭文次文吉壽菴與兵衛九山河茂伊丹孫市
左衛門佐佐木於義太郎滿部元氏來賀皆不値
讓四郎來請受業　田小希東曰本月十四日當先
師竹田翁十三年忌辰設書畫會於寺坊請臨

十日

遣嚴祐送香魚於來屋嘉兵衛　大新來　遣高四
郎送鮓於中川立德（立齋父）　午前與謙齋出至江戶
濠過扇屋和平（即鮓屋治兵衛）曰將之公許余曰吾將遊南

德寺和平請從訪橋本藤左衛門出右折出於土佐
濠盡處見販鯉及鰻鱺者數十人每人荷數百千尾
欲買一籃放之直貴不果買渡淺舟津二橋至南德
寺龍潭供酒余携年魚爲製鮓既而展醇懇恭哀二
墓取墓南堤東行數百步堤盡有一農家右折數十
步傍渠而東行小徑如帶秋花亂放渡畧彴南移傍
渠東行凡十町許右折取田間路出於五百羅漢北
至田簑橋和平別申上牌歸　但馬天民村上秀太
郎來不値　江戶人藤井貢來乞字不見　恭藏來

賀　娉布美去

十一日

藤左衛門（橋本藤左衛門以下略姓）送蕈及饅頭　河茂使人來乞水滸傳八十卷　米屋嘉兵衛來　春波來曰將與雄峯遊玉藤店請來乃往途過府内倉邸過文吉焉至間瀨氏良久春波來朝來陰晴百變乃着綫把傘而出至店飲於樓上黄雲蔽野雁鷺亂飛薄暮歸嚴祐來迎於間瀨氏余別二子直自肥後橋歸嚴祐走至　昨日東安石問其起居今日荅柬至曰近日請臨　夜涼一郎來

十二日

了春祖母死遣高四郎弔之賻以手羮　出至渡邊橋過文吉而歸先是文吉謀其家務於余余為周旋今日事竣　中牌春波來余導觴諸濠西三星店春波請夕食於綿平店乃出至中島過九山焉請從至北里福光等（樓）飲使妓侑酒酉下牌出春波別於淀屋橋九山別於淡路衛　今日阿徹契忠也賽島内應神祠　梅本健明自京師歸來見　弘藏東至寄奎

乞字

十三日

春波來　鉄之助東至間魚屋長八訃長八姑姉第三子姑姉之子五人長八最以才幹名余自幼烖其規正十二年前余住界時長八亦來寓浪華余携有田大助訪之隣街火登屋背觀之大助呼曰快（快）哉火勢也長八自屋下聞之曰見人之災呼快君子之心乎叱速下其質直比類也每余歸鄉必迎饗之今者亡也夫年益七十餘子曰助七　春波竃等東曰方飲斜橋舟店請來辭復使伻來促乃往既食而歸　夜田小亮來請莅書畫會問會地曰下寺坊淨國寺也　招文吉小酌

十四日

東耕石約同赴小虎氏會　午後訥堂耕石來乃出淸之助嚴祐從路訪翠江渡（道）頓壕東南行入隘巷灣甚出於界衛東折復過隘巷出於淨國寺門前寺庭廣而幽東椅岡脚有池焉草樹茂蔚苔蘚平敷小扉以下會者數十人各貼詩畫於壁而懸竹田所書

對聯及畫焚香其前田中屋新右衛門至親煎茶供客茶後步庭既而食膳不用腥歸路過稚樹家又訪吉川松谷不在訪大新賀其女孫生贈新衣主人欲留余余以諸子立戶外即出申下牌歸

十五日

受諸子賀　春波以其父二十五年忌辰送糕　午時春波來與出訪月性要之渡浪華橋過錫島郎後出田間遊玉藤店飲畢春波家僮來迎乃歸　了春右門謙明來藏頃陸謙藏來賀　今日阿敬携忠也

賽玉造瘧神　名文吉會七月八月雜費

十六日

立齋贈肴　敬甫來灸背　儀兵衛來　藤左衛門柬相招午後赴焉黃昏歸　衛卒來告柴田日州自界移為大坂町奉行水野若州東觀還新御番頭河茂送梅墩詩鈔刻紙十葉以刻工中有拙手遣高四郎誌之

十七日

柬安石　春波來乞字　床下牌出要信之助赴綿平店夕食歸路別於大江橋　源一郎入塾

十八日

山本茂太郎柬至即裁答柬托諸源藏　先是留信良寄柬誠軒內包寄簡堂松園韻山諸子柬至是茂太郎柬至曰近不聞先生消息始知誠軒遊熱海未歸乃名信良語之　公圭來　儀兵衛來

十九日

耕石來　月性來　壽仙來告別　携文吉嚴祐至堂島肴店食雞肉送嚴祐名阿敬至余與文吉歸阿

敬別歸　田小弟來不值　東作來不值　松尾元兵衛送吉田敬藏柬內有井上君柬　春波以父忌齋送膳報以蠟燭

二十日

府內倉部人送大人柬內有遠思樓後集及範次長谷南梁柬　送大人柬於石舟河茂　毛利良平自江戶至請復受業去　扇和來　東畡使人來借叢古源流　良儀薦源一郎為學僕　高四郎入塾

二十一日

雄哉来　法景来訪飲之　中島屋直吉来不値
河傳来致渓琴東　藤本仲次自江戸歸郷途来見
庄次携其客榿莊来見　信良来

二十二日

儀兵衛来　夜章吉来　遣嚴祐托寄渓琴東於河
傳氏

二十三日

裁寄誠軒堀内忠亮福島彌兵衛東托諸信良（贈三子以糟漬香魚）　耕石東至　午前至堂島肴店食召文吉焉
出步北野過微雨迺訪但馬天民文吉別黄昏歸
嗣四郎兵衛東至　毛利良平入塾　信良来致界
公東不値　夜茅野貞助来（貞助十六七年前學於[illegible]）

二十四日

東作来　與文吉會於大江橋歸路過松尾元兵衛
氏托寄大人南陵兄東（送大人水滸傳八十冊）　月性来不値

二十五日

眞嶋順道来訪携遊玉藤店坐于樓上天晴烟暖野
望太好先飯而出探王仁墓池涸荷花秋色蒼凉追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八

懐春遊而數節物之換又過村西至橋上佇立迺店
假寐南窗覺而飲望東山彩虹一道横長而豎短布
觀也黄昏出村人辟主問何故曰新嫁娘過也奩具
頗盛而皆步行順道送至我家而去　後安儀兵衛
来不値　宗助送大人八月二十五日東及南畝兄
九月七日東　梅岑健明歸郷

二十六日

大村郎人送朝長周平本田鉄八郎東　與文吉往
府内郎借一室焉謀家事晩歸　吉田敬藏客貝健
三郎東至曰索盗件既嚼渡邊子矣　順道来告別
守田川健藏来不値　肩和来

二十七日

小竹東曰古賀大一郎自江戸至請見過午後至小
竹氏大一郎春藏在焉主人導至玉藤店途買卜焉
雖以店無能殺者放之出行廚而飲薄暮出店路於
田間過露菅祠中東至鍋島郎從大一郎別春藏別
至其家供酒嚴祐来迎戍下牌辭出送小竹至其門
儀兵衛来

二十八日
講後至府内倉邸托寄井上吉田容貝三子東於元
兵衛又托寄大人南陵兄東焉郎吏出南陵兄本月
十四日東附余亦裁荅東托焉是日借一室而作東
宗助家送茶菓文吉来謀我家務暮歸過肥後橋黒
雲下數紫雲上掣下雲圻處上雲補焉奇甚市人争
出觀之或曰今日午後星月兩見　文叔来不値
大新送糕及乾鰕　贈小竹香魚鮓三頭　葛岡仲
英招併齋夜赴焉余後諸客既去村井俊藏至興話
久之歸
二十九日
東大新及文叔　良平以其君命出塾寓松山倉邸
敬甫来
晦
河茂来謀遠思錄（樓）集後篇上梓件余曰京坂筆工彫
工兩拙何如河茂曰某且之京師選二工焉　小竹
逐遠思樓集曰明日晤於檣本氏而質疑矣　岩田
大石人藤林恭作来訪　翁和来　晩與文吉出至

高麗橋四軒街文吉請歸攜其僮至余訪俊安俊安
見其門人方物者文吉不至乃歸　今朝秀太郎請
明日同小竹翁臨東亭氏 東亭藤右衛門 別號以下用此　壽仙来
告別
十月朔
受塾生賀中耦約　葛城彌右衛門東至寄壺橋三
即裁荅東并寄大人南陵兄東托諸宗助　午時秀
太郎文叔来導至東亭氏數客在坐予東（借）亭氏之僮
召源一郎至復遣歸主人供飯少焉小竹攜賴山陽
姪七郎者至酒酣予出遠思樓集後編與小竹互論
疑義小竹曰導集中間見蕭字蕭省先生之樂器演
唐以来既亡矣不若用笙字余曰初得聞教幸甚良
久東暎至董督同小竹七郎出至檣本橋北畔予將
送小竹過巌祐及小竹氏僕来迎乃別歸　速見元
藏使人来送柿橘一籠　儀兵衛来不値　信良良
平来賀　夜杏菴来
二日
申牌序　發寄大人南陵兄東於宗助氏　文叔舜

子玄璘客年見於江戸者来　贈乾麪於翠江　送遠思樓
集後編於河茂　東亭之子平藏来曰家翁讓家政
於姪某請賜一詩

三日

東作来曰快晴宜野歩乃共出於門外諸方氏僕追
来投洪菴東曰洪菴父卒敢告其東曰某以父病歸
郷請煩先生而監我家敢囑又曰有杖慢甚某絶之
則因告菴謝過某来可敢告至渡邊橋與文吉遇焉
別訪分部九觀不在過綿橋西行又南折至玉江橋

過數鰻鱺者要余曰公昔日欲放魚而以直貴止今
日吾欲賤直請放之余以淨喜公忌辰在近出金二
朱買十餘頭放之大者長可三尺過橋而西折數十
歩數鰌者尾来曰公既放鰻鱺亦須放鰌鰻鱺與鰌
於公何有乎蒋余笑又放鰌三升餘訪康亭主人供
飯促昨日所囑詩太急乃口占一絶居家孝友鬼神知果爾階庭生玉芝附記得人吉事了看花實月期頤歸路訪芽野負助不在未下牌
歸東作去　安石来不値　了悟来

四日

以明日當淨喜公忌祭故將之天満買菜放學　辰
牌赴谷口氏召文吉焉而約午時訪職兵衛宗助捗
渡邊團十郎東其略曰蒙囑捕賊件某同町奉行之
同心嚴穿而未得蹤跡恐在浪華矣借文吉僕召藤
齋嚴祐至渡大江橋至天神橋北畔買菜數十種嚴
祐力弱殆不能荷乃送至浪華橋嚴祐別至大江橋
飢甚投飯店使藤齋告文吉於儀兵衛氏文吉迨迎
請齋別儀兵衛促飯　昨日儀兵衛告明日東市糶糴
將大闕請来觀之故来然而估肴不集無足觀也予

倦而眠霸和来見向晩雨甚嚴祐来迎文吉使霸和
送予　津田監物来不値　五十川七五郎来不値
戸夜同源一郎等豫具明日膳

五日

放學　卯下牌開庵文吉携其婢僮而来助之午時
招龍山誦經又招敬甫及塾生鳥三高四郎讓齋永
之亮等壽菴秀太郎偶至與焉良儀疾不至送膳介
後敬　了春以祖母喪終送茶　吉澤雄之進東至
其略曰某奉官命將以十月中旬上途還江戸敢告

河茂之子来借梅墩詩集刻紙十葉曰将刻速恩
樣後編故以此刻示刻工而摹此樣　今日秀太郎
話曰本月二日夜城中百騎衆山本槐之介斬其同
僚根津和三郎於直廬在内郭蓋為妖所魅也
六日
謙齋介播州人中村杏平相見請受業　午前至緒
方氏因信良見洪庵妻乎之且託寄洪庵東玄主杏
平見歸路訪春日寛平　池田莊三郎送陶器及菓
子　扇和儀兵衛来　東賢了諸囑梅墩詩集校訂

於北渚　跋若渡邊圓十郎東於御夫氏　東安石
謀觀北山紅葉
七日
謙齋介薩摩種島人樣本驪齋相見請受業　已牌
與良平文吉謀野遊出至御靈祠文吉請後行訪備
禹不在從倚渡邊橋上久之文吉不至乃至玉藤店
午食取店西田間徑南行入街中右折過裹巷雨下
至備禹氏借傘而歸文吉来見曰某疲走追先生不
見故還　天民源藏来不值　信良来謀曰家父疾

病河本幸民召某而洪庵不在故問何如而可余曰
宜速上程　夜恭藏来
八日
管原勇藏来　恩塚作兵衛使人来　講後與秀太
郎約觀紅葉午前出源一郎從至橋本氏主人謂其
室曰今日當齋宜薦素飯於先生必竭甘旨既而飯
出主人咎其粗大怒叱家人不已余愧辭出而行半
町左折渡一橋過亀井橋至茨住吉南畔余曰是佬
借舟何如乃就路右一店門有葡萄架者謀焉主媪

白兒出無操篙者客能操篙乎二子曰吾輩未習行
舟然水淺必能也媪導至水上假一舟而授楫櫂長
過丈重可十四五斤源一郎僅能擧之撐而廻舟舟
膠南岸不復動秀太郎晒曰拙甚代而撐之舟着北
岸余又代焉則逆行不進皆不知所為余曰蓋用力
甚故爾不如任流而下待其觸岸而篙之從之然流
綫動觸岸不動梢梢下四五丁秀太郎曰二人佐佑
下必速也見左岸有竹欄援之取竹長甚欲折不能
乃拾一木而擬立撐之始得下水漸深没棹不能復

下前有渡謂渡者曰汝若相救賜數百錢猶不勝終
日勞于濟手辭曰是官渡不得為利移也請竹篙曰
村中無竹不得已復下一二丁日漸低皆曰憾不陸
行偶見垂釣左岸樹陰者呼之釣者曰今日不獲魚
且為篙師既入舟曰小人亦未解操篙且試之言未
畢舟既駛下始得坐觀紅葉本年霜華來至風威先
落梢無滯葉者過半矣過漢舟買肴曰鮮鱗盡唯有
鰕耳買之繫舟上右岸投甚兵衛店買酒肴及飩返
舟飲酒肴冷硬不下咽所買鰕亦脅然意興頓自

得廻櫂至篙之過釣者處釣者辭曰某家在本街自
此南行便路也二子不得已行舟初遡遊猶不能下
至是遡廻則左右盤旋不復寸進忽過後舟奔至汝
呼曰避而我不能避終相觸彼將罵我謝曰觀我狀
豈解行舟者乎彼笑且赦曰公等舟觜下向是所以
不進也宜廻觜上向而左觜也釣者猶立岸頭走來
曰公等迂甚吾不忍見也皆善曰今日徼卿吾輩殆
不能歸也至葡萄店出舟賜釣者百錢不受强之乃
受問其名曰油屋喜兵衛謝店嫗以百二十錢渡處
井橋北行一町秀太郎別去過百間壕黃昏歸　信
良來別不值使嚴祐問諸緒方氏曰既上舟

九日

藤本仲次來　玄圭來傳信良旨乃裁寄信良父子
東訖焉　東學送羊羹　俊安來昨日梅七送東欲
離間予與文吉余不信問諸俊安俊安言其無狀甚
詳乃使人召扇和不至　黃昏訪俊安及春藏春藏
供酒約互批稿戌牌歸　召文吉良儀謀明日遊堺
安石東回關先生將來從前先生食言不一此般

復食言　屬文吉請其婦阿芳守我家

十日

將遊界定良儀為從者良平欲觀住吉亦請從源一
郎仲次嚴祐欲送余而文吉永之助有事於鈴木坊
約先行待我於天下茶屋　東亭東曰欲供蕎麥請
臨以將之界辭　午後與諸子上逵訪賢了不在訪
河淺謀遠思樓集後編上梓件又訪翠江至難波新
地源一郎仲次嚴祐皆有飢色知其未食也投道左
飩店徐行至天下茶屋北一村過永之助有怨色曰

某與文吉侍於天下茶屋久矣遂發頭痛故歸也留之不可迫天下茶屋文吉出迎賽住吉神祠祠有穹窿之橋世人募能攀者諸子數氣直進以試其能否初良平等欲觀界即歸至此日將沒乃議去留文吉獨去諸子請送至安石氏觀浪速店松使嚴祐先往報安石氏而至焉十年前余之始至界也日與安石來往誼如兄弟後為其妻所間互疏作客年再歸浪華則安石既知其妻之姦逐之來予家尋舊交故予亦來訪安石使繼妻見此夜月色如畫〔晝〕松影滿地因賦一絕贈主人

衣奔食走度昏晨大歲初能訪故人恰是千林搖落後一庭松月舊精神

將就寢主人供酒食忽覺喉痛而喀鮮血藏盤蓋為骨所傷而不見骨血止唾不下咽安石製藥數方含之奇痛難堪乃以燭照傷處暗不見不知所為僅能呼吸而已生涯困厄莫甚焉

十一日

平明盥嗽忽吐出一破膜徑三分許痛太劇安石以匙壓舌〔曰〕氣道食道中間有夾肉形如螺尻飲食時扼塞氣閉者傷在其根根腫而其夾膜脫赤肉露焉故

刺擊異常宜服硝石大黃劑不然毒氣鍾凝恐致腐敗乃服下劑　良平源一郎仲次嚴祐歸大坂余謂嚴祐曰十三日早來迎　朝食不下咽以為熱物增痛午食用冷物如下數箸　午後不堪無聊與安石良儀步街中過夷橋出于海口十二年前在界數遊此地余去界後土人浚〔浚〕川而鑿新港兩涯築石堤移南岸高燈籠於北堤堤嘴突出海心百間許綠波溶溶東通市中頗增勝聚步於南堤左有一店其園頗廣中央穿池長橋短彴高下布置蓋擬天保山者有小齋三四然蓬蒿沒徑安石曰此地往年極繁華儉令下悉毀之近日漸欲復舊然猶未也港多泊舟西南見長岡安石指之曰彼類長城者亦所新築功半而廢矣港見〔來〕一莊逕以堤上種稚松望甚佳港南沿港多廢宅或見居人往年有蓄生魚池焉石垣猶存毀東方一角而通港水安石指之曰是何必毀可以見儉令之苛酷而今又欲復舊何不恒其德也余曰吁勿言貉假店久之歸右折過一街左右皆倡館窓戶頗華然閒不視人過龍神橋入甲斐坊過舊居前

想十二年前事如昨日而當時親交皆隔離安石之
外無復一人矣未下牌歸安石氏　高四郎東送猪
肉曰京師人土屋養安者贈猪肉頗有臭故煮以奉
送　誠軒溪琴東至（高四郎所送）　夜井岡玄策来館余
忍痛言語痛復發客去終夜不得眠

十二日

痛如昨　午後安石導至魚仁菴佚酒然不能飲食
黄昏歸

十三日

昧爽（有）叩門者引入則嚴祐也曰丑牌發家矣　平明
雨降雇轎夫而歸途訪河茂既歸喉痛益甚使謙齋
針刺傷傍數所汚血少出然痛如昨服葛根湯　高
四郎告十日後事如左眞嶋順道東至帆足鵬卿使
其門人来曰嚮見囑遠思樓集後篇序文僕老衰日
加不能復構思往年呈一牘於尊公請以牘易序忠
三郎疾病呂敬甫（以上十一日事）春波龍潭儀兵衛仲次来
敬甫来診忠也（以上十二日事）　秀太郎使人来送柿及菓
于　東劉石舟　九山来

十四日

病如昨飲食殆不得通　忠也病勢頗進召雄哉診
之服其藥　執前人調文平来請見曰某蘐溪子也
出父稿乞批以疾病辭不見　宗助来問病

十五日

以疾廢塾生禮謁　已牌携高四郎出過府内邸宗
助曰今使人送令兄東於先生家矣乃使高四郎迓
取之兄書中有大人九月東過渡邊橋迫三番村寒
風劈面余初意将遊北郊遂觀箕面（尾）（箕尾一作箕面）紅葉高

四郎謙曰病中衝寒不可乃迓　宗助九山皆送菓
子候病　分部九環来不値　東安石　河茂送梅
墩集刻紙數頁彫工極拙遣良儀源一郎詰之　夜
衛卒来令曰皇太后崩遏密三日

十六日

病如昨　謙藏良平儀兵衛来　小竹送臨

十七日

發寄劉石舟及順道東於脚夫氏　河茂送遠思樓
淨寫一紙　余喉痛漸瘥而心下痞梗以為将發大

病之兆因謝絶人事而主養生召敬甫診　與昜三
永之助步街中遂訪良平於松山倉邸（在中島淀屋橋西北畔）
良平将留予供茶余辭曰此室陰寒異常恐感邪氣
要之出至堂島有店買雞肉店人初示肉一斤餘為
包之曰此直四百錢余去使永之助取包歸途或怪
其輕永之助始告曰波減三分之二而附我矣余曰
兄何不詰也良平請往責之余以道遠厄之嗚呼都
人欺田舎漢至此乎哉至淀屋橋良平別歸食雞心
腹益悪　良平来復與出步街中謙齋從遇高四郎
於擁坊要之行至京街濃謙齋別過汙（別）予板橋南行
數町左折過信濃橋訪敬甫不在就其藥筐調藥三
貼而出訪賢了及公主皆不在歸　龍淨送膳　昜
三歸郷

十八日

栽寄大人南陵兄東屬文吉托諸堂島脚夫氏　致
昧爽勤會為夜　使高四郎送梅墩詩鈔二本於賢
了氏囑致之北渚贈北渚羊羹一筐　雄哉診忠也
及阿敬　春波来曰府内邸前見舉船恐太夫至乃
使人問宗助曰岡本子昨日至　午前館岡本子遂
見其弟渡邉物右衛門藤田康平平次兵衛而歸
俊安龜年来不值　藤田平次兵衛来　昨日来嚴
祐及源一郎讓四郎有過余欲皆逐之謙齋来謝赦
之

十九日

昧爽走文吉嚴祐於雜喉場（地名）魚市買生鯉二頭曲
鬣二頭而贈岡本子及物右衛門康平平次兵衛
東洪菴吊喪贈菓子一筐　敬甫来診余雄哉来診

忠也　午後赴府内邸（廷）過邸卒曰岡本子有贈先生
閑其櫝觀之酒券及乾烏賊也又有別包二藤所贈
蘭席也遂見岡本子二藤而謝歸路訪春波先是春
波貸金數千兩於府内邸邸負不能返囑余謀諸平
次兵衛不應余辭諸春波出至平野街春波追及至
我家飲之　竹内良平東寄乾烏賊　涼藏来不值
黄昏岡本子康平来　今日病少愈夜招文吉飲
亥下辟昜三歸塾　安石東寄書數紙　忠也愈

二十日

始講　敬甫來訪　安藤右近東來即截答東　将
赴府内郎別於岡本于等以疾來愈且雨止東廉平
平次兵衛告之　夜文吉來話其僕仙吉喘來呼曰
官下符召主公凡官下符於其家而召其首孫當死文
吉聞之面色如土余亦生悸文吉走歸其家使源一
郎從之歸曰仙吉誤矣須臾文吉來曰官命送訃具
於乜屋十兵衛獄中符下薩濱氏薩濱使人送示符
俾誤謂官捕文吉也疾言驚仙吉故仙吉遽矣源一
郎等聞之一笑文吉曰驚魄未定請賜一壺酒齎去

余亦與鶚三源一郎飲以鎮悸

二十一日

夜來大雨屋漏使源一郎語屋主冨藤　雄武來訪
忠也　謙藏來　賢了使人來送北渚東及其所校
梅墩詩鈔　疾始痊、櫻井一太郎使人來送塩鮭
曰昨日來此地寓山崎佳味亭

二十二日

夜來留讓四郎宿囑理髪　先是北渚（字元馭）為余校
梅墩詩鈔寄約賢了往謝久不果今日賢了來導至
吴氏主人供茶午後歸賢了逢別　山本茂太郎東
至　源藏携萩人池田榮藏來曰将陪觀西照庵菊
時既過申牌余頗難之然恐違其厚誼許之疾走至
道頓濠既昏黒途多淤泥至菴提燭觀庭屋用油紙
以蓄菊者凡四所皆面室每室有客絃歌嗷嘈傚東
邊一室命酒有盛饌飽甚戌下牌出過寺町西行渡
一橋右折出於道頓濠劇場傍源藏忽走先行不知
其故使僕追之余與榮藏立於夷橋傍待之良久僕
返曰主公醉在駒亭予渴甚立亭前乞水呼源藏

則呶呶不肯出乃留其僕焉過戎黒橋至尾衛月未
出衆雞悲鳴榮藏送至門前　劉石舟東至

二十三日

屋主使人來振漏所　午前携鶚三源一郎訪櫻井
一太郎于佳味亭主人方食飲余來徹春草至使源
一郎先歸將與鶚三步北郊出至梅檀木橋春草別
訪五十川七五郎不在至大江橋覺感邪氣即歸
備為東飲之　有儀來

二十四日

梅七來　宗助送吉田敬藏容貝使三郎阿部鉄藏
東　秀太郎來曰東亭欲供蕎麥請臨某先往　俊
安來　屋主使圬者二名來理瓦　午前携源一郎
赴東亭氏食蕎麥歸路遇山崎屋市左衛門於薩摩
倉邸前曰家兄津田監物來在敝廬導至其家見監
物焉供酒出訪源藏歸　調文炳來見　小竹東送
所書梅墩詩集序曰明日一太郎欲招飲池田亭敢
告　監物來　黃昏地震　夜謙藏來告將遊江戸
余曰止　春草來飲之秀太郎來與焉戌下牌皆去

二十五日

北渚東送梅墩詩鈔　雄哉來診阿敬忠也　午前
與文吉赴備禹氏主人供雞飯源一郎來曰小竹使
人來言一太郎初約飲池田亭而以雨故止將集其
所館佳味亭也文吉去時黑雲滿天雷雨並至嚴祐
來携至佳味亭衣裳悉溼一太郎方與京師人今枝
讓助坐少焉小竹春草耕石至酒酣分燈前細雨簷
花落為韻余得花字　橋南橋北十千家渚嘴中分二水斜寒雨聲中天又暮留連江閣剪燈花
耕石乘醉數調余余不抗小竹解之春草先去

戌上牌同小竹耕石辭至淀屋橋別　河茂送梅墩
詩集刻本五十餘葉　監物市左衛門來不值　此
日雨勢如昨晚暖甚夜大風雨而晴

二十六日

平明嚮發　往備禹氏謝遂遇文吉　遣源一郎於
河茂氏送梅墩詩集二編三編及北堵尺牘先是北渚
輸江都筆工多譌字而東余余使河茂送示其牘於
筆工

二十七日

雄哉來診忠也及阿敬　屋主使人來檢屋　宇田
川堅藏來行東脩請受業　午前一太郎來携至京
街橋側牡蠣船供酒飯歸至渡邊橋側、夜大風甚
雨文吉來話忽聞鐘聲開東窗紅焰滿天疑城中有
火或曰骨屋街也然以風雨無敢往者少焉滅

二十八日

朝來雨止風益厲　文吉來告昨夜火即城西直舍
也本年官修城材木山積皆焚矣　河茂來請遠思
樓後集上梓件及梅墩詩集校正件　先是河茂使

京師筆工横井某摹清明二代書様請揮之余十日
前既寄諸大人今朝視案上猶在焉蓋誤送他紙也
余性固固密不敢忽忘先室没後家務紛冗精神大
耗往往有如是卒易故書以自懲庶幾慎於将来也
月性携周防僧某来見　調文炳来告別　夜竹
梟小左衛門東送素麪

二十九日

栽寄大人南陵兄熟平樋口子是永平内東記諸宗
助　雄哉来診阿敬而去忠也疾病阿敬不使雄哉

診余咎之復召雄哉至　加賀亮至文吉家文吉請
余携焉興飲　阿敬震乳汁漸乏欲雇乳母與文吉
謀屬新屋某妻携乳母至恐忠也戀其母不肯親乳
母也使乳母抱忠也寓文吉氏夜忠也大啼不得已
帰投阿敬懐使乳母臥其側乳母伊丹隣邑產也
敬南来　劉石舟東至逆遠思樓詩集後編二冊

晦

讓四郎来理髪　了春榮次良平来　訪文吉逢遇
分部九環携帰而話　文吉来謀我家事　夜訪文
吉敬南来會　夜與謁三定塾生學位昇進法半循
宜園法半創新法

十一月朔

浴湯肆　受塾生賀　清水順治来告将帰郷　良
平讓四郎宇田川堅藏宗順謙作来賀　龜年来飲
之葵園龍潭偶来與焉　使高四郎館櫻井一太郎
及月性月性将帰郷囑寄周邦東焉　勝間尚助来
介播磨人瀧川玄亭請受業　雄哉来診忠也及阿
敬因視乳母乳汁善否雄哉盛乳汁於漆器嘗之曰

味濇恐非生児者凡小產者其乳汁濇而易竭乳母
聞之請退許之　謙齋帰郷迫来塾生不和且屢犯
規則謙齋為其魁晋為余家謀者聞其帰皆相慶

二日

雄哉診忠也及阿敬二人病久不痊余心鬱陶不樂
栽寄大人南陵兄東使高四郎托諸宗助（東中包 劉石舟）
東　雇媼理久　東亭使人来曰欲供蕎麥辭以煩
兄而送其所屬乾樓詩　東龍潭（托右 門）　夜敬南来

三日

小竹東贈肴乞字又送草場珮川東　中川玄佳送山田文部東東中有津久井又左衛門東又左衛門壽七古一首江城明月去年秋訪君水涯請書樓不見美人吾心愁欲去門前且遅留我猳信山雲萬疊君其西歸浪花洲不假良緣天慳甚一誤見朗風馬牛梅霖新富天閣大遠山近山翠如流忽見朶雲飛到手披緘墨香紛難收飯来掴歎如面時感製録梓已成謀海溼山重荷交館鄙詞堤愧本八牧浪華風月居好住江城歎壓不囿頭上國饒進傾益日詩酒狂態名容不　了春等與丹三訟使良平和之　北渚校梅墩集送之　與文吉衝雨訪源藏文吉欲因余見源藏有問焉源藏方在吏局胥徒在側余不敢見文吉而歸　月性来告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八　二三

別因托送書一紙於小竹氏　雄哉来診忠也反阿撤二人病症如舊而未得侍藥者余心益不懌

四日

先是余以室家不足故未撿察塾生塾生怠惰日甚今日招龍潭令塾生曰春来未立塾長故人心無所統一今欲擇稱輿望者焉請闔其名而観我衆推良儀於是定良儀為塾長辭曰長字名望甚重顧為監余曰善先是外来生屢與塾生悪於是使良平統外来生余輯内外諸生而申令革規則　玄圭杏菴来

敎坪井信良東告誠軒痊　一太郎使人来送臨雄哉来診　春波来　五十川七五郎来　原連自日田至連十四五年前學余而容貌全變曰将學京師

五日

春波来乞字　月性来告別　雄哉来診　連来告別　晩之文吉氏食　訪文吉加賀虎見焉　有儀来　夜講近作詩　四五日来陰雨暴暖以寒暑針測當九月初旬候今夕始晴寒威凜烈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八　二四

六日

雄哉来診　賢了使人来　大風烈寒

七日

東亭使人送菓子　遣嚴祐于北渚氏送臨　森本权藏東至　小倉尚藏東至　文吉之京師　備中人藤田九郎来請受業使良儀接之

八日

雄哉来診　與丹三約綵日間勤怠以相勵　敬謹来　角觝席風来理髪虎風日田人寓文吉氏　秀

太郎来不値　午後携文吉僮虜吉過北里裏巷渡小渠訪加賀虎虜吉先去主人供酒飯先是聞主人東隣有某氏別荘将賣之文吉勸買之余欲觀之主人使婢導觀荘荘主不在排小閤入園廣而荒頗不[有]幽趣不敢撿室内問直主人曰三十金酒酣讃岐客土井廣之助来同席其人温藉不似田舎漢去曰僕寓居西隣請過黄昏辭過土井氏歸路過虜吉来迎

龍潭送菜菔　夜吉澤雄之進弟龍藏来贈唐紙墨筆曰家兄今夕自長崎至寓高麗街會所敢告

九日

博多屋松兵衛者携従兒伊三郎東来見東曰其過五十無子養松兵衛為義子配以長女阿廣松兵衛有事于京師因令拜謁云云又致大人鉄之助東大人東中有寄劉石舟栗乃托松兵衛　脚夫氏送大人棣園兄鉄之助東而乞銀五錢兄東曰我欲使乳母迎忠也然不知阿敬聟否故不敢也　秀太郎介吹田人（吹田北部）攜西尾善四郎相見　橋本平藏来曰東亭将歸神戸敢告　吉澤龍藏来送之出館雄之進雄之進供酒食且圍碁且話別後世事變革之状金贈越後縞一段及糟漬香魚其妻子見日没文吉使虜吉来曰頗速歸乃歸至文吉氏議其家事　芽野貞助来不値　河茂使人来

十日

農夫乞我家小水者送菜菔四百本令源一郎嚴祐洗之　俊安来約訪雄之進　雄哉来診　午後與俊安館雄之進圍棋先是余屬雄之進買新渡書價金若干兩雄之進使僕負書送余余贈香魚鮓　藤田

九郎来請受業不値

十一日

藤田九郎来聽講（以下不記）　龍讓来　雄哉来　雇媼理久　訪文吉文吉致千原保右衛門東（保右衛門即與一也）

使源一郎嚴祐洗菜菔如昨　午後館雄之進主人供酒銅局吏蒲池文四郎大阪人某同席黄昏嚴祐来迎乃歸　戴寄大人棣園兄東托諸文吉　夜訪文吉有儀来見焉　八谷源藏池田榮藏来不値榮藏贈茶椀

十二日
晨携源一郎館雄之進雄之進將發轎馬塡門乃叙
別退歸路訪平井東一東一新移居我東衛相距一
町有半　北渚校梅墩集迓之　炊壯蠣飯侠文吉
舁三良儀高四郎龍淨及源一郎嚴祐

十三日
裁寄大人東託諸文吉　裁寄勇藏廉平平次兵衛
徹藏敬藏健三郎順藏漢琴父子大多喜平太東合
封之表書廉平名托（托）諸宗助　周友來　贊了使人

來送金子及菓子　阿敬鄉人傳右衛門來見　秀
太郎來宿（宿）話次忽聞鐘聲謂火也出棚上而望不見
火所蓋寺鐘也

十四日
與秀太郎趣湯肆　坪井九右衛門山本茂太郎東
至（茂太郎寄生方舁齋書）　雄哉來診　傳右衛門來使文吉
留之館于其家　宗助贈溫飩蕎麥　先是囑雄哉
雇婢今日雄哉使其婢導一女至約三日後來而退
翠江來贈蜜柑　夜晤傳右衛門於文吉氏謀阿
敬去留件

十五日
南至　受塾生賀　了春榮二惠生良平讓四郎來
賀　敬南來飯之　托寄恭藏東於文吉

十六日
吉喜來　達高四郎於北渚氏送舁齋書　加賀虎
來飲之文吉與焉　有儀來不値　俊安來　中島
屋直吉送金二朱　虎風將之廣島來告別贐金二
朱（又）嘉吉送巨鰕三　使源一郎送鰕及饅頭券於

平井東一賀其新居　託寄健三郎書於宗助　雄
哉來診　夜秀太郎來

十七日
雄哉來診　河茂使人來取梅墩集（詩）鈔三編卷之一
方山去團東至　扇初來曰某贅于扇屋妻死又
爲式所讒夫歡義毋而出今寓文吉氏賴爲我謀安
身地飯之　數日來屢雨屢晴晚如八九月今日大
風雨既而霽　秀太郎來飲之　夜批坪井九右
衛門詩而題一絶（一別匆匆又二年浪華風物獨蕭然今宵偶讀君詩卷使我神遊墨）

氷遠

十八日

載寄坪井九右衛門小倉尚藏山本茂太郎東而遣巖祐於源藏氏托焉且問其在否返曰不在　茶屋愼次郎與其族某來見致河野龜太郎南條董一郎東龜太郎東曰僕父子待譴官府杜門事未解云云池田榮藏來飲之良儀與焉　宇田川堅藏送猪肉（堅藏贅於久萬氏冒其姓）　夜雄哉所薦婢胡乃來（胡乃大加人也）衛卒令曰夜分須使僕巡衛呼火（大）用心乃遣巖祐

宿衛卒舍　高四郎將歸鄉爲東其父　遣高四郎於南禪寺曰本月將有事於醇懿恭哀二墓不知何日過貴房而可乎澤答曰醇懿君忌日丁二十六日是日拙寺有事願二十四日臨乃召良儀謀所以招客

十九日

敬證送肴問阿敬病　發答方山玄圃東於伊藤孚藏（孚藏篤三弟也高之吉氏）　批誠軒浴餘吟稿書其後曰聞君興疾而就浴熱海吾心搖搖猶懸旆也讀此卷詞源滃渤足與熱海雷轟爭雄何其盛哉則知其霍然已痊爲浮一太白以閱畢　夜携源一郎訪敬甫賀了皆不在遂訪翠江其夫元藏見歸路至新街橋日向坊買猪肉又買甘蔗既歸薰蔗食家人

二十日

送寄軒（蔵）父子沖齋東於玄圭許使玄圭屬諸洪菴春草門人今村負藏携春藏東來見乞豁然樓詩遣源一郎問宗助病送菓子　阿敬病痊　立齋送猪肉

二十一日

溝部玄民來　一太郎來飲之　小竹送肴且致告賀大一郎所送穀遁先生墓誌銘搨本　北渚返梅墩集三編卷之二又送無名氏所著儒者評判記一冊先是北渚得評判記贅了告諸余余欲借之北渚不可曰先生一見必怒余曰僕所以欲觀別有一理必不怒也強借之記中舉京坂儒者詩文人二十名余亦與焉其評曰此人以爲淡窓令弟其名譽頗噪然詩拙甚且喜豐其茨蓋爲山也（俗謂請張者曰山師）　品評有

數等最上曰真極上上吉次極上上吉次大上上吉最下上上吉雖居上等者評極醜詆或披扶閭門而及隱私蓋無賴小人之所作小竹居最上等東畡居二等而黜余置詩人列中之最下等云此冊既有或批曰謂旭莊先生詩極拙者其人恐無眼者不然有深怨於先生者先生方今大家其集方出使評者觀將愕然吐舌然先生之詩似太過自由故覺差俗傍注有難者曰吾子謂先生詩俗何乎曰先生之詩固不可勝譽故強以俗字抑之而已吾所以曰俗者繪

炙人口之謂也猶樂天詩子昂書耳又曰先生屢更其居蓋知者樂水之流性不堪無事也莫以此疑其為山矣此評疑北渚所作也　土佐林英右衛門來致松岡七介所送紙十束　遣源一郎於北渚氏東曰評判記既閱畢謹奉返僕初以為我有大過失而未經朋友忠告終不自知而世人皆知之而訐之亦吾藥石也故欲急觀之而其所數似未中我肯綮何如北渚答曰作者毫不知先生為人故妄為彼胡說先生言如此吾服宏量　以阿敬病痊作魚飯供家人及阿芳　夜讓四郎來理余髮

二十二日

遣愚三送谿然樓詩於今村貞藏　有儀來　試寄溪琴松圃東

二十三日

洪菴來　東敬甫告菴花岡兄弟賢了惠聞等告明日有事於醇懿之墓　花岡貞藏德太郎送素麪辭明日招　忠也有病君雄哉　烹豬肉贈小竹　杏菴來曰村上昇吾二宮敬三皆識醇懿君者乃招之

宗淵等來宿塾

二十四日

故學　昧爽使嚴祐先之南德寺辰下牌敬證來余與之先出良儀從今日天晴日暖如春渡大渡訪吉喜而至南德寺少焉宗順了春宗淵龍淨惠生良平愚三榮二玄亭至龍潭揭燈佛前設醇懿居士恭哀童子靈牌而請經諸僧和之畢將膳杏菴昇吾至余豫屬龍潭具膳如去年例已食敬證先去皆出謁墓余賦七古一首述情返寺作書數十紙以施諸子申

上牌辭衆皆從歸　屋主使人補漏所　梅本健明
東至寄馬鮫魚　使文吉發寄溪琴松園東於河傳
氏　遠嚴祐於谷口氏贈書　河茂使童來致梅墩
集刻本數紙因附以三編卷之二　忠也有疾召雄
哉　僧龍山将歸日田來別

二十五日

驢龍山以赤間硯而屬寄大人棣園兄東　遠嚴祐
於南德寺贈龍潭妻子紙及菓子以謝昨日勞歸路
發荅健明東於冨島天満屋市右衛門氏寄南條董一

郎河野亀太郎東於常安橋播利氏（播利氏茶屋慎次郎所寫）
敬甫來　昨夜或傳愚㨿作兵衛死召敬甫問之曰
訛也

二十六日

遠源一郎於鯉座橋土佐邸見林榮右衛門囑寄松
岡七助三宅大藏東（送七助筆六枝）西歸路過河傳氏囑寄
溪琴東（內對寄松園東）且買砂糖　橋本平藏來以父命送
羊羹曰家翁薙髮改名良西欲招請先生卜日旦
豫告　河茂使人來取梅墩詩鈔刻紙數葉　文吉
之京師　高四郎東至　敬甫來　夜仲英使其門
人來迎乃赴焉主人曰具新娶見其妻及妻兄武藏
主一郎（京橋同心）供酒主一郎去予話至三更　夢遊或
溪莊賦五古一篇覺記末結二句曰衡門雲不關月
送漁舟至

二十七日

宗助使人來送大人十月二十二日本月二日二東
及南陵兄本月二十日東兄東曰府内有貞烈女子
公賜褒賞吾送其状宗助氏卿視之宗助東曰昨日

府内人棄兵庫舟将入安治川船覆有死者　河茂
來謀梅墩詩鈔彫刻件　俊安來

二十八日

宗助送大人十一月十一日東（中有孝也範治東）及南陵兄
十一月十三日東三通皆問忠也阿敬西下件何如
　戴壽敬藏健三郎大田喜平太東屬諸宗助　仲
英來　敬甫來　有儀來　古門來　始使罨三源
一郎作語録　發寄松兵衛東於京師四條東洞院
街西折處近江屋卯兵衛氏（報阿敬西下件也）

二十九日

飯後肩強而疼使源一郎台敬甫不至　雄哉來診

忠也阿敬及余　敬甫來　夜使嚴祐迎隻眼良碩

至鍼項背

十二月朔（以下至除夕藤田爲三失之稿故叙事多缺畧）

疾如昨廢諸子禮謁　使源一郎之敬甫氏遂之恩

塚作兵衛氏取朱子墨蹟搨本作兵衛曰我未識君

且無先生柬不可輕相附明日我携往　壽菴來

天民來　自先室歿荐遇盜難且東西遷居總計癸

卯五月以來費用過千金矣然竊貸借親故而不敢

公告父兄幸世人無知我窮者至是以為人稍知我

窮將不與交不如告父兄悉返他債也然我猶有器

物書籍衣服悉賣以償之猶有所不足而後告可也

今日始賣所藏淵鑑類函康熙字典於阿茂取金十

二兩今後將稍賣所藏諸物然不必記生來賣書籍

以今日為始故書　洪菴敬甫杏菴了春惠生顥量

堅藏讓四郎來賀　秀太郎來留之宿

二日

遣源一郎於仲英氏遂之公圭氏取朱子墨蹟搨本

讓四郎來傳堅藏旨曰義父久間要人欲招先生

乃使讓四郎理髮　午後與讓四郎爲三出將赴久

間氏途遇堅藏曰良儀等何不從也我且往迎之余

至久間氏堅藏亦携良儀歸主人供猪肉及飩堅藏

兄宇田川主水來見酉牌辭歸　雄哉惠閒敬甫來

皆不值　新清送熊野塩肴　酉下牌阿敬俄腹痛

而小產事出倉卒不知所為走源一郎於雄哉氏召

之至文吉阿苕皆來而宿我家　東亭來曰明日徽

廬茶會請同小竹先生哥枉駕（宮）　俊安來

三日

午前赴橋本氏少間小竹文叔山崎淇水至焉主人

供茶所謂濃茶者其禮式極嚴先定客之坐位小竹

居首而余而文叔而橋本氏姻某而淇水一切言語

動止居首者始之次三人唯居首所為之視居尾者

終之故非老茶事者不能居首尾余及文叔尤不慣

茶儀屢為小竹所教督乎藏行茶畢將供膳東亭出

拜忽不見文叔小竹曰何之文叔方入主人室與婦

人言笑復坐小竹曰何破茶之甚既而笑曰茶人拘束哉夫茶理今日廣熱二兄真率不拘及得茶理一座閧然笑晩歸　雄哉来診阿敬　阿波林一藏来告将之京師不値一藏二十一年前與余同寓茶山翁塾時既四十四五今猶健手憾不相見話舊中西負助㔟小倉人松屋喜齋来不値

四日

負助喜齋来見曰小倉郎監西田庄三郎着著詠歌眼目請賜序余辭曰余未識國詞安能序之　雄哉

来診阿敬　午前與敬證出食井池看店　僧玄海来不値　長尾良哉東至寄乾肴　有儀贈砂糖候寒

五日

市左衛門送雞卵　佐佐木八郎兵衛有儀敬甫秀太郎堅藏来皆候寒也　遣一郎于大新氏贈雞卵羊羹遂之九山氏贈塩肴之作兵衛氏取宋子墨蹟搨本　遣嚴祐于宗助氏于有儀氏以贈茶菓候寒　鈴木尚太郎来飲之賢行仲英偶来與焉

六日

源藏来　雄哉来診阿敬　有儀贈味噌九山贈牡蠣佐佐木八郎兵衛贈鴻　遣源一郎于小竹氏于北渚氏贈菓肴以候寒遂發巻長尾良哉東于坂田屋小七氏　遣嚴祐于信之助氏贈菓子候寒　扇和来先是扇和為梅七所搆失歡於養母而出無所托身屢就文吉謀文吉不應既而不得食累日歎曰有死耳去余聞之囑文吉使人尋之獲於橋上要之歸余曰吾在鄉與吾子不厚然吾子生來封家一旦破

産累及親故今日飢餓其所自速復誰咎哉然吾此（在）地自家雖無儋石而使鄉人餓死醜顔視之亦吾所愧吾子能不辭炊飯奉履之役則衣食於我扇和頓首涙下曰死且不辭何辭役乎某将投橋下死然不能死屢臨屢止終遇貴伻甚哉人之不能自死也今日以後餘生皆公賜也乃飯之約明日来而去　秀太郎来曰明日将銃禽於九條村先生無意来觀乎余曰願觀良儀聞之請從　将改繕席召疊工謀之疊工見前

七日
昧爽秀太郎來導至九條村内野春峰氏良儀從主
人供飯具舟一隻穿田間小洫南行稍入渠中西南
行過市岡岡島等新田兩岸往往見鳧鷺鵓鴿鸕鷀
諸島秀太郎放銃不知數然不獲一余曰止唯損硝
與丸耳秀太郎猶每見一禽凝視不已余尼之輙曰
今度必不誤比發禽既飛去如此者數十度矣余曰
天下拙銃七春峯等絕倒今日霜晴温如春晚黃昏
返春峯氏買猪及飩食之日田角觝集春峯所善來

見焉送余至雜喉場戍下辭歸　宗助贈砂糖仲英
贈肴　中川立德汙德元恭田川與七郎堀田誠次
郎來皆候寒也　和助（扇和改名）來食之此日遣嚴祐於
東亭氏贈鳧　府内舟師來不值
八日
仲英來乞字　疊工來治席　和助來寓我家委以
厨政　府内舟師來曰某令兄南陵公所眷顧敢問
先生安否乃謀托阿敬母子焉初阿敬既聽西下而
以疾止至是既痊請今冬送兒西下明春大歸鄉里

余許之先是棣園兄東曰使阿敬送兒吾予養之而
賜敬也金十兩南陵兄東曰若送兒須托府内舟先
見我我護送諸日田矣至是西下之議始決
九日
春華致輿野順藏東　初源一郎輕躁傲惰與良儀
等相結屢擾家則至是余以和助來寓爲辭命出寓
千塾　阿敬西下既決以文吉娉阿若日田之產而
慣家務備之
十日　事鈌

十一日
昨日及今日以阿敬東裝且裁寄日田父兄東諸務
鞅掌不復記録　玄海來告將歸鄉余欲囑阿敬母
子焉阿敬難之乃止　嚴祐請隨忠三郎西遊許之
使宗助囑府内舟師護視阿敬母子
十二日
賢了敬澄宇助餞阿敬以器物
十三日
阿敬忠三郎嚴祐乘舟於安治川黃昏出門余買一

舟與秀太郎敬甫源一郎阿理久等送入舟中贈舟師以酒余懷忠也未離襁褓昨年發江戶今年又赴西州屢衝寒暑且其行與生母離爲淚下舟師曰將以明日昧爽揚帆乃歸

十四日

余懷忠也不能忘使人視安治川舟既發矣

十五日

辰牌勢和助出訪葛氏莊次主殿五岳壽菴良平春波宗助田川與七郎元恭源藏洪菴諸家候寒午後歸　發寄誠軒東于洪菴氏　高四郎入塾先是高四郎歸家余以明年歲首塾生無慣家事者召之

十六日

幸京寶齋來　阿敬十四日所發東至曰舟行無恙至明石　敬甫來謀我家事

十七日

余不堪無聊秀太郎來慰遂宿　和助晝間屢出復備源一郎　先是俊安與和助惡聞余受和助詒曰和助小人也其轉死溝壑天之所然而公愛人吾不知其故余曰彼固小人然知貸財者之爲恩人猶勝禽獸也初俊安借棣園兄金十七兩而不返兄聞余窮東俊安曰彼金請償于家弟余謂兄曰俊安亦窮不用必促之然時以兄旨微諷之俊安恬不爲意唯曰件忠者貸我金而不促君子哉余始不平至是因和助事言及之俊安羞且怒退宣言於衆曰旭莊愛和助將圖不義之利聞者或來告之曰謗鋑將熾余曰無本之鋑不久而滅物之理也彼狂心如是恐彼未見我謗鋑之熾而其躬自熸也矣　夜有儀來

十八日

遣和助於宗助氏托寄南陵兄東　發答順道東於脚夫氏　溝部玄民來　敬甫來　往年葛城助四郎之亡命也不知其所在往近日見諸仲英氏余告仲英以其無賴仲英曰彼既悛行成端士請恕之今日以仲英東來請見余不得已見之既而告仲英曰葛城生見我不敢仰視而左右顧言吐低而媚其心未端也須遠之

十九日

胸痛剰遣源一郎於敬甫氏乞藥　大新贈乾柿
藤林泰作東至寄金四日前余囑寄泰作東於和助
和助置諸其案上忽不見源一郎以下交索之不獲
至是泰作東至曰先生十六日東至云云和助源一
郎謂咄咄怪事乃東泰作問之　雄哉來示一物長
七八寸徑一寸許表似素絲織成者上有長毛類馬
尾色如雪而光内空容二蟲大如蟻相擁不離而枯
矣余曰是似人造而天造也不知其名雄哉曰是名
偕老同穴長州海中所出　敬甫謙藏來

二十日
雄哉來　千保來飯之　謙作來告歸鄉　梅隱來
渡邊順八郎送大口魚二尾　越前令主東莊淨
圓寺僧雜雲來請受業
二十一日
爲三東至送金　吉菴來乃囑寄朝長周平本田欽
八郎東　翠江來贈乾柿肉餅　敬證來　吉善來
理久來問阿敬母子消息　敬甫來　發答泰作
爲三東於文吉氏先是泰作答東至曰一日見貴東

在案上不知何人所送也
二十二日
源藏送坪井九右衛門小倉尚藏山本茂太郎東
花岡德藏德太郎來候寒　九山來　遣高四郎於
春草氏囑寄眞野順藏東　伊勢人鹿園者寄津田
謙齋東至表書金子在中以良儀與謙齋厚付焉
文吉來告官斷十兵衛罪當中追放禁其在鄉國及
三都諸地方而逐之
二十三日
雜雲入塾　福彌父子東至送淺草海苔三包候寒

小竹送雉　龍潭來飯之　夜有儀來　訪春波
不在遂訪宗助
二十四日
遣和助於敬甫氏敬甫贈醬油一樽　遣和助於源
藏氏贈雉且囑答九右衛門尚藏茂太郎東　文吉
以擣糕送膳　謙藏來　九山送乾柿　東畡來
有疾名敬甫服其藥　秀太郎來　雉喉佐送肴
今朝霜晴殊暖夜見電光于東北少間大雨滂沱

二十五日

遣高四郎於龍潭氏　源藏贈糟漬海魚一桶　歲晩百債並至書證券借春波金二十五兩余生來以券借他人金以此為始故記　龍淨招余及高四郎源一郎俊飯文叔同席歸路過文叔氏見其母二十一年前余寓文叔氏其母侍余甚深文叔出家十餘年近日始迎母焉、　先是東隣龜休者因文吉乞其父遺影贊今日携金五百疋及菓子二筐來謝聞其家富兄弟友愛然年過四十未娶問其故答曰某兄

弟三人某行二家父愛某過兄遂廢兄立某為嗣某辭不可曰我家非汝不能興也兄有子某養為子弟耳聾口啞某以為吾若娶妻或將有子恐不得不踈兄子弟癈病且頑非婦人所能容故不娶也某謂我家即兄家而弟先人遺體安以婦人博之乎某受與家之命于父故勤若異常家產信初是所以報焉也文吉聞其將謝余告之曰贊字數不上百言金二方可龜休不可曰吾鳴吾父之贊而薄謝之此非薄於贊者薄於父也吾豈敢哉文吉告諸余余疑未信聞其論知其卑行矣　東作來　有儀來　東亭以揭糕招使高四郎往辭

二十六日

遣和助於小竹氏贈糟肴　加賀虎送昆布信之助送午蒡　贈糟肴于龜休　發寄石母東於脚夫氏內包大人東　坂本氏送江原桂介君東東中包金二朱　未牌訪龜休仲英東晩大新九山惠閒諸家候寒而至敬證氏主人具酒肴為忘年會俗謂歲暮飲日忘年會　賢了來國席夜半歸　文吉來致千保東時千保在京師

二十七日

發荅福彌東於宗助氏　文吉所携來鄉人林右衛門以十兵衛件結局將歸鄉來別因囑寄大人東津田監物日下祿之助來　宗助贈炭　敬甫來謙藏來　中邨携高四郎赴賢了氏忘年會敬證惠暉同席夜半歸

二十八日

送阿波庄酒券一枚幽　平佐肉餅二方紙　土佐池彥太郎者東至以其族某方在宜園請轉致其東　仲英

亀休皆贈雞卯　橘幸作來　敬甫來

二十九日

千保先是犯罪竄尾張至是以十兵衛既放逐（蓋十兵衛坐千保事）潛入文吉氏往見焉　有疾召敬甫　文吉來謀送千保於加賀虎氏　贈備禹鹽紅魚二尾信之助乾柿一筐宗助饅頭一筐東亭書一紙及菓子皆祝歲暮也　敬證來自買酒肴飲余　龍潭送菜　東亭送金二百匹　堅藏贈銀及乾柿　秀太郎來　男三東至　朝長周平東至　橘幸作來　宗助

来曰寡君祖母卒敢告按府内侯為寛政賢相楽翁公孫其祖母即公之正夫人本年侯謂余曰家王母年近百歳我問頤養術曰吾年四十以來絶慾而飲橘皮湯別不事攝生　村上昇五杏菴文吉來賀歳暮

日間瑣事備忘錄卷五十九

弘化五年戊申元日 丙子 立春

余年四十有二在浪華淡路街僑居兒孝隨大人在日田兒忠客臘十三日隨篷室平野氏赴日田棣園見許未得消息 迎歲我居者六人近藤良儀岡村多仲松永淳一郎僧雅雲僕和助婢芳 昧爽着新衣拜皇大神聖像祖光故國薦屠蘇食糕而觴門生婢僕 平旦天晴日暖春意盎然 設二箴曰勤曰儉 辰牌甥和助出賀韶瑞堂島江戸堀地方三十三家左右隣對門三家次庄龜林丸文碁氏庄

次八郎俊安壽菴主殿五岳一郎洪菴北渚準平平七太郎雄峯春波宗助備尚百儀與七郎元恭孫助與卿涼藏耕石小竹谷口宗助田川與七郎供酒 遣多仲賀船場天滿上街島内堀江地方三十一家主齋庄三郎指月東一圃友顯鱗熊薮文叔秀太郎須太郎英次惠聞大新九山惠眠宗淵東作翠江河茂了悟義純賢了藤禹大淵曉隆敬澄多門東映仲爽雄哉公圭 遣和助賀堂島船場地方六家左一郎俊藏寬平天民中市九硯 來賀者三十一人寬平春齋俊安驅齋東一石德吉喜壽菴文叔須五郎太郎河茂五岳恭平八郎兵衛公圭玄佳庄次施休善助佐兵衛中市平藏有儀惠生了春直藏昇五保右衛門田小虎讖四郎 宗助送客貝健三郎客臘念二東東曰本月十日朞與藤田平次兵衛

展尊夫人墓又曰江戸客臘乏錢以金換錢者一人不得過二朱未嘗有之奇事 又立二箴曰寬曰默

作五律一首一通雲嚴曙千門松竹青羈身雖落託家眷幸安寧物象觀元始人心來形役今須努力爲客乙周星余丙申東游至是歲星一周 太田喜平太東至内有寄阿嶽東二通 夜招九屋文吉飲

二日 丁丑

發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鉄之助篷室氏東於谷口宗助許 來賀者二十六人鎌藏涼藏升九仲英天民伏元與兵衛大新平佐耕石孫助雄哉北渚周濟公圭小竹福壽池德荆石筑後繁要藏佛禹藤禹多門春波 龜休

招飲與文吉赴焉 有疾遣和助於恩塚敬南氏乞藥 午前飲備島夜飲保右衛門 又遣多仲賀十八家良西光明寺恭平蔡園市左衛門五郎兵衛顯華定久寺田新顏助淨生房春齋要人近五郎與兵衛幸作嶽甫寶齋

三日 戊寅

淳一郎之界偏寄小林安石東焉 午後村上秀太郎柳田東作來賀先是與秀太郎約訪橋本良西東作請從過茅野貞助門前東作訪之出曰主人在先是余屋話貞助不在故云 乃入焉貞助供酒見其妻黃昏出過江戸

濠過良西携秀太郎妹而来秀太郎私語曰某迄失翁意請先生為我謝余謂良西曰翁何之曰食後散歩而已余曰村上子早来告留之至晩告過矣翁莫尤其慢言未畢良西瞰秀太郎戟手罵曰卿客臘敗我而不来何也秀太郎磬折不言良西去余直赴其家良西歸余為秀太郎謝良西不復問前事供酒酉下牌出二手別於雜帿塲 遣多仲賀五家（御靈祠官矢五郎玄佳佛頼寺松谷） 文叔使其徒元璘来寫余元日詩 来賀者十四人（敬甫秀太郎東作菊丸鉄兵考輔葛氏春藏一郎河佐七五郎東畡兵卿津徳）

和助請之淀屋橋觀糶糴夜市 文吉出家事槖佶綿藤氏敬甫爲升九者守文吉家

四日

與敬甫謀名升九議移塾生其家客年入門者以無好都講皆偃蹇不肯受教余厭之故有是議 與敬甫多仲按名家書畫未裝潢者 儀兵衛来 来賀者十二人

五日

將之龍潭氏謀家事召敬甫告之敬甫来宿 遣和助於排石氏屬畫焉遂逗精漬小魚於直吉氏直吉報以鮭肉一片 文吉来與敬甫良儀謀移塾生於升九氏（升九雖之故） 藤田九郎贈羊羹 方山玄圃東至 来賀者二人（元恭自助） 日野秀太郎来 龍淵来

六日

卯下牌與敬甫多仲出（初將携和助和助今朝自帰墜傷构） 渡大渡賀吉田屋喜太郎遂至南德寺龍潭供飯以有察議使多仲先歸既而出展醇懿恭哀二墓過野田福島至北里後巷將訪加賀虎謏東行五六丁屢問路人始

得道虎供酒飯保右衛門居虎西隣使敬甫報之走至余醉甚過保右衛門氏而寢巑岐客見（客昨年所見同保右衛門居） 既醒保右衛門導自後戸出數步有園所謂池太氏莊也西北瀕山坦迤壯以竹柘野趣可愛南栽烏桕杪無片葉東梅花數樹方開中央白沙平衍東隅有舍華而賁北隅有亭朴而隘周覽畢乃去保右衛門送至渡邊橋訪宗助弔府内侯焉黄昏歸 保右衛門来 長尾良哉東至内有嚴祐東報忠也毋子以臘月十九日夜着上關 宗助粟曰府内舟来

曰今闔所棄之船蓋以臘月二十三日至府内矣
来賀者五人（小左衛門　安道　賢了　淇水　俊藏）
七日
達和助於宗助氏送菓子問其兒病　敬甫来　先
是屬河茂刻十四日招客東今日刻成命和助搨百
五十紙　荘次醉而来欲要余出辭　宇田川興齋
客臘東至寄金二朱　謙藏来　梅隂来乞字　来
賀者三人（正作主殿元藏、）保右衛門来留宿　秀太郎来
多仲遊箕尾　京衛壊火

八日
宗助送南陵兄客臘忿四東（中有室東）箋東曰忠也毋子
二十一日至府内留一日二十三日赴日田以玖珠
路雪深故迂路向豊前云　秋雄兄東至（松尾元央衛所送）
日田人喜右衛門將歸托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
鉄之助達室東焉　源一郎將歸江戸托寄方山玄
甫東　釣鐘坊大達多仲和助問文叔龍蘐諸子
使多仲和助分送十四日招東於諸家　敬甫文吉
来　五十川七五郎来　有儀送膳

九日
英次文叔奥野彌太郎使人来謝昨夜問大　小林
安石使藤本仲次来寄肉糕　龍潭来飲之謀家事
焉與歩衛中遇仲次請從訪春波不在使其舍人導
觀隨宜菴（先是春波龍潭等謀移余居）出使仲次召和助於有儀
（儀兵衛　吏有儀）氏龍潭別余在宗助氏和助至乃歸　松永
源一郎歸江戸藤田九郎隨之　杏庵来請明日從
遊今宮蛭子祠　荘次来　托源一郎以寄室杠太
郎小園剛藏東　九山来

十日
與杏菴多仲仲次出訪賢了河茂翠江而至敬證氏
仲次去主人供茶及酒食有國饌柳田東作来曰請
歸路枉駕許之既而敬證導至夷橋觀遊人焉今日
牢晴暖如春晩士女萬數僚令之後物色蕭條至是
繁華復舊過鶴亭飲出以衛中人塞不果賽蛭祠敬
證別黄昏至東作氏（在瓦西畔）橋豐衛人大矢尚齋至（尚齋）
（業醫以博物為字名）主人供酒多仲先去爾下脾辭送尚齋至
其門別　移良儀多仲雜雲於升九氏樓　葭濤送

大人客臘二東（二十五日二十七日所發）及棣園兄鉄之助蓮室東（蓮室毋子臘月二十七日至棣園兄許）劉石舟至將與余校遠思樓集後編留宿　大人賜金二十兩（以余嘗於遠思樓集校訂故）大野大淳來不值　遣和助於河茂氏送大人東

南陵兄所送蠟燭至

十一日

雇一夫與和助掃室內（新發塾生故）　河茂來議遠思樓集件　杏菴來乃托寄朝長周平一瀨平兵衛東携石舟赴春草氏招客已滿坐與小竹父子交杯午後歸　保右衛門來　大矢尚齋來飲之介石舟相見　元璘來乞字　良西東曰明日請臨原田真卿亦東相招

十二日

托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鉄之助東於宗助　送大口魚於原田真卿　午後携多仲至良西氏筱崎訥堂木屋嘉兵衛秀太郎等先在座主人供酒食既而移席樓上多仲之堀江雨大降余知多仲不能來也獨去過和助齎雨具至遂赴原田真卿氏招時日既

暮諸客皆在焉余坐東畡側與語戊牌同東畡及醫人佐佐木善藏神壽屋某出至當安橋一夫迎東畡曰某中條氏僕也主家有變請速來東畡問何事僕曰公且來觀某豈敢言東畡去善藏曰中條氏高松倉邸吏也所謂變者疑鬪爭殺傷也善藏送余至門外　春日寬平送看辭十四日招　藤田鼎藏東至

敬甫保右衛門謙藏來皆不值

十三日

與石舟赴小竹氏會　召雜喉佐（庖人名）謀明日庖事

秀太郎將助明日庖務來宿　大矢尚齋送東及三絕句（題曰弘化戊申初謁旭莊先生於柳田氏先生博學宏詞天下碩儒也僕惟魯不知如何是詩如何是文因書古人詩一首以呈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又題曰歸途高誕家君書中有淡泊寧靜四字歸家思之復綴俚語以呈可笑可嗤具鄙不識全如獲出入與時香又存敘會家君訓戒意朝朝可復五千言少年講學百家緒壯又好遊喜告存今日最君卿書主初知要語自無煩）　龜休贈雞卵　惠閭來飲之及石舟　真島謙平東至

十四日

庖人雜喉佐來　巳牌講孝經聽者二十人許畢宴

客前後六十五人石舟多仲秀太郎杏平杏菴良儀雞雲悉聞平藏了春欽甫大宗仲吳宇測覽了大振利丸父子二人周蜀先玄亭聽齋河卯帝作九山龍淨松谷俊藏子太郎備島萬氏了壽順陸耕石長平主殿壽菴惠生文叔慶恩小左衛門吳以玄佳了皓宗鴻但馬元吉癸園良秀才太郎子有儀雄哉荊石谿藏正朔藝平東作梅隱左門貞助井上癸伯順人助尚太郎良平禹三郎保右衛門聖藏立齋申上牌客悉散每年此會喧嘩狂醉動至戌牌如本年靜肅早畢未曾有也送膳龜休升九二家招而不至者四十八人小竹清記三丸直吉天民有儀春藏七五郎吉善貞卿孫助源藏春波直藏見芳大淳左一郎寬平九飆九恭市左衛門多門顯量周友顯撒河茂大測悉眠了敉藤園市左衛門敬澄妙福淨生舫秀太郎田小亮矢五郎庄吹俊安寶齋東一安通龍潭遠見龍護庄三郎義純玄民春

齋藤四郎不至而送金者六人典卿敬澄春波坪井誠顯量淨生河茂軒父子東至誠軒來曰坪顯山得謹歸國可歡　夜與石舟保右衛門秀太郎飲

十五日

河卯龍護壽菴良平來謝　與石舟枝遠思樓集後編　敬甫保右衛門來買雞使石舟及余保右衛門留宿

十六日

石舟歸京師托寄辰見勝太郎東馬勝太郎二四年來不適吾問故使石舟訪之且詰之　保右衛門去　雄哉龜休來謝不值　淨生虜來　古林正見若使其子謙吉來請朱熙白氏文集句讀辭　善行寺敲月來　山崎屋市左衛門來謙藏偶至余屬市左衛門為謙藏求託身處市左衛門曰家妹為江戶壞女茶師某養女未有夫也比君入贅何如余曰善市左衛門請導觀妹氏時余將赴竹鼻小左衛門氏乃同二子出逢訪葵園不在其妻見至茶師氏主人尼也年六十餘一客在座少焉一翁一媼至市左衛門

代主人行茶具妹見余與謙藏先諸客出訪八谷深藏又訪西田莊三郎於小倉邸不在至竹鼻氏主人曰耕石來主請為我促之乃載東走俾迎之至酒酣主人導至水上樓在衛北畔緣波白帆頗可人意逐座耕石去余與主人語學術茂群和助來迎　宗助來不值　村上周甫將歸江戶來別不值

十七日

遠多仲於河茂氏送遠思樓集後編而屬送諸江戶雇寫梅墩集者書之　宗助以其子瘧痓送赤小豆

飯　午後秀太郎來先是余厭居隘而賃貴秀太郎
曰江戸壕有好宅乃期與往觀故今日來使秀太郎
先往余與敬甫往至櫨木橋秀太郎曰也彼宅既被他
人先矣然余不欲徒歸廻宅四邊視之秀太郎別去
初逢過謙藏請從投一店買柑出謙藏去訪耕石主
人將移居中島家具狼籍充塞室内有殘酒飲余晝
人維石見焉申上牌歸　保右衞門攜其同寓客土
井廣之助來見（廣之助讃岐人）飯之　還和助於竹皐氏逐
書及襆（昨日所借）　雜雲之京師

十八日

平井十兵衞東至　仲英贈赤小豆飯　龍潭來飲
之敬甫來導至八千店供夕飯

十九日

藤田平次兵衞東至　屬寄大人南陵秋雄二兄岳
翁平井十兵衞東於宗助　合封數日來所載諸束
（誠軒父子宇田川興齋吉澤雄之進鹽田松園菊池溪琴江原桂助）外書誠軒名違多
仲子緒方洪菴氏屬焉　橋本平藏來　東石舟
東作來　文吉來告將歸日田　平藏文叔攜加島

屋新助來見　夜升九招飲攜保右衞門赴焉其妻
見敬甫文吉同席歸保右衞門送至留宿

二十日

合數日來所載諸束（簡堂應齋二君岡本子服評子藏中島清記容見使三郎吉田敬藏藤田康平平次兵衞小林孫太郎村田順藏渡邊周十郎岡本勇）封之外書小林
孫太郎名托諸宗助　使和助之大塚氏屬寄渡邊
順八郎東焉　始講詩經左傳　耕石使人來告新
娶且移居於中島　保右衞門廣之助秀太郎來午
時與三子出訪宗助不在詣備禹要之而至保右衞

門寓居余與備禹齎瓢酒保右衞門買肴乃使人借
舍傍池太氏園梅花已殘就西北隅亭而飲（設）席以飲
杯數巡園主人之僮攜甑及爐至問何故曰貴客將
至余輩以不拖錢而笙蘆逐保右衞門氏召加賀晁
義子飲之和助亦至申上牌辭備禹別保右衞門請
送過大江橋市人如堵一人臂鵝而立一婦鼓三絃
一兒將舞余未識耕石新居使和助西行而余東行
尋之行一丁有半見其標石入焉秀太郎保右衞門
和助皆去備禹及小竹春草司馬助壽菴春波鉄兵

七五郎父子皆既在座主人設宴使新婦見戓上牌同諸客辭知助来迎　京師人石山泰藏以東景東来不值　石舟東至告不赴高槻　淨界師来不值留東曰負適今夕宿緒方氏明晨歸山　朝長周平贈蠻橘二

二十一日

摂多仲館界師於耕庵氏聞主人来發所屬寄誠軒東取之使多仲托諸宗助　福山人佐藤廣次来請俊業　謙藏送斷鮓　保右衛門来　石山泰藏来乞

字　送金百匹於耕石以賀新婚

二十二日

耕石来　和助介見筆工寅吉者緬播磨屋　與保右衛門多仲賀敬甫新居在舊居東　敬甫昨夜與其妻及目余和之保右衛門多仲去敬甫送至　南陵兄正月二日東至　遣謙藏於秀太郎氏　文吉来托寄大人瀛奎律髓刊誤十二本及河㳒東焉　夜訪仲英主人供酒

二十三日

大風雨雪　保右衛門秀太郎来飲之皆留宿　大人餞次孝也本月五日東至莚清所送　發寄石舟東

二十四日

賢了東曰先生欲訪雲華宜在今明日彼人之暇唯此兩日　敬甫来　和山敬山者来問謙藏為人曰欲養之為子　東小竹為丸屋来藏乞字昨日事　今日小竹使人来送書　申上牌與敬甫訪雲華師於南師堂師年七十六矍鑠如舊出元人畫跡之極精妙歸路訪義順具母子見訪賢了不在

二十五日

秀太郎来　鉄之助本月十七日東至曰令毒将以明日發我鄉赴赤關敵告　昨日與保右衛門謙藏約明日賽天満宮祠午後與秀太郎訪謙藏於井上氏而遣和助於保右衛門氏謙藏不在俟之返曰吉出迎先生矣乃出過末嘉氏門前秀太郎入焉出曰末嘉不在請歸路臨先是與秀太郎約詣末嘉　至難波橋北和助迎曰保右衛門既往矣賽祠畢自祠後西折行四五町詣西尾善四郎僑居不在先是秀太郎為余謀納

交善四郎歸路過米嘉氏主人來歸乃訪俊安俊安
久與和助絶余和之　裁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孝
也範次鉄之助米藏恒速賴母東合封之以托文吉
寄大人瀛奎律髓刊誤及虎店餞頭　夜文吉千保保右衛門以下倣曰千保來宿
濱琴東至　書肆藤爲將刻近人七言絶句乞余
詩余以拙絶句固辭不可乃録天保戊戌後作數十
首與之

二十六日

河茂來　橋本半藏來．黄昏蓬室與嚴祐歸曰十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九　一五

九日發日旧二十四日舟發赤關風大利昨日至赤
石今日午時至天保山矣　渡邊順八郎東至即發
回東　源藏逗客臘寄坪井九右衛門於江戸東以九
右衛門　大人棣園兄孝也吾八青木益太郎東至
早職蓬室所携　千保來　升九贈肴

二十七日

河茂來　遷嚴祐於宗助氏托寄大人南陵棣園秋
雄三兄鉄之助改右衛門吾八東　發寄石舟東

二十八日

壽庵來　和助之住吉　宗助送肴　今日見寄五
八東未封在案側盍昨日遣之也即托宗助　小竹
使人來乞字　午後携嚴祐出訪九山不在訪大矢
尚齋主人供酒見其烟尾池右門焉戌牌歸　有儀
來不值　南陝兄正月十五日東至　遷室遣和助
於賢了敬證二家贈烟草及紙

二十九日

遣嚴祐於尚齋東作二家東作送雞蛋　敬甫龍潭
謙藏來以即淨公忌祭救飯三子　與謙藏出訪荊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九　一六

石逐訪指明不在訪大字惠聞惠聞不在了叔見至
安道寺街谷坊東折處訪秀太郎焉不在歸路過九
山門訪之以有客辭　過平澤白翁門訪之白翁喜
供酒黄昏歸　松園東至　有儀來　仲英來議開
詩社　數日陰寒今日晴春色始發

二月朔

思堺作兵衛來余出書畫數十幅屬裝潢　謙藏來
東亭送糟　播磨人淡河敬次郎以小竹東來見
拓龜休飲之將徹升九秀太郎來既徹敬證來復

飲之　與秀太郎出訪茅野貞助遂至東亭氏主人供飯加島屋新助同席初秀太郎為余謀結交西尾善四郎聞其在東亭氏故来皆不在黄昏歸　雲華師與賢了来訪不値　匠與兵衛来　真島順道東至

二日

牢晴暖如晩春　河茂来　島屋又四郎者新居西隣来告　蓮室携和助阿芳賽玉造稲生祠遂観劇升九亀休来謝　千保来　尚齋来（天矢尚齋以後省姓）飲之　秀太郎来曰善四郎明日来訪

三日

敬甫来余見其狂態復發逐之　西尾善四郎橋本平蔵秀太郎来飲之午時客去送之至敬甫門前使嚴秸訪之返曰敬甫闔戸而不肯開其妻外立有行色蓋訣別也余親往大呼敬甫開戸余推其妻而入曰莫出実（焉）戒敬甫而出曰莫入焉敬甫曰願飯而出余曰吾不使兄餓死也善四郎曰且臨吾逆旅訪河茂及翠江至道頓堀大黒橋北畔善四郎逆旅在焉入而飯秀太郎之難波余使嚴秸視東作在家乎否

返曰在秀太郎亦至乃出善四郎送至夷橋東作不在其妻曰拙夫将歸且休乃坐敬甫請出理髪由牌東作歸先是秀太郎為余謀将開講席於奇坊故與東作議也敬甫亂髪鬅鬙自外入曰詩詔肆人満某不能違也酒氣衝人先是全禁敬甫酒詰其違約霓言不已東作曰安宅木修菴欲邀先生某請導秀太郎去留敬甫焉而赴修菴氏修菴十年前迎余聽講後絶本年因東作請復交余不拒之尚齋先在座主人供酒話至戌牌同尚齋出東作送至長堀橋敬甫先歸　數日前與竹鼻小左衛門約赴其家期在今日而忘　仲英贈鮓

四日

達和助於竹鼻氏謝　壽菴来為余謀移居其東隣飲之　泉通一自京師来告窮無所容身偶敬甫至余嘱之寓其家　呉北渚使人来乞字　小左衛門来仲英使人来曰設浴請臨乃携小左衛門赴焉主人曰欲推先生而開吟社明日招泉原大矢柳田尾池諸子謀之何如余曰善夜歸　千保来

五日
遣嚴祐於北渚氏屬校梅墩集末卷　石舟東至送
今上皇帝祭仁孝帝時所供菓子　千保來往年鉄
兵欺余借金五兩而不返與千保往促之鉄兵今住
淡路街心齋橋北折處　梅隱來　申牌壽菴來與
赴仲英氏天保中余開風月社數歲而絕至是仲英
繼絕招大矢尚齋竹鼻小左衛門尾池右門柳田東
作壽菴多仲而推余爲主講古人詩又分韻賦詩余
先成襟期相從集南隣和氣溫溫笑語親手卷誰非三益友傳杯恰是七賢人時會者七人月華梅小不

堪夕梅意雖殘豈負春吟社絕東通幸紀綿綿離會月今新　戊牌歸
六日
送全唐詩龍威秘書於河茂借金五兩余窮更甚今
日焉　發答石舟東於脚夫氏　春日寬平送肴曰
吾有謝於先生然不欲公言之余不解其故受之而
送諸小竹　脚夫氏報江戶火淺草至材木街涯　仲英使
人來曰將奉訪余曰吾將往即往武藏主一郎在焉
乞字和尉來曰尊闔托衣筐於谷口氏而西下今日
谷口氏返筐闔之衣物悉亡余曰速報諸宗助和助

去余亦歸　藤本仲次來　平澤勻翁來　先是千
保贈枯鮒今日轉贈賢了敬證　晚赴宗助氏主人
方與郎吏狗骨徒數人於一室又使松尾元兵衛和
助之福島樓與肆而獲宗助家客職所亡衣服焉蓋
抱關所爲監察負右衛門執抱關於別室鞠之未得
具狀余歸
七日
午前訪宗助曰賊已獲矣訪耕石矚畫松浦安道見
焉訪北渚不在訪淇菴亦不在其妻見訪春日寬平

余問公有謝於我何事曰家翁墓誌也先是某氏作
寬平父蕙山翁墓誌書曰蕙山翁夫妻合葬墓誌余
尤之曰尊萱猶存稼山事非禮也且夫妻合葬墓誌
吾未之聞也寬平悟然不敢告某氏荏苒一年近託
其母之言而請某氏改作墓誌竊德余云訪壽菴曰
吾今奉訪先生而歸矣余曰晚供一杯請來　讓藏
携岡田崖果涼七義父來見乞字　土井廣之助千保來
語次驪齋良儀多仲來　宗助來返筐室衣服七種
道一來述敬甫狂蕩之狀　仲次來告將之江戶

八日

龍潭来　秀太郎来曰醫人岡本泉将来見候之不至　與敬甫約訪雲華未下畔至敬甫氏遂至雲華僑居不在歸路過仲英氏尚齋在焉主人述葛城助四郎穿窬状　與多仲謀遊播磨三木先托御夫氏送衣　遣嚴祐屬寄演琴松園東於河傳　坪井信友東至

九日

壽菴介中島人鳩野玄琢入門　真嶋順道東至問

我遊期　千保来飯之　午後與千保謙藏出訪鉄兵鉄岳以導引名使其女弟子按摩余肩背畢供鮓觀其女習舞訪壽菴壽菴導登其樓指示東隣宗野氏（方謀移余居焉）将登樓梯於前有横板續板有檻余蹈板板破脚陥然手攀檻得不墜矣出千保別訪文叔贈其母菓子文叔示新製扇扇刻浪華間人十二人本年元旦詩而貼之以分月大小其歸首字有備者為大無備者為小余與焉訪龍護主人方修寺堂斤斧喧耳文叔至導訪鈴木尚太郎於縣令所垣氏邸不在其母見先是尚太郎謂余曰君若遊三木我将以東薦君彼地聞人余欲得其東故来矣迺文叔氏而飯圍棋成上牌歸　患間贈平蔓　東作有儀春波来皆不値

十日

達和助於耕石氏取畫使了春致諸賢了　龜休来曰明日請臨　蓮室訪宗助　阿芳之長街　桜本驢齋来告別　春波来曰請供一杯　晩謙藏来與出至肥後橋謙藏別至春波氏良久備高及備前人

忠兵衛来主人供酒有盛饌戌牌歸主人使僮送　耕菴東作来皆不値　立齋送銀及雞蛋

十一日

松兵衛自京師至告将西歸乃裁寄大人南陵樸園二兄猪三郎東托焉（寄大人扇三柄南陵兄二柄）　已牌訪春波又訪宗助宗助出南陵兄正月二十四日東所余曰（兄）送大人所賜金二十両至備高氏主人供雞飯飲甚與主人出訪西隣田丸氏春波来迎余於備高氏謀府内席借金件　壽菴東作来皆不値　朝長周平

東至　冲齋門人某來訪不値　午時龜休使人來
迎携多仲赴焉主人供酒食有盛饌畫人某同席主
人之弟及姪見請使姪學余初飲於備島氏至是能
甚然恐違主人意强下箸齋餞而歸　仲英來不値
使人來請臨其家以醉辭仲英將來見既而使人來
辭　春草贈雉　秀太郎來　黄昏命多仲來裝
飲餞松兵衛千保秀太郎升九與焉畢松兵衛去升
九謀敬甫家事敬甫發狂將去其妻　戌牌使多仲
買兵庫舟於西國橋畔而赴焉千保秀太郎良儀了

春耀齋道一和助嚴祐送至舟所別舟無篷徹雨借
卧衾適太貴而汚垢不可耐使多仲歸取衾丑牌發
至天保山側天明

十二日

昨夜屢雨屢止無風鼓槳而進辰下牌東北風起行
駛巳牌傍兵庫使多仲先報眞島頃適而往午後主
人設酒藤田章次爲三來侍　申牌主人章次兄弟
導而北行數丁街盡行二町路傍有嚴島祠猶見梅
花祠西畔有一茅店園種雜卉巧作野趣就其南軒

閑行廚主人請余名園俳師禹雅者來見黄昏出右
折阪田間經雨下猿猴入街借傘而歸　發寄篷室
和助仲英東於脚夫氏　夜藤田撫山携酒來訪述
其息得三郎無状　夜暴暖大雨雷電交至

十三日

松屋謙齋送羊羹及乾藏棗　乾藏寫江戸箕作阮甫氏　章次兄
弟來　午後晴順適導遊和田岬其季子及章次季
弟從渡乾澗橋一媼茶(竜)於松下就其榻而休寒風劈
面順道先赴隣松院多仲蒐藏後至章次京携松尾

良藏至乃與入院借一室而閑行廚特天晴風收布
帆同春烟飛揚糊一色而入汀松間始分明急得一
紀　聞畫南軒眺晩晴汀沙渺渺海潮平歸帆已沒春烟際復入青松樹裏明　庭中有樹世
呼曰唐柑大如橘而色淡黄似柚請主僧劈之則漿
濕手酸勝橙月出海晦潮明遥聞沙島相呼無趣雖
状酉牌歸返眞島氏月下見白氣一道横艮方猶往年
所見　撫山來　發寄篷室和助東　多仲父使人
來迎

十四日

已上輝發兵庫雇轎夫二名順道章次兄弟良藏送
取大昨日歸時所過路出於衢口西行自此爲生路
路左右皆田處處見殘梅行八町一岡横前截岡而
往地名緣山大昨日余作惆悵斷橋流水外一犁春
雨送殘梅句順道請分其平聲字爲韻賦別余得犁
昨雨還催暖部原春色蕪草芽侵牧路土脉入農犁
堂上杯雖撤行邊酒復斟送來情不已更到一郵西
詩並成皆別去緣山以西路屬岡嶋間稍稍指上霜
華未蘇矮松疎疏所謂鵯越也初疑源廷尉所過路
必險隘而今則官道也馱薪之牛荷竹之人絡繹相

望右見一村轎夫曰彼夢野也今訪夢野奇名轎夫
曰公不聞乎昔菟道稚郎追尋大鷦鷯尊至是地夢
其在木津而得焉故曰夢野余謝曰汝亦博物君子
也木津何如曰在前路上十四五町廻顧兵庫和田
岬之嘴一綫斗插海中白沙青松彎彎如帶春帆如
鳥低昂其間實勝槩也又上十餘丁東方不復見海
西南見淡橋間海峡地高望敞下瞰撫牛山路右有
蝦蟆石四皆延袤數丈而頗逼真勝往年南紀太平
山所觀矣路稍向北嶺背有茂松二其下有地藏龕

龕前清泉涌焉地名高尾兵庫至是二里云高尾以
北路不復上行里許始見一店藤架蔽路地名藍名
出店左有溪流地勢稍闢見田數畝轎夫指一田曰
彼名婦泣田昔在此地有姑悪婦者使婦挿秧於彼
田曰吾少時策朝畢功汝亦當然婦終日不終畢泣
投溪死云溪遶其上下流而爲池塘名川池路左有
磐石廣可坐千人而其根自池涯聳起七八丈如立掌
轎夫立石端使余下瞰惴然欲眩地勢稍下攝津地
盡入播磨村家斷續即木津也高尾至此三里使轎

夫去步行地益下而益闢田屬西山間路屬田間人
家相接至四脚村投路右一店買食多仲使其僕先
歸出有石書曰右赴三木左赴明石乃右折取小徑
有池焉其左又有池過兩池間地勢微下出於官道
有歧取左者入松間路稍上四五町豁然出於曠原
名弘野東西可三里南北可一里坦平如砥短草蒙
茸絶不見樹木南有二岡對峙左名雌岡右名雄岡
雄岡之頂見數松坦迤如畫時日將沒黑雲塞西天
日脚萬道自雲罅射遠處閃閃焉蓋播洋也余謂多

仲曰如是曠野何不田乎曰明石侯亹謀開墾然以財不給止余曰若下種甘藷上栽蠟樹或桃梅則不必多費財而成也言論中還見一人來多仲曰恐眞島讓平也稍近果是曰家翁報先生將至故奉迎也問君家距此幾里曰五里矣（以三十六丁爲一里）余喜其穿西行數十町原將盡見新搆人家二三將叙墾田而種麥或桃焉頗似小金原尾大和田等地入松林間多仲僕先歸者以轎來迎地稍下四山多矮松黄葉黑幹極有風姿左有邱墳多仲指一兆曰彼七墓驛到

者五六年前全家爲劇盜所屠也地益下見一帶人家所謂三木也入街下轎多仲父左仲迎入其門時日始沒多仲母見主人供酒有盛饌同隊平宿皆三木地高候寒

十五日

發寄莚室藤田康平谷口宗助東於御夫氏　午後多仲父子導出戸西行街中數十步街左有岡岡脚奇巖露出陡巉如削而上戴土沙竹木攢生別所長治城蹟也有石磴焉四層而百餘級磴盡下瞰三木全街東西可二十七八丁南北廣處可三丁狹處可數十步而多仲氏屬其中間街北一溪西走水澗沙見返追如帶界破野色溪北麥田數千畝田外低岡環匝如展屏風酷似我日田岡上麥田數十百畝磴南數十步有昔井雜卉環皆口獨呀然井西百餘步地勢微穹櫓蹟也櫓西地下有稻生祠庭廣種櫻及桃來見片紅桐西地又下脩竹矗立竹根又見[illegible]井多仲曰是名鑿鑿井投石果然竹西地微上凸（出）於麥田東南有一邱高而圓雜木灌茂即天主臺蹟也路

右梅田數畝花未殘足徵此地高寒梅西數百步有馬墳焉突然高多仲曰羽柴氏攻別所氏城中食盡食馬而埋骨處墳西北百餘步有池綠水猶滿池西南百餘步有禪寺名雲龍院左仲曰寺有長治茶碗使多仲先主僧出見引入其室供茶具庭南梅山脚爲松峭蒨茶碗可容一合二三勺茶臺及蓋（茶臺漢名未識）皆金指彈即鳴碗則不啻知内已木也金質易熱故爾也左仲曰此器酌金而不渝其直不貲余曰其耆如斯安得不亡也且金臭不宜茶徒豪舉而已疑非

其常所用而供祖先神牌者也出寺西行地勢微下
數百步南折又西穿竹林間而上出於應神祠庭庭
廣而祠偉土人方從祠木石山堆旧祠西門出有寺
名遍照院院後有松林取松下逕而上數百步至頂
有平坦地地高望遠名蠑螈岡其南青松黄沙地勢高
低取故路下出院西門右折下磴路左群見焚叢有
火烈具舉之勢出於街中東行五六町至多仲氏
三木人山田友太郎來見

十六日

讓平埒家曰明日請臨敝廬　午後山田友太郎招
與多仲父子赴焉主人壁上貼余所書秋香書屋四
字乃賦二絶贈之（久矣閒高誼相逢情豈疎升堂先一笑壁上有吾書挂樹繁陰合小窓幽趣長春風拉緑葉不必待秋香）姫路人秋本正一郎三木人竹中
龜藏來見主人供酒觀其所藏朱子書程子四箴臺
思白書（唐人絶句）夏仲昭竹畫畫尤妙日沒左仲曰井上
八郎兵衛者欲招先生乃逗岡村氏而赴井上氏（山田氏在岡村氏東半丁外井上氏在其二町外）　主人及其子源吉見供酒觀
其所藏恩白朱舜水謝在杭（書皆唐人絶句）在杭殊不凡成
下牌歸

十七日

筵室巖祐和助東至中有大人正月二十四日東及
岳翁山本茂太郎東　友太郎來　朝來雨大降以
爲讓平必不俟也午後讓平使轎夫四名來曰昨約
騎迎而雨故轎之矣乃蒼黄束裝上轎西北行數丁
街盡有橋水少而涯廣所謂簑尾川也回顧三木人
家一帶三十町櫛比桃川橋以北路屬麥田之間田
中皆有井余少眠覺則在松林間松盡有太池村名

加志加志以西廛出沒松間沿道多澗川及池塘小
石載路岡嶋連接村落據其間至上市場地稍開豁
過寺脇宮脇小野諸村凡行二里日暮轎動搖甚屢
嘔吐路無陡急處而數百安飄高低轎中無所見時
見水光皆池塘也斜風自轎簾入而寒發頭痛苦極
問前路曰來里曰十町而移時不至路暗且濘故也
我猶苦況轎夫乎戊上牌入菅田村傳讓平氏未就
坐大吐乃借枕而臥服藥良久始飲食其妻及弟子
中田新吾見　三木至菅田三里初向西北後向東

南　夜大地震
十八日
甚雨終日連賦詩數首　讓平舍人正平贈巨鮒二
頭　眞島通伯（讓平族）來見乞字　左仲使人來送筵
室和助嚴祐宗助大昨日東和助東曰昨夜偷兒至
尊閣覺故無所盜乃裁荅東蜀多仲
十九日
雨止而雲猶合暖甚　卯下牌與讓平出堀田間路
南行數百步地勢稍上四顧山邐而翠皆戴亂松又

北行數百步有一溪廣可二十間新漲喧豗以板作
梁廣尺餘過此惴然乃返　先是送鈴木尚太郎東
於市場近藤六藏氏或曰六藏遊浪華未歸讓平遣
正平問之返曰六藏在家請枉駕　午後將辭讓平
氏余憊觸讓平爲余借道伯氏騎馬道伯以余不慣
馬使其僕牽之道伯新吾送至村南讓平及正平從
大昨日晴中無所見今日（馬上）始觀菅田地形平田數百
畝在岡塢間一溪東走低岡環匝其外高山之（又）匝圍
外實幽境也西南行數町入松林陂池相接地上數

十步出於平處黃草滿地數丁外見低岡坦迤而端
疎松行二三町入松間有岐馬夫指右路曰是公來
路也取左路松成行而夾路路廣而坦讓平指松外
粉壁曰彼有數寺昔有大伽藍豐公攻三木虞寺僧
作亂燬焉今猶采地百五十石矣行二町路（右）有佛
祠其前見破墖及墓余駐馬曰古甚必有故也讓平
曰傳烈女袈裟之夫源渡之墓渡薙髮後住彼伽藍
沒葬焉云地稍下至寺前村名大門寺境極廣有數
道焉每道設衛門讓平欲觀渡遺物門低不下馬則

不得入余曰吾不欲觀僞古物乃止過松間數町遠
近池塘縱橫如川而松林掩映如畫路稍下出於有
岐處則大昨日所過也復入松間行數町讓平後入
小野余自操繫馬逡巡不進乃復使馬夫牽讓平自
別路進在前路至寺側村雨下休一店使多仲先之
近藤氏借傘南行三四丁入市場村近藤氏以財雄
於闔國其家前有一溪水深而駛舟通高砂（地名）踈柳
夾溪瀟灑可愛下馬入門一僮迎接導出門曲折數
百步入別墅墅極幽靜主人仁右衛門見良久其父

六藏及丹波人園田七郎左衛門茶師松翁見供酒食宿焉正平馬夫皆去　夜暖甚聞蚊聲

二十日

雨大下　仁右衛門第文藏見　左仲使人來送進室和助東　七郎左衛門告別　與六藏圍棊大藏曰此棊局縣令竹垣君所贈今日始下子焉顛記乃題二十字局背（井田論經界戰陣猶正奇吾道是遊戲念茲允在茲）又爲主人作書數十紙申下牌雨止辭主人使轎夫送余至溪上沿溪（南）下數町入田間陂塘相接雲收山出清瀅如

秋行十餘町出於十七日來路日沒阪路經雨石出且滑行太遲酉下牌倚左仲氏同讓平宿

二十一日

北風震屋寒如嚴冬讓平歸家與多仲送至衛北橋上　大黑屋利兵衛來寓井上氏携八郎兵衛子某來見主人供酒　良儀東至報偷兒入室狀甚詳發寄蓮室良儀和助東於脚夫氏　告主人以明日上途主人將以轎送辭不可　山田友太郎來別友太郎八郎兵衛等送金以爲潤筆　明日丁先妣忌辰悽愴怵惕不能眠先妣沒時余甫六歲一無所記爾後三十七年矣身志蹉跎稍向遲暮謂所生何夜半月色太鮮舍西咫尺即城蹟也老木槎枒萬鴉移宿終夜啞啞多仲曰敝鄉雖無月夜鴉啼常徹曉枕上（詩）律一律（墻西古城蹟萬木立崢嶸殘月半窓影群鴉終夜聲孤衾惹羇思短夢帶餘醒平巳與夫集忽忽又上程）

二十二日

寅牌蓐食主人聞余齋故設素食昧爽上轎而發多仲從主人又使一僕負行李曉霜欺雪泥濘皆氷出

於弘野日出一天無雲遠山如浴轎夫投村店乞湯燒之以煖三木人數名至皆多仲所識語行至四足睛暖可體乃步數丁以路滑復上轎至藍名食于藤店使轎夫歸步過鵯嶺風恬烟晴山呈海露去帆來檣交錯於瀲灩空濛之間十四日不見處悉見高尾以東地下宜遠眺一步好一步恐不遠兵庫之舟（舟以午時發）乘下坂而走至旁野使多仲先行買舟午後至嘣通氏舟已發悉矣多仲曰願陸行赴西宮明日午前歸貴寓而迎於安治川余曰善莫迎也賦一絕送

之海上春雲次第晴經洲東望浪華城不知明日孰先看吾是舟行君陸行鼎藏來接先是大人約遣玖珠人孔井萊藏今日萊藏與其鄉人數名訪鼎藏而知余在真島氏來見萊藏所與來武石文卿者彥國門人二十年前余識之乃使萊藏名之章次良藏本至主人設酒賦詩分少陵晴水春星一聯爲韻余得花鵰峯西下路横斜行看春光信感咲落後難留獨歸雁爭先不藏欲開花一堂何料提逢合千里共忘萊梓跡延我菓延舁我客具伏愧累主人家兵庫同心父良住右衛門者來見　招金生善次卽藤田德三郎也覲再遊我家先是善次詩譴其父故與順道謀勸之　約

萊藏鼎藏明日同舟至浪華戍牌諸客散余獨宿真島氏

二十三日

章次善次萊藏鼎藏來　午後辭真島氏與萊藏鼎藏上舟昨日以多仲先行請鼎藏送我順道章次善次送至舟所未牌發西南風急申牌入安治川口舟子請出舟曰舟比至西國橋夜必深矣乃出至安治川橋南畔恐有迎者使鼎藏北行余南行過雜喉場黃昏後歸家少焉鼎藏至・敬甫良儀了春謙藏等

來見　筑後禮月門見月門隨大人歎年亦欲學余　多仲見曰某今日午後至　家人述十二日後事如左冲齋自肥前至使玄圭來贈菓子及唐筆川苔十二日事宗助送鮓吉田郎武藤新左衛門托寄日田東十三日事雄哉來石舟東至月門携大人東至十四日事山本茂太郎東至夜賊入室余衣二而去十五日事岡村恒德東至有儀來升九贈鮓宗助來良儀月門來宿十六日事玄圭致韓介石東蔭清送欽之助東十九日事原左一郎送酒日田鍋屋藤右衛門甚左衛門三右衛門來贈唐紙千包龜

休宗助東作來二十一日事江原子東至秀太郎來贈饅頭二十二日事

二十四日

議如例　有儀來贈羊羹　東作秀太郎來　千保來飲之　玄圭來　宗助使人來告岡本子廉平昨夕自江戶至

二十五日

廉平中村段右衛門使人來贈茶及川苔而致容貝使三郎竹田真平岡本安宅岡本勇藏阿部轍藏識

軒父子松園來　訪龜休遂館岡本子康平跂右衛門於府内邸贈岡本子酒及菓子過午不食大飢走歸　新清來　岡本子康平跂右衛門醫某來留康平而謀家事携至大川街肴店供酒食　右門來謀嫁阿芳件　河茂送梅墩集二編刻本　鳥藏歸鄉東順道送川苔

二十六日

菜藏來告別之伊勢　餞康平以和蘭縑餞跂右衛門以菓子　右門來謀嫁阿芳於河治川人　近藤

爲梅墩絶句淨寫本且屬加迫製三首　壽庵來與赴葛岡氏會余講聯珠詩格六首會者如本月六日而加排師花屋仲英岳翁武藤某詩以春陰爲題余得微　唯恐百花含午飛連朝奇暖上春衣輕陰忽送暑寒至復喜東君不急歸　黄昏歸

春波來不値昨日與康平約今日赴春波招康平有故不來乃辭春波

二十七日

康平來乃載寄大人南陵兄欽之助東托焉内包千保金秀

備後街人元愼介伊勢人三島玄祥入門　龍淨

來　千保來飲之　夜春波來乃與[訪]康平要之至池田亭飲二子醉眠余先歸　今日筆工虎藏來報江戸火西丸下諸侯邸三　送多仲蠟燭二斤

二十八日

敬甫來灸腰　春波來謝　辰牌加賀虎來曰某與拙荊反目而出頼惠飯乃飲之欲借余金二兩以乞辭虎見升九請之升九問其爲人余言其任俠重然諾升九許之虎去余東千保告之虎家人不知虎所在惶惑不知所闇其在余家喜使人來迎而虎既不

在千保亦使土井廣之助來迎申牌虎復來余勸之歸　與敬甫訪春波不在至府内邸過於門別岡本子康平而歸

二十九日

夜平藏使人來示唐硯一枚曰直金二步余以乏辭

晦

石舟東至　京屋爲作自日田至寓越中樹南畔使人來送紙及丸屋與兵衛東　贈原左一郎以川苔

小谷元璘來　使和助訪秀太郎　加賀虎送菜

千保來與出館爲作於尼太氏繳平見焉夜携千保訪東亭一客在坐謂余曰先生識我乎余曰非十二年前寫古賀博士氏佐藤武一子乎曰然乃話舊主人供酒戍牌歸　岡村多仲來至

三月朔

發荅石舟東於脚夫氏　使和助發荅眞野順藏栗於柏儀氏（東中包書數紙）　良儀等來賀　俊安來　午前携嚴祐出將訪鍋屋藤右衛門等於西濠三池橋逆旅宮吉氏迺過久蔦要人門訪之主人供酒堅藏見

出南行過堀江橋余疑既過三池橋使嚴祐問路人不可曰宜更南行余疑不釋强之而問則過數丁矣迩至宮吉氏主人曰日囬客今朝之京師矣乃訪敬證龍潭在坐方飲余以既醉辭主人供饅蠂一雛僧坐龍潭側潭曰是東景令也使嚴祐視東作在家也否迩曰將野遊聞先生來喜乃往主人迎尾池右門至（右門子二人隨）登高津探諸寺花過活玉祠前出於天王寺巫坊東北行桃經昨雨半殘天晴日暖然以上已節前故遊人不多將聯句余曰日暖風和雲意懶二子曰一句言三物極難賡余應聲曰桃紅李綠菜花黄既而不成詩至上宮櫻花未開休假店北行枚㞮亭而飲黄昏歸（迩）東作氏東作供所製甘薯粉味勝葛粉甘著粉製余所創而傳諸東作矣余又得烹蕉作氷糖法東作欲從敎余曰待秋晚刈蕉時東作請送乃使嚴祐送右門二子先歸右門導（杢）眞家（在塩街心斎橋西折）處供酢歸路欲訪敬甫失路不得戍上牌歸　謙藏正策來

二日

源藏送金百匹　莊次來曰平井東一客冬病昨日少間至花岡氏暴卒焉敢告二十五六年前余在龜井氏所交數十人而復交於浪華者羽村玄仙及東一而已今也皆亡東一無他長然亦好男子也大昨曰病而已余猶疑之嗚呼過矣　平藏贈金百匹及糟漬西瓜　昨日約敬證龍潭供薯蕷汁飯午時敬證至飲之招葵園未至龍潭千保至既飯葵園至將違嚴祐送東一葬使人視之既葬不及　山田屋

作兵衛送所裝書十二幅往日所屬　夜莊次來返所借
刀　石舟來至告弘化五年改元嘉永

三日

仲英送銀　午時出賀龜休升九俊安至春草氏主
人供酒賀春波宰助備為田川與七郎歸路過小竹
氏致簡堂君所寄三律摭要且示其尺牘話次豐後
府內僧性林來見曰今訪旭莊先生不在小竹指余
曰即是也性林驚拜余歸性林從至　龜休宗順元
琢謙作良儀多仲月門玄圭杏庵文次橘幸作良平

秀太郎東作梅陰千保敬甫耕石有儀適一繁記來
賀　謙藏甥豊前人某來見　上田志矣對門醫人玄佳
雄哉荊石延與兵衛了春菖氏龍淨陂波庄主殿元
愼島又西隣人　堅藏來賀不值　近藤仁右衛門使其
僕幸助來送金五百疋及鰹鯑　未下晡與東作赴
仲英招花屋及數娼在座有盛饌晩歸　敬甫狂日
甚名升九謀之　備中人小寺格兵衛寄柬及詩卷

四日

先是與平藏約今日赴秀太郎招曰雨則止作夜大
雨以爲必止也昧爽平藏來余曰急雨則止之語乎
曰夜來熟睡不知有雨出戶怪地濕而已語未畢復
大雨乃飯平藏雨微止余曰襲秀太郎不意何如乎
藏曰善多仲嚴祐請從使嚴祐先行既而至秀太郎
氏嚴祐曰主人謂公等必不來也不豫具菓至大驚
親出買肴來延余曰吾恐其豫具故突如來不料友
煩之秀太郎延供酒飯其母及妻見午前雨止議遊櫻
祠過大逵京橋祠南櫻開者率本年新種數百株觀
勝他日然以天陰風寒遊人僅僅就嵩國亭借榻休

於回廊下望東郊黃花甚妍閒行厨余醉借被臥榻
上寒風徹骨秀太郎曰我友高橋常助居鵜野口歸
路訪彼謀一酌矣乃觀祠北花返故路過備前渕秀
太郎僕導失路迂回七八町過了春門使多仲訪之
不在右折溯綾川水涯四五町路左人家比列右則
多花圃投一店初坐水上亭使人迎常助至乃飲以
風寒故移席北舍主人之男年十二三善謳常助鼓
絃又有一男子善謳衆皆歡呼庭有高處四望絕佳
雲晴夕日照野桃花菜英柳絲麥葉衆色隱映繡錯

如錦余避杯廛登焉日勉秀太郎曰昨與米嘉約導
先生過矣歸路請過乃携富助及二（妲妓）者店婢赴米
嘉氏不在其妻見供酒多仲先去良久米嘉迎余酔
甚戌下晡歸　佐佐木八郎兵衛奥野五岳山崎屋
市左衛門西村藤助後藤棋園来不値

五日

平藏来飯之　東作携尾池右門来供蕎麥　春日
寛平来　渓琴東至曰某以二月二十九日發江戸
三月十二三日至京師請先生俟我於京師茶久氏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九　四三

六日

河茂使人来告將西下乃屬寄岡村恒德書　日田
人伏喜来致大人鉄之助二月十日東　文吉東至
屬送於千保金十五両乃名千保附之　托寄大人
南陵兄鉄之助東於宗助　真島順道東至　發寄
石舟東於脚夫氏（東中包寄渓琴東）　敬南来告寓升九氏

七日

俊安来　托寄近藤仁右衛門東於多仲（副以保命酒一壺）
先是秀太郎東作謀請余出講於南邊（其地未定故沼俗呼）

今日午後携多仲至東作氏秀太郎橘章作岩埼某
及南某来講論語二章約毎月以初七日十七日二
十七日至晩歸　僧五岳以大人二月十八日東来
不値　雇婢阿房（攝津人）

八日

五岳来飯之與食蛤余覺蛤肉有硬處吐之真珠熒
然　千保来曰某今日移居於儒居南隣矣請同岳
師臨　阿芳媒安治川人使嚴祐送之龍澤氏（龍澤爲媒）
故遣奎送至大渡　午後與五岳敬甫訪千保逢過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九　一

加賀虎氏千保在焉導至其居供酒少焉虎夫妻子
及歌妓角觝凡十餘人至歡呼驚四隣五岳以將北
上先去堂島豪商山田屋某至敬甫酔遂嚴祐来迎
余歸千保與某送（至）幸逢　鳩野元達（元承父）来不値
石舟東至

九日

河茂送北渚所書速思樓集後編叙凡例乞校正
壽庵来曰鳩野元達欲邀先生及僕其別業曰明日
無雨則見臨雨則期十一日矣　末暉仲英花屋来

今日當、仲美氏集風月吟社以初九日二十六日會　而竹鼻小左衛門
請會其山高水長樓故與二客多仲衛雨至竹鼻氏
會者如例壽庵獨不至余得韻虞花々壓海万人趨綠入斯中如別區貴是山高水長處恰成遠洪迫漾図雲開虔邸花相提烟合漁湖柳忽無生久更生濠濮想清漣影裡見樾隔
日没雨甚買舟同乘而歸

十日

發寄石舟東　平藏贈酒五升　庭有二櫻二梨花
悉開與篷室賞之召良儀飲陰雨偶止余乗醉欲探
櫻祠花時申下牌也名多仲月門寄家携篷室良儀

埤房出至京橋雨復下昏黒無所見投片衛逆旅不
堪湫溢乃踞店頭使良儀報了春了春出迎宿其房
分韻賦詩蠅霞衝泥去忘回癡心堪笑未全灰雨從薄暮淋淋下花至残春草草開計畫自知因酒失近窮却覺得詩媒晴卿莫咎風流罪漫與娃人投宿來　雨終夜不已遥聞田
隣吠蛙頓生郷思

十一日

昧爽衝雨而遊櫻祠晩櫻悉開不見一遊人徙倚久
之歸路過了春氏飯卯下牌歸　荆石來曰四月望
會文人於南郊請臨　午後壽庵來導至鳩野元達
氏在肥後倉部側　主人年六十餘快男子也好碁上宮吉藏
河合勇仙勝間尚輔東謙助皆浪華人　先在座余與主人
及勇仙圍棋畢而飲夜歸壽庵逢別

十二日

洪菴來　俊安來　壽庵來飯之既而送至其家壽
菴導過網考店供飯晩歸　菜藏與其僕自伊勢歸
留宿　三宅大藏東至

十三日

岡村左仲東至　源藏送肴　寛年耕石莊次來

月門之京師　菜藏介長門人某相見豆園書生

十四日

新町橋人生毛屋喜之助携阿波人高岡哲藏來見
入門曰愚兄學郎嘗事先生先生記乎余曰記　秀
太郎來飲之　建嚴祐於河傳氏問渓琴何日至京
師乎曰十七八日也

十五日

宗助送南陵兄二月二十五日東乃載菩東杞焉
批府内侯稿東阿部徹藏送之　千保妻自尾張至

今蓮室送菓子　原菊庵来　有儀来　千保来曰
高良山僧正恩公自京師来此地矣乃遣菓藏問其
逆旅則昨日既西下矣
十六日
有疾服敬甫藥　仙臺人針生大八郎以横山湖山
柬来見　津田監物來
十七日
寛平送酒肴　以疾故遣多仲於東作氏辭講　針
生大八郎將西遊爲東大人屬之　荊石來　仲英

来　溪琴柬曰僕以十五日傳京師待君焉乃發荅
柬曰明夕北上
十八日
備後松永人高橋壽助以僧竇然柬来見柬曰負通
今去今津往尾路西國寺　申上髀買土屋舟携嚴
祐上焉有儀敬甫和助菓藏多仲良儀送至舟行二
里日没天陰風勁無被寒甚三十石舟例數十人合
買一舟所買廣狹不同曰一人分曰二人分一人分
廣不滿五寸三人分以上始可坐其買一人分者數

十人合居一處名曰乗合二人分以上則横竹而分
其界余買三人分隣有二媼亦買三人分余謂之曰
吾與媼所買同無廣狹之別設界兩狹去界兩寛何
如媼喜（悦）乃去竹始得動身屢俯仰而避風凡舟水淺
則膠今日雨後猶澀舟行却遅子上髀傳伏見京橋
本月京師東西本願寺有遠祖忌祭舟中人不俟佛
者皆止逆旅侯佛者將候夜而行余欲早見溪琴故
與行者一行二十人過半婦人也無識路者見余喜
曰夜行怕盗有公足強人意且公必識路者余謝曰

盗余保之路吾不識也渡橋北行皆欲取竹田街道
問路土人曰須東行而北折從之然夜中不知孰北
孰東遂出於高瀬堤上生路也不得已傍堤行二十
餘丁余輩後前行者左折入田間余疑左則西也此
路蓋在竹田街道之西（重西）則恐迂路也呼之不應又不
得已尾之而行三四十町未見人家衆惶惑忽有一
人疾呼曰吾京人也從吾何患不至京也衆聞之疾
走月色朦朧終失其影有二媼不能走從余問其居
皆余近隣也余曰彼自稱京人詐也若實京人何故

屢問路手爐安心從哉乃徐歩蒼茫間見塔影於路左嚴祐曰東寺也乃知一東一西迂路三四十町矣入六条戸戸立燭門外明如白日萬肩相摩蓋待本願寺開門也忽得一絶九陌曉張燭喧闐百萬人至皆言参佛去誰覓帝京春五条寂不見人過三条橋叩茶久氏溪琴聞余聲起見始叙寒暄乃天明

十九日

溪琴同家春居欲與余買室逆旅人滿無復別室乃刱借逆旅在茶久氏西辰牌移焉　遣嚴祐告石舟

石舟来館　午後溪琴来館介石舟而見之溪琴邀導余石舟及京人政所屋者衛兩遊智恩院時見殘花於新緑間幽甚出於真葛泉投賣茶店溪琴家人會焉出至圓山花樂菴飲下見十萬人家烟霧吐呑如在如亡洛山妓二名行酒溪琴曰向所見茶店少女悠善舞者名之果善舞時雨聲在樹泉聲在巖鶯聲在雲而絲竹聲在堂幽趣豪興一時並至酉下牌酒罷比出雨甚衣裳皆濕留石舟同宿

二十日

溪琴来館　與石舟館溪琴　同石舟浴湯肆　石舟去　與溪琴訪梁星巖於三条木屋街其宅臨水洲上多晒布時見釣香魚者主人曰賴子成居此宅十餘年矣主人供飯歸路訪京屋小三郎僑居不在又訪鍋屋謙助三右衛門甚左衛門僑居溪琴先歸敬甫和助東至　溪琴請移于茶久氏南廂

二十一日

携嚴祐至四条裏寺坊稱名寺展慈等伯姆墓将出門過主僧揖而入室談話久之歸　溪琴将招梅辻

春樵等欲致石舟乃遣嚴祐来迓石舟子耳松来曰家翁告大醫令福井公以先生将至公大喜已供具以俟請同溪琴子来乃迓耳松曰溪琴方自往迎春樵等勢難中止請君速来　和助東至　午後石舟與其徒土井俊藏来引見溪琴溪琴在北廂　春樵及琴師其在坐春樵年七十薙髮而留項毛一辮頗似清人始叙寒暄溪琴曰且赴三本木街茨木店乃出春樵琴師自別路往與溪琴過星巖氏導其夫妻而至三本木在二条距茶久氏八九丁至店春樵等在焉店

臨覓水涯濶而蹤楊成行見東山三十六峰於人家屋上比就座雨下黑谷以南寺院椽郎岡者高閣聳塔出沒綠樹白雲之間余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豈非此之謂乎溪琴曰十九日所招茶店女及少女數名行酒有盛饌焉春樵琴師星巖妻紅蘭交彈五絃琴調古辭希聽者頗生厭心乃使行酒者鼓三絃少女舞衆心始歡少焉二瞽者至鼓琵琶而謳乎家又鼓三絃而奏古調又彈箏而和三絃纖而不滯繁而不澁聽者皆嘖然稱善曰設溪琴亦

至乃復使少女舞支上牌春樵以下皆别去與溪琴歸茶久氏

二十二日

鍋屋謙助使人來問何日訪石舟乎　遣巖祐於石舟氏告午後同溪琴過石舟答曰今日福井氏有故請期明日　溪琴示長數寸小炮車曰是模洋熕十分一者熕車元雖運旋此車左右周旋無不如意實奇創也　高橋壽助來訪　謙助來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六十

弘化五年戊申三月二十三日

與溪琴将訪石舟遂至福井氏乃訪讃輔告之辭曰今日有故不得陪行因囑曰五岳若至為我告曰進我於石舟氏（先是約五岳介見溪琴）　與溪琴訪石舟遂観近衛鷹司諸公参内（用鄣呼）　鹵簿儀衛雍容閑雅視武家厳威不啻冬夏日之異聞今日拝大臣及大将矣石舟供酒畢将導至福井江州氏曰京師人其重儀容先生宜着禮服乃借其社祈祷出厳祐語曰前日至

石舟公許進見一醫家標札掲書虞瀬讃吉四字某立視之主人偶自外帰年可六十左右往年見玉戌曰京師人有與公同姓名者余疑之今聞厳祐言信江州見年六十餘目撃知恭讃君子福井氏世以醫鳴其所蔵書畫珍玩極漢洋之選初観園育露臺焉其下多珍奇銅造鶴而翹立有池焉淘龍吐水入室所観数十百種不可勝記登樓柱楹窗欞無一不舶来之物高出于萬井之上遠眺極佳主人供茶将去五岳跡至引見溪琴及主人帰路溪琴觴石舟五岳于木屋街看店余為五岳謀所住溪琴曰頻過我南紀我竭力周旋余乃賦一律贈溪琴（感汝愛才情轉深我将相薦両知音詩人唐代劉賓客法任晋時支遁林一旦因縁新識面十年夢寐舊営心洛陽三月春光美桃李花前好盡斟）　晩帰茶久氏　溪琴欲携其女適観攝北諸勝余請先帰待於浪華溪琴曰善留石舟五岳同宿焉

二十四日

或謂溪琴曰白鱗天坊有大牡丹溪琴曰送先生且観之午前上途溪琴石舟五岳送至白鱗天坊久太家後園牡丹二株高可四丈種接数種著花数百蕊

輪極偉坐胡床喫茶移時而出溪琴別君五岳送緣僧大桃園智奇見焉又訪月門逆旅與母見月門請従帰取竹田街道石舟五岳送至街盡處五岳命路右一店具酒肴銭余既別至伏見投池六氏買舟戌下牌帰家　月門入塾

二十五日

和物述十八日後事如左夜多仲来宿秀太郎来（以上十八日事）菜蔵代講南條董一郎東至池孝太郎東至（以上十九日事）肥後人松岡傳来（二十日事）信濃飯田人土佐屋善

兵衛来二十一日事　春艸致古賀大一郎東玉木省吾来
請受業岡村左仲東至寄雞蛋以上二十二日事　參田吉田
人龍助来為大澤熱者請受業二十三日事　周友来湲河
敬次郎東至寄酒藤本仲次東至長門人来致古谷
秀平東以上二十四日事　命嚴祐直于玄関先是和助為僅
頼勤恪至是稍露舊態托辭汲水毎日竊赴壹島米
市尓疏之乃虞嚴祐然未顕絶和助　宗助致藤田
應平東　荊石東薦京師人小島東嶺来見示其所
製竹硯　信濃御夫傳右衛門来致津久井叉左衛

門東　神原蘭藏東至蘭藏蓋敢吾改名　璋次来飲之良
儀與焉　東石舟　秀太郎来

二十六日

書平井東一基表送諸庄次　申席叙與菜藏議將
更張塾政　發吞岡村左仲東　有疾　携菜藏多
仲赴葛岡氏詩會會者如例賦春晩霖雨偶晴即事
尓詩先成長歌不錄晩歸壽庵送至　東作来　阿
芳来　千保加賀亮来飲之

二十七日

塾生請客借年所居室各自炊飯許之復開塾菜藏良
儀多仲月門省吾自升九氏移居焉外来生孔安英
次元琢哲藏玄亨了春皆設席焉　杏菴来　未牌
携多仲赴東作氏講如例赤石天民至晩歸　庄次
来　渡邊瀧右衛門来不値　夜訪千保不在歸路
過之

二十八日

遣嚴祐訪瀧右衛門　箴寄簡堂君松園識軒父子
沖齋岡本安宅勇藏竹田與平容貝健三郎東托諸

瀧右衛門寄識軒以大人書　健三郎吉田敬藏竹内量平
東至　千保立齋平藏来作筍飯供之　昨日河浅
家人送遠思樓詩鈔膳本初命以一行十九字而二
十字矣又送梅墩詩鈔刻本刻手拙甚遣敬甫召河
浅二子不至　恒遠頼母子次三郎来　石舟東至
即發答東

二十九日

遣室之有儀氏　千保来　牌家以兕生送糕　大
淳將歸伯州来告別　河内屋藤兵衛来詰之不能

答

四月朔

昧爽辛衛火　同坊人灰屋九郎兵衛携其子政次郎来見請受業飲之　受塾生賀　使和助出外(浩)九氏　千保粟曰欲謀我家事請見臨乃往千保欲従堂島余辞止之加賀虎来而供麥飯虎去曰與力金井塚子在敝廬請臨乃携千保往金井塚與十郎即界與力中村宇右衛門弟也風聞余名相見甚歓日没多仲蔵祐来迎　東景来不値　坪井信良小國

剛蔵東至

二日

昧爽達多仲館渓琴於河傳氏渓琴来飲之　春波来　大和屋宗兵衛来曰某移居農人橋東畔請臨

中西願助来

三日

婢不沙帰郷　午前携多仲出訪藤島以渓琴旨取其所新刻嘉永二十五家絶句一巻（未刻者三巻）訪河茂促遠思楼詩鈔上梓訪渓琴僑居渓琴曰某将携女観刈田藤花公無意焉予問里数曰在住吉東畔外余難歩行渓琴笑曰且出有善策午後出其女及媼婢従牢晴不見片雲炎如盛夏皆曰異候也至今宮渓琴買二轎與余乗之清風吹面快甚不覚生睡未至住吉二町休于一店左折過管祠東行池名上住吉人家盡路於田間田多種菊往々見陂池疑古帝王陵也東南行二十餘丁距浅香山可六七町入刈田村村多富農路左沖本某家門掲書有藤花三字乃入藤一株延袤廿餘丈蘗長者過四尺焉纍参差

蜂聲喧耳観者踏藉武坐于室各開行厨主人氏有茶而無酒食頗飢藤外有池池外有假山竹木幽雅聞主人宗家亦有藤花出東行一町観之藤三株而花少遜焉遊人亦少乃升其堂而坐庭之假山及池位置皆如初所観唯假山高敞直北見天王寺塔西北原田十里萬緑攅目適問酒食無所得焉乃返故路将入住吉渓琴訪其所識余先往伊丹亭而俟初上轎與二子賦詩分緑陰生晝静五字余得生静二字至是詩成長故不録良久渓琴灘等至飯畢至今宮

下鵜觀松尾園日將沒未畢觀出與溪琴別於走橋
黃昏歸　洪菴來不值　津田監物來不值　誠軒
東至　夜有儀來
四日
遣多仲于大新氏送大人書一幅及菓子　春波來
九山來　發寄石舟東於福吉氏（東中包寄福井氏東）　千
保來　未下晡赴大新氏途訪賢了不在大新氏移
於農人橋東畔南側新兵衛在西州未歸宗兵衛夫
妻見少焉九山携其舍人二名至主人供酒有盛饌
日沒嚴祐來迎九山途別　備中玉島人森讀仲携
松森仲助東來請見不值　草場佩川子大次郎來
見　婢來
五日
壽菴來　龍潭來規余曰日田人俊安和助梅七等
皆無賴子也公與之親則損其財不親則彼怨公於
世人而損其名由公失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余
謝其忠誠　多仲訪溪琴溪琴偶東曰某將以明日
上途諸務鞅掌請莫來別又送其所刻梅墩詩鈔題

辭　寬平來　千保來　大次郎來別　九山來
遣多仲於溪琴僑居以別
六日
淨界師使其徒來送菓子　近藤六藏使人來送金
及香魚　賢了來　洪菴來　大人二月二十九日
三月九日東株園兄東至　致大人東于河茂石舟
諸家　發荅誠軒父子小國剛藏東於洪菴氏
七日
壽菴來　庄次來請改書平井東一墓表　但馬天
民來　龍護携周邦來訪僅敘寒暄即告別（托周邦以寄長尾衣
貳東）乃與菓藏多仲隨龍護至其居（龍護復寓覺樹院）主人供
酒酣甚出訪思塚作兵衛不在兩借傘焉訪近藤六
藏舍人於骨屋街不在托寄六藏東焉過大新氏謝
遂赴東作氏講席秀太郎等先在東作病喉痛絶飲
食七日矣講畢秀太郎曰請狂駕乃使多仲歸携菓
藏至秀太郎氏主人買紅鬣魚余與菓藏割烹之宿
焉岩埼攝津來訪
八日

味爽辭秀太郎氏起作兵衛迎舟　久嶌堅藏來曰
早出食家矣請自今日受業　耕石來飲之　哨隆
來　平藏來飯之和助與焉　千保夫妻來導蓮室
遊阿彌陀池　元敬來　作兵衛送裴漢書七幅
夜升九來　戌上牌地大震

九日

長埼人藤村庸平以河野龜太郎皆來見話曰某與
對馬乂（所）夫同舟而至聞三月四日及十八日走船數
十傳對馬海岸而西過蒸伐滿洲軍艦也故將以聞

官　吉喜來　名河藤（河内屋藤兵衛以後改為河藤）授所校梅墩
詩鈔刻本河藤曰尊集初編板將以本月尾至　携
多仲赴仲奚氏詩會如例　龍津改名旭雲入塾
蓮室賚九龜郎金昆羅祠

十日

宗助贈肉餻　小竹送苹藧乞字　千保來　藤禹
送所刻嘉永二十五家絶句中余及漢琴部乃送諸
漢琴　蓮巖祐於河傳氏（托寄漢琴東）　服洪菴敺蚘丸
宗助來　河茂送所刻遠思樓詩鈔跋　龍潭携東景

弟來見將養爲嗣也

十一日

先是與秀太郎平藏約遊天保山立齋亦因多仲請
臨其家余曰同游何如立齋悦午前皆集我家使人
台千保至多仲菜藏請從立齋具行厨秀太郎平藏
買舟與舟于舍西立齋使多仲迎蓮室及婿立齋門
人及庖人舟子十餘人矣舟大倍茶舟下至新堤千
保迎鼓絃者二名衆（數）呼聲歎未牌至天保山遊人如
雲初登山既而借西麓假店飲千保醉隻舞謁諸醜

態余與立齋愧於傍人竊遁至山南借一店之樓杷
衆至焉立齋秀太郎等皆試角觝平藏獨醉逆臥于
舟中牌回棹溯七八町代舟登左岸設席沙上復飲
芳草緑樹野望絶佳日没返舟入傳法川舟子上堤
而引百丈至新堤返歌者至西北橋平藏去酉下牌
歸　古後永藏來不值　津田監物兄弟來不值
石舟東至　小谷元璘來不值

十二日

贈鯨肉于千保　藤井看吾來乞字　小田海僊來

曰桁西下乃載寄大田梁平東托焉飲之海仙曰春
樵星嵒疑（僕）作評判記作詩文而攻僕甚力僕欲辯之
然不得左券不足服其心故物色終得作者乃吉二
子曰二老謝不明之罪吾白其人二子不能答也海
仙與畊石諒余欲和之招耕石不在日沒海仙去

十三日

嚴祐有過將黜之名其族人某告之　雇僕長五郎（上野人）　立齋來　灰屋九郎兵衛送酒及鮓于塾生
壽菴來約明日赴荊石兎角亭書畫會　良平疾

痊來見

十四日

嚴祐族人來携嚴祐去　載寄大人南陝樣園二兄
吾八廉平東遣多仲于宗昉氏托焉（詳載書状往來記）九
山使人來言公赴兎角亭請陪　先是元敬亦有同
赴兎角之約已而來見余方載東去堅藏亦來而去
壽菴弘安來將出菜藏月門請從（僕）長五郎促元敬於
緒方氏不在乃至九山氏與赴兎角亭荊石迎揖今
日天晴風和游人百數四壁所懸書畫數百幅觀畢

設席于樓西隅以飲訥堂畊石秋亭松谷等出見及
生容數人通名訥堂席在別舍就見焉既而元敬多
仲平藏敬甫來九山欲携余及平藏秋亭游大津亭
敬甫請從余見其醉不許半途九山曰恐招悉使秋
亭返迎之登大津亭樓呼妓而睡秋亭携俳師花屋
至日敬甫不在故以宗匠爲替人矣九山曰是、求尾
石而獲珠玉也復開宴歌妓三人至日將沒余促歸
衆不可秋亭偶畫杜鵑于紙匣余題曰好教況醉如
泥客饒聽不如歸去聲九山奇不擇余携平藏先歸

文吉自日田至來見　千保來飲之

十五日

嚴祐族人拉嚴祐來謝過而退　定長五郎爲僕使
省吾檢長五郎謹人廣島屋金藏印（土佐濠第一街人寓柏屋又一）
（傚居）　受塾生賀　立齋弘安了春堅藏玄亭來賀
洪菴贈紅鸞魚轉送諸源藏　日田小廻人財津道
仙來見曰某今住福村（福村在大坂西）　平藏來飲之　良
儀告良平火急歸鄉不得拜趨使某謝

十六日

栽寄三宅大藏東外書池太郎名令長五郎齋之托
諸小竹門人古谷大吉迻曰大吉既歸鄉　發寄眞
島順道東于脚夫氏　森讓仲來　遣長五郎於常
安橋坂田屋小七氏托寄古谷秀平東　何傳使人
來送溪琴所寄金子券　有儀來

十七日

昧爽婢起入庵呼曰賊在焉余驚悉起塾生檢庵門
戶扃鑰如常不見人蹤婢睡未覺謬認而已衆輾然
和助來　日田縣令池田岩之允君昨日西上在

上街獄舍西畔山城屋　今日雨甚　午前雇轎夫
二名乘轎赴池田君逆旅多仲長五郎從先是簡堂
君東曰池田氏屬吏高橋古大夫頗有才幹我屬足
下兄弟篤彼西上日足下宜見故先館古大夫（古大夫寓）
山城屋東隣　古大夫見年六十左右藹氣甚懇竹垣君吏
宮部某在座嘗乞其祖善祥坊詩者亦請相交余欲
謁池田君古大夫使其僕告謁者曰廣瀨謙吉者欲
見公宜見余至山城屋因謁者獻扇子一箱一隷出
曰償過吏局一人導至吏局一少年坐上頭導者曰
何不脫小刀余以為明府將出脫刀而坐緣板（椽板隨俗）
呼小年曰余為眞壁忠平識乃父先生偌甚謁者出
引入一室開襖子曰廣瀨謙吉池田君隔閾而坐曰
吾風再鄉兄弟名語頗懇逗（過）吏局前忠平呼曰吾過
長州某驛驛長屢請乃父先生書吾子有之願見惠
余曰無曰然則自一揮見惠余曰諾出過長壕至佐
良屋小四郎氏見其寧久兵衛附溪琴券而取金三
十兩托寄溪琴東焉又訪河傳至明石天民家東作
秀太郎來會講如例主人供飯申下婢歸　東映門

人紀人某來見乞字　村田順藏東至

十八日

栽寄大人南陵兄東外副寄藏本彥六東托諸尼太
氏　遣多仲於薩淸氏托答村田順藏東且謝高橋
子　千保來曰請同良儀兄臨乃攜良儀長五郎出
逢訪備為及宗助至千保氏加賀虎及荻人石川某
見主人供酒戌牌歸　今日途遇大野金一郎遂來
置刺而去　分部九琛來不值　北渚東乞字

十九日

午後訪千保　荊石來　藤本仲次兄寛次寄柬及
味噌漬瓜　夜天野金一郎來

二十日

溪琴柬至　千保來　春艸來飲之　文吉贈紅鬣
魚　中尾半兵衛使人來曰某昨傳轍郤不腆塩漬
真珠貝一壺貢諸廚下　春日寛平門人土佐山埼
侃次郎來乞字　了春送鷄豆　夜杏菴來約明日
訪半兵衛　平藏來曰二十四五日訪西尾善四郎
何如余曰善　蓬室之章衛多仲從遂之堀江橋川
島屋仁兵衛氏而僑寄三宅大藏東馬

二十一日

寅牌起殘月極清亮攜菜藏多仲赴肥後橋觀曉色
遣長五郎於平藏家借具舍人買紅鬣魚二頭以
贈中尾半兵衛　辰牌杏菴來導至大郵郵長五郎
從途過千保約歸路相過半兵衛不在與田川與七
郎語大昨年大村侯賜余倅七口券而倉吏不送倅
余因杏菴平藏告諸與七郎與七郎將與半兵衛謀
而告諸執政乃使杏菴迓我家取券示諸與七郎午

前半兵衛見旣而與七郎請圍棋閒澁江九郎兵衛
在別舍訪之歸杏菴別千保逢迎曰公且之我家吾
有故請後往乃之千保氏就池太氏園丁借園中一
室將午睡豹脚蚊簇至迓千保氏主人久不迓乃歸
途過之　夜杏菴來迓倅券　發寄溪琴柬于河儈
氏

二十二日

嚴祐來告歸鄉　嚴祐介藝人入澤立安相見請受
業　河茂使人來贈保命酒　河茂來致岡村恒德
東　西尾善四郎來請二十五六日臨敝廬　月門
告曰某欲留學而父兄不許請爲我東恳兄大解許
之

二十三日

遣多仲於秀太郎氏約二十五日同遊吹田　河茂
使人來　高橋壽助來　平井十兵衛東至　夜訪
千保　客年蓬室小產今日午後亦然蓬室旣震而
食無度余懲客年常誨曰不愼攝養胎必墮不可果
墮台雄哉服其藥

二十四日

有儀使其人米八來　將訪龍潭長五郎從至渡邊橋遇千保導至其家曰公且食吾出而送肴携長五郎主梅七偶來乃與之圍棊良久主人歸供食出取梅田路而入福島屢失路至龍潭氏謀家事主人供酒申下牌歸　濱野章吉來不值　龍護來不值

安藤右近來曰將赴長埼不值　夜山本茂太郎來曰某十八日發江都矣數日前赴誠軒氏別主人曰外夷舶數隻侵津輕地放砲津輕侯以聞云先是茂

太郎與九右衛門謀欲薦余於侯事垂成而九右衛門敗茂太郎忼慨述情而去

二十五日　以下至五月三日失原稿僅追錄

秀太郎平藏來將與（赴）吹田買舟來於舍西馬訢過櫻祠天隂風烈至石屋瀆（在櫻祠東北三十町外村多石工故名）出舟取田間路正北行十町餘有堤人家枕其上其行數町家盡下堤北折有川即神埼上流乘渡舟而渡北岸即吹田也人家數百隱見林薄之間西折三四町入西尾善四郎氏余贈菓子秀太郎贈肴主人不在其

子豐次郎見供飯主人歸乃議指余聽講吹田吏人井内左門（吹田係獨下竹中君采邑左門即其庶弟來管邑務）畫師金子雪操來見井内子年五十五六許善良君子雪操亦南宗名家皆一見如舊主人供酒又引村人六七輩相見井内子周旋謀與學状地　終日陰霾齒痛（疼）大薮二十年前曾病齒居年餘半缺而疼止爾後不復患本年屢食塩漬豚肉登時齒之半存者疼至是上下齦悉疼生來所無

二十六日

善四郎薦齒醫某視疼處曰半存者將脫因感發上下齦之疼也已脫畢疼即止以指推齒血流奇疼難耐余曰止醫曰既脫矣復以指推之始脫疼不已醫傳藥曰數日後必痊　井内子雪操來館介郡人數名相見善四郎使其子豐次郎駒三郎及西尾某行束脩某者善四郎族弟而宗家也將爲講論語井内子以下既列忽不見善四郎良久返瞋目不言一婦人年可四十四五涕注來頓首于井内子前曰妾子甚愚未有過失而善四郎撻欲規之於大坂名儒以

論語桎梏之嗚呼妻之子有何罪而遣此虐乎言未畢善四郎罵曰媼忘乎汝之夫歿顧囑余曰兒幼家事無大小煩卿卿視我兒須猶子也故余欲使汝兒學汝猶惑不悟耄乎井内子私語余曰彼媼善四郎宗家寡婦生平與善四郎惡者善四郎甚失衆和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而欲興學於此地難矣哉吾有一策他日爲先生施之先曉彼媼乃謂婦人曰吾輩皆欲聽講故招先生不獨爲汝兒也汝勿猜婦人赧然而退既講井内子白彼媼非癡物僞癡也蓋善四郎族數人皆不悦善四郎故嗾媼耳此家事勢如此恐難與興學吾且嚮村人有志者數十人熟議而後報先生　晩與善四郎等步水上下堤投一農家喫茶而歸

二十七日

昧爽將辭西尾氏而下善四郎請送借木屐上途過石屋濵路臨水上風色太佳名晒布堤土人多晒白布焉故也經國島渡長柄川至天滿善四郎導入其別屋朝食秀太郎平藏送至我家　多仲述二十五日後事如左市左衛門來安藤右近安元繁來皆告別以上二十五日事　雄哉來訪蓬室二十六日事　雄哉來訪蓬室　千保來　和助來　高橋壽助來　文吉來偶吉喜送紅鬣魚乃飯之敬甫良儀某藏多仲與焉

二十八日

東秀太郎　訪春波遂訪信之助夜歸　平藏來洪庵來

二十九日

東謝信之助初余欲借春波金三十兩春波有難色而不敢言余見信之助告之信之助曉春波春波東余曰吾豈敢猜先生乎唯以家偶無現金不即荅耳何故煩彼人爲說客乎　東善四郎　訪暫了及河茂遂赴東作氏講論語　花屋送銀乞字　濵野章吉來不值

五月朔

受諸子賀　宇田川璽藏宗淵來賀　出賀宗助信之助諸家午前歸　莊次携佐佐木櫂窓來見請受業　石舟東圭　和助來

二日

宗助来　壽菴来　敲月送菜　敬甫贈温飩　荻人福永善人来見請受業　夜半有敲門者呈一東曰某豫(道)頓濠酒樓伻也有客欲見公使杲迎東曰不見先生數年矣某數日来陸沉酒樓頗勞玉趾同此伻来旭莊大先生侍史而無其名字余問客何國人而士乎僧乎醫乎商乎伻曰某一切不識也酒樓主人使杲奉柬而已余與多仲壽謀曰盍盗迎我中途刧之也乃辭曰柬無主名不能應命

三日

日野秀太郎来　長尾良哉来至　河吉来曰某昨日来與防州某上人飲道頓濠酒樓上人欲致先生昨夜奉柬先生不許故使杲迎余曰上人何名河吉沉思良久曰吾忘其名余曰昨夜柬無名而今日使者忘名不亦奇乎不知其人状何如河吉曰公所識月性師人呼曰狂僧今以吾所謂上人視之平凡僧也余曰狂勝月性者豈非沖若乎河吉拍手曰然上人謂某曰唯曰沖若奉迎先生必来某遂忘之矣乃從河吉至道頓濠南畔信濃店沖若方裸體而醉眠赤如蒸蝦其前列善舞者阿清以下六七妓皆怨曰客既眠奴輩何爲而可余曰我来爲替人汝輩莫憾無事吾將使汝疲於奔走乃踞沖若背上呼魯智深不答鼾聲如雷乃使妓舞數闋視河吉亦既眠余呼主媼曰今日唯我獨尊汝宜盡意奉我媼乃更名妓數名余謂妓曰汝輩十餘人而我一人頗勞應接故任汝輩人自成歡不必待吾命也皆喜於是迷藏栂戰諸戲齊起余命主媼大具飲膳曰必盡精美妓曰

儉令下後未見揮財如公者公誠快人也不知客何國人余謂阿清曰卿所識月性親朋也皆曰月性公去此地約奴等賜岩國松金油而不至願公爲我促之余乃作柬曰沖若師来招我酒樓而醉眠不語座中諸妓皆昔日師招使僕觀其舞者談及師交怨曰月性公賜松金油之盟息壤在彼而見負人之不信一至此乎僕知師有尾生之信久矣願速求便送之日將沒沖若河吉未醒而下爷(余)命具舟而遣衆妓歸附沖若耳大呼曰旭莊將去敢告沖若欠伸擘眼曰

先生手失敬失敬取衣而服左右顧曰何寂寞余笑
曰吾代師為大盡彼樓謂大散財者曰大盡師在黑甜鄉不知也
如花費一頃師沖若呼曰愉快哉若不如此則吾魄死
矣又起河吉同上舟沖若送安治川逆旅河吉送之
余獨至舍西出　千保来不值

四日

日野秀太郎携奥州白川人常松菊畦来見年七十
餘白鬚鬖鬖一見知其畸人矣出須藤洞然山下宗
藏大槻磐溪柬挽余先是宗藏示其稿余久不返故
有詩相促兄弟聯芳桃李門廣家詩筆有誰論陽春高調寒境下里巴篇亡一言知偶酒醬非霞觀必投坊布已還鬼三年宦望君休笑雖貼古來遺憾存　磐溪寄其集三冊
了春玄球玄亭謙作美次来　原田真卿家人真卿父襲
名父故名節斎告真卿卒余初不聞其病乃携多仲往弔賻
以蠟燭節斎見十一年前余始家於船街橋畔節斎
使真卿為余求僦居周旋竭力為人過與每余至其
家必親整僂年蓋四十左右也歸路訪源藏不在
遣長五郎托寄月性長尾良哉東於沖若

五日

數日陰雨至是冷甚　受塾生賀　辰牌携多仲長
五郎出賀左右隣對門三家龜伴升九小竹春波信
之助宗助備前田川與七郎與七郎請圍棋乃使多
仲往賀東亭歸路過渡邊橋風烈傘折借宗助氏傘
府内舟子其携南陔兄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五日
二柬至不值兄送府内候書謀裝滿　使多仲賀壽
菱俊安葛民周友西尾豐次郎　同坊人長崎堅藏
来見請使兒受業　番州一郎雄哉龔平政次郎河
茂梅隱上田恭英遣ケ鈍助敬甫升九與兵衛吉喜
立齋讓藏堅藏了春大利指月元敬平藏玄佳耕菴
宇田川多門来賀　遣長五郎於河傳氏托寄溪琴
柬

六日

文吉来　秀太郎来　河茂来曰尊集初編校自江
都至將以本月發兌敢告　出羽人茄澤玄菴携堀
内忠亮父子坪井信友柬来見忠亮寄金二朱尾池右門
来　勝間尚輔来見不值　遣多仲長五郎送原田真
卿葬　田川與七郎淡江九郎兵衛来圍棋飯之

仲英携土佐僧月曉壬生志摩介來見　東作況[來]
加島屋才七者來見爲福永善人請入門　西尾善
四郎來

七日

遣長五郎於平藏許屬買紅鬣魚二尾送諸森讓輔
逆旅　長埼堅藏子良助來受業　善四郎東至
印牧文仲者來請受業使良儀接　遣多仲於東作
秀太郎兵家辭今日講　善四郎（西尾善四郎以後省姓）東至
送輿地圖

八日

遣長五郎於河茂氏托寄國村恒德東爲　印牧文
仲來謁　岡直三郎來見　行德元慎來　加島屋
才七携福永善人來見　常松菊畦來　昨夜文吉
來告爲梅七所讒不安於主家之狀今日爲名千保
謀之　府内舟師安五郎之子來見　和助來　龍
讓來告文叔夫妻反目之狀欲使全和之辭曰吾未
能和我家安能和[人]之　進室欲遣京余不可[則]曰將竊
往乃使敬甫多仲止之

九日

屬敬甫買中津米一石二斗　淡河敬次郎送酒
惠聞來　府内舟師來托寄大人及南陵棣園秋雄
三兄東（送大人龍威秘書全唐詩 送南陵兄愿齋君書二幅）　東作來與之出
赴葛岡氏詩會社友半不至島内瑩淺井某見以移
竹爲題余病先歸　譲藏來告將爲義子於某氏

十日

龍潭立齋東作來飲之立齋欲導余及潭遊既郊先
送其家　聞森讓輔將娶遣長平郎辭之　年前與

龍潭箕藏訪立齋立齋導過浪華橋經西天滿出於
野外行七八町憩于埜店立齋曰此地北有濱村村
有長安寺寺[主]常欲識先生請訪之使從者先往返曰
寺主曰未牌之前有故不得相見未牌之後請臨乃
出店店西有一方亭園庭頗廣有數舍焉入亭命酒
酣余乞湯而浴入別舍午睡三子使店二婢鼓三絃
婢謳甚終不得睡日昃出亭謁鬼子母神祠出祠東
北行半町有寺入焉庭濶生艸益數年前罹災者苗
艸坐[至]與潭語二十年前在宣園時事出寺長安寺主

使其子迎供酒觀其所藏書畫日暮辭渡大江橋歸
潭送至　善四郎來不值　津田監物市左衛門來
不值　文吉携和助來謀其家事　遣室謁高松郎
金毘羅祠

十一日

宗助送大人四月二十七日東及南陵允二十九日
東　葵園屬寄德壽東乃遣長五郎于宗助氏托焉
先是善四郎爲余謀開一塾于吹田村以余難遷
往欲先借一茅于多仲聞之請往今日姑遣之　文
吉來　北渚送梅墩詩鈔校本　道一來居我家

十二日

日田人平次郎來致大人四月二十二日東及岳翁
米藏東　名允敬告梅墪詩鈔刻成　千保文吉來
送多仲器具於吹田　常松菊睡來　森議輔甚
左衛門三右衛門來　諠江九郎兵衛來　加島屋
才七來　河茂來請買紙件（將攜梅墪詩鈔故）名升九見之

十三日

遣長五郎于尼太氏館京屋爲作焉返曰不在　先
是十河盤平來請竹醉日見臨今日以疾辭　文吉
千保來　道一昨夜出不歸余欲逐之升九良儀來
謝

十四日

西尾豐次郎來　仙臺人十文字龍助來見　坪井
信良本月三日東至　大新送赤小豆飯　遣長五
郎于爲作逆旅尼太氏　周防人市兵衛之妻來見
曰妾將爲橋本謙藏君謀爲義子於冰田氏不知彼
人爲義子而善乎余曰善　常松菊睡來　永錫來

十五日

受塾生賀　大新來賀曰昇追自西州歸　阿芳來
午前携長五郎出訪小竹病又訪淳藏至東亭氏
主人供飯過常安橋訪守拙父不在投刺於竹德氏
至大村郎訪九郎兵衛托壽石舟東焉訪與七郎主
人請鬭棋乃令長五郎返黄昏復來迎歸路訪春波
東作平藏俊安文吉鼎藏來皆不值　劉三郎自
日田來大人範治益太郎修藏河野龜太郎東至（龜太郎寄松魚）

十六日

常松菊畦来別乃托寄大槻平次山下宗蔵津久井又左衛門須藤洞然東〔迻宗蔵稿〕　宗渕父明圃携宗渕及僧龍心来曰此二人欲學淺膓先生敢告余曰善哉二子猶少不知使何人送之乎曰未得其人余曰我郷人平次郎將歸屬之何如曰幸甚願得因先生識之　春波来曰欲晩觴谷口君於玉藤店〔店〕請臨　岩崎播津来不値　壽菴来　立齋贈鰻鱺炙　翠江贈枇杷　井内左門来　紙平来　平淡郎来乃

日間瑣事備忘　巻六十　二九

屬宗渕焉　葉藏介長崎人兵馬相見　讓輔来　申上牌至宗助氏使長五郎促春波春波導至玉藤店酒酣或来報府内老侯舟至宗助遽去春波留余日没乃歸

十七日

秀太郎来　千保来　葉藏介柳川僧頓解相見入塾〔嘗學宜圃者〕　惠生介其甥樂圃入門　東多仲　遣長五郎于東作氏辭講　源藏送小倉尚藏柬

十八日

秀太郎来　河藤来謀紙件　文吉平次郎来　渡邉順八郎東至寄金及紙　橋本讓藏將為義子於小田昌左衛門氏山城屋市兵衛復使其妻来請余假為讓藏父兄許之小田氏贈迎義子之儀〔金三百疋〕

澳琴東至以紀命卿久野君旨乞字　松圃東至報四月二十一日夷舶五隻来侵津輕地奸婦女事

上原荘右衛門東臯〔日〕隨寡老君至此地公事鞅掌不得拜趨不腆之紙謹呈乃報以菓子　善四郎来

蓮室請食雞余先往待於謙輔逆旅良久長五郎

日間瑣事備忘　巻六十　三〇

来告蓮室至乃赴大豐店而食余問蓮室使何人守家而出乎曰適一君在焉余曰一夫守家我所深忌卿忘善助手盡速歸蓮室去余歸路過讓輔氏千保在焉談話蜂起黄昏歸

十九日

孜次郎贈肴、明圃柬曰明日午後請同平次郎臨　多仲来乃東井内子　未下牌立齋使其弟子来曰請枉駕於高砂亭乃往立齋〔嘶〕與長安寺信浄飲曰今日比家別室有書畫會馬香川橋本諸子下筆

不能休先生須在此處而飲莫出若出將為乞字者
所逼日沒送信淨過北野至熊亭庭有蓮池浮小舟
爲舟中置牀余坐牀主齋信淨撐舟水淺膠而不動
强動之舟反牀覆余同茶具墜乃入室命酒酒滴肴
冷而行酒婦人甚口皆慍而出其南鄰即一方亭也
入焉主人聞我不懌欲以衛其飯故急供酒肴信淨
兄至歌呼鼙歡亥牌出月色朦朧微風醒酒主齋送
至我家

二十日

平次郎來約赴明圓氏而去　賢了使人來約同赴
明圓氏　午前平次郎不至乃携月門訪賢了賢了
導至明圓氏少焉平次郎至主人父子了救龍心見
供酒及茶有盛饌柳屋又八後至申上牌辭平次郎
送別與賢了至河茂氏促梅墩詩鈔製本　長州僧
來見曰貧道西島孫吉友也　發蒼溪瑮東於河傳
氏

二十一日

龍潭來飲之　是永平內東送椎茸　柳屋又八送
豚肉　千保謙藏來　良儀姻小島平次郎來見
屋主使巧者來理漏處

二十二日

多仲東至　明圓携宗淵來別　善四郎來　夜賢
了來

二十三日

平次郎來飲之又裁寄大人南陵兄棣園兄岳翁紀
洽東屬焉先是大人岳翁欲立先室墓於旧囿請送
遺髮乃托諸平次郎　廿文字龍昭來乞字為屬寄

常松菊畦東　多仲東至　東作來　宗淵來別
石舟東至　東作姻興平大倉來訪　善四郎來
中島屋直吉來

二十四日

立齋送肴　東是永平內送紅鱉魚二頭　敬證來
招立齋飲敬證敬甫蓑藏良儀與焉　和助來告將
歸日田

二十五日

津田監物送肴　廣平東至　常松菊畦東至乃托

答東于河茂　新清来請明日導令聞観劇場名雄
截謀之　善四郎来圭
二十六日
淡河敬次郎来　阿敬欲辭新清指雄（呂）哉告之　河
茂来　善四郎来請二十九日臨㵐盧飯之　藤田
撫山来　岡村左仲送松蕈一籠　赴仲美氏詩會
夜大嘔（甞松蕈毒）服敬甫薬　是永平内来
二十七日
送松蕈於柳屋又八　井瓶破與塾生買之　西尾

豊次郎来　河藤来曰六月朔專集必成乃發東賢
了龍潭諸子告六月二日開講　發荅岡村左仲東
于鏈屋氏荅渡邉順八郎東于大彌氏来春波来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六十一

弘化五年戊申五月二十八日

昨日寄順八郎東中書鐘馗七絶有肅然四壁與誰守句封而發諸大猶氏既而疑脱四字心不安今日遣長五郎於大猶氏取此則無脱字復發　館是永平内于府内郄且訪宗助方營公館其材即南陵兄所獻二子導觀之　耕石送赤小豆飯　平澤白翁來不值　文吉來先是文吉出錦藤氏復歸升丸氏復屬来後不必記　多仲以善四郎旨来迎留宿

二十九日

昧爽將赴吹田大雨平明上途訪豐二郎於天滿客舍道一長五郎送至夫婦橋西畔渡長柄川時雨止風清早涼可膚比着前岸轎夫出迎即西尾氏人也乘轎行一丁餘有岐轎夫曰右者公往日所過不如左者近且平也乃取左路過數村綿田茄圃夾路左右北行凡三十丁許村名新莊有祠當路自祠東畔過上堤則神埼川也一舟倚岸呼曰夫棹之上前岸人家八九長堤横東西路於堤上右川左田而東行

不復見人家行十餘丁下堤入吹田村　午前與善四郎訪井内于不在其室見歸路訪雪標其居幽静涼甚　未牌與善四郎多仲訪岸部村大邑正中西東作岸部在吹田東北一里外初出吹田取田間路十四五町秧田渺漫東西數里不復見林藪但一帶平岡劃北方聞每霖雨此地出水數十尺年豐凶係水多少予觀其地形東帶澱川西接海門中間神埼川劃南北澱川漲則神埼川狭不能獨受之汎溢四傍恨不別開數川以殺漲勢嘗見利根川堤下設閘數十所問之土人曰以殺漲勢也此地宜倣焉北行十七八丁至岡脚右折村名天道人家斷續取田間小徑東南行數丁入東村（岸部大邑也分爲東西南北）東作氏在焉其宅華麗殆類侯居初東作妹嫁九山故與余識於九山氏善四郎其姻也故引余相見聞其父八兵衛居別莊往訪之莊在南門外主人方與其季子久富作次飲一揖返東作氏東作供酒作次来梅善四郎辭曰某邑將有訟衆以今夕相會將推某爲主以鳴村吏無狀於官某不得不歸也余諍曰勿爲善之

主勿為禍之始也作次曰果然禍立至君必宿焉蓋
與會東作多仲交止之遂宿東作氏
晦
昧爽出東作氏主人以下未起過八兵衛於其莊前
雨降借傘為取田間小徑而直西行行潦霑履行十
餘町出於天道村取來路至吹田村外又取田間小
徑西行入村　井内子來訪先是善四郎招余令村
人子弟聽講村人不可井内子曰善四郎失衆心故
也規善四郎且自諭村氏　午前講論語價醫及里

胥來聽者七八人午後復講聽者十四五人井内子
及雪操他邑正亦来會　與豐次郎步水邊豫相宜
開塾之地豐次郎曰某家東畔相距二三町有寺其
境頗濶後有橫林沿川試觀之乃往巨木簇立交以
脩篁誠善地也恨南北地狹不過二十七八步而已
晩與善四郎多仲步村西堤上遇雨歸　夜訪井
内子雪操亦來二子曰善四郎頗失衆和先生依之
恐蒙汚名不如速貳也余曰諾請善為我謀井内子
曰明日講前吾與先生規善四郎而彼不可先生宜

絶若聽吾言吾有一策　今日中西東作贈鰻鱺炙
六月朔
辰牌井内子來與余規善四郎善四郎慨井内子曰
衆不肯親先生懼其與卿善也已今後先生宜就他
家而講莫復臨卿家卿宜就先生寓見也善四郎曰
謀某周為闔邑謀非為我家謀也唯使先生臨我邑
何論我家與他家乎　今日講兩次聽者益多至二
十餘人　薄暮將歸以無轎夫止（今日吹田有神祭故）　與豐
二郎多仲步舍北田間

二日
昧爽衆轎上途多仲從取來路至渡口大雨傾盆行
三四町右折取田圃間小徑生路也過宗禪寺馬場松
林延袤二三町松巨而疎地濶而坦實避暑佳境傳
百年前孝子二人欲復父讎大坂吏人私助讎殺二
人焉所謂宗禪寺馬場復讎也聞近年坐塩賊事誅
者皆其裔也林盡西折又南折經數村至本莊渡口
（在長柄渡西十町外）既渡南行二三丁至無店轎夫休肩店婢
見余呼曰先生昔日遽棄我家去今日宜緩留争出

欲要余即命轎夫速發使多仲先至平野街諸子出迎已上畔歸　始講梅墩詩鈔初編龍潭敬證贊了以下皆來會聽講者三十餘人　多仲去　傳海導來飯之海導我鄉大山人十七年前（余）去至其家爾後不相見　數日前左仲寄多仲柬至表書金子在中進室受置之業上令日欲付諸多仲不見良儀曰講間長崎良藏起赴塾恐盜之乃令良儀鞠（翻）之果然以其所為狡黠不似童子令良儀見其父絕之良藏甫十歲能讀古文真寶奇才也可惜　長崎謙藏為子

來謝不見　家人述前月二十九日後事如左林寬吉來河吉來原田氏贈饅頭春波來加島才來（以上二十九日事）石舟東至岩崎攝津來（晦事）河茂送梅墩詩鈔初編四十本賢了來謙藏來山本茂太郎東至赤井恆齋來惠聞來（朔事）河藤來　文吉來　進室鄉人腳夫傳右衛門來　和助來告別錢金二百匹

三日

有疾服敬甫藥　戩寄大人南陵兄柬又遺梅墩詩鈔初編四本而托諸海導　腳夫傳右衛門來裁答進室兄平野留兵衛東托焉寄（半切紙二百葉）　春波來敬甫來看病宿

四日

宗助來　疾甚雇按摩　聞有儀有違言使文吉往問

五日

杏菴來為伊豫人越智重五郎請受業　河茂來尾張智多郡人平野左京來乞字　謙藏來

六日

豐二郎來　春波來

七日

杏菴携越智重五郎來見入塾　重五郎致岸田見龍柬　柳田東作來曰將之兵庫乃托寄真島順道柬送梅墩集二本　玄圭來余將與良儀出玄圭請從訪淙藏不在留梅墩集一本贈而出訪山崎屋市左衛（衛）門不在訪平藏先是東亭歸鄉平藏留守一僕外無復餘人與良儀圍棋主人供酒出玄圭別歸路過稚哉氏不在　河茂來不值　黃昏信之助春

渡来導至博労街稲生祠祠側一舎布造臣家上架
人物及亭榭以為観遂訪河茂遂過難波橋休於鍋
島邸前假店納涼又過大江橋肴店食鰻鱺送二子
各至其門歸　今日文吉之堺為粟呉探亭　敬甫
狂甚與升九悪乃召暁之不可

八日

河茂来　文吉来　平蔵来　同友介京都僧集夫入
門　晩與良儀好人歩訪春波借水亭而坐遂訪宗
助平内宗助致大人五月二十五日東

九日

仲英来　午後将赴仲英氏詩會使月門先往返曰
今日風雨無来會者乃止　立齋良儀導至網考店
供夕食　自前月尾至今日風雨不止人多疾

十日

草野源吾来見　還文吉送梅墩集一本于有儀氏
雨止

十一日

河茂来　恩塚作兵衛来乃為南孩児屬装潢府内
侯書　藤禺来贈嘉永二十五家絶句三本還當世
名家二十五人而大人及余與焉　岸和田人松浦
順德以多仲東来謁欲貢天下郡國利病書余辭
原田真卿子来見　夜携酒(道)一館源吾於第二坊會
所源吾方與俊安飲余與焉　晩来一雨月色太佳

十二日

數十日陰霾至此始晴人人相慶　多仲来
多仲去　善四郎来　午後復大雨殊凉　載寄江
戸諸人東　松永源一郎東至　河藤来

十三日

凉如春晩　即應寺恵順来請受業　松園五月二
十日東至内有簡堂君梅墩集後叙將送梅墩集於
江戸諸家倩河茂僮將封之不果　以齒痛不已服
敬甫藥暴瀉十餘行而疾猶舊　夜文吉来介久留
米人佐佐木龍平相見立齋偶至謀下網西壕不果
中富庄次来

十四日

雨不已人皆虞凶荒　澱川大漲與良儀往肥後橋

觀之途買泥鰍歸食良飯　誠寄簡堂君應齋君松
園沖齋磐溪忠亮涼一郎信良東而召河茂僮封梅
墩詩鈔五部送諸二林公簡公松園誠軒又封六本
送諸簡堂君沖齋磐溪信良信友忠亮封外書信良
名將詩平井十兵衛來托之　晚召佐佐木龍平食
山城屋市兵衛妻來告讓藏與頎友交失義父意
乃令文吉赴市兵衛氏召讓藏焉而規之遂之義父
氏謝　復召河茂僮封梅墩集十本嘉永二十五家
絶句將送諸大人　齒痛甚

十五日
天初快晴受諸子賀　已牌訪小竹遂訪平内宗助
托數日來所封寄鄉里及江戶東焉訪春波出訪信
之助話次春波來示素屋先生書乞鑒定余曰贋也
訪安藤太郎耕石皆不在　河藤來　雄哉來不值
佐佐木龍平杏菴來賀　烹豚肉使通一送之源
吾
十六日
藤爲來曰某將選海内名家十人詩而梓之願爲吾
告諸淡窓先生及溪琴磐溪余曰諾　令藤爲封嘉
永二十五家絶句二部梅墩詩集初編二部而送諸
溪琴（建長五郎　北莊河傳）　叅河西尾僧晃耀來請受業聞其
素善僧乞余乃東邑令告梅墩詩鈔刻成　九山來
善四郎贈上布一反曰某方在島街逆旅多田屋
氏　晚携道一敬甫訪源吾主人方與其舅藤兵衛
飲引余梅之酉下牌出至島街令通一先行視善四
郎在逆旅乎否而訪文叔也遇道一曰善四郎不在
也過天神橋至浪華橋北畔借涼棚喫茶既而立橋

上遇賢了焉携歸坐于屋脊涼棚良儀敬甫侍坐乃
為三子論中庸徵旨戌下牌賢了去　今日齒痛甚
遣長五郎於杏菴許乞藥　御靈祠有祭闔街張燈
如例　千保來
十七日
以御靈神祭放學　杏菴來乃屬寄誠軒東　善四
郎來飲之令文吉見是文吉不悅於綿藤氏來依余
余薦諸善四郎善四郎悅曰明日先生臨我家必携
此人又曰別携萊藏君　多仲携豐二郎駒三郎負

吉来觀神祭　千保来　申牌與家人及塾生之升九氏觀神輿過焉　天王寺村宗恩寺者爲晃耀来見　文吉来宿

十八日

昨日善四郎曰先生今後臨敝鄉宜衆轎来時用浪華轎夫歸時用敝鄉轎夫爲便乃屬後安居其轎夫豫期昧爽来而天明未來遣長五郎促之既而上途多仲菜藏文吉從道一好人十五郎送至堀川渡長柄川凉甚至神崎川南畔沿路樹枝帶泥聞數日前

此地暴漲如海今也既落猶深平水七八尺辰下牌入善四郎氏飯畢井内子来見導東行二丁餘至護國禪寺和尚見先是井内子以善四郎與衆有隙議移講筵此寺至是議決寺境頗廣窓户四開皆謂必凉而今日無風竹木上之日氣及射堂上奇炎殆不可堪　巳牌村人二十餘輩来會講論語如例又令菜藏講講畢衆散未下牌復集講如初　講後善四郎導至門前有店供飯將歸善四郎氏途過駒三郎多仲文吉負吉等曰既艤舟於村東矣且往納凉乃東行三丁許到舟所即渡之上流長堤劃川而成數派處舟長三丈餘幅七尺許初放棹溯上流而下大田某（吹田縣吏）来入舟日没溯洄數次某及菜藏屢下網水深而急不獲魚見村人横網支流所獲頗多就買之皆小鱗（鮮）而已烹之飲是夜陰晴屢變至亥牌雲翳全散月白風清令人想像蘇遊矣子牌歸善四郎氏宿

十九日

入暑　平明至護國寺井内子来議今後飲食息宿

處余曰願煩禪師善四郎曰先生素不飲酒不喫烟不食菓子若朝夕之食欠肉何如余曰田舍腐肉不若新蔬多矣乃決令和尚作食又定講期曰每月二日十六日余至講兩次而宿焉明日亦講兩次而歸講前令門生講蒙求也書揭諸堂間　申下牌辭留文吉於善四郎氏善四郎使轎夫三名從多仲文吉駒三郎送至渡口別圭石屋濱日没至國島借紙燈村家至天滿過市人運山車不得進待其過而行至難波橋風月俱佳忽得行到浪華有別涼一句令葉

藏廣之西下牌歸　月門父東至　行德元愼來不
値　吳棕亭送饅頭券　玄圭來不値

二十日

行德玄恭來　杏菴來候暑　豐次郎送酒　春波
贈粢酒　雇春戶　源藏贈紅鬚魚鱒贈諸小竹
立齋贈雞肉　贈昨日井内子所贈菓子於大新
杏菴來告玄圭昨夜出不違門拙師恐願先生為是
謝余辭杏菴復來乃為東洪菴

二十一日

元愼來　周友贈候暑儀　善四郎贈麥五升　出
羽人華岳請見辭　晚訪平内宗助遂訪田川與七
郎圍棋黃昏歸　贈羊羹九山　市左衛門送鯀肉
小竹送菓子　林玄超東至乞字　玄圭來不値

二十二日

贈粢酒於升九氷玉糖於龜休　發荅玄超東於脚
夫氏　東作來　立齋贈藥　西國寺寥然東至乞
字且告改名慈潤　井内子來　田川與七郎來
有儀贈饅頭券　平藏來候暑　原田眞卿送菓子

立齋東曰請携諸子臨敝廬　耕石東曰將與客
納涼川上請臨以將之立齋氏辭　觀塾生習劍先
是好人教劍術諸子每日習於庭　申牌携良儀好
人赴立齋氏主人供酒其父立德見又招月門頓解
及塩藤者至日沒耕石復使人來曰客欲必致先生
請務來又曰客備中岡田邸監安田七郎左衛門也
乃使長五郎隨其人觀納涼處返曰在浪華橋下乃
辭立齋氏至橋上呼耕石應曰須向北岸立岸良久
移棹來迎入舟七郎左衛門見長平金霄先在高舟
依岸不發余問其故曰有所待少間安田氏携僕携
妓二名至舟窄甚杙中流而止涼風洒然酉牌下入
蜆川至櫻橋出投福田亭坐于涼棚以飲月已高七
郎左衛門又召妓數人余輩欲逃座不可皆有厭心
丑牌始聽去乃各乘轎歸　謙藏來不値

二十三日

政次郎贈肴　了春贈菓子　講後飲敬證明圖
雄哉送菓子　南陵兄本月三日東至　細川壯次
郎東至中有寄土佐邸東遣道一托諸仲英　九山

送肴轉贈諸草野涼台　洪菴來　安田七郎左衛門來謝　洪菴送肴轉贈諸七郎左衛門　文吉自吹田歸　宋淵東至使惠生送諸明圓　達長五郎贈候暑儀於宗助備禹信之助有儀諸家

二十四日

安藤太郎來　宇田川堅藏父清輔來　宗助贐松魚且報平井十兵衛至十兵衛贐襍　宇田川清輔草野涼台吉善玄亨葛氏使人來送菓子皆候暑也壽菴伊丹孫來　溪琴東至　達長五郎贈菓子

於涼藏於洪菴　申上牌館十兵衛於府内邸饑朝鮮國扇及菓子遂見平内宗助將訪安田七郎左衛門不果　晩坐涼棚見東南半天霞光燒空中有一道青黑色氣而劃破之直通西北隅急呼塾生觀之少焉氣益濃分成三道皆同不異破後之碩氣恐兵北也余掩其口莫言至星見而銷六年前白氣見西南人以為妖祲然不如今日所見也　集夫歸京屬送銀一兩稱名寺以薦慈等姉冥福

二十五日

杏菴來　善四郎多仲來　春波來　龍護來　塾生贈候暑儀　十五郎以父病出塾曰明日上舟昨日信之助使人來曰明日有天滿神祭請臨我家觀之未牌訪春波遂至信之助氏主人供酒申牌出門觀神輿過凡祭儀在黄昏後本年官命以申牌蓋過盛令將下故也既而送席春波至日没與春波步至大江橋南畔見次郎吃胡床就而語復送信之助氏　指月贈粽　裁寄岡村左仲東又裁寄近藤六藏東中封梅墩集一部

二十六日

涼藏來不值　秀太郎來初秀太郎妹為橋本秉亭義女而贅豐次郎豐次郎伉儷情厚然不為橋本氏所容歸家本年善四郎欲迎婦於家而秀太郎不可善四郎屬余說之秀太郎悦　多仲來乃屬寄左仲及近藤六藏東　立齋贈肉糕升九贈素麪文吉贈菖粉　講後與明圓賢了龍潭約晩訪敬澄乃留龍潭供飯　壽菴來乃與赴仲英氏詩會龍潭月門好人從講梅墩集焉畢辭與潭訪賢了觀小竹題涉成

園（東本寺園）頓　十三景許九山至主人供酒出至敬證氏
日既没敬證導至道頓堀過戎橋及波好橋投氷室
亭衆客満座余華入南隅一室炎甚皆曰此須名火
宅何曰氷室哉九山逢稱病去初就座明圓携善就
至亭婢報樓上客去乃移席於樓着浴衣踞檻樓三
面臨水凉風欲滅燭快甚唯憾側有二娼方飲敬證
等所識皆既酔来援衣奪杯盡百醜態殆使人不堪
樓下有浴室設藥湯焉余與潭避娼浴湯娼從至曉
曉不已復席橋上過客屐聲如雷而四邊妓樓絶不

聞絃管聲以昨日遇慈令下也（大府餞君北藤原氏及田安老公薨故也）
忽得一絶書善就扇面（紅燈黙黙水中明雨過夜風分外清遇慈令嚴絃管絶唯聞萬屐踏橋聲）　戊下牌出至戎橋買踏傍茶以喫凉甚明團
等逢別至賢了氏長五郎来俟焉乃歸留潭宿　市
左衛門送琉球酒　栗亭送菓子　市左衛門来不
値　今日蓬室與婢納凉浪華橋

二十七日

龜休贈茶　遷長五郎發答西國寺慈潤東於島屋
幸七者遂入直吉氏致所屬書四葉　河茂來　杏

菴来先是余患齒痛謀諸洪菴洪菴令杏菴携水蛭
數箇来粘頬上數處出血十錢許薄暮與杏菴出至
壽菴氏令杏菴先往視洪菴在家乎否父之不返乃
往其夫妻見　宗助東至日公所屬送於江戸書已某
欲屬諸十兵衛然以其行李過多不敢言之請別發
諸脚夫氏脚夫駄賃重一貫錢者直銀十錢五分公
所屬重一貫百五十餘錢須井銀十二錢敢告余遇
洪菴問之曰浪華送於江戸駄賃重一貫錢直銀八
錢是通法也余乃告宗助吉曰郵吏爲市人所愚大

率如此乃遷長五郎告宗助宗助曰善哉見告也

二十八日

秀太郎来　天民来　花岡德太郎来候暑　花屋
送菓子　文吉介佐佐木龍平入門　善四郎来
春波来　蓬莱藏於北渚氏致遠思樓續集下卷

二十九日

秀太郎来乃托寄東亭栗　眞島嘲通東至寄詩巻
及銀即發答東於脚夫氏（送梅墩集三部嘉永二十五家絶句一部）　奥
村五岳送羊羹　晩訪北渚遇其浴辭曰使客俟非

禮也請期他日余曰晩隙無事故奉訪也已乃俟之既而相見傍有一客談話移晷出過犄檀橋見衛上人辟令長五郎視之至耕石氏長五郎及焉曰責欒師與人鬬也欲訪安田七郎左衛門令長五郎視其在家乎否返曰主人言請同耕石兄見過余先出至信之助氏主人方與一客坐善曰吾將招先生而偶至奇遇也余曰何也某令漁歸乃觀其所獲鯉鱸鮒及雜魚長二尺餘者十四五尺餘者數十余驚曰何獲之多也主人將飲余乃令長五郎告其狀耕石且

辭於安田氏返曰安田公曰已具饌若不見臨肴將腐如之何又令長五郎謝曰然則拜趨復命曰前言戯也已請他日見過信之助所供鯽羹鮮美異常春波耕石來會酉下牌歸　使蓮室召轎夫豫約七月二日昧爽赴吹田

七月朔

晨受塾生賀　安田七郎左衛門來曰昨夕不得奉謦咳實遺恨請今夕見過　河茂來　千保來　大人六月十日東南陵秋雄二兄六月十八日東奎

井上主殿來不値　晩携芙藏至府内邸見宗助芙藏將就宗助以鉄之助賛券取金十七兩故也芙藏去余遂至岡田邸訪七郎左衛門而贈梅墩集初篇一部主人供酒飯酉下牌歸　先是北渚校遠思樓有贅文人東中有謝辭焉令芙藏示之北渚　多仲來迎余

二日

寅下牌轎夫來乃起敬甫多仲上途至難波橋天明早涼爽人良儀好人送至堀河渡長柄川取左路（詳見

前）過宗禪寺馬場渡新田渡辰上牌倚護國寺　井内子來曰某將之江州　講論語如故（例）又令多仲講蒙求　夜善四郎來導遊大田氏別莊多仲從莊臨水上然微風不起炎甚善四郎出借小舟至乃徙焉始操榜善四郎請供鰻鱺令舟子出求飯自從之去良久舟子返善四郎終不返多仲慍曰是責夫子也且食鰻鱺善四郎既携燈去舟中無火摸索得筍皮一包内有鰻鱺冷且腥無味索然乃歸護國寺路過善四郎舍人曰我主有事不得拜趨令某謝　是夜

熱甚殆不得眠

三日

講如例聽者不過十人余疑其故竊招醫元春者（元春）子張多仲受業問之曰善四郎以不廉與衆相惡且多仲君以先生命臨敝鄉宜夙夜勤學以勵子弟而懶蕩無比衆謂多仲君益先生高足弟子而其行如是則先生之為人可知也故不來先是善四郎父子因文吉訟多仲無狀余屢諷多仲歸我塾多仲不悟乃令元春曉多仲　申上解浪華轎夫來迎乃與敬甫上途

自宗禪寺馬場右折過於田間渡本城渡日沒至天滿以街中多人下轎而步酉下解歸　東作來雄哉攜古谷秀平東來葉山元慎來達長五郎贈元慎所贈美淋酒於奥村五岳義順來（以上皆二日事）安田七郎左衛門來岡田稼一郎來仲英來龍護來淺井和文來備島來贈肉糕（以上今日事）

四日

龍護了悟來　顯量贈候暑儀　先是龍潭約予及敬證主齋曰七月四日請臨今朝令慈空來曰今日有故請期他日乃告主齋主齋曰其百方偷間而得今日時不可失且舟遊敬證曰善哉乃議雇漁舟一隻茶舟一隻龍平秀太郎請從午時余與龍平先棄漁舟溯西濠下網所獲頗多茶舟及焉乃溯至浪華橋下繫舟橋柱以飲炎甚溯至片街北畔戕（戟）舟就淺處浴良久移棹至櫻祠設榻茶店前樹陰而飲余頭痛甚以大酒濡疼處令龍平壓之少焉愈日沒迴棹至天神橋東畔主齋從者酒屋伊七導至北岸肴店曰是我所親也家臨水上然炎甚且多飛蟲皆欲返

舟伊七不可主齋獨病頭痛臥舟中伊七以主齋旨供酒飯既而返舟過難波橋敬證秀太郎辭主齋送至吾家時戌上解也

五日

旭雲以病出塾先是謙藏亦以病出塾　河茂使人來致梅墩集二十五部　竹鼻小左衛門來　屋主使人來浚井　松森仲助東至　賢了送肉糕　美濃僧鴻洲攜五岳東來見　神壽來作來請予舟遊以齋日辭　夜耕石來　直吉使人來送金二步二

朱報以羊羹　寛平送羊羹

六日

岡村左仲東至　呉様亭弟僧某来請見常聞其病

狂辭不見　多仲来　神壽東作来　善四郎来

夜訪文吉謀家事

七日

受塾生賀　仲英洪菴春藏立齋来賀　出賀日野

氏後藤氏谷口氏田川氏至安田氏主人方與客飲

余與焉諸客皆通名而忘之獨記井筒屋庄右衛門

者賀備前氏至間瀬氏安藤太郎在座同出至尼崎

橋別賀小竹氏見豪商加島作者焉干前焉　大新

送中元儀　鴻洲来　菊丸来　溪琴東至寄葛粉

乃裁答東托於河傳氏　石舟三郎東至送菓子

夜文吉来議家事

八日

昧爽遣長五郎招龍潭　訪平内謀家事文吉来見

焉　安田七郎左衛門来　堅藏入塾　多仲自吹

田至不值　惠學来不值　發答石舟父子東　再

至平内氏龍潭在焉共議遷室去留先是遷室屢請

歸家余不許至是與平内等謀許之平内曉遷室趣

上程　鴻洲使人来乃屬寄雲華師東（内包梅墩集一部）

使多仲之大新氏贈中元儀金百疋葛一巳遂之惠

間氏弔其父喪贈金二朱菓子一筺

九日

西隣又四郎女死使龍平弔賻蠟燭一斤使長五郎

送葬　訪平内謀家事文吉来會歸使遷室往見平

内期以十四日上程定文吉為後者　藤林恭作東

至寄金二朱即發答東於御夫氏　夜呉様亭来

河藤来　岡田猿一郎来不值　多仲歸鄉

十日

未下晡地震　河藤来　書恩塚作兵衛所屬屛風

一雙遣遁一送之　公主來　多仲東至　以遷室

將去屬龍平司家政與遷室點檢家具錄之　夜立

齋来導至五靈前看店食西瓜　翠江来

十一日

善四郎来　猿一郎来告遊西州乃托寄梅本謙明

東　椋亭使人来取梅墩集五部　復使龍平等検
家具
十二日
安田七郎左衛門送金銀以雲丹　春草贈真野順
藏東（中有金百匹）　送中元儀於淡庄（素麪）升九（肉羹二）龜休
（菓子）平佐（素麪）宗助（素麪）備禹（素麪）信之助（乾烏賊）諸家　大阪
屋負二郎使人来送大人鉄之助本月二日東
十三日
使菉藏之藤禹氏逐嘉永二十五家絶句十本　千

保来　謀藏来　石舟父子東至　龍護送肴　使
龍平修盂蘭盆祭具　加賀虎送芋　田川與七郎
送金　使省吾皆藏之野田新家祭醇懿居士恭愛
童子墓點燈籠焉贈龍潭銀一兩　雄哉来餞篁室
藥　阿陸来別篁室　明園使人来托送於宗圓紙
包　恩塚作兵衛来致所裝漢府内俟書一幅
十四日
晨訪平内謀家事且屬送梅墩集一篋於日田又致
府内候書幅於南陔兄　阿芳来別篁室　篁室将

上程千保妻来止之曰請遅二日妻将隨至京師篁
室悦　召河藤封梅墩集将送諸日田　玄圭来
使月門堅藏樂園之南德寺展墓　篁室之宗助氏
千保氏告別　數日来以篁室将去家務般繁不能
細記
十五日
塾生来賀中元　龜休福藏西崎梅隱石川屋德兵
衛近與兵衛主齋太郎喜助梅洲長平玄圭杏菴莉
石耕石戢月會所佐平龔平淡庄玄佳松谷雄哉玄

亭池庄新屋熊太郎河藤河喜與村五岳一郎眞卿
壽菴豐次郎平藏元琢秀太郎上田忠矣井上主殿
棣窓後藤周濟日下禄之助等来賀　龍平以病出
寓升九氏　使長五郎賀近隣數家　使菉藏之南
德寺展墓遂賀真卿吉喜葵園諸家　使遁一賀後
藤周濟庄次俟安壽菴五岳主殿一郎阿波庄等
十六日
今日當赴吹田以家務劇使菉藏月門代往　東畡
勝間尚助玄亭大新宗順升九平佐速水元藏備禹

旭雲花屋元愼菊丸悪海等来賀　使道一賀玄佳
大新九山龍護荊石恵閒公圭東畡仲英等　辰下
牌出賀春草耕菴北渚耕石太郎信之助春波宗助
平内小竹諸家　文叔来飯之訖問余曰文政丁亥
先生東遊寫我備中屢過姫井省叔氏猶記乎余曰
愚有詩贈省叔省叔舟送余於讃岐何忘乎曰省叔
有三子長曰亮叔余曰亮叔吾識之何如文叔曰次
曰恭叔季曰同叔恭叔無賴得譴父兄黙居他邑本
年省叔年七十三疾病恭叔屬親故請赦還而侍養

不許愠曰父死不得臨喪何以生為来殺亮叔及其
妻同叔與二妹坐于父側見其提刀而来起將拒之
亦殺之省叔見之一慟而死(絶)恭叔走出門外自屠死
文叔曰省叔軽財好客好漢也唯父子責善甚終罹
奇禍慘矣哉　薄暮篁室平野氏大騎信州飯田使
文吉送之諸子皆至舟所別氏以乙巳九月来未幾
余以其輕佻喜與塾生居將放之識軒松圃交来解
之余不得已赦之然快快不懌居數月余復欲去之
聞其娠而止丙午生忠也余以母以子貴稍稍禮之

而輕佻不悛及將發江戸復欲去之不果至浪華人
以忠也故稱曰夫人然悍妬甚余益厭之丁未臘月
使氏送忠也於日田而約明春返諸信州既而余恩忠
也不已諸友亦勸踏氏為正室余惑之謀諸父兄皆
曰可也本年正月自日田歸余告其故曰卿須改舊
習每事愼重氏悦居二月復如故暴使婢不沙無度
或手打之余始疑其有失行恐婢泄之故欲去婢也
窃視之果得姦状然為忠也慮秘之温言勸歸鄉氏
初謾罵曰君抑妻而揚婢是何道理妻不能事如君

妾人請訣余微泄知其姦乃涕泣叩頭自首請終身
為婢而償往愆余見其辭氣懇摯實有悔心且慮忠
也異日憾我屢欲赦之然以事係綱常恐忝祖先斷
然不可猶以忠也故厚其餞儀設祖宴具輿馬而遣
之氏悲泣去余亦自憾防閑之疎矣　岩崎攝津来
　諱藏来謀與義父絶余不可
　十七日
使龍平等檢家具　大淵来賀　池彦太郎猪四郎
東至　藏本彦六東送大人本月八日東東中有故

塩谷君碑文　菉藏月門自吹田歸

十八日

指月來　使道一等晒書　先是不雨三十餘日今日暴雨路人相慶　春波來　永山東亮來　誠軒興齋東至寄安積艮齋梅墩集序一篇　遣長五郎托寄大人東於尼太氏（外書梅本參六名）　草野源吾使人來介泉善者相見　了春介僧智忻相見入門　了悟順隆來賀　土井廣之助送素麪　善兵郎送麥大新梁不值　晚訪春波將訪平内關有客焉乃

止春波導訪備尚主人設榻水上供酒道一來迎　元圭來不值　誠軒父子六月二十九日東至

十九日

封寄大人南陵兄範次孝之助鈇之助東（寄大人梅墩集六十三部及諸書詳記于書状往來帖）　賛之訪平内托焉　旭雲入塾　晚訥堂東導訪藤尚與赴泉平店而飲歸路過紀大亭使妓侑酒戌下牌歸訥堂送至　河茂來　文吉東自大津至　宗助附南陵兄本月八日東

二十日

大振來賀　河藤來　藤尚使人來乞梅墩集　栽荅南陵兄東遣長五郎托諸平内　千保來　召婢不沙姑以家無内主使不沙歸　梓亭送章魚及金謙藏携其兄八百江東來　晚至平内氏別有疾走歸　財津修三東至東中有寄紙語而不至　山崎屋市左衛門東曰佐土原郎人橋本藏之助者欲受業先生敢告

二十一日

藏之助來見入門　先是教學廿日今日始講　栽

荅誠軒父子與齋東又栽弔松園（先是松園室死）寄磐溪二東合封之外書誠軒名遣長五郎托諸河茂（寄松全百疋）　栽荅修三八百江東表書大人名遣長五郎托諸平内　良儀有罪余知而不問自請退許之　晚訪草野源吾不在訪立齋又訪東畡主人供酒戌下牌歸　今日明石喜四郎者來見請作名字

二十二日

真島順通東至寄銀及梅墩集直銀三十六錢乃發荅東　壽菴來　晚訪宗助及春波　塾生欲觀角

觝請明日休講

二十三日

放學　辰下牌買漁舟一隻與龍手長五郎乘焉下江戸壕至安治川下流下網有少獲入傳法川無所獲復下安治川至天保山側出舟休于茶店喫蛤汁焉復入舟烹所獲而食溯至蘆分橋西畔使長五郎出訪龍潭申下牌歸　永山東亮来不値　遣長五郎發寄溪琴東於河傳氏寄石舟東於脚夫氏

二十四日

街卒以坊正令送示奇女子狀奇女子者名登美大坂内久寶寺町布屋某女兄曰仁三郎弟曰某客年登美九歳弟甫三歳喪父一夜賊三人揮白刃而至首縛仁三郎問財所在不言將殺之登美初恐賊傷弟保持之不出見其將殺兄走進向賊合掌曰我家以兄為主兄死則家亡汝欲必殺人請殺我而釋兄辭氣懇誠毫無遽懼之態賊相顧歎曰奇女子哉乃釋仁三郎不掠財去既而賊被捕吏問汝殺人無算亦有惻隠之心乎曰有乃白登美狀吏使人察之信白諸奉行奉行白諸朝廷廷議以其所為非常殊賜銀十枚賞之且令大坂三鄉人民知之敬證曰女有叔父無頼子也女家置賜銀於祖先神位前而使叔父讀官所下褒書叔父大愧辭曰吾自今改行為善士諸免我彼未十歳而能如此吾壯男子曽無一善可紀嗚呼何面目以見祖先白刃吾不辭也請免讀此書余曰一幼女能使強暴之徒發惻隠心無頼之人生羞悪心者何至誠也夫一幼女之誠猶感動人如此况為人之君長者乎吾於是知天下無無明德之

人為上者欲明諸天下在先誠其意也　平野氏文吉東自棄名至平野氏東曰吾負君實深雖被逐何怨唯自上途以来食不知味寝而不眠知前事之悔而無益然不能暫不念唯君諒察　婢不沙去　東宗助問府内庚何日至曰方至　立齋来送西瓜　榮次来　河薌来　多仲東至　河傳東告溪琴子孫三郎死於江戸　宗助送西瓜且東曰寡君將以

二十六日己牌見先生　含師東至　東隣祭地藏乃贈百錢　召龍潭謀家事飲之　永山東亮来

二十五日

周防人佐伯豐藏筱原茂助以源藏東來見　井内子來曰來月二日請臨敝鄉某輩二十人新結一社欲以迎先生　發吾多仲東於脚夫氏　宗助東曰寡君竊至敝邸欲以見先生焉速來乃往岡本勇藏先出見於谷口氏既而至公宮户田三之允見引至公前余獻梅墩集初編一部公手賜好締一段公曰先生類數奇吾以為先生命不宜遠遊盍歸鄉里余謝曰拜命辱公又曰先生請造我在敝邑歸省路次見過余曰謹諾公又曰先生猶嗜西瓜乎余未答勇藏曰寡君則嗜甚余曰昨日或贈西瓜既沈諸井中願奉獻余起至吏局將走人取之勇藏曰寡君將去請送諸舟中乃止而歸公送至次室佐藤清菴茀恕菴見申下牌歸　耕石來　龍潭來　即應寺惠順介僧寉壽入門

二十六日

昨日與勇藏約過府內倉邸巳牌至宗助氏勇藏來至乃入公宮候焉良久勇藏與竹田真手至余托寄大人南陵兄東（今朝所武内封龍潭東）　午前歸　樂園兄某來見　發弔溪琴東於河傳氏

二十七日

龍護來　講後携茉藏長五郎至河茂氏檢倉中書借數種主人供午食及（浴）湯來下牌歸　梅隱來曰御靈祠僧及高野僧將以明日來謁先生使某介　大矢尚齋來不値　左足拘攣而及小腹如大昨年狀服敬甫藥且使省吾針　數日鬱然（蓋）酉下晡雷雨大至　阿部欽藏東至

二十八日

安田七郎左衛門來　高野前西室院住持某來見　吉澤雄之進本月十七日東至　荆石携越後人雲濤來見乞字　多仲東至為井上太郎兵衛者乞墓碑字　夜與龍平步訪雄哉與其門人桒原某圍棋主人供西瓜歸路訪仲英　越智十五郎至入塾

二十九日

十五郎致清策東及玻瓈卣　昨夜雄哉診予曰責恙似癇亦似疝亦似脚氣小腹拘攣甚盖食茄子之

所述宜切禁之故今後暫停食蔬菜　疾甚　龍護招飲歸路訪草野源吾寓居門鎖疑其既去乃歸河傳送溪琴東　源吾使人來告明日歸鄉　行德元慎來　載寄大人東（内包龍護寄大人歌集二冊歌集田中芳樹所著）和泉善來不値

晦

宗助使人來送金三十両且曰寡君今朝西下敢告又曰昨日蒙屬寄溪窓先生華翰以寡君已發不得托焉　遣長五郎于源吉寓居餞菓子一篋逢通宗助氏取昨日東西托源吾　安田七郎左衛門來曰來月四日集於小竹翁新築五小樓請臨是翁之意而某之願也乃携赴三星店供午食歸而話晚去先是借溪琴金三十両將返之溪琴曰請送諸河傳氏乃使龍平長五郎之河傳氏致金久之不歸或疑遇騙而失之使道一往視之始出門二子歸

八月朔

受塾生賀　携長五郎出賀源藏又賀竹鼻小左衛門小左衛門供飯訪平藏雨乃假枕假寐比覺晴歸

路訪茅野負助主人供酒屢雨屢止黄昏歸　煙窓莊次襲平梅隱賀了壽菴平藏立齋佑伯豐藏西尾豐次郎藏之助來賀　將赴吹田命道一爲從者

二日

夜來大雨寅牌來已轎夫來打户乃命假寐俟明出門道一從渡本莊渡斜風撇篷衣裳悉濕至新田渡舟在前岸而不見舟子大呼無應者良久一田夫棹至乃渡辰上牌傳藤園寺井内子以下來會講論語如例使道一講蒙求　申牌雨晴出步于寺西田間見木綿花極紅問諸田夫曰此名燕子木綿近年流行然繁不佳又問有粟乎（俗謂萬渠曰粟）曰穀種有粟者吾聞其名而未見之余笑曰五穀不分者豈獨吾輩乎近都會之民亦然　夜訪井内氏（子）又訪善四郎其族人宇右衛門見供雞肉　宿善四郎氏

三日

善四郎豐次郎父子相憑余與宇右衛門謀和之豐次郎弟長三郎來見　今日講如例　申上牌轎夫來迎乃上途豐次郎送至堤上至本莊日沒酉下牌

歸　近藤仁右衛門東至寄茶　小谷三次者東乞
字　松園六月七日東至
四日
春波來　遣道一於南德寺展恭哀童子墓　遣長
五郎送小竹金二朱又送遣厄紀事於信之助氏
上野新田人山中謙三郎來見曰本年謁淺恩先生
矣飲之　立齋來勸舟遊以恭哀忌辰辭不可乃與
出至江戶壕舟子氏酒井屋伊七在焉導入舟先是
與小竹期今晚會於五小樓乃遣長五郎預告將後

往之狀下至西北橋迎平藏入舟今日炎威異常袒
而飲舟子下網無所獲至天保山渴甚出舟就店求
西瓜主人曰北地西瓜至七月盡而絕乃借榻休矣
益甚乞湯而浴逗舟余促歸急皆曰方未下晡也迨
燈未點至浪華小橋（五小樓在焉）必矣潮至中津川舟子
上岸以百文牽舟下逆川入安治川至舟津橋平藏
去時昏黃也至浪華小橋見北岸樓上有燈余曰彼
必五小樓也立齋曰見人影七八皆袒而箕踞恐非
也言未畢長五郎忽自岸上呼曰某在斯問何樓小

竹翁所居曰有燈處也乃與立齋別登樓小竹呼曰
以炎甚皆袒矣兄宜先袒後就席乃袒而坐時酒方
酣長平春草七郎左衛門小左衛門橋本矢五郎在
焉有盛饌談論蜂起亥牌徹同衆出皆送別　自下
祿之助葵園來皆不值　江戶人井田隆齋以奧野
彌太郎東至（來）請見不值　哲藏以兄病歸鄉先是堅
藏亦以父病出塾　參河僧晃耀入門居塾
五日
頓解月門遊紀州　昨日小谷三次東曰某城中青

谷口番臣也東宗助問加番姓名答曰勢州神邉本
多豫州也昨日既發矣　日下祿之助來　信良七
月念六東至寄金二步　石舟東至　松尾源兵衛
來告別　石菜藏問賣梅墩集會計菜藏不能算乃
召河藤　佐伯豐藏來以有事辭不見
六日
藏之助介薩摩人大河原儀平來見請入門余觀其
文稿詩以容禮　山崎屋市左衛門來　竹鼻小左
衛門送素麪　安田七郎左衛門來曰某將歸鄉請

九日枉駕　儀平有病招主齋不在招敬甫至道一
龍平等交看湯藥其逆旅主山鹿屋長兵衛來午時
輪大來迎余留之不可去　發寓多仲東於脚夫氏
西室來　晩訪小竹父子及信之助又訪春波不
在　田中謙三郎來不値　南陵兄範次七月十四
日東至勸余娶中津辛島氏女

七日

昧爽訪龍護謀家事　善四郎來　大河原儀平送
金及肴以謝　雄哉來　遠長五郎於庵太氏發荅

南陵兄範次東焉　文吉自送平野氏歸平野氏及
其兄留兵衛筑井又左衛門東至　今日午前東北
風大起徹宵不止

八日

風聲如昨本年大旱五旬人皆期大豊至是復虞凶
荒　遠龍平於備禹氏買米一石　千保來　贈文
吉金一兩　未牌三宅大藏來曰將之江戸留話至
戌牌　夜風雨益烈

九日

風雨不已　春波托寄南陵兄東　安田七郎左衛
門東曰風雨如是然歸期已促願同訥堂過　未牌
訥堂使人來促時風雨止乃往至肥後橋派勢甚壯
至安田氏竹鼻小左衛門在焉春草後至主人供酒
食邨監君林碁見亥牌同諸客辭　遠道一訪大河
原儀平病贈菓子

十日

與道一十五郎修文房諸具　文吉告仙吉將歸日
田托寄大人南陵兄東　伊勢桃東請曰新廟成神

牌將以明年遷焉願賜賀儀　宗助東曰吉喜欲以
本月十三日招公及我舟遊敢告　坪不沙來收其
奩具去　牢晴炎甚　善四郎送麥五升

十一日

龍護來　恩塚作兵衛來　尾河屋松次郎來乞賦
踘詩　春戸來　西室來告別曰將之河内　吉喜
東告十三日舟遊　裁寄杠園雄之進信良東托諸
洪菴

十二日

近藤六藏家人來見　杉尾元兵衛將歸鄉托寄大
人南陵兄柬　積本驢齋自薩摩歪來見　使龍平
往別元兵衛　林玄超東至寄金乞金　昨暮奇雲
現余謂必大風也召文吉龍平觀之今朝微涼而陰
昧午後稍稍烈風迅雨夜益甚至二更屢屋壞屢起
比曉少止

十三日

天陰而風已霽始晴　元愼來　發萏林玄超東於
脚夫氏　涼棚爲風吹壞遣龍平苫淺庄　晚食忽

日闇瑣事備忘　卷六十一　四一

聞鐘聲使長五郎登屋脊視火所呼曰五靈祠後也
余亦登視之黑烟騰上距我家僅數十百步然以無
風不甚驚少焉奉行永井能州來檢火府內部人數
各哲藏叔父某匠與兵衛指月雄武奧村五岳加勢
庄玄負勝間尚助周友松雲堂榮次平藏笙章有儀
知忻宇田川清助謙藏但馬天民僧了安安藤太郎
壽菴主殿荒吉辰五郎了敬大河原儀平信之助滿
三了悟龔平眞卿村井俊藏藤澤東畯米幸即應梅
洲春草備爲藏之助耕石最勝寺某梅隱葵園文叔
市左衛門龍藪大新境忠公主等或親來或使人來
今日將赴吉喜氏放學然以暴漲故止　酉下牌
與龍平出觀火跡乃在平野街趾五靈祠西北隅可
百步二屋皆半燬訪平佐遂至肥後橋觀水汎濫中
島街中自余居浪華洪水今日爲最

十四日

牢晴奇炎　送驢齋所贈鹽鯗於賢了立齋　賢了
來與出觀水至京街橋漲殆及街上至西國橋橋不
沒者僅三四尺見蘆叢蔽水而下蓋上流堤潰也又

日闇瑣事備忘　卷六十一　四二

見屋材漂來街卒騎主橋上以棒衛物之絓橋柱者
而流之至府內部街路南畔沒而北畔露入門數步
濁流瀰漫宗助氏始及牀上余呼曰昨辱問火今問
水以報主人大噱出過春波門前街路全沒賢了曰
貸通怯湿足請返至信之助氏邸內作假橋數所主
人供午食謀往櫻祠觀水不果中島地形南昂北低
北街則深一二尺或三四尺矣見大江橋上數千衛
卒携鴉嘴及杙而過路人曰天滿堀川堤將崩也午
後歸漲益甚　壽菴樂圃之兄知忻之父善四郎庄

次来九山宗僩送菓子饅頭皆候迎次也　信良松
園七月二十九日東至　頓解月門自南紀歸　分
遣諸子謝昨日来問者次　使龍平往加賀虎氏千保
氏問水　閭野田新家大水使鼓月等往視醇懿恭
哀二墓

十五日

受塾生賀　善四郎送酒　河淺佐伯壹藏佐渡人
嘗學来皆不値　午前携長五郎出訪俳師鳥左漏在
北御堂西所頭花堂菴　又訪賢子不在訪子恒亦不在訪善瑞

寺出過明圓於途余曰將訪公曰頃適有事於本坊
請中牌過訪大淵主人留圍棋供飯雨下使長五郎
送取雨具僧法善及太淵兄見申牌出訪九山明圓
皆不在訪秀太郎時既昏黒欲宿焉乃使長五郎歸
秀太郎母及弟妹見夜岩崎攝津来訪主人供酒醉
甚乃就枕　今日在大淵氏時龍平送吹田人北島
四郎左衛東東曰先生臨敝境期在明日然洪水汎
溢民無所依請止

十六日

昨夜約長五郎昧爽来迎平明未至乃與秀太郎訪
岩崎攝津観其所種藥草數十種返秀太郎氏秀太
郎使其弟福四郎送余欲予惠閭至農人橋誤西行
數丁始悟却歩至本街而過焉辰下牌歸留福四郎
而讀書　五岳自京師至曰將歸日田携之至三星
店主人辭曰漲後未割烹也乃至信濃橋有店而飲
未牌歸　米澤人須藤東陽来見傳迎藤五郎左衛
門言　春草使人来曰今夕招岳至請見過乃往小
竹父子竹阜小左衛門方在坐而飲今夜欲雨不雨

蒸甚戌下牌歸初與菱藏等約看月涼棚比余歸皆
既醉秀太郎文吉来話雨下乃下棚二子留宿　聞
齋藤五郎卒五郎阿波人住浪華余嘗識之耳聾而
善文淳樸有者古人風唱説文之學畸説驚人年六十
四

十七日

大人本月初五東至　秀太郎送看　五岳来飲之
托答大人東夜送至常安橋月門福四郎從

十八日

病咳　文叔來　須藤東陽來贈襟　夜文吉來宿

十九日

東陽來乃托寄近藤五郎左衛門柬　宗助吉喜柬曰明日請舟遊　文叔送藥且謀養道一爲義子遺道一於大河原儀平許　千保來　龍潭來　柬多仲

二十日

使文吉送村上福四郎歸其家　辰時至宗助氏少焉吉喜携漁舟三隻至迎余及宗助蔚内師吏胥二

名伊丹孫父子利作分而入舟余與宗助又八（伊丹孫子）同舟沿安治川過天保山中渠流南出下網吉喜等所乘皆有少獲而我舟無所獲漁子恥之午時並枕三舟而飲食我漢（子）湝曰今日食不下咽也食後復南進至無尾堤西畔下網亦無獲興盡回棹至天保山合三舟所獲而數之僅三十一二頭徘徊山中至西北隅茶店而休店南有微高處置牀焉坐牀把杯距昔遊僅十四五日而炎涼既變山色水光非復舊態舟自兵庫陸續東上殆可千隻磯頭見敗檣折檣間

本月十二日二舟遭風而覆舟子皆死其器具狼藉委土使觀者皺鼻中脾渡龜甲橋將入舟見炭窰於渚乃就見之凡三窰其一方製炭黑烟沸騰其二未成方鑿土造之深可四尺徑可一丈外相距尺有咫許復鑿一孔徑可一尺而底相通蓋引火處復溯渠流舟子上堤引百丈入傳法川下逆川時天晚亂安治川入古川古川在安治川南而相距可一丁亦劃街中而通大流（淺）西畔余始過焉昏黑無所見既而出於安治川上流傅篙俟二舟焉從者多出舟步吉喜

請送入江戶堀至橦木橋吉喜家僮立橋上相迎余獨出舟僮送至我家　澁江九郎兵衛來曰將之江戶敢告　春波佐伯豐藏竹鼻小左衛門行德元慎來皆不值　菜藏頤解之京師

二十一日

伊丹又來　日下祿之助來告將遊南紀乃載寄溪琴東托焉（送溪琴琉球酒）　岡村恒德東至送美淋酒　坪井信良柬至送大槻磐溪梅墩集序（磐溪柬在封中）　椋亭送肴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六十二

弘化五年戊申八月二十二日

藤嶌来曰某欲選今世大家十二人詩何如余曰善願聞其人曰淡憁先生及先生小竹春草漢琹珮川是為攝西六家五山磐溪華亭椋隠星嵓春樵是為京東六家言未畢河茂来藤嶌曰先生要泄去河茂曰豚児正兵衛将東下敢告　東長平送磐溪序文

林玄起東至　雄載氏婢来致澣衣

二十三日

宇田川興齋東至内有大槻磐溪東（改序中二句）　長平返磐溪文　仲英以其妻小祥忌招赴焉諸客（能平花屋）等　方飯以余後至皆起讓席余辭不可乃坐東畔下　午後帰　平蔵来乃托寄其父東及保命酒　河藤来　申上牌訪小竹父子小竹曰草珮川東曰佛郎國飢寇賊並興其王出奔英夷聞東州諸君方講海防策何乎彼不能自靖也安能越萬里波濤而侵人國乎訪宗助其妻曰拙夫方課胥徒運土于公宮之庭乃往觀之胥徒方角力見余至驚止余請再之衆恥竄去帰路訪春波

二十四日

道一将出寓大熊氏乃雇省吾　作雞飯供省吾道一龍平　玖珠人町田某来見　秀太郎来　宗助来　栽寄朝川善庵中尾半兵衛佐藤壽八郎東使長五郎齎此往大村倉邸吏逐因邸吏送諸滋江九郎兵衛　佐佐木裡窗来告曰将帰出雲

二十五日

信州脚夫傳右衛門来致平野氏及筑井又左衛門

東（平野氏寄贈及氷糕又左衛門寄全百匹）平野氏有贈於文吉千保賢了宗助升九龍平善人諸子分遣長五郎等于諸家致之　使省吾與龍平道一撿家具　河正来　栽寄磐溪信良與齋松園東托諸河正

二十六日

棣園兄吾八七月三日東至（中津舟子致之）　林玄起東至　美蔵東自京師至　栽答平野氏兄妹及又左衛門東乎野氏哀祈百端余婉辭絶之　夜訪壽菴有客乃辭出訪荘次不在

二十七日

申席叙　尼河屋松次郎来　傳右衛門来乃托昨日所裁柬（寄平野氏芋菱及烟草）　留之供飯見文吉　葵園托寄得壽柬（内包金一両）　溪琹柬至　晚携長五郎出訪葵園不在慶恩見訪源藏曰某將以九月中旬歸鄉　訪市左衛門（山埼屋市左衛門下修曰市左衛門）以不在訪平藏秀太郎加島新在座新去主人母方自神邉至出見同秀太郎歸渡尼埼橋別　東北島四郎兵衛曰十六日當赴貴地而以洪水止矣九月二日之會公等若有意於留僕二夕（例限一夕）請預見告僕將料理家事而隨命教問柬成入寄善四郎柬中遣好人於天滿善四郎酒肆托爲

二十八日

典省吾等撿藏書　池田元琳携廣島人某来見曰近住壹島矣余丙申東上途訪元琳爾後始晤　龍潭来　集夫柬曰貧道七月十七日代先生展孝悌夫人墓且致先生所附銀一両於稱名寺住持矣　省吾曰某宮本恭伯姻也乃托寄恭伯及茂太郎柬

文叔柬曰原生何不来道一方病乃告其状

二十九日

善四郎来　遣長五郎于岡田倉郎托寄安田七郎左衛門柬爲歸途過谷口氏問平次兵衛何日自江戶至乎答曰大昨夕至　井内子柬曰聞先生来月之臨欲信宿於敝境水後多冗且秋祭逼願沿例一夕止焉　宗助導平次兵衛来訪　河茂来　令省吾發荅集夫柬　西室柬曰貧道方留於河内加賀田泉福寺敢告　復典省吾等撿書　夜館平次兵衛於府内卯贈琉球火酒及煙草詰問吉喜来乃歸

山本嚴祐柬至

九月朔

以塾生多病廢賀　櫻窗告別乃使道一往托寄永井元學柬　府内舟子十五郎来致南陔兄八月十六日柬披封有大人七月二十三日柬及岳翁孝也柬（兄所寄于應齋君大人書至）又致阿部轍藏柬（轍藏送鹽鮑）　善四郎送酒　裁荅大人南陔棣園二兄吾八是永平内阿部轍藏柬　堅藏英次平藏来賀　遣長五郎于

河茂氏永錫氏致大人柬　遣肴吾於平次兵衛許
托今日所裁諸柬及平野氏寄吾八紙包葵園寄德
壽金子在中之柬　夜往府内郎別平次兵衛托轍
藏所買梅墩詩鈔八部葛城羽右衛門自府内至見
爲　將赴吹田丑下牌起

二日

與肴吾長五郎蓐食昧爽上途過大江橋紅霞半天
下映碧波殊甚至北野天陰白烟鋪地緑樹浮空適
一善人送至本莊渡別過崇禪寺渡新田漲後無路

濕洳荒穢殆不得步辰上牌傳豐次郎氏和余食息
蘷國寺以寺無別人和尚親操賤役不心安與井内
子謀投逆旅未決故先見豐次郎曰且之蘷國寺乃
往井内子來曰且午食於我乃使長五郎歸午前以
社友未集停講　午後講如例又話山陽日本外史
征韓部畢與和尚圍棋日暮豐次郎曰食於我乃至
豐次郎氏宿　夜北島四郎兵衛來話　先是善四
郎遊界未歸　朝來蒸甚至夜雨

三日

雨勢甚猛　辰上牌至蘷國寺井内子以下來會講
話如例　午時豐次郎四郎兵衛及一里正導至難
波店供酒食　午後講畢復令省吾講　將歸浪華
雨不已乃止　夕食後於井内氏雪操來主人話曰敝
村水患先生所知也然上流島飼等三十二村以堤
決水有行處始得全也若敝村崇隄數尺堅固基址
則我得全而上流三十二村以水無行處數萬石之
地悉沒也勢不得兩全矣敝村一落而有我竹中氏
民有某候民有天下民（古謂縣官爲天下）三十二村亦屬縣

官屬諸侯屬旗下屬寺社者不一而足故民心難一
爭鬬屢興官常命毋崇隄也毋壞隄也本年漲異常
漲後敝村民議曰我田皆沒則餓死也崇堤則方命
也方命者死均死寧爲我所欲爲而死也一夕集徒
千許崇隄四尺其幅數丈長十町有半比明上流民
覺之我民誓曰彼若來鬬死而已上流民聞之不敢
來會議將訴諸官我民亦將至官陳情故聽講者寡
先生莫怪雪操曰今日聞一話前月但馬洪水一富
人頸係千金走出蹲隴上匠木少爲一貪者繼躋水

深文餘二人在樹上二日不得降也貧者出摶飯食之富人吁曰吾不堪餓卿有幾箇摶飯乎曰有四箇曰吾買之矣曰今日以飯為命誰肯賣之曰卿欲獨生不仁也吾以五十金買一摶飯貧者聞之大喜曰果然吾何啬一摶飯乎富者投金取飯復曰更以百五十金賣三摶飯何如貧者益善盡與之而取金居二日救舟至取二人下樹舟人見其餓急與飯富者喫一梳而止曰吾聞甚飢不空大食貧者見食大喜曰此不費一錢何用不多食薦盡數十梳一飽而死

夜逗變國寺而話外史聽者十四五人亥牌至豊次郎氏宿焉

四日

雨晴路猶泥着鞋而出以新田路忠將取長柄路駒三郎送至村東渡口既渡路滑屢欲蹶天晴不見片雲奇炎如三伏至長柄待渡焉者數十百人舟子欲多載有勞然人人恐舟沈不肯渡余先渡過堀川至浪華橋官方修橋別設假橋於上流乃卻步渡之辰下牌歸　業蔵自京師至　小倉舟人來致大人七月十八日東披之有範次寄龍潭東二通封之遣晃耀於龍潭氏致之　藤嶋來曰今日與筱翁等郊行請劳玉趾　佐伯豊蔵来　午後藤嶋來余曰何速曰且議攜西六家詩鈔件余示大人所寄東藤嶋即作荅東投余去曰追我於筱氏浴湯肆逆至筱氏則其父子藤嶋春艸既遅渡大江橋観遠近寺胡枝花出於北野失路却步入三番村竹式亭亭瀾而華野望頗佳然多俗客坐於南軒炎比今朝更甚藤嶋出行厨供飲日傾覺微涼則出投大江橋北畔舟店東

天霽青西天霞紫歸鴉飛鷺亂其中間小竹曰此景絶佳近頃渇一聯曰由之盡才難入畫為多詩料不為詩今日之謂也酉下牌歸至春艸氏長五郎候焉與歸　吳捺亭日下祿之助来不值　晃耀歸曰某途失先生東不敢至南德寺歸矣死罪死罪　千保來因文吉欲借余金二十两以還辭

五日

累瀉腹痛（昨日過飲故）　元愼來　遣善人於龍潭氏告昨日遣東之状　小左衛門來（竹鼻小左衛門以下者姓）　謙藏

攜杭州僧來曰此人來真弟也願受教以病不見
東畡東曰聞貴國孖山神祠欲生男者禱焉則有應
信乎答曰信如豚兒孝也亦所禱

六日

龍潭來謀我家事遂裁答大人範治東托余　道一
出寓大熊氏

七日

瀧川玄亭將歸姫路來告別　高桒平兵衛攜瑋太
來告遊西州　篠亭來　佐伯豊藏來告別　慈空

來告將歸鄉　令省吾發昨日所裁東于尼太氏
溪琴東至寄葛　夜升九來先是余使升九告屋主
僦居償貰請減金一步二朱升九復命曰彼欲減三
朱而已　豊次郎來以井內子旨贈金一兩二步先
是余以吹田聽講者日減囘豊次郎請今後不復來
豊次郎告諸井內子井內子謀諸衆衆皆有厭心故
許我請矣初善四郎勸余出講于吹田余不知其與
衆有隙應之井內子拮据為我結社而衆頑愚不好
学而喜爭訟余知其地之未可開教也決然辭之然
心竊愧於井內子

八日

昨夜丑牌打鐘急起塾生登棚覘火曰益新濠也乃
寢　河藤來　小原新太郎來　灰九來　劉石舟
來留宿　長五郎告曰今曉兵庫大火

九日

受諸子賀　將出賀諸家龍平欲見信之助請從訪
小竹父子遂至信之助氏春波至龍平先去賀備島
田川與七郎皆不在賀宗助其妻曰拙夫奉君命北

上未歸　政次郎藤島元圭龜休喜助俊安真鄉元
琢九山梅隱祿之助中川玄佳藏之助河茂雄我勝
間尚輔辰五郎平藏島又大宗伊丹又池莊大振升
九榮圃吉喜市左衛門宗順鶴壽或親來賀或使人
來　石舟出訪近三氏不歸　箕作阮圃東至請作
鈴木春山墓誌

十日

河藤來　小原新太郎來　花屋壽庵來賀　蓮臺
寺惠海來請再受教昨年惠海有罷黜之至是以其

父懇請赦之　千保来　梅州来　遣長五郎於大
新氏謝不能往賀　新太郎復與蒔田源次郎来謀
爲扶桑詩粋　茅野負助来　石舟自近三氏歸
十一日
信良松園小國剛藏失島元慎八月下旬東自脚夫
氏至剛藏東中有藕濱林子梅整詩鈔序即裁荅東
枕赭河茂　萊藏歸鄉裁寄大人範次河野亀太郎
東枕爲寄大人遠思樓詩鈔 刻紙及浪華人物誌　千保来迎石舟去
河藤来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二　一一

十二日
龍夔東送膳曰今日丁亡母忌祭敢貢蔬食　萊藏
過雨不得發復来夜去　宗助使人来送金　日下
禄之助来　九山春畊来引見石舟爲二子請出游
乃與石舟從之至中島春耕曰舟街橋西畔有好店
子何如九山曰善乃返過西國橋投路左有店曰浪
華亭主人新住爲屋宅座席皆潔且臨水上命酒食
鯉及鰻鱺將聯句石舟唱曰燈影搖搖映碧流余賡
曰一尊秋雨集高樓九山笑曰似七才子口氣既而

獻酬頻繁終不成也酉上牌歸二子送至門
十三日
禄之助来爲棣亭請以東篤溪琴乃裁東附爲　宗
頫兄妙琳攜子基九来請受教　真島頫直東至
先是與小竹父子約赴竹鼻氏招未牌訪小竹使長
五郎先往竹鼻氏贈菓子爲既而往飲于水樓小竹
曰春草病不能来也老人曰憾客少雖空招者小竹
薦小倉郎監西田庄三郎乃招之至分韻余得西字
詼鋒甚鋭皆不作詩日没迮三郎先去酉下牌辭歸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二　一二

人送至橦木橋餘酲想茶小左衛門曰吳服橋西畔
茶肆佳木園者我所善導至店頭乞茶主人煎宇治
名品供之喫畢皆別歸　立齋来以余不在留尾張
人杜春濤詩三首而去南豊廣氏古名儒晚作詩人 恐不娛健筆斡旋風雅頌大
篇驚倒杜韓蘇天無定色秋雲變雷怒一聲山月孤
半夜然燈讀君集如觀漢帝斬蛇匍右讀梅墩詩鈔
鳩首山窗同讀詩果称流麗果稱奇各論今日所趣
向吾學南豐廣氏基右淡白翁持松連塞是君心不
用亭亭高出林却喜低枝橫百尺亦遺吾弟庇清陰
右旭荘翁詠鋒松詩有清陰能庇人多少何必亭
亭上剌 天之句　善四郎東自界至　龍平將游江都爲是
東松園薦之

十四日

昨夜丑牌夢中得一絶恐忘即起石舟告之一窓笑語自温温留連不覺至黄昏天邉些雁帰將盡一片斜陽黄葉村平仄失粘且不成語然夢中作不忘一字従前未有故記　春波来欲槧埜步以將送石舟辭　古岳来　千保来　石舟將帰六七日来陰雨不已今朝偶晴余有游意乃勸遊中山曰吾且送君於彼地石舟曰善善人長五郎請従文吉敬甫送至平野街龍平獨至肥後橋別千保導至其家昨日買龍平几及食案價以金二朱既而石

舟拾金二朱於座上意龍平所遺今日將問之而忘借千保硯作寄文吉東北諸主人而出使文吉告龍平也過下三番村及十三渡渡以北九年前所過路徑半忘過神崎休于路左店余欲遂訪界師問米谷路米谷界師所往曰神崎渡北有華表岐在焉右者赴伊丹左者赴久久知地名宜取左者至渡待舟朝来東北風急至是迅烈奇寒徹骨至神埼西端見華表扁妙見宮三字右路則往年所過也左路當田間織而隘過荷柳子松茵者絡繹祊西行五六町稍北折過數村至妙見

祠香火頗盛自西門出北行數町村名塚原村北路左有小邱草木蓊欝余曰是為古王侯之窆勿疑地名蓋因此也且觀之廻邱至是西北隅有徑盤旋而上數十百步至絶巓有茶毘所石佛駢立余曰蓋石椁藏此下而未發矣石舟曰然北行入一邨日稍昃余疲問路人米谷中山孰近曰中山近乃投路右一店使長五郎善人先往中山定逆旅為出店有岐取右者東北行遥見二子出没於坡壠間石舟白且呼之乃呼知留而俟我走進之地勢高下忽不見行里

許出於伊丹赴中山路即十年前同三木屋與一郎過處猶記彷彿傍昆陽大池而東北行黄昏傳中山二子出迎宿逆旅逆旅臨池上月光太美衆皆眠余獨倚欄眺望忽得一律臨池紫起小欄干夜色微茫眠界寛月上水光梁隙動雲閑山氣坐中寒蟲聲不斷秋將老人語稍稀更向闌月伴困疲皆就睡一天清景與誰看

十五日

晰爽使善人長五郎往清澄寺問界師在否返曰在將洒掃相迎　賽觀音祠周覧四傍石舟告別余勸游米谷不可曰與一友人約今日會山埼矣乃別

辰牌上途取來路南行二三町西折而傍山脚多
松林時見陂池山田種柑及柳二子屢偷柑噉之蹙
眉曰酸酸而不能自止余曰柑未熟者有大毒腹痛
輙死西洋人禁之甚嚴乃止見一人在柳梢間析直
太庶乃買而飽食囊其餘而去路稍上而狹終出於
大道是小瀆赴清澄寺正路今取捷路故險也列樹
夾路一步高一步奇嵒突兀皆戴古松往往點紅葉
溪聲淙然使人耳醒兩山稍逼如闔門入焉即寺也
中山至是號曰十二町其實殆三十町界師及其徒

妙雲阿三兒引至北軒前有小池瀑布自崖角落鴛
鴦雌雄浮沉其中師曰此鳥一日飛來不去山邊傍
無四隣幽闃有太古小年之趣午後師導自寺前步
涉一溪上東峰地勢高敞東南見浪華設席而坐繹
松滿地松蕈隨處挺出且採且燒食之甘美無比東
都往返前後八九年無此興也今日炎如三伏而無
庇蔭顔皮剝脫乃下又北行泝溪一町許有一舍師
休息處雜菓環栽上北峰眺覽良久下　攝津西鄙
甑巖人小阿彌安右衛門小阿彌平兵衛素信師令

日來助聖天祭因相見共飲宿焉

十六日

界師將出赴近村余見石大如人頭黃土塗之者在
几上問何物曰西宮伊丹地方酒戶井濁者使貧道
呪水此錄呪文沈井底之石也每呪水澄酒戶深德
我故貧道不釀而常富良醞貧道不手指杓以待來
客耳師出妙雲與安右衛門等乞字為書數紙酬妙
雲供善哉糕覺赤小豆有腐臭啖未半梳而止又作
字數紙胸肋忽攣急乃枕筆而卧疼甚欲嘔不嘔欲

下不下呼吸促迫自疑死在俄頃妙雲使僕走迎醫
醫居在數十町外未至余謂强步轉氣或有瘥乃强
來裝辭出數百步奇疼如刺乃卻步返謂妙雲曰僕
死得此乾淨土瘞骨無復遺憾然欲得快死請速飲
我余生乎不善飲至是索熱酒頓飲八九合朝來不
食枵腹雷鳴耳熱眼花倚壁而坐如眠如死移時忽
朗然醒腹疼既止身支雖羸精神太王初使從者避
於別室乃大呼曰活矣皆喜而出鑿亦來通姓名姓
忘之名道庵曰某加賀產近年僑居此地聞廣先生

久矣幸哉得奉謦欬天賜良縁也某今日當登時拜
謁者偶有家兄信至故後死罪死罪余見其甚口曰
吾既痊且有嘔氣不欲服藥君若有一奇談而釋吾
悶乃勝鍼藥萬萬不知令兄書中有奇話乎豎攘臂
曰有本年寮君自東覲歸使横田監物者赴大府告
歸着焉歸着用卯呼監物采地六七千石攝卿而往僊從
百餘人歸路四月十五日過信濃輕井澤即淺間山
南麓地高候寒百花如開林鳥和鳴不減春勝監物
下轎而步其行稍疾從者皆後不見遍索之不知蹤

跡乃至前驛得監物疾病止六日山限谷底無所不
搜覓終不獲至家歸病不省人事寮君使侍醫往診
其子厚賂之報彌留既而以死告葬訖越四月至七
月十三日輕井澤人轎送監物至家人驚疑交集問
其故監物曰初吾將旋故徼走旋畢植杖杖根忽穿
廣可並趾試容足爆然墮心顛自得陶陶如醉稍見
有天光淺入處就窺之遠山近盛城郭田畝不異人
世指顧間身已在于官道視往來人物甚少長不過
三尺與吾相觸而如不知似中毒者皆委頓而號呼

衆來看變其言語不可了蓋謂遇邪崇也吾見其狀
心喜不自持益前行入一都會城隅有壇設紅氈焉
人蟻集其下謂蓋為根崇故祭也大呼上壇坐氈則
數萬人歡聲如雷自左右前後舉氈乞我置于枝上
舁之吾樂難支行一里許有巨浸焉際天無涯闃然
一聲投吾及枝於水中如夢覺身獨在淺間山麓但
炎曦赫赫不似向之韶華逆驛驛人述汝輩索我之
狀而送我也家人不得已自首欺妄之罪監物幽而
諸醫得謎云余曰願寫令兄來鑿搜其懐曰遺家矣

謂余曰先生嗜鼈乎曰甚嗜曰明日有暇見過欲使
先生飽鼈既而曰君子不可欺我所謂鼈者田鼈也
問田鼈者何曰蟾也其味不異鼈某曰食之余曰大
昨年浪華群蟾鬭死傷千數吾以為陰陽之怨來報
江戸諸公既而或曰北鄙人常以夜半販蟾於割鼈
者一夜諸客集店頭食鼈販蟾者舁巨籃入客醉大
聲曰吾聞烹鼈者半雜蟾肉此籃毋乃是乎將開蓋
主人遽呼曰今夕鼈有餘異日買之販蟾者怏怏出
比過浮世巷東方稍白惟市人怪之傾籃而去也吾

疑之使人至蟾門處問之四隣皆曰昧爽有聲如風雨撲欄觸户疑冰雹下平旦開户群蟾狼籍始信之今聞君言益信日没鑿去

十七日

平旦將辭清澄寺雲陰四合界師苦留余曰出家與門生約十八日將聞講疾病之外不敢違一日也疾既痊不可失信師哂曰家弟信道以病家爲口實常有忽忙態貪道心賊其俗物俗鑿猶可先生風尚丘壑之志而以門生爲口實亦何俗哉余亦笑而辭取來路至徒路出于大直處直南行五六町出于官道顧視有碣書日本一荒神山清澄寺乃知碣以北皆寺境也東行人家相接過小濱驛稍稍南折則出于前日所過善人請別過伊丹而會神埼渡許之過久久知至神埼渡人曰向有一士人蓬髮帶長刀屬某曰遇挂眼鏡者傳言待既久也至渡南見善人醉卧店上就買飯雨稍下欲宿爲主人以被辭雨止疾走七八町雨大至左右無人家喘奔着前村遇轎夫余呼曰今日窮如是貨之貫賤非所論也轎夫喜長五

郎善人欲買傘爲而不得也衣裳淋漓至梅田遣長五郎于三昧氏借傘來婢歸家　省吾述十四日後事如左　文吉來宿十六日事葛城羽右衛門使人來春波來以上十五日事安石來十六日事僧雲涯送遠帆樓詩鈔　葛城羽右衛門來　江原子來　僧蘭谷津田文三郎來不値

十八日

欲訪江原子於城中然病無入城符遣文吉於秀太郎氏謀之秀太郎曰明日請臨我導入城　發寄石丹東　館葛城羽右衛門於府内邸託寄南陔兄東爲贐以饅頭遂見宗助

十九日

秀太郎來曰恐勞先生故來午後與秀太郎文吉長五郎出至東濠秀太郎曰某所攜入城符二人而已請借一於妹夫氏別去訪惠聞秀太郎來乃出文吉別去至城官方修追手門不得入爲自玉造口入至昨年江原子所居門外問之曰本年在西營乃至西營鑿門導入江原氏主人大喜余見秀太郎主人見

其臣斯波六郎来牌辭帰秀太郎別於追手街　善四郎来不値　多仲来至　夜河藤来

二十日

善四郎来　市左衛門来曰薩人欲入城而無符請謀之辭　去亭来至　多仲寄松茵　元琢訃其父去逹卒乃遣月門弔之賻茶子糕　南陜兄八月二十七日来至内有大人来及孝也稿　中津人紙藤来　春波賻茵　晩春波来共出訪信之助不在春波導至其家供夕食使僮送余長五郎来迎不遇

二十一日

来訥堂藤烏曰向公等飲我未報今日無事飲于野店何如皆答曰善　平蔵送華　東宗助托寄大人南陜兄来且告曰春波将以二十四日供酒　敬甫北上乃托答雲涯東、杏菴来先是吉田有秋以不孝聞余與洪菴謀絶之杏菴規有秋有秋愧服因杏菴請改過赦罪乃許之　立齋贈雞肉　東立齋曰吾将携訥堂野游請臨　江俣子使斯波六郎来飯之　午後藤烏来立齋末来使藤烏促訥堂氏使長五郎促立齋立齋至乃赴訥堂氏赤関人弘廬峯見焉曰十年前随快雨謁先生矣出至肥後橋訥堂等曰北野無好亭子不若南邉也（南邉用浪華人通語）乃却歩過西國橋南折天無風暑如夏晩余着綿衣汗出如瀋乃要三子帰家改衣而出経波好橋南折投大津湯（大坂酒店多設浴所故名店以湯）　余初出家疝氣大動至是心下痞硬腰腹皆強殆不能言使立齋代接客立齋名酒伊至日没立齋曰酒伊新開一店於幸街某欲導諸公往賀何如皆曰善乃従酒伊出至波好橋西畔西折

六七町一嫗出迎酒伊曰某岳母也引入其室供酒余疾益甚酣立齋召妓三名及善舞小女而助勧余亟遵其意強飲則胸膈忽豁始能言笑既而酔甚獨假寐楼上覚後座則皆有酔態欲去欲止依違不決余促去急乃出時亥下刻牌也月色皎然藤烏途別立齋酒伊送訥堂余携酒伊児帰家少間立齋来携児去

二十二日

發答多仲東於脚夫氏　中島屋市兵衛来　弘廬

峰来贈菌　立齋来飲之

二十三日

源藏東送鯵及菓子曰某将歸郷不腆二物聊表留別　長尾良蔵東至乞梅墩詩鈔二本乃裁答東附于其伻　使長五郎發答安田七郎左衛門東於同岡田郎寄誠軒父子箋作阮甫浄界師東於洪菴氏送菌於亀休氏　立齋来　子牌地震

二十四日

宗助来大不来故書　源藏来告別　服立齋藥　立齋来診　畊石来　午後携長五郎赴春波氏春波曰今日之宴不於我家将於玉藤店也余出導宗助出于其門外俟春波為不至其僮携行厨至曰我主有客二公且往乃過緑橋至梅田春波及至店飲南軒春波不憚問其故曰某将出門官捕手来名某某未知所以得罪也詐曰不在使僕代往某不能釋然也乃使僮歸家問事状僮来曰博多帯件也余問何謂春波曰疏前橋側有販博多織帯者一日忩秧来欺取數十帯而去跡之不獲官問忩秧之状主人告曰

忩秧曰吾嘗觀加島又春波通稱帯甚善請依彼様新製一帯問公何處觀加島又帯乎曰今春與彼人游浮瀬店而觀之矣我以其識加島又不疑之故被欺也官聞之將名某問之某未嘗游浮瀬店忩秧指言為再家僕陳其状事始得釋黄昏歸至緑橋各使從者去而過池田亭劇飲戌牌出長五郎来俟于宗助氏與歸　雄藏文叔恵問来皆不值　哲藏東至　文吉来告北上

二十五日

遣長五郎於源藏氏寄送別詩　原左一郎送鮒汁　周防人今川吉太郎以太田梁平東来不值　東石舟　大雨

二十六日

洪菴東曰誠軒疾病敢告又曰二十八日請臨　携長五郎之源藏氏別源藏既醉曰游雪園何如余曰善乃出渡疏前橋而甚経北里過露官祠内而北行則雪園南門也余十年前游焉樹木長茂非復昔觀登樓劇飲而不歇寒如嚴冬日没源藏未有去意余

請条鶴先歸　敬甫自京師歸　今川吉太郎来
夜半風雨聲急悄然不眠起觀寒暑鍼寒比大昨日
午時加二十二三度矣
二十七日
申席叙及塾則　杏菴来尺（鮫）槻平次坪井信良東平
次東中封牧天嶺所書梅墩詩鈔序乃石河茂氏僮
附寓信良則告誠斬病也　今川吉太郎見請受業
入塾　藤寓来曰請臨　裁寄良齋與齋東及荅平
次信良来而托諸洪菴　未牌至藤寓氏主人曰某

欲鶴先生焉家兄善七（在高麗街店）東曰京師客平塚依
二郎在我家請同廣先生臨何如余曰吾嘗聞平塚
氏吏名於羽倉君矣須往乃赴善七氏客既去主人
有酔意侑酒甚厳余大酔既而導至道修街鰻鱺店
供飯酉下牌藤寓送至我家　小左衛門恵閣市左
衛門来皆不值　御霊祠秋祭門前掲燈
二十八日
森謙仲来致松森仲助東　容貝健三郎東至中有
松永涼一郎東　裁荅健三郎涼一郎東及寄井上

應齋君大田喜平太東托諸宗助（寄應齋君以大人書）　恵閣
来　東涼蔵小左衛門　市左衛門祿之助来　榡
亭自紀州寄鮓　申上牌赴緒方氏招坂本周亭及
数客在焉主人曰某寡君（倫中守庶）（足）命増某俸進班故
開賀筵也少間至者益多酒出有盛饌日没主人曰
諸公皆詩歌之雋願毎人賜一首春日寛平首賦六
言絶句余次其韻（黄菊紅鐙緑酒畫師歌伯詩人不論夜深夜淺如是主如是賓）圓
下牌余先歸　適一来
二十九日

遣長五郎於寛平洪菴二家送昨夜詩且托荅松森
仲助東於森讌平（仲）　春波来　西室来　小池右門
来曰與平大倉欲養柳田東作而為義子東作私許
之與平欲先生為媒人使某請余曰東作屢變初志
吾亦不慣為媒人且見東作議　堅蔵来　先是尾
張詩人杜春濤因立齋寄詩又送尺牘於立齋論余
詩立齋来謀作復書　石舟東至
晦
斯波六郎来先是余因六郎薦劉三郎於江泉子江

原子曰請見其人　德永小海者来乞字　鷲集于室久之去　杏菴来　梅隱来曰某欲游吹田而無知音請爲我東升内君乃裁東付爲且托雪操所囑之書　東作来飯之　夜立齋来謀明日野遊

十月朔

受諸子賀　卯牌秀太郎来曰今日快晴（先是雨十四五日）欲泛漁舟于六条新田何如余曰昨夜與立齋約野游矣曰盍召立齋乎乃柬立齋告之答曰諾將餅趨秀太郎先去曰迓我於内野春峯氏　辰下牌立齋

来至余攜月門過雜喉塲江子洲自竹林寺西畔右折取九條中道生路也坦而無石行二三町入村多葡萄架渡畧彴數度至内野氏秀太郎平蔵在焉春峰見已下牌作行廚畢而移諸舟中余與秀太郎等既衆舟於舎西渠中立齋長五郎始至乃發舟渠淺舟屢膠下四五丁水稍深渠陂縱横殘杭皆立水中左轉右折往而如還數次過橋下數度今日奇交如晏每人手傘傘屢爲舟被碍將達無尻川有長隄隄下設閘土人見我舟来自隄上揭閘板仰視板如梯子有數十級其人雙手執二棒歷級而攀之太速舟自閘中過人皆伏既出于川兩岸掐樹微紅可愛下七八町余輩皆出舟步于南隄隄流汗如湧行五六町右折下隄人家四五在蘆洲間路坦如砥川畢爲海遠眺絶佳行三四町長隄四亙西劃海北劃川而東南劃渠舟自閘中過如初堤中延袤可十七八丁所謂六条新田也六條京師街名而本願寺所在此係近年大坂財主爲西本願寺所開故名以六条蹄三千石地民户四五十散在堤上或田中溝渠數十

水與岸平稻田悉在水中千頃黄雲倒影波面客年與溪琴游此地時田未懇者多今則悉種稻矣都會多人是新田之所以繁殖也而爲上者所以惑于目前之利不顧異日川路塞爲大害也鸖鵝鴻雁見人不避堤瀕川處皆種稚松瀟洒可愛堤之東端設一竹門揭書禁漁獵爲門西堤下有一倉倉前有吏司一所司南有渠架石橋焉橋南劃地故築短堤而成堞勢内種數松松下崇土爲假山状不問知本願寺主游息處也至是余輩入舟春峰曰此地禁漁故魚

不可勝食某善倉吏故許竊漁南行過數閘右折至
堤劃海處水色深碧今朝春峯先遣漁舟三隻一隻
下網二隻又鰻鱺於是就漁舟取所獲以作膾羹而
飲皆歡又命下網每下獲數十魚水中多荇藻網
絓焉魚脫者過半倉吏出巨舟一隻布紅氍毹以供
客乃移焉溯洄數度中下艀天陰将雨廻棹至堤劃
江處潮盈舟不得過閘下乃出舟每人攜舟中器具
置諸隄下[上]而戮力牽舟越堤移諸川衆笑曰從前舟
遊無此奇興溯數町天晚雨下舟子曰此東來時所

過之閘亦潮盈不可得過則不得不越堤此有捷路
均越隄則不如速越也乃復牽舟如初雨方下咫尺
不辨衆狼狽困疲不似初笑也東北行十四五町出
于來路蓋近十四五町矣及春峯氏主人曰今日所
獲鰻鱺十四五頭猶在籃中如之何秀太郎曰赴平
藏兄許炙之何如皆曰善乃辭過南安治川出于亀
井橋至于平藏氏平藏婢僕與吉田某居衆每人執
一役以作食咄嗟即辦鰻鱺硬而不膩皆曰新獲味
不美入諸籠中沈川十日則味美既食雨不已余與

秀太郎宿焉立齋等皆去

二日

昧爽與秀太郎浴于江子洲湯肆肆臨水上清甚
平藏買雞余買鯉將飯長五郎來迎乃使長五郎迎
立齋立齋攜其門人杜某至且贈肴乃開宴有盛饌
劇飲皆弄筆作書畫日將晚立齋平藏要余出過南
北堀江渡幸橋至阿美亭酒伊出樓使妓侑酒戌下
艀出路過飩店平藏先去立齋送至吾居　菊丸來
淳藏使人來送金灰九送松蕈帶土者九山來 以上四件

昨日事　赤井恒齋壽菴千保來平次郎自昌[日]來臼井
元仲自江戶來皆不值　石舟來至

三日

立齋使桂圭次來乞字　昨日壽菴來曰吾東鄰有
好宅先生相之何如今日遣長五郎謀往觀壽菴曰
明日來　午後出訪灰九不在訪藤禹曰本月六日
欲觴先生及訥堂于西照菴訪惠闇不在至大新氏
主人父子見供酒大醉歸路訪贊了仲英皆不在
津田文三郎來　洪菴來不值　昨朝元圭來告肴

吾曰某訪臼井元仲歸不迨門拙師愬請以先生東
謝東不必牟筆唯有印則可省吾許之既而余歸尤
省吾曰無吾命而用吾印是欺洪菴也遂東洪菴告
之洪菴來謝又使元圭及冲齋門人某來謝　藤島
以新墅贈赤小豆飯　判石來不值　劉三郎自京
師來寓塾　多仲來將學洪菴氏故寓廾九家

四日

平藏來　東持椋亭　斯波六郎來見三郎　國島
俊藏自江戶至　午前攜省吾訪俊安遂至壽菴氏

不在其妻導觀其東鄰荒蕪不適我意乃辭出訪洪
菴不在其妻見訪春草歸　明日丁淨喜公忌祭使
省吾買菜　九山來

五日

放學　午前招塾生十二人供齋三郎月門省吾獻月梅洲旭雲十五
郎吉太郎惠海多仲晃耀初招立齋不至晚至則齋既畢矣　津
田文三郎來　平次郎來致大人九月十三日東
大槻平次東自河茂氏至乃遣月門托答東焉　玄
圭攜信良良寄　洪菴東來亦曰誠軒翁病恐不起矣

余曰且告界公禱諸鬼神玄圭曰諾　雄哉來　夜
椋亭來

六日

遣省吾於藤島氏贈金百匹　藤島來謝曰今日午
後同筱子臨西照菴　未上、悍長平來乃出長五郎
從天陰且風恐而長平過藤島氏借傘其舍人曰主
人既往西照菴矣至菴藤島兄弟小竹春艸在焉少
間河茂等十七八人至藤島新墅故招余輩及同業
者而觴焉庭上黃花方開每室游人充塞藤島、借西

隅室室廣望遠酒出有盛饌客皆衆醉歌吁申悍風
止無雨黃昏西雲明而南北雲晦山海田墟隱見于
杳靄中倏忽百變因下悍同衆歸中途余渴乞水數
矣小竹父子春草送至我門　椋亭東曰明日與九
山遊住吉請陪行　斯波六郎來曰明日請使三郎
兄來不值　惠聞來不值　東野哲次郎贈松菌一
籠

七日

安田七郎左衛門東至　三郎將入城病無導者乃

使徃謀於奥野蒲大郎　辰牌椋亭来余曰兄先徃
俟於九山氏椋亭去　已下牌攜菊麿長五郎出至
藤島氏謝出謂長五郎曰汝昨夕借河茂氏燈盂返
之長五郎走返余至九山氏使菊麿見九山椋亭既
俟爲主人舉至順慶街菊麿別至難波九山曰欲送
椋兄南至住吉然先生倦矣買舟赴北里何如余曰
善椋亭曰坂兄適約手吾以輪送先生何如余曰善
九山曰彼有麥飯店午食何如余曰善椋亭不得已
從之將赴店行數十歩九山忽却歩曰難違約且赴

住吉乃行數百歩椋亭忽卻歩曰住吉實遠且從坂
兄言九山曰湯肆有粗不如從吳兄言於是九山欲
南椋亭欲北余曰兄等皆違初言屢往屢還似爲狐
所魅者且赴大津湯二子曰善乃自太倉前西行沿
濠而下渡橋橋上橋下市人蟻集問其故無知之者
至湯肆飲于樓上今日快晴野色甚妍既而椋亭去
申下牌出過橋人群如初或曰水中有死者爲側見
揭書某月某日男子死焉某月某日一女子死焉者
數四皆本年事也新齋諧載縊鬼取替人事浪華多

橋而此橋獨多死者亦理之不可解者過幸街投一
亭命舟北泝至船場九山使其僮出迎贄了返曰不
在至中島出舟使僮迎春波亦不在渡大江橋投平
辰亭時日既沒名妓侑酒余醉假寐醒聞初鼓九山
眠未覚乃借其僮歸　南陜兄九月十六日東至内有
大東人曰日爲郷聘中津幸島氏然千里風濤若無送
女者鄉空一西下親迎也

八日

先是余與主齋文吉省吾等議令我所居狹且與塾

生襍處室氏至宜置諸外舍今日省吾曰政次郎有
一舍在我舍西一町外乃使政次郎舍人導觀之
善四郎来　壽菴来飲之　東九山送詩　僧西室
来　杏菴將之江戸来別不值　未牌攜省吾渡筑
前田蘘二橋謁福島妙見祠西行出于田間北折至
大仁村觀王仁墓過王藤店而食歸路訪千係不在
國島俊藏来不值　參太郎與内野春峰来約十
二日舟游　赤井恒衞来　河茂来曰聞藤島刻攝
西六家詩鈔請得因先生與焉　宗助来話曰某所

善者自江戶至曰過石部驛觀雀戰焉余曰狀何如
曰雀不知幾億萬䏶夾始鬥至黄昏止死者無數穹
然成岡官命埋之而筮之筮者曰自今五穀豐熟穀
價同土余曰君聞信州之蝶乎曰未余曰九月二十
八日洪菴氏偕上内藤數馬語曰昨有自信濃來者
曰客年地震之地今夏數日之間山色悉變為灰黑
色或曰硝氣也將再震乃就視之皆毛蟲也不知其
幾億億萬至八月悉化為蝶出山望之如團雲沿官
道西南行未至松代一里皆墮死　南陝兄重陽東
至

九日

與文吉省吾之御靈街道修坊北折慶相宅二所
春波來　杏菴來別乃托寄冲齋信良東　赤井恒
齋津田文三郎來飯之　南陝兄九月二十日東至
是永平内贈乾紅鯢　吉田有秋來謝　真野順
藏東自春草氏至

十日

森本叔藏自出石來見曰將游西州　遣文吉於春
波氏謀僦居件　攜三郎訪市左衛門屬為主人供
酒余曰君結交橋本平藏何如主人曰固所願也余
先赴平藏氏初使長五郎別行訪譲藏曰俟我於平
藏氏故譲藏在焉余曰三郎新至吾子為周旋而衣
食之譲藏曰諾乃見平藏而屬焉如約平藏悅市左
衛門至主人供酒飯日沒三郎譲藏去二子導至新
街河内亭飲余既醉不欲飲曰毋戰勝者取柳子矣
頻食數顆酒止皆醉眠余獨腹痛下利數行疝氣大
發小水頻數復坐即起十四五度忽聞外門外人喋倚

檻視之月華燈輝街上如畫甲撲乙曰汝過我肆而
販飩故我不售也乙曰凡販者唯力之視撲過者何
法乎甲曰我以無法行而已觀者皆助甲而撲乙鬭
不解丙疾呼至謂觀者曰諸君不論曲直助強者何
乎此二人販夫也若不分曲直後來害於其產矣乃
引二人立之問甲吾子何街人曰我他街也問乙吾
子何街人曰我此街也丙梓甲髮大詈曰汝自他街
闌入而妄撲此街人曲在汝呼觀者曰曲直既分何
不撲此奴也群拳亂下甲伏平地上而謝丁戊走至曰

何不遂打殺此奴甲窮哀許百端乃赦之時子下捭
也余呼起二子曰帰歟帰歟二子送至我家宿

十一日

昧爽二子去　千保来食之　主齋将鱅余及訥堂
於北野村店使余柬訥堂告之辭　午後主齋来導
余出三郎長五郎従至尼埼坊使三郎長五郎別行
拓市左衛門過淀屋橋天晴而風一片奇雲西現余
謂必雨也疾行至大江橋滿天黒雲如墨乃走向千
保氏未至數十歩雨降與千保圍棋而待晴焉比雨

畢晴乃借屐出東行三四町右有獨木橋平蔵獨渡
之曰吾有所識之家焉時余著屐而二子著艸屐立
齋曰平蔵必借屐也俟之未至三郎長五郎至曰市
左衛門有故不得従命立齋曰夫子先與二子往矣
乃去至熊店之南一方店則平蔵在焉曰何遅也余
曰立齋謂兄借屐猶俟矣平蔵曰某有所識之家不
欲過其門故取別路也已投店将使長五郎迎立齋
立齋與千保既而来初立齋勸千保出而余不言千
保疑余意辭至是余笑謂千保曰吾不勸公出欲借

屐故也千保亦笑曰吾有二屐先生齒德獨尊而立
齋平蔵二兄年相若若出二屐必相譲不肯即二桃
殺三子之策也故出一屐矣既而立齋兄来曰某爲
平蔵子(所)誤不欲獨歩頗陪行某義難獨著屐亦既従
之既就座立齋曰今日三番卯竹式店有書畫會長
安寺僧信浄爲會主而欲迎某某謂獨往不如衆往
故約信浄歷諸公駕焉信浄之(獨)在會席某且往告之
攜三郎等去信浄之父来欲導余赴會余以天寒風
烈辭既而三郎等帰以立齋旨勸余赴會余快快曰

主齋初與信浄成約而迎余於此店店人風具酒肴
而移我於他席何也三郎等疑余不欲見衆客曰先
生不必臨會信浄等飲別室故欲奉迎也乃不得已
赴竹式店信浄父子兄弟迎入別舍供酒酣一方店
女来曰家翁怪諸公去我家而至此店使婢子迎主
齋欲往信浄欲止余起入隣舍觀書畫三郎主齋等
先生信浄父導余復至一方店前辭去既而店人供
酒信浄不至余心怪之良久信浄来與店主翁相罵
主齋起要信浄就座不可去主齋遣人迎之至視之

怒氣勃勃余以爲信淨益不欲費錢其意已以竹式
店之飲賤約也而立齋不解更欲以一方店之費蚤
之故怒也心不安爲屢請歸立齋命店人出酒有盃
觳視信淨益蹙眉衆歡呼不顧余獨不樂酉下晡立
齋起曰去去衆從之立齋要信淨赴北里池安亭余
屢欲去立齋平藏援袂不許名妓侑酒衆雖甚信淨
獨不言遂遁去立齋罵曰豎子賣我矣余先起亀三
郎長五郎出歸則秀太郎以明日舟游故來我家而
卧余起之曰立齋等興未盡獨猶在池安亭公宜往

乃使長五郎送之歸曰立齋平藏等皆既去不遇
春波使人來爲余撿僦居

十二日

先是與秀太郎立齋平藏春峰約舟游昨日平藏曰
某既命舟子明日昧爽艤舟於淡路街西濱（濱徒俗呼）而
奉迎也故秀太郎昨夜來宿昧爽余起秀太郎曰舟
子將至既裝以俟平明未至余曰期昧爽而晏如是
益舟子違約也走長五郎問諸平藏家（平）藏家距我十
七八丁長五郎久不歸余曰且往乃與秀太郎三郎
者吉出迎舟子於門外問何故晏曰昨日風雨異常
某以爲客必不出遊故晏起也皆叱曰與人約昧爽
而平明初起何也舟安在曰舟未艤皆不堪怒益罵
之謝曰某伻也非舟子也君其責諸舟子去長五郎
返曰舟子家在新天滿橋西畔乃皆赴爲舟子夫妻
曰昨日風雨故我以爲公等必不出也豈啚今朝有
此好天氣予皆叱曰我與汝期今朝而不期昨日昨
日未晡風雨止何關今朝予莫適辭夫妻抗言不已
余曰休饒舌速艤舟舟子走出艤舟妻曰我家有茶

舟而無上荷舟（上荷舟名大倍茶舟）秀太郎曰人多茶舟豈能
容之止止乃責其食言大數罵之而出赴平藏氏卯
下晡也立齋昨夕來在爲急買上荷舟使秀太郎三
郎先往春峰氏辰下晡舟至乃攜酒衆爲至舟番所
前群舟溪川舟膠不動舟子二名下推之良久而移
下安治川至國津橋停棹使平藏出告春峰春峰等
各手攜飲食至春峰所善豎大島玄朔請陪遊春峰
曰漁舟昨夕寅牌先發約俟於木津川口第十番矣
（十番川中地名）秀太郎曰曉漁必多獲也余曰雖多必見攘

也平蔵曰憾不載監者一人也下過天保山西北風
勁揚帆至木津下流不見漁舟春峰曰與漁師約長
竿揭笠以為標矣遍視四傍而不見溯至十番遂不
見也乃繋舟南岸茶店下而午食出歩店前即千株
松堤也返舟盆釣玄朔奇志尋漁舟所在返曰或曰
漁舟已東泝乃鼓槳而進一舟子上堤牽百丈北風
凜烈堤上霜拘紅葉可愛衆以漁人不我俟皆有慍
色行十七八町巨舟聯泊軽舸来往如織我舟頗偉
相軋不得進與岳索然鬱謀別雇漁舟不果至舟番

所（此番所在木津上流）漁舟始反漁舟師四名中有老翁呼曰
俟公等不至故出漁海門矣秀太郎曰昧爽漁而至
未下牌所獲必多閲籃視魚僅十頭矣皆咋曰何寡曰
俟客移晷故一再下網而已皆曰何不遂俟我乎曰
恐潮落也衆知其遁辭且穣魚慍甚然以漁師者春
峰所雇不敢責之不得已取魚烹之以飲曰我雇汝
為観漁状也而闘我未至下網雖多獲不足為功況
寡獲乎雖日暮請復一再下網漁師憮然曰非海口
無漁所也衆怒欲撲之屡目余余以春峰故微笑而
已春峰曰川中豈無一之下網處乎老翁曰天神橋
下可也余輩皆知其詐然欲試之曰善舟師怏怏進
棹泝経安治川而入衆川至天神橋時日已没風寒
酒醒漁師曰此地舊有漁所今夏暴漲沙瀬悉失故
不得漁焉衆相顧曰果然稍置之漁師不得已為下
網而洗之良久収網曰不獲片鱗秀太郎不堪将責
之余目之莫言曰歸歸春峰獨棄漁舟而去秀太郎
先出余下至西濠與立斎三郎者吾出歸　藤田應
平東曰其某今日至倉邸謹献土物三種（雞蛋肉　糕餅橋）

南陜兄九月二十九日東至　菉蔵九月十八日東
至中有範治東曰某奉老夫子旨赴中津為先生聘
辛島氏女女家来答頼先生俟之二旬而不得答則
別聘　藤島来不値

十三日

令塾生曰本月望當以三郎任都講　斯波六郎来
館應平於府内倉邸主人供食歸路訪春波　棣
亭送肴　譲蔵来　使者吾旭雲周視宅　秀太郎
来

十四日
将之吹田雨不果　立齋文吉来飲之　昨日秀太郎言将之吹田故遣長五郎約明日同游鉾　千保来　夜與三郎等歩街中訪壽菴不值
十五日
壽菴来　受塾生賀　府内人泉屋平八攜南陔兄東来見　平次郎来　平藏来與多仲飲之　千保文吉来　舊僕九助来見　指月来　夜悦藏来　龜休贈乾肴

十六日
午前攜三郎長五郎館掠亭於市左衛門氏主人供飯訪小左衛門不在訪平藏帰路訪茅野負助圍棋焉　悦藏来請爲塾生炊飲許之　先是我家飯用備前米甘膩異常皆曰腹常果然如食糕既而皆發脚氣一日食於平藏氏飯味淡泊如食麥問何米曰莊内米也乃買五斗今日平藏使人送之　文吉送猪肉　立齋来曰明日請攜平藏等臨
十七日
春波使其族人吉兵衛来乃導之至通修街檢宅　松兵衛自日田至致大人範次九月二十七日東来曰坐島氏既許嫁于我然有疾欲俟明春而婚云云　千原欣右衛門米藏東至屬寄千保金乃召文吉議之平次郎偶至與焉　平藏来　午後攜平藏多仲赴立齋氏途遇秀太郎来迎曰立齋既俟矣有盛饌其妻見三郎月門追至赤井恒齋亦踵余至黄昏鉾立齋曰且歩乃出余與平藏帰恒齋三郎月門從之既而又與平藏出至信濃橋秀太郎立齋俟焉至阿芙亭劇飲戌下牌秀太郎先去余以足倦乗轎而

帰　恒齋留宿　平八贈蜜橘及乾肴
十八日
恒齋去　行德元慎送川苔及塩鰻鱺　原左一郎来曰請令貴門生講於我家乃薦吉太郎　千保来議其去留　九助送肴　招平藏與赴大村倉郎見田川與七郎往年大村侯約賜余月俸七口而余移大坂終不果賜余竊問諸與七郎與七郎問諸執政不報於是大村侯東観至伏見余例當出迎與七郎

曰月俸件未報先生不必遠迎也平蔵留焉余先帰
玄圭来致松園信良東皆報誠軒大漸　平蔵来
飯之及千保　河茂使人来送遠思楼詩鈔刻紙
今朝立斎来曰午後臨我導観天満菊花携長五郎
赴焉話次一客至立斎曰先生且往乃出至浪華橋
北畔俟之立斎携客至曰此人姓岡田名喜一郎我
親友也欲学先生使我紹介過堀川訪豊次郎不在
過夫婦橋将至街尾東折出於田間行一町有村家
立斎曰此地街卒所住也入路右一門青苔満庭側

作假屋蓄菊数百千種立斎曰毎種無凡品也庭路
曲折入鄰舎亦有菊花又入隣舎如初西行至熊店
前休于一農家日没飲於一方店酒濁余発頭痛食
柳而愈酉下牌帰立斎途別喜一郎送至　元琢送
饅頭　市左衛門送味噌　宗助送南陔兄木月朔
東

十九日

栽寄一瀬平兵衛東道長五郎托諸田川與七郎逐
曰既之伏見矣乃托諸脚夫氏　松兵衛来　謙蔵
携土井一郎者来見其人聾故用筆語　藤禹来導
至善七氏要之出渡天神橋善七別去賽菅祠自東
門出癸後人家疎稀枯草満街入路左看店烹雞以
飲善七携川埼屋琳四郎者至日没出琳四郎途別
至善七家善七復導至高麗橋下艤舟供飯初長五
郎来俟于善七氏與帰藤禹途別

二十日

指月来　立斎市左衛門様之助来飯之　謙蔵来
東石舟　小栗豊太郎来謝十三年前豊太郎年

十四在余家盗金出奔至是叩首請赦　栽寄大人
南陔兄範治東内包遠思楼詩鈔刻紙又余近製詩

二十一日

發昨日所作東於宗助氏　九助来告別　鹿春戸
秀太郎来導至平蔵氏遂訪内野春峰春峰見匠
七右衛門者乞字烹雞供酒七右衛門好学謀結社
聴余構秀太郎屢述往日漁子無状以辱春峰春峰
不堪遂相罵按刀相就余驚解之春峰曰願一漁於
六条新田以補前過余曰善夜帰秀太郎送至　僧

來與自杭州來留宿　行德元愼來不値　今日余不在安藤尚謙送有尚謙十三年前隨余在界主小林安石氏不受余旨而爲安石壻冒其姓余絶之安石夫妻交謝不得已赦之近年尚謙與安石絶復本姓携安石女別住余憎之若在家必不受其所贈然夜歸見之既不及也強受之

二十二日

來與去　春草來曰五十川金雪欲招君及筱翁父子與北渚諸君集福島升平氏別莊期在二十五日

敢告　驢齋來贈銅板四書導註一部曰此吾友琉求人所贈請呈諸令郎君　宗助贈雞肉　平蔵贈酒

二十三日

市左衛門來　指月使人來曰請枉駕　平蔵來　斯波六郎來　溪琴來至寄大八金五百疋　未下牌至指月氏龍叟在爲主人供酒白三郎至龍叟畫竹余題一句不蓄塵埃氣滿紙寫來瀟灑姿十四字又畫梅竹乃題竹影參差月梅香暗澹煙十字日沒

至藤島氏爲石舟謀其集上梓件且致溪琴集藤島將刻揭西六家詩主人供酒丑牌歸　春波來不値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六十三

嘉永元年戊申十月二十四日

千保來　安田七郎左衛門東至　但馬天民來
近藤六藏使家人幸助來贈金二兩及菓子　惠閒
來　石舟東送禁中玄猪糕曰請送之賢郎　稲田
又左衛門送栰　元愼來　棕亭來　晃耀之京師
托寄溪琴東於藤禹

二十五日

先是伊勢神戸人小谷三次隨其君在城中乞字余

使人送書則既歸郷矣今日河新致其東請書乃付
之　發寄大人南陵兄範次東於宗助氏（內包驢齋贈孝也四
書導註一部及石舟所送玄猪糕溪琴贈大人金五百疋）　遣多仲於市場幸助
僑居托荅六藏東（寄葛粉一筐）　午後至春艸氏始坐金
雪來與主人隨之過小竹氏導之渡常安玉江二橋
至福島入升平氏別業主人見年可四十左右供茶
畢移席於北軒短籬不過肩野景悉呈下砌而步石
幽苔厚松楓相映有池焉有橋焉繚繞曲折寓無限
趣於數畝間初西行數十步傍池南折亦數十步有
一室其側有小門入門楓數樹殷紅未殘下設一攝
側有大石盤容水八斗主人世素封出入仙臺川越
濱田東名數十侯其奇石多侯賜云還座酒出有盛
饌小竹曰諸侯多假主人金而不及故主人自杜門
而稱産破然其所衣食宗族猶數十百人矣酉下牌
長兵郎同小竹氏僕來迎乃辭送小竹至其門　春
波香圭來皆不値　大人範次李月七日東至

二十六日

恍藏由備後御有好宅乃使之導與省吾往觀之陋

巷矮屋而已詰之始自誤認隣家也　遣省吾於岡
田邨托寄安田七郎左衛門東焉遂往千保氏昨日
千保來余飲之未獻酬余有事不告而退於他室千
保即去余意其恚故使省吾謝　祿之助來　河茂
來

二十七日

申席叙　萩人某來見　千保來　河茂東曰遠思
樓續編刻當以十一月成請報諸老先生　午後訪
金雪以有客辭不見訪太郎及信之助信之助將出

乃伴至春波門前別訪春波主人供酒夜歸
二十八日
文叔來飯之　河茂送遠思樓集刻紙七葉　立齋
來
二十九日
携龍淨長五郎訪龍護遂至文叔氏其後園菊花盛
開乞數枝焉琴師眞鍋蓁齋至主人供酒蓁齋彈一
絃琴擬鈴木茶溪不至蓁齋去日沒余將辭茶溪至
所留翻謹至予牌歸　荅四郎來不値　福島人西

村瀨益來不値　河茂來不値
晦
送梅墩集一部於茶溪　立齋使杜敬次來　村上
昇吉來
十一月朔
受塾生賀申規約如例　敬甫文吉多仲來賀　攜
三郎長五郎出賽御靈祠見女巫將舞樂於神殿久
之不奏或曰既闕也遇藤禹馬語且自西門出遇平
藏禹共赴小竹氏主人方作字乃辭訪春波及宗助

至田川與七郎氏主人不在平藏留余脱袴着行縢
過福島入野田大昨日西村周益言其住極樂寺門
前使三郎訪之主人請見乃遣長五郎於龍潭氏告
余將至國益年可五十五六善彈琴引入書齋庭中
菊花盛開每種配以古人有自樂天杜牧之等目又
登樓長五郎返曰潭師不在乃辭南行入安治川裏
巷數人驚走去曰火忽見黑烟一道起於正東謂近
在五六町料登舟津橋煙在川南或曰江戶濠也或
曰船場也時日曛風死以爲違識必免過飩店而食

畢出火勢猶烈皆曰豪商加島作氏出火乃走至府
內邸人塞街中殆不得過遇吉喜焉曰其既遣人於
先生家矣風向南責舍不無虞也見宗助曰火若南
進請相救出至肥後橋不得過也渡淀屋橋排衆而
進僅得歸家塾生及文吉菊丸東作等既來守省吾
曰衞使旭雲多仲迎先生矣日昃風勢稍猛使塾生
東家具又走長五郎於宗助氏曰火若及道修街請
來救日沒風止火勢亦微乃與好人等至梶木坊禹
衆吽號列燈如晝火至春艸氏西北百步外止然餘

焰猶焦天　夜賢了來候火　岡田屋源七速見元次郎河茂樂圖證妙謙藏基九明圖九山秋亭大矢尚齋尾池右門原田眞卿信之助善瑞蓮臺藏之助平藏驛齋或自來或使人來候火　宗助率部卒十餘人来候　小栗豐太郎自界來候

二日

午前携長五郎訪原左一郎小竹春草而贈菓子喧近或也左一郎使其子鼎見初自渡邊街過燒跡至梶木坊萬衆雜厥換氣如雲宦蒐監之荒搶森立阿

誰行人乃右轉取御靈街過加島作氏門前屋舍如舊蓋火自屋後別室起也訪宗助遂見泉平歸　禄之助携盟坊人中野左七來請學書　午後携長五郎訪賢了賢了導訪九山不在訪敬證要之游難波新地觀松尾園紅葉然至村外野色氤氳晴暖勝春歸路投路東鉢山亭飲庭中菊花猶盛既而至道頓濠南湊店夕食畢敬證去又投伊丹亭名妓侑酒酣余至鶴亭假寐少焉返伊丹亭促賢了歸送至其家時夜半也　鈴木尚太郎東送讀梅墩集詩　今日使諸子往謝昨日來候諸家　九条村匠七來不值恒齋來不值　秀太郎堅造九山來皆不值

三日

恒齋來飲之　六郎來　將創詩會使三郎柬諸子

雄哉來　賢了送魚及蔬　春波來　平藏来

河茂送梅墩集刻紙曰二三編校自江戸至　壬圭來致城内忠亮柬（内包金百匹）及信良柬　夜春波來導至池安亭飲名文吉於千保氏至雨下嗟甚皆假寐賓牌歸　今日泉平来贈之以書

四日

先是與秀太郎約訪春峯大昨日秀太郎来謂省吾曰吾以五日来導先生今日遣長五郎曰五日齋日也請今日來　雄哉来　春波贈酒　午時秀太郎來與之出長五郎從渡龜井橋欲測歧路遠近使長五郎取北路至春峯舍東長五郎出迎春峯不在訪近七初近七春峯欲結社迎余故來議也七回安治川豪商島屋四郎兵衛欲識先生此人有俠氣請善視之乃使七迎之返曰不在其子秀次郎將来話次

春峯又九条勝光寺僧其來既夕食秀次郎不至使迺七導訪之僅交言而出七別爲訪平藏不在酉下牌歸秀太郎送至　大槻平次來至寄其文集一本且屬轉致小竹春艸各一本　大人九月四日東至即範次自中津所發也　蒔田東平中野左七龍潭千保來皆不値　戌牌市左衛門來導至京街橋杜蝙船三郎從舩主以多客辭乃至日向坊肴店食猜亥牌歸

五日

送壁溪集於小竹春艸　菊池元昌來請借塾生所居時塾生有移居東家之議故也　春波來　壽菴來

六日

土井一郎來曰午後請臨　東小竹返其文　六郎來飯之　西村周益門人倉孝輔來請受業　春波來曰請與文吉臨辭以將之土井氏曰某既具有矣乃使三郎辭於一郎　長尾良哉來送金及乾魚　春艸使其子來　薄暮攜文吉赴春波氏備禹備忠至主人供酒亥牌歸　藤禹使人來乞大人稿

七日

藤禹來　倉孝輔來　葛城羽右衛門來寄蠻橘三五味貞藏者攜恒齋東來見曰願得因先生交吹田諸子矣辭　平辰贈紅鬣魚遣長五郎招市左衛門春波市左衛門不在春波未至貓倫有乃往辭比出門春波已至余告實春波曰大好某今日不得飲故來辭而已　長平來

八日

栽寄大人南陵兄葛城羽右衛門東（内包遠思樓集刻紙）托諸宗助　河茂來　泉平來告別　龍潭來　黄昏始爲詩會會者十餘人多仲菊麿至餘悉塾生也吟酎春波來導至八千店飲文吉與焉子牌詩會散　秀太郎來留宿

九日

春波來　綿重（十年前所識）來見曰聞公有續絃之議京師良家女方求配公無意娶焉乎以婚議已定辭府内舟師來見致南陵兄本月朔東　宗助送平野

氏十月二十九日東來曰妾以九月移于江都敢告
河茂促梅墅詩鈔挍訂甚急乃遣長五郎於六郎
氏取刻紙（先是六郎借刻紙）　菊池孟昌來謀借西隣　藤
爲来致盤溪東盤溪送其詩一巻請列攜東文家
立齋来飲之　福山人利根川保藏送金乞字　岡
田精一郎叔父兵部托寄姪東　夜與敬甫步街中
先是文吉窮無所容身余屬諸南陵兄兄名之將
隨泉平赴府内今夕来告明日上船乃附寄兄東且
托送酒一樽於父兄

十日
堅藏来曰家翁徙于今宮我家閒無人願見過乃東
立齋約同往不在午後攜好人至堅藏氏飲余不朝
飧以腹枵醉甚假寐比醒了悟来夜歸　元愼來不
値　松本泰亮來（泰亮舊名瀧太郎九年前學余）不値　平藏來告
歸名田　豐次郎來不値　遣首吾於河茂氏送梅
墅集刻紙且屬刻鈴木尚太郎題辭　藤爲將刻攜
西六家詩以余詩數多欲減之余不可

十一日

溪琴東至寄金山寺醬二桶曰一桶呈溪（淡）聰先生乃
屬諸文吉　午後攜三郎月門堅藏好人梅洲十五
郎畝月晃耀悅藏長五郎赴春峯氏始講論語匹七
大島玄朔小川清惇松本泰亮島屋四郎兵衛大久
保甚等来聴秀太郎亦至講畢使諸子先歸匹七引
至其家供酒大島甚以下皆會約每月以三八日来
請戌牌同秀太郎歸至雜喉場別余歸後三郎等歸
曰觀新街故後余嚴戒之　千保之齋市左衛門来
皆不値

十二日
藤爲來　堅藏來　春波千保來　夜敬甫来聞余
心下痞未夕食也請陪游看店導至新街清山店主
婦敬甫所善引登樓敬甫頓命雞鷺鰻鱺種種珍肴
余曰止唯温飩可也主婦謂余曰公賜此賁乎余曰
不敬甫老饕我而已主婦曰敬甫公未嘗償債故妾
初不欲其來也敬甫公曰吾攜多錢客而至妾喜引
公矣言未畢敬甫怒起捽主婦髮詈曰吾豈謂先生
爲多錢客乎汝使我無顏於先生主婦咬敬甫手婢

来助主婦扶敬甫余紾敬甫臂擘主婦避之主婦下樓呼曰賊刼人他客皆奔遁余令敬甫坐下樓謂主婦曰汝莫嗔吾賜汝金百匹汝欲得金乎欲使敬甫謝乎主婦曰金哉乃投金曰敬甫狂人也汝速與婢避諸他室曰諾余曳敬甫下樓敬甫切齒呼曰賊婦吾不汝赦也周視室中盡無人余曰彼怕兄或罷竄且歸渡新街橋敬甫猶詈屢欲返鬪余勤之止既歸留之宿　東畡來不値

十三日

晨訪升九告敬甫狂狀　河茂来謀梅墩集件　佐佐木龍平東自江戸至　書漢琴所屬詩叙　大島玄朔來曰某與植村養軒松本泰良渡邉良策菅秀次郎大久保豚五郎西田庄十郎播久兵衛小川請惇藤澤泰菴和田貞助僧實誠匠七等議定社名芳桂敢告　申牌攜玄朔三郎赴土井一郎招（其居在道空坊）一郎供酒見其族下間兵庫及門生二名戌牌歸豐次郎來

十四日

洪菴門人戸塚柳溪攜遠江掛川人白松玄策来見請受業　德永小海來　藏寄盤溪忠亮松園信良容貝健三郎及平野氏來合封之（詳書状往來記）托諸洪菴小左衛門秀太郎藤岳来飲之夜散　將之吹田遣長五郎約千保不在　俊安來告移居　大雨暖如八九月

十五日

受諸子賀申規約　河茂使人来取梅墩集校本壽菴來　久留米人山田振藏來見　遣長五郎於

河傳氏屬寄漢琴束（内包集叙）其且招秀太郎　武藤新右衛門者托寄近藤杏仙金三兩　送梅墩漫詠一巻於藤岳　坂谷喜八郎針生大八郎來　秀太郎來謀玄朔氏講事　堅藏來賀　夜與三郎悦藏步逐訪市左衛門小左衛門雄藏堅藏皆不在　將游北郵命好人長五郎爲從者

十六日

昨夜丑牌起而餐食使省吾守家三郎以下九人請送寅上牌上途群動未興月色清亮至御靈祠後使

廻雲逐取瓢酒經根華橋出於野外天始明西天有一片長雲月挂其上三分之二出於雲上而久不沈雲色含月處白如雪其餘則黑如墨余謂諸子曰兄等學文須形容此狀皆曰不能余曰猶玉在櫝上也向過此地露濕西瓜今則霜掩葉蔽節物之移速矣我立傾瓢酒浩吟而進至長柄川四邊樹林木葉全脫忽見如木蘭花者盛開視之萬鷺集樹杪也諸子別于水南三郎吉太郎送入舟至中流鷺悉起翱翔時日未上天色蒼白與鷺不分而綠鬣東開微見來

濤湧起悉鷺影也獨所見之黑雲稍長蔽西北半天鷺之映隔者分明無翳猶雪陣亂至明人有雪花大如鷺句人或毀其形容俗而不及雪片大如席也然以今所見亦實境也舟傳北岸三郎吉太郎辭曰諸子猶俟我矣舟師罵曰村人爭渡公等所見無事於岸上何爲於舟中也過國島日出好人曰初疑洲心多亂杙視之悉鷺也余曰吾往年曉渡紀洲日高川望群鶴立沙上以爲杙也載瑣事録觀者咲其誕吾子以爲何如好人曰雖其非今親睹之或疑之蓋先

生詩文皆寫實境寡見聞者疑之皆夏蟲之氷也渡吹田川使好人先往佐井寺村報於恒齋訪善四郎出訪井内子及雪樑逐食善四郎氏好人逐曰恒齋已俟善四郎曰是赴佐井寺村有捷路使其僕導至村外指示之曰宜歷左折也至天道村左折入塢間有標書右者赴佐井寺村好人曰某獨取此試取左者地勢漸高路之左右多池塘行三四町回顧見吹田以北諸村落地不甚邃而枯木寒鳥饒深山趣凡行十餘町地勢陡下回折北盤下見又豪即佐井寺

村也戶可二百高低散在邱隴間入村東行一二町北折又西折地勢漸上二町許恒齋氏在焉　恒齋供酒其妻見　申下牌多仲追至未就坐先曰有急事余意誠軒山問至也呼曰江部信平白然出信友本月八日來束曰家翁今日大漸敢告副以其門人林彥門同日東曰拙師誠翁今日卒敢計嗚呼哀哉誠軒於余即鮑叔也今日忽忙不能記其生平且待他日　恒齋見土人油屋太兵衛乞字　夜月色其佳四顧岑寂使人生遐世之想

十七日

快晴暖如春暮舍南舍北山鳥群呼恒齋毋見　恒
齋導謁舍東神祠祠在岡頂萬木環匝岡高可二百
尺上礎二祠庭坦平延袤可二百步有石碣書粢伊
耶粢岐神焉下礎南行數百步有山田寺有西僧高
泉扁額書崎寺二字余謂恒齋曰吾疑佐井寺名矣
觀此知崎寺之訛而村因寺名也寺庭東南隅有鐘
樓鐘頗偉余謂古物也將觀之恒齋曰板防州時鑄
乃止逐故路復上舍西岡頂村路縈繞行一町猶牢

地勢陡上百餘步出于岡背四望寥豁晴烟橫樹村
落隱見下南行數百步有酒肆恒齋曰太兵衛氏也
呼之太兵衛導入書齋隘而潔返恒齋氏書山水合
清暉五字贈太兵衛　午後辭恒齋氏恒齋請送余
欲取生路使長五郎先赴吹田恒齋導東行入岡際
稍上出于岡背左見大沼萬鳧浮沘繞沼皆岡也岡
背皆松也松間卓長竿七八丈兩兩相對者數十所
恒齋曰薄晚繫鳧網焉余曰鳧在水而網在岡何如
曰鳧之自水起必低摩松杪而飛松林有表裏近水

者爲裏人斬表林松杪而低之代以竹竿竿杪與裏
林松杪高相若而繫網鳧數百成群而飛羽聲如風
瞋際不復知有網中焉而墜網底囊中則仆竿壓網
捕之一舉或獲百羽有想舍恒齋呼主人問有鳧乎
曰無舍前有小池見魚籃焉問有魚乎曰有乃買鮒
十頭藁包之路自沼側下東折下畷路左右列松成
行至則神祠也穿松間南行一町出于官道即岸部
邨也西折取鹽路至天道村遇來者呼曰公鹽扇矣
恒齋曰我輩皆無扇也視其手藁包微開友顧一魚

潑剌地上皆一笑申上牌至善四郎氏主人供酒留
恒齋宿　夜爲善四郎製甘薯粉甘薯粉勝葛粉而
世未得製方余思而得之傳諸善四郎即席粉成烹
而食之余又得製氷糖方未試之善四郎請受教余
期以明年初冬

十八日

平明辭善四郎氏恒齋送至吹田渡別初欲自吹田
直赴九条村講席然以路迂止至堀川西折入街渡
大江橋午前歸家　省吾告十六日後事如左琴雪

来松兵衛自京師至市左衛門来（以上十六日事）北渚使人
来送鈴木尚太郎詩河茂送岡村恒德柬屋主使人
来告修繕事畢（以上十七日事）千保来　午後攜多仲
堅藏出滄百間濠過亀井橋至安治川第一坊大島
玄朔氏先是玄朔来請講于我家故也既而小川積
惇来曰春峯既設席相俟乃至春峯氏始見者三人
講畢歸堅藏遂（逢）別　春草来致真野順藏柬不値
藤禹使人来曰願献一杯以既醉辭　夜松兵衛来

十九日

藤禹贈新刻張船山詩集三冊　遣長五郎於北渚
氏屬書尚太郎詩　敬甫狂甚余規之大怒詬而後
来謝過　藤田平次兵衛松尾元兵衛九月柬至
松兵衛来乃裁寄大人棣園兄柬屬焉又托送忠也
帶　先是伊豫吉田人武藤新右衛門送金三兩請
致諸近藤杏仙（杏仙在宜園）亦托松兵衛　玄圭来致信
良信友柬　元慎来　小左衛門来　托客真野順
藏柬于春草

二十日

僊得壽自宜園歸（得壽園第）　葵来見　荻倉郡吏柳並市
太者柬送八谷源藏所送味噌漬紅鬣魚及柬　俊
安来乞字　發弔信良信友書于緒方氏（送金二歩為賻）
午後攜三郎好入長五郎出訪賢了不在遂至河茂
氏觀倉中書籍主人供酒既而登屋脊高棚所見殆
悉浪華矣又導之東隣觀其所開雕之板板充塞二
倉不知其幾千萬披倉不能容往往置諸戶外簷下
倉前有搨板處常役數人焉觀畢使好入長五郎先
歸河戕將導赴淡路街蕎麦店遂訪藤禹昨日與小

左衛門約會焉時黄昏小左衛門未至乃出至店店
人以休業辭過別店既食三郎去河茂送至藤禹氏
去小左衛門既俟主人供酒議刻浪華竹枝名河宗
至亥下牌歸　田川與七郎驢蕎秀太郎来皆不値

二十一日

尾張僊靈鐘自日田至致大人本月七日柬（内包書六葉）
使旭霊致大人柬及詩於龍蘐　千保使人来曰
其明日上船敢告乞裁寄大人鉄之助米藏欣右衛
門柬　送源藏所贈肴於宗助　河内屋幸助者来

見乞字　佐藤廣運來

二十二日

河茂來余曰吾將以來月四日開遠思樓詩鈔講吾子能給製本乎否曰能　贈大人書於北諸　元琢來見

二十三日

梅本讀明東至寄金買梅墩詩鈔初篇乃送二部送肴於大新龜休所九　所九送海參　千保來別乃托寄大人鐵之助壽東而鹽金肴點　東定叔曰

藤島將刻浪華竹枝請送住稿及茶溪詩　杜敬次東致其兄春濤所刻印一顆印面刻横塘東去第三家七字側書刻淡窗先生句贈旭莊先生　午後攜十五郎吉太郎經永代濱大渡至內野氏講如例歸路經安治川舟津湊三橋至竹鼻氏二子去主人供飯比畢藤島訥堂至飲且話戌下牌辭送訥堂至其門藤島送至我門　今日塾生集于南薰堂作詩余歸來散乃作一絕　周支來不值　容貝健三郎東至（內包應齋君東）

二十四日

東作來飯之　仙臺人小野寺謙次以齋藤順次東來見　文叔來　元慎來

二十五日

使梅洲發吾岡村恒德東於河茂　午前訪洪菴不在其妻見請供飯語次洪庵歸多仲在屬余謂之曰吾將謁菅祠兄請從乃出遇惠闇并達余曰吾將訪周庭師請報之謁菅祠將訪豐次郎至裏門橋主人方側橋衣得過丸行數町不復見橋乃使多仲托豐

次郎氏屬寄吾四郎東焉余却行至周庭氏惠闇在焉同出別于大江橋過橋上背後有呼先生者顧視千保夫妻也余曰君未發乎曰未得風使也至肥後橋別　栽寄大人東（內包應齋君北諸二東）而走長五郎托千保於安治川舟中　荊石來　市左衛門來　眞島順道東至寄猶肉　土井一郎東曰請來臨辭　小野寺謙次來話至四更余勸探那智

二十六日

以醇懿居士忌祭於學畔爽攜三郎長五郎出過難

喉場至太渡舟子来至乃渡舟津湊二橋使長五郎
取野田路至南徳寺長五郎既在焉展墓畢返寺龍
潭諷經而供食歸路過野田至江戸濠訪市左衛門
不在　指月送唐紙五十葉　信之助来不値　高
松人山田勝次来至托寄大人東　菊池元昌携岡
田屋源七来源七曰元昌欲寓貴塾受教其請為證
人使三郎接　小野寺謙次来　省吾將歸郷薦吉
太郎爲侍者今朝来同爨

二十七日

南至放學　受塾生賀　俊安来　溪琴来至　小
野寺謙次將遊紀州爲東溪琴　安田七郎左衛門
真野順蔵来至　近三者来告將之日田乃此山田
勝次寄大人東副以一東　北渚送其所書梅墪集
二編題辭乃遣吉太郎送諸河茂　豊次郎来　發
寄真島順道東

二十八日

宗助致大人十月二十九日東封中有岳翁及棊蔵
東岳翁寄金百疋屬薦醇懿居士七年忌冥福　申

席叙　入澤隆安来請再受業　托寄容貝健三郎
東於升九東中包金二朱屬送諸見樹院薦先室冥
福　攜月門玄築之内野氏講如例　菊池元昌来
寓我家其妻亦来宿　金雪来以升平旨送金百疋
不値　藤岳来不値

二十九日

河藤来乃附梅墩集價　西陣贈肴　小竹贈塩漬
蟹　鈴木尚太郎東至　遣長五郎於金雪氏　藤
岳来飲之　河茂致新製遠思樓二編一本乃使者
吾往議製様長短大小

晦

亀林贈鶏卵及薯蕷　佐伯豊蔵来至寄乾魚　先
是大人命送遠思樓詩鈔初編五十部余告諸河茂
矣今日使晃耀長五郎往取之河茂曰二編雕梓事
畢故初編未暇製本也　蒔田東平来　夜元昌飲
余及塾生　藤岳送其所刻張船山詩鈔於大人

十二月朔

受塾生賀申規約　島四郎来　河茂雄哉元琢来

賀　栽寄大人南陵兄岳翁東封之内包遠思樓集初編一部新刻張船山詩鈔一部　遣省吾於宗助氏屬焉　午後至藤禹氏少爲小左衛門長平至藤禹將刻渡華四時襍詞一巻故招余及二子議焉遂導至難波新地鉢山店飲堅藏來呼曰先生余曰何故知我在焉因其來觀此庭偶見而已言畢去歸路過泉平氏食鰻鱺復飲戌下牌出逢過扇肆玉芝堂喫茶余促歸送藤禹至其家二子別於舍東　元愼觀潮來不値　恒齋來不値　南陵兄十一月十七日十九日二東及秋雄兄東至

二日

遣長五郎於宗助氏托答二兄東焉　作薯蕷汁招塾生　恒齋來飲之　春草贈猪肉　省吾歸郷乃托寄長尾良哉古谷秀平東

三日

河茂送新刻遠思樓二編五十部　伊勢神職來贈神牌文曆　午後攜旭雲晃耀元昌堅藏之内野氏講如例歸路渡無凡川經西口訪惠學氏供酒堅藏先去日没惠學送至之貴濠　元愼來不値

四日

始講遠思樓集二編　河茂來飲之先是余促遠思樓集製本甚急河茂請以十二月三日爲期余曰果如期吾飲子昨日製本成故供酒　秀太郎東告橋本東亭卒余昨年始識東亭東亭無他技唯受客喜人之善矣今年八十也　翠江來　東景來爲其所善僧專隆請受業

五日

東景攜專隆來見東景去專隆入塾　小林新助者來見　藤禹東曰訥堂君來顧臨以齋日辭復使人來要我乃往主人供酒食余醉而眠比覺文叢者在焉未牌長平導至泉平店飲日没移席藤木亭又飲酬余獨出浴湯肆返文麗先去戌牌返藤禹氏長五郎來迎　小左衛門蒔田東平來不値

六日

送遠思樓詩鈔於小竹北渚　栽弗界師東托諸洪菴栽弗平藏東副以菓子一筐托諸木藤氏　河茂

来曰、申牌請臨　椋亭禄之助東平来　申牌攜長
五郎至河茂氏逢訪藤爲河茂導至心齋橋曰伊豫
銅山客北脇次右衛門欲謁先生請招之余曰善河
茂去余俟諸翠江氏比晡至曰客既在橋南舟店乃
往使長五郎去次右衛門年可五十七八俳師也飲
且話次右衛門曰伊豫人有十年前飄著北米利幹
而近日歸者某覩晤之其話曰清國與身毒分界處
地名臺門（地名未知且以邦音填之）有書林爲係清國人遇吾輩
極厚曰日國人名震異域者二人曰義經曰秀吉問

義經有何事蹟而聞乎曰義經者七八百年前航海
至大破土人而築城矣問城趾有（在）乎曰在賢輩將歸
日國何不一覧爲話柄乎乃導行三日許深入山中
城蹟儼存九西上城壘之様與本邦異此地則宛然
邦様也問築城後何如曰傳利未亞人大擧攻之義
經又航海去不知所終也又曰賢輩欲見郷人乎曰
固所願也乃召一人至視之衣裳容貌皆英國様也
疑其僞先問公何州人曰肥後也稍知其非僞其人
大喜且曰吾居距此五十里（本邦五十里）主人（謂林）書故招

我而晤公等厚情我書林贐吾輩以銀錢數百枚几
身毒酒國西南境人皆朴而厚漸近乍浦江南則輕
薄勝我三都矣河茂命店人薦肴頗腆忽見椋亭禄
之助曰追夫子至此矣願晤言余曰既醉且飽椋亭
笑曰口腹雖满豈無耳目乎且往擇好亭子奉迎矣
去良久一伻来曰津田公在坂街平政亭相俟乃辭
河茂而往椋亭名數妓侑酒余曰吾飽極唯聽絃觀
舞而足公忘前言乎椋亭笑曰吾則得夫子一詩而
足也余曰何不假一室於我乎乃入隣室援筆賦一

律贈之（欲使奏清一作惠和相招倚席見嬌娥十年往事歸情話一夜間愁遣醉歌燭外不知窓月
没屏中豈覺瓦霜多顛狂如此君休笑屈指今冬看又過）椋亭大喜曰十年前屢
陪飲酒樓爾後彼此皆坎壈僅有此觀（歡）也子上牌辭
椋亭命轎相送別於鹽坊　小林新助来不值

七日

鼎在來　雄弐来　送遠思樓集於龍護　小左衛
門来　夜文叔來　昂藏来曰某將歸郷敢告乃托
寄撫山書

八日

雄武來　東藤禹曰日者與訪〔訥〕堂屢飲僕僕與纜山
謀將以明日饗兄及訥堂敢告　昨日德壽曰勝間
幾太郎卒于江戶午後將之九條樢月門好人出使
月門先行要德壽俟于勝間氏門而入弔馬尚輔夫
妻見曰我唯一兒今也亡矣余不堪悽惻即辭講于
春峰氏如例慶恩追至講後迺七引余及春峰玄洲
至其家供酒德壽兄弟之勝光寺日沒出德壽兄弟
復隨渡大渡過新街好人買猪肉贈余慶恩導至京
街濠肴店僕酒飯酉下牌歸　小林新助來未值

訥堂藤禹來曰明日有事願卜他日陪遊不值　松
兵衛來自赤關至

九日

飯德壽好人　夜澁江九郎兵衛來飯之話次藤禹
祿之助市左衛門至亥牌散月色太明送市左衛門
至西横濠既寢椋亭來辭不見

十日

遣長五郎於花屋氏送其所囑書遂之賢齊氏贈遠
思樓詩鈔一部及大人書淺艸川菩　澁江九郎兵
衛來為是出而相宅數所三郎月門從既歸飯九郎
兵衛　文吉來自府內至　眞島順道來至　石舟
來至　椋亭祿之助來　坂谷喜八郎文叔來　五
六日前余囑河茂曰家翁望其新刻詩鈔之至不啻
旱時之雨也本月十日前後當有府內舟便吾子速
製百部曰諾今朝宗助報有西歸舟乃遣長五郎於
河茂氏促之且以東丁寧囑之反命曰製本未成也
而無謝辭余復遣長五郎曰製本不迨於本年則吾
無頼於家翁請為我遂之反命曰今日不迨於舟則

他日送之可也余不堪慍乃又遣長五郎曰卿何慢
我之甚也不唯違約而未嘗使一介來謝請一相見
而絕交河茂聞之蒼黃來謝曰某不在豚兒實違責
者請恕十二日製本必成余欲飽責之然以客喜八郎文
叔在座強笑相接唯言勿過期　夜藤禹招供酒亥
牌歸

十一日

河茂來乃使之訪宗助謀舟送遠思樓詩鈔件送曰
聞十四日有西歸舟也余回卿莫再誤　小左衛門

使人来托寄藤禹東乃使三郎代作答柬誤逐送于
藤禹氏柬矣乃使人追不及少間小左衛門之人来
復托焉　平次郎自日田至曰某隨縣吏岡野源八
郎来矣出大人十一月十七日二十六日二柬附余
　宗助使人送大人十一月二十七日柬　午時攜
三郎旭雲赴龍護招途遇迎者既至文叔及二僧先
在座文叔曰主人恨先生之遲也甚矣余曰已牌我
將来旭雲曰猶早故後罪在令嗣不在我也既飲龍
護曰豚兒自吾向食師家一日飯費銀二錢今塾生

自炊一月銀四十錢矣不亦多費乎余曰是偽言也
公信之乎旭雲受母姊皆在座意色甚不懌既而龍
護曰瓦衛有好宅請歸路見之余曰諾未下牌與文
叔出訪岡野源八郎於石街伊勢伊亭不在屬主婦
留羊羹一筐焉而出文叔別過瓦衛相宅黄昏歸
葛民贈有灰丸贈雞卵皆候寒也　夜惠學来飲之
壽菴偶来與焉

十二日

遣三郎於秀太郎氏　敬證来　午前德壽来告敬
證葵園在御靈祠後店欲飲先生乃往未下牌歸
去圭来不値　春波送肴　遣長五郎於有儀宗助
備禹信之助諸家送肴或菓子候寒

十三日

龜休送葡市左衛門送鷄卵去佳送蛤　發答順道
柬於脚夫氏（内包遠思樓集一部）　發寄恒齋柬於酒屋某（内包藤井集詩巻）　攜好人赴九条途遇秀太郎同往春峯氏
講如例歸路將訪惠學渡無凡新街二渡東行七八
町問惠學氏於土人曰直西逐五六町也至惠學氏

主人曰欲乞字乃出浴于湯肆逐作書數紙主人供
酒飯忠兵衛者偶至同席酉下牌歸　蒔田東平有
儀藤禹肥後相良人新宮先作雪操來皆不値

十四日

神吉新右衛門来　小竹送鮓有儀送雞卵及砂糖
大新送牡蠣備禹送兔　送蛤龜休　藤禹東招余
及小左衛門小左衛門来余曰兄先往黄昏至藤禹
氏主人供酒飯戌下牌歸　渡邉順八郎東至寄金
又大口魚　秀太郎來不値　龔平來

十五日

受塾主賀　加島屋文七來贈沙糖　道長五郎於大彌屋氏托答頌八郎東遂之太新氏贈皀　贈鮓於直吉　雄弐贈菓子　指月贈布轉贈升九　藤爲使人來送攜西六家詩刻紙

十六日

載寄大人南陵兄文吉來　初河茂誤送遠思樓詩鈔製本之期親來謝全使之見宗助謀送諸日田宗助四斗五日當有西歸舟吾子須以十四日送書筐於舟也河茂諾之十四日使其僮二人搗遠思樓詩鈔初編五十部二編百五十部梅墩詩鈔初編二十二部及四書翼註王心齋全集來而筐斂之畢余曰汝須之谷口氏問舟所在而致焉僮舁筐去返曰谷口公不在無知舟所在者不得已置于谷口氏歸矣余曰明日須送於舟也曰諾昨日十五日僮來曰我家已送筐谷口氏則事了先生須雇人致諸舟也余責其違約置之今日僮來謝過將之谷口氏送筐於舟也乃托向之所載諸東屬諸宗助　春波自因洲歸

來見　六郎來　政二郎送有九山送皀　龍護送羊羹　溪琴所送柑二籠至　文叔來　大新送歲暮儀　敬甫大醉來告別先是敬甫狂其余與升九謀勸歸鄉不可而恨我見筱崎藤澤葛岡日田九諸子而惡余及三郎不直一錢諸子交來告我余亦厭之昨日謂之曰兄若歸鄉我將麤拙書十紙悅曰諾今朝來取書午後來告別　夜安藤太郎來　是日雪

撩使人來取林子全書　奧村五岳子來候寒

十七日

寅牌起諸子埽煤午後畢　洪菴送紅鷺吉喜送溫飩明圓送肉糕鈴木尚太郎送皀玄恭送牡蠣藏之助送煮鯯梅洲送紅鷺　遺多仲於洪菴氏送皀玄恭西室龍護有儀來　佐藤武一郎來不值　多仲來告別乃屬寄近藤六藏東大包大人書及遠思樓詩鈔一部　有病胸背痛服玄恭藥　龍護曰平野街有好宅使旭雲往相　夜敬甫來曰舟未發　河茂使人來示所刻茶溪題辭　今日余問有儀曰聞本年諸國豐饒而米價日騰何乎曰凡米價不必關諸國豐凶唯因越年

米多少而已（越年米謂浪華諸侯倉邸除元之支所現存之米也）本年舊穀既
盡故越年米不過百二十萬苞矣懷出一紙曰是米
價定格也凡越年米二百萬苞則一石直銀六十錢
百八十萬則六十二錢五分百七十八萬則六十四
錢三分百六十七萬則六十六錢一分百五十六七
萬則六十八錢二分百五十一二萬則七十錢三分
百四十五萬則七十二錢五分百三十四五萬則八
十三錢三分百二十萬若三十萬則八十五錢三分
百十萬若二十萬則九十錢是雖定格亦曰糴糶之

勢與人心向背每日昂低也然不過三二錢已本年
百二十萬苞而直八十六七錢恐猶騰也

十八日

遣吉太郎於北渚氏示茶溪詩曰詩中有授讀字蓋
捧讀之誤乞改書也遂之驢齋氏返草稿　遣長五
郎於河傳氏屬寄溪琴東馬（東中包大人東叟遠思樓詩鈔一部）遂送
菓子於九山氏羊羹於花屋氏致賀詩於東作氏（先是東作生男）
茶溪詩於河茂氏　洪菴來　春日寬平送雞
卵宗助送雞肉驢齋送橋　送牡蠣於立齋　平佐

送燧　攜混糧專隆之春峯氏講如例本年講止於
今日主人供飯混糧覆茶甌厌翻座中衆亂起避之
既而專隆覆羹余爲是恥黄昏歸渡大渡訪雄武

十九日

菊丸送煮鮒堅藏送猶肉　遣長五郎於田川與七
郎氏贈龜歸路過驢齋氏贈大人書　大人本月五
日東至　溪琴來寄金二兩二步　東昨來　聞
峯野衛有好毫攜東作抱雲三郎吉太郎壽觀之廷
翁揖淵綵在抱雲先至屋主許屋美健僮導觀畢攜

吉太郎訪北渚又訪洪菴不在訪寬平　神吉新右
衛門來爲作書數紙　山本嚴祐來至　藤禹來飲
之東平（蒔田東平次下首姓）來與馬　好人歸鄉　今日河茂
使人來問曰梅墩詩鈔三編校訂本猶在貴家乎答
曰已返矣

二十日

休業　申席叔　賢了來　六之助送鯨肉賢了送
肴　田川與七郎花岡直藏來候寒　龍潭來飲之
先是與訥堂藤禹小左衛門約爲忘年飲午後會

于我家出至泉平店食鰻鱺既而移席藤本亭戌牌
歸使長五郎送長平　遣長五郎托寄溪琴柬于河
傳　石舟來留宿

二十一日

花屋送菓子指月送雞卵藤田撫山送酒一樽　河
茂來曰尊集二編三編刻全成既製一本矣今日乞
覽願速校訂　先是文叔柬曰二十一日午時與長
平旭雲來臨午時攜旭雲赴訥堂氏昨日與小左衛
門約洞雅大熊氏小左衛門既來待焉小酌見將出

大風暴雨暖如三四月使長五郎還取雨具已出風
撤傘夾裳皆濕文叔洪酒龍護先在坐少焉茶溪至
有盛饌龍護先去曰歸路過我居喫茶琴師豐平至
鼓一絃琴余與茶溪圍棋暖益甚皆曰如此奇候未
嘗有也余曰江戶寒暖之變往往如今日五幾則希
也薄暮與長平小左衛門過龍護氏喫茶畢歸　荊
石來乞字　今日遣長五郎托答嚴祐柬于藝人

二十二日

石舟所送猪肉至乃與石舟飲東平來與焉　大村
郎人致澁江九郎兵衛柬　海仙柬至　津久井又
左衛門柬至　鶴壽來　藤本隆齋柬至　夜村上
秀太郎至　夜半石舟去三郎及諸子送之　此日
大風

二十三日

風勢如昨寒威栗冽行潦皆氷　文叔使人來送屠
蘇　有疾服圭冒藥　孝輔來　午後三郎等返
井九送雞卵　元慎使人來　東作來　柬石舟送
孝也章橋　岡野源八郎來　壽菴來

二十四日

僊竹仙來乞字藤角偶送豚肉供之三郎與焉　石
舟來曰某昨日申牌歸家荊妻嘆豚兒不同歸發病
將死請速遣豚兒歸余疑其言不倫然使三郎急歸
省　東作使人來送藥　土井一郎送乾柳田川與
七郎送阿蘭陶器一枚　栽寄大人範次千保柬
龍護來屬寄大人柬　宗助來　雜喉佐來贈肴
智欣歛月來　遣吉太郎於平祐郎逆旅贈羊羹又
贈岡野源八郎煮鮒一筐而屬寄大人柬平次郎不

在　立齋來　栽寄藤田撫山柬外書眞島順道名
而發諸御夫氏　匹與兵衛及捕師送歲暮儀　夜
半胸痛甚急召雄哉至服其藥
二十五日
平明雄哉去　平澤白翁来　斯波六郎來以江原
氏命贈三郎金二百疋及吳綿一段贈余以金百疋
先是余薦三郎於江原氏曰劉生窮甚請善視之曰
諾彼召三郎於素師而寓我塾每月九次出講於江
原氏余深三郎謂方藏來報禮必當金五六兩也

既而三郎聞其報禮太菲不過金二兩告諸余余悔
不初定其直而無如之何石舟聞之不懌蓋尤余言
不信而口不敢言直名三郎歸矣　石舟東至　樂
圃送魚　遣旭雲於平次郎逆旅返曰既發矣　雄
哉來訪　伊勢祠官來乃贈銀二錢　原田眞卿送
菓子　梅陰來不值　阿部轍藏所送金一兩至
二十六日
昨日雄哉用下劑今日病勢微退然痛猶甚　雄哉
來診　允愼來　雄哉送雞卵　前川文藏柬二通

自小竹氏至　南陵兄岡本子柬自府内邸至　眞
島順道柬至寄銀　惠海來　吉喜來　河茂使人
來送石舟梅墩集題辭刻本　福島彌兵衛柬至寄
淺艸海苔
二十七日
玄圭來致沖齋柬中有金二百疋　玄圭話曰近日風
邪流行病者皆發胸痛某既矣述其狀一如余病余
心始安　河茂使僮來送簡堂君梅墩集序　藏之
助送鹽魚　横山湖山柬自小竹氏至（内包詩屏風初集二部）

贈海鼠於龜休肉糕券於平佐阿波庄　藤禹使
僮來示浪華雜詞刻紙　宗助送炭一俵　雄哉來
診　元琢來
二十八日
河茂使僮來取遠思樓集十部之直　雄哉來診
智欣來　遣吉太郎送菓子於信之助雞卵於宗助
遣長五郎送塩肴於備禹銀二錢於元恭金二朱於
雄哉　備禹送午蒡加賀帋送茶　藤禹使人來送
榻面六家刻紙　善四郎送金百匹　遣吉太郎於

大新氏送金百疋淺草海苔糕二枚返曰主人不在故無答柬余曰大新家婦女亦識字豈有無答柬之理乎必誤認他家也乃走往取之返曰果誤大新家在農人橋東畔西畔亦有一大新者故也　夜浩菴送猪腿　浴湯肆　與月門旭雲等謀定元日當往拜年諸家之數而賦諸吉太郎長五郎玄昌悦藏

二十九日

樋口柳齋柬至寄煮蛤　玄圭與戶塚隆卿來賀歲暮且致坪井信友柬柬中述誠軒臨歿時狀甚詳余

不覺泫然　春卓送真野順藏柬柬中包金百疋　宗助賢了使人來送金　梅洲大振來賀　六郎來飯之夜與吉太郎長五郎豫修元日庖務元昌專隆來助與月門吉太郎步逕近街買器具　是夜守歲者月門專隆元策晃耀居塾元昌吉太郎長五郎與余同居子牌寢　送糕塾生　旭雲歸家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六十四

嘉永二年己酉元日庚午

予年四十三與門人今川吉太郎菊池元昌僧月門晃耀専隆白松元策僕長五郎迎歳於大坂淡路街僑居兒孝之助忠三郎侍大人棣園兄於日田　昧爽著禮服拜諸神聖像祖先故國而薦屠蘇食糕昨日送糕塾生曰明旦食之今朝元昌後不及食来食我家　平明雨午前漸晴暖而無風極覺春意午後快晴至暮復陰　臘尾病劇昨夜食蕎麥朝来快

瘉一行病頓愈乃携元策出賽御靈祠遂賀筱崎小竹原左一郎加島屋又兵衛谷口宗助備前屋禹兵衛田川與七郎中西耕石間瀬信之助安藤太郎平野屋七五郎花岡準平榎本驪齋肥前屋又兵衛緒方浩庵春日寛平後藤春藏日野葛民諸家左一郎宗助與七郎信之助供酒耕石供飯餘或相見或披刺焉而已　作五律一首敢道非吾土住来還作家雞年前後遇馬歯卅三加雲色隨春意禽聲破物華南村宜往賀遥看野梅花余丙申出家而逢酉年二度故第三句及　遣吉太郎賀二十二家對前三家左右隣大和屋新兵衛中川玄佳中川立齋灰屋九郎兵衛亀屋休右衛門淡路屋庄兵衛平野屋佐兵衛藤岡雄哉宇田川堅藏専稱寺指月妙琳房基九樵念寺賢了平澤白翁葛岡中美藤澤東畡後藤閑齋　遣長五郎賀四十一家行德元愼原田眞卿塚口屋孫助有竹屋儀兵衛中島屋市兵衛但馬天民分部九觀光寺周友吹田屋駒三郎光満寺顯赫竹鼻小左衛門橋本一平藏近江屋五郎兵衛弟野貞助光明寺良秀土井一郎十河恭平證妙房鶴壽淨生坊某善瑞寺知忻仁托寺頓隆卽應寺惠順聞信寺義純光圓寺梅洲平野屋甚右衛門上田公長明圓寺某明福寺某伊丹屋孫助橋本矢五郎日下祿之助大矢尚齋善行寺某佛顯寺某加賀禿専行寺某三光寺某嶋野元琢花屋菴禺左福光春齋淨源寺大淵　遣元昌賀八家原菊九鳳仙房惠學匠七右衛門野春寄奥平大藏卿光源寺顯了岡田屋源七吉田屋喜太郎　遣悦藏賀三十家粟原壽菴井上主殿奥村五郎香川一郎大熊

文叔長光寺旭雲覺樹院龍蔓長久寺惠門藤屋禹三郎藤屋善七春德寺了悟最勝寺樂圓誓德寺敬證柳田東作河内屋傳兵衛河内屋茂兵衛早見元藏浪花屋與兵衛與野彌太郎定久寺某河内屋卯助芋屋市右衛門上野英吹村上秀太郎岩嵜揚津安宅木脩巻赤石天民尾池右門吉川松谷蓮臺寺惠海　來賀者二十人梅洲畝月賞藏白翁春草亀休玄佳篤幸藏淡莊河茂周齋喜助河卯西崎梅隱孫助恭平春波會所某石川屋德兵衛澤榮藏　文叔使人送扇一柄而乞元日詩蓋將刻之　宗助出容貝健三郎客臘東附余

二日辛未

丑下牌起諸子浴湯肆歸作賀岡本子詩既而作書

九紙分贈諸子　六之助元愼孚田川主水樂圃旭
雲中英基九大和屋宗兵衛英次藤禹等前後來賀
皆飲之衆去藤禹後出要余赴其家途過河卯氏借
名家詩録二冊客年江戸人所刻選一時間人之詩
載大人詩三首余詩二首藤禹供酒飯余屢欲返不
可日暮其母見年七十五猶健酉下牌歸主人使僮
送　遣長五郎賀十一家来原鳳齋村井俊藏勝間助中富正次奥住荊石田
庄島松浦安道西崎梅陰上田小公圭僊畝月澤屋伊三郎　遣悅藏賀四家西村
周益南德寺龍潭山寄屋市左衛門德照寺葵園　今日來賀者二十二
人宗助奥村五岳杵屋熊太郎渡邉俵藏橋本矢五郎知忻羅我準平奥助東暖渡邉良策毛綿屋市
右衛門太郎尼崎屋勘兵衛池田屋庄九郎平佐手博福藏島屋又四郎秋田屋太右衛門中川秀平塚
口屋小兵衛福田屋吉右衛門
三日壬申
會計職尾金銀出入之數　遣吉太郎於春波氏送
金遂赴宗助氏致阿部職藏所送梅墩集直金一兩
請價諸南陵兄　大人範次客臘十七日東自播松
氏至大人東曰吾爲汝欲娶辛島氏既成約而婦家
負之故絶汝宜速與龍護龍潭諸子謀別娶　文叔

東作來賀爲文叔書元日詩市左衛門來賀醉甚始
迷慶詞即眠余取被蔽之至暮去　來賀者二十六
人土井一郎橘幸作丼屋九兵衛中英松本泰堯小佛大矢尚齋餅屋萬助原田真卿耕石新宮屋清
兵衛福光春齋吉川松谷壽菴村井俊藏秦幸右衛門證明坊某田川與七郎菊九勝間尚輔喜多右衛
門加島屋才七玄琢德壽島又妻洪菴
四日癸酉
載寄江戸諸家東羽倉簡堂井上應齋塩田松園小林孫太郎平井十兵衛藤田彙平
御東玄朴中島請記服部權六吉澤雄之進村田順藏坪井信良吉田敬藏容貝建三郎福島彌兵衛
令封之外書客貝健三郎名耗諸家助贈健三郎金貳朱
遣悅藏賀四家蒔田東坪吉益掃部野村八郎秋田屋太右衛門　與旭雲
訪龍護致大人東議婚事主人供飯雨下長五郎來
迎乃使之送大人東於惠閒　河茂來致中村吉兵
衛所送金貳歩二朱及保命酒不値　市左衛門贈
肴　今日來賀者四人橋村長左衛門榎本驢齋奥野楯太郎東平　夜
藤禹來導至其妻家吴服衛若松屋藤善先在主人見使人
招訥堂至又有二客劇飲至子上牌同諸客出歸
五日
發寄眞島順道東於脚夫氏　發寄安田七郎右衛

門東于岡田郎（内包奇真野順藏來） 訥堂獻月（善寺）行 市左衛
門橋本謙藏來

六日

先是每歳新正十日敬鐙必招予而請作蛭子神祭
詩予諾不果今日始作遣悦藏贈之遂之松谷氏致
其所囑書歸路送十四日招柬於諸家 劉三郎贶
硯弇七柬至寄金二步二朱銀二十錢 津田吳一送
金百匹 戸塚柳卿來賀 澹妙琳來不值 龍護
東曰貧道欲見龍惠二師而謀君家事願使二師來

已牌出訪賢了不在其妻見留所書元日詩而去
訪平澤白翁大新至惠聞氏謀家事贈元日詩時已
過午飢甚乃乞飯訪龍護致惠聞言曰請詰朝相見
訪文叔主人供糕其妻曰元日家僕醉舞蹶折我夫
婦食案之趾各一妾以為凶兆願先生作一詩禳之
予曰諾夜歸途訪壽菴門已鎖不值 今日來賀者
四人（順隆小左衛門吉喜傜永脩菴）

七日

日野秀太郎指月分部九觀來 午前赴安藤太郎
氏招諸客既滿座訥堂耕石後至飯畢同訥堂出
遣長五郎於龍潭氏返昭陽先生書且示範次柬歸
路送十四日招柬於諸家 菊池溪琴柬至寄金百
匹及天保二十五家刊誤四冊（刊誤無名氏所著） 敬鐙來
飲之 藤澤泰菴來 薩摩人又木元右衛門來見
請受教 今日來賀者九人（中富莊次井上主殿遠見元藏日野葛民長山東亮澤屋伊三郎平常明大振惠海） 奥
發奇三郎柬于脚夫氏

八日

遣丸策於河傳氏託寄溪琴柬 吉喜送丸屋文吉

柬内有南陵兄客臘二十日柬 遣元昌於九條屬
匹七送招牌春峰諸子 屬備禹買米三苞 河茂
使僮來 遣長五郎於藤禹氏

九日

梅墩詩鈔二編三編校訂畢遣吉太郎於河茂氏命
製本焉 先是後藤梅園柬曰欲有所告願見過午
前攜長五郎訪之梅園出石見津加野（龜井隱列治所）大夫
山田簡司者柬示余柬曰弊藩人才不振文學隨地
寡君病之將聘名士為督學索諸江戸江戸人皆曰

莫如廣瀨旭莊先生者寡君欲以俸數十口屈先生
闡先生寓浪華願托足下通寡君旨於先生梅園曰
高意何如余曰吾豈仕諸侯者乎待以大村之例哉
一往吾子善為我辭梅園曰聞先生求宅有好宅距
敝廬一丁矣無意往觀乎予曰善梅園使其妻招一
商至曰此人其隣家也商導而行一丁入其家使妻
見意氣極懇曰隣家戶鎖矣某往屋主氏借鍵返曰
不在請薄晚見過乃去訪市左衛門不在訪慶恩兄
弟惠聞在坐慶恩供酒引畫工孔直者見孔直曰吾

聞先生久矣願賜書一紙乃作書數紙與之孔直曰
某向語主人兄弟曰吾欲使賤息學廣瀨先生而以
其門多狂誕士不敢也主人曰何人某曰吾忘其名
有一人常使酒闌入人家而貪飲食主人怒曰廣門
豈有如此狂士乎莫詭言某曰信也爭論方酣先生
至故止矣余曰必敬甫也孔直拍手曰然予曰敬甫
者狂人也吾子莫以此槩視我門生孔直悅申下牌
與慶恩惠聞出至向之商家商導視其隣家障壁極
清潔檢畢出渡紀國橋慶恩惠聞別訪雄哉主人供

酒酣下牌歸　藤禹儔最勝來皆不値　三郎東至
十日
遣長五郎東梅園　神崎屋平九郎使人来　昨日
與得壽約今日赴敬證招朝来雨得壽不至使長五
郎促之　東景東至　發書三郎東於脚夫氏　雇
壽者　午前携長五郎訪藤禹話次得壽至乃令長
五郎去至敬證氏敬證供茶及飯有盛饌其妻子見
雨止主人導至心齋街見行人今日以雨故人稀不
異常日至氷室亭便飲名寉亭婢及一妓至侑酒日

沒至寉亭敬證曰我將歸家復至且澱森乃登樓而
寢良久樓下聞人聲似賢了余呼曰賢公乎曰是引
就坐曰敬證將至使某先語未畢至復名二妓觀舞
子牌敬證命轎送余得壽從敬證去　惠聞來不値
京人鈴木良伯來訪不値　丸屋文吉自兵庫至
留宿　石舟東至
十一日
昨日文叔送其所製五福扇四十柄表戰小竹松陰
梅墩元日詩裏書文叔元日訪我三人詩訪余詩畫

梅西之小竹則畫竹松陰則畫松文叔號龜陰畫人號鶴堂俗以龜鶴松竹梅爲歲首祝物故名五福又以梅花十三紀本年月大小從左方以序數之開者爲大未開者爲小余以其製粗而余詩字勢欵斜使旭雲逐之　藤禹来示新刻浪華四時雜詩一本與出赴春草氏會文叔等先在座小竹訥堂等後至余移坐近爲與語既飯乃歸少爲藤禹耕石文叔小左衛門來皆醉促酒余曰吾乏婢僕請客自飲乃各就厨下出殘肴飲良久去　庖人雜喉佐来謀十四日

膳具　夜又木元右衛門來與吉太郎月門旭雲等送之賽御靈祠以立春前夕故遊人塞街與月門等相失至凡衛歸　發寄石舟小野寺讓次東于脚夫氏　文叔又送扇五十柄

十二日

眞島讓平來致其父東留之宿　橋本藤左衛門東来奇蠟燭告除喪　橋本半助來話次問客臘江戸有一奇事公既聞乎曰未聞曰數少年飲吉原娼家酣沽故紙者排戶入曰有紙乎曰無又曰有紙乎少年戲曰紙則無別有一物汝買之乎曰買曰無雙珍物汝果買之乎曰客所賣吾豈不買不知何物曰陰囊也沽紙者笑曰公能賣吾亦能買直何如曰金十兩曰大貴願減半曰諾曰吾寠人也請歸家乞假而來去良久携金五兩至曰買所約之物少年相顧曰此奴似恚我愚弄若拒之必誣我何如娼家主人曰吾有奇策且使奴飲主人出歸窃招少年入僻室示陰囊血猶淋漓少年愕曰何處獲此曰昨日隣寺葬死者某與主僧謀發墓截之少年喜曰是以間執彼奴

口主人使少年擁衾臥呼痛不已乃捧陰囊而附沽紙者取金沽紙者怏怏去居三日陰囊賣買之話盛傳都下死者之子展墓見碑仄土坌怪之歸家詢其親姻曰世有陰囊賣買之説而先子葬處似有發之者我欲請主僧改葬何如皆曰善告僧僧不可曰禁改葬寺法也死者之子益意之乃聞諸官官使吏撿墓事覺僧及娼主人少年皆以發墓傷屍配于遠國

文吉来　黄昏赴原田眞御招東畡以下諸客既滿座予坐東畡側與之語餘人客分黨而飲我二人

不與爲亥牌同東暁歸

十三日

赴小竹氏會藤禹橋本半助等同席午後歸　梅陰公圭来皆辭明日之招不値　河茂僧勝光來皆贈銀辭明日之招　賢了来不値　遣長五郎於秀太郎文吉許曰預治明日膳具請来助皆對曰諾朝拜趨　雜喉佐使人送明日膳具　安田七郎左衛門来至

十四日

昧爽起諸子而飯洒掃室之内外平明文吉秀太郎等来中英來曰今日有事不得與盛宴也少爲雜喉佐携二僕一婢至辰上牌先飲内外助勞者凡十六人月門吉太郎文吉歎月梅淵把雲讓平徳壽載玄昌晃耀秀太郎元業悦戴專隆政二郎堅而闔領予書十八紙矣而饌諸客凡五十三人小竹父子藤禹岡田喜太郎玄圭野中玄英半助河喜一葛氏父子立齋圭治戸塚柳溪佐野榮壽僧光明明圖周支顕赫葵園慶恩岡順右門龍護惠聞敬證知忻惠海鶴壽宗助之叔花屋巻太郎矢五郎耕石荊石松谷大宗真卿東作小池右門壽菴菊几蒔田東平元慎雄哉白翁岩崎橋津村上福四郎備禹竹臯父子泰亮伭巻大島玄朔今日申上牌宴將畢而白翁醉不去大矢尚齋後来遂至日没方徹豊二郎至酉下牌徹畢而分部九觀大醉要宗助至乞飲予以家人既疲辭不可復飲之亥牌去不来而送銀者七人春日寛平與平常明臘齋賢了春藏渡邉良作玄佳招而不至者七十人六之助市左衛門平佐九山加島屋寸七基九宗順指月橘幸作元琢春耕明石天民祖馬天民僧太淵了護定久善行信之助主殿河傳安宅木修巻橋本讓藏與兵衛中市有儀花岡兄弟洪庵原左一郎平七勝間南助十河恭平吴一順陸惠順義順翠江弟野貞助春波吉喜北右衛門平三土井一郎龍潭藤屋善七樂圃淨生房父子伊丹孫河卯九條諸子十人田小昂專行寺芳市松浦安道上野榮二佛願惠見顯量惠學福光春齋讓平去　秀太郎文吉留宿　市左衛門送味噌　豊後僧大

戩父來請見辭

十五日

以諸子昨日勞免今日賀　辰牌携秀太郎文吉訪龍護謀家事主人供酒偕萬福者至相見午時歸秀太郎逢別　九山與賢了來贈金謝昨日不來之故不値　備禹使人來贈金　白翁使人來謝　遣長五郎於寛平北渚二家返其所屬書之扇子遂至春草市左衛門二家　遣悦藏於白翁氏　政二郎送赤小豆飯　賢藏日野秀太郎岡田喜太郎德壽来

謝　北渚來予不在出昭陽先生保命酒詩示吉太
郎曰此詩韻押味字又押沸字愚以為沸入聲恐失
韻也吾子顒質諸先生予歸吉太郎以告予曰味沸
同韻也謂沸為入聲所謂里正讀而已　妙圓來謝
義嚬秋亭皆來不値　元右衛門來又木元右衛門以從者姪
元英來為玄圭請曰玄圭昨夜出宿酒樓洪庵拒
不許還塾顒先生為是謝乃作與洪庵柬付之　妙
像寺主僧來曰貧道者今川吉太郎之姻也吉太郎
有義病若公事若過失之事貧道將任之不敢煩先

生也
十六日
與吉太郎會計大昨日金銀出入　加賀亮來曰天
滿寄騎金井塚與十郎常欲先生枉駕不知何日可
予曰今日可帰曰顒煩責門生報諸金井塚氏乃遣
月門　北渚來曰昨日承教昭陽先生詩中沸字非
失韻也云云某寡聞孤陋得辯終身之惑感謝曷罄
遠思樓詩鈔中有佳吉祠某以為佳恐住敢吉　敲
月來曰某自今夕宿塾　雄哉立齋賢藏來謝　未

粺勢長五郎赴加賀帋氏逢訪備禹不在亮導過寺
坊入天滿寄騎坊南畔西頭第二家即金井塚氏也
主人供酒示所藏宋元章書蓋贗物也王石谷畫予
雖未能辨真偽蓋神品也又示正宗短刀一口其真
偽不可知也觀其庭苔厚石古南陽脩竹千竿靜幽
可愛西畔辭出亮逢別過浪華橋月色水光瑢瑢
相媚徙倚久之去
十七日
壽菴來　善行寺敲月送錄　東景東送壽詹金二

兩　藤田鳴藏來至　龍護使人來　午後携悦藏
出訪藤禹至賢了氏主人方與敬證明福等飲見余
至諸客稍稍去九山來曰某跡先生至焉乃與九山
敬證出使悦藏去訪河茂謀梅墩詩鈔二三編製本
件九山謀飲余敬證以齋日辭去九山導至其家余
以疲假余而臥借其僮東于月門曰請來迎九山出
妻行酒日沒月門敲月來迎主人飲之酉牌歸　內
野春峰來不値
十八日

河茂使僮來　大人容飆十三日東自近三氏至內包（寄山田勝次東）岸田見龍東至　溪琴來飯之　雜喉佐來乃附十四日肴貲銀百六十錢　文吉來謀我家事　申牌欲訪溪琴以雨甚使長五郎往謝溪琴使轎夫來乃往至其僑居河彌氏主婦曰菊池公在氷室亭使其婢導曰沒至亭溪琴方與藪鶴堂飲有盛饌戌牌雨止衆轎而歸

廿九日

先是敬證欲見溪琴昨日豫告溪琴溪琴曰明日遊

梅莊請攜至今朝遣吉太郎於敬證氏告溪琴意敬證答曰今日法務旣繁願卜他日　遣長五郎於宗助氏屬數日來所載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柬（封五福扇二柄及浪華雜咏一卷）昨日溪琴示讀遠思樓集五絕十二首曰願致諸溪因先生亦屬宗助　酢屋治兵衛來至

祿之助來曰先生若訪溪琴陪行予曰吾逢過君家去　午前攜長五郎至祿之助氏要之訪溪琴予述敬證言溪琴曰梅莊之遊不及晡則不歸敬公法務畢而至亦未遲也乃遣長五郎告之敬證曰諾溪琴導至梅莊梅花開者二十之一入東隅一舍荒穢甚予飢竊使長五郎出求飯（莊無食具）飯良久返曰四邊皆敗店無食物也藪長水攜溪琴家人婦女五六輩至溪琴曰此地無飲食且至福亭矣將出糊紙莊門之壁大書曰我輩既移席福亭上人須追至也紙尾書敬證上人四字而去予與長五郎皆以飢故殆不能步祿之助曰先生着高屐故遲遲乃捧其履而換我屐過天王寺西畔西折一丁許路右有華館所謂福亭也入門樹石幽深地勢高低自成丘壑趣有致

舍焉乃入北隅臨池之舍池頗濶老木蔭焉鸂鶒雌雄近人不飛予曰是必殺翼者庖婢曰此島一日飛來不肯去非殺翼者也申下牌酒始出酣余作浴湯室丁香馥郁淨潔可愛日沒敬證不至酉下牌自亭北門出西折地勢忽下出於田間行十二三丁入長街過坂街至溪琴逆旅同長水祿之助歸途別　石舟東至曰浪華某郎某氏妹來事近衛公夫人者有賢德先生無意娶焉乎　文吉來留宿

二十日

寅牌堂島火發長五郎悦藏問春波宗助備高信之
助耕石有儀天民田川與七郎諸家　始講論語元
右衛門來聽講以後不知　不　溪琴使人来　敬證使人
来曰昨日未下牌赴梅荘而不見先生及諸君故歸
矣　日野秀太郎来為三枝德十郎乞字　越後人
粟川恢助從溪琴氏僕来見請受業　使文吉見市
左衛門謀石舟所告作　河茂使人来示梅墩集刻
紙　椋亭東至　將訪溪琴有疾乃遣長五郎往東
曰聞君明日去僕有疾不能拜趨遺憾實深敬證若

至爲我見之又東敬證曰公宜至溪琴逆旅相見
石舟東至　發答石舟柬

二十一日

文吉來　藤田邑三松尾良藏橋本平藏東至　使
文吉見龍護謀家事・作雞卵飯招悦藏　遣悦藏
見秀太郎謀九条講期　田川與七郎但馬天民使
人来謝問火　太郎来不値　備高来　東石舟
遣長五郎見市左衛門謀家事

二十二日

辰牌龍護東曰欲急拜晤卽往謀家事爲良久出訪
惠聞不在　文吉來　宗順来　人屋紹介婢僕者呼曰人屋
某携一老婆来見先是吉太郎請出嶌原氏故欲雇
老婆　仲英来曰今夕見臨不値　原左一郎門人
松本俊平来請使吉太郎寓焉不値　遣悦藏於九
条告明日講期　有儀使人来送赤小豆飯　有疾
下利腹痛服玄昌藥　夜至仲英氏其嶽父武藏某先在座少
焉東畯至酒出有盛饌酉下牌予先歸主人使僕送
文吉復来宿

二十三日

宗助致大人範次本月七日柬　昨日所見老婆来
乃屬廚事名銀加賀入　雄藏壽菴東平来　午時與文
吉晃耀長五郎出至雞喉場使長五郎別行余輩至
江戸濠渡大渡大渡有二故書江戸濠　西風迅裂舟殆不能下
過遷所前晩帽凍甚訪吉喜不在其妻見文吉留焉
過安治川橋誤途迂回三四丁出于上境橋近九条
長五郎出迎入春峰氏玄朔泰亮在焉余贈詩箋十
二葉於考桂社諸子毎人一葉　玄朔曰今後設講席於勝

光寺春峯東陽請往乃至寺泰菴四郎兵衛良作至講論
語如例畢諸子供鮓又贈金二朱堅藏追至使長五
郎先歸申下牌過無凡新街二渡訪惠學不在訪雄
哉話次堅藏兄弟使人來請臨乃往主人之姑在座
方飲又迎雄哉至酉下牌歸　嚴祐東至寄乾菌
龍護小左衛門來皆不值　使文吉往見東景謀家
事

二十四日

河茂使紙工來謀梅墩集製本短長　祿郎來　僧

蕉禪來見曰貧道今往豫州曹溪院將之妙信寺
小左衛門來　淨界師使僧來　戸塚隆卿來　夜
九山春耕來導至平辰亭飲予上牌九山醉臥余與
春耕歸過大川街賊二人追至將行劫見我談笑自
若相呼而去至渡邉街閭門鎖鑰之不開乃西折過
堀木坊亦鎖起監門閽之春耕送至我家　椋亭來
不值　石舟東至

二十五日

發春石舟東　椋亭來飯之　渡邉順八郎東至寄
草稿及金百匹　數日前約塾生曰拙集二編將以
念五開講又與河茂約二十五日昧爽送製本四十
部今朝遣吉太郎於河茂促之辰牌將講製本不至
又遣吉太郎促之河茂以東謝違約罪製本遂不至
乃講遠思樓詩鈔　淨照坊月蕉送梅花及銀　公
長來不值　先是田川與七郎囑余曰某好銃未得
試之地願為我謀余謀諸秀太郎秀太郎謀諸春峰
春峰曰六条新田可也某請導今日東與七郎告之
午後河茂送梅墩集數十部秀使敵月掌其出納

顯赫東曰前日約枉駕朝來奉俟久矣哉乃携吉
太郎赴焉主人供酒見其妻及義子既而導賽菅祠
數日陰寒至是快晴遊人塞街歸路過浪華小橋東
畔鰻鱺店而食顯赫招周友不至使大振來又招義
子夜歸　宗助東曰某奉公命使于京師請屬後事

二十六日

顯赫使人來贈蕎麥　河茂携一人來謝曰此漢為
我製本者昨日違期此漢之為也敢請罪余慰遣之
留河茂食　荊石來謀遊岡本看棋　左一郎携有

馬信齋者來見曰信齋欲使其弟學于先生　東作來　午後樵禪携伊豫人來見要余出遊大逵遂過上本街使長五郎訪秀太郎至高津候長五郎爲至曰秀太郎不在過豆腐店飲食麤惡殆不下咽過道頓堀樵禪入大丸店買衣乃踞店頭見梅隱過路呼之一揖別訪河茂出日後雨下忽忙與樵禪別歸

春日寬平來不値　夜秀太郎來宿

二十七日

與秀太郎謀東與七郎回明日吾赴内野春峰氏俟

君秀君二十九日昧爽至苓曰諾　使秀太郎東立齋招之立齋携雞肉來將飲耕石河茂來與焉既而立齋導余及秀太郎出遊于北野至權現松東北路濘屐齒全沒不得進退互相扶而行數百步泥益深余先悦韈跣而進二子曰前路不過二十步而出於乾處且努力言未畢立齋先失屐不覺着韈踏泥顧秀太郎亦然乃過一方店洗足而飲酒甜不稱意乃食雞日後歸立齋途別秀太郎送至　藤禹來不値

文吉東至　今朝發寄多仲父子東于脚夫氏午前多仲使人來送急曰某昨日至此地有病明日拜趨

二十八日

午後携吉太郎赴九条土人淺梁濕泇載路行步甚難至勝光寺良久諸子集講論語如例秀太郎至與春峰謀明日飯會於六条新田予與秀太郎將宿春峰氏使吉太郎返東與七郎回明日昧爽吾將使門生導公然門生多貪睡如晏公須經安治川橋至九条中道内野氏也　講後與秀太郎至春峰氏夜訪

玄朔其母見曰兒在西隣呼之返供酒食夜半秀太郎返春峰氏予宿焉

二十九日

昧爽秀太郎來曰與七郎至乃返春峰氏與七郎曰昨日來東有門生貪睡四字故某携二僕來少爲悦識來曰某寅牌起爲吉太郎需滯後矣春峰曰西九条有鴻雁群聚處乃導出門吉太郎方來過安治川渡出於監舟所後北行數百步左折入陋巷人家盡圃有獨松春峰曰此前兩平日見雁土人二三輩見

鳥銃尾来曰數雁方下與七郎與其僕擔槖及嚢桶爲耕者而進秀太郎與悅藏取別路進予輩皆立松根移晷皆還曰不見雁乃返春峰氏借小舟秀太郎與七郎先往予將飯恐後舟拋箸走出乗舟於村口初有篙師春峰来攜之去曰吾將與吉悅二君作午飧別借一舟進公等乃使與七郎僕操篙舟屢觸岸與七郎曰盍上岸以篙推舟予僕上岸舟益不進極力運臂誤墜錢嚢於水皆絶倒偶見一童子立田間呼曰汝能行舟賜錢曰能童入舟舟初進忽見二鴨秀太郎放銃不中予曰大昨年君百發百不中愚嘲其拙今日曰吾雪會稽之恥亦如此何予秀太郎輙然西行至池田新田堤下屢見鷺鷀諸鳥將放銃輙飛去終不一發雨下上堤過甚兵衛店託舟中諸具焉繫舟於堤下棄渡舟亂無所川步於南堤至六条新田不復見鳥雨益下借民家而休一老婆左焉問有食物乎曰無時已過午皆飢乃借衾而臥未上牌春峰諸子齎酒食至雨不止與七郎使其僕歸大村郎以舟来迎（結所棄之無屋故也）舟一鷺集間上吉太郎銃之

不中曰毛墜予曰獲一毛猶勝虛發何不取之告太郎走就閱而不見毛春峰曰蓋糞也衆閧然笑申牌與七郎僕攜舟而至乃衆焉悅藏與童子別衆一舟泝七八丁春峰吉太郎移於別舟至茨住吉南畔秀太郎出手傳舟俟吉太郎焉不至與七郎使其僕迎之吉太郎来而僕不返日將暮舍僕發舟過百間濠及阿波濠出於西横濠至舍西出月門諸子来迎長五郎曰昨日九山春波二君來今日壽庵藤禹東作二君来　武藏某（仲英嶽父）使人来送味噌　夜遣長五郎於樵禪僑居

晦

遣長五郎于米嘉氏傳秀太郎言　脛疼甚雇按摩者　僧寥然来召雉識晤焉樵禪亦至談話移晷而散　文吉自東景氏歸留宿

二月朔

吉太郎出寓原左一郎氏　北諸東乞字　坪井信友所送誠軒遺物硯屏至　多仲来致其父及近藤六藏柬　巳上牌攜長五郎訪小竹話次其婢呼曰

主公何不出觀乎小竹曰日食也乃作出于南軒雲
既蔽日雲行大駛日復露則眩不可視置盤水焉映
而視狀如初三之月而糢糊忽有薄雲遮日盤中既
不見仰視天則極分明復座天光稍晦如月夜良久
復明長平居在樓上訪之出訪宗助不在訪春波歸
福光春齋来曰某所善之某有女先生無意娶爲
子余曰吾遣文吉者於君許謀之　溪琴東至寄新
刻大人及余所撰溪琴集序　河茂来不値　昨日
龍護東曰蒋田東予父子言島内醫中川圭殿有女

姿德雙美君娶之何如今日使文吉見龍護及東平
秀太郎　午後訪仲英不在遂訪藤禹飲爲文吉東
平追至夜歸訪荊石不在　使文吉往見春齋　加
島才来不値　棕亭東送藥　荊石来不値　文吉
留宿

二日

東招元圭屬問洪菴以中川氏事元圭致信良兄弟
正月東内有金二朱　河茂来　岸田見龍使人来乞梅
墩集　東石舟送梅墩詩鈔二編三編　送梅墩詩
鈔二部於真島順道　東作来　遣敲月於敬證氏
問中川氏事　東招禄之助不至

三日

雄蔵来　月門改名壺舟　午後携悅藏壺舟敲月
赴九条取路於江戸濠渡大渡訪文吉於吉喜氏初
出舟見捕手方縛一奴焉渡國津橋至春峰氏昨日
勝光寺寶誠妻死故移講席焉講畢使悅藏弟寶誠
出去硎送至村東悅藏曰某昨日見岡田屋源七告
先生明日九条歸路或相過源七太喜乃渡無尻新

街二渡至越後街飢使悅藏先走告源七而余輩過
壽参店渡問屋橋東行數丁南折至源七氏不在其
妻見曰妾未嘗聞先生枉駕也余詰悅藏依違不能
答余固知悅藏多虛言然未料欺妾如是甚也訪菊
允歸　遣長五郎發寄溪琴東于河傳氏東中包梅墩集二編
三編一部又蔑答岸田見龍東于島屋某　福光春齋来
不値　春波送葛　夜壽菴来將飲之棕亭禄之助
来又名荊石至戌脾散皆爲余謀家事且與荊石約
遊東景氏也　遣長五郎名文吉至、信良東自洪

氏至中有松園柬　新清送餅

四日

朝長周平柬自大村郎至東中包金百疋　東作来　原左一郎門人松本俊平来　九山来　河茂来　真嶋讓平柬至　先是東平告中川主殿將来見期在今日朝来洒掃而俟不至薄晩東平来曰彼違約矣乃招文吉昭之將與訪龍護遣旭雲告之龍護來見乃小酌文吉留宿

五日

河茂使僮送梅墩集三十餘部余以其未正謁字返之　遠江人伊東德兵衛因元策来見　河茂復使僮来　使文吉往見荊石

六日

東作来　福光春齋柬曰吾日爲先生謀娶某氏事不諧敢告　森圭次来致其兄春道柬春道寄銅印一顆乞字　土佐人某来請見辭　將遊東景氏柬裝旭雲請從　荊石来曰先生今夕上舟某將以八日陸行携竹仙而就先生寓　數日来作寄簡堂君松園信良兄弟忠亮盤溪良齋剛藏冲齋關研次横山湖山櫻井祿郎柬　河茂使僮来包梅墩詩鈔二十六部將舟送諸江戸贈二編三編於林祭酒筒井公鶴濱君簡堂君松園信良兄弟忠亮冲齋盤溪初二三編於良齋三編於研次剛藏湖山乃合所作諸柬封之外書信良名囑僮曰我柬則須別命脚夫送也　真島順道柬曰先生若至河原東景所住請報我　藤田撫山使人来曰昨至此地敢告　夜遣專陸買大石舟大石村名河原隣村返曰舟在西國橋側將以戌上牌發余曰吾知舟子之情非寅下牌不發也遣專陸長五郎於

舟曰比舟發相報戌上牌長五郎返曰舟將發余曰汝畏寒而歸也舟恐不發曰陸公使我報豈有虛言乃使晃糴玄策守家與旭雲赴舟文吉虛舟等送至舟別舟不發同衆者七八輩皆詈曰何不發矛舟子不答徐徐就枕余與旭雲共一衾寒甚不眠寅下牌余呼曰天明矣何不發舟子起解纜至安治川橋曉色微茫屢與来舟軋良久過

七日

至天保山側東北風迅寒如嚴冬舟行頗駛辰上牌

傳大石村出舟雇一力擔裝北行過田間八九町至
壁圓寺東景及母妻二弟天龍慈空見　專隆叔父
德右衛門使其子民松來館送酒肴　慈空導寺舍
北田間一小祠枕于隴上賽焉返迴後圃觀花東景
母出曰酒將冷乃入而飲醫人小池文龍來見余醉
而臥　未下晡起與東景出步田間雲散風死暖和
適體東景曰今日上午也摩耶山遊人陸續且觀之
取田間路北行一步高一步稍近山脚有村焉曰五
毛有寺焉曰神宮其南門前有梅園門高圓依見海

色於花杪渴甚入寺乞茶一僧見東景曰此寺無檀
越大坂豪商米喜與肥後侯布施之年不下三百金
七八十年前此寺主僧肥後產也善米喜肥後侯將
革敝政主僧說米喜出賦給之故永世布施云言未
畢忽有一醫生自外入與東景語東景指余曰此廣
先生也醫遽拜曰吾屢謁公於久松河岸今忘矣東
景曰此人四五年前遊江戶貧道以東屬先生矣余
曰吾亦忘矣既出寺余曰彼人何嘗以上人之東來
乎東景曰吾亦知彼詐矣寺北一家粉壁高樓不問
而知其素封東景曰十餘年前彼家妻與神宮寺沙
彌通竊覗其夫沙彌長髮公然為外夫居七八年事
覺官捕二人戮之妻罪當磔以其有妊免之賜其死
於醫解之余曰小竹嘗語我曰聞醫畫解妊婦體之
圖梓之乞叙某某謂娩而就戮士道也戮妊婦不可
以為訓拒之蓋夫已氏事也東行二三町有梅林村
人設假店販酒南行數町遊人往往張宴於松塢梅
欄之間謳歌四起沿溪而下十町許西折本河原
東大坂諸子

八日

昧爽雨午前未已一老人來見東景曰叟號南柯善
書去藤林泰策來館主人供酒驚風震屋雨入室中
乃掩戶迴以屏風而坐泰策去余臥天龍告曰雨止
乃起開戶摩耶六甲諸山雪光晶熒頓改觀矣

九日

長五郎東送南陵兄石舟東　泰策送肴　飄風飛
霰　泰策來　僧龍雲來館　夜為泰策諸子講送
東原子華詩半而止　小池文龍來、廣崎長五郎

東（内包奇石舟大島玄朔東）

十日

法景来舘　與法景飲　龍雲来　午後泰策使人來曰請臨乃與東景法景龍雲旭雲赴焉（泰策家左大石）京師畫工武澤揚岸長門人小野村左太郎先在座主人伕酒酣真島顧道拉松尾艮藏藤田愚三来見東景私謂余曰客多主人必窮貪道先携順道等去從之褐岸去赤穂人青山甚平大石人板貞來見黄昏辭今日屢雪屢晴路濕借屐而出菜上往往點殘白

至半逢東景艮藏来迎曰順道已去　夜復講送宋子華詩　艮藏愚藏法景同宿　虚舟東至

十一日

將觀岡本梅花法景曰龍雲欲供先生午食東景曰彼家畧起師須先行戒之法景去比出門龍雲來迎曰家翁既俟乃携旭雲赴焉途過村東沿溪下忽見一狐走入于林狗從之狐出沒草除狗不能見龍雲父及兄見供食畢龍雲導東行渡小溪遇法景曰貧道欲買鮮呈先生去有岐取左者而行蓋十年前所過已全忘矣過篠原村失路入人家門内村多碓舍高筧引水自屋脊落屢過筧下至岡本村梅花方盛龍雲敲僧菴門梵嫂見龍雲請借其室使余假寐少焉東景法景艮藏愚藏文龍慈空等從東景母至乃出登岡脊就平處而敷席十一年前與東景父遊此地時傍不見一人今則設假店爲販飲食且禁折花者可以觀世風之移矣余初觀此（地）以爲奇絶後遊伏見月瀨其盛數十倍焉對以爲岡本不足觀今知此地亦不可輕也椅剿秋見月瀨花醬業此地獨淡鮮

亂氤如霞且南控巨海萬帆如織攝河紀泉諸山横青銳碧而雪帽其巔如是之勝亦伏見月瀨所無也閑行厨飲泰策左太郎来會日昃余先作而歸旭雲慈空從寄小經向西麓下路陷且陝陡如立掌行二町許入村中過梅間二丁許出于來路遙見艮藏等過官道相距可二丁而與我屢相後先余輩失路取田間小徑西南行遂出于官道則先艮藏等數十步矣過住吉村日沒至向之岐處泰策左太郎及爲曰二景二龍皆剩飲未欲歸也酉上御歸壁圓寺泰策

等送至　荊石見曰今日申牌至矣乃同宿　文吉
東至
十二日
荊石返其僕乃托荅文吉壓舟東　假藏鼎藏去
文龍龍雲來　昨日與泰策約遊其家午前將往泰
策使人來言請明日臨　未牌與荊石從東景出過
神宮寺北畔東景過一農家曰吾將至閻魔堂汝送
蕎麥爲夭陰暖甚余脫重衣托于主婦出村地勢稍
上參田層層間見紅梅行二町許路傍茶店四五家

地忽陡上登磴則閻魔堂也尼住爲東景請借其室
尼年七十餘使雛尼掃室此地屬摩耶之麓北距絕
頂十有八町而南距海門亦相若矣汪洋前開嵯峨
後塞境實爽塏室亦清淨初懷松魚至將析之恐尼
呵東景曰尼本堀江名妓曠達不修邊幅必不呵竊
告尼尼笑曰村人常携腥物來飲吾不能拒也何獨
拒公等東景乃名店婢命酒肴而飲蕎麥極佳余曰
今日之遊勝昨日矣天陰風死萬帆不動海色微茫
如雲日沒余促歸曰不速去恐雨比出雨店婦借傘

至半途旭雲良育東景弟子來迎取生路南下五六丁出
於碓余側東析而歸　壓舟敲月得壽東至乃發荅
東
十三日
午前與東景荊石訪泰策主人供酒荊石作畫余作
書松屋甚右衛門松浦伊三郎小野村左太郎來話
日昃出步海上訪左太郎寓居左太郎供飯黄昏歸
璧圓寺　夜左太郎泰策來
十四日

將歸浪華法景父子左太郎泰策來別東景法景泰
策皆好飲屢病余戒之至是皆止酒東景贈余以酒
一尊曰先生一言使我寡過敢不謝午時與荊石旭
雲上途良育請陪行東景法景泰策左太郎送至大
石海口忽見文吉曰某今自浪華至視其舟即我所
買也乃就舟中與語曰赤石蜆巖先生孫女頗有姿
德吉喜識之使某勸先生娶之故來矣余曰景公將
爲余聘令津某氏女吾子且留與公謀之泰策等請
余作留別詩乃賦一絕酒盃離顔映暮霞諸公相送立平沙西風恬與歸帆使直

（以餘驅入浪華）書其後曰嘉永己酉二月幾望將歸浪華景
師與藤野二君送至舟促余作詩舟中無文具展紙
蒲團上而以禿筆書諸子既別舟未發東景使伴送
真島順導東東曰其俟先生數朝不敢願長留得一夕
歡足矣余欲出舟視荆石歸思現面乃止初揚帆風
便行駛少焉逆風舟不能南進東行入傳法川卸帆
搖槳行太遲皆生倦心日没過蘆分橋至安治川橋
使旭雲先出報諸子下百閒濠入薩摩濠余與荆石
諸舟子曰汝言傳東上橋今南下數丁將安行乎不

應東行五六町同舟人過半出焉舟子徐回舟復溯
百閒濠而入京街濠蓋向之出者既買此舟而舟子
私載我輩故從其所出而已時方戌上牌也屢言舟
子終不應至東上橋旭雲虛舟等出迎戌下牌歸留
良育宿

十五日

以旅疲未息之故停塾生賀　虛舟介三河僧一幢
入門　河茂來　春波來　樋口柳齋東至　松兵
衛東至　先是阿銀歸家遣長五郎名之至稱病請

退許之　良育歸璧圓寺乃托寄東景泰作左太郎
東　長五郎述七日以後事如左福光春齋來石舟
東至阿銀歸家宗助送南陵兄東兄贈蠟燭三斤蠻
擣五顆府內吏人木戶莊三郎使人來（以上七日事）有馬
信齋使人來洪菴來小谷三次東至宇田川左門來
（以上八日事）府內吏人渡邊物右衛門使人來贈鮓又自
來告別安田七郎左衛門東至棕亭東至元敬來致
堀內忠龍父子東伯刿人村田賢齋來（以上九日事）指月
來僧大戳來薩清來（以上十日事）月田久左一來春波來

真野順藏東二通至祿郎來周友來須藤東陽近藤
五郎左衛門東至五郎左衛門東中有寄贈詩二首
（以上十一日事）伊丹孫來告明日豚兒遊豊後有儀送千保
東原田真卿送金乞字三州僧一幢來入塾（以上十二日事）
驢齋來村田賢齋來吉喜來元愼來花屋使人來（以上
十三日事）藤田撫山來大新來（以上十四日事）

十六日

孔井萊藏東至　發寄石舟東　始講　使多仲訪
吉喜返曰不在　東作東飲之多仲與焉卿人左一

来曰某従公於淳殿距今二十三年矣亦飲之　阿銀来附余衣物於長五郎而去　立斎来

十七日

荆石来乞酒且曰方同耕石飲請臨乃携酒赴馬昨日立斎曰明日請陪遊野外使長五郎視其在家否則不在乃與耕石出聞洪庵子病訪之意其多死不敢晤而至耕石氏遂訪田川與七郎不見訪宗助又訪木戸荘三郎荘三郎問學風移晷歸　立斎来曰今日有事請期他日之遊　藤禹送橋西文家刺紙　文吉自壁圓寺歸致東景東　吉喜来不値

今日宗助致容貝建三郎東

十八日

宗助来　雇婢名左徒　平蔵来送酒　文吉来

午後携旭雲専隆赴九条途訪堅蔵雄哉過海部濠直西行至街盡處無路右折渡一橋又西行亦無路乃却歩如是者三遂至百間街渡大渡至春峰氏良久聽講者至九条里正某見講畢北行将渡安治川過左一爲渡二橋至南徳寺龍潭不在村人十餘輩

在室中而飲有識余者迎就座曰方議築大鼓堂先生既有子若弟之墓在我村則不得辭役也余笑曰諸君未知儒之貧於僧也出展墓歸路過吉喜氏主人供酒爲余謀娶赤石梁田氏女（蛻巖先生孫）文吉見爲日没歸　村田堅斎来不値　小竹使人来曰今日橋本平蔵所送於我家之酒樽上有紙片書送廣瀬氏則知送於君家之酒必書送篠崎氏矣長五郎曰某向視樽上書送篠崎氏欲往換之然以主公不在止使人白我主曰若彼此皆一斗樽而酒名多福則外同酒同何煩換之乃出樽觀之如其言不果換

左一携雞肉来飲之東作偶来與爲

十九日

昧爽携旭雲訪龍護謀家事　三宅大蔵自江戸歸途過訪　真野順蔵弟佐藤善三郎来　藤禹来　賢了来　発荅平蔵東於木藤氏　石舟東曰京師藤屋某妹姿徳雙美吾欲爲先生伐柯何如乃発荅東　木戸荘三郎使人来曰今夕約奉訪然以雨止

敢告

二十日
村田賢齋来　漢琴東送金三百匹　井上應齋君
書及畫自安藤太郎氏至　東㮾亭　堅藏来曰二
十二日願陪遊天王寺余曰二十二日先妣忌辰也
堅藏曰某亦然乃約同行　文吉来　夜木戸莊三
郎来　有疾（風邪 齒疼）
二十一日
大風寒如嚴冬　東漢琴送梅墩詩鈔二編三編各
二部　疾甚　恭作佐太郎東至　文吉来告将歸

日間瑣事備忘　巻六十四　三九

東景乃托寄東景恭策佐太郎東　九山来　松尾
良藏東至披之有軌藏東
二十二日
立齋東曰午後将陪遊北野以齋日辭則親來勸曰
為先生設素齋何如乃告有與堅藏遊天王寺之約
偶堅藏使人来曰今日有故不得如約乃許立齋立
齋去良久使人来曰某亦有故不得如約　石舟東
至即發答東　龍護来　林元超自京師来飯之
東東景　申牌與敲月出訪賢了九山明圓皆不在

投一店買飯訪尚齋使酒以齋辭日没訪禄之助主
人供飯曰㮾亭在逆旅使人名之不至乃去途遇賢
了　數日齒痛甚乞尚齋藥　又木元右衛門来．
二十三日
荊石來乞酒　禄之助来　河茂送岡村恒德東乃
發答東　午後携晃耀玄策赴九条途過龜井橋菅
祠觀紅梅爲比至春峰氏齒痛甚小川清淳鍼牙根
出血傳藥良久痛減乃就講席歸至大渡使晃耀別
行余自百聞街北折溯京街濠取生路七八町歸家

日間瑣事備忘　巻六十四　四〇

則後晃耀食晌矣　荊石来　梅園来不值　㮾亭
来　五木省吾東自日田至内有古谷周平東　夜
齒疼甚殆不知人事晃耀専隆（陸）敲月来侍服清淳所
贈調胃承氣湯三貼下利數行疼未已買艾子末和
麥粉爲發方貼之頰及項背疼始止乃寢
二十四日
佐藤善三郎（真野 藏弟）順来見乞字　東平来　東石舟
多仲来訃洪菴女死　齒疼甚　文吉来宿
二十五日

午前訪立齋出立齋使其僕追余曰先生若遊北野某請隨乃期會于一方店而去訪寛平寛平病痔在蓐就見爲喜供酒出予洪菴氏訪春波不在入府內邸訪木戸莊三郎宗助皆不在齒疼復發乃歸途過文吉見余患狀送至灸頂背及脛疼益甚使長五郎之立齋氏謝森圭次見曰立齋亦有故止北野之遊矣　越智重五郎來至　文叔來　遣長五郎於村上昇吾許乞藥　山本茂太郎來至

二十六日

齒疼不已乃絶人事而臥　宗助來　福光春齋來　中津舟子來致棣園兄柬（柬中包金叉錢　酢屋和助柬）　賢齋來　灰九送肴　青木益太郎自日田至致大人正月廿四日柬及北堂所送紙範次財津修藏柬（範次修藏皆送紙）　柬作來　益太郎寓塾　德壽贈鳧

二十七日

食鳧覺齒疼頓減　名針醫良碩針頰及項腹　松森仲助來至　吉喜來　渡邊物右衛門贈酢　遣長五郎於九条諸家告明日休講　玄圭昇吾來

訪病　東石舟　鍛冶猪三郎匠源作自日田至致大人二月柬　左徒歸家

二十八日

有馬信齋携其弟恭輔來見諸受業　溪琴柬至　菊池玄昌携其家具辭塾曰卜居新街西口　復名良碩針如昨　吉喜送藥　壽庵來

二十九日

齒疼稍減　元右衛門來　左徒來

三月朔

受塾生賀　吉太郎來賀　鶴壽來賀　遣德壽於敬證氏秀太郎氏　遣一幢答溪琴柬於河傳氏　眞島順道柬至送梅墩集直　洪庵來告玄圭無狀　玄英玄圭來曰我二人夜宿酒樓洪庵怒將黜之願依先生謝焉辭　河藤來　遣一幢於大矢尚齋氏送銀（先是尚送齒藥）藥　尚齋辭曰某請獻藥敢受謝　堅藏來告得譴父兄之狀余曰須憑親戚謝

二日

齒疼始愈　已牌携旭雲出觀西本願寺櫻花遂訪

賢了及河茂過安堂寺街訪秀太郎余曰某間臥病側無婦人備嘗艱苦矣主人曰幸哉近隣一女欲擇主而事焉乃名一男子曰汝以三日之後送女於廣瀨氏曰諾主人供飯出南行過桃谷東折至札達（地名）過狹巷出于清水谷南畔桃花半開今日晴暖然以上巳前日故絶不見遊客意甚適欲徧探勝蹊入街中不復見花北行出于大達訪龍護過荊石氏耕石至與語暮歸　寥然来不値　文吉来告將歸鄉元英携閒齋者来爲元圭請謝洪菴

三日

受塾生賀　辰牌携長五郎出賽五靈祠遂賀小竹宗助備禹田川與七郎信之助春波歸　顯赫携其子得悟来請受業不植　芙次白翁去佳雄哉春藏香川一郎安藤太郎花岡準平新熊肥久荊石勝間高輔宗順樂圓知忻梅洌敲月梅隱或自来或使人來或晤或不晤　還長五郎賀龜休一郎準平太郎春藏平佐渋正隣家　玖珠人来乃托蒼茉藏東元英閒齋来爲元圭謝請獻誓書乃許爲謝洪庵村上昇吾来告將之江户　德壽携得悟来

四日

元敬來　藤禹来曰午後請與訥堂臨乃東訥堂告之以有事辭又東藤禹告之曰然則期他日　秀太郎所薦女至而去　寥然来　元昌来　午後雨止携益太郎旭雲步于街中遂訪顯赫顯赫父子供酒余使其僮之我家取酒日晨出北行數丁得悟追及曰家翁將陪步顯赫至導至堀川堤傍徃徃見殘梅余渴甚就茶店乞水出過田間西行入顯赫別業桃

及木蘭盛開余曰吾厭繁喧願借此莊顯赫曰諾南垣外見隣人裸角力暮色昏黒乃出顯赫父子別于寺街過洪庵氏主人不在其妻見爲玄圭謝過焉洪庵歸又箴玄圭救之而飲余且爲余謀娶某氏戌上牌出至淀屋街忽聞鐘聲曰淡路街五靈南畔火余恐我家之爲也膽落殆不能進既而聞安土街非淡路街也始能走進歸家登屋背而望火距我家可二丁西本願寺坊所也地高屋偉火勢甚烈子上牌火滅来候火者前後五十餘人（有儀多仲角抵廣瀨川了叔賢了宗助了悟長）

光寺九山河吉家順太郎菊池吉太郎元次郎信之助與兵衛新之助平辰豊吉梅渕樂圓恵聞曰順敲月道一英次元慎洪菴大新慶恩尚齋河茂大村郎入善訥顯量周友準平觀潮舛九一郎吹駒小左衛門全井塚與十郎最勝東岐堅藏昊宗源七吉喜市左衛門葵園基九 薩清香川一郎近三宗助宇田川主水恵海父來皆不值　一郎來候只且曰某所識之子年十三桀驁難制某勸遊淡窓先生門請先生東家先生余曰諾

五日

放學使諸子遍謝昨日來候只諸家　有馬恭輔來以後不必記　宗助來以府内侯旨贈金二百匹匠莊

一來贈橋　吉太郎自京師歸昨夕事致石舟東即發蓉東　匠七來致芳桂社諸子所贈金一兩　玄圭元英來謝　秀太郎來　午後携益太郎長五郎出至宗助氏謝送訪信之助主人方與原香苗飲欲鶴余以齋日辭主人曰吾將遊鶴滿寺願陪行余曰某有事于與力街先至寺俟爲訪太郎使長五郎謝有儀平辰吹駒諸家訪金井塚與十郎不在其妻見乃致其所囑書二紙東行出閭有一店余欲脱袴就借店頭榻一婦人曰諾乃卸力脱袴婦人去一人自室中出厲聲曰公何人無一言謝辭於我而路店頭也余曰婦人許矣其人益怒曰吾未聞也婦人在市上顧曰我既聽之主人不言四顧見余及益太郎帶刀愕然讋伏曰某醉失言公且恕公無意于喫茶矛願獻余哂不抗閲其室教人方飲主人蓋出入與力家慣恫喝市人曰而獲財者初欲赫得酒資既而知我非紈絝子爲醉而謝也北行過堀川閭側遊人絡繹至窟滿寺櫻三株木蓮方開假店人塞余借欄北一店出爲信之助携二僕至出行厨飲秦怨見大鴉丟鵝呼之見信之助且飲且諸甲牌出寺沿堤而下列櫻未花渡源八渡至櫻祠彼岸櫻盛開投岩國店而飲東望郊田菜花未開夕陽照其抄淺黄氤氳亦可觀也比出日沒信之助行疾余不能及至今橋是長五郎謝之而歸玄朔別平野街　有馬凉雲信齋改名贈有市左衛門清淳加島才來皆不值　秀太郎所薦婢阿倉來　虚舟見塾僕久次郎河内人

六日

昧爽赴塾受諸子謁且創勤會大昨年來塾生日趨

懶惰余以都講缺不復督責於是親臨塾一革諸弊
講時江原子来乃停講請聽講復講　判石来
偈三東至問火　龍護文叔文吉市左衛門謙藏棕
亭来　午後携虚舟德壽出入西本願寺坊所觀火
跡訪賢了勸出遊辭訪河茂曰明日送遠思樓集一
部於我訪敬證要之過高津南畔諸刹觀早櫻經生
玉祠前東折出於桃田桃悉開而不見片花之落入
路傍假店出所佩瓢酒而飲墻外遊人如雲忽有一
醫生見余入店曰公非廣先生乎願賜一危飲之去

曰我山本謙藏弟子也店不販酒有唯沽茶而已乃
出遊上之宮日將没遊人稍少虚舟先唱曰醉来移
步上宮邊敬證曰十里桃林花欲然德壽曰急管繁
絃聲稍絶余曰遊人影没暮村烟吟畢廻步入街敬
證導過玉店供蕎麥送敬證至大寶寺街別西下陴
歸　袋屋丑六自日田至致大人省吾東　三郎至
北渚東送金　左徒歸家　留丑六宿
七日
雁春户　丑六欲寓我家余以廚下無人難之名文

吉謀之　近藤直之子遲三郎來因虚舟見曰將遊
伊勢乃裁寄樋口柳齋東托焉　順道東至問火
先是東景爲余謀娶今津某氏女使媒成尾氏往期
二月二十八日報成否矣東景又與余約以二十八
日送專隆飯資及梅墩集直金三兩矣而過上已不
報余屢發東問之不荅今日命專隆往詰之　三郎
歸京師　中島屋市兵衛來　夜壽庵市左衛門来
飲之壽庵爲島四郎訴大島玄朔無狀市左衛門詰
棕亭所以得譴親戚請規之

八日
浪華人菱屋藤兵衛亦備中井原人大槻壽作相見
請受業即入塾余二十三年前遊井原寓大槻氏壽
作蓋其族也　午後携旭雲一憧赴九条途過雜喉
場遇雨訪貞助借傘至春峰氏聽講者未至乃登樓
上臥移晷匠七清淳等至於是島四郎與玄朔隙故
皆不至講畢匠七引至其家供茶雨甚使旭雲一憧
去余留清淳攜肴至勝五郎亦来與飲日没二客去
余宿焉　左徒去　文叔送菊苗　鋏之助東至告

改名源兵衛

九日

昧爽長五郎来迎雨大降将雇轎夫雨勢稍衰乃歩歸　河茂来　春波来　津山人大村斐夫以小原信太郎東来見　武谷沅芷自筑前至来見　慶恩来曰明日申牌請臨　藤禹使人来曰請同訥堂臨乃送酒　黄昏訥堂来導至藤禹氏主人供酒招善七及二客酣文吉来見曰某将以十二日上船請速載東戎上牌歸

十日

德壽傳葵園言曰今日有故請明日臨　齒痛甚東石舟順道東景　文吉来使之往見河茂謀家事焉　近七来　近藤暹三郎来　薮濤清叔父利三郎十年前學我者来先是薮清爲倉敷縣吏結城某乞字至是附之利三郎　信良東至内有小國剛造古川文行東　信之助将之東都乃書送別詩於扇遣長五郎贈之東皇荏苒布韶華到處風光酒足賒五十三亭行了日墨陀堤上正櫻花返曰春波曰信之助将發請速臨乃強疾赴爲春波太郎耕石鈇兵在座方飲余以病不敢飲少焉寛平至黄昏信之助上舟於其邸南門前送至舟別　夜河茂使人来送校正遠思樓詩鈔續編三部

十一日

齒疼益甚遣長五郎於春波氏謀名齒醫春波使喜久寛齋者来剃齒根出血　禄郎来飯之　午後敬證来曰願陪赴葵園氏乃使德壽導而往葵園兄弟供酒飯及茶有盛饌黄昏歸　昨日申牌風起至夜甚今日益烈薄暮止而微雨　灰九来不値　文吉来　益太郎歸郷

十二日

封數日来所作諸東也大人南陵兄棣園兄秋雄兄孝範次吾八次兵衛岡本勇藏平次兵衛工泉庄右衛門財津脩三千保屋舟父名文吉屬爲河茂送梅墩詩鈔二三編遠思樓詩鈔續編二部於大人余送梅墩詩鈔二三編於南陵兄範次孝也又因勇藏獻二本府内侯皆托文吉　丑六東至　久坂玄機来乞字飯之　小左衛門来　大村斐夫使人来致小原新太郎所送乾糕　寛平来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六十五

嘉永二年己酉三月十三日

遣長五郎於北渚氏送其所屬寄題長嘯館詩夜坐月照書朝起雲生硯苔色連階清竹陰匝屋邇只有長嘯聲幽人不可見冠霜如雪寒甚以寒暑針測之當小寒候　發荅松森仲助柬　午後携晃耀訪久阪玄機於萩倉邨玄機曰其將歸鄉今夕與伊藤賢藏者拜趨余遂訪市左衛門病不見渡舟津橋訪文吉於吉喜氏不在留寄兵翁柬及贈渡邊物右衛門革羹一筐焉而出至春峰氏講如例

先是服小川清淳藥贈銀不受今日贈書以謝申牌歸　小林新助來不值　盍舟赴京師因託寄石舟柬　夜玄機使人來曰有故不得拜趨

十四日

論語講終　午前將出謂德悟曰將遊子家別業子歸路追我於府內邨既而携長五郎訪春波又訪莊三郎德悟至余曰子先往余出日方午乃投鮓萬店食至德悟氏別業不在遣長五郎報之余假寐焉長五郎返曰得悟不在其母曰兒有急務而出謂先生必過我家不料其直至別莊也乃起觀園櫻開萄茁與前遊相去僅十日而春色已盎然出過三番菜花方盛過梅田訪五味貞藏於三昧氏不在主人慈仙見供酒又走人招分部九環九環携島桐菴者至有盛饌主人則不飲食日沒辭送九環至其家戌上牌歸　文吉來告別不值　祿郎來不值　溪琴柬至

十五日

昧爽受諸子賀申規約　遣長五郎於河茂氏取遠思樓二編八部托文吉送諸南陵兄　行德元恭雄

哉敲月吉太郎善四郎來賀　元右衛門多仲來　文吉使人來乞酒及味噌乃托寄南陵秋雄二兄柬　立齋使圭次來曰請午後陪遊俟至未下牌不來暴遣長五郎促之申牌始來時元愼來在座要之同出至北野入一方店設榻花下而飲今日牢晴日沒後紅霞綠靄與萬畦黄花映發妍甚立齋携轎夫三名皆醉喧呶立齋將與余逃飲于別店走出使元愼先歸既而轎夫尾來攫袂立齋不得已復返店余要一轎夫去曰汝不得不送我立齋使店婢追余轎夫

謝之而從余月照黄花明亮如晝至平野街轎夫辭曰醉極不得隨也許之　余謂德壽等曰明日昧爽柱觀櫻祠花吉太郎聞之来宿

十六日

寅牌起吉太郎旭雲德壽晃耀專隆而出過高麗街至天神橋市人未起孤月在水比至櫻祠天明茶店猶鎖花露浥塵清閒可愛徒倚至源八渡不見渡舟隔川見前堤櫻花太殘歸路過漁家議買舟直貴乃止余以淨之公忌日買鯉二頭放之卯下牌歸　庭上櫻花盛開招塾生十人（元愼吉太郎晃耀壽作玄策畝月德壽專隆一憧旭雲）飲之分韻賦詩余得畫字詩長不録　遣長五郎於慈仙氏借史緯三套　鍛冶猪来　夜壽菴来飲之既而同出觀舍東夜肆

十七日

藤林泰作來　午前畝月導余及晃耀德壽將赴其家途訪文叔文叔將飲強留余飲既而至畝月氏其父見供茶及飯庭上櫻花爛熳如雲昨年衝雨至方一期也忽得絶句（櫻雲適日澹無風下榻晴窓茶靄中猶記去年今月事青簑帶雨叩

琳宮）自後門出歩鯰川上欲乘舟然無能棹者申上牌辭遊櫻祠花開者比昨朝益多而遊人萬數軟塵如雲不堪喧俗乘渡舟上西堤櫻花比東堤倍蓰焉且多嘉樹取花下蹊沿川而下渡天滿橋訪佐藤善三郎於彌平坊不在訪香川一郎亦不在訪壽菴黄昏歸　了悟来不值　遣長五郎於慈仙氏　夜遣專隆於泰作逆旅贈羊羹　盧舟東至　夜半腹痛暴瀉數行

十八日

府内舟子安五郎来致南陵兄本月二日東來曰本月八日吾將辭府内歸日田又曰卿客臘所送書二筐猶不至疑托於中津舟也先是宗助屢言所送書既至府内矣乃使長五郎問之答曰送書之舟既至府内有明徵不須疑也唯疑彼地吏人誤斂諸公庫而已吾將護東詰之　午後携德壽畝月專隆赴九条途過立賣濠入新街訪憲學不在渡大小二渡至茨住吉踞樹下假店而觀菜花良久去講於春峰氏如例訪匝七不在過安治川橋渡大渡訪葵園申牌

歸　分部九環來不值　信列飯田人圓山順助來見　九山使人來送日本史

十九日

多仲導其父左仲來訪余謝庖無婢僕不能供酒而送酒　專隆壽作請撰名字既而導歩北野曠甚至一方店午食取田間路觀堀川櫻花遂渡天神橋雨將下走至龍讃氏數日前龍讃以柬請臨故也文叔在座主人供酒少焉納堂耕石至黄昏歸　周友來不值　原氏來自江戸歸途來訪不值　婢倉數

日前歸家今日與其叔母來以兄病請暇而去　左三郎宗助來　夜大雨本月每年多雨今年牢晴十餘日百花無損人皆稱爲無雙好春至是始雨

二十日

塾生將野遊歌學　樵禪東田貧道昨自京師至今夕幾舟不得拜趙頸送貴集一部　蘆舟自京師歸　藤林泰作東至　午時携蘆舟德壽旭雲梅洲敲月晃耀專隆一幢壽作元慎知忻出僕久次郎從途過龍讃氏渡天神橋溯淀川觀堤上花朝來曇而屢止至是強風殆吹入倒櫻花亂落如雪市人畏風不出不復似平日塵噪至堀川開口群櫻悉開披堤東假店閑行厨而飲余醉假寐申上牌沿堀川下至吳樸郎觀花接路西店圃有角抵場德壽蘆舟等交裸角力雨將下乃去至蛭子祠酒畔與旭雲知忻先歸諸子夜歸　九山來不值　渡邊順八郎柬送金二百匹賀梅墩詩鈔成　春波來　遠長五郎於西匯七氏

二十一日

雨晴寒甚　始講易　祿郎來曰某得罪江原氏將放還敢告余曰且忍而謝　新清來　理美幾來所聘人　小竹東商其所作攝西六家攝東七家序文余亦送讀七家集詩乞正　遠長五郎於福光春齋河邊匯七三家皆謀婚事也　未下牌立齋與其内弟松田某來導遊北野某別行既至一方店某携妓二名而來有酒隣室有數客亦來合佛蹈舞喧呶蓋立齋知余厭衆客故竊先遣諸客焉也日没出過北里中展亭余以腹痛不復飲獨登樓假寐隣室有艶客

數人吹笙鼓絃歡呼甚中有一客自樓頭旋滴街上行人首行人數輩入亭詈客聞之呼曰覆杯水而已而曰尿誣我也奴若嘵嘵我將鬪主婦出慰客曰彼醉人也公莫抗行人聞之詈曰謂我爲醉人乎客屢撫刀將下主婦哀請百端行人曰若不出旋者而謝我將訴官主婦亦叩頭謝罪行人不可余恐有變下樓告立齋欲歸立齋曰今夕吾所伴皆天滿吏人他人不敢妄引告公莫憲連累乃臥行人去主婦請客下樓而引立齋等臥余側先是長五郎來迎余乃稱

腹疼不已獨先歸時已四更街上無人月色清亮

發荅泰作柬

二十二日

河茂來　藤禹來　雄哉來　俊安來　遣長五郎於大彌氏托荅渡邊順八郎柬焉　文叔來話次壽菴與歌師有賀某來曰聞四橋有盆松甚奇將往觀要余出至四橋初謂松在人家庭中也而藁席葺屋絓鼓齋奏巨組遮户納錢而後許入焉狀不異劇場松皆巨幹細枝高不過數尺屈曲成龍虎龜鶴之狀凡七八十盆每盆有名甄不堪鄙俗然俗客歎賞不已歸路訪仲英於其別館主人供酒夜歸文叔逹別二子送至　一僧來謁曰某舊名綱九十四年前學先生於界浦

二十三日

俊安携江户人聞長年來見曰長年將張書畫筵其期未定請左右之　猪月來告奉主旨赴長門　發寄南陵尤柬於谷口氏　午後携壺舟巨石赴九条讀如例講後訪亞七使壺舟先歸曰今朝立齋約遊

長安寺矣須遣長五郎告我將歸焉未下舺歸長五郎曰立齋已往乃携壺舟久次郎出至一方店令久次郎返使壺舟先行見立齋返曰已俟乃往立齋方與信淨兄弟飲于園中寒甚借信淨衣而移席于室日沒立齋與主人復移席一方店余先歸　越後人豐後屋喜助來乞字佐藤武一來乞字皆不值　先是福光春齋來曰姫路木村氏有一女娶之何如余謀諸藤林泰作泰作謀諸姫路人素顏素顏答書曰大阪人綿卯甚與木村氏善云云數日前余告諸龍

護十年前綿卯因龍護學余龍護告諸綿卯綿卯曰其有事于姫路將自往此件若晃相委請竭力龍護曰諾哉綿卯謀諸木村氏姻播勘者大坂人春齋聞之不懌東余曰木村氏件公若用綿卯無所用僕請辭

二十四日

昧爽携旭雲赴龍護氏示春齋東帰路過春齋氏曰綿卯未西下欲與公相見謀之春齋悅　龍護來

二十五日

午前訪洪庵謀家事遂訪春波不在訪荘三郎談及

五大洲地理過午不食大飢狼狽歸　午後訪藤禹遂訪九山明圃尚齋皆不在訪祿之助使長五郎視敬證在家否且托寄渓琴東于河傳氏返曰敬證方有事不欲先生臨乃歸途遇尚齋引至其家供酒黃昏歸　僧雲堂來不值

二十六日

藤禹東曰午後將飲訥堂請臨　晃耀檀越二人來見　遣長五郎于惥仙氏　有馬凌雲贈棘鬣　午後携旭雲訪立齋曰明日欲飲兄及令内弟請來立齋曰諾遂訪龍護孔直在座與語歸路過藤禹氏訥堂河吉在焉主人供酒黃昏歸　藤林恭作將移家京師來見致東景所送金及東乃裁寄石舟東托焉

二十七日

遣長五郎於立齋氏曰今日必見過答曰有事不得拜趨復遣多仲曰吾既買肴矣答曰然則晚往余恐其不來乃招長平龍護藤禹長平辭　日田人九吉使其僕來送南條董一郎東東曰其與貴鄉人同舟至鞆故托此東　宇田川興齋東至寄金二朱　越

後柴田人青木三之允播磨宍粟人安田博來見請受業二子寓藤澤氏　仲英來　龍護藤禹來飲之　聞朝川善庵卒藤禹話　善庵以經術鳴于一世其行事人之所知不必記也往年大村侯招余實善庵所薦時余未識之也其愛才可知卒年六十九余為慘然

二十八日

巨石歸鄉　東景送巨石金三歩　長尾良哉東至寄茸　招立齋飲之　作丑六所屬牛贊送諸其京師僑居　午後携壽作赴九条途訪弟　貞助講如

例歸路渡安治川橋訪小左衛門使壽作先歸致答
良哉東于坂田屋其東中包梅擻詩鈔二三編浪華四時雜詞一卷黄昏長
五郎来迎　香川一郎僧雪堂来皆不值　岡村在
仲来告別不值　藤禹送攝西六家刻紙以多脱紙
返之　春波來　玄圭来致信良兄弟東東曰萩侯
賜信友禄二十五石以繼父業故告

二十九日

遣長五郎於玄圭氏屬荅信良兄弟東焉又發荅石
舟東於卿夫氏　發田七郎左衛門東至寄金及紙

元愼曰家父欲陪先生舟遊顆臨　今日屢雨屢
晴午後携長五郎赴元愼氏半途復雨借傘于春波
氏使長五郎先之岡田邨屬荅七郎左衛門東馬東中
包梅擻詩鈔二三編元愼父子導入漁舟于其門前晴雨屢變
漁者曰今日至海口必無所獲不如溯洄街中也初
溯至天神橋網無雇發獲香魚不可勝計泝至安治
川舟番所側雨甚乃維舟于人家簷下美所獲而食
復溯至其門前出為時黄昏也雨不已歸元愼使其
僕送香魚一桶　九山使僮来　僧雪堂送菓子

明圓来不值　巨石還埜　信列人善兵衛来乞字
不值

晦

發寄東景東于脚夫氏　中津人来致棣園兄二月
中旬東　禄之助東曰午後與溪琴之子孫二郎遊
天王寺請臨乃往途訪藤禹不在訪賢了出訪河吉
屬答水筑小相東焉昨日河吉送小相東訪九山不在訪明圓
出訪尚齋不見留菓子而去至禄之助氏其父太郎
兵衛弟遣江屋安右衛門見禄之助安右衛門導至

河傳氏孫二郎在焉禄之助曰先生且先乃與安右
衛門往至高津南畔觀種樹家牡丹至下寺街禄之
助等又為路右一店蓄鳥獸主人呼曰天下珍觀莫
如我家者每人出八錢則許縱觀乃入觀之狸猴鵰
鷲鶴錦雞孔雀之類域檻而栖其所謂雷獸者蓋貉
狼者即大也出過遊行寺内登清水寺觀音閣地高
望迥山靄海烟菜花麥葉紫翠黄緑氤氳相迷唯憾
遊人雜遝加僧徒募緣乞錢不堪噪俗矣東行乞兒
成群遮人振袂而過本年天王寺有聖德太子忌祭

觀其遺物遠近士女來賽者日數萬寺西北門外設劇場數所竹籠造巨象者其名尤噪余欲觀之祿之助曰孫二郎公既觀乃止祿之助曰劇有讙閙帳者優人擬僧示太子遺物時之口氣使人大噱且觀之從之不堪猥褻余屢欲去衆不可俟一齣闋而出入寺門池側設假屋二所而置新造大鼓各一鼓徑丈餘塗以金泥或曰一鼓直千金渡邊屠者所獻三善清行曰天下之賊耗于浮屠信也自南門出將開行厨適索佳店不見乃至西門華表南側投一店而飲食畢西行過一心寺門前入焉寺境頗豁初寺荒蕪甚近年檀越請增上寺僧眞阿住焉眞阿有才幹善誘愚俗人呼為活佛於是獻財巨萬一新寺規大攻土木輪奐駭觀鋸斧之聲方殷自後門出至天神山綠陰蓊蔚而殘櫻猶可觀過田間路入長街黄昏至祿之助氏而歸　元愼使人來問北鄙遊期先是與龍護約遊多田箕面期在明日元愼欲從旭雲亦欲從

四月朔

寅牌起長五郎及旭雲束裝平明出門敲月德壽巨石玄策一幢晃耀請送使旭雲先報龍護使長五郎迎元愼余至松屋街旭雲來焉曰家翁既昧爽上途矣余詰旭雲曰昨日我使吾子約尊公曰明朝束裝先畢者迂路相過公見過之途須取松屋街思案橋我行之路亦然不然恐途中相失矣而尊公不待我何乎旭雲曰某奉先生旨時家翁不在家某傳言家婢且留牘焉而去斷無如是齟齬之理家翁下急異常蓋不堪遲怒而獨往也乃使旭雲走追龍護使一幢留候長五郎爲余與諸子至天滿街口旭雲左店頭曰家翁不見余曰何不遂赴横關之渡乎旭雲去余入店食良久元愼長五郎至乃出街左折生路也取田間路牢晴奇暖頗覺暑意行十二三町登堤即横關也旭雲迎曰家翁遂不見衆渡舟諸子別去上前岸村名南方行數町村名山口一雀自人家屋隙落余獲之顧村童十二三歲者賜之童拜謝過南宮原北宮原二村出於田間蛙聲閣閣過井有十八条二村有渡所謂小曾根渡也蓋十四年前所嘗一過

而地形全忘矣既渡上堤北行路左列松成行間鳥相呼有岐取左者稍下堤出於田間人家數十即小曽根也忽想僧綱丸家在焉使長五郎訪之返曰綱丸所住寺名養照綱丸改名霞臺將洒掃迎先生乃往霞臺喜供酒既而請送西北行入塢間一叟堀筍霞臺欲乞贈余余思從者之勞辭霞臺家僮携瓢酒追至乃借瓢入松林始聞早蜩左有大池霞臺別焉出松西北行十餘丁有村名岡人家百餘投一店午食出村過田間及塢際十年前與小竹耕石遊其尾

多田而經過處猶記其彷彿（以下地形甚詳天保庚子瑣事錄故不贅）而念忘地名未至池田里許問村名土人曰存八余曰甚似人名何如側有農夫曰尊鉢非存八也（尊鉢存八邦音同）余曰不亦奇乎曰此地昔有蘭若藏一鉢爲傳世尊遺物也故云過池田路右一店婦人出迎曰向有一衲年可五十五六曰我伴有挂眼鏡者後至若見之爲我告曰請疾步公挂眼鏡豈非其伴乎余知其龍護也曰然出至村端以炎甚買傘左溪而北行溪底有如白布物適鋪元愼曰千皮也余疑之行數百

步往往見屠人荷牛皮而來沈之溪西村名樋口一村皆屠者地枕山趾屋舍甚華見粉堞疊起如城壘土人曰張牛皮數萬而曝之也元愼曰俗稱池田伊丹釀戶汲此下流以製酒牛膏和酒故美釀戶病之請官禁沈牛皮則酒悉腐或曰屠者竊沈塩藁爲也爾後禁弛終復舊云踰坂猶記往年休坂頂店今也數店皆閴不見人疑天保新令苛酷僻遠之地多逃亡也將入多田有岐余謂元愼旭雲曰龍公性急或嗔我遲獨赴箕尾亦不可測而其所在不可幾也吾

子須左折路於多田祠側吾將直赴湯本以追之乃別使長五郎先走行適尋湯本逆旅比余至湯本長五郎出迎曰龍公在平野屋氏時申上牌也余既見龍護責其違約謝曰昨日豚兒來傳先生旨時某不在案上有兒柬曰先生曰明日昧爽吾先至松屋街而俟今朝婢告曰昨日郎君言俟於松屋街公遲遲何乎其謂先生無與人期而不相過之理然兒柬與婢言符恐先發也蒼黃就途然使僕告先生矣余曰然則令郎誤矣責僕則不來也　申下牌元愼旭雲

來　浴湯畢步至村北祠側晩櫻方盛鶯聲聞于新緑之間往年與小竹觀紅葉焉約明年觀新緑故有明年復約看新緑唯頌幽期永不違之句而不果今始遂矣立溪橋觀水車（狀詳往年記）良久還

二日

龍護將以昧爽上途余曰從者病於長途且此行以探勝為名何以匆忙為乃止平明遊村北遂渡溪橋徒倚久之返逆旅余謂龍護曰吾昨日不謁多田祠今日取路於彼地而會公池田何如曰善余曰公性

急須後發不然不堪我徐也曰諾乃與元慎長五郎上路行五六町顧則龍護在後右折取松間路至祠（祠及地形詳于往年瑣事錄）予托裝于祠前一店而入焉自南門出立于溪上見數十人荷礫而過視之皆碎片石帶金色者問何地産曰上流有礦問何地致曰村有冶處店人曰近年此地出金頗多也昨日聞池田至多田途中有鼓瀑欲觀之店人曰宜東返至松林盡處渡橋路於溪西也從之溪淺而清溯上流自祠西諸山出東走至是忽南折既渡橋沿溪南下往年池田赴

多田路于溪東踰坂昨日亦然蓋東西山脉皆至溪而斷甚間僅數百步矣溪西名新路數年前新開之坦而無石且臨溪上風色勝舊路遠甚沿路新店陸續乃知昨日所謂逃亡之屋者蓋皆徒焉也行十町許至昨日所過坂之西畔兩山益逼巉巖駢出其間不過二三十步蓋巖根相連而中間缺水勢約束自缺處過巖頂出水四五丈其根在水不知幾十丈水色黝靛繞至缺口直下瀉建瓴勢噴花撒翻者凡十四五尺而復渟滀如油所謂鼓瀑而實急流非瀑也

地形毫不異我鄕筏場此地若無缺處多田以東必成一大湖天工之妙不可測如此也土人數輩立巖頭坐綸獲香魚無數一店架溪就買香魚行數丁路稍右斜過一村渡小石橋左轉又過一村復出於溪上左右山盡水廣而淺入松林距樋口六七丁遇行人皆負牛皮又左轉至有橋處渡溪入池田街口至昨日路右一店龍護在焉店有高樓遠眺絶佳乃憇香魚以飲既而出店北行即池田赴箕面路往年所過炎甚汗流如湧余輩屢憇龍護先行乃使旭雲走

隨行十餘町旭雲侯爲曰家翁怒曰何不陪待先生而我徒手入箕面村口遊人肩摩本年聖護王遊此地爾後山祠有開帳之觀（俗出祠庫所蓄珍物觀人之謂開帳）奇遠近士女雲集左折取生路渡小橋土人遮路曰渡者宜納錢二文至祠前假屋比列醉人滿店登坂路右往往設欄盃王過時所作此地舊以幽邃名何物俗子如是壞了神祠側有剃場鉦鼓震動山谷祠後距瀑布八町沿逢乞兒成列瀑前亦有假店龍護在焉一翁見請乘轎問價曰此至十三渡四里直金二朱余

足疲欲買之龍護不欲翁曰二公皆乘減價二百錢矣（轎夫書得伴故減價）龍護不得已曰諾轎夫曰祠側不許乘轎請步至祠南坂下龍護先往余至祠側土人遮路曰歸人禁復過故路須取生路乃沿溪下溪設橋五所亦王過時所作每橋納錢三文是其所以禁過故路也至坂下轎夫十餘人拈鬮取客四人中鬮而翁不中悵然退余既乘轎龍護不在中鬮者往來尋之遂不得亦悵然退南行至村端余轎夫見龍護於店頭呼曰客在焉忽有二人肩轎而至龍護不欲乘余曰違約不祥乃乘轎夫又拈鬮余曰四人而二轎何拈鬮爲轎夫哂曰公重而阿師輕不可無鬮也南行過數村亦往哉所過至櫻井谷一店櫻樹太佳休焉龍護謂轎夫曰此至服部幾里曰五十町服部至十三渡幾里曰一里有半而遠龍護曰然則吾至服部出轎而賜汝四百錢何如轎夫悅曰我輩怯夜行若至十三渡日必沒服部而止則可未夜而歸矣余曰吾足疲甚必如約而可轎夫怏怏龍護曰憐彼苦亦仁術也余不答從者皆曰吾輩亦疲宿服部何如余

曰善哉龍護曰服部距浪華僅二里阿宿爲余低聲曰憐從者苦亦仁術也遂不決而行至服部休于菅祠前一店龍護出八百錢而附轎夫余諍曰錢未可與也吾不能步故買轎矣若無轎我宿焉從者皆曰善龍護病之謂轎夫曰然則如前約轎夫厲聲曰此至十三實二里也公若欲乘而往宜賜錢一千文余曰何違箕面之約乎且汝向曰箕面至十三渡四里今前程猶有二里則汝舁轎僅二里而得四百錢不亦貪乎轎夫曰櫻井谷在彼公食言乎余曰阿師與

汝約而我不與爲阿師轎夫許去我轎夫不許去轎夫默然龍護曰且飲命酒肴引轎夫飲轎夫傾數杯終不辭適先得錢故也從者皆切齒曰願宿龍護欲歸余曰日未晏話且徐步亦善乃行越三國渡西南行十三四町有岐標曰左赴本莊右赴十三乃與龍護父子別至十三渡既昏黑至上三番與元愼別既而失路出于硯橋余思長五郎苦乃叩平辰亭主婦善曰先生辱臨乃使人導至湯肆返而飲余疲甚宿爲使長五郎歸告德壽等

三日

卯下牌長五郎來迎乃歸　德壽述二日間事如左

仲英雄識吉太郎元琢近佐一議藏来賀河吉使人來京師人某來（以上淵事）長別僧津梁來備中久勘兵衞來致松森仲助柬及菓子矢野良藏來土佐人來致細川壯次郎柬有外添金子四字而金子不來故不受津久井又左衞門柬至（以上二日事）　龍護元愼旭雲來飲之龍護曰請明日與元愼兄來午食于我　小林孫太郎柬至　澁江九郎兵衞柬送肉糕曰某自遊紀州歸寓敝舍邸　周防人佐伯鼎藏携杉梅作柬來謁　發荅又左衞門柬于京師柳馬場小池下處伊勢屋善右衞門氏又左衞門柬曰鄉人海老屋坂次郎遊浪華故托此柬而坂次郎者不来柬裏書曰公若有荅書須發于善右衞門氏蓋坂次郎所書故外添寄善右衞門柬而命脚夫氏送之（又左衞門寄紙報以羊羹）

四日

休講　校藤爲所屬携西六家詩鈔中大人史余詩還之　午前携元愼赴龍講氏途訪立齋要之而往主人供酒及飯文叔至未下牌歸　日田丸屋幸右衞門千原欣右衞門伊豫屋傳七來致大人三月二日柬不値（三子各贈博多織帶一）　薩屋利三郎來不値　豊次郎來　夜幸右衞門欣右衞門來　五味貞藏來不値

五日

舘幸右衞門等於京街橋西畔逆旅不在　仲英來河吉使其僮來乞字　壽菴來曰笠原元春妻叔

父與佐山人某善某有一女欲配先生元春使我告先生乃使旭雲謀諸龍護返曰家翁命某明日赴佐山烟家問某氏姿德　滋江九郎兵衛來　有馬凉雲來　備中人勘兵衛來乃托荅松森仲助東（送梅鐵集三編）

安石携其女阿信來留宿　平辰贈鮓　東景東至

六日

旭雲之佐山　與安石謀導幸右衛門等三人遊天保山使德壽具舟及酒肴卯牌使安石往戒幸右衛

門等巳牌至其逆旅良久德壽來告舟既艤時幸右衛門往森倉郎未歸使人促之午後始歸乃入舟安石女德壽長五郎甫抵某從下土佐濠（徵）至天保山令日密雲不開雨微降而止比至山大雨借傘於店人而上絶頂遠山潜形尼崎以南往往見緑樹杪于烟霧間極似水墨畫過高燈籠臺南畔遊人皆在茶店絃鼓聲湧北畔一店十餘人列坐方狂歌亂舞多仲在焉見余愕然竄渡橋借一店即昨年與諸子休息處命羹而飲多仲來謝雨益下申下牌返舟溯中津川舟子二人一人上堤牽百丈一人操楫溯逆川出于舟番所側日没舟子一人醉甚殆不能揺棹屢與來舟觸終自墜水酉下牌傳逆旅幸右衛門等供酒亥牌歸　發荅東景東于脚夫氏　僧霞臺俊安關長年河茂立齋長刈僧津梁來皆不値　土佐細川壯次郎東送金二兩一步曰頼致諸日田　先是有悪猫屢盗肴今日婢捕之命長五郎放諸横濠西畔

七日

津梁來請受業長堀人日野屋某紹介之　安石阿

信來飯之　吉喜來　旭雲自佐山歸　多仲來別府一九郎來訪曰契濶十四年矣飯之　霞臺來河茂使人來取所借知不足齋叢書　夜携旭雲訪壽菴謀佐山事

八日

將之九条雨不果　橋本八百江自日田至來見夜幸右衛門等來告別曰明日赴江戸送之至其逆旅幸右衛門病江戸無好逆旅乃東信良屬焉　長五郎來迎戌牌歸

九日

遣長五郎於幸右衛門許致其所囑書　越知十五郎遊京師途來謁　午後携德壽出至西横濠寒甚過葵園氏借衣渡常安橋西折又北折取生路數町渡舟津橋至野田觀藤花又取田間路至聖天祠遊人滿焉乃至玉藤店飲今日寒風栗烈如初春候借衾假寐隣室有吹横笛者夢中聽之心甚樂比醒日沒乃歸　北渚東致过榮次所送銀

十日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五　二五

近年塾生人才委靡不振余謂宜園在塾者殆百人而書舍不過二十人其學政宜有異同而試業講讀及月旦評一仍宜園式是所以人才不興也至是始革教規分現在生十有八人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分左右隊每隊三人交番爲敵以應試業而決勝劣接屢勝者置上位上等試業四科曰詩曰文曰講曰讀中等三科除文下等亦三科除詩而加書其善否不可預期且自今日始　元愼致余畫霞臺來乃飲二子余醉眠比覺皆不在　立齋來　午後携德壽等往七郎右衛門街相宅遂訪春波不在訪宗助莊三郎談話至晚宗助示佐賀侯三月二十七日上官書書曰昨二十六日北亞墨利加船一隻入長崎港臣將往備焉敢告　亥牌上街火使塾生問近傍數家

龍護東曰明日平旦見臨

十一日

之龍護氏旭雲從龍護使河内禮明教見先是壽菴告佐山菴某氏有女宜娶余謀諸龍護龍護使旭雲就明教問女爲人今日明教來告女有淫行不可娶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五　二六

且曰佐山舟越氏姑嫁龜山太夫生一女女長嫁高槻太夫有故出方寓舟越氏其爲人善柔宜室家者余曰公親見其人乎曰不見余曰不見者難信我門人冲尚隆在佐山我且使僕長五郎從公赴冲氏問之何如明教曰善　安石東返所借金二歩

十二日

晃耀之宗師　眞島順道東至　多仲來致信良松園東信良兄弟送金二歩曰所賜尊集三月二十六日至云云　明教東曰夜來大風雨甚怙泥路請明

日遣賣僕　東景東至　立齋來與德壽敲月導余至網彥店午食店前有宅請宅主視之將登樓為柱打頭殆傷乃歸　阿波人秋田晴吉携前川文藏東來見密話曰文藏聞淡窗先生沒藏吊書既而疑其虛說也又藏一東使其訂虛實而後呈其一來時過筱崎氏問之長平曰旭莊不去此地斷知其虛說也　讚岐人携片岡民部東來東白往年公與添川寬平西山康藏辱臨爾後僕坐事幽因十餘年近年始赦（余文政丁亥遊民部氏距今二十三年矣）　發寄溪琴東於河傳氏外東

（添嘉永二十五家集二本）又木元右衛門來告別　發荅順道東子脚夫氏　野中元英來曰玄圭右眼疼甚恐失明將東玄朴告之乃藏寄冲齋東托焉　夜訪壽菴洪菴皆不在見元英歸　衛卒來告紀公甍過密七日

十三日

東溪琴　立齋來曰先生無意于九条歸路觀野田藤花乎其與德壽先往俟焉余曰諾　使長五郎從明敎之河內　始聽諸子講易　片岡民部俘小國仙三郎來不值　午後與旭雲赴九条途訪雄哉又訪又木元右衛門於百間濠德兵衛氏渡大渡而至春峰氏講如例歸路訪吉喜不在至野田俟立齋焉日晏不至旭雲忽引一婦人見余曰賤姊也歸至福島遇寬平立語別至道空坊昨日余謂道曰明日或訪土井子（道一近為一郎弟子）疑一郎或俟我乃（卻）步四五町訪之一郎大喜供酒使其門人十餘人見余使謙藏之野田視立齋返曰不在夜歸謙藏送至　祿郎來不值

十四日

森淳藏來（舊名圭次）出其兄春濤草稿乞正　角抵覺藏者（日田人）來請見以病辭　恩塚作兵衛使人來乞字先是作兵衛責余取金余欲絕之然不欲公言之見其使示我意焉

十五日

受塾生賀　與吉太郎旭雲輯乙巳以後日間瑣事錄十餘卷將謄寫之　河茂來曰藤禹近刻浪華雜詞及攜西大家詩抄載先生詩某父子欲刻先生全

集布諸天下而先生貳於藤禹何乎余曰公父子平日不來謀於我而藤禹謀於我是公父子親我不如藤禹也公父子今後須屢來與我謀曰諾　春波來

秀太郎來　載寄大人東封之外書藏本壽六名

遣壺舟於又木元右衛門逆旅托焉（元右衛門歸路過小倉）

晡時長五郎自河内歸致沖尚隆東東曰舟越氏婦人容德皆美然其將拜趨言其詳乃携長五郎赴龍護氏謀爲歸路邊支叔氏龍護亦至小酌酉上牌歸

十六日

宗助送示秋雄兄與宗助牘牘曰家弟囑公送遠思樓詩鈔等二筐者春初傳我府内僕時臥病不親檢察晉徒誤藏于公庫及有來東始知之既報日田二兄矣云云　小國仙三郎來乃托谷民部東　昨日聞九山弟卒（春波言）午後往弔壽作從途訪藤禹河吉使壽作迎德壽於東本願寺坊所（今朝約故）有與往九山伏酒余引食有喪者側之語而辭不可九山話曰今曉賊入敝廬家人謂亡弟靈現恐怖甚比明知其賊也進之不及方聞官歸路訪河茂又訪賢了不在

夜携旭雲等觀夜肆遂訪壽菴先是余作讀攝東七家集詩藤禹命工彫之太拙故請壽菴代書也　恭輔來

十七日

東赤井恒齋問舟越氏婦人在高槻時狀（東托恒齋弟在安土衛者）　晁耀東至　龍護來曰今朝綿卯來曰其有病未赴婚路而木村氏婦人兄偶至其與春齋說之以廣先生狀兄大喜曰我意既許嫁然不知妹意何如我明日歸鄉而後凄荅又曰妹初嫁暴氏有子男女各一人男八歲當續父業而爲儒者妹欲携入後夫氏何如貧道曰聞木村氏非貧者其兄若年送養孤貴我保旭莊許之今朝問荅如此貧道欲導先生至綿卯氏面議乃同出途訪藤禹主人伏酒日昃至綿卯氏亦伏酒晚歸　立齋携信淨來不值　東作荆石來皆不值　青木三之丞安田博來

十八日

山本嚴祐東至東曰英夷船三隻至石州寡君（安藝侯）將修兵備然國貧吏貪人心洶洶　大新來曰有暇

過我　午後携壽作赴春峰氏駿月追至講畢春峰
及清淳泰亮池山新兵衛等謀飲余大島玄朔以有
事不至送着新兵衛先去曰願臨敝廬乃赴焉新兵
衛家在春峰氏東二丁外前有梁渡橋北行左折入
門池山氏九条著姓自稱甲刕武田氏裔世掌邑政
其園喬木百章廣而幽蘿栅間夏花交開庭東南隅
有一亭西南見天保山無尻堤諸勝主人引入其室
觀信玄所常着新羅三郎冑其真僞非我所敢決然
古色盎然又觀其家譜略曰勝頼死於天目山之時

豊公臣池山雅樂頭禄五千石獲勝頼庶子勝治及新羅
三郎冑武田氏寳器數十種劇諸公公曰名家之裔
宜無絶也然畏於織田氏乃使雅樂頭竊子養勝治
而悉賜武田氏寳器爲時勝治二三歲雅樂頭没襲
其家改諱曰一吉通稱池山木工之允後坐事而喪
神祖子上總介聘賜禄千三百石改通稱曰重三郎
以直諫喪福井侯聘賜禄如初大阪役獲級數十憾
賞薄而喪侯怒禁錮天下乃隱於九条村爲農復改
通稱曰新兵衛攻李悝地力之學寛永中闢葭島新
田是昭代大坂海口新田權輿也後六七十年市岡
諸新田成云寛永十年癸酉家罹災武田氏寳器悉
燬唯冑及信玄所刻毘沙門天面備前無名古刀得
完一吉寛文十一年没年七十七是爲今新兵衛九
世祖毘沙門天面背有識曰是我先信玄公所作至
貞享中其背朽壞故余修補之宗心居士宗心一吉
子也余欲觀備前刀新兵衛曰宗心以後不肖者世
出刀既賣矣初我家所有地三十餘石過半無公税
今悉納税或典於人唯墓地數頃無税而已觀畢返

於亭而飲黄昏辭歸　晃耀自京師歸

十九日

平旦土井一郎使其門人迎曰將淳漁舟速臨乃休
講而往乘舟於江戸濠一郎門人小川尚徹從一郎
新降網無獲至安治川使漁者降網獲巨鯉一頭沿
至天保山無復所獲乃出憩于一店命鮐美將去媪
曰必賜茶銭余曰諾媪數激言之不已余與尚徹相視
笑步至山頂一醫携數婦人開行厨爲呼一郎屬杯
又呼余余不應與尚徹下憩于樹陰一郎不至使尚

徹迎既不在乃迴山尋之今日天晴無風遊舟數十
管絃四起比初六日之遊快甚返舟一郎在爲泝且
漁不獲片鱗入古川一郎復降網得小鮮數十甲下
脾歸一郎氏一郎贈鯉余辭不可乃携歸讓藏送至
美鯉而送諸一郎尚徹　今朝遣長五郎於針利氏
托寄明教柬（内包龍蘋柬及余寄冲寬三柬）　霞臺贈赤小豆飯
菊池秋坪者來訪以箕作阮甫旨送塩谷甲藏所作
鈴木春山墓誌銘不値　仲奐來不値　夜椋亭來

二十日

秋田晴吉來告別乃屬荅前川文藏柬　立齋來
先是與訥堂約赴關長年兎角亭會期在今日午前
訥堂使人來告我伴多童子恐喧噪故先往乃携元
愼壺舟巨石德壽至亭登樓而坐往年中澤雪城作
書畫會余爲乞字者所苦（詳天保項事錄）中故今日畫蘭而
不作書乞字者初辭而不已後稍稍引去俊安引余
見設樂縣令屬吏多久寬藏笹山人石田洋五郎而
交杯又見菊池庫二郎既而設席一室與訥堂及其
門人居焉信淨父子道一等來屬我席余醉而睡比

覺洋五郎來問作詩之法出步庭中綠陰葱蘢入後
園有池有橋有舍有祠字有藥湯室高低曲折十步
百趣余欲浴湯室無箸者不許入爲扇屋文麗偶來
曰我有二箸乃俱浴復登樓揖俊安吉歸俊安曰何
不食乃就食席余輩始至即食俊安不知之而諸子
皆謂例當再食既食亭婢請箸皆曰午時既附箸矣
婢笑曰一箸再食無例也促箸甚急俊安來解之孔
直來曰將有所告余曰何事孔直曰聞公方求繼室
犢洧息女年甫廿八公若休承戴陋願納之德壽曰
何不使令女拜先生孔直引女至女面發赤不敢前
孔直叱之前曰何如余謝曰令女妙齡妖艶殊絕而
僕年過強壯安敢相配公且歸與令閨謀忽有一客
促孔直及女而去申下脾將出不見元愼皆曰蓋爲
醉客擁去乃歸　遣長五郎於宗助氏托寄南陵兄
柬（内包寄七人條兄柬）　雲別直江人勝部元應來請受業不
値　東野苔次郎弟竹腰政二郎以兄柬來請受業
不値　晃耀復之京師命敲月掌藏書（先是晃耀掌之）　夜
地震

二十一日

竹腰政二郎來　文叔來　昨日洪庵東曰僕欲爲先生聘鈴木氏然不可別有一婦人問其許嫁子否而後奉報今日載荅東屬於多仲　溪琴東至寄鮓有疾（頭痛發熱益昨日飲甜酒故）　白翁來　名針醫良碩翠江來　勢州人以小竹東來問溪琴別鋪所在

二十二日

發寄東景東　藪久石川鈍平來（鈍平昨年識於千保氏）　三橋某（江戶濠人壽菴所養）來田中島久皆森氏女有娶德公無

意娶焉乎　傳西室來　茅野貞助來曰隣家神崎屋平九郎欲拜晤請九条歸路枉駕　喜久貫齋來先是香川一郎曰將使所識一童子學淡窗先生請爲我作東屬爲許之今日安治川人手島屋又兵衛來曰一郎所謂童子者我亡友秦周助之子也周助臨沒託孤於我孤甚不肖我屬一郎教之百方而不悛其母繼母故縱之不能制也聞淡窗先生善化愚頑願使學爲我且携童來謁先生　淨界師來信良東至　赤關岡本作之丞來（十二年前所識）　關長年來　祿郎來　夜携旭雲訪壽菴遂館淨界師於洪菴氏旭雲去長五郎來迎

二十三日

始令諸子讀唐宋八家文判其優劣　發荅松園信良東於洪菴氏　發荅溪琴東於河傳氏　立齋來飯之　午後赴九条德悟元策從逢訪貞助曰歸途必過神平氏至春峰氏講畢要玄朔至神平氏主人不在其妻及客藤田謙次出接少焉主人見年三十餘目盲而善屬文喜使人讀書聽之奇男子也供酒

黃昏雨下長五郎來迎乃歸　俊安文叔來皆不值

二十四日

丑六自京師歸曰某將以數日後上舟言畢去　先是立齋赴高槻余屬竊問舟越氏行事於土人曰蕩冶而有俠行余遣旭雲告諸龍護龍護曰明日相見午前訪之不在訪文叔主人供酒招按摩者未至乃午睡比至龍護亦至未晡余歸謂龍護曰供夕食請來訪香川一郎不在訪壽菴亦不在其妻曰皆森氏欲許嫁先生故拙夫方往先生家告焉也　道一來

以土井一郎吉請來講　東景東至　蒔田東平但馬天民來皆不値　龍護壽菴來勸皆森氏宜娶乃飯之　夜訪春波及宗助屬索問皆盛氏狀　遣長五郎於匜左一氏

二十五日

有馬凉雲來　左一來曰南安治川第三坊坊正女容德雙美公若有娶焉意某請媒　龍護來　三橋竹次郎來　仲英來　渓琴東至寄菊池純太郎者稿三卷　立齋來　買棘鬣將飯左一霞臺偶來與

焉既而携霞臺訪龍護　柿並市太東送八谷源藏東鯨骨〈源藏送〉　菊池秋坪中富庄次來皆不値　夜春波來

二十六日

先是胸膈痞而疼茅野貞介診曰宜服下劑也送藥一貼劑以甘遂二三分余問甘遂藥性曰緩和下利而已昨夜服之少焉嘔氣大發吐二三次而瀉十四五行至天明止委頓甚　先是綿卯爲余謀勸娶姫路木村氏匜左一勸南安治川坊正女石井氏壽菴勸皆盛氏龍護勸舟越氏皆曰女家已許嫁諸不諧在先生意耳今日綿卯來曰二十日前木村氏義兄至某告先生爲人悅曰我意欲必妻廣瀨氏然未知妹意何如且歸謀焉某近日有事于姫路將往不知木村氏件如何處置余曰公且爲我見龍護師曰諾

元愼來告將遊京師　小竹東乞字　豊後僧松林相見者〈大昨年〉來見　伊丹屋又八來曰某昨夕自府内歸致大人範治孝也四月四日東　石川純平來信淨來　龍護東曰請午後見過荅曰昨夜暴瀉不

能拜趨又使人來曰既買肴奉候願強擧玉路乃不得已携旭雲赴焉飲且謀木村氏件余曰綿卯將以明日昧爽謁尊師善爲我謝曰諾既而龍護欲觀詩瀕亭書畫會要余往辭不可出至下寺坊疲甚龍護曰且過生玉持寶院眺望從之院在生玉祠南龍護先入告主僧請借西軒主僧見年六十許名密賢其宗旨所謂眞言律者氣象軒昂目擊知其畸人矣南軒地高出於萬井上海光山色周遭如繪既坐龍護問梵暦密賢應荅如流且述須彌說極詳余述五大

測及地動說竊賢不憚曰西洋人眼孔甚小其所探
窮五大洲地毬九萬里者蓋須彌中一界耳何足徵
余曰洋人言小而實也釋迦言大而虛也釋迦爲法
設教而公等謂實然乎竊賢益不憚曰古人如謝靈
運白樂天柳子厚蘇東坡其才學文章勝方今文人
萬萬而低首奉佛今之文人反不信佛何乎余曰猶
三高僧寒山拾得之徒湛其業行勝今時僧萬萬而從
事詩文耽樂吟咏今瘂羊僧一丁未識而戰視詩文
人耳問答笑譚良久竊賢快酒比歸辭出龍護謂旭

雲曰竊師方今碩德精研佛乘不減寶雲汝異日宜
師事旭雲曰彼一碩僧耳嘗不知學則不固之意被
視先生爲異端毫不知請益兒雖不肖不欲事頑物
龍護絶倒余稍怠痴乃南行過天王寺西畔下坂右
有一亭即浮瀨亭也先是京師婦人式部者與其女
弟子數輩送書畫會招柬及所作邦詞於余曰二十
六日請臨浮瀨亭余不知式部爲何人支叔曰式部
學歌千種公公曰古有紫式部汝亦名式部然未足
稱紫須稱鼠也（俗謂淺黑色爲鼠）黑黑人因呼鼠式部比入門

會將散無議余者松谷見余呼曰旭莊先生鼠式部
君榮也何不出酒醫歡飲以其辭不應余亦恐乞字
者者苦我竊引龍護手出過松屋衛丞思業橋東畔
與龍護別　佐一來曰石井氏件某屬江子萬和泉
屋德兵衛者伐柯明日攜德兵衛拜趨　數日前屬
春波探問皆盛昭澁二氏之家世及其爲人躬訪之
不在其舍人某見曰我主命某問二氏於其近隣皆
曰皆盛氏百事皆完而容貌不颺石井氏百事皆善
而其孫年過雙十矣薄祿武家年未四十才齎燦絶

近藤還三郎自伊勢歸致亦由連樋口柳齋柬

二十七日

昧爽攜旭雲訪龍護曰今日壽菴佐一綿卯等將各
來我家勸某所媒婦人請師爲我莅決之龍護曰諾
辰牌綿卯來曰某今見龍護師師曰廣瀨氏家室佯
婚路遠而中島安治川近舍近就遠事勢不便君且
續木村氏件某既會先生意某避婚路後此勉之事
若不諧速報我余曰諾去壽菴來少間龍護來乃使
人招春波未至佐一攜和泉屋德兵衛丞壽菴與龍

護坐於南軒佐一與泉德（和泉屋德兵衛倅書泉德）坐於樓上余去來其間和語佐一曰聞石井氏年過四旬其妹年甫而立才色勝姉卿為我謀舍妹取姉何乎佐一曰某數見其姉未見其妹故爾余問泉德曰石井氏有妹乎曰有為人何如曰才色無雙先生舍之欲娶其姉吾竊怪之余顧佐一佐一謝曰我過矣泉德曰妹在襄商加作氏其姉方在浮世巷別墅妹夜就姉處宿某與其父善某所言莫不從姉妹唯命余告之龍護龍護曰妹可也泉德走出少焉返曰吾見其姉告

先生將娶妹姉悅曰公所勸豈有不可公且告家翁我曉妹從命佐一曰泉德所言石井氏必聽之是事既諧也龍護大喜余曰如壽菴何龍護下將就壽菴語春波偶至龍護問春波曰中島安治川善否何如春波曰中島少而醜安治川老而美其家世則無優劣唯先生所擇龍護曰聞安治川妹才而美故勸主人翁娶之春波憮然曰數月來日野葛氏勸某娶石井氏妹某鍾情方甚然未告先生先生舊以娶其姉屬某探究其家世而今欲娶其妹或疑因某舍人編

言先生變舊圖而已龍護顧余曰春波公既屬意其妹先生勢不得不讓焉余未言龍護曰春波公娶其姉何如春波曰我與先生為姻婭素所願也我於先生執子弟禮而娶其姉於理似不可壽菴聞之曰是亦一理也龍護乃告春波意於佐一泉德二子曰其姉德行勝妹年雖四十姣如三十許人先生且往視之余下樓壽菴曰安治川老物也宜娶皆盛氏余與龍護謀所以使佐一壽菴皆無憾之術龍護曰不如儀先生手粕現衛會議也將置酒綱島龍護曰諸君皆

為先生謀而非為婦人謀也然各有所左袒先生恐遺諸君憾故不決願諸君平心而忠謀也壽菴曰然則我與先生往視石井氏姉春波兄亦與先生來視皆盛氏而後先生所悅之取余曰我眼昏實不分妍媸取舍在諸君不必自視之龍護叱曰壽菴老言甚善先生不強往視之議遂不決也余依違不答衆皆曰先生若不親往此議永不決我輩皆徒勞也已乃與壽菴佐一泉德出至浮世巷石井氏別墅泉德立門外佐一先入問石井氏姉曰泉德不來乎姉曰嚮

來既去佐一曰我追泉德遍尋街中矣主人曰公尋泉德何故曰有二客欲見之主人曰客安在佐一顧呼曰公等且入焉余與壽菴入婦人方與其弟食投箸進茶室狹而暗不能詳視其弟忽呼曰棗原先生何如壽菴愕然曰契濶哉其弟嘗識壽菴者於是謀稍濕婦人低首終不能視皆逡巡退出歸家龍護春波猶在座龍護竊招余登樓曰何如余曰其客姿擬糊不分然韻吐清雅未知年者或爲三十前後書來事壽菴尾來曰美則美也然年歲長於先生矣於是

龍護謝佐一曰今夕先生視皆盛氏而後決若不能決禱御靈神祠拈鬮從神所命皆曰善乃供飯畢散

圓友來　菊池玄昌來　一憧赴京師　三橋竹次郎來傳壽菴旨曰今夕皆盛氏至我家我將飲之先生與春波來視之　黄昏使長五郎迎春波曰臨棗原氏余携壽作至壽菴家竹次郎在座長五郎來曰春波不在少焉皆盛氏從其姻及婢一媒人至壽菴引之入室供酒酣使余見曰先生近視宜挂眼鏡余辭壽菴不可乃挂之然燈暗且婦人低首一無所見春波亦至獻酬數次皆盛氏去壽菴妻曰何如余及春波壽菴皆曰燈暗不見竹次郎曰容色劣所聞壽菴妻曰亦可也且幽閑靜婉年既三十五猶似二十四五人先生宜決余曰然壽菴曰石井氏雖老佳人也我知先生難決禱神拈鬮何如余曰善哉明日平且吾造鬮君且來鑒之壽菴曰諾乃與春波出途而謂余曰皆盛氏嫻靜有餘而殊乏姿首恐不如石井氏先生娶其姊我娶其妹何如余因禱神之約不可違也　夜使旭雲謂龍護曰事遂不決明日將禱神

探鬮不知婦人氏當鬮者幾人而可乎龍護曰石井氏姊也妹也皆盛氏也舟越氏也木村氏也此五名外宜副空名鬮一神意若屬空名宜皆停

二十八日

昧爽壽菴來曰先生且潔身乃出浴湯肆又使壽作浴曰吾子爲我使御靈神職氏既而剪紙作鬮五書曰河内（舟越氏）中島（皆盛氏）安治川長（謂姊）安治川幼（謂妹）姫路（木村氏）別副空名鬮合封之而入函中令壽作送諸神職氏良久歸發函有柬曰是神意所屬宜決焉函

中以紙包一圖開之姫路二字也壽菴悵然曰姫路
何人乎余因述綿卯代柯之狀壽菴悅曰神意不屬
安治川我無所憾去余即至綿卯氏主人猶寢遂見
曰先生家事本地既諧將使某絶木村氏故見臨耶
余曰否具誦昨日事狀及今朝探圖巔末主人喜曰
往日某說木村氏義兄以先生家世彼喜曰廣瀨公
當世名儒我家敢匹視乎將使妹爲婢妾云爾敢爲
至適武爾哉其眞摯如是某豈忍告絶蓋神意屬焉
我喜可知也某將以神意懇懇之余遂至龍護氏告

之龍護曰貧道亦將思綿卯屬焉　還寺郎來　宗
順來告赴京師　使長五郎發寄冨川嚴祐東於尾
太氏　午後携巨石赴丸条途訪神平主人田先生
若觀我別莊奉導（先是神平欲借別莊於予）予曰丸條講朝不可
後歸路再過出至龜井橋東畔南折處訪泉德氏佐
一晩來俟余述探圖之狀且曰神意屬姫路而不知
人事何如若木村氏不諧吾子二人請爲我周旋皆
曰諾讃春峰氏如例歸訪神平不在其妻見使一力
導至薩摩濠觀別莊莊頗幽閒然荒穢過頗教寺豫

訪雄哉歸　棕亭送肴乃招春波壽菴飲　伏見街
醫津田某門人松田文平來爲京師醫小森伊勢介
請曰伊勢介外祖岩垣音博士所著東園百絶及續
百絶二本謹呈左右伊勢介年甫十二顆乞先生書
一紙呈之外祖余曰諾　眞野順藏來至送梅漿詩
鈔價一兩二歩

二十九日

備後僧得聞來見請受業（得聞藝州來眞義弟）　周支贈紅鸞
集轄贈三橋竹坡部　有疾（下利心下痞）　駒井樸鄰之

助（舊名龜次郎）自江戸歸途過訪　遣長五郎於春草氏
致眞野順藏東　東景東至

閏四月朔戊辰

受塾生賀　藤禹來乞字　立齋來約明日舟遊
昨日惠海請明日與龍護德壽二師來臨午後携德
壽至龍護氏龍護導至備後街谷坊西折處蓮臺寺
惠海父子見供茶及飯有盛饌申下辭歸　夜青木
三之丞安田博來　下利數十行終夜不眠

二日

丑六來告別且介播松者相見　雄哉來　分部九環來　午前立齋來導曰舟艤而俟於大江橋側乃往焉不見舟立齋入中辰亭使其僕導余至櫻橋東畔舟子家余以暴瀉故不堪委頓借枕而眠使僕迎立齋不至良久僕傳立齋言罵舟子婦曰舟小不足載客何不別艤大舟乎婦曰今日更無大舟余曰副漁舟亦可少間中辰亭女來引余至亭立齋曰我將携亭老婆去婆親粧未終故遲余曰我病甚願臥立齋亦可意余違約不赴舟乃親赴舟使僕迎余舟在

蜆川北岸一方店主人及二婢先在舟而作飲食余曰舟寬何用換乎初謂我入舟必解纜也而日傾不發余促之對曰中辰亭老婆未至余數出舟上厠興趣索然未下婢老婆携一妓一娼二小兒至溯過源八渡至堀川閘口出舟上店遊舟三四相繼至立齋厭見人返舟更溯七八丁繫舟上南岸余在舟中少飲食至是就村家借厠暴瀉數行立齋施氊單上而臥令日密雲不雨皆鬱陶不樂余不能復飲食促歸不已立齋不得已迴掉入蜆川時日將沒余出至中辰亭上厠立齋餘興未盡更欲遊難波新地數使人迎余余借衾臥曰不能復往立齋命主婦看余病而遂赴難波新地酉牌余使主婦雇送者歸終夜瀉數十行　香川一郎使人來曰豊島屋又兵衛將以秦周助（秦周助父名者）襲拜謁請爲我見之　遣長五郎發寄眞野順藏東於脚夫氏　三橋竹次郎來橘幸齋來皆不值　有馬安輔入塾

三日

豊島屋又兵衛携秦周助來謁曰周助將學淡窗未

子請先生作東屬焉周助去又兵衛曰彼兒傑驁難制故將遠放之然彼聞豊後在百五十里外將不肯行故欺曰備後某既嘗托孤之任勢不得不親携往也　午時暴瀉未止走長五郎於春峰氏告今日休講　戴寄大人東托諸丑六（丑六在播松氏）使長五郎問之

春波來　道一來以土井一郎旨請來講以病辭

壺舟介加賀人中島東齋者相見請受業　午後與德壽壓舟敲月壽作至高麗街相宅又至新天滿坊相宅　夜玉木省吾至入塾

四日

自大昨日至今曉瀉六十餘行雖無腹痛疲甚午時稍止　但馬天民來　佐伯鼎藏來　村上秀太郎來　還三郎來告別　遣盧舟於河傳氏托寄溪琴東　中島東齋入塾

五日

以淨喜公月忌故作蕤豆飯招敲月等　室松太郎東至　橘幸作來　携者吾德壽敲月周視街中西相數宅迹訪藤禹又訪壽菴　石川銑平來不值

六日

仲英來　敲月贈紅鱉魚乃招龍護立齋食之　草野忠右衛門東至　慈潤東至　竹腰政次郎東至送蕤豆　先是龍護謂其檀越某曰淡翁親書孝悌烈女墓詩見贈貧道欲刻之遍贈世人何如余在側曰善哉昨夜旭雲示搨本法帖曰家翁曰是雕工某所刻頗巧貧道既命刻淡翁書矣工欲得刻費金二兩二歩貧道請獻金二朱其餘先生募之同社余曰此事本係尊翁心願我慫慂之耳而使我募同社是以我爲主矣烈女我姊也我爲主奇觀世人不態無嫌焉且一紙刻費金二兩二歩蓋世之所謂支那樣正面搨本者其搨費極貴是尊翁所未知吾子且謂贈搨紙一葉於人彼以其直爲何如乎旭雲曰恐不過銀一錢余曰然故我知尊翁率易未嘗究此等事情漫然命工矣吾子須往白我意焉旭雲告龍護龍護使旭雲之雕工氏傳之雕工來見余曰某未知所以得罪左右昨日所命今日停之何乎余曰卿且言搨費曰我所刻係正面搨則一紙直銀二錢五分矣

一日能搨幾紙乎曰長日二紙短日一紙矣余曰是我所以停之也夫龍公本意將搨二三千紙遍贈世人以奬孝悌其費銀五六千錢則豈能給之耳卅年所搨不過四五百紙不亦曠日彌久乎工默然良久曰實如尊旨去龍護來余問公知我停刻之故乎曰旭雲蓋恐募同社之速賣名也余曰否公且謂搨費若干而一日能搨若干紙乎曰一紙搨費蓋不過銀一分二三釐一日能搨千四五百紙矣余曰果如我所測是我所以停之也因話與工問答之狀龍護大

愕謝曰貧道性疎脱毎成事而後悔此件若微先生績密殆憤事矣　前金沢人阿波屋彌兵衛使人送證券曰東齋者我親姻也若有疾病或事故某任之不使先生勞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六十六

嘉永二年己酉閏四月七日

仲英来　佐一来曰某在日田有一子罹亂時某出家不知存没願屬先生宗族索尋之余曰今日豊島屋又兵衛者将之日田我托伴人且東我兄屬之言未畢又兵衛来告別乃引左一相見又叡寄大人南陔棣園二兄東脩又兵衛　石川鈍平来　僧浩然来（浩然舊名文周）致大人三月二十三日柬　石每東至乃發荅柬　携旭雲訪霞臺北江戸濠儒居主人供酒

歸路訪俊安新居（在霞臺東）不在其妻見　多仲来不値　夜安田傳来　有疾（風邪頭痛）名諸子話怪產每曰今日至花岡氏乞藥有佀馬病客焉曰本年三月我邑有夫妻托二歳兒於母而出耕者暴雨迅雷遽歸見母将投井驚止之母曰吾置兒於室收麥于庭比返不見吾無顔見汝皆泣曰安有以児傳母者乎遍索不獲居數日夫樵於山喬木之嶺有嬰児啼聲乃募村人揉繋絁而上有鵰巣児臥焉取而下瘤甚亂之一再妻覺乳疼曰此児吮乳異常夫曰久飢吏異常不亦宜乎兒日肥夫大喜妻以乳疼終不樂一夕妻魘既醒曰夢児為異鳥猙獰可怖将食我矣請棄之夫呵禁之明夕妻寢忽叫曰疼疼夫遽秉燭至亂房咬断如截血浸牀蓐児不見妻明旦死得壽曰前月過本曽人曰本月我御有一奇事家工結屋山中而鵰材木山深無菜鮭輙入洞羅蝙蝠炙之一日有鳥入庖大如鵰長尾瞬目形甚獰投斧獲之烹則硬如石久而肉殖溢鍋移諸炊米数斗之釜亦溢盈焉而聚家聘駘無敢食之有喜助者獨食曰美不遜鮭

息家怖竊覆之喜助歡惜就地下着而飽居數日喜助膂力頓増目眈眈視於是少者悔不同食老者喜不同食一日喜助自外入呼曰吾與諸兄交篤不得白實吾自食鳥後每見人涎下不已以為一食人肉死無憾然忍至今日兄等且去不去吾不能復忍衆衆装去剤助者遺烟嚢将返懐衆止之不可既而不来家不得已皆返見剤助為喜助所劈方噉其股各提斧斤圍之喜助遁入後山軽捷如猿

八日

紀州僧冷雲來見致溪琴柬　霞臺携高巖衛人林元孝來請受業　多仲來　午時使巨石先之丸条報余將至既而携恭輔往講畢勝光曰惠學在敝廬乃往見惠學請從過新街渡送至其門别訪雄献不在　龍䕶來曰長門僧晃嚴携須彌山機來說天文請來聽六郎偶來在座同出旭雲從六郎途别龍䕶在長光寺晃嚴見出機觀之而陳須彌四州之說甚詳而余暗天理不能記也主人供酒見其義子旭雲養兒文叔至日沒辞龍䕶回明日請携冷雲師臨其野

順藏來至　今日丸条席上藤澤恭菴出渡邊物右衛門東附余　元業以疾出塾　毛利良平來曰某數日前自江戶上京　恭輔外其族野上正藏者桐見於是長五郎欲寓塾故屈正藏為僕始宿其家

九日

林元孝來聽講以後不記　歐月贈紅鷺　元慎自京師帰來見龍潭來乃飲二子壽菴冷雲亦至午時余將之長光寺觀晃嚴所製望遠鏡四子及盧舟德壽等請從乃使旭雲導而往龍䕶及晃嚴晃曰鏡既藏不用工四名不能置諸臺上臺謂鏡臺牖後觀月光奇願再過乃去途過高巖衛第二坊桐平井東一故宅携龍潭帰供夕食　天草木村隆平來訪不值隆平二十六七年前同余在亀井氏　安田七郎左衛門東至告發中風　江戶人井上亀三郎來訪　霞臺來

十日

木村隆平來　菊池積一郎後琴義子稱孫三郎舊柬曰今日與冷雲舟遊請見臨　吉太郎曰原老柳左一郎碗欲供午飯乃與省吾盧舟赴焉盧舟有病欲請老柳治余

外之桐見老柳請書樹人洞三字扁額曰世人喜樹草花老妻同草花者旁人而無益不如衣食貧人吾喜其言符樹人之意偶閲先生詩鈔有樹人成永圖句故請一揮而已乃書數紙畢主人供酒飯金雪來同席角牴綾川乞字為書如虎二字午後帰　神埼屋平九郎來　多仲來致堀内忠亮父子柬忠亮送金二歩　鈍平來　藤林泰作東至　清一郎使舟子迎曰俟於東濱携正藏赴焉清一郎冷雲及二女數僕在舟隆乃使正藏去溯至櫻祠側出賽祠從倚綠陰之

下有梔尾来曰我年八十一親出沽茶請過我店避
去復追及嘵嘵不已乃返舟溯至堀川閘口舟子曰
北有妙見祠幽静可愛乃出路于堤上迤東行二丁
許左折入田間豐草達離数百歩出于鶴満寺東畔
有禅寺焉入門忽聞鳥聲如人欸仰視緑樹聳茂不
見其形出至鶴満寺門外見黄鶺自松頂起聞妙見
祠在西南三丁外乃不往返舟回棹至浪華橋下椒桃
而止日没泝至西横濠二子曰且赴南邉乃使冷雲
出告者吾曰今夕宿逆旅而詰朝歸矣至道頓濠出

山城亭召二妓侑酒令雛妓弊貞牌精一郎去余與
冷雲宿終夜暴瀉

十一日

昧爽起冷雲同帰　得壽贈紅鱟魚轉贈精一郎
宗助送南陵見四月廿六日東又送簡堂君東 君贈金百
迅　携冷雲赴平辰亭午食畢而眠申上牌帰冷雲
去　小倉吉雄祐阜子養 以大人客臘十八日東
及祐阜東来見曰某将學洪菴請先生紹介　平九
郎来請受業　晃曜一道東至　遣者吾於木村塩

平逆旅及阿波屋猶兵衛氏　夜歩街中歒月得壽
等従　梅洲来告之京師

十二日

仲英来　午前携正藏出訪賢了遂訪大新主人供
酒飯訪裏閑雨下借傘至龍護氏未牌歸　立齋来
不値　松兵衛東廻東曰某近上京　勝光贈紅鱟
魚及章魚　精一郎贈枇杷　平九郎来 以後不必記
多仲来　栗真島順道

十三日

壽菴来　鈍平来　午後携得壽正藏壽作出訪平
九郎使得壽正藏之龍潭氏報余将往 先是與龍潭約今日相遇
至九条講如例畢正藏来曰龍潭俟矣令正藏帰携
壽作過安治川渡及蘆分橋左折傍逆川而至南徳
寺余贈紅鱟魚而作飯焉飯後展醉墨恭宸二墓誌
潭送至其舎南田間採蠶豆及午蓁贈余黄畠入江
戸濠得壽別帰其家　備前人藤本澤之助来請見
不値　夜荊石来　携者吾巨石恭輔歩于街中欲
訪龍護使者吾視其在否不返乃往龍護不在其妻

見良父龍護自外歸出綿卯東示全東曰木村氏義
妹件似既諧請報之廣先生先是荊石勸要古山精
齋妹（精齋往年學余）既而妹病今夕荊石來告其痊余諭以
木村氏件又見龍護告荊石旨龍護曰木村氏若不
諧古山氏可

十四日

宗助來　菊池秋平來傳箕作阮甫言　訪小竹致
簡堂君書竹石贊（上有北竹石適應編下有此石竹兔絲墓竹居石居相傳相宜君子同熙有類於益）遂訪春波不在訪宗助　藤本津之助來不
值　吉雄養正來　藤高剌壽菴所書讀橘東七家
集詩而送之乃遣長五郎於壽菴氏示之　往平野
街相宅　細川壯次郎東至　黃齋嬰敲月等步至
會北萬人墓路問何敵曰有二人中上牌始鬬至今
未休互摑髮咬膚流血被面既瘦不言殆如死者

十五日

受塾生賀申規約　林元孝吉太郎來賀　藤本津
之助來見　春波來　遣得壽於一郎氏送所屬書
長五郎出寓塾看吉來居就家使二子支揮照檢

家具　眞島順適東至寄草稿及全

十六日

林元孝言仗見街有好宅乃嬰敲月等往相之　行
德玄恭來　石塚口屋小兵衛命添前日所買唐錦
龍護來曰綿卯赴姬路途中病故無來信意十三
四日當傳姬路則其報書至必在十七八日矣　黃
齋訪荊石遂至壽菴氏話間忽聞鐘聲從者曰上街
火即歸將發正藏諸子候大新等火止　訪雄哉謀
僦居件　發答順適東于脚夫氏

十七日

胸疼甚　僧浩然來飯之　使者吾往見平佐謀轉
居件　先是余欲借雄哉東隣使雄哉謀諸屋主今
日雄哉來告宇田川主水有欲借彼屋之意

十八日

疾益甚遣正藏於春峰氏辭講　小竹東而屬寄羽
倉氏東　安藝人橫山三次贄大人範次四月十七
日東至曰某在豆園月餘家父東曰吾在大阪與旭
莊先生居密邇汝須來待就且學先生也故至此地

岳翁四月七日來至（在大人封中）　洪菴來致信良本月
初六來　祿之助來　分部九觀來　有馬凌雲來
贈鮓乃供蕎麥　先是與喜學約今日九条歸路相
過今朝以疾故忘辞之藩碁喜學使人來送者曰朝
來奉候何違約也乃招（玄）齋藤高春波莉石皆不至招
雄哉至使敵月得壽旭雲安轍陪飲焉既而與者告
送之至新天滿橋　宗順自京師歸來見
十九日
龍護使人來送綿卯東東曰木村氏件既諸敢告乃

侯旭雲拙見龍護且東之曰某當拜趨然以疾故不
能也公且為我東藍田（號）綿卯謝其勞且促婚期返曰
家翁切欲相見　河茂來余曰欲送拙集二三編各
四十部及遠思樓詩鈔五十部於日田二本皆非經
校正者不可也卿速製焉曰諸既而使僮來示指墩
集一本閱之校定前之本也乃令別製　備中人姜
八來請受教　雄哉來曰主水與借彼屋之意唯先
生之意乃使雄哉謝于屋主　春波來曰今夕木戶
谷口二子來候先生某獻徵有　壽菴來　土居廣

之助來　栽寄簡堂應齋二君來贈遠思樓詩鈔（初編于簡堂君）
使者各長五郎點檢所藏紙　申上牌訪龍護和別
僧真光在座龍護曰藍田既之作列矣歸路少過本
村氏告比其至姫路寄東焉不然事或齟齬余曰善
同真光歸真光恒遠賴母門人也　春波送酒肴
黄昏兩注三郎使人來言今夕雨請他日拜趨乃告
春波既送酒肴面下牌將使長五郎返酒肴比出門
春艘與二子來飲夜深去
二十日

平九郎贈肴　吉雄養正來謀學緒方氏乃令往見
多仲先是余屬多仲為養正說洪菴矣　霞臺來
移席南薰室　浩然入塾　在拓浩然以下諸子告
曰吾將迎新婦不便同諸兄居欲返諸兄所居之室
于屋主而移諸兄於吾所居吾別居三四町外之宅
每日平明來居南薰室監諸子業且了一切俗務而
申牌歸宅諸兄宜推為諸兄掌屋舍葺繕及庖政者
皆答曰退議於室而奉答
二十一日

先是春波欲飲九山及余今日遣正藏於河找氏迮遇九山氏問何日可乎九山曰二十三日可　吉雄養正與多仲来告入洪庵氏塾　午前訪春波告九山旨遂訪信之助贈菓子焉以其近自江戸帰也主人将出與至大江橋別遂過平辰氏數日陰霖至是欝陶甚乃命酒飲寝申牌将帰九山至曰某今日訪春波春波曰相逢須飲何必俟二十三日使人招先生不在要某至池安亭飲晏使人尋先生所在終不得也春波酔而臥某獨帰途過此家牌又要某至此

不圖先生在焉乃使人招春波者三不至酉牌帰九山命轎送余　禄郎平佐来皆不値　懿生推者吾請掌屋舎修繕及庖政

二十二日

雄哉来曰先生僦居伴何如（先是属雄哉謀僦新天満坊宅）余曰明日吾携匠他観兄顧會焉乃遣正藏於左一氏召之

金雪来　信之助来曰（使人）欲供薩摩飯請申牌臨

昨夕九山謂余曰遠別濱松郎監岡村黙之助欲識先生槑明日導往朝午前而別今日過午未来疑其違約良久使僮来曰某既在濱松郎迷臨乃從僮往卯在土佐濠南畔初入門聞笑語喧閙知為九山所賣使将命者招九山九山曰主人閑書畫宴請人方席上揮毫且觀之余曰吾固不欲列稠人中君昨夕言主人欲相識也吾意二三人雨窓閑話何圖如是雑遝請辞九山不可要余見主人主人年可六十左右頗解風情其弟飯島啓之助子飯島新三郎善數人通名而交杯余稱有間瀬氏約即出渡筑前橋訪宗助先是春波勧僦其故居（春波近移居其故居即其田廬）欲捐之

春波不在其舎人導入焉閲畢出至信之助氏主人方眠余亦偕枕而臥申牌辞耕石至主人供酒及飯春波後至黄昏辞耕石送至我家曰将訪荊石乃與之荊石氏先是荊石勧僦古山精齋妹至是以本村氏事諮辞遂至龍護氏不在與其室語使正藏迎龍護於平野街至謙東綿卯其室曰婦人宜單身来嫁俟數月後家事料理既畢而召兒矣切不可初帯兒来也初帯兒来家事長不得料理夫妻不和始焉余曰善龍護曰公且書其旨送於我我将送諸藍田成牌

歸　今日午後龍蘐来不值

二十三日

東龍蘐曰藍田東曰某赴津山當以五月初旬帰坂而後納幣於木村氏何如云云僕以為好事多魔不如速之也藍田帰路過姫路而納幣何如師請以東謀之藍田龍蘐曰諾　佐一来乃使省吾報雄哉雄哉告屋主開戸而俟午前甥佐一及諸子往撿畢逆之春峰氏来齊従左一送至焉講畢實誠尊觀其園将贈枇杷余以其未熟辭之婢帰　今日雨偶止奇

炎如盛夏乃頭痛発熱不異風邪　婢帰家　椋亭来

二十四日

土井一郎来送金（往日為一郎書扇風故）　文叔粟曰備前人浪華大助欲觴先生請臨敝廬　近藤六藏使其舍人牽助来送糕曰七十自壽也　来婢至文叔氏文叔導至大助氏（在文叔家東二丁外）大助及其叔父田淵壽太郎見壽太郎曰數年前敝藩（備前岡山）城下京橋戒寡君選封内良家夫妻生七子以上而壽躋古稀子無亡一个者先渡某以父七十九母七十二子兄弟姉妹七人無一人死者而七人夫妻皆無恙孫及玄孫數十人得應其選矣願先生賜一詩慶祝余曰諾大助曰某僑居湫隘請舟遊申牌告舟艤畢乃出象於高麗橋東畔舟中焦火余不堪飢曰冷亦可乃飲大助等愛往還取薪炭向晩初解纜議所向余曰進頓濠可也乃下霖後漲大舟頗駛至瓦屋橋文叔出迎松谷人舟至炭橋既暫黒出赴泉平店命鰻鱺炙初登楼余覺足冷呼婢熨燭滿盤猫囊狼藉婢奉湯洗足

而就坐復飲文叔曰吾在西宮雇一雛婢今在坂街為名妓家不信乃使人召之至象以其妖韶儀敏命椽三絃奏曰奴以色非以技矣始知其倡也皆忸怩文叔先下楼象意其有意于倡令倡下辭曰奴留事然公夫人故及亂乎不去余乃下入文叔臥室起之返舟大助松谷別焉瀬西横濠天黒雨鳴屡嘆來舟亂戍下牌至舍西余辭出　婢美幾来以将嫁請去

二十五日

栗野哲次郎来　田淵壽太郎使人来謝　鈍平来

斯波禄郎携阿波僧冷淨来見請受業　僧覺了
来　覺了十四年前學於界吉雄養正以後者也　春波使人来乃謀僦居件　養正
来　長府人佐佐木頼藏来見　訪春波
美幾鷹婢奈美　遣看吉於雄哉氏謀僦居件　土
井廣之助来
二十六日
昨日来左手中指大疼使東齋製膏藥昨日牙疼將
傳薄荷油先熙之掌中良久指疼發甚油氣所激也
雄哉来　與省吾等之乞衛相宅無適意者過今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六　一五

津屋平助氏手助專相一宅　冷淨携阿波人加茂
與一郎来見　藤田謙次来不値　森敬次什真兄
春道来見　文叔来　純平来飯之　恭輔歸省
得壽改名曰徹雲　闌研次来至
二十七日
婢美幾去　田淵壽太郎導備中僧安養寺者来見
森春道兄弟来　今日雨勢太猛至夜快晴
二十八日
土井廣之助来　森敬次来　福光春齋来　小竹

送示其所作磐溪集叙　與省吾相東隣宅　徹雲
告孔直言駕龍坊有好宅乃使浩然徹雲先之孔直
氏余携旭雲而往津梁至孔直飲余園鋳孔直將作
畫贈余余恐後九条講朝日速觀宅孔直笑曰公之
下急也徐揮筆不已乃使旭雲先赴春峰氏良久孔
直尊出過徹雲家前曰我先之宅主氏閉戸余入徹
雲氏其二兄見孔直来曰何不来也時雲破日見視
晷始午余意安遲遲出孔直笑曰公之遲緩也宅在
徹雲氏西二丁外頗幽雅間屋子賃曰二十貫大坂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六　一六

以二月為一間屋賃皆以一間計例也余曰六十日
直二十貫則一日當三百三十文餘不亦貴乎主人
曰二十貫一月之賃也皆相視笑即出孔直曰主人
元巨富近以破產將借所居於人而自竄陋室余謂
浩然曰彼主人至迂不知物價是其所以破產也古
人云國家不亡于愚人而亡于迂人信也孔直別去
過龜井橋暴漲乎岸至春峰氏講畢余曰天時稍熱
今後昧爽来講同池上新兵衛出至東門朔白来月
四日此地數千畝一時移秧公若有暇来觀于我亭

申上牌歸　三千房鵬雲寀不值
二十九日
遣省吾於春波氏謀僦居件　春波來　祿郎來
加茂與一郎来　雄哉來　肥前枝太口平左衛門
佐野保壽來　夜與得壽訪雄哉謀僦居件
五月一日
受塾生賀申規約　贈日田半紙五百葉於旭雲以
謝貢勞内往河又贈元愼謝其教畫　元愼吉太郎樂
圃來賀　豐後僧大戳來不見　寉壽父來謝先是

寉壽父不來使敲月代問之　清潭寺沙彌來傳界
師吉逐遣厄日本紀事又借國史纂論近世叢話
敲月贈枇杷　先是屬春波召莫舍人加吉今日加
吉来乃招平佐與相東隣又相新天滿坊宅　小竹
東問大槪平次所居　夜雄哉平佐來議僦居件
新定叙席法分上中下三等每等九級每級一稱以
諸子學位高下未可確定且計前月試業優劣最劣
者二人置初級次置二級次置三級最優者二人置
四級五級以上則定位而待進焉者凡稱者關詩文

講讀四科半月各一次四科皆優而後得進三科優
而一科劣未得進然積至三次九優三劣則得進也
進而失稱者名為功須貢劣而失稱者名為守抹貢
皆常講習四科而待下級之進焉者若一稱久不判
優劣而次級一人進而及焉則三人為一稱又一人
及焉則一級而二稱不論進焉之前後優者先入上
級下等躋九級者又進則入中等中等九級者又進
則入上等上等九級者又進則名登瀛無復位級唯
助師行教而已從前叙席一月一次做月旦評也至

是朔望兩次矣
二日
昨日吉太郎告高瀨衛原左一郎南隣有好宅今日
率敲月正藏訪左一郎及吉太郎二子導相宅萃而
廣瀨訪春波謀僦高瀨衛宅訪往三郎宗助宗助出
村田順藏來援余搜之中有人魚圖并跋順藏別副
一稾曰此係尊先君桃秋翁手書所贈故煌明府矣
有副本故贈其一先生也跋有金谷斧水贈此魚即
以奉獻之語蓋係文政甲申余陪遊斧水式時之前

後追想當時先君與塩公丹水交態宛然如昨而既二十五六年皆為帝鄉之客余髮亦種種悽惻曷釐莊三郎示江戸邸夫前月念一之東來日本日十二日夜異國船四五隻傳伊豆下田港而上陸小田原沼津彦根川越諸矦皆出陣大磯浦賀三崎諸地方云云渡邊前橋訪俊安而至徹雲氏其母及兄二人見俟飯僧柳下見馬乞字既而與主人飲余談話競起將辭勝光見愚柳下得壽專相俊安訪門水上一宅歸柳下送呈　冷雲來不値　松兵衛來不値

政治郎送鰻鱺炙

三日

禄郎來告得讃江原氏將歸阿波　明園贈肴及金驪齋贈松魚及檳榔團扇　河茂使正兵衛來會許所買書價　多仲來乃托寄近藤大藏東　夜訪壽菴遂訪吉太郎皆謀徙居也　娛美幾來留宿　奈美姉來見　數日病痳至是頓痊

四日

禄郎來告別　使盧母訪松兵衛於播松氏遂之地山氏辭今日招　松兵衛來先是吉太郎曰高麗街宅主人欲賣宅其直百金余及塾生以大賊反覆問之答曰主人窮甚故賤而已於是買宅議起昨夜訪壽菴告之亦怪値賤歸路晤吉太郎曰不唯我怪之衆皆然吉太郎固執初言故謀于松兵衛松兵衛諸往詢乃召吉太郎至四今日晤宅主人曰値銀百貫錢非金百兩也某初不晤主人因左一郎妻傳言歸人不解事故有此誤也謝謝余笑曰所誤百金與千七百金唯丁六倍而已在座者皆絶倒　霞臺來

田淵嘉太郎來告別　左一郎贈金百匹　凉雲送金及酒券　青木三之丞來

五日

受塾生賀　吉太郎宗順多仲井上主殿元孝荊石春畡耕石和忻基九得悟雄誠戸塚柳塢坂田屋小七養正樂圃中野棠次十川恭平花岡得太郎霞臺元愼太郎日野秀太郎吉嘉津梁來賀　中川玄佳河茂越中屋又四郎大工與兵衛禄之助梅隱後藤周濟白翁匠與兵衛上田公長公圭伊丹孫吉市與

村五岳藤島中山荘三郎或親来或使人来投刺皆
不値　使壽作玄蒙者吾長五郎賀大新以下諸家
松兵衛来　豐島屋又兵衛自日田帰致大人南
陵様周　兄吾八範次圍四月二十日柬　田川與
七郎柬曰寡君有旨明日午後請臨敝邸　田淵壽
太郎贈肴　申牌與松兵衛小七出至江戸濠別訪
俊安遂訪霞臺浩然在焉元孝至乃與浩然出至中
島別訪荘三郎晩帰　文吉自日田至留宿　與七
郎又柬曰明日晴莫来雨則来

六日

潮来晴雨不定使正藏問與七郎曰晴雨不定来否
如何定答回来　花屋錦平俊安来　匠七来以芳
桂社諸子古賀金一両　小田原邸人細川某柬曰
浩然師昨日来我家我留之病敢告　豐島屋又兵
衛使人来送菓子　河藤来示送於日田書籍及篋
午後至大村邸與七郎傳侯旨曰往年所贈傳七
口後屬我多故傳贈然爾後相贈如舊且并贈丙午
十月後至本年二十餘月俸金拜謝君恩之辱且曰
是雖諸老（江頭稱田諸子）推轂之力實由老兄周旋也敢謝
先是大村老侯賜俸七口余侍世子講筆年而西上
時賜半年俸侯老世子立爾後不復賜余稿告朝長
周平蘆村及大阪邸監叙人皆依違不報會與七郎
代山口善左衛門為邸監最往告之與七郎以爲已
任周旋竭力故得復舊矣與與七郎圍棋至晩帰過
兩過備爲氏借傘　霞臺薛田東平来不値　雄武
来促餞居件　香川一郎子来不値　夜柬作聚来白
與平大倉欲養其女妻爲義嫺然憮然媒人將請先

生爲媒人願先生許之余曰昨年聞小池右門吉知
與平子之意唯恐尊翁不肯也若無尊翁之允而吾
媒之如後日何東作曰某既以柬告家父於日向家
父許之矣余曰然則善

七日

雄武来促餞居件余曰新天満坊屋賃八拾五銭主
人肯減金二朱吾借之不然辞雄武曰主人不肯減
一銭者　敲月等尊相遣修街宅　勝光来　松兵
衛来告別　春波来　元孝贈肴　武寄大人柬又

輯請人寄日田之東封之詳于書狀往来記故不録明圓来托寄
隨思金三両乃遣省吾於松兵衛逆旅主人播松氏
托焉返曰松兵衛不在所于播松矣　盧舟将帰郷
出寓土佐藩豊喜氏　文吉出寓府内邸

八日

勝光贈枇杷　来濱人鈴木文二来見乞字　遣正
藏于播松氏問松兵衛已發舟乎否答曰舟已發然
恐遇雨帰　午後與澉月長五郎等至分播街相一
宅遂訪寛平寛平方研釋堊壁上貼紙書秋遼裡是
活底祖師意丸字問其義寛平分拆之且曰儒謂釋
為虚無是未知活底之意也出至今橋街又相一宅
訪洪庵帰路至高麗街将相宅使從者先見屋主話
壽庵話次從者来告彼宅既有居人乃帰　松兵衛
来不值　小川清淳来不值　春波来　昨日文吉
贈味噌漬鯖魚腐不可食今日遣正藏於文吉許
返之曰請易以日田茶　報寄南陵兄東遣正藏于
播松氏托焉　與長五郎至安士街因藤岡舎人相
宅歸路過藤岡氏主人方與其兄善七飲余與焉黃

昏同善七出　遣省吾於雄哉霞臺二家謀僦居件
御靈神職贈祭飯往年祠罹災近日結構功畢将
遷神牌焉故也

九日

春波来曰某将有請于水戸君願為我告之　雄哉
来某謀僦居件三四十日来相宅無数至是将決僦新
天満坊宅　雇壽父携雇壽来請復受業　遣正藏
於府内邸招文吉不至　旭雲以其姪病瘧出塾
為春波往見注三郎及宗助文吉帰路訪春波不在
訪平佐見其北隣有好宅曰明日我来相之卿善謀
之曰諾既帰家使省吾見平佐問明日之期平佐曰
隣家頗華潔然往日米商住焉主人一夕坐樓召瞽
僧按摩有事下樓移時復坐僧已投繯而死居数日
主人亦縊死焉爾後無復住者三四年前有医音者
估其勇借之一日之東鄙其奴殺主人妻及子掠財
事覺磔死凶宅之名彌著某向晤先生欲告之然時
方昏黑見先生有怩色故假答曰諾先生儒人若不
悪凶宅唯命余曰止　夜婢奈美浴湯肆不逈遣者

吾瀫月長五郎跡之在其姉許　山本嚴祐自廣島
至入塾
十日
遣省吾於婢姉許詰之謝同午後携妹拜趨　春波
舍人來告伏見街有好宅二　文吉來　携文吉得
壽等至伏見街相二宅一宅頗佳　蒔田東平來
先是病痳松安衞勸服忍冬夏枯草湯全身發小瘡
右臂最甚數百瘡合成一大瘡奇痒難禁至今日疼
且發熱而頭痛惡寒諸症起召日野秀太郎不至使

父之門人來貼膏藥又名吉雄養正服其藥　婢不
至夜又遣省吾詰之其姉贅三藏來謝
十一日
休講　辰上婢携省吾正藏訪春波謝僦居仲遂訪
田川與七郎贈袴地一段（用俗呼）而屬呈大村老候遠
思樓詩鈔一部桂墩詩鈔三編焉與七郎君君有獻
老侯而無獻今侯何如余曰然則他日又獻今侯與七
郎書大村諸臣中當以東謝者當贈問者二十餘人
名而附余歸路訪宗助又訪春波春波導至伏見衞

檢昨日所相之宅又入唐物肆觀新渡（用俗呼）器具與
春波省吾別訪文叔文叔曰龍護師孫病痘沒乃買
蠟燭出弔龍護聘焉其夫妻子女皆見而泣余想十
五年前女誦罹痘而沒爲潸然未上牌歸　婢平次郎
自日田至來見　河藤來乃東宗助取金十五兩以
償大人所買書直　東平來　遣正藏於龍護氏送
葬且招女醫山本氏救曰余臂痒難耐余意粘蛭吮
之善也招養正至將傳蛭二山本氏來山本氏善使
蛭也呼曰蛭醫粘蛭二十焉余閱蛭有大小然一蛭

所吮血概言之當有幾分也答曰大抵八分也　文
吉致源兵衞千保囊（平次郎所携）　敬謹贈金
十二日
安田七郎左衞門來至　濱琴來曰女在此地病痘
故來　日田人源六來致石井三郎兵衞書不見
樣藤還三郎東至　平次郎來　女醫來又粘蛭于
臂　春波來　未下婢赴春波招主人曰木戶君招
未至請姑還又曰伏見街宅主反覆無常且依慨彼
宅乃名文吉告曰卿爲我往見平佐雄哉曰我心決

僦新天滿坊宅請周旋焉又見塾生曰武將移于新天滿坊十四日後故學也文吉去良久莊三郎至主人將有請于莊三郎屬余傳之既而供酒食有盛饌酉下牌歸主人使僮送　橋本平藏來不值　遣者告於婢兄許

十三日

昧爽與泰輔巨石赴丸条至竹林寺前雨使巨石先走於勝光氏借傘來迎先是講於春峰氏至是移于勝光氏又改講時爲昧爽聽者來至良久泰菴玄翔

新兵衛清淳柳下至講畢即歸　遣長五郎於溪琴逆旅問在否答曰在請午前携藤爲來乃要藤爲往溪琴曰逆旅湫隘不足引客也請出余曰敬諾薄暮時爲緑相見請召之走長五郎於敬讃氏招之不在溪琴導至逆旅河壽氏供酒食使長五郎去召雛妓侑酒藤爲所雕稱東七家橋西六家詩鈔始成余使藤爲示之溪琴先是藤爲欲幹溪琴評於六家中屬余請其稿既而止彼此留不釋然余昨日爲藤爲謝溪琴悅故今日示所雕矣未下牌溪琴有故先作乃辭

至藤木亭藤爲酒與未盡余則假寢黄昏歸于藤爲氏正藏來迎　信浄來不值　梅洲自京師寄致晃曜來不值　金留來不值　遣者告於平佐雄哉二家諾僦居件　婢兄來書借金券先是婢借金來返而出其兄期本月二十八日奉返　宇田川小太郎堅藏（改名）來至告在京師

十四日

令塾生移於我家略具狼藉無所容乃更令曰吾移新居之後來居我家　西北一來納明日撲緣　春

波來　島四郎來　先是爲龍蔭召河內屋正助（正助刻龍蔭詩集允久不下故）宜不至今日來謝　大昨日使文吉見新天滿坊屋主及雄哉言十四日僦宅大阪俗僦者送酒肴於屋主名曰屋入一行屋入之儀則主人借鍵而後經営洒掃唯我意今日令省吾因雄哉行屋入之儀雄哉曰文吉不來等不快余疑之使者吾召文吉於府內所不在乃走正藏於吉喜氏（聞文吉在吉喜氏）召之至文吉曰吾初不知公有十四日行屋入之意故漫然告屋主而已余尤其疏聽我言然不及使文

吉往見雄載及屋主来追河島吉来（河島吉善經営故名之）乃
携之追文吉至新天満坊宅點検宅中所有器什又
預算當買之物記之雄載文吉来焉傳屋主旨曰載
家有病者且我告正（坊）儺居件而未得其允且遅三四
日乃帰　遣正藏於左一氏曰儺居未決明日黄棠
岡村左仲送松葉乃贈之溪琴賢了

十五日

以處務倥偬故廢諸子賀　使長九郎發若在仲東
携正藏至府内倉郎寶宗助荘三郎皆不在遂至

日閒瑣事備忘　巻六十六　　二九

大村倉郎見田川喚七郎屬献遠思樓詩鈔一部梅
壊詩鈔三編於大村候又見佐佐木吉大夫（日所識）贈
傳多織蒂閣滋江九郎安衛自京至館之（居佐佐木氏北隣）
午時帰過梶木坊一佑人後至熟視余同公非廣先
生乎余曰然何以識我乎曰二十年前公客于尾路
松井氏某同宮原謙藏尊公遊寺公猶記之乎余曰
記矣君之姓名既忘矣曰村井彌次郎也行語至舎
西副　吉太郎来賀　俊安来不値　田淵大助来
匠佐一来　夜新石来曰十七日當愚覧換辰請

同小竹春草諸君臨

十六日

溪琴東請臨乃屬其件東敬禮曰吾将訪溪琴逆旅
師請過焉　已牌携正藏訪藤為遂将至溪琴氏不
記其逆旅在多左衛門橋衛乎往返数周始得之溪
琴伴饉（飯）使正藏去藪崔堂至溪琴導遊松尾園登南
隔樓而全爰木葱蘢新荷蔽池主翁見曰天保倫令
後遊客日減某輩失産屢為債主所逼殆賣此園者
數猶坐園城中四面歔欷集而無援僅能守耳出遇

日閒瑣事備忘　巻六十六　　三〇

新川至岸善氏主人鴆匠修宅辞一切之客以溪琴
恩人故引之主㨗見話舊此家初名孔翠樓十三四
年前與有田大助矣上快雨遊焉居一二年溪琴欲
識余亦始見焉後溪琴携余遊石山主婦携舞妓歌
児従角後楼廢主人屢移家昔遊歴歴循昨而存設
之感攬胎溪琴命酒飲聲歡主人屋背造涼棚匠方
作梯俟其成而登遠望琴廓時梅霖始霽新樹卻菜
四面一碧晡時出送溪琴至逆旅溪琴使其僕送余
途語余曰公等出之後敬公来追至松尾園不見去

乃至敬謹氏不在黄昏帰　竹腰政次郎来不値
遣長五郎於岡田郎處答安田七郎左衛門来　夜
率諸子歩街中觀諸以御霊祠遷主之儀在明且遊
人塞途相排而進　今日酒後食糕帰家後胸疼大
発今後立誓不復食沙糖及餅餻一切粘滞物

十七日

記護来曰藍田昨日自姫路帰木村氏欲延婚期而
至九月且留其男八歳者於家而帯三歳女子如何
余曰男女之異不必論也唯婚期不可延至九月延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六　三一

則渝矣且女俟家事料理而入我門件件須仍舊約記
護曰然吾帰路見藍田諜之　文吉来乃使往見藍
田及春齋返曰綿卯不在春齋則曰吾既聞先生意
與郵衷等　梅洲来乃托答晃曜東　坪井信良来
至地之有松園剛蔵来　緑之助来曰明日招溪琴
請臨　午後荊石来曰欲赴荊石招余曰猶早留之
移晷同出至荊石氏諸客未集中下牌小竹春章訥
堂太郎四波亀山郎監某至主人供酒飯有蔵饌其
妻抱小女見主人曰某無子友人挙女某請子養之

酉下牌同諸客辞　橋本平蔵来不値　尾張公賚
還寓之令撃鉦歌七日

十八日

庵浩然書寄大村諸子国字牘　藍田来　竹腰機
之助西尾安之助来訪二子十年前所識　文吉来　今浩
然書大人張船山集序　未牌穿文吉江蔵出過藤
滝氏示大人序訪春齋春齋曰木村氏外祖母信曰
者堪興家之説謂孫女年二十六來年東方當本命
的懸（慈）矣故（欲）延婚期等胡大姐謹興家其説頗異因二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六　三二

十六歳人本年六月不宜東行五月則大吉某以為
須俟木村氏追来六月而来也将與藍田諜来了木
村氏曉之也訪藍田則文吉見焉藍田曰昨日既發
東于木村氏矣今夕復以春齋意旨發急信乃使文
吉傳藍田言於春齋春齋曰諾文吉則去訪九山以
答不見訪明園不在其妻見重禄之助氏溪琴未至
乃出訪尚齋謁間禄之助使人来迎乃往溪琴及其
妾在坐先是禄之助父謀溪琴養女嫁桶屋市次郎
者今日招其夫妻溪琴而余與焉主人之父母及王

母見佚具極遲酉下牌雨將下余以路遠猬先辭至
半途飄風迅雨殆不能進　匹七來不值　青木益
太郎父子來至

十九日

藍田來示寄木村氏來及納采儀扇資金百匹樽者資金百匹衣資金五百匹曰不送納采事之誠否係左券也　龍護來曰
孫女亦病瘧集不堪懊憹且賦詩自遣余曰善哉
文吉來曰某見藤岡君聞新天滿坊屋主今日將辭
借宅言來暑雄哉來惱見于色曰屋主負約不許借

宅某署之然未知之何余曰此非公之過也某固知
屋主之妄故四五日前謂文吉曰卿及雄哉皆借屋
主之言吾既看破其情夫屋主之慾于借屋猶商人
之賣物肯一日怨之哉從前移宅四五度皆朝諾夕
許未聞近至六七日者使欲絕我然覆初約若于無
辭將使我怨其遲絕之而告人曰彼負約矣若遲至
五六日之後彼窮必將以借者文吉而居者諱吉大坂不許士人住市故借者必以商名
為欲（辭）辭（絕）哉也先人者制人不如往
見屋主述我既看破其情之狀使彼無辭也則文吉

曰其屋見屋主知其質直無詐保其不敢負約也吾
曰卿及雄哉皆年少輒信人言數日後必想吾言今
果以居借人爲辭何如皆謝曰慮不及此也雄哉曰
吾無顏見先生且與文吉往諭屋主絕之即與文吉
出　坂田屋小七來　安石來留宿　昨日食後飲
酒留飲滿腹欲吐不吐至夜暴瀉不已委頓甚

二十日

信沛來　石春波舍人卯兵衛屬稻苞件又遣恭輔
於其兄許諫徙居　安石去　祿之助來　使徹雲

周視近衛之宅返曰西本願寺西門側有一宅其西
隣醫馬場恭藏者宅主姻也將導觀余曰馬場恭藏
往年因內山牧山見且訪之與徹雲至恭藏氏則非
往年相見者余怪之主人曰嘗拜趨者先父也使其
子導相宅狹而穢即歸

二十一日

終日飄風撼屋　梅墩詩鈔二編謄畢　春波來
金雪來　奧平大倉來曰某將養柳田東作爲義子
而病其寒素無以服我族人欲假號先生姻族以告

兄弟請許之。余曰、君既與東作謀我事、而後告我、則要曰東作有排貴意、非我所関知也。抑東作生父若詰何故不告吾、而認吾児為姻族、以作與平氏義子、我何辭以答之。我且與家翁謀、告東作生父而從貴旨。　小林石峯者来乞字。　恭輔告浪華橋街瓦街南下處有好宅、乃携恭輔・徹雲・正藏往相之、笋而暗出、訪東畡不在、訪凉雲亦不在。　養正来。　夜東作来、謀與平氏件。　文吉来。　今日使省吾・浩然包贈大村諸子信物。贈上御大村五郎兵衛文村次郎左衛門五楙嶋子鵜養付次御鵜田又左衛門江頭官太夫半切紙各千葉用人鵜田鳴之兄賢御一瀨平安衛小菊紙各五百葉用人鵜遁主計文村十兵衛賢御朝長筆半切紙各五百葉中光朝長周平梅塢詩鈔二二編講官本用紙八部来墨一枚日田半紙五百葉用人中尾半兵衛秋月川苔五包用人鵜田準人話七郎太夫岩永孝左衛門宮原久左衛門鵜口錄十郎鵜田寄則折東一通　西室来

二十二日

先是相宅數十百、終不得好宅。與省吾謀、欲使我儞居主人減屋賃、淡巷宅屋賃比他宅大貴而我修繕室、以永無徙遷。正藏・呂匡佐一至、預量其費。　凉雲来、曰宅街宅係泰園助之、有先生欲借之、須就豐島屋又兵衛謀。　春波舍人宇安衛来、曰某為先生説新天満街屋主、不可故告。　午前携昨日所封諸信赴與七郎氏（田川與七以後省姓）郎示之主人、曰須送諸本田鉄八郎而屬分送諸家也。余曰然、則作藉斂之。復携歸、遂訪春波不在。訪文吉、至御靈祠、後遇允章、欣右衛門曰、昨日自江戸至方針趣也、乃同歸。　三之丞来。　西尾駒三郎遇雨来借傘。　晁曜・越智皇五郎・章至。　夜訪允章・逸旅。　訪平佐謙斌屋賃

二十三日

寅下、攜徹雲・藏月出、至江子島天明亀井橘方修橋設柵揭書榜、往来又書橋上有渡。乃却歩半丁乗舟傳管祠前、至勝光寺、謂如例歸路過魚鼠新街二渡、訪喜學雄哉二家。　昨日與佐一約會勝光寺、不至。余歸之後来謝。　豐島屋又兵衛来、曰聞公欲借泰氏宅、某敢不竭力焉。余述我宅之情、曰借不惜、来決且遅數日。　凉雲贈臘乾豚腿。　召文吉謀歓允章等文吉之其逸旅、還曰皆既遊祀列。　篆刻師盧峯来訪。　濱華使人来送冷雲東且曰某今日歸鄉

敢告

二十四日

昨日侯佐一作猶今日悉斂送於大村諸信馬箱面
書本田鉄八郎名遣正藏於與七郎氏屬之周友
送有　鈍平來　平佐來告屋主不肯減屋賃於是
轉居之議復興　加茂與一郎來　右兵衛來　宗
順來告為義子於江戸濟圓照寺改名專相　黄皆
丸山來與審御靈祠祠左右前後排列商家所獻金
銀器物閲主本之貴不下二萬金而所獻有贏矣自

西門出遇原左一郎導至其家話曰先年所識葛野
惣左衛門（棋品七段）携其徒赴某氏棋會發狂殺其徒而
自殺又曰叔兄年十一習舞近日阿波侯欲觀之乃
辭丸山途別　侯文吉往見藍田問本村氏件

二十五日

來藍田曰昨日文吉自君許還僕不在家不知本村
氏之事何如藍田送本村伊左衛門本月十九日與
藍田東東曰妹請延嫁期一事僕始聞之焉蓋出於
妹及其外祖母之意而未敢告僕也今日妹歸其卿
僕將近之而喻之以應責命為我謝廣先生　春波
來曰某將獻御靈祠銭箱請煩椽筆書奉獻二字乃
書字大二尺許四傍又書數十字

二十六日

藍田來曰本村氏送納采後田信來至　合封前日
所裁寄松園信良近藤五郎左衛門村田順藏堀内
忠亮東及嫂氏寄阿歌書（五郎左衛門入諸忠亮封中松園忠亮入諸信良封中順藏入諸健二郎封中）外書容具健三郎名而令長五郎屬諸
宗助　連日陰雨不已譬問邑東平辰侯輪丈來迎

而往印下辭歸　前川文藏來不值　德永小海來
不值　近藤六藏使人來送乾魚

二十七日

藍田來曰本村氏送納采後未得回信而聞其器用
至其姑壻家（姑壻名稽古住于大坂）蓋許我請也敢告　淳雲
來議經營件　裁寄八谷源藏東而屬諸柿並市太
（使盧舟往）竹隈權之助西尾兵之助來　庭樹蠶我書
窓晝晦使有吾嚴祐等洗之　二十三日以來雨不
已溽熱甚至是殆不可耐文齋偶來導至綱彥店侯

飯日晩遂渡浪華假橋至中辰亭立齋為主人乞字使其從者取筆墨於我家為書數紙筆假寢焉既而以轎送余直下駢歸　備後靹人冨田久兵衛齊岡村恒德東来不値

二十八日

以天陰泥深遣正藏於勝光氏辭講　午前訪蒲石德永小海在座先是二子勸余娶真島氏至是以本村氏許嫁於我辭焉遂訪龍護藍田在座曰某方自先生家至矣本村氏昨夕至其女婿新敝告乃謀婚期余曰且告春齋而卜曰乃送藍田至其家主人俠飯訪春齋春齋披曆曰婚期来月七日可余曰吾居未定心姉搖搖請君與藍田定婚期吾定居矣　春波来　執寄大人南陵棕園二兄柬（告本村氏件）　村外書藏水彦六名遣省吾於養正許托焉　遣省吾浩然因涼雲相尾衛宅返曰涼雲曰今日玉置某猶在彼宅明日来　遣正藏於左一氏召之不至　婢奎美之姉来返金

二十九日

左一来約明日始修繕我屋　使正藏召文吉　昨日龍護竊告旭雲懶惰不欲歸塾之状曰請君嚴責之乃柬召之今日旭雲使人来因省吾謝曰姪女病痘大漸實家翁未知之文叔又柬曰旭雲姉之女死期已至云云　出羽人島月村賓東贐柬来見曰三十年前學昭陽先生矣　冨田久兵衛来見曰某姪廾省叔外孫也　藍田来曰本村氏舟迷諸具未至請俟數日卜婚期　賽藍田浩然省吾赴尾衛復相秦氏宅藍田去二子曰此宅暗且熱不如修淡巷宅而居乃使省吾先歸遣正藏于左一氏告之曰明日早来修我宅余遂訪龍護謀婚夕須招人名龍護曰貿適與藍田春齋謀以報　豐島屋又兵衛来不値　婢姉来取婢奩具　夜文吉来余語之曰昨日左一告某方為狸造祠吾問其故曰安治川人往往為狸所魅故也文吉曰某昨暗府内舟子聞其船艇于安治川施工一夕為物所魅墜水衆救之免翌日洗梳水面一黒手現我之施工抱拉絶叫衆復救之同日渡口舟子之息亦為物所魅投水意水府之為居

數日狸託人曰皆我之為也若不立祠我將祟殺汝
輩土人大怖於是有造祠之舉
晦
左一來壞壁撤牀　東東景順道石舟告木村氏件
先是三子皆考余謀娶婦矣　豊正藏於藍田氏
呂塚口屋喜兵衛謀制衾　春峰來　加島吉來
左一徒走來曰君造祠慢狸大怒速歸左七去晚復
來
六月朔

余將移于西舍令塾生移于聽雨樓左一携數匠來
壞西舍壁我家器具與塾生什物混亂皆無所容躬
陰生臥焉不復勤業　昨夜文吉告九華諸子將歸
鄉欲餞以小竹書已牌訪小竹屬書七八紙（文吉亦屬緝裝）
幅　遂訪春波主人曰午後與木戸子圃模請臨訪莊
三郎宗助不在訪與七郎主人曰今後先生不必復
朔望見訪也技制佐佐木吉太夫家而出訪備島不
在午前歸　前月陰雨十餘日至是晴暑威頓進
雄哉送菓子新清送塩皇平九郎送者（皆候暑也）　使文

吉往見藍田謝媒務　多仲來告別　吾四郎來不
值　小竹使人來送書　萍市來候暑不值　養正
來候暑　先是御靈祠有正遷宮儀（然）以雨故不甚繁
喧昨日來億兆縱橫讙呼如狂　夜觴九華等
二日
邊者吾於龍護氏問其孫病　雇一嫗　春齋來
宗助送秋雄兄來東曰鄉客職寄南陔兄東至吾謀
不閱封同器物斂于公庫數日前獲之郎送諸兄許
矣客職余所發遠恩棲訴鈔以下之書籍久不至日

田者兄不閱我東之由也　霞臺來曰數日來泰鄉
洪水孟夏送先生所過松林間之渠溢有一物浮下
形方如箱色黑長數丈背出於水面二尺許其所過
水飛噴七八丈聲震山嶽堤為是決土人數千打鼓
鳴鐘隨其所往補堤遂入淀水不知何怪或曰巨鼈
或曰蛟也　藍田來飲之　渡邊順八郎寄傘及紙
高井玄俊寄雲丹　豊島屋又兵衛來　薩摩濠人
餅屋小兵衛來見請受業　荒木吉次來曰今朝自
西到至　周防人村田多門携長尾良哉東來謁乞

字良哉寄梅墩集直金一歩二朱　西隣又四郎贈肉糕乃贈之阿波莊　玄孝贈菓子及焼魚乃贈之大新　敲月父送菓子　涼雲送巨蛤及紅鬣魚乃贈之與七郎　贈菓子西隣　大新送鮮肉及肉糕文文吉来乃屬寄大人柬　夜携徹雲等歩至浪華橋北畔納涼帰路訪洪庵不在其妻及中環見訪妻菴不在

三日

昧爽赴勝光寺講壽筵東齋従玄朔新移居帰路送

至其門不入而去訪平九郎　春波来　壽菴来先是壽菴媒皆盛氏不諧故與龍護謀木村氏至之時招之壽菴悦　東平来　使文吉往見藍田告以余家經營未畢請緩婚期先是期初七日　吉喜贈粽乃贈之備為　宇田川小太郎栗送蓼粉　昨日所雇嘔迂謠甚辭之　春波等将献銭箱于御霊祠車送之謳歌引索者数百人故過余門観之

四日

春齋来曰吾欲借秦周助宅請為我告諸豊島屋又兵衛余曰諾春齋去又兵衛来乃告之　使長五郎發書渡邊順八郎東于河新氏内包寄玄俊東及詩稿書　立齋来曰午時請臨　菅氏送粽及肉糕九山送鱧及羊羹　携徹雲赴立齋氏午食焉　細木甚五兵衛来訪　花岡直藏徳太郎来候暑　九市欣右衛門橋本八百江来告別奘浩然送之至祠相失于高家中獨歸　崖煇與禰著京師人

五日

江戸矢松坊人杉田玄清来請受業以無紹介拒之

小竹送肴及贈錯薹四　仲寅来候暑　春波送沙糖饗團洪庵　肴元慎　素麺惜月送粽　龍護来　加島吉来　遠正藏嚴祐于洪菴小竹信之助有儀泉聊家贈肴感粽　土佐人来致細川壯次郎柬　勝光来　夜錢屋小兵衛来

六日

指月送粽　吉孝来　土佐人壬生志摩介柬至寄其所刻印一顆面曰廣瀬謙印背曰旭莊　元恭来藍田送扇十五柄及羊羹市左衛門送鯨糕亭送

沙糖　玄佳送菓子丹丸送紅鬚　疊工許所者来
玄圭来曰緒方氏塾奕勢難堪欲出寓他家洪菴欲
得先生一言而許我願為我東焉余曰前日吾子病
眼我即日往問之又屢訪緒方氏問其輕重以為我
喜憂矣又以緒方氏言稟養翁告焉尊翁無報稟而
吾子病痊不告我是吾子父子慢我也我不能復為
吾子謀　玄圭去野中元英来謝乃稟洪菴　春波来
玄圭復齎洪菴東来謝余曰吾子能寓他家而無
麵艳之失乎曰能然則明日書誓言示我曰諾　吉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六　一五

蕣来
七日
西室来　政次郎贈肴　梅洲来　使長五郎召文
吉　筑前大野順英来曰某十五六年前學先生矣
玄圭来呈誓書乃封之送于洪菴　贈鯨肉龜林
春齋来　藍田来議嬉朔不決　文吉来　葵園
贈銀　中辰送扇　真島順道東至寄錢四百文
有儀送沙糖　臼杵僧大貳来見曰一別二十六七
年矣　本年二月余謁葵園曰吾觀師面青黃無色
澤如此者多入二伏發病四支疼痺葵園不以為意
余曰師且記我言今日徹雲曰賊兄病發一如先生
言兄及慈母皆以先生為神不知何術知之余曰天
保乙未春吾在長崎春老谷家把鏡視面頗見青黃
色是年六月之尾發病四支疼痺人或謂痧病也諫
山安民者用黃連下毒療之矣後屢發屢痊過日原
玄壽述其狀玄壽曰益在長崎感黴氣而暑中加症
也用烏頭或硫黃芒硝則見效連矣安民聞之歎服
爾後我相人春夏面色無采青多發此症輙教玄壽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六　一六

所所之方焉甚有効也徹雲請臨乃往葵園疾甚臥
不能轉身余回吾非醫也然吾病毫不異此而醫用
云云之方愈散不告葵園恍
八日
春波来　為葵園製襪　界師使徒弟来送書　立
齋来　園友来示余贈林玄超詩北裏何間問有餘紅塵深處愛吾廬打門病客交詩客陳案方書混鶴書已斯梅添微月色始移松側暮會居今宵吾輩須爾欲此是君家閑宴初許見書林國手君移居江戶濠北啟　孝曰書肆河吉購此幅人以有
林國手云云之字不肯買之某以銀十八錢得之而

識林園手以下棄之矣尊名元在飲字下請一揮置于初字下余喜曰朱文公為醫所欺贈詩後悔曰恐彼以我詩欺人也林生恐同我悔不啻文公也師能購之我敢不謝別作書數紙謝之　田川與七郎使人來送金三拾七兩二銖銀五錢曰此丙午九月至本年九月月俸也　河我白翁養正伊藤貞齋來候暑　涼雲來　發吞順道東于京清氏　使者吉送大村郡所送金五拾七兩二銖於吞疑氏返曰中有贋金一兩　石舟父子東至東中包佐野東巷寨

九日

携正藏訪與七郎不在其屬吏見問曰昨日俸金會計不中故來乎答曰否來謝而已又曰愚不識金然商人謂中有贋金一兩請換之曰諾所金而歸路訪宗助及文吉　龜休送茶知所送羊羹　春章使其子來候暑　小左衛門携其長子來見　南陵兄五月二十九日東至　立齋來曰請獻午飯導至東上橋買舟今日炎甚而舟多涼風溯西横濠及土佐濠沼裏川至蜆橋東畔立齋曰聞平辰亭有三層樓殊涼吾未識之請夫子借之吾令中辰氏具酒肴飲焉余乃入平辰亭迷立齋吉借其樓立齋尾至少間中辰氏婢來迎立齋去復來迎余平辰主婦曰中辰氏安肯使客飲他家乎公往乃往中辰室狹而熱余曰南北二辰（中辰在北平辰在南）不啻火宅氷室之異也何不返舟立齋乃令主婢與二妓從返舟溯至片街投舟卯店復飲始食西瓜店堅觀淀川無風而涼既食既浴則日沒余假寢樓頭萬蚊聚攻乃返舟立齋餘興未盡更欲移席飲于別店余與堀屢促歸不從乃携堀

及一妓解纜下風意月色爽快如秋至浪華橋高燈如晝余謂堀曰人目稍多（四字即用邦言）旁無男子吾不可與婦人同舟卿等去乃使二人上岸余獨乗至倉西酒下脾歸　中島英次來不值（英次巷注次）

十日

耕石與七郎奥平大藏來候暑　藍田請為新婦撰名乃撰數十字送之　寛平贈紅鱉魚　聞立齋未歸其家使長五郎携書往中辰亭因主堀責之曰流連忘業君子所惡者不速歸莫復相見堀曰中川公

去船卯店不知所往　祖雲義兄贈桃　夜藍田來定婚期為十五日余曰新婦若携新婢至我家舊婢去而可乎（初約我家有婢則新婦不携婢矣）藍田曰新婢將保乳兒舊婢不去似可余驚曰吾初知新婦有乳兒然約數月後入我家矣而婚時携至何乎曰初約然也余曰愚未聞此也公與何人約乎曰龍護師告先生而得之余曰龍師初無此言然則我與龍師謀而言可否藍田去即使省吾召文吉不至使祖雲省吾往告龍護返曰龍護曰初藍田謂我曰婦不欲姑遠乳兒欲

婚夕携至請白其狀廣子我答曰是違初約也吾無辭告祖雲請已若不得已則吾子親告之爾後不復聞此件以為藍田因吾言已矣今日因龍師告先生是誣我也祖雲曰向與家翁語時藍田至曰因文吉告先生矣又曰不唯女子携入也男子亦將携入余曰[illegible]藍田見我曰因龍師告先生見師曰因文吉告先生其言是矯吾知其譎矣

十一日

文吉來告昨日之状笑曰某未嘗耳藍田之言也乃使文吉省吾往見龍護返曰龍師將來見　中辰亭媼來曰中川公流連至難波新地祖馬店昨夜睡中遇盜失金及衣服刀帶諸具與其愛妓皆赤身以浴衣蔽不能歸家也乃遣省吾唁之且責之曰或告兄失歡于尊翁故流連不歸吾未聞孝子之心如是恝也終遇奇禍豈非天罰也何不速歸見我而因我謝尊翁也謝曰已悔悟然無衣及刀不得動身　速見元藏贈桃　龍護來曰藍田蓋有所窮而變初約也然先生聘木村氏之事遍聞世人騎虎之勢不可中

息且約數件以徵肯之與不肯之決或否矣乃作約辭一曰女子當婚後五日始入我家不當婚夕携至也二曰女長成之後當出養于他家女既出則男入亦可女未出之先男入我門不可也三曰女木村氏親姪女而非廣瀨氏其出養于他家之費木村氏宜給之也四曰男入我家之後木村氏宜月送費用也龍護使余書辭去曰示諸藍田取答辭　春波來中辰媼來為立齋借刀及衣服　藍田來曰吾因龍師告先生以新婦携男女各一人至而先生許之故

送納采今而曰未嘗聞也可疑且女至即出養於外不亦酷乎初約送男費用而不約送女費用先生若不受男木村氏安肯送女費用也余答曰君所謂件件皆違初約一似誣我是實可疑不知君以何人約我乎龍師則曰未嘗聞也龍師且未聞我何由聞之乎然是過去之事不必咎也君何不來見我而煩乎東也使者吉樊來往要藍田來余不堪恚縱言責之藍田孫辭曰某拙于言語故龍師誤聽而已實初告新婦携一男一女矣龍師若年少則某不能無一語

然以老故不敢也余曰且休論辯而議處置藍田曰男寓于播勘氏曰某受教先生許之乎曰許矣婚後五日女始入我家君許之乎曰許矣余曰女費用木村氏送乎不送乎曰男寓播勘氏者當送費用焉則女費用恐不肯送也余曰然吉與龍師謀而後答藍田去使嚴祐名文吉不至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六十七

嘉永二年己酉六月十二日

文吉来　慶恩携得悟兒憲英来見受業　得悟来
府内舟師安五郎来　雄哉来曰先生木村氏事
若不諧新清將薦某氏　使文吉旭雲省吾携柬往
見龍護東曰女五日後入我門及男来學二事彼我
約成矣但女費用彼恐不肯送也然勢既至此但以
此一事之故不諧似損忠厚彼不肯送我不必求之
然初約男八歲者至而變為三歲女子則不能無保

者僕今與婢僕二人居又添新婦女子及保者為六
口意欲減保者新婦肯之乎且費用至則女木村氏
女也其去留進退唯命是聽費用不至則吾女也吾
異日命為他家養女亦不可測兩時新婦肯之乎新
婦不肯反目始焉請書一券與我敎曰前藍田言木
村非貧者我雖不責子之費用然彼必送之責而送
與不責而送其勢不同猶摘蕪者論熟否也既而又
曰彼不肯送女費用也不知子字屬男乎屬女乎試
一問之龍護答曰吾往見藍田歸路拜趨　先是葵

園臥而不能轉身使人奉厠器旋焉服余藥三日病
勢頓減能倚人肩赴厠大善喜使徹雲請臨乃往午食
未牌歸　宗助贈肴平辰原田真卿贈菓子　正藏
懶惰廢務使恭輔告凉雲退之嚴祐代為學僕　得
悟送西瓜　申牌龍護来曰藍田曰二事成約如昨
日言置婢而不置保是君家事何須見問乎女費用
不至則進退去留在君之心固也然不必使新婦書
券我代書之貧道問君所言子字男子之子乎女子
之子乎藍田曰豈有之貧道曰旭莊曰彼不肯送費

用我不必求之則其意了了唯貧道與兒為旭莊謀
要有子之婦人而又無送費用者似未盡忠兒須以
已意諷木村氏也藍田曰諾問答如此敢告　文吉
来助家務　夜藍田来曰女子難離乳請夜問傍母
而眠余曰此事不必拒也書券一事請辭余曰君見
龍師曰諾見余曰辭此事之所以屢違也君盍辭子
龍師藍田曰然則明日見龍師余曰新婦入門即謀
出其女酷論也僕將待一二年後而發之藍田喜曰
公存心如是厚摯僕必書券乃飲之去　木戸莊三

郎来請見以有客藍田辭　立齋使人来借金四両

十三日

使旭雲往見其父述藍田旨　昨日工事竣今日移器具于西家藍田来視屋室而商婚務初余僦居有東西二家余居東家樓聽樓而以南薫室東家南軒為講席而熟生居西家於是東家樓上西側新架一室方二間悉移熟生于樓而毀樓下小室新設式臺焉式臺漢名未聞余居南薫室其西西南隅新以板作路而通西家之北室西家者將置新婦焉西家初壁東而窓西西與隣家通室暗不見物於是壁西而窓東且城作三室東者方丈九扇昭陽先生書旭莊二字西者一竪一丈横六尺扁劉穀堂書梅墩二字西室之北一室方二間即向之所謂北室共西畔設簷而置浴所庖廚匠左一拮据竭力所費十餘金而已人或謂三十餘金也　玄孝来　大野順榮来　使文吉往見藍田返曰藍田曰婚期須定十五日也吾初言木村氏恐不肯送女子費用矣今日問諸木村氏則曰固欲送之也新婦亦曰女數年後養於他家無所憾也　壽菴来　河茂来　賢了贈粽

及茶甌明圓贈肉糕　藤禹東曰明日同小竹翁舟遊請臨以多冗辭　春波東曰明日饑木戸子請臨亦辭　藤禹又東曰請強臨　立齋父立德使人来曰聞數日前豚兒同先生舟遊而未歸今日官下符召某及兒甚急某不知兒所在請見告不然將累先生告官乃使省吾往曰欲相晤省吾未返立德伴来曰官召甚嚴將往請莫勞玉趾余曰不先見我君疑心不釋也即往途遇省吾曰既不在矣遂見立齋妻告其遇盜之狀妻怒且悲悪立齋不已乃歸使省吾跡立齋於中辰亭責之曰刀衣借矣金子給矣何不歸家而貽父之患謝曰此件不欲使家翁聞故居焉以俟官命而已然事勢至此今夕必歸　勝光贈瓜

新清来不值　溪琴東送金　夜春波来

十四日

藤禹来贈攜西六家詩鈔九部於大人及余　立德使其門人来謝且告曰豚兒行如狗彘非人之所盡老夫將絶不為子先生憐之借金及衣異日恐不能奉返請絶之余曰今郎悪行如是而君秘之不使我

聞雖父子之情亦君之過也今郎今罹災吾輩猶憐
之而君忽絶父子之情不亦益過乎吾金及衣服異
日不能返然父子之責不相及也君莫憂　基丸父
未不見　春波送金且請今日臨　文吉赴藍田氏
借器用　中辰主媼来曰中川公數日来宿我家怖
爺不敢歸也余曰盍未見我也媼歸要之至余責之
且敎是之曰吾子生平不得於父而恨於妻其過不少
天假盜儆戒之而已今後宜深悔改行以報天意不
然後来必不得其死矣立齋曰敢不唯命之聽乎乃

援策歸自首于父　名吉太郎屬明日迎客覲（邦人無迎者皆遣舍人）　未下牌藤禹来回舟艤（於）西濠某俟于筏翁許
乃追至小竹氏同主人父子春華上舟于尼崎橋下
溯至天滿橋棧而止飲宴至日没余以多務辭乃廻
棹至中島東畔余出焉至春波氏少間莊三郎宗助
至主人供酒飯亥牌歸　立德来謝不値

十五日

修繕既畢今日告屋主返舊材焉　壽菴梅洲樂圓
春齋吉太郎藍田升九来賀或爲昏事　文吉以昏

期在今夕薦加勢庄者来挿瓶花龍護見之曰昏事
忌挿花命撤之　藍田使庖人来理廚事文吉匠左
一及其妻升九女来助諸務又傭龍護氏婢留伊水
屋友七及一婦人熱生浩然敲月旭雲吉太郎恭輔
壽作省吾及嚴祐僕久次郎婢與禰皆與有勞焉
龍護贐酒五升和紙及扇春齋贐木綿織一段及羊
羹藍田贐羽織縞一段及扇　黄昏使吉太郎往迎
新婦於播磨屋勘次郎氏（在渡邊街本街南折處）新婦来未奄
具數品至　播磨屋勘次郎送松魚及扇木村伊左

衛門送社祚及扇　黄牌播磨屋勘次郎夫妻綿糸
卯右衛門（即藍田）福光春齋携新婦（名瑛子）至龍護壽菴
春波接之（龍護以下黄昏来俟我家）引客先休西家子牌藍田春
齋引新婦至南薫室而與余醮焉升九女行酒恭輔
壽作唱祝謡三闋新婦入西家既而大宴于南薫室
先酒後飯春波以毋病先辭龍護亦以不耐酒辭比
明諸客皆去余入西家室氏所携婢伊智見

十六日

放學　小竹使人来賀　松魚及和紙加賀虎使人

来　兼子及扇雄哉使人来贐和紙及扇　宴塾生
及昨日来勞諸人　藍田来謝　細木甚五兵衛東
至　今日多冗不能詳記

十七日

大野順菴来　耕石来賀　禄之助使人来送羊羹
壽庵来謝　春波使人来贐繭二包及扇　洪庵
使人来致松園東　春齋来謝　藤本隆齋東至
播勘播磨屋勘七郎以下倣曰播勘使人来贈饅頭五　藍田春齋亦
使人来贈饅頭俗新婦于歸後三日其姻婭贈饅頭

夫家名曰候房夫家今贈之我親姻禮也余無親姻
乃贈西隣三家及平佐阿波庄龍護等　室氏本姓
山名幼失怙恃唯有一弟勘七其王父在日納塔於
室氏姑妹即播磨屋勘次郎也勘次郎兄曰木村伊
左衛門弟曰木村治三郎室氏長出嫁於治三郎生
一男一女而寡居數年藍田與伊左衛門勘次郎謀
嫁諸我藍田謂余曰男八歲者留於勘次郎氏女三
歲者當隨至余與龍護難之互相往復辨論最後約
新婦来後八九日家事粗料理而迎女矣昨日忽曰
女未離乳請速迎之余咎其違約然謂兒甫三歲若
不肯吮他乳必飢生疾也迎之至則既五歲言語擧
止傑黠如成人始知為藍田所賣遣省吾文吉於龍
護氏謀之龍護亦怏怏於是室家不雍果如往日龍護
室所言女名多喜

十八日

藍田来示婚費目録　雄哉来　葵園来謝曰服先
生藥僅七八貼即覺霍然至二十一貼能行如常不
圖神効至此也　阿波庄贐扇及襪　春波来　左

一来　晚與文吉左一飲

十九日

屋主使人来視漏處　吉川松谷来　呂文吉謀家
事　附文吉以金二兩二步二朱而償十五日肴費
播磨屋勘次郎子秀太郎来　遣嚴祐於河傳氏
屬答溪琴東鳥　贈速見元藏羊羹　使省吾往見
立德問立齋件答曰兒奉先生教来謝某恍既而與
家人勃磎不已故逐之　先是省吾嚴祐皆為我家
食客今日以後飯于塾而約賜嚴祐月俸一口

二十日

西隣三家送肴賀婚　備禹送雞肉　先是假收容具于室中頗失便宜今日命省吾敲月改置焉　石見人上垣哲藏來見請受教　老婢與福有罪黜之

九山來將飲之去曰復來既而使人來曰方與春波飲平辰氏請臨　文吉來曰吉喜將發信于南陵公乃裁寄大人東遣嚴祐矣吉喜氏屬焉　中下牌赴平辰氏二子大喜日没移席高棚余以醉下棚而臥于樓良久返席不見九山同春波出以神祭故萬衆塞路不得南行乃西過池安亭前春波曰且食西瓜焉入亭又上高棚棚出萬井外外出風清春波餘興未息欲留連焉余獨先歸春波使亭人送　僧憲英入塾

二十一日

始講（本月以休講）　多　宇田川小太郎來　涼雲送乾香魚長尺許　屋主使人來修屋　荊石來　室氏携伊知之播勘氏　藍田來曰明日有事于座摩祠神輿過我門前請來觀

二十二日

携旭雲訪龍護謀家事焉　宗助來賀贈松魚　吉喜使人來賀贈松魚　名文吉使往藍田氏及春齋氏贈藍田以金五百匹真綿二包（俗謂繭曰真綿）扇一函春齋以金三百匹紙二束扇一函皆謝媒妁之勞也

室氏使伊知歸視余食畢復往　田淵壽太郎東至　中牌携省吾赴藍田招途使省吾過播勘氏曰我不在家莫違婢來今日闔市悉徹戶扉而設欄店頭布氈戶戶相似余不能識藍田氏踟躕街上藍田呼曰先生先生乃入焉省吾亦至僧某先在座神輿久不出祠萬衆滿街往往見摸俳優之狀者名曰俄居人呼曰所望俄輙留作一齣而去黄昏而下神輿乃出祠官衆輿或馬儀衛頗盛從者隷卒皆畏而疾走亂列或高詈曰不早出故遇雨也神輿既過即徹欄主人導入室供酒少間召俄者至荐作數齣余厭觀之辭歸　玄圭來不值

二十三日

竹腰政次郎送乾瓢　平井十兵衛東至　藤林泰

作東至　佐一来曰向者命預算修繕之費某應以金五両二歩二朱今會計過七両矣余曰吾固知卿必有後言故使省吾三問無遺算乎曰無而後從事則非我所關知也然諒卿朴實賜金一両三歩二朱省吾在側曰某亦賜二朱　栁田東作来曰某既為與平氏義子改名權之允

二十四日

借永覺来曰貪道前月至京師今日隨師赴大石村便路拜趨也　午前藍田来導賽御靈祠遂赴斜橋

西畔青店飲歸路別　河茂贐縮緬五尺　左一来東景東至乃載簦東托巨石　使嚴祐迎室氏黄昏室氏同女歸

二十五日

春波来　春齋来謝　河茂来賀　岡部玄民數日前自江戸至来見　西隣小石某来見　先是約玄圭元英曰念五天神祭過吾子遂旅観焉今日使嚴祐往告申悼往　木下悼携壽作出訪原左一郎不在其妻見訪小竹父子遂訪春波要之館玄民於間瀨氏主人方在京師病其母及岳母見將飲余辭春波去玄民曰且歩川上出至松山邸側玄民指一家曰吾有事于此且俟焉入久之不出其子来曰家翁安在余告之子問主人玄民在乎曰不在余及壽作曰吾二人見尊公入焉莫疑復問主人曰未曾見也移晷玄民自其西隣出時萬衆載衢玄民醉誤指其家余輩亦誤認其入而已至栴檀橋余告玄圭氏之約玄民曰歸路必過我居玄圭寓于蘆屋氏在栴檀橋東樓臨水上宜觀祭儀洪庵弟在座余告玄民約偕交

言而去至玄民許時日已没信之助家人供酒春波亦至酣娛報神輿過乃出門外踞胡床而觀千舟萬燈繁喧如例酉下悼同春波歸　伊知嚴祐隨多喜觀神祭於府内邸　余歸後象酒渇食西瓜過度就寢腹痛暴瀉二十餘行

二十六日

委頓甚　玄民送酒三升及襆　東景東曰請速令巨石歸家　先是藍田請臨其家講毛詩期在今日辭曰明日請臨　巨石歸家　夜與省吾步于衢中

買器具

二十七日

雄哉来　河吉僊来致水筑小相東　安田七郎右

衛門東至　村田多門来見乃托寄長尾良哉東内包

遠思楼詩鈔㒵六家詩各一部西　先是約藍田供鯉羹午後東之曰

今晩見臨答曰同田小虎拜趨　佐一告匠事悉竣

先是猶有遺修也　中下牌藍田小虎来飲之昨日

使藍田東祿之助曰明夕請来聴詩講至是果來

候藍田氏東之曰方與藍田飲日我家請来日没祿

之助来飲畢使祿之助從者取西瓜於藍田氏割之

亥牌客去　荊石来曰某親友越後人某年七十好

遊頗善詩将遊淡路某勸途訪東景師請先生東紹

介之乃東東景　今日暑威異常視寒暑針至九十

五度矣夜悉開窓戸而臥不能眠

二十八日

昧爽携旭雲滄洲赴勝先寺天陰欝蒸甚比講而至

丢朔池山新兵衛来聴既講余曰暑威方熾且聴者

寡爾後至八月朔休講皆曰善借枕而眠屡雨屢晴

新兵衛送西瓜焉午後辭歸旭雲從明日有事于茨

住吉祠故滄洲留滄洲實誠兄也　凉雲送肴三尾

淨生坊月蕉送羊羹　夜多喜與播勸氏人遊永

代濱

二十九日

岡山人松岡鱗次郎携武谷沅芷及兒玉順藏沅芷師

東来見沅芷送金請購梅墩詩鈔　播磨僧狩學來

見曰某適自淡忠先生許歸　載寄太人南陵兄範

欽月門父東封之遣嚴祐于宗勘氏托焉送大人㒵西六家詩

鈔二本羊羹一筐送南陵兄松園東及海防圖　龍護行學細川龍兮等寄大

人東皆在封中　酉牌道修街大初謂暑時之大必

不久滅也而烈焔焦天子牌未滅南過平野街及淡

路街携浩然嚴祐壽作等屡至心齋街東折處距大所二

丁觀大使諸子之凉雲立齋指月東畡諸家候大吉

太郎梅洲播磨屋秀太郎大新村上秀太郎奥平權

之進亟文吉菊譽得悟泰園兄弟虚舟楽圓恍藏實誠

佐佐木文仲上垣哲藏僧光明小河清淳或親來或

使人来候天明始滅

七月朔

以昨夕故慶諸子賀　禄之助賭紙及扇子　洪菴来賀婚　與省吾往觀大跡東西可一町南北倍焉蓋墩五六十家矣　雇小婢與根天滿人　載寄容貝健三郎平井十兵衛竹田富藏信良松園東合封表書健三郎名遣嚴祐於脚夫氏托焉屬健三郎贈金二朱於見樹院借以薦先室冥福　真島順道東至　洪菴來　洪菴賭襆及扇子肴　遣嚴祐于大新播勘諸家而謝　権之丞来　勢徹雲浩然訪葵園主人供飯夜歸　豐島屋又兵衛来不値　文吉来告之兵庫不値　使省吾告玄民曰為君相宅請臨玄民来余在葵園氏不見

二日

玄民来　山名秀太郎来受業秀太郎室氏義從弟　發寄真島順道東于脚夫氏送攜西六家詩鈔一本　使省吾嚴祐援器用於室氏　東畡来　使嚴祐送婢與補返家　夜為藍田小虎禄之助友雲小虎門人講毛詩以弨弓詩為始約毎月三次

三日

宗助来致大人六月二日東披之中有範次孝也東又致岡本主米東　春齋来曰某欲借秦氏宅請為我説豐又豐島屋又兵衛以下修書豐又乃借春齋僕東豐又送大人範次東焉又屬豐又送龍潭東　凉雲来　發大人寄三郎東于脚夫氏　名河藤會計遠思樓詩鈔梅墩詩鈔價

四日

使省吾與室氏撿衣服　先是隣媼以將浚渠欺余取錢百文今日使嚴祐往詰則返之　森圭次来致其兄春濤東　左一来　竹腰政二郎来　凉雲東曰正藏將奔于江戸聞貴門人同謀敢告乃召省吾浩然示之曰蓋玄策也　龍護來　夜室氏之播勘氏

五日

斯波禄郎自阿波至請受業入塾　前川文藏那波辰之助東至禄郎所携　島屋又四郎以其妻小祥忌贈麩　葵園來　使省吾與室氏撿衣如昨作　吉喜来

大吉自兵庫歸來見　京雲來　玉造人福原隼太者以安藤太郎東來見請屬其所識之子　夜携浩然祿郎訪壽菴

六日

遠嚴祐于岡田郎托答安田七郎左衛門東馬（東内包寄）紅森助東仲　藍田贈西瓜　遠省吾於春波氏取金平而　日野秀太郎來　夜携室氏省吾嚴祐婢伊知觀夜市買器具數種

七日

受塾生賀　卯下牌携祿郎出賀宗助宗助曰渡邊瀧右衛門昨自江戸至方在公宮（在宗助氏北）乃往見焉吉喜在座余問江戸近事瀧右衛門曰上怖夷氣下喜溢祀出賀田川與七郎佐佐木善左衛門皆不值歸路賀備鳥信之助玄民春波小竹諸家　藪長水携溪琴東及梅畫來不值　九山俊菴田中秋亭來皆不值　玄圭來　田淵大助來　文吉秀太郎來以後（丁書）姓者係山名秀太郎　大新贈中元儀　先是約元愼省吾舟遊今日屬元愼明日昧爽携漁舟一隻至西濠又令省吾預戒舟中膳具　夜洪菴來致坪井信良東

八日

昧爽元愼來告舟已至舍西乃與省吾出衆馬議所向余曰櫻祠可漁子曰不如天保山元愼曰不從漁子言彼不獲魚而有辭矣乃下土佐濠炊飯風吹烟亂殆不能發目至天保山西南下網不獲南進至無尻川口獲小鮮四五頭時炎甚然海風獵獵漁子以風爲辭欲歸皆曰漁子不勸舟爲納涼設不亦好乎午時溯川入百間濠不復獲片鱗至舍西日猶高使

省吾歸我家取西瓜于井招徹雲梅洲敲月而至割食之余曰漁子既無意下網將以此舟納涼山脣何如三僧皆以漁舟故辭出乃溯至栴檀橋東畔找舟而止涼意適體少焉遊舟載絃歌至不堪喧噪日沈乃下至舍西出　藪長水來以溪琴屬請題詩其所畫梅不值　行德元恭來不值　淡路人多田髙藏來請見不值　木村伊左衛門贈西瓜及乾烏賊賀中元　眞島頤道東至　溪琴送金賀婚　渡邊瀧右衛門松尾元兵衛來不值　宗助送客貝健三郎

東内有阿敬寄嫂氏東　佐一郎贈西瓜　宗順来贈金賀婚
不値　夜翠江来始見室氏
九日
石舟東至　九山来飯之　玄民来　昨日及今日
天陰風烈、而曖終感風邪　涼雲贈金
十日
終日屢雨屢止至夜風勢益猛人皆病頭風　岡村
鱗三郎来乃托寄武谷沅芷梅墩詩鈔初編二編焉
載寄大人甫陵棣園二兄範次岡本子東合封之

詳載于手記遣巌祐于渡邉瀧右衛門寓托焉且餞棻
東出入　瀧右衛門
子　將上舟　滄洲歸鄉
十一日
以象蓮童女忌祭招浩然供齋者吾與焉　壽菴来
養正来　穀長水来　雇平佐氏人析薪先是修室遺材
狼藉　與平權之丞贈紙及扇賀婚　神平贈金　遣
巌祐于河傳氏託寄溪琴東　發吝眞島順道東于
脚夫氏　西室来　津田氏門人某来為小森出羽
命乞字　令塾生曰今日以後放學至二十一日間

講
十二日
使敲月晒藏書　遣巌祐于大新氏贈金百疋及乾
烏賊　東景東至送巨石金三歩　送硯屏及海鼡
於木村伊左衛門
十三日
洪菴送信良東東中有塩谷甲藏所撰誠軒墓誌
為溪琴題舊製梅詩長水畫上畢遣東齋于長水氏
致焉　將送銀一両於稱名寺為先姉冥福諜諸脚

夫氏以中元期逼故無發信辭先姉忌辰在本月十
七日送銀至於十日前而至今日猶慢也書以自戒
遣浩然巌祐於南德寺送銀焉且展恭哀醉恪二
墓　設祖先神位于南薫室
十四日
永覺来飯之屬寄稱名寺銀封　春波母死往弔賻
以蠟燭遂訪信之助及玄民玄民曰明日春波氏之
葬吾亦將送之願得陪行余曰諾　藤澤恭菴使人
来送金　恭輔曰家兄將以既望招先生渟舟敢告

十五日

仲英送素麪　玄圭養正送素麪　驪齋哲藏飾屋小兵衛來贈金子　往賀妙琳賢了白翁九山明圓洵齋祿之助大新春齋藍田諸家　賀小竹遂至宗助氏閣春波氏葬既赴梅田宗助諸子送之始歸乃之春波氏謝慢主人供飯又以俗禮備酒予引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不飽肆　今日來賀者四十四人（敲月梅洲吉太郎安藤太郎德善徽雲雄戡基丸龜休藍田白翁肥久匠與兵衛上野英次津梁玄佳耕石春齋晉徒佐兵衛喜助壽菴花岡準平元孝篤幸藏金篆河茂石德立德春華祿之助大新金雪福藏奧村

日閒瑣事備忘　卷六十七　二一

五岳玄圭吉喜謙藏坂田屋小七養正驪齋文吉新熊東畯匠左一）　使六郎往賀三十二家（仲英東畯涼雲安道修亭公圭後藏小虎藤爲河茂河卯升九聞信寺春德寺妙琳身亞明身即應寺善瑞寺淨證坊淨源寺定久寺明福寺佛願寺九山橋本彌五郎祿之助尚齋明圓寺舉江播勸碑哉坚藏）　使恭輔往賀二十一家（阿政庄平佐金雪準平驪齋春日寛平善行寺番川一郎紵市壽菴司馬助五岳玄孝蔦民左次吉益掃部立德莉石政次郎後藤周齋絶休）　使長五郎往賀十一家（蓮臺寺村上秀太郎最勝寺長久寺松谷梅隠秋亭河傳誓德寺奧平權之丞菊九）　使東齋往賀十三家（後安眞鄉塚孫荒吉專稱寺光專寺德龍寺長光寺橋本藏之助小左衛門有儀吹駒鳩野玄琢）　使壽作往賀六家（勝間尚輔土井一郎神平吉喜豐又餘小）　使巖祐往賀七家（又島左一郎元恭耕屋石德肥又伊丹孫）

十六日

來賀者三十二人（梅隱河吉彌五郎納堂後安莉石平佐香川一郎文叔公圭尚輔周濟吉次長水善八郎阿波庄升九秀太郎智欣了帖宗碩得悟洪菴宇田川主水太助奧平大内藏藤爲奧鄉樂圃有儀村上秀太郎）　往賀莉石龍蘐文叔五岳寛平供菴北渚信之助耕石備爲諸家　賢了來　發寄武谷沅芷東於春華門人清三郎者　申上牌恭輔導至涼雲氏涼雲導衆舟於思案橋南畔天陰矣甚溯至櫻祠前涼雲召茶店婦命酒食而杙舟中流今夜

日閒瑣事備忘　卷六十七　二二

土人無雅俗皆艤舟追擬蘇遊笙笛絃鼓遠近齊起涼雲曰坡公以獨遊成興而後人艷慕不已至俗子輩如是喧鬧坡公有靈謂之何月未出玄雲四合電光陸離急雷一吼雨既瀟蓬背隣舟散亂少焉雲散月見涼意盎然四顧蕭條始覺快心余曰天厭千古詞人屋下架屋稱山間明月江上清風而不已故以此風雨一掃了使吾輩獲新趣向不亦快乎乃分韻口占七絶數首（詩拙不錄）謝涼雲曰今夕詩興為賚心所厯故不成句也他日作長篇乞正戌上牌回棹與涼

雲別于淡路街口　神壽屋平九郎家人來訃平九
郎死平九郎目盲而好學本年始執贄請教爾後屬
文日數十百言使浩然讀通鑑聽之實奇人也病七
八日死亦可惜哉

十七日

知忻得悟來賀　仲英來告將移居四橋　了悟宗
順來　洪菴來　未牌召吉太郎曰吾欲弔神平氏
然以夜來下利數行不能步請煩吾子曰諾乃使嚴
祐從之贈蠟燭焉且命遂送葬復命曰午時葬　字

田川圭水來　田淵大助來行束脩請受業　夜室
氏之播勘氏　夜半省吾報藍田與播勘至遽起接
之二子既醉曰月色絕佳不忍睡也浮舟逍遙請臨
焉乃從赴舟秀太郎及一妓在座坐斜橋見浪舟欲
雇之以直貴不果潮至山嘴金波漾漾傍不見一舟
境已靜寂風亦清冷使人心神娛悅妓名伊玖聲色
甲新街者荐鼓絃唱春雨烏髮數謡藍田歎曰不減
赤壁洞簫矣天將明藍田眠不語余促歸棹秀太郎
送至門

十八日

奧平常明來　指月來　和田龜三郎來乞字　左
一來　午後使嚴祐約耕石赴春波氏春波母七忌祭　初既
而午睡覺恐後期直赴春波氏使嚴祐謝耕石春波
供飯畢耕石至俟其飯同出訪小竹余問鎮宅靈符
真偽小竹曰蓋真也耕石欲觀之小竹曰大昨日既
返於旭莊兄矣余曰未返小竹曰異哉乃召使廣瀨
氏者出曰某至先生家先生不在附玉木省吾矣携
耕石歸詰省吾謝曰忘以告矣乃使往謝小竹氏使

室氏見耕石　夜室氏同播勘氏室舟遊伊知嚴祐
從

十九日

今室氏與省吾點檢先室衣服賜伊知故帶　立齋
使中辰亭媼借金余責之不許　慶恩來　神平家
人來取其所借書數種　使敵月晒書　晚與浩然
訪葵園先是虛舟在葵園氏病主人恐其死余曰必
不至此也與浩然園棋主人供飯夜歸　巨石來告
將遊北國

二十日

先是余著先室行狀一卷將俟脱稿而送孝也猶藏于篋中至是失之使省吾敲月諸子遍尋之不獲

巨石大歸　藤禹原田真卿樂圓来賀皆不見　煮素麪供闔塾諸子　鈍平来請屬其所識之子　村上秀太郎来　有儀来致伊勢山田人奥平山中書詩稿及東曰某社中三四輩皆欲就先生乞教然以路遠不能也謹呈金百匹以乞覽正

二十一日

昧爽地震　葵園来　始講易及梅墩詩鈔三編　和田龜三郎来　垂箕来告遊京師乃屬寄永覺東屋主使匠来修窓　遣嚴祐于有儀氏屬答奥山中書柬有儀送味噌　中川立德贈菓子

二十二日

真島頼道柬送金及詩稿柬曰藤田撫山卒此人某老友生平好學樂善世上無復此人也敢訃云云撫山一畸人嘗使其子學余每余至兵庫必首来謁今者亡矣哉　發答頼道柬于京清氏　北諸柬乞字

且示和蘭人所上風說書書曰洋中不見外國船凸哇地方極靜謐　文吉来　龍蔵来　夜禄之助来欲聽講然以藍田諸子不至辭既而藍田以柬謝不能来之狀禄之助約明日舟遊而去良久使人来告明日有故不能出也

二十三日

益太郎自美濃来見　遣嚴祐于村上精右衛門氏秀太郎（改名）送銭一貫文及書二紙初精右衛門導余及與七郎等遊六条新田（事在本年春）曰客年春峰為漁子所欺而售我輩（事在客年冬）宜使彼導而償罪也故行厨庶費悉委春峰既而余與與七郎皆贈金二朱爲爾後二百餘日不聞一言至本月春峰使人来曰當時之費一貫八百文向既受八百文矣更賜一貫文公若不肯將乞諸與七郎君余答曰公未嘗使我聞此也而曰不肯云云吾豈以一貫文煩人者然公生平慣售人者我與精右衛門謀而後答乃問精右衛門曰公忘初言乎答曰初意實然而春峰欺詐百出且某負彼償而未能償故亦不能讓之先生若肯賜書

一紙某将販之償于彼使彼無言余曰公既如是何
不逮告我而使春峰憾也吾雖乏不欲苟以書免乃
送銭一貫文及書二紙曰公欲我書謹呈　贇了来
溪琴東至為紀藩命卿人野丹列乞字　東隣有
地藏祭贈素麪七包　戠寄容貝健三郎信良兄弟
東遣嚴祐于宗助氏託焉　夜室氏與婢出觀西濠
地藏祭　藍田来導而出長五郎從過濠西萬人相
軋殆不得進乃渡橋而東至船宗店食西瓜及鰻鱺
而欲下不下溽熱甚買舟東歸

二十四日

實誠来　悦蔵来　為藤禹書題北條時頼佐野源
左衛門繡像詩（詩載悉稿）

二十五日

渡邉順八郎東自大彌氏至乃發田東焉　壽菴来
善四郎来　霞臺来曰請晩臨　午後携浩然旭
雲出使旭雲先往報霞臺過葵園氏園棋焉浩然去
益太郎午前来訪主人未至（去）乃要之赴霞臺氏霞臺
不供酒食唯設西瓜亦味悪不可食乃歸　權之丞
来不値　善就来不値　與元愼益太郎約明日漁
遊乃使省吾招藍田

二十六日

寅牌藍田来月色甚亮開南軒共語漁子来乃使嚴
祐促元愼至卯上牌與二子益太郎省吾至舍西水
上二舟倚岸余與藍田省吾同舟溯至櫻祠北畔倚
柵繫舟而飯又溯至中津川分流處漁子沈網長可
七八十丈二舟左右相分下三四丁而相合曳網獲
一鱸長尺餘余覺川微狭問之漁子曰既入中津川

矣初沈網旋舟公在舟中不自覺而已下長柄横関
本所諸渡獲鯉及鯰（讀名未闇）數頭皆長尺餘至十三渡
杙舟烹所獲而午食出舟過渡南神祠時秋炎勝夏
木陰邃密然無風入村店買甘藷及梨柿返舟十三
以西為生路両涯稍廣緑樹比列而不見人家下十
餘町川益廣而數派分流或取南者或取北者下數
町輙合流蓋皆洲也川淺樹深疑地形勝絶憾不得
上岸而眺至傳法遠見南德寺南岸男女如雲駿奔
西去問何故曰施餓鬼會也又見數舟上下亦赴會

也不復獲魚子請收網柁舟倚北岸將飲今日携酒二升余及益太郎省吾皆不飲獨藍田與元愼飲至是搏無餘瀝使省吾就南德寺乞酒比至日將晩乃不飲促棹入逆川至江戸濠既黄昏復欲飲余頗有倦心贈鯉於元愼鱸於藍田巨鯰二頭及酒於塾生和列僧僧現来不値　大人六月二十四日東至

福光春齋妻来

二十七日

仙臺人櫻井恭藏携竹田富藏東来見飯之　召河

藤示大人東　室氏之播勘氏　大人所送書十紙至

二十八日

昨日及今日暑候至九十一度　田中秋亭来乞字

客貝健三郎東至　載寄大人東札宗助　水筑小栂高妻謙之進小林七郎右衛門東自河吉氏至

夜室氏使婢歸曰家兄欲良人臨乃携嚴祐而往主人父子以室狹而熱導至信濃橋有店供酒食畢返播勘氏室氏欲留焉余與婢歸　吉次文吉来不値

二十九日

吉次来欲借金鋳　数日来小腹拘攣手足軟痺乃調藥服之　永覺東至　櫻井恭藏將赴京師東三郎薦焉　土佐人森田良太郎来訪呈其所著梅澗初集　送大人書於荊石

晦

長光寺住持送紙及扇賀婚　藍田来乞字　吉喜来告西下　終日勁風夜雨初覺秋意

八月朔

受塾生賀　出賀與七郎宗助二家　花屋送松魚豐又送紙皆賀婚也　豐前人吉村某来請受業原修亭来（修亭菊譽改名）告父卒　備禹来飲之　玄圭来致信良東　北渚市左衛門與野彌太郎中山莊三郎松谷雄哉元愼太郎東暎中富英次養正名田常（西隣主人）来賀不値　権之丞来曰某與奥平氏絶復姓名曰柳田東作敬告

二日

客月二十六日漁生長柄下流網獲一器其重二十
錢其為狀前後二段以釘合之以便開闔頗類箱而
單股前段長可三寸横可四分厚可八釐而頭成四
層塔形上尖似錐右畔附小函其竪可七分五釐横
可六分深可三分自塔之下層起焉函之縁三方缺
其左方而後段之頭有蓋自缺處挿入焉而成縁後
段長四寸七八分而釘以下形稍四角横可二分厚
可一分二釐其下寸許而設團圓似數珠處珠以下
四角變為六角而稜不分明末梢曲成〇其徑可五
分前段之尾有一支亦以釘附焉可以左右旋廻其
竪寸許横可一分七八釐厚可三釐初白鋼出色黒
而微赤似漆染者余及諸子謂為洋物然狀奇異無
識其用者歸遍示諸友或曰剪燭花之具或曰戎器
最後備烏視其色曰吾聞金在水中數百年則澁花
黒而赤成漆染之狀此物疑金也以硯磨之金色煌
煌皆驚為奇寶函蓋雕字疑蘭字昨日使玄圭問諸
洪菴洪菴不識曰蓋英國字也　中牌備烏招供雞
飯主人欲招玄民為送東玄民不在既食文吉来曰

欲有告乃共出行且語至大川町別　夜與藍田等
講毛詩
三日
仁科白谷妻来不見　禄之助来　小竹東送大槻
平次東　聞菊池五山卒平敏次此人詩名天下余燥
髪耳之嘗遇于羽倉氏余問詩法韓曰先生今日韓
蘇也吾儕售詩為活者豈敢開喙又曰陵寍先生詩
某所欽慕欲購一本不知價如何余田某蓄一本願
獻五山悦余以其大蓋而謙虚心敬之明日送遠思
樓詩鈔一本且寄手東殷勤焉五山愛之而不答
余察其行與口違也不復相通其詩纎巧俗恍惟悦
年少而無取于大方近時江戸詩風之壊此人之力
也　細木甚五兵衛東至　藍田文吉来商我家事
初余不欲室氏之携女而入然不得已許之也事詳前
謂此亦人之女生失其悖寔可憐矣而女奇醜慧黠
見愚如渴見善如探湯余稍畏憎之遺文吉省吾告
龍護藍田以願如初約故二子屢往還商議　韓十
五郎令石改名来致大人七月六日東　文叔贈紅鬣魚

乃作鮓供十五郎初徹九山来曰夕凉可愛且歩乃従出十五郎途別至平辰亭坐于凉棚不堪冷乃下飲於樓使妓侑酒戌上牌余獨先歸

四日

以恭袁童子忌辰休講招洪然供齋省吾丈吉陪焉又遣嚴祐於南德寺贈香資銀錢三展墓　昨日余示九山以所獲之器九山曰某家亦有此物也今日使人送致視之鉄製雙股實剪燭之具我戲東曰公家之物甚相似矣然世之所謂月與鷺也

五日

宗助携府内佐藤清菴之子去罨来見請受業　市左衛門来飲之介祿郎相見市左衛門将招祿郎聴講義　原修亭送紙及扇賀婚　和州僧化佛来見

香川一郎東乞字　凉雲来

六日

數日陰雨凉意頓增　東香川一郎　裁寄大人南陵兄東托宗助　午後携嚴祐出訪小竹贈大人書一紙主人不見曰昨夜女孫生矣遂訪小左衛門主人將飯余使嚴祐問市左衛門在家乎否曰在乃鮮至市左衛門氏其妻曰拙夫方赴瀓郎請俟焉乃假硯畫蘭數紙主人返供酒食畢六郎至酉上牌歸

三郎及櫻井恭藏東至　夜半大風迅雨

七日

卯下牌始止本年久旱庶民皆謂百穀豐熟近年無比喜甚而一夕風雨變為憂歎　松田文平来乃附小森出羽介所乞書并送遠思樓詩鈔二編一本於出羽介外祖岩垣博士　田淵大助来　發書三郎東

塚喜来　溪琴来至　春波東曰十二日丁亡母月忌請臨　元愼来先是不来　疾　今日風後炎甚至九十餘度　亥下牌湊路街火距吾家二町而近火驚然無風即滅火自戸外起蓋盜之為也近來盜賊公行闤市洶洶客月劫祠東紙店距我家可百歩又入東隣故與隣家謀新購鑰呂工修門每夕限戌牌下鑰今朝西隣常七来余曰有司視盜為奇貨猶慕容紹宗款侯景也故無巳常七曰今後其少巳乎問其故曰某昨日至新濠親睹捕手獲巨盜八人於倡家聞此

八人者賊魁置七八百〔石〕船于海口每夕送所掠物焉
蓄婦女改裁所獲之衣服而換其賍船已盈則航西
北海販諸遠國其徒或為旅客買舟者或為柂師炊
夫闔舟三十七八人皆就捕而其徒方出於東西諸
國者猶數百人官將發人捕之近來騷然蓋此賊之
所為故曰今後少巳乎余曰慶事慶事而今夕如是
盗其未巳乎　與徽雲約明日野遊

八日

昧爽徽雲來乃携一瓢而出至淀屋橋過春草焉至

大融寺側遇花岡徳太郎焉出于北野倡妓往來絡
繹知鬼子母神祭日也過一方店前主人出迎曰何
不入乃入喫茶食柹留百錢而去至鬼子母祠側拾
茶梲焉洗土則油氣浣手取祠東路西折過田間新
穀方熟豐稔希觀知昨風無害也過上三番至十三
渡憇于客月所過店至水上濁流澎湃知上流大雨
也凉風徐徐使人意蘇涯樹繻而秋緑勝夏望下流
川形迤北轉處竹樹蕭踈甚饒佳趣乃過祠後〔祠前〕見
西行三四丁稍近則不佳却歩取川上堤秋花迷離
見一花般紅色大如錢採之望北岸人家一帶時見
孤松小祠徽雲曰此地人所稀過故無識此勝者乃
傾瓢相屬路稍荒蕪湛露濕履下路于田間則泥淤
不得巳復上堤凡行十七八町下復路于田間左折
則本莊渡南岸也見一童女捕萊蟲箸上傳〔以泥〕以點
蟲蟲粘不動一蘿菔數葉每葉數蟲女曰每朝採之
徽雲曰蘿菔直四五錢初謂貴也民勞如是今知其
賤矣過信淨門前使徽雲視其在否徽雲望曰方立
庭訪之書供酒飯其父見圍棋又展紙作合幅書畫

今朝雲陰四合嫩凉可人至是秋曦赫赫微風不動
矣勝三伏而豹脚蚊群集乃辭出至天滿欲訪顯赫
使徽雲先往返曰不在中將歸　播勘氏室來訪室
氏欲飲之辭去乃招徽雲省吾　小虎來候近火不
値

九日

伊知乞暇而出　安田七郎左衛門東寄金二朱賀
婚　益太郎之兵庫　鳩野元琢以其父小祥送饅
頭券

十日

福光春齋来　屋主使人来修墻　壽菴来　周防人大竹養節携月性東来請受業使省吾接之　送紅染木綿織一丈於小竹氏賀其女孫生　播勘使人来告藍田妻之母死使嚴祐往賻蠟燭遂與秀太郎送葬　中牌携禄郎訪小虎圍棋余見其廚有奇石乞之主人笑曰是我家壓菜之物公何用乎余曰将製硯携而出弔藍田氏其叔父見

十一日

周友来賀婚　菊池権作（魯名次郎）庠東請使其子學省吾介大竹養節相見曰明日入塾　書溪琴所屬久野氏書畫帖序及扁額聯　中牌播勘室携室氏從妹阿龍者来訪飲之辭曰性悪酒不能手杯乃招播勘與飲酉下牌去

十二日

午前赴春波氏主人供齋葛氏太郎同座與太郎出訪玄民新居（春波西隣）歸路訪小竹亦往日所獲之器田邉周平至同觀皆不能名焉申牌歸　九山東曰先生今日過秋亭免角樓會請来路過我以病辭　小左衛門父子来不値　玄圭来曰某将以明日上途東歸　遣嚴祐於河傳氏托寄溪琴東焉　室氏之弟之妻至播勘氏室氏往館　夜禄之助来約明日野遊　今夏寡雨奇炎奇熾今晩大雨傾盆始覺秋凉

十三日

為藍田書屏風一雙　玄圭来別乃屬寄冲齋信良盤溪松園竹田留藏来　室氏携婢之播勘氏與其

姻族觀劇于道頓濠　欲硯小虎所贈石昨日屬分部九観呂彫工島桐菴今日至携石去　俟禄之助不至乃携嚴祐訪市左衛門圍棋借其袴出訪小左衛不在遂弔神平氏其妻見出訪茅野負助歸路訪雄哉不在　菊池権作子彦藏来入門　大竹養節入塾　先是室氏盜疼屬春波招喜久觀齋今日来室氏不在　小左衛門来曰筱翁将以中秋會客于五小樓使某白不値東小竹曰中秋與内兄某約舟遊矣此約若違必拜趨

十四日
播勘使人来曰初欲迎藍田賣月然猶在喪請期他
日乃東小竹曰明日必拜趨　大村郎人来致稲垣
主計東　申牌携嚴祐出訪備禹主人曰請野歩乃
使嚴祐托寄安田七郎右衛門東于岡田郎東封携西大家
一部及寄拉森仲助東既而與備禹出至大村郎訪與七郎示
所獲器良久出使嚴祐去渡緑橋過梅田東畔訪加
賀虎會其下㮄飲于庭中屬杯於我將供飯辭出過
新地襄卷備禹投其所識之家撰飯日没出返備禹

氏嚴祐候焉過肥後橋月色絶佳　室氏之播勘氏
與其弟婦別宿焉　森田良太郎東至

十五日
受塾生賀　吉太郎元孝元愼樂園河茂父子来賀
遣嚴祐迎室氏歸　備前人某来見致臯野煥藏
東　大宗来　使嚴祐就備禹求雞肉煮之申牌携
赴小竹氏納堂導至五小樓山口吉十郎先在座既
而小竹至少焉春草携森田良太郎至主人供酒客
毎人具一肴黄昏月出牢晴不見點雲山色紫翠天
宇紺碧皆曰近年奇觀良宵而此樓竪觀長流水色
空明橋上舟中絃笛交起實是勝境不可無詩也壁
上懸賴杏坪書郤子安藤寫一聯乃分其字為韻余
得波與諸子皆不成吉十郎獨成揮毫疾書小左衛
門携其子至談論蜂起吉十郎又作送良左郎詩小
竹春草哂曰公詩嚼蠟故易成也亥下牌酒徹小左
衛門等將買舟歸小竹先去余送至其門

十六日
賦昨夕詩送諸小竹際晩釣簾待素娥溶溶早已認金波水邉亭樹皆人影渚外樓
船更妓歌夜色不知何處好欸思唯覺此家多先生有意分幽趣漫許吾曹載酒過壽菴来

神平氏送蠟燭告卒哭　速見元藏送扇及紙賀
婚　安石来賀婚　招訥堂供飯安石與焉　東野
晢次郎送金竹腰政次郎送荳蔻　左一来　佐賀
關人抽木鷹之丞来見曰某方事西尹永井氏　東
祿之助送掠亭所屬書十二葉　昨日洪菴訃其秀
女卒今夕往弔賻以蠟燭途過壽菴氏

十七日
東訥堂曰僕改昨日所作五小樓詩過半請白諸尊

翁先生另啓昨晤壽菴問僕曰公昨夕赴篠埼氏招
乎曰赴矣賦詩乎曰不成曰異哉或今旦示一詩曰
是旭莊翁中秋詩也某視之頗多瑕疵不似尊作乃
曰疑非旭翁也其人曰我得之篠氏門生旦詩尾書
謙字非旭翁而誰也某謂公諱既署何容疑乎而公
親曰不成何乎余曰當日山口吉十郎詩成彼人亦
名謙疑同名相訛而已壽菴誦其詩果山口子詩也
敢告　訥堂答曰竊以尊作所改勝舊壽菴云云實足
絶倒　午後勢祿郎浩然遊北野至上三番休于一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七　四一

店出瓢酒相屬出右有東光院闍人語謀入而觀胡
枝滿庭花已摧殘野人集開行廚爲碣書道了權現
時方聯句祿郎曰叢祠祀道了道了邦人名庚韻無
對字余漫應以野店販羊羹皆笑至下三番休于紙
亭主翁告曰後園山櫻狂花盛開乃觀之樹間有榻
就命肴而飲且續成聯句既而問肴費太貴皆不懌
去過天真菴側取田間路訪加賀虎不見黃昏歸
文吉来　益太郎自兵庫返松尾氏藏送至
十八日

玄民来告新居成請明日臨　東野哲次郎東至
午後春波来告除喪導至府内邸將要宗助遊玉藤
店會其方出門乃訪分部九觀余曰向屬桐菴彫研
何如曰桐菴言硬不受刀也走伻取而視之石面僅
徹審九觀曰極終日之力如是余曰石工鑿之桐菴
磨之何如曰旦謀之桐菴矣至玉藤店坐南軒開囊
奧移席北樓而飲酣九觀至供余麦飯黃昏出路于
田間至櫻橋九觀別春波要至池安亭復飲戌牌雇
一力先歸　小竹東送坂井㠯山東相示小竹東曰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六十七　四二

辱賜中秋改作句句清新非老兄不能作無復陳驚
座之慮也爲之一笑昨日坂井虎山来此書憤深責
攝東七家詩鈔拙序中求售之說欲令改攜之僕以
爲此二字不必改也所謂非士君子可深論者非愚
之也墨香固賈人則求售其常黑香亦自甘之非可
惡也但吾輩可不深論耳虎山以爲深賤墨香故有
吁乞兒以乞兒之譬似不解僕意矣虎山所慰謂慰天
下詩人者僕無此意然亦非塞其口實慮多遺漏也
且此序非不欲作而不得已虎山不欲僕執筆其意

豈以為不與此家數者而後可執筆乎艮齋攝東七家之一而旣序攝西六家則僕序此鈔何傷也虎山謂宜省求售之言而專以東西古今相為終始則僕如實為角力者之行司而啓藝林之爭端也僕不欲為然虎山愛僕者而懇懇來告置而不答為負交誼亦僕所不安此序旣經官許實不易改以此意報虎山乎或以此書附刻拙序之末以示虎山有此議於人乎今并其書及序稿呈覽老兄為僕謀之使僕處置得宜則幸甚中秋後三日弼拜○虎山牘曰秋稍

涼不審動止何似伏以萬福靖狂來示攝東七家詩鈔序伏讀再三鄙意甚不喜於其求售之言置而不言非事長者之道也夫書賈之印行我輩文字孰不出於求售但其書有中售有不中故書賈之求有得有不得然則售與不售在其書求與不求在書賈在其書者我當深計其可不可而為從違也無徒災梨棗也在書賈者我何知焉不言而可墨香之此舉固求售也其乞序於是者亦求售也長者誠患於是不如勿序序之當不復言其求售且墨香之印行六家也

長者旣自撰詩而按之及不肖如僕者亦見慫慂是長者不以其舉為不可也及今印行七家乃言其求售以為非士君子所深論彼固非士君子也實求售也又何病於其名顧言之之人乃士君子也則求售之事非其所知則不若不言不言正是不深論也諺曰呼乞兒不以乞兒況墨香雖商賈矣聞其頗知讀書詠詩又非乞兒比也然長者之作此言吾知其故矣蓋此集旣不盡天下詩人其脫於選者不能無不平之心或將鍛墨香以其射利而并及集中人也長者

有見於此故先自發端欲以塞其口已其所以賤墨香者乃所以慰天下詩人也此等周旋在長者為最得意處在僕為最不善處何也方今天下詩人亦可知矣所謂耆宿先生固有集也所謂少壯俊傑亦有集也顧耆宿旣有集梓行而少壯將上此集又何不平之有而慰之哉其餘汎汎之徒而脫於選非選者脫之也彼自脫也其毁譽豈足問焉由是言之此集雖不盡天下詩人而天下詩人亦不多外於此集蓋以見不必賤墨香求售也雖然此序亦難為焉長者

既列在卷首若專賞墨香是自賞也賤之則如彼賞
之則如此故鄙意此序不欲長者執筆果不得於已
則欲盡除所謂求售數語而獨以東西古今相為終
始不知是屬謬見耶幸垂諭回示若其行文之超拔
與字句之增損則後藤氏之批評盡矣餘萬萬為道
自重不宣中元後二日虎山人奉拜具小竹先生侍
史左空　木下蘆洲者來告九月十五日書畫會于
兜角亭不值

十九日

贈硝子酒器于玄民　滄洲來　午前赴洪菴氏主
人供初七忌齋醫人數輩同席畢至小竹氏主人方
書清聖祖松賦有三眠遊其勁節句曰蠶三眠嘗聞
之矣未見用諸草木者何如余曰不知也乃與訥堂
檢康熙字典引某書載有柳如人形一日三眠云云
又問前無古人自我作古二言其始出何書乎余曰
亦不知也訣及昨日牘主人曰貴意如何余曰尊文
求售二字自難自解語意圓活固無害也虎山似不
深察責衷然來意有心乎愛遐不謂之篤不可敢拒

凡此等事一涉尺牘反覆開陳易興爭端不如獎其
忠告而以官允既下不易改謝也主人曰善與訥堂
至玄民氏他客未集乃圍棋比畢太郎耕石山鹿屋
芳兵衛橋本半助日野秀太郎及某某數人至主人
供酒良久小竹春草至訣論饒起酉下牌同春草訥
堂半助出春草既醉半途謂余曰公逆視吾且攜手
乃以其指扼余指疼甚初嚴祐來迎玄民遣之歸曰
我將以僕送先生至是僕提燈走來呼曰奉送視之
酒氣勃勃殆勝春草乃援春草手授僕曰且送先生
而不顧去訥堂別送半助至老柳（原左一郎別歸）氏呼吉太
郎與至舍西嚴祐來迎　林無外霞臺來皆不值
旭雲來（先是歸家）致龍護柬

二十日

先是旭雲稱病出塾龍護不懌東余告之今朝遣者
吾商家事焉且告旭雲無志于學又使嚴祐送塾生
文稿示之曰餘子文駸駸日上吾以上人故不敢餘
子視旭師而師勸不如餘子我末如之何龍護曰兒
少瘥我攜謁　涼雲贈鯉　午後訪贄了不在訪九

山會其與仙八秋亭飲仙八去春耕去主人示十二日秋亭氏所輯書畫數十百幅倦甚秋亭去余謂主人曰或送鯉於我然無能宰者携赴肴店何如曰善偶一客至余先歸而俟　市左衛門来　有儀贈柿乞字　椋亭及市左衛門贈金賀婚　春耕来觀余所獲之器少間九山来乃携鯉及甒酒出投平辰亭而飲時方昏黒至戌牌二子有留連意余雇一力先歸

二十一日

與七郎送鯨肉二筐且約二十八九日漁海口　洪菴来致冲齋信良二束披冲齋柬有呈金二百疋語而封中不見金時洪菴既去乃召養正而告諸洪菴招春波備爲飲之肴寡二子竊屬嚴祐買肴贈我

龍蘐来

二十二日

野中元英来呈金二百疋曰冲齋柬送此金曰日者寄廣先生柬有呈金子之語而誤遺之故發諸六日飛脚云云（六日飛脚江戸脚夫六日而至大坂者）　三技德十郎来

小原新太郎来　與七郎来飲之且圍棋夜去　江戸人近江屋木工次郎寄柬而屬長五郎

二十三日

遺嚴祐於緒方氏托寄冲齋信良柬焉　木村伊左衛門柬至寄肴　室氏請播勘室理髪　播勘贈魚

文吉来致孝也七月二十四日柬　旭雲返塾

與省吾謀作行厨携室氏女多喜婢伊知遊北野嚴祐從余與省吾先往俟於加賀虎許虎不在乃附其所屬書賈人而出休于西隣店良久室氏等及遂至玉藤店借西南隅而飲今日四無片雲野色甚姸遊人滿店飲畢步王仁墓邊見三人釣于墓後渠就視之返店則舊席已爲他客所據乃借別室日將没出至櫻樫室氏欲觀北里余與省吾過肥後橋歸室氏先歸

二十四日

播勘送金及狀函（漢名未識）乞字返金受函　秀太郎贈肴　春波来　島桐菴来返石曰此石過硬不可爲硯材也又出筆架彫荷者曰欲呈此請題其空處乃

書窓寒古硯嚧雲氣庭晚新荷入雨聲一聯（往年所作）宗助送大人範次七月二十四日東内有寄河茂徹雲諸子東乃使嚴祐等致之　松森仲助東至送金一歩二朱（梅墩鈔韋）詩視之皆似雁金伻曰近、日某來換之　小原千座来　玄民来　夜室氏訪播勘氏

二十五日

秀太郎来曰昨日所賜書字形小願改書許之既而墨汁羨餘二合許因為秀太郎浩然藍田作大字十四五紙每紙二字　伊勢山田人松田右兵衛（名幸諱字）道濟（年三十七）號蔘亭奥山中書（名寔字叔章號金陵又號村桃陰間窩又號竹深居）井與四郎（名常之字士敬號漢所又竹弄）田中勘太夫等結三餘社逢送東修及詩巻請為弟子　申牌髣大人東訪龍護示近作文二篇遂訪惠間先是聞鼓月徹雲等外親内踈倪倪伈伈不勤學屬惠間和之日没借紙燈歸路訪藍田主人供飯雨下借傘

二十六日

先是送錢一千文於村上精右衛門致諸春峰昨日文吉暗春峰曰錢未至今日遣嚴祐于精右衛門氏

詰之曰吾償春峰金矣既告以錢當金之意矣彼猶促先生何也吾將詰之　立齋借金四兩不償亦不来謝送東責之　森淳平（敬次更名）来乞字先是淳平兄春濤送銅印大人大人報以書今日附諸淳平　溪琴東至　大竹養節出塾養節齎金六兩出其鄉途在舟中為盗奪之無一錢而至我家故不能久留

二十七日

藤啇送紙及酒賀婚　與七郎使舟子来曰今夕子髀移舟西濠以奉俟　藤啇来　但馬天民来　藍田来　天滿手塚某以奥野彌太郎東乞字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99
SS号=14664099